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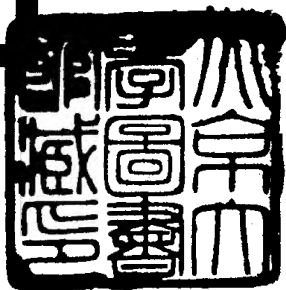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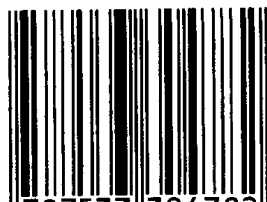
子部
第八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0/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八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二)

〔明〕管志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從先維俗議五卷

〔明〕管志道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徐文學刻本

..... 一八六

無甚高論七卷(原缺卷四至卷七)

〔明〕趙鴻賜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 五四一

何之子一卷

〔明〕周元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廣快書本

..... 六一六

鴻苞四十八卷(一)

〔明〕屠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元儀刻本

..... 六二五

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

(二)

〔明〕管志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提要

續問辨牘自叙

歲戊戌屆余七九之期是年與四方君子有所酬酢積成問辨牘四卷越己亥門人請梓之流通先後達間獎荐與鯨問交至獎荐可舍而駁問不可以無答自春徂冬復續副墨二十餘通門人許椿齡徐汝良年家子曹仲禮等復議梓之諮諸學博王道宇先生曰可遂索以付剞劂氏仍分四卷命曰續問辨牘噫前牘已是蛇足茲又於足上添足矣今而後其可以藏辨於訥也夫萬曆己亥蜡月丁丑管志道書於惕若齋中

序

續問辨牘目錄

卷之一

答王相國荆石公亢龍說

來書全錄

答徐太卿魯源公祖書

來書全錄

答唐少卿疑菴年兄書

來書全錄

答馮大司成具區丈書

來書全錄

答李大尹姑真丈書

來書全錄

答李居士卓吾叟書

來書全錄

卷之二

續問辨牘目錄

答曾太宰見臺先生書

來書全錄

問王塘翁疾因質傳來語錄中義

語錄浩煩
不錄錄西

原稿
六條

續答徐魯翁書

來書全錄

答趙太常石梁丈書

來書全錄

答王令尹晉軒丈書

來書全錄

答屠儀部赤水丈書

來書全錄

答趙考功儕鶴丈書

來書全錄

答劉水部斗墟丈書

來書全錄

續答鄒大夫南阜書

來書全錄

答段令君幻然父母書

來書全錄

答鄭文學養貞書

來書全錄

卷之三

續答顧涇陽丈書并質疑續編一十八款

來書全錄

續答高景逸丈書

來書全錄

答葉儀部園適丈書

來書全錄

答陳民部葵菴丈書

來書全錄

續答陳葵菴大夫書

來書全錄

續問辨牘目錄

卷之四

答王司訓道字丈書

來書全錄

答張儀部文石丈辨牘叅辭十八款

來書全錄

答吳處士熙宇書

來書全錄

答方外士慈明書

來書全錄

中英管志道登之南著

答王相國荆石公言龍說

和國諱錫爵字
大倉州人

來書畧云昨許敬菴見過亦大以亢龍一解爲未安兄既努力此事不妨虛心博證雖刊板已行或尚可刪竄也如何云云

志道曰易中亢龍之解辱翁推敲數四矣茲又采許少司馬之言勉僕虛心博證刪竄另刊此愛人以德之盛心也感刻感刻犬馬之齒衰矣博證或有所未

續問辨廣卷之一

一

能而心則不敢一毫自滿每從清讌中聆經書疑義雖一時未必面諾而退後未嘗不反覆沉思也如訂尚書危微之旨已付門人梓入惕若齋集中聞教卽易其板又如求正牘中所演魯論一貫朝聞兩章與翁嫌其話頭覺多正點着腐心之不自謙處板雖未易而內訟之意彌深也唯於乾又亢龍一義再三推求有不能舍已而從人者蓋不難於舍已從人而難於舍文王孔子之易從後儒之易也翁以易傳中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不知喪四句但言亢不言聖人之龍德聖人必不立於亢地下文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三句正言聖人不亢之德此是朱晦菴說近世高賢類守其說不獨許少司馬之見爲然章李中丞見羅萬光祿思默諸老之見皆然也蓋六元諸儒類疑乾上之亢龍與坤上之龍戰俱未得乾坤二道之純而以乾用九之見群龍无首爲救亢之窮坤用六之利未貞爲救戰之窮此義亦精此訓亦巧可以藥末世自用自專不能而亢者之病但非所以論乾道之聖人耳吾婁平崖張子頗深於易其作易纂亦祖此說及得僕亢解而幡然從之以爲必如此而後可印朱子六龍有隱顯無淺深之說愚則非求印於朱子而直以孔子之傳印文王之經也孔子贊乾元之明終始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使亢非聖人之龍德是亢不可乘也亢不可乘六龍中當廢一龍曷不曰時乘五龍以御天孔子釋見群龍无首之義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首與尾對無首則亦無尾使亢龍不得與五

立乘是五龍皆天德。而亢獨爲人德。五龍不可
首而亢獨可爲尾。無乃不見有首而見有尾邪。群龍
无首既曰天則顯是不獨以潛見惕躍飛爲天則。亦
以亢爲天則矣。今曰亢非龍德。必不亢而後爲龍。則
六位時成之中。亢乃閏位。而乾元用九以治天下。亢
獨不用。豈曰天則縱爲之解。曰聖人當亢位而不亢。
是乃天則則文王不應以亢字加龍字之上。又爲之
解曰。天下有真龍有疑龍。亢亦可以名龍。殆不若潛
見惕躍飛之純也。此以論坤爻稱血之龍則可。在乾
爻則無不純之聖人。如有一之未純。孔子亦必不以
乾元二字冠於用九之上。果若儒先所言用九救亢
之窮。用六救戰之窮。是用九用六二繇。專爲上九上
六一爻而發。無乃畫蛇添足。豈合聖意。愚前於荅見
龍翁書中已發此意矣。然知進而不知退三言。委似
不可加於聖人。而下文卽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又似與上三言相反。晦翁求其說而不得。故畫作
兩截解之。於上一截知得而不知喪之下。補一句曰。
所以動而有悔也。此言亢則非龍。於下一截其確

人乎之下。訓其義曰。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
不至於有悔矣。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
應之也。此言龍則不亢。誠若斯解。則亢與龍當分兩
義。不知亢屬何物。龍是何狀。與潛龍見龍飛龍之例
整甚矣。聖人吐詞爲經。上下文義自然聯絡貫串。初
言其唯聖人乎。必承知進而不知退三句說。再言其
唯聖人乎。必承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說。奚疑也。
蓋進不知退。存不知亡。此以迹言。乃聖人之亢。實則
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處亢之正道。此以心
言。乃聖人之所以亢也。厥旨微矣。若謂初一句聖人
不屬上文。爲憑空喚下之詞。末一句聖人。再牒前句。
爲填空繳上之詞。在後世文士之筆。或有之。六經中。
無此張皇播弄之筆法也。且朱子旣曰。六龍皆以聖
人明之。而至此又疑動而有悔非聖人。必處之以道。
不至於悔。方是聖人。然則亢龍劣於五龍多矣。惡在
其爲有隱顯而無淺深哉。愚嘗服朱子註書。其心頗
似百分秤。而於乾坤二卦與肯似未了了。卽訓亢亦
其一端也。謂聖人必無亢乎。則文王列亢

誤矣。謂聖人必無悔乎。則文王繫有悔於亢龍。又誤矣。文王豈以易道誤天下者哉。卽朱子以動而有悔一句補在知得而不知喪之下。亦屬有漏。此句蓋本於孔子之原文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豈知亢道多門。夫子之訓亢亦多義。无位无民无輔。此就既亢之位言也。既亢則不當復亢。利於靜。不利於動。動必有悔。知進知存。知得此就當亢之時言也。當亢則不嫌於亢。卽此便是動便是悔矣。安得又言所以動而有悔也。蓋聖人未嘗禁當亢而亢者之動。動而有悔。不害其爲龍德。特禁夫已亢而復亢者之動。動而頻悔。則有損於龍德矣。故傳中旣危其辭而曰。盈不可久也。窮之災也。以示亢道非君子之經。又神其德而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亢之與時偕極。卽終日乾乾之與時偕行。以表亢道乃聖人之樞。夫子重嘆聖人之亢。正所以重戒乎未聖者之亢也。亢龍有悔。稽古何人在君道。則成湯之放桀。負慙是已。在臣道。則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抗成王。旣已奉冕復辟。不能一日安於臣位。是

已在師道。則孔子之成春秋而知後世有罪我者。是已。旣曰聖人何以知進而不知退。聖人與時偕極。不能復留退步也。卽如湯武之放桀紂。周公之征管蔡。進則勲業格天。退則置身於何地哉。聖人殆不以退無地步爲悔。卽進而成格天之業。後世必有假之爲口實者。安得无悔。聖人亢不以已爲天下萬世而亢。其悔亦不以已爲天下萬世而悔也。蓋唯乾坤二用與諸卦不同。而乾道又與坤道不同。諸卦凡言位當位不當。卽指德言。乾則純乎天德。其位之當與不當。但屬時位而不屬德。時位有隱顯險易之不齊。蓋聖人之有幸有不幸也。故唯二五得時位之正中。作君作師。爲聖人之正局。三四重剛不中。與大人之利見於世者有間矣。然皆在卦中。行進德修業之事。不失爲正。初在卦始。上在卦外。曰潛曰亢。皆聖人之變局也。變局不可以爲訓。故夫子於中四爻皆言大人君子及時之德業。而初上之訓辭近詭。於初則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言潛龍雖聖人之德。而君子不以此爲用也。於上則曰亢

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言亢道雖君子之所不廢。而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潛之爲言。亢之爲言云者。正謂不潛不亢。乃龍德之本然。而潛與亢俱當別論也。潛之爲言。言聖人之德。則亢之爲言。獨非言聖人之德乎。世儒不疑潛而獨疑亢。則由未窮乾道聖人之變化耳。愚嘗妄謂後儒讀經。不但難窮聖學之入微處。卽於稱名取類之間。亦多未察。如中庸語道。大槩以君子之庸德爲主。而或標聖人。或標至誠。或標至聖。各有着落。維乾文之稱大人。君子聖人亦然。文王繫辭於二五。則曰利見大人。於三。則曰君子終日乾乾。於初四上。則但槩之爲龍。而隱大人君子之名。孔子作傳。又純以大久尊九五。而參以聖作物覩之贊。於二。則微其大人之稱。而以君子之學問寬仁表之。三四俱稱進修君子。唯潛。則直言君子弗用。亢曰其唯聖人乎。亦隱言君子不可以輕用也。皆有微意存焉。蓋古者天子諸侯曰君。公卿大夫曰子。位必稱德。德足以作君作相。故名之曰君子。此借位尊德之稱也。曰君

曰子。總名大人。而臣不可以抗君。則大人之稱。又當獨歸諸君。文王兼稱二五爲大人。蓋不以君德自尊。而尊夫師天下者。孔子獨稱九五爲大人。蓋不以師道自尊。而尊夫君天下者。大人君子之稱。雖以德重而實以懋德之位寓其間。若聖人之稱。則不從位而從德。猶夫仁人智士之稱也。聖德變化無方。神龍肖之。具此龍德。飛見何加。潛亢何損。然潛與亢。終非大人君子之所利用。亦非斯世斯民之所利見。故雖稱龍稱聖人。而大人君子之稱。若靳焉。爲其不可以爲訓也。凡古人論道論學。必從明體適用之君子設。潛龍無可見之行。不易世。不成名。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率其道。何足以善世。故曰君子弗用。蓋君子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其所用則在易世成名之道也。潛猶不可用。而況於亢乎。亢何不言君子弗用。而曰其唯聖人乎。蓋有德位之君子。不無用亢之時。但非聖人不能用也。細繹夫子六龍傳文。唯飛龍標聖人作。而於亢龍。却反覆重歎其爲聖人。豈不以飛位非聖不稱。亢位亦唯聖可居。而潛見惕躍之

則希望之君子。亦可乘也。然見龍以道師天下。亦
可與飛龍同德者能乘之。故又表而出之曰。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不於見龍標聖人而於亢
龍標聖人難之也。潛龍雖曰君子弗用。然而无悔。蓋
不亢則不至於悔。即舉世不知其爲聖人。而聖人之
爲聖人自如也。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亢龍宜若君子所用。然以聖人處之。亦
不免於悔。蓋以亢爲道。後有祖而效之者。亂臣賊子。
素隱行怪之徒。將接迹於天下矣。聖人何樂乎身爲
續開釋廣卷之十一
九
之倡哉。故聖人有終身居潛地者。而無終身居亢地
者。爲盈不可久。亢極必反於潛也。然則時乘六龍之
聖人。亢極亦反於潛乎。不然也。乘以時言。唯變所適
之謂也。唯變所適。則亢非真亢。而潛亦非終潛。故曰。
見群龍无首吉。細玩彖傳乘龍御天之旨。蓋指乾坤
初闢時。首出御世之聖人。說是以繫於乾元之下。而
結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不例六爻之旁通龍象。
試看中古以後聖人之變態也。中古以後之聖人。委
身真入亢地。不得不返於潛者。則所謂貴而无位。高

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已。是可以亢爲常而
不返於潛乎。不讀夫子潛几二龍之傳。不可以見聖
人涉衰世之苦心。聖人在淳古之世。不飛則見。潛與
亢則皆衰世之事也。吾嘗執此尚論。而於釋迦之雪
山苦行。見神龍之潛於孔子之女樂去魯。見神龍之
亢。夫釋迦飛龍也。一出世而王大千世界。所謂先後
天而天弗違者哉。然其苦行六年。至於一麻一麥。示
習非想滅盡二定。天魔撓之外道侮之。不可不謂之
潛。一成正覺。首倡華嚴。則飛矣。飛則嘆大猿圓。盡掃
其示現聲聞之迹。亦若曰。潛龍。君子弗用也。君子弗
用而釋迦於雪山用之。蓋釋迦正衰世之佛也。能不
以潛示迹乎。孔子見龍也。操木鐸以爲萬世師。所謂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者哉。然其攝相於魯。墮都出
甲。大不便於三家。以致有女樂之受。去魯適衛。徬徨
於七十二君。無一遇者。欲歸魯。則與三家似絕。欲止
衛。又爲邦君所厭。不得已而動居夷浮海之思。向微
魯有季齊一戰。聳康子書幣前迎。則杏壇之席寒矣。
所以然者。只緣當時亟張公室。過抑私家。不自爲容

之鄰國之權臣亦憚之道大莫容幾不得
國斯時也斯迹也亦似乎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也安得不謂之亢故提到亢
之爲言處不勝味嘆淫泆感慨悲傷而兩稱聖人以
結之豈非憂患之情乎蓋夫子處衰周之季視釋迦
之時又下矣以其身在五常中自幼已負達人之望
故不能潛以其當君弱臣強之日而欲以道易無道
也故不能不亢亢必有悔居夷浮海卽悔辭也至於
思遯世不悔之聖人則悔之至矣迨兩楹旣奠道脉
流於無窮然後亢龍之迹藏而見龍之道著者見龍
亦隱實而顯權也實則乘龍御天之道備矣吾故謂
孔與釋俱乾元用九之神龍而釋不廢潛孔不廢亢
則皆衰世之事也孔子重亢亦危亢而比世學孔子
之見龍者多傷於亢學孔子之見而亢猶可言也學
釋之飛而亢不可言也於是狂儒與狂禪合而道
日敝矣翁以亢字不雅爲聖人諱蓋隱然有腐弊
之思縱未必符孔子之易而未嘗不通孔子之
意所訓與翁見若相反而意實相通翁之

人必不居身於亢愚之見謂唯聖可亢學聖人者必
不可學其亢其究一而已矣而省及言行相顧處則
愚甚有愧於翁翁前膺殊眷而首百揆飛地也亦亢
地也翁不居於亢而勇退急流今日之推敲亢龍殆
自是之語愚德非聖人不宜亢位非要路不必亢而
前在江陵柄國之時惘然不度德不量力以犯位卑
言高交淺言深之戒亢已甚矣于時進退維谷不得
已而以憲綱代膳肉之行悔滋深焉不龍而亢不龍
而悔愚實蹈之所以讀到孔子之論亢處不覺躊躇
滿志而深有味於其唯聖人乎之嘆也翁也言顧其
行而愚也行不顧言能無愧乎言已顧行而不敢變
儒先訓亢之說尤見宅心之下行不顧言而敢於變
儒先之說以判文王孔子之案不已重亢乎然此訓
亦有所本不全出於己意也維昔嘉靖甲子之冬侍
故督學耿先生恭簡公於明道書院中嘗聞劉憲副
養正先生論及此謂聖人當亢卽亢不避世嫌于時
切然有省而群龍无首之義則恭簡亦提其端因
多年熟玩文王孔子之旨而知儒先訓之

多漏也大槩文王之辭簡而與孔子之傳詳而顯則不能從簡與悟入。僅從詳顯中有理會處耳。感翁厚念率爾叨叨有未愜於尊意。幸再示焉。

荅徐太卿魯源公祖書

太卿諱用檢字
蘭溪縣人

來書云。向敝郡葉友以手書至。并領大集種種。決旬展讀。示我周行。蓋自孟子見知聞知名世第。次以後。僅一見焉。而至如惕龍之提掇。則雖人理當顯。而亦天運使然。若區區臆見。偶有文言人位說。歲之篇。終不若以惕承見承飛。其於道樞尤爲深切。而著明也。獅吼驚翔。所以喚醒耳目者。可勝言哉。感佩感佩。僕山居離索。每讀遺經。參諸各典。以證心印。竊於朝聞夕歎之志。不忍怠弛。然而羈縻蓬茅。怯遊懷土。則亦安能盡銷其熟習。而純任夫性天。故於門下。久別濶教。每快快焉。而今日則尤殷矣。竊玩大集。有云血氣漸衰。而大事未了。憂心不得不棘。而憤氣則不振等云。不能無疑。楚丘子曰。使我役精神而遠謠。吾乃始壯耳。夫心之精神。是謂聖人。果識知之不事。而循精神之使然。則其

憤其氣。豈假絲毫勉強而有耶。從前失手得手。皆若屬文之草稿。不能無也。竊以效千里之芻蕘。更自振其衰邁耳。伏惟垂鑒。而督誨焉。臨楮懸切。不盡。外拙刻一封奉覽。幸直示無隱。

志道白。翟子從先自越過吳。復拜手翰之辱。讀到憂心憤氣之論。卽耳提面命。不是過也。於此體諒老公祖之學。真是鞭辟著已。汲汲敝求。不知老之將至者。愚也。望塵而睜乎。其後矣。鄙庸偶因問辨之所及。言到道脉流行。承見以惕。而歸於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蓋有執程朱之案。而謬悠之者。不謂芻蕘之詞。謬當聖擇。而謂自孟氏見知聞知名世第。次以後。僅一見焉。翁生平無誑語。雖獎借太過。而竊幸衆言之得所折衷矣。謂惕龍之提掇。雖人理當顯。而亦天運使然。今之學士。印過惕龍之說者亦多。然未有如翁之推合於人理天運者也。學者會得此意。其於教學之際。豁如矣。蒙惠種種佳刻。尚未卒業。而於文言人位說。箴二篇。則三復而得其槩焉。淵深警切。足配訂。願宇宙間希有文字也。唯重剛不中之解。畧與愚見

不同翁以重剛不中屬氣質而愚以重剛不中屬時位然而義實互發蓋文王既別乾卦於諸卦獨發群龍无首一例則六爻中必無氣質不純之聖人而孔子於九三人位上多言進修工夫則未嘗不兼希天之聖與希聖之賢而通用之也聖人之重剛不中但可以時位言賢者之重剛不中則亦可以氣質言矣以愚之蠹見合翁之說箴箴後兩無添漏而重剛屬時位之說亦不從愚創起吾先有所受於故友平厓張子而天臺先生實印之也翁又不以人位說箴自

續開卷一

卷一

子其準已至於而見龍之脉乃窮愚嘗為一門人稽其敝曰偏地良知不在心而在口彌天道統不為友而為師此濂洛竭而姚江觴濫之流也安得而不以惕承之惕之在言不飛不見而近乎潛者也故曰人位飛見獨非人乎飛者君象見者師象天下以為出類之人而尊之矣潛亦獨非人乎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天下等為凡民之伍而忽之矣三唯立於重剛不中之地既不以君師尊之又不以凡民忽之則疑忌謗侮何所不至此其所以危也此危地出頭不得埋頭亦不得不乾乾進德修業之事而誰事哉忠信以進德脩詞以居業即見龍之君德也徒以處非其位人莫我宗則隱然負善世之德而不立標於世其斯以為惕歟文王居爻全用此道而宋儒如周濂溪李延平二先生則終身以此標待後學時潛時見而不離乎惕故能養出程朱三君子來見中尚有惕意今自姚江之流一漫見意何濃惕意何淡也此人位說箴之尊作所以不可少也竊謂從今而後儒者果希聖人之學則請致力於朝間夕夕之

一言闡然深造而自得之。凡所謂匹夫承道統。千載繼絕學之話頭。一切弗提可矣。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思不出其位也。借名位而廣集學徒。資民膏而多闢講院。是亦不可以已乎。愚謂見龍當禪於惕龍。以此卽以此發尊作中引而未發之意云。翁自道山居離索。讀遺經。參各典。以證心印於朝聞夕歿之志。不忍怠弛。此是刊盡浮華。全歸本實。亦是破除我執。究竟圓宗。斯翁之所爲。終日乾乾。夕惕若者哉。愚也。默有所得於翁矣。劉末摘我先年荅鄧太史書。有續問辨續卷之一

不但聖人之憤。與初學不同。卽夫子知命以後之憤。與不惑以前亦別。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此不惑以前之發憤也。雖曰循精神之使然。而猶有禪家抖擻猛叅之意在。至於知命以後。卽學卽思。卽思卽學。則全是我翁之所謂識知不事而循精神之使然矣。然則何以有憤。聖學無窮。過此以往。尚有窮神知化之境界在。豈以耳順心從爲已足。而不敏以求之也。况乎未入聖域者哉。由此推之。吾儕苟於朝聞夕歿關頭。尚未透脫。則不食不寢之思。亦胡可廢。卽勉強絲毫以作憤氣。無害也。翁於此已大得手。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故以現前所涉境界示我。而曰。從前失手得手。皆若屬文之草稿。不能無也。翁之直心道場。於此吐露。而非工夫綿密。亦安得有此言。讀至於此。恍若浴我於溫池中。渾身和暢。銘刻又不足言矣。愚嘗謂今之學者。不難於有當仁不讓之志。而難於充無穿窬之心。凡旁叅有所得而故掃之。獨知有所嫌而故遮之。皆穿窬之心也。翁言朝聞夕歿。則不以印心各典爲諱。言憤氣率真。則不以失手得

自此便可以爲後學法矣。充得盡此理，聖智而達天德也。相去不遠千里。而叩何期耶。以此布感謝之意。更希有以進我。大集閱未及半。容卒業再請教焉。

岑唐少卿凝菴年兄書

少卿諱鶴徵字玄卿武進縣人

來書云。去冬一晤。忽忽半載。如吾二人踪跡。可謂冥通。乃猶若此。信乎合併之難也。承示問辨牘。喜不可言。日來極病極冗。亦將答顧吏部書疾讀一過。顧兄之牽滯文義。未能圓通。時時有之。而丈夫

續問辨牘卷之一

十九

學堂矣。遂矣。聖學佛學。兩無滲漏矣。獨苦有普度衆生之心。尚非普度衆生之術。故不免投人夜光。翻來按劍之疑。導人入室。時受操戈之報耳。嘗觀普門品。觀世音以種種形游諸國土。度脫衆生。因知投忌拂機。教貴因俗。藉令應以聲聞身得度。而現佛身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而現比丘身說法。必衲鑿矣。卽觀世音之願力。將柰之何。以今觀之。意者其應以儒者身得度乎。丈夫不卽現儒者身。而爲說法。乃猶以佛身現也。牘中有言。易傳中替

續問辨牘卷之一

二十

乾元統天。逼真露出毘盧遮那以上境界。此實聖學之起因證果處。又曰。佛之本原。卽是乾元。卽是太極。又曰。乾元二字。括佛道之終始。乾元二字。獨見之易。未嘗一見於釋氏諸書。謂乾元而不足以盡道。則借釋以相發明可也。誠如丈夫所云。則乾元之外。別無餘蘊矣。丈夫何不盡脫二氏之教。直以孔子立則。以乾元闡義乎。其上根利器。立地可使之成正等正覺。證無上菩提。卽在鈍根。亦免疑謗之罪。其功行願。不偉歟。必曰。以佛心循孔矩。以孔矩入佛乘。是猶謂佛與孔必相須而後成也。乍離乍合。焉得不使人疑。卽弟亦竊有疑於丈夫矣。畢竟無軒佛。至孔之見。伏於八識田中。故時見其苗耳。大都因人闡佛。則借孔以重佛。因人尊孔。則抑孔以伸佛。因人疑其軒佛。則時抑佛以就孔。因人疑其輕孔。則時揚孔以並佛。借孔重佛。則如曰。安知孔子他生現果之日。釋迦不逆流而作文殊耶。抑孔伸佛。則如曰。望道未見。則以未登之胸次然也。道之極處。可想矣。又曰。可以稱乘龍御天之上聖。

矣以言乎終之之極則未也無他資始之分量難滿也又曰孔子之達乾元也現其因釋氏之達乾元也現其果雖龍德無淺深而顯道有權實權必歸實則因位安得不遜果位孔子固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儒者必欲掩其聖不自聖之心而以人我之見加諸佛則釋氏既已先證人天導師之果上帝且隨四衆請轉法輪矣吾儕獨能阻天龍八部之衆不參佛而參孔乎是也抑佛以就孔則如所謂乾元何所不統而釋氏之所現者丈六之比丘劣相耳所攝者華藏海中之娑婆一界耳曷嘗盡乾元之所統者而統之惟於華嚴一會現乾元之至處法華一會現乾元之終處然則經所表毘盧遮那如來之全身攝華藏莊嚴之全海猶未足以盡虛空界亦乾元之川流而非敦化之量也又曰愚則以釋氏之教亦川流於太極孔子之道亦敦化於無極是也揚孔以並佛則如所謂仲尼之道原是範圍二氏之化而不過曲成二氏之徒而不遺通乎世間出世間之道而知

又曰無論順行逆流皆乾元用九之大人現大現小現權現實特其所乘之時然也不可以凡心較量也又曰孔子上達處即是達磨之宗孔子下學處即是普賢之行而其從心不踰之矩即佛之所謂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也孔子之矩必不可濫於佛踰孔子之矩必不可以作佛即有不樂於參佛者亦知達磨之宗普賢之行俱在孔子道中不待外求而自足是也凡若此者在丈蓋欲展轉發明極則處然後先之間意言不無牴牾此所以不免啓人之疑動人之爭者也夫乾元之資始統天前聖未之言也知至知終前聖未之言也皆自孔子而發之既非傳習之言又非猜度之見必其身親詣之而後言之者何以知此爲聖人望道未見處也其曰萬物資始乃統天則統天自是就乾元言其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御天乃就聖人言非統天有加御天不足也曰大明終始則既兼至與終而舉之矣柰何於御天之聖而猶謂其於終之之極則未也不然則其

大明之終何終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獨不可以稱人天導師乎。即華嚴法華兩會。何以加之。何待上帝之請轉法輪。天龍八部之參乎。當此一時。聖心方寸之虛。蓋已與太虛同體。足以盡虛空界矣。第聖人惟恐涉於語怪。故其言簡而蓄。佛氏必欲極其形容。故其言繁而彰耳。第年來亦稍從乾元悟入。知吾性體原是如此。灼然見得乾元所握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亘萬古而不毀者。此也。佛氏所握以盡微塵世界。窮未來際。悉令滅度者。此也。聖人所以盡人盡物。建天地。質鬼神。垂萬世者。此也。蓋合之乾元。一毫有不似處。即吾性有一毫未盡處矣。然乾元能始萬物。俾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而不能俾品物有生之後。性命之各正。聖人能俾有生之類。親上親下。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太和。而不能從空上出一人一物。蓋第能握其生生之原。則功有所歸。化有所不周。不害其爲川流敦化之量也。竟

舜其猶病諸。病在此耳。非謂又有進於堯者在也。至誠能使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安能使之皆登聖域。佛氏能使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悉來聽法。安能使之皆證佛果。是即乾元不能俾物物之各正性命也。大嘗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謂聖人之神化。未及於佛之證。不知凡此等處。皆着語言不得。即所謂聖而不可知。與釋氏所謂不可思議云爾。豈真不知哉。不然。知化立本。浩浩其天。子思猶能言之。矧仲尼乎。蓋不至此。不足謂之聖。湯所謂顧諟明命。文王所謂順帝則。孔子所謂矩。皆是物也。是物也。非特孔子釋迦。各不相借。自有人物以來。人具足。物物具足。正白沙先生所謂甲不問乙借。乙不求甲供者。蓋自乾元流行之後。物物有其形。則物物流足於間矣。不特孔心孔矩。無假於佛。即吾人之心之矩。亦有無假於孔者。第所謂修道之教。不得不以前人行徑。稍稍示之。則戒慎恐懼。莫見其顯之公案。喫緊第一義也。人人有此乾元。亦時時有此乾元。發見處。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特混雜於意念情識中。如石火電光。霍然一過。無能辨識者。誠欲識之。非形交魂開接。攝坐馳者所萬一也。攝定精神耳目。無所營心。意無所適。俟之十年五年。情識既盡。疑想俱竭。庶幾一見焉。莊生所謂曰。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吾乃從此始有其生矣。其得之或遲或速。或彼或此。俱不可知。孟子所謂乍見蹴爾與牽牛過堂下。乃於應感得之。平旦之氣。則於靜中得之。此其一見真者。照耀河沙法界者。故曰莫見莫顯。然其保任之功。不可已也。故曰君子必慎其獨也。易之謹信。寬仁。朝乾夕惕。盡在是矣。曰沙先生所謂得此欄柄入手。上下四方。一齊穿紐。非乎當此之時。得之孔乎。得之佛乎。亦得之我而已。善乎丈之言曰。道不達於乾元。非上也。又病夫不達乾元。而以似真非真之識神爲太極者。其示的可謂真。防患可謂密矣。然真有戒謹恐懼之功。有莫見莫顯之見。雖群魔並興。邪說橫作。無能惑之者也。牘中又謂壽涯深悼儒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三

佛說夫彼中真心度人者。猶若此奈何。丈猶以佛心佛乘言哉。其他如輪迴之說。執之太拘。神通之用。信之太篤。卽在釋中。似爲障礙。矧儒門邪願。丈一切勿舉以示人也。念丈於諸疑者之應酬。終無已時。以此立教。既不失丈示人之意。又可相與於忘言。故敢私布之。然第望教則誠切矣。又不可以忘言槩也。何如。

第志道曰。自六龍解出。中有評佛老一段。而學士之疑端起。自求正惕。若二集續出。中有綜覈三教指歸之言。而學士之駁辨生。一歲之中。積成問辨牘四卷。蓋有傾心相信而近於諛者。亦有苦口相成而近於爭者。靡不從忠告所流。然未有如老丈此番教劄。搜根窮源。搔着癢處也。第嘗自狀良醫三折。庖丁四顧。愚之苦心。道術尤過之。今玩老丈教督之言。大槩已經三折四顧。中來唯摘第所答顧叔時書中言到徹乾元之性體。既已知至至之。可以稱乘龍御天之上聖。未可以言終之之極。此是聖學之極精極微。自漢以來。儒者見不到處。而偶於筆端發之。固知天下必

不善思善疑之士。推敲及此。而來教正及之。所謂
著癢處者此也。今亦不能循次條答。當撮要旨以請
裁焉。劉謂弟有普度衆生之心。尚非普度衆生之術。
此語真是映心鉗錘。日以此兢惕不寧者也。投夜光
而翻來按劍。導入室而時受操戈。業鏡照人凜矣。弟
方以學不通志自愧。而知人之按劍操戈乎哉。石猶
生我。疹之美者。其毒滋多。吾所得於諸君子不淺矣。
聖如尼父。猶嘆人莫我知。老子則曰。貴知我者希。倘
吾言足以俟百世之聖人。卽一時之按劍操戈奚害
續問辨牘 卷之十一 五

本以遇其流。而孜孜下問者也。弟子事師。無犯無隱。
况以生平最所受恩之師。地隔二千里。危病中。深惟
道感。不數月而催劄四至。安得不披瀝肝膽以復師
友。原是一體。而問辨展轉相生。以此待師。則亦以此
待友矣。中皆隨感而應。豈無故發大難之端。而以佛
身現哉。愚嘗謂今世果有仲尼。素位必確守乎儒綱。
敏求必深入於佛藏。蓋有執儒言而不信佛藏者。卽
是不信乾元。又有信佛藏而不奉孔矩者。又是不奉
乾元。二者。近世學人之大病也。坐此二病。是以意地
不清。而身口之業且重。愚故深明一貫之宗以開之。
意者今日現身度儒之法。理應如是。然而推敲孔釋
之際。則又若離若合。若進若退。有如來教之所云者。
蓋已言到中庸之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不能處。不得不婉曲其辭。令人深思。恐學者因藥
發病。而修詞務在立誠。又不敢瞞心而就世儒之說。
重誣千古至人之實際也。兄評拙牘。以爲欲展轉發
明極則處。然後先之間。意言不無抵牾。所以不免啓
人之疑。夫欲發明極則。而辭不足以達意。誠有之矣。

若夫後先言意則絕無一毫之牴牾也。惠請先究唐宋以來道脉流行之消息。而後推本孔釋之實際焉。太上立德而已。其次立功立言。則皆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者也。兄試思周元公之所以隱釋顯孔者。謂何。程伯子之所以尊孔闢佛者。謂何。我朝頒行經學。全用程朱傳註。而今有高明特達之士。能修身能治人者。似猶以程朱爲未滿。而入足於禪玄二窟者。謂何。皆天行之消息使然也。唐宋之季。五宗之言盈天下。視吾孔子之道爲太卑。孔道卑而九疇將廢。元公是以不得不隱佛。程朱是以不得不尊孔。元公無可議已。信如程朱所闡孔子之道。終是有經世而無出世。有現在而無過去未來。人死悉歸斷滅。聖學作何究竟。無乃以中下乘束孔子。而以最上一乘讓佛氏也。高明特達之士。安得不禪玄二窟。而究竟於如來之妙莊嚴海。今不掀囊倒橐。將孔子乾元之秘藏。滿盤托出。則何以移高明者尊佛卑孔之心。托出乾元秘藏。而不印合於毘盧法界。普賢行海。則儒者又疑乾元自是儒門道理。法界行海。自是釋門

道理。兩不相干。而低昂必有所在。拘儒之主孔奴釋。固其所矣。迺高明者尊佛卑孔之疑。終在也。則將捨孔矩而別求普賢行門。甘爲狂宗樹旗鼓。天子之二重日輕。而佛法且爲天下竄識者憂之。故今日之道樞。在乎發元公之隱。通程朱之窮。貫西來之宗。於乾元而攝普賢之行。於孔矩。天命然也。愚昔侍天臺先生於明道書院中。本從中庸明哲之訓。悟入而未與斯文。而借重於先生之提發乎。世有攻時文者。剽竊語以爲奇。攻古文者。剽佛理以炫博。愚又未嘗不戒之。訶之也。蓋天則自不可亂也。舊歲答周元孚書云。程朱之學之敝。失聖人之智崇。近世儒禪之學之敝。失聖人之禮卑。故兩救之。然救智不崇者。什之三。救禮不卑者。什之七。唯於元乎。却是向禮卑上。什之三。向智崇上。什之七也。則向錫山兩三君子可推已。第所揭理圓矩方之說。卽易傳智崇禮卑之旨。大意在警狂學之影。圓宗以掃方矩者。而錫山兩三君子。則信得孔子之方矩確矣。何事以水濟水。故牘中頗及

圓理。此外尚有荅屠長卿韓思中等書。又異於是。雖不敢望音門之三十二應。而應處亦畧有權焉。今吾說流於江浙間。尚不能使執方矩者之知有圓宗。亦能使解圓宗者之知有方矩。執方者之不知圓。於方無損也。解圓者之知有方。則於圓不無小補矣。兄謂弟以佛身現。何以反能導圓入方。而今之自負現儒身說儒法者。一一能以程朱之說轉狂宗。繩孔矩否。則得失之大較可知已。兄天才高邁。久嚮圓宗。兩年前尚疑天臺先生有執而不化處。挈弟委黃。欲以圓續問辨。續問辨續卷之一

世有疑孔心不符佛心。孔矩不結佛果者。故弟揭此二言。含有從悟起脩。從脩入證之意。非所謂相須而後成也。兄言乍離乍合。得無少大舜察邇言意耶。儒以孔子爲則何疑哉。而乾元之所以爲乾元。則未易識也。兄試以乾元闡義。而不通極於出離生死之教。鈍根疑謗。則誠免矣。果能使上根利器。立地成等正覺否。世儒方認乾元爲混沌無知之物。孔子爲道存魂滅之人。魂既滅矣。等覺成於何地。夫所謂等正覺者。菩薩三祇滿後。福慧兩足之稱也。而曰立地使成。續問辨續卷之一

宗破其執。而今所賜教。似一一尚在先生窩窟中。豈有惕於一齊衆楚之故。而轉移其見邪。不然。則於孔子所闡乾元意旨。猶有未透徹者在也。兄教弟曰。何不盡脫二氏之教。直以孔子立則。以乾元闡義。其上根利器。可使立地成等正覺。卽鈍根亦免疑謗之罪。其功行顧不偉歟。必曰。以佛心循孔矩。以孔矩入佛乘。是猶謂佛與孔必相須而後成也。是有說矣。佛心固卽孔心。而儒矩則非僧矩。故言循以別之。孔矩實成佛之正因。而佛乘乃孔矩之正果。故言入以合之。

譚何容易。立地成佛之說。起於禪宗。而其源則本於阿難見性之頃。頌世尊曰。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此指初住佛而言也。初住佛。立地可成。而復繼之曰。希更審除微細惑。令我早登無上覺。則指兩足尊而言也。兩足尊。非三祇莫證。吾夫子所謂朝聞夕可。一日歸仁。卽立地成佛之訣。而其所謂過此以往。窮神知化。卽三祇證佛之旨。乾象乾文傳中。則並含此二義。蓋乾元之外。非復別有等正覺之位。而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外。非復別有脩證之功也。

但兄以立地成等正覺爲言。近於顛頂佛性。卽有正覺。亦是禪師所悟之乾元。非孔子所聞。釋迦所證之乾元也。乾元豈有二哉。而脩證之分量亦別。二聖俱從無量劫中。圓悟圓脩。越過立地成佛之境界。稍有識者。能辨之矣。獨其脩證之實。或竟或未竟。實非凡知之所及。則不得不於因果權實之際。揆之。大槩以滿乾元之分量。成等正覺爲歸。然旣服儒服。又未有越孔矩之分毫。而可躡取等正覺者。此不易之論也。兄見弟較量於因果權實之際。便謂畢竟不無軒佛輕孔之見。伏於八識田中。故時見其苗。不察其甚矣。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疑不闕。言不慎。而輕以情識。軒輕聖賢。口業之最大者也。養成大妄語根。當墮無間地獄。律法不知者不坐。弟旣知矣。焉敢犯之。今日破衆論而核聖真。乃是不直則道不見耳。似軒似輕。非軒非輕。唯察邇言者知之。弟却疑兄陰中禪書之毒。尚有此軒輕見。伏於八識田中。旣羨禪祖之立地成佛。復就世儒之內孔外佛。而此割則微其苗也。兄又付弟因人闢佛。則借孔以重佛。因人

尊孔則抑孔以伸佛。因人疑其軒佛。則時抑佛以就孔。因人疑其輕孔。則時揚孔以並佛。而據牘中諸語以實之。則尤以穿窬之心。窺弟矣。佛言直心是道場。如此展轉支吾。曲莫甚焉。欲以建天地質鬼神。而俟後聖不亦難乎。修詞立誠之君子。必不爲也。季文子三思而昔人有勸人凡事必十思者。弟謂此等去處。兄不嫌於十思。奚止十思。卽千思萬思亦可也。兄自信年來於乾元有悟入處。正恐此處悟未徹耳。悟徹乾元。此疑自釋。兄近作乾元傳解。弟今卽以此義請質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舊訓專以天道明乾義。殆非也。天固屬乾。而乾之元不屬天。乃生天生地生人之本也。天地亦物也。六合之外皆天也。曰資始。豈但始萬物。亦始天地。曰統天。豈但統六合之內。亦統六合之外。此正佛氏之所謂最初大覺。故愚以爲此兩言者。逼真露出毘盧遮那以上境界。而說者類以一歲氣機當之。此後天之元。非先天之元也。然先天之元。實從後天中顯。儒聖論道。亦多隱先天而顯後天。故下文卽卽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上

說天地定位以後事乾元已落坤元中矣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雲雨固亨意流形之中性情在矣大明終始以下則指乾坤初闢時首出御世之聖人說也蓋既以資始統天言三才合體之乾元則安得不以首出御世之聖人道人道立極之乾元大明終始先天之德也正合資始統天之象六位時成時成云者亦從初肇起之稱然既以六位乘六龍運乾道之變化則亦入於後天如雲雨之被品物矣故以各正保合言利貞而結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續問辨廣卷之五

此一言可味心通十方三世此佛智也以是知初首出之聖必是古佛重來具此佛智以臨萬國於乘龍御天何有此聖必在飛龍之位而言時乘六龍者位則飛龍而用則六龍皆備也御天之御即御車之御御車者左之右之車不能違御天者先之後之天不能違也然天而曰御亦向後天而奉天時說造父御周天子周遊八極周天子之進退盡在造父掌握中畢竟是周天子爲主造父爲後味御天之旨殆是以統天之乾元當周王而以御天之大人當造父也續問辨廣卷之五

元之果非三界導師不現。卽如華嚴會上。不離菩提樹下。而徧昇天宮說法。法華會上。不離娑婆界中。而三變頓成淨土。宛然見資始統天之景象焉。此非經世聖人之所能現。亦非經世聖人之所當現也。何者。聖人出世。全爲衆生。當現因。則以因現。當現果。則以果現。不可以一生定優劣也。諸佛雖以果現。然現果只在二界。現因仍在別界。亦未有以見其現資始統天之全量。現資始統天之全量者。賢勝如來一尊而已。十方三世一切現因現果諸大聖人。則無一而非賢勝之分身也。文王孔子。當在帶果行因位中。故能以佛智勘乾龍。而曰。見群龍无首吉。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微乎微乎。凡謂統天就乾元言。御天就聖人言。非統天有加。御天不足。又謂大明終始。則既兼至與終而舉之矣。奈何於御天之上聖。而猶謂其未詣終之極。則其所大明之終何終也。非兄不能推敲及此。而此處則大有商量在。大明終始。卽所謂知化育而浩浩其天者也。此非果上之聖人。不能乘龍御天。卽所謂贊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則因中之聖

人能之矣。在果上者。證資始統天之實。現乘龍御天之權。委是統天非有加。御天非不足。在因中者。積乘龍御天之功。入資始統天之果。可謂御天卽是統天哉。細繹統御二字之義。統天如天子之統萬邦。御天如執轡者之相天子行大輅也。安得混而一之。再繹六爻文言。其義更顯。象旣絜稱群龍无首。而文言獨於九五一爻。表出先天後天二句。而專其稱曰大人。大人云者。言其爲人中之大哉。乾元也。見龍豈無大人之德。而夫子故微其稱。與三四二爻同言君子進脩之事。初上則言勿用。言有悔。又入聖人之變局。而不可以爲訓。顯是以乾元之果位擬飛龍。而以乾元之因位擬五龍也。因位何以得稱上聖。果位之聖人。世不恒現。凡在乾元之因地中。皆上聖也。蓋已脫盡凡心。上達天德矣。盡凡心以達天德。豈不能時乘六龍以御天。從此入於果位。則乘龍御天之變化。愈神愈妙。而不可測。故曰。學苟至於徹乾元之性體。無所美。無畔援。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則既知至而至之矣。可以稱乘龍御天之上聖矣。以言乎終之

則未也。無他。資始統天之分量難滿也。然則文王孔子將不得與果地之聖人並稱乎。吾固謂二聖爲帶果行因之古佛也。既曰帶果行因。則顯化亦必遜於果位。第不可以因地之聖人束之耳。使學者由致曲而至於動則變。變則化。亦當有二聖光潔之性體。然未必從果位中來。其智豈能照十方三世之所以始而終。終而始。其力豈能盡十方三世之衆生而滅度之。轉穢土爲淨土。則但可謂之御天。而不可謂之統天也。以望果位終之之極。寧得無未見之思乎。然愚於乘龍御天之上聖。已滿許其知至而至之矣。至於知終。則不謂其不能終之。而但謂其難語終之之極。其中尚有奧義焉。蓋聖學有權言之終。有究竟之終。以一貫之理而論。通於一。萬事畢。知至卽是知終。此權言之終也。以資始統天之極而論。智不能徹十方三世之始終。力不能度盡衆生。再造世界。但是至之之極。未是終之之極。此究竟之終也。權言之終。乃轉凡成聖之事。究竟之終。乃轉因成果之事。此義雖本諸易。而亦取證於七篇之書。如曰。始條理者。智之事。

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卽此第所謂權言之終也。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已對智而稱終矣。聖人之上。何以又有神人。其成終亦必有在焉。此卽第所謂究竟之終也。兄雖勸弟以孔子立則。而其所見至之終之去處。却是以禪宗之一百當。參程朱之說。而論始終。未是以孟子之別聖與神。參孔子之易。而論始終也。愚前有聖學降而爲儒。佛學降而爲禪之說。惟天臺先生印之。而庸儒多忽之矣。所以然者。孔子兼爲仁聖。聖則通毘盧之性海。仁則貫普賢之行門。此天地之所以大也。顏子歿而聖學亡。曾子實以仁學舍聖學。建立儒宗。流忠恕之傳於後世。世儒去聖既遠。根性日薄。於曾子所悟忠恕之爲一貫處。尚屬模糊。而聖學則漫不知其爲何學矣。故於易傳知至知終之說。大似夢中說夢。今欲直將文孔乾元妙旨。揭以諭人。儒者斷不能悟。而弟以異說目之。兄則兼習內外典者也。請以佛祖之見地。證吾夫子知至知終之說。當慧可雪際之心。慧能燈下了性之時。俱已至於言語道斷。心思

絕恍然露出無去無來毘盧性境。入於不退位中。不謂已到知至至之域。不可從此利物應機。頭頭是道。逆順捨由天則。煩惱卽是菩提。不謂能行乘龍御天之事。亦不可然而四智果圓乎。六通果備乎。若猶未敢許其遂到乾元彼岸。而爲終之之極也。唯至於釋迦明星悟道之旦。其時諸漏俱盡。以佛眼照大千界內衆生。靡不見其悟道於某劫。成佛於某界。而攝化之機。靡不從我無量劫中受熏之道友與受度之弟子。轉相化度。以至成佛。從今日窮至未來際。只是一時一際一刹那。故曰十方一時。同成正覺。此則知終終之之極也。至於知終終之之極。卽此身便是乾元。便能資萬物之始而統天矣。奚御天之足云。然而對過去佛如賢勝等。則猶在後天位中。不過奉先佛之遺矩。度未盡之衆生耳。賢勝其統天之乾元。而釋迦其猶帶果行。因御天之上聖歟。要之則既證乾元之果。釋迦便與賢勝如來無二無別。既現乾元之因。釋迦又與堯舜文孔諸大聖人無二無別。故曰祥龍无首。聖旣降而爲儒。佛旣降而爲禪。此眼者

或寡矣。兄見得知終終之之終。卽大明終始之終。度是但恐兄所見之終。未必合於易傳所指之終耳。兄將謂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聖學成終之實乎。倘孔壽過此而八十而九十而期頤。從心不踰而上豈無進處。然則聖學殆未有終也。聖學雖未有終。而亦必有个無終之終。則所謂滿乾元之分量而成無上正等正覺是已。等正覺雖聖學之成終。而行願卒未有終。故有帶果而入因地。仍行御天之事者。首出庶物之聖人尚已。求諸衰世。意者文王孔子其人歟。然文孔雖已知至知終。而其所現者。則至之之境界。非終之之境界也。此所以有望道未見之懷。過此以往之想也。不可執此案而謂文王孔子之不乾元也。兄自信乾元悟入。知吾性體原是如此。合之乾元一毫有不似處。卽吾性體有一毫未盡處。如以辭而已矣。雖聖人不易斯言。而緣辭察意。似從禪宗見解中出。不從聖人窮理盡性之胸次中出。蓋以佛氏之盡微塵世界。悉令滅度。與聖人之盡人性盡而主贊鬼神而垂後世。混爲一家。徹得便是一

徹不得尚屬宗門合頭冒語。近世理學之士多能持此話頭。愚未敢許其果見乾元面目也。蓋儒書從經世上說盡性卽盡之於生滅滅生之因海。大槩導人以坤元入乾元。佛書從出世上說滅度乃度之於不滅不生之果海。大槩導人以乾元了坤元。一以貫之其唯聖人乎。吾儕畧見大意。未能精義入神。安得操統之說。據兄所謂性合乾元。不使一毫不似。亦只透到禪師之本來無一物而止矣。恐佛氏之謂滅度聖人之所謂盡性。未易承也。何以言之。兄謂乾元能始萬物。不能俾品物有生之後。性命之各正。聖人能使凡有生之類。親上親下。各正其性命而不能從空生出一人一物。此非所以語乾元亦非所以論大明終始之聖人也。宇宙內只是一個乾元變化而已。元體非有覺非無覺。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便分二兆。兆其非有覺者。成無情之國土。而天形爲最大。兆其非無覺者。成有情之衆生。而聖心爲最靈。則皆資無始之乾元以有始者也。始萬物固是此元成萬物又是誰物。兄所見能始物而不能成物之天

乃是乾象而非乾元。卽曰元體不離象中亦屬坤元不屬乾元也。聖人未證乾元之果。猶在統天界限中亦有所不知不能。如天地之猶有所憾委是不能從空生出一人一物。既證乾元之果便是無極而太極矣。太極豈不能生兩儀。故果上之佛能於一念間起立十方世界。或淨上或穢土隨已願力與衆生之業報相感而成焉。豈亦不能從空生物乎。兄所見能盡性而不能從空生出人物。乃是贊化育之至誠。非知化育之至誠。亦是配天之至聖。非乾元一體之至聖也。文王孔子贊化育而配天者乎。知化育而乾元一體者乎。吾以爲贊化配天。其今生所現之因。知化統天。其夙生所帶之果也。何以驗之。亦於易而驗之。蓋唯果位之聖人能窮顯實顯權之變。能貫先天後天之學。吾觀文王演易。演到用九之見群龍无首處。用六之利末貞處。非窮顯實顯權之變不及此。孔子贊易贊到大哉乾元之資始統天處。至哉坤元之資生承天處。非貫先天後天之學不及此。故付其皆從果位中來。若只就其一生所顯御天之功業。與其所

統天之道理。則雖未證果之聖人。亦足以與於此矣。愚是以不敢直遂其辭。而推敲於順流逆流之際。蓋自恐凡心不可。以定聖量。而以妄語煽狂風也。又恐後之學聖人者。迷道岸之所在。認權作實。混實作權。至之終之。兩無着落也。兄豈以文豪好奇好勝之襟。腹度窮心。而疑其自立一說。以驚世乎。不知弟平日雖多口過。而於此等去處。極是小心。聖祖之欽定大明律也。蓋將律條粘在壁間。往來紬繹。積有歲年。而後頒布。故前代之律。未有如我朝之精者。弟亦將此理粘在胸中。翻來覆去。不厭其的不止。而之所以破。又不在思議中。而在不思議中。一一出自天機。不用強探力索。亦所謂欲罷不能。竭一生之精力矣。未敢謂三聖人之秘密。一時透過。而目前二三君子之所疑所駁。則未有不從先年穿過者。吾乃今日洞然知孔子之心法。即多學。即一貫。是一以貫之。而非多學以識之矣。每病狂禪。妄以聲聞小乘來孔子。而不知立地成佛之境界。已從無量劫中過來。故不敢沒其證道之實。而妄之曰。證果行因。亦非。

儒但以一生聖證束孔子。而不知下學上達之究竟。必歸於成等正覺。故不敢掩其望道之謙。而擬之曰。因位必遜果位。聖人既帶果。奈何以又遜果位。蓋菩薩之初證佛果者。方現福慧兩足之境界。上帝請轉法輪。而十方重重攝入。若逆流而入因地。則不但法輪現少分。而慧輪亦現少分。不過隨順衆生。入生死而已。臨終方露本證。而亦秘不示人。非故降德示謙。乃其願力所乘如此。此在世聖人之所以多兢業多遜辭也。吾夫子生王降而伯之季。匪但不立出世之榜。而立經世之榜。亦不立生知安行之榜。而立學知利行之榜。安得不同文王望道未見之思哉。曰。帶果行因。似軒孔子於釋迦之上。而現果既遜於今佛。豈謂之軒。曰。因必遜果。似軒孔子於釋迦之下。而帶果又夷於古佛。豈謂之輕。吾儕未具佛眼。所以尚論集大成之聖人。只宜如此。竊意孔子差等百王。其權衡亦若是而已矣。如必曰。孔子某佛之逆流而來者也。某地菩薩之順行而入等覺者也。則唯明星悟道之聖能別之。而愚焉敢以無稽之談。作口業孔。誠不

借釋以爲重釋亦不借孔以爲重。然而自漢以來。學者靡不知有孔子。亦靡不知有釋迦。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是孔子與吾一體。而釋迦與吾二體。顧其見道之孰偏孰全。證道之孰高孰下。乃是宇宙間。一个極大疑團。亦是論學家一件極難判之公案。不爲破此疑團。則道眼必不開。不爲判此公案。則道的必不正。伊尹以先覺覺後覺。愚固非先覺之天民。而此處關竅。非予覺之而誰也。信如二三君子之執見。必曰。既尊孔學。何用濫釋。則章句之徒能之矣。既重佛果。何事濫孔。則義學沙門能之矣。何必志道哉。孔子爲帝王存經綸之迹。不得不留出世一着。以待他界之爲人天導師者。然亦微露其端於易傳中。吾今爲孔子發乾元之藏。不得不顯最上一乘。以果此界之爲綱常教主者。然必堅持其柄於孔矩中。大哉乾元。孔子實爲之御。至哉孔子。愚亦權爲之御矣。愚豈能爲孔子御哉。世未有以釋迦之御御孔子者。乾元之與。不虛則覆。殆不嫌以拙工承乏。以待王良造父之徒也。揔之。則徹因徹果。不出乾元。顯實顯權。不出

見群龍无首一句。後先絕無牴牾。兄自不察而見其牴牾耳。兄見得至誠能使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不能使之皆登聖域。佛氏能使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悉來聽法。不能使之皆證佛果。謂堯舜之病。病在於此。非謂尚有進於堯者在也。儒者之論。大槩如此。若以前所引明星悟道之佛眼照之。殆不其然。誠證乾元之果。則十方三世衆生。靡不登聖域。入佛果矣。此非虛悟。乃實證也。若只言能握生生之原。而功有所不及。化有所不周。不害其爲川流敦化之量。則佛言衆生度盡。方入涅槃。無乃以妄語誑人耶。卽彙傳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恐堯舜之治功。亦不逮此。聖德無際。聖功亦無際。堯舜其猶病諸。通德功而爲言者也。此亦實語。卽此語而繹思之。便知孔門仁聖二脉。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盡十方三世而立之達之。至於入乾元果位。聖人之量也。孔子成就子貢之問仁。而以博施濟衆擬堯舜。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愚又就孔子之贊乾元。而以乾道變化。各正保合。擬堯舜以上諸大聖人。

當曰何事於聖。必也神乎。羲皇其猶病諸。孔子所謂大明終始。此則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也。當亦以佛眼照十方三世衆生。靡不各正保合。同入乾元位中。而一世之事業。特其餘耳。如此而後不病堯舜之所病。堯舜之所病。病在此生福未足而慧亦未足也。故謂帝德莫有進於堯者。則可。謂堯舜足以盡聖德聖功之量而無復有進焉者。則不可。傳不有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乎。知堯舜病博施之說。便知孔子病過此以往之說。兄謂此等去處。皆着語言不得。卽所謂聖而不可知。與釋氏所謂不可思議云爾。豈真不知哉。此是舊訓。訓亦合理。但不得夫子語中隱意。蓋此章本朋從爾思之爻詞。發何思何慮之聖學。謂天下殊塗百慮。只是一个何思何慮。如日月寒暑尺蠖龍蛇之往來屈伸然。無一而非天機也。順天機以爲學。至於精義入神。利用安身。聖人之才。亦既竭矣。過此以往。尚有窮神知化一着。此乃德盛致然。非思慮之所能及也。所謂未之或知。委是不可思議之意。然從過此以往說來。實有望而不可幾及之意寓焉。

非曰神已窮。化已知。特以着語言思議不得。而謂之未知也。於此可以想道岸已。兄認一切世間聖人。必能窮神知化。必無不知處乎。姑無論衆生成佛之大事。因緣已。卽如松直棘曲。鶴白鳥玄。亦豈非神化中事。而聖人果能盡徹其根元乎。若猶未也。則窮神知化之境。界難言也。凡世間之聖人。類能盡佛之根本智。而未必盡佛之差別智。差別之智盡。而後能照十方三世衆生。一時同成正覺。則所謂大明終始。窮神知化者也。仲尼將無病堯舜之病歟。仲尼知天命。以後境界。是神化難測。然欲遂斷其能徹松棘鶴鳥之根元。能窮未來際之衆生。成正覺於某劫某界。愚又不敢作此孟浪語。蓋仲尼終是現因之分身佛。非現果之圓滿報身佛也。然而根本之智齊佛矣。故確然望見過此以往之乾元。而曰未之或知。此雖遜辭。亦實語也。後儒言言佛道。乃并孔子所望之道岸而一齊抹之。謂從心不踰之上。更無上達處。亦大惑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朱子斷之曰。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世儒之尊孔子亦然。曷不

深求孔子所望見之道岸而竭才以從之。却慮其尚有進步。嫌於企佛。而反抹之也。夫趨孔子。唯顏子一人。所謂欲從末由。正過此以往處也。若夫魯尊孔子。則莫如子貢。子思而曾子次之。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言孔子之性體也。但及根本。未及差別。惟子貢以差別顯根本。言智則及於差等。百王言用則及於綏來動和。言蘊育則及於宗廟之養百官之富。至矣。而狀其德性。但曰。固天縱之將聖而已。謂聖人之量難滿。而過此尚有地也。子思又以根本合差別。言及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抑又至矣。次章復表天下有莫不尊親配天之至聖。此從小德川流而究之。邇及各正保合之功化。又復表天下有立本知化。浩浩其天之至誠。此又從大德敦化而究之。邇及大明終始之心源。故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夫其所謂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正仲尼之謂也。惟達天德之至聖。然後能知浩浩其天之至誠。則至誠又似在至聖之上矣。子思之意。豈亦謂知化育之至誠。與贊化育之至誠。

更別卽仲尼其猶病諸。蓋又不以祖述憲章上。下襲局乃祖之遺詣也。夫此二子者。不但窺夫子而已。至之境界亦窺夫子所欲終之境界。乃是真知所以尊夫子者。而後儒全失此意矣。蓋仲尼已齊至聖配天之德。而尊親未徧。時位限之也。亦具至誠知化之體。而果證尚含。願力乘之也。此又於何驗之。卽於魯論驗之。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生榮死哀。蓋在末世尚然。使生太古而駕金輪之輿。其莫不尊親可知矣。夫子告子張。可知繼周百世之損益。此知天命以後事。又進從心不踰而上之。不證至誠知化育之果不止矣。然自泰州張皇道統以來。儒者好立不情之巧說。謂仲尼祖述章後所稱至聖至誠。俱指仲尼而言。則仲尼之尊親果盡天地之覆載乎。仲尼之知化育果合根本差別之智而盡其量乎。此亦如子路之以家臣尊夫子而未知所以尊也。子路矯君臣之分以尊夫子。猶當以觀過知仁之案原之。其過尚小。僞矯神聖之等以尊夫子。則當以妄言綺語之科。作之。其過甚大。愚豈故抑孔子於出世聖人之下。而

挑過此以往之說哉。蓋見世之所謂宗孔者。不深求孔子之實。而好虛張孔子之影。反有累於孔子。而學脈竟無歸宿處。故究孔子之知至而已至之處。使學者尋聖人之實際。又究孔子之知終而欲終之處。使學者體聖人之虛心。究到此等去處。委如兄所謂着言語不得。容思議不得。然就兄體認過此以往之說。則一見性之禪士及之矣。亦何不可思議之有。先正云。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如前二子。俱知有過此以往一路。而德未逮於知命從心。正所謂造道之言。續前辨論卷之一

也。卽孔子之贊乾元。亦是徹見乾元之理。而未嘗自謂能滿乾元之量。則合二言而俱有之。資始統天。造道之言也。乘龍御天。有德之言也。此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足於此處。似乎察言欠精。出言太快。如曰乾元之資始統天。前聖未之言也。知至知終。前聖未之言也。皆自孔子而發之。既非傳習之言。又非猜度之見。必其身親詣之。而後言之者。何以知此爲望道未見之言。弟實以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表孔子望道未見之心。不謂孔子不知終。亦不謂孔子不能終。

之。而但謂其未現終之之極。不可以辭害意也。然則乾元一傳中。既有有德之言。又有造道之言。則身親詣之。固在其中。而望道未見亦在其中矣。兄又曰。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獨不可稱人天導師乎。卽華嚴法華兩會。何以加之。何待上帝之請轉法輪。天龍八部之衆乎。當此一時。聖心方寸之虛。蓋已與太虛同體。足以盡虛空界矣。持兄此言。以爲越孔矩而希佛者之戒。則可。而終非所以論聖人之實際。成變化行鬼神。聖人但言易道如此。豈謂自身能盡其量。易道卽佛道也。聖心方寸之虛。委是與太虛同體。足以盡虛空界。然亦但有此體。而豈能盡虛空界以爲用。盡虛空界以爲用。非人天導師不能也。又不知兄之所謂當此一時者。指何時而言。若指平日。則因現而果未現。若指贊易之時。則未嘉一宿覺後作證道歌。亦曰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此亦一時方寸之虛。足以盡虛空界。何獨孔子之贊易有此虛體也。以華嚴四無碍法界推之。卽使方寸虛得盡時。只是理無碍法界。不是事無碍法界。今就這天德之

聖人身上說亦可謂之理事無碍不可謂之事事無碍。說到事事無碍上則華嚴會之身不離樹下而徧天宮。法華會之界不離娑婆而成淨土是已。兄視世間聖人槩有此變化神通否。安可輕視上帝之請轉法輪。天龍八部之交叅法座。而以空頭議論過之也。但人天導師之所以爲師。世間聖人之所以爲聖。其根本自有所在。不以早發神通爲奇。學必從悟起脩。從脩入證。了世間法。方證出世間果。其次弟亦自有在不以獵虛助長爲尙也。以兄之見而叅孔學。所謂續問辨續卷之五

自志學以至從心。便足以盡聖學之始終條理。從心不踰而上。更無六根互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境界。九釋氏所謂一爲無量。無量爲一。毛端現刹。塵裏轉輪。及前所引華嚴法華兩會上不可思議之境界。皆不經之幻說乎。抑懸空之虛理乎。將理與事合而臻其實乎。以爲幻說便是拘儒之見。以爲虛理便是狂宗之見。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則安得了然於知至知終之際。而信得過此以往去處也。叅兄見地已出俗儒一等。而於儒釋幾微之間尙有脫漏在。蓋世儒類

以程朱之學當聖學。而不知程朱之不足以盡聖元已超過此關。見得乾元統天之果。孔釋之所同歸也。世儒亦以五宗之學當佛學。而不知五宗之不足以盡佛。兄猶未透此關。見謂乾元直截之宗。一悟便了。何以三祇脩證爲也。兄若茲則佛祖之累劫苦行。反拙於禪師。而孔子志學以後階級。不如一超直入遠矣。其然豈其然乎。孔心孔矩。無假於佛。卽吾人之心之矩。亦有無假於孔者。此語極精。信得及便是無師之智。卽孔卽佛。非孔非佛。可以立天下之大本矣。然則猶是講學家套語。今人離三教聖人糟粕。全無話柄。而可輕言無假於釋孔哉。弟則頗信及此矣。言及脩道之教。獨揭中庸戒慎恐懼莫見莫顯之公案爲第一義。謂乾元時有發見處。特混雜於意念情識中。須攝定精神。耳目無所營。心意無所適。俟之十年五年。情識既盡。疑想俱竭。庶幾一見焉。此是兄之警省時賢處。卽自信年來稍從乾元悟入。亦於此見其根苗。弟雖不敏。頗亦涉過此關。而知悟門之難言也。兄毋輕言攝定精神。俟之十年五年。便能使情識盡

而疑想竭。見乾元之面目也。此須夙稟利根。兼有師友夾持之助。始得不然。士君子欲得十年五年終日耳目無所營。心意無所適。固已難矣。即使無營無適。而情識疑想之根。實從無量劫中帶來。安能於十年五年。而使之頓盡頓竭。兄根性俊拔。偶從精神攝定中。露出端倪。以爲如此行去。何患十年五年不得。若果密切加工十年五年。知險知阻。未必便爲此說。以第身親驗之。而知其然也。且兄所謂攝定精神。情盡想竭。亦從禪門一心三觀。離四絕百之案拈來。慧可慧能。委是親到此地。孔門多於悟後言脩。脩中望證話頭。又別。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末由望道。不言情盡想竭。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陽關禪而陰用禪也。試思顏子三十二而卒。從周流之轍十餘年。安得有一句半月靜定之暇。用禪士之蒲團工夫。而見道卓爾。至於三月不違仁。是遵何道也。當三月不違之始。正是禪祖情盡想竭之時。孔子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此豈不由攝定精神得之。而十年五年之間。耳目豈必一無所管。心

意豈必一無所適。則其真精真神。必有不攝之攝者在矣。當知孔門克復工夫。又不在無營無適上着力也。宋儒唯濂溪明道。得此樞柄在手。而其餘尚有未穩在。勘破及此。而後可與言孔子之下學上達。然難以凡心求矣。兄以盡情識竭疑想並提。亦沿禪家之說。而未及究到細微處。情識不盡。則性真不徹。故禪家以去情去識爲尙。然情見尙易盡。而識蘊最難盡。禪士至於水窮山盡。獨露法身。亦是盡情見而不盡識蘊也。識盡則大明終始。六根互用矣。此是乾元之續問辨廣卷之一
果上事。豈可以立地成佛者當之。至於疑想之竭。更有奧義在。疑想從凡心出。固是障性之端。疑想從聖心出。却是窮理之學。竭凡心之妄疑妄想。而後性真現。卽盡情見之謂也。竭聖心之真疑真想。而後道果圓。卽盡識蘊之謂也。孔子當不惑知命之後。猶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尙有大疑想在。釋迦明星悟道之日。已見衆生一時成佛。猶以大法難入小機。反復思維。經行林間三七日。亦是不疑想之疑想。而可輕言疑想俱竭哉。學聖人者。正須於凡心疑想竭後。發出

大疑想來。而後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耳。故禪士謂
議思惟。俱是鬼家活計。而易傳則謂聖人擬議以
成其變化。其幾微矣。兄毋執立地成佛之案。以爲祖
師禪不歷階級。一見性體。便超三賢十聖。而聖果遂
結於一生也。此是狂聖之幾。不可不察。莊生見到旦
暮。得此所由以生處。已從凡情疑想處。透出不疑想
來。而播弄太過。便是狂學而非聖學。兄於此悟得始
有其生。其得之或遲。或速。或彼。或此。俱不可知。此從
體貼中出。非汗漫語。因證得之之處。別孟子所謂作

續問辨廣卷之

卷之

見蹴爾與牽牛過堂下。乃於應感得之。平旦之氣。則
於靜中得之。謂此一見。真有照耀河沙法界者。此數
語。指點雖親。而有張皇之氣息在。良心發見。人道之
常。何用以照耀河沙之話頭炫之。此宗門之烟火氣
也。且平旦之息。與乍見牽牛之端。亦別。平旦之好惡
相近。此乾元之萌芽也。縱不識取。其時亦自惺然。乍
見牽牛之感觸。雖曰惻隱之端。不有點者。誰能識取。
其時渾自不着不察耳。著察之端。却在孟子點處。點
而覺。爲楊敬仲之剖扇訟。而明心。不點而覺。爲靈雲

續問辨廣卷之

卷之

之觀桃花而悟道。此乃可稱於應感得之也。但言乍
見牽牛之景。而不言著察之端。亦易混人。將使人以
善念作真息。吾故爲兄剖之。白沙先生所謂得此欄
柄入手。上下四方。一齊穿紐。固悟後之言。亦禪士之
口鋒也。兄平日最喜此樣話頭。故第以爲八識田中。
猶有這箇根苗在。而比來儒者。終日談心。不知心是
何物。得心是何狀。則此提亦既緊矣。顧第問辨牘中。
與諸君子析到知至知終處。則既已從戒懼慎獨。卸
到致中和而成位育矣。兄復倒翻道不可離之說。譬
如搬演戲文。已到開目處。而却以開場之家門演義。
撓其間。調雖高而腔拍則未叶也。意者慮鄙言之流
於荒遠。而特揭入門之要以閑之。念亦密焉。兄可第
道必達於乾元之說。亦可第不達乾元。便是以似真
非真之識神爲太極之說。而謂真有戒謹恐懼之功。
莫見莫顯之見。雖羣魔並興。邪說橫作。未有能惑之
者。則恐此處未易言也。蓋今之能言乾元能言慎獨。
而不投入識神之窟者。寡矣。識神卽真如之窟宅。識
神之外。無真如。正恐識神亦未易認耳。兄又規第牘

中既稱壽涯倬儒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而闕佛說。奈何猶以佛心佛乘為言哉。則第固謂此牘原因天臺先生之論儒釋而發。非無故而以佛身現也。且今日與元公之時亦異矣。元公之時。宗禪者。豈不家曹溪而戶五宗。然識者已隱然病禪風之日敝。當斯際也。淺言一貫之理。即能以狂宗入聖學。聖學之所以易入。實以見性之因。五宗先為之地。而真儒特以六經之道印之也。元公是以易得之兩程也。今之時。宗儒者。豈不以家孔孟而戶程朱。然識

續問辨牘

卷之一

卷之一

者亦隱然病儒風之日敝。當斯際也。深言一貫之理。亦難以聖學拔名根。名根之所以難拔。則以認性之果。程朱先撥其因。而後人復以井蛙之見附之也。愚是以不能遽得之。諸君子也。在元公自應專提聖學以遏禪狂。在今日又應兼提佛性以去儒執。迨禪狂而孔子脩道之教行。去儒執而孔子率性之道著。易地則皆然矣。兄將謂與儒家言必毋以佛心佛乘之話頭動其疑乎。則佛教之浸灌人心久矣。今天下不識一字之白丁。亦能口誦彌陀佛號。訶佛謗佛之徒。

不探佛言於禪書中。亦聞闕佛之言於儒書中。欲於儒生諱其說。何異鈞天之響。大衆齊聞。而故塞儒者之耳。大明當空。萬象畢照。而故遮儒者之目。其勢必不行矣。且兄未嘗不究佛道之最上一乘。徒謂中人不可語上而闕之。不無薄視時賢之心。第則深念聖學有个同歸之極致處。而儒多昧之。又有个隨時隨分之規則處。而儒又踰之。安可不與高明者一究。故為言孔子從心之矩。必結果於佛乘儒者踰孔子之矩。必不可以證佛果。不但至理如是。亦今日應

續問辨牘

卷之二

卷之二

機之教宜爾也。壽涯而在今日。其勸亦必出於此矣。第非以輪迴眩人。以神通導人者也。亦以論辨及此。然而言到至之終之之極。則亦不得不串及此。兄謂第輪迴之說。執之太拘。神通之用。信之太篤。即在釋中似為障礙。矧儒門耶。願一切勿舉以示人。恐諸疑者之應酬終無已也。教意非不懇至。而第則謂諸儒之未透聖學。正以不信輪迴之說。神通之用。為之因也。愚幻讀性理。絕不信輪迴。既有聞而始信之。然未嘗與儒生浪言之。壯閑性地。亦不重神通而重道通。

又磨而兼重之。然亦間為好奇之士拂之。然亦在信神通之用。躡取狂慧而迷性宗。委亦是一障礙。然非真知輪迴神通之故者也。真知輪迴之不可逃。則為善去惡之事必力。真知神通之不可假。則超凡入聖之念必堅。狂心偽心一毫攙入不得。在儒固為真儒。而在禪亦為真禪矣。不然譚性譚命。總是盜名之場。說悟說脩。亦是導狂之府。如之何其能經世。如之何其能出世也。程伯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義正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鬼。愚亦曰。輪迴神通之說。與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義正同。會得。空空如也。不會得。亦是大障礙。然兄慮諸疑者之應酬無已。而勸弟勿舉示人。則此言原非輕舉。舉出。正欲諸君子發此大疑。有大疑而後有大悟。吾猶恐諸君子以先入之說禦吾言。而不肯發大疑也。且一方之見。何足以盡天下高明之見。一時之疑。何足以通萬世憤排之疑。以吾言俟天下萬世。必有發大疑而生大悟者矣。若避諸疑而曲就其間。則先儒已有成說。而何賴於愚哉。當知弟發此言。心

續問辨廣

卷之三

又磨而兼重之。然亦間為好奇之士拂之。然亦在信神通之用。躡取狂慧而迷性宗。委亦是一障礙。然非真知輪迴神通之故者也。真知輪迴之不可逃。則為善去惡之事必力。真知神通之不可假。則超凡入聖之念必堅。狂心偽心一毫攙入不得。在儒固為真儒。而在禪亦為真禪矣。不然譚性譚命。總是盜名之場。說悟說脩。亦是導狂之府。如之何其能經世。如之何其能出世也。程伯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義正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鬼。愚亦曰。輪迴神通之說。與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義正同。會得。空空如也。不會得。亦是大障礙。然兄慮諸疑者之應酬無已。而勸弟勿舉示人。則此言原非輕舉。舉出。正欲諸君子發此大疑。有大疑而後有大悟。吾猶恐諸君子以先入之說禦吾言。而不肯發大疑也。且一方之見。何足以盡天下高明之見。一時之疑。何足以通萬世憤排之疑。以吾言俟天下萬世。必有發大疑而生大悟者矣。若避諸疑而曲就其間。則先儒已有成說。而何賴於愚哉。當知弟發此言。心

最苦矣。衰年筆拙，運筆傷神，苟徒立新奇之說，以眩世而無所關係於世教，亦何樂而爲此哉？蓋必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情矣。兄殆諒及於此。獨憫弟之應酬無已，故爲衆代發此疑。而曰：敢私布之，則弟固欲舉丈之公心爲天下公道之因，舉天下人心之公疑爲丈公發之也。剗末勸弟勿舉前說，可與諸疑者相忘於無言。而於丈又不可以忘言。槩此言出自肺腑，自利利他之意，兩貫其中。弟亦何敢不以直心相應？丈見地大槩正矣，而深心尚不逮於古人。必毋以立續問辨續卷之六

地成佛之悟境，蔽三祇成佛之證境，而輕言聖人窮神知化之學，恐入狂禪。見曰：中卽前所舉輪迴神通之故。在諸疑者無足怪已。察兄語意，亦在半信半不信之間。此是聖人窮理盡性中事，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全是則不妨提之以發人信，全非則不妨遏之以杜人疑。匪可以半疑半信爲也。兄固勸弟勿舉此說，而弟則勸兄深窮此理。兄謂執輪迴毋太拘，信神通毋太篤者，必曰：聖學只在明心，聖證只在當下，何以談因說果爲也？豈知心量無邊，不問迷悟而皆通乎。

十方三世迷則必入輪迴，悟則必具神通。輪迴情地也，神通性境也。情境一毫不盡，輪迴尚存性境一毫不盡，六通未足。此等去處，非大明終始之至聖弗察。如之何其忽之？忽此二因而論聖學，安得不以當下便了之見，掃三祇脩證之詮？夫離當下以求聖學，固魔說也。執當下以盡聖證，亦魔說也。蓋有兩大槩伏於其間，何者？使聖證一生可了，則惡業亦一生可了。聖人死，聖證何在？惡人死，惡業亦何在？然則所存於宇宙間者，特身後之空名而已矣。此其槩不可以訓。小人所貴乎君子者，爲其真脩實證，不加少以爲多也。若但以見性爲超，而不以證性爲驗，則得少爲足之徒，誰不能自擡其地步？束之以繩墨，既隱然自處於無脩無證之性境，而曰：大悟不拘於小節。責之以神通，又顯然自托於庸德庸言之教門。而曰：幻化何與於性真？近似而亂德，則爲閩中之林氏；極非而犯刑，則爲江右之梁生。其端差自毫厘，而其流至於日狂日僞，不可救藥。此其槩不可以訓。君子愚故表此二因，使學者省己之所難逃，亦反己之所難證，而去

狂去偽以入聖學也。宋儒發明聖學，有大功於萬世。而其蔽亦坐此矣。朱子晚年，蓋已痛悔前非，而以盲廢傳著述，其定論罕傳於世。此天命也。天蓋厭禪狂之日肆，縱使真儒痛過一場，而後平開三教聖人之正法眼藏也。其機正在今日。愚也烏足以承之。牘中雖參佛說，終是見得孔子稍親，而於佛僅得其影響。何嘗能究輪迴之纖悉哉。能獲神通之少分哉。徒以信得此理，了無疑惑，故生平行履，務在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不敢當場放過。雖黯天之冤銷，續問辨牘卷之十一

骨之毀，亦能遣諸胸中。今乃廢乎夢境與寤境合，則以稔知定業之難逃，而一毫之巧無所用也。亦以信得此理而未臻實際，故理或悟到，儒先之所未悟處，言或發到，儒先之所未發處。聖人復起，斷斷乎其不易而絕不敢有一毫自用自足之心。唯有一點與人共脩共證之心，則自考薄悟之不足以當實證，而實證必從真脩中來也。所以勸兄千思萬思，亦在於此。唯念尼父欲無言，而古人最重忘言莫逆之交，弟於夫猶不能忘言，而況其他乎。此深不通志幾不成務。

之徵也。又念尼父以女樂去魯，與十哲之徒周流十有四年，朝夕與同寢食，其聞性與天道之言必稔矣。故以無言掃之，而曰：「天何言哉，特魯論出於有子。」曾子之徒所記，不能筆顏子子貢之所聞耳。弟在吳中，不但難得忘言莫逆之侶，亦難得言性與天道之侶。不但難得聞性道之侶，亦難得文章之侶。諸君子縱不可與忘言，而亦可與言性道之畧也。縱不可深言性道，而亦可與之共斯文也。安敢早擬尼父之欲無言哉。答丈此劄之後，弟無言之念亦起矣。然相信相成如丈，忘言固可。多言亦可。故不恤叨叨以副盛意。有所未愜，亦毋以忘言槩也。諸有疑者，或不妨以此質之。

荅馮大司成具區丈書司成諱夢禎字開之秀水縣人

來書畧云：前月初九，江余生至，得仁兄手書為慰。偶有小疴，亦以畏熱謝客，竟不及會。余生前二書皆至，惕若齋佳稿，領惠再三，檢閱過半。三教聖人秘密玄旨，闡發幾盡。豈亦時節因緣，不欲留後手兵耶。一咲。弟為降眷屬魔至此。一見長洲公即行。

恐爲人知。或滋醑應耳。敬以數字布聞。繼此至云。

志道自容夏曾以惕若齋集一部付高安喻山人作
難。以不遇竟將此集轉送豐城李制原文。因果雖
錯。不失爲錫類之公。獨奈何并第手書而浮沉之
也。鴈之難憑。蓋如此。余生自越返吳。亦未及會。而
手劄則傳到此。知所托於何春元者。無浮沉之患。然
愆期則已久矣。重辱過賞。則集以爲融通三教酌量
時緣。真足以木鐸萬世。夫木鐸萬世。素王之業也。烏
續問辨廣卷之五
平敢當。意者功行缺於前生。因緣到於此際。則亦不
敢蹉過耳。融通三教。固有以此謬許者。亦有指此作
大疵者。酌量時緣一句。則非精瑩之鑒。不及此。然惕
若集中。類多閑泛文墨。豈足以富尊評。意者問辨牘
稍近之。而頃接手教。却言惕若齋稿。檢閱過半。三教
聖人秘密玄旨。闡發幾盡。譽則過矣。不知此譽從惕
若集來耶。從問辨牘來耶。問辨牘中。不但吐一己之
意見。亦附載諸君子之高見。當更爲第細心推求。
心。蓋論道於今日。不難於融通三教。闡聖人。

而難於酌量時緣。通聖人之作用。兄雖以此見許。而
第猶有所餒焉。不敢承者。末以時節因緣。不欲留後
手。兵作譴。兄固以一笑結此案。而弟今日之四顧躊
躇。正在於此。此則時賢之所未諒者也。嘗考教乘。釋
氏以三乘九等。判十方爲界。而安婆界實居第八。蓋
聲聞乘中之緣覺也。阿含八教。正授此方之機。故釋
尊雖成正覺。僅於華嚴會上。露出毘盧本相。餘皆闕
大現小。末唯以法華一會。要華嚴之終。而遺教仍復
重戒。其拈花而付涅槃妙心也。却不以青蓮目。瞬太
智大行之文殊普賢。而瞬頭陀行之摩訶迦葉。顯是
導後人循中下乘之戒行。參最上一乘之心法也。又
不專以最上一乘付迦葉。而末法中。則以護持正法。
付諸國王大臣。法滅後。則以流通正法。付諸十六羅
漢。釋氏之留後手。兵而不盡用也。如此。吾夫子亦何
獨不然。夫子蓋以贊周易爲此生之一大事。贊易中
之秘密。在乾元統天。與先天而天不違二句。然畧提
統天。即以乘龍御天承之畧。提先天。即以後天而奉
天時實之。豈不以體乾元而用坤元。此方之人極也。

隱先天而顯後天此方之教體也如必透露乾元先天之秘密藏則以俟聖人之出世者故其自道之語但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已其教雖曰無行不與而中人以下不與語上性與天道之言十哲之外罕聞焉十哲從夫子轍環天下雖朝夕飫聞性道之言除知十知二兩賢外罕能發焉其聞共祭大槩脩身治人之道而已曾子不從周流之轍而檢身之密門弟子未有出其右者故夫子特命子思依之傳及孟子而學大顯蓋是時天實命夫子以匹夫承帝王之道統故縱之以仁聖全德同賜兼學夫子之聖而參則專學夫子之仁此所以悟一貫於忠恕也天又鑒後儒根器日薄不必以顏子顯夫子聖道之全而專以曾子顯夫子仁學之半是以天顏壽曾而夫子既於五十知天命大槩畧於論聖而詳於論仁故魯論中多載求仁之訣子思根性最利聖質也其品殆在知十知二之間夫子却慮其聞道太蚤戰兢兢兢未必如曾子之嚴密曾子殆其對症之藥故姑舍子貢而師之至於費隱之道試明之學至聖至誠之化境

則家庭自有真傳矣是以子思闡道渾似仲尼守身大似曾子孔子寄師道於曾子顯是以曾子立儒門傳燈之初祖也顏子子貢又當別論蓋如普賢文殊二大士之贊襄佛化不自爲祖而子思則又如阿難之以宗貴教不專爲單傳之祖矣所以獨寄師道於曾子者蓋導後人以三省之工夫達一貫之心法卽一貫未達而三省之工夫猶不失爲後學模範也吾夫子之留後手兵而不盡用也又如此今吾以凡身從大夫之後敢言釋氏之一大事因緣今天下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敢曰天以木鐸命我而乃翻程朱之成案究儒釋之參同其不度德甚矣且爲之差等高下定其紀綱士有入西來之意者方駕祖師禪於如來禪之上而吾以解門判之曰此初發意菩薩之事孔聖久已越過此門也士有矜絕學之傳者方駕見龍於飛龍之上而吾以群龍无首之旨裁之曰孔教亦是隱實顯權其實際尚有在也抑又重兩家之疑團矣然而疑團未破則猶留有後手之兵在焉獨於答唐太常顧文選書中闡及知至知終之說

過此以往之說此孔子之所不與中人語上處也於
答周尚寶馬職方書中闡及十方消殞一時成佛之
說妙心無二眼藏分三之說此釋迦之所別我法妙
難思處也委是不留後手矣此義旋發之亦旋悔
之蓋說到而行不到口過也測到而悟不到心過也
冒此二過以發天下之大疑安得無悔則有大不得
已者以奪其情焉蓋深念程朱本以聖學轉狂學引
人入於性命中而未嘗究極生死根元漫言上達不
離下學其敝也道義之味日輕名利之染日重高明
續問辨牘卷之五

者乃疑儒學之不足以了生死而搜根於禪玄二窟
中若不深窮一以貫之源直達於昆蘆性海名利
之偽根不拔也世又有高明者畧見西來大意便以
爲超聖學而上之不知見性成佛一宗特是孔子志
學時之悟頭顏子不違物之見地耳去窮神知化尚
遠乃輒駕罪福性空之說掃孔門三千三百之矩以
爲是禪門第二義於是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四出而
不可遏若不深究從心不踰之矩印合於普賢行門
禪宗之狂實未塞也蓋混沌之竅既鑿吾惡能禁其

既現吾又不必塞人七竅以求混沌第使之反未鑿
之本於已鑿中足以時節因緣判之既出拘儒之見
只由狂禪之見真具隻眼者而第終以不留後手有
身後之慮焉蓋世上智之士無煩吾說下愚之夫
亦無用吾說唯真心向道深心造道如程朱以上人
物而又不從程朱及五宗脚跟下盤旋者方以吾言
爲他山之石而吾又恐潛心理學之英借吾兵以開
路深入儒禪之窟未必不起低昂軒輊於其間仍以
續問辨牘卷之五

疾證菩提之心輕視孔矩吾言無乃導狂之先茅又
恐敏博鈞玄之士不以爲悟脩之梯航而以爲高談
之捷徑漫將三教家之囊橐而掀揭之於自己之身
心性命人世之風教紀綱了無關涉吾言無乃闕奇
之前導更有師心自用之徒逞貢高而妄談秘密偷
心盜名之徒販他寶以賣弄已珍其端亦起於此此
愚之所以朝夕躊躇旋發旋悔而又不放浪對人言
者之感兄不留後兵之謹不覺懼然生懼然生悲
得有一二可畏之後生可作今之

分此憂也。兄爲國師。豈無可以語上之英賢乎。殆不嫌表此遺慮以垂世誡。而問辨牘中。有未到處。更希有以啓我。剗末謂以降眷屬魔至此。而艱於一會。殊爲缺典。竊念俗眷屬之世魔易降。而法眷屬之道魔未易降也。降魔之責。亦當有人任之。姑俟繼此相過面商不旣。

答李大尹茹真文書

大尹諱登字舜唐上元縣人

來書畧云。往僕不揣愚陋。嘗以荒集寄覽。乃蒙嘉與。謂無一話一言不相契合。僕猶未敢自信。及得

問辨錄

卷一

七

問辨錄細閱。以至卒業。亦無有一話一言逆於心者。緣是自慰生平之學。亦得與同於高明之趣。知向日所過與者。非漫也。唯大精詣卓識。持兩間之定衡。較千古之大事。明不蔽公。不偏又筆力之雄足。發其卓犖之識。則僕萬萬不能及也。獨其中時有符命之說。古帝王有真。不倚於此。時而藉此以鎮山氓耳。若今日之事。止度上根上器。餘非所計也。意用鎮。吾夫子確然謂文在茲。非獲麟等事。以也。以一蘇老泉謂天有以與我。亦非有倚於外。矧

門下上下千古。真見吾道之歸宿者乎。僕所自效者。止此餘皆非所知也。昔孔子若遇。卽無六經。天之窮公。殆深有意於其間乎。臨川吳有恒來。重領佳帙。此不厭多。又承念僕負疴。惠以藥餌之費。感戢殊甚。云外祠疏。想所欲聞附覽。往二幅者。意欲轉示王少湖。嗣公第不識其家事。近如何耳。云云。

弟志道白。古人最重同心之言。故以蘭臭擬之。昔在孔門。無言不悅。亦唯顏氏一人耳。厥後如周程之師徒。兩程之昆弟。朱呂張之朋友。其孚可謂至矣。而亦畧有異同焉。究竟道不孚於易地皆然。非道也。心不孚於相視莫逆。非心也。蓋自三教分門之後。隨心起見。隨見起言。求夫不執一不二本而一以貫之。良亦難矣。何幸一得之愚。獲取信於老友若斯之篤哉。以不肖之醉心佳集。而知老友評許拙牘之言。非誑也。自揣俚言多草率。多踈漏。安得如尊刻溫厚和平。長於諷諭。不事銖銖別白。而藹然有深入人心處。此弟之所退避三舍者也。老友徒以識見之有相付處。而

與其持兩間之定衡較千古之大事則恐吾言未
至於此縱言近之而學力未副亦有行不逮言之耻
故年來更覺允悔滋多耳厚稔符命之說此是至教
拙牘偶於荅周元孚屠長卿兩書中提及夢境端爲
末世述作家不知天命而喜於立言者發也下筆之
後即欲抹之而不果抹蓋藏有自懺之隱意焉畢竟
是一敗關老丈寃獲麟之義以掃之不但爲我救過
亦爲旁人釋疑既已中心藏之矣而一點隱意亦不
嫌向知己一白第昔於嘉靖中讀荆川先生文集謂

續開麟牘卷之二

卷之二

近來文集太煩須付祖龍烈火一場而後清淨則心
爲之動繼又遇楊道南丈每見其際鄙世儒之以立
言傳名高者而云此生誓不置一字於人間則心復
爲之大動因念述作乃明聖之大業也豈以名根爲
因緣當以天命爲行止古有遯世不見知之聖人豈
以立言爲不朽哉其不朽自有在矣亦自誓不以未
了之名根留著述於人間且欲力挽理學詞章兩家
之違天命以希不朽者而今乃亦有所論辨不已負
其心盟乎且君子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後亦人之

言希不朽而先自開其端設有以遯世不悔之公案
徵我者我則何辭以對故畧舉幽明之感通以自懺
焉亦表古之命世聖賢凡有述作必默有所承於天
命世人毋得以妄想承之徒覺精神而天命不祐直
是損福造罪之源耳所以特發於周屠二丈者以兩
君子皆立言之士能以雄才奪天命者也而天人相
感之際亦唯兩君子爲能深信也特名根難於盡脫
耳故以自懺之意通之且爲後世高賢之齒於立言
者警焉豈其濫於英雄受命之符表神異以鎮山民

續開麟牘卷之二

卷之二

也論到孔子獲麟之筆殆非後儒所謂有謂感麟而
作有謂文成致麟皆非也此必孔子自衛反魯之後
請諸魯君借魯史而筆其要者當時所借之文起於
隱公元年而終於獲麟之年故以元年春王正月首
筆而以西狩獲麟絕筆耳文未必終於獲麟或者獲
麟後之餘文可削也請討陳恒在獲麟後以趙盾之
例亦當書曰陳恒弑其君而何以不筆或者簡帛已
還史局而兩楹且逼不暇再請也丈謂孔子之任斯
文不緣獲麟等事誠是然魯論載孔子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之言。則聖人未嘗不以天命之休咎爲重。外傳稱孔子感麟見而悲道窮。其言亦似不誣。又由其夢周公。夢兩極而知刪述六經之事。必別有所感通無疑也。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豈徒以煖辭慰門人而已。孔子尚以斯文之興喪繫於天。而吾儕敢言文自我興。不必復問天命哉。不聽天而聽已。於是誇多闢靡。謬悠荒唐之論盈天下。而理學家之偏幟亦多矣。何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以爲苟可以取目前之重。而博身後之名。則何禁而續問辨廣卷之不爲也。古之聖人。凡大事必徵諸天命。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箕子之陳範曰。天乃錫禹洪範。力卷之嚳。武王之誥康叔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商周之頌曰。古帝命武湯曰。昊天有成命。其言上帝之感通。一似親聆其詔命也者。豈非矯誣之說。亦非測度之說。此等去處。在禪門多以合頭語掃之。在儒門又以懸空理解之。而不知其有个實在處。是以逆天襲天者衆。而理學中亦多不知量之狂夫矣。子思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吾儕學以知天爲歸。不妨直說。

一點以遏世人妄作之端。然而此說一流詭異惑人者亦起矣。老丈之箴。所以又不可廢也。夫蓋以有孔子。斯有六經。六經不從天命作。而從聖心作。此先天而天不違之說。愚則以有孔子。不必有六經。六經不從杏壇起。而從天命起。此後天而奉天時之說。竊見今之講五十知命者。深之則等於佛祖之漏盡通。淺之則夷於禪祖之初見性。俱屬偏詞。果知孔學之實佛學。則安得不以因地果地之分量印之。凡果地之聖人。其力足以造命。故能以先天攝後天。凡因地之聖人。其學重於知命。故多以後天行先天。孔子殆帶果而行因者。其任斯文。雖曰確然自信。亦信之於春秋之天命耳。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斯文將興。豈無先兆。若上帝無刪述之命。而孔子以意爲之。則五十之所知者。謂何。而詩書所言帝命皆誣矣。亦不特孔子爲然。卽程朱之衍傳。註陽明之揭良知。亦皆有奇徵焉。卽董五經之預待。程子曰。先生此來消息甚大。異人之預識王文成曰。淮海已知歌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而可以窺其槩已。然儒者多以爲謹。何也。此

二說在深心者則以爲語涉神異恐開禪証之門在淺中者方欲有所見於世而乃使之稽天命以立言則立言之地步窮也其實古來大聖大賢垂不朽於天下未有不先爲之啓者特多秘而不宣耳天不先啓而以見地啓之雖善不傳傳亦不遠蘇明允文士之豪耳德不合天亦不命以開道而漫言天有以與我此正言大而入於誇近世文豪多蹈此弊吾方重以爲懲文殆取節而不以人廢言耶鄙意欲使學士之能言者胥知孔子之任斯文從知天命中來而續開雜錄卷之一

文之成也實在周公夢斷之後兩楹欲兆之先時節因緣一毫不爽則文家之輕發躁露何爲哉以此爲訓亂德之言當寡矣而反之此身又不能以無言之榜先立也能不述所由以懺過乎此隱意之難對人陳者也顧孔子之知天命也以性境通不以夢幻之境通周公兩楹特其偶見之兆耳愚未能真知天命而借兆以徵之此非通於性境而通於意境境固不從外得而望孔子之知命則遠矣况涉語神語怪之嫌豈可爲訓此是牘中之缺漏未塞處

塞此漏哉前雖以拙牘侑藥資然猶念道體方在攝養之中藥餌尚有小用而拙牘無乃長物今得來教詳細如此又謂帙不厭多則滿腔子皆錫頰之心也些微之問何必辭而乃重以墨刻佳履之報哉墨刻甚中所需而賜履則已過矣讀祠疏愧無能爲同門諸君子役前有書致謝劉丈今復知此舉非劉丈一人意也餘一幅欲示敝親少湖公乃嗣者卽已致之承問彼家事蓋日以消索矣故舊不遺老夫有焉僞傳書愆期已甚率爾布謝教言不一

續開雜錄卷之一

答李居士卓吾與書

來書云承遠教甚感細讀佳刻字字句句皆從神識中模寫雄健傳達真足以超今絕古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才力之傑信足以自樂信足以過人矣雖數十年相別宛然面對今人慶快無量也如弟者何足置齒牙間煩千里枉問哉愧感愧感第有所欲言者幸兄勿談及問學之事說學問反埋却種種可喜可樂之趣人生亦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種也如空同先生與陽明先生同世同

生一爲聖德一爲文章。千萬世後。兩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談道德邪。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豈減於陽明先生哉。願兄已之。再待十萬劫之後。復與兄相見。再看何如。始許兄談笑。呼。

座下真知我乎。神識模寫四字。此勘破之言也。轉識成智。乃八地菩薩以上事。志道何足以與於此哉。凡言不從智出而從識出。皆有漏之因耳。有漏之因何足以結無漏之果。愚正以此自虞。而來教直戒以勿談問學之事。謂人生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種。

續問辨讀

卷二

此言亦從勘破中來。愚方病今世有不知分量之徒。妄祖泰州。見龍家當之說。而優孟尼父者。公卽以此砭吾病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愚何幸得諸座下哉。卽當借尊教以自懺矣。猶幸前過出於有因。非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也。公先有焚書一編。愚未嘗輕以一言行世。特因耿先生恭簡公垂歿之先。一年傳書促答者數四。是以勒成師門求正一牘。此後展轉問辨。多因此牘發端。勢不能已。而恭簡先生之來書。則多從楚人之洽公餘吻者發。愚不敢負先

續問辨讀

卷二

生亦不能盡徇先生。既不盡徇耿先生而能盡徇座下乎。味來教之隱衷。亦大半爲耿先生發。蓋重戒愚之蹈先生轍也。愚力量不逮先生遠甚。而三吳亦非談道之場。公毋庸慮。然鳥獸不可與同群。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盡不可與語上。而闕此神識。不爲問學家補一闕拾一遺哉。若公之愛我以德。則不謂不深也。空同陽明二先生之評。蓋僅以文章許我。不以道德許我。而推獎猶覺過分。愚天才其弱。不但不能爲陽明。亦不能爲空同也。兆及往因似於道德尚近於文章殊遠。不知何說。意者此生不現近却之習。而現遠却之習耶。宿命不能遽通。當存之以俟其自通耳。竊謂儒家專以一生觀人。則罪福可隨身盡。而公則知普賢之無盡願者。空同之文章。陽明之道德。其精光照世誠相似。其功行亦可一律齊否。凡公平日操論。大槩如莊生之齊物論。掃蕩中有縱橫。能使人進揚墨而退仲尼。進韓彭而退周召。此風襲人。足以殺佛慧命。幸思之。末後十萬劫後相見之。謹此狂宗之氣息也。不謂之大我慢語。不可夫佛之

漏盡通難言已。如馬祖以前禪師亦槩得宿命他心

二通而後敢以超佛越祖之談掃人情見未得二通而漫出合頭大我慢語此皆五宗分後狂徒之餘習也不意公學佛三十年尚有此等氣息在戲言出於思也此習最能染人將種泥犁種子狂僧之談與矣公又爲之添油何耶。頗見近來之評公者謂儒紳中之有卓吾先生猶僧衲中之有達觀和尚皆能以即心卽佛非心非佛之話頭提初向佛之士而從其門出者亦皆能作合頭語足高志揚不知人世有行起

續問辨牘

卷之一

金

解絕之大凡也。今觀公爲此言則達觀之我慢亦未必如此其甚。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如欲言十萬劫後事乎吾雖不能言其事而能言其理味公語意則理與事尚兩迷也不迷無此狂語矣吾此言却非盡從神識中出今歲上元之旦有所感於靈鷲窟中應供大士矣願公更勿以此等狂風拂人將費我十萬劫氣力閻羅老子不放過狂慧衆生也公固以一笑結前案愚則以一悲結此案矣勿以戲言過之

續問辨牘卷之一終

續問辨牘卷之二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答曾太宰見臺先生書

太宰諱同字吉水縣人

來書畧云經年不奉教札初秋繆慕臺行曾附數行布闊計已徹侍史矣僕去歲留銓之命不能勉強就者實緣身病子病而子病尤爲關念以是吐露真情仰叩天閭絕無一毫矯俗沽名之志天日可鑒也使非子病可畏方寸皇皇則兩疏奉嚴旨之後尚欲扶病一行完計典而後力圖請歸

續問辨牘

卷之三

乙

庶幾公私兩得耳此情知吾大能諒之不以爲漫語也仰間辱遠翰并領新刻會客冗乘間退就寢室莊誦一二若答王太常李中丞二書大與鄙心相契自來奉教未有過此者領益多矣俟細心卒業後另圖詳復也云

志道白冬初偶出吳山訪友而于比部中孚以教劄至知從謬友仲淳寄來山中尺牘印鈐俱缺比部且勿勿別去方以未脩謝啓爲歉而劉叟以續教至矣言及去就之際仰見一點忠愛餘忱僕前者曾有勸

駕之言。蓋念老成國之典刑。而翁實海內正人所倚。關係匪細。故願爲世道一出。據儒書重三月無君。而道經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其權衡自有所在。兼以父子天性。而翁所稱子病可畏。必是家語之承宗桃者。屢疏辭榮。此至情也。孰得以矯俗沽名議之。邇來論若抱嫌懷。追述當時尚有完計圖歸之志。此尤天理人情兩至語也。奚必不肖方諒及此。此所謂德愈盛而心愈下者耶。不肖原無立言垂世之念。特爲先師耿恭簡公垂歿發其端。同志間辨駁遂起。家難偏喻。門人以爲不如假副墨以流之。因可以請正。有道故有前牘。而借王塘翁李見翁之重以冠篇首。感教意。亦重齒德也。然兩先生印可居多。而此後尚繁賢豪錐削之語。辱翁謬獎二書。以爲大與錦心相契。竊幸芻蕘之見。不遺聖擇。又許細心卒業。後另圖詳復。則竚望更深。蓋拙牘流同志間。可否不一。匪遂養精心如翁。孰求折衷之旨哉。且當今年高德邵。孰有踰於翁者。乃出細心卒業之言。此與大舜告已從人文王小心翼翼之氣象何讓焉。浮狂者良足愧已。

公言教死

問王塘翁疾因質傳來語錄中義。諱號籍見前牘
語錄三卷。浩煩不載。載西原稿朝聞臆說六條。○或問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不朝聞者。顧不可以死乎。予曰。然。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朝聞者。卽知生之謂也。曰。然則孔門亦重生死乎。予曰。知生而可夕死。是聖人盡性至命之事。安得而不重。曰。宋代大儒以孔門盡性至命之學爲宗。其於朝聞之旨。亦有相發明者乎。予曰。周子著大極圖。未引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張子著西銘。亦以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終焉。是孔門知生之旨。先儒皆申述以示人意。獨至矣。○問人之生也。氣聚。死也。形銷。有生必死。理固常然。委運大化。何必留情。予曰。聖門之論生死。非以形氣言也。先哲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又謂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斯言皆未可忽也。○問何謂

知生。予曰：陽明先生言之矣。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情情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晦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恁死生。先生此言。卽孔子知生之道。旨也。○問人之死也。形既朽滅。神亦飄散。故舜跖同歸於必朽。所僅存者。惟留善惡之名於後世耳。予曰：不然。又問君子之脩身力學。義當然也。非爲生死而爲也。倘爲生死而爲善。則是有所爲而爲矣。予亦曰：不然。夫學以全生。全歸爲準的。旣云全歸。安得謂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彊也。孰謂舜跖之同朽乎。以全歸爲學。安得謂有爲而爲乎。虞廷之惠。逆丹書之敬忌。大易之趨避。皆以吉凶示人。豈亦有爲而爲乎。○問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悠久。無彊。特言其理耳。豈真有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

是反爲沉滯不化之物矣。予曰：理果有平。滯矣。理果無乎。無卽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其理殆難言哉。惟此等見解。一切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問學而全歸。則必超生死之外乎。予曰：昧性者。受役於二死。是反覆替亡之流也。執性者。厭離乎生死。是偏空絕物之見也。盡性者。不役不離。而生死與無生死。皆不足以名之。是至誠無息之域也。夫學者不以至誠無息爲準的。安在其爲善學哉。是故學必優入聖域。乃爲全歸。乃爲知生。乃爲朝聞矣。志道曰：去秋承教。後卽截尺緘奉謝。隨有請梓者。并諸問辨簡端。凡兩托敝同年余念東丈。一托令親劉一笑史。轉上記室。計必有一達焉。適令高弟劉用平過此。叩之。却云未知。豈三書盡屬浮沉。當是致書者。愆期耳。續叩道體安否。則云別時方染劇疾。勃勃憂思不可禁。念尊壽已踰仲尼。而天下方起江漢秋陽之仰。此時學路多岐。何可一日無宗匠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今於翁亦何所用。

天恩留一老以壽道脉。躋召伯武公而上之也。爾會則出翁語錄三卷。及西原稿見示焉。首一卷乃三益軒會語。昔年所領過者。蓋字字印入肺腑中。邇歲曾讀大學義測一編。實揭翁所裁格物之說。及性心章句之辨。謂斷續可以言念。不可以言意。生機可以言意。不可以言心。虛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於性則不容言。數語標爲大學指南。但未敢以輕出。其他眼到心醉。意到言忘。自嘆文學尚慚游夏。惡能爲春秋贊一辭也。今續得第二卷。仰慈膚見四十三條。

續問辨贖

卷之三

第三卷瑞華刺語十六條。及西原朝聞臆說六條。益又發性天之奧。究生死之原。卽如來一大事因緣。亦已微露一斑矣。語意大都引而不發。欲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又防微稽蔽之意也。愚也。悉心體貼。而爲翁起庖丁之思焉。請布之。今天下之人心。不入於行。則入於僞矣。使論學者。不提源頭。到生死關上。斷不足以斬其好名好利之僞根。然名利之僞根。實從知初中染染。亦豈稍窺大意者所能頓斷。而儒者見性門中窺大意。則反含僞根而發狂見。至於

續問辨贖

卷之三

精批仁義并髦禮法。而以罪福性空爲解。毒滋深焉。嗟夫。此脩道立教之所以難也。仰慈錄大槩點出人心生理。通乎天地萬物。要在必誠必信以存之。教意最密。瑞華錄又拈出人心真幾。指爲混沌初開之靈竅。卽及於生死報應之說。俾始學者。遣世累。發慈心。究其極於聖人之至命。且曰。從世間毀譽利害起念。者學必僞。從本心生死起念者。學必真。可謂不避世嫌。剖心相示矣。至於西原朝聞臆說。則顯然以孔門知生之旨。照出不生不滅之宗。而歸於至誠無息。學有參到此。雖欲來帶一毫狂僞。亦不可得。忠必爲純。忠孝必爲純孝。不離下學而上達矣。此理至明。一撥可醒。聞吾黨中尚有以生死起念之說爲疑者。此則程朱撥因果之說之流弊也。專刻極重程學。而愚不得不稽其蔽。意有在焉。蓋程朱開生死之原。而言聖學。學將無所歸宿。本欲使人。不惑於生死。而反驅入生死窟中。故其說久而必窮。亦何足以拔人狂僞之根也。翁以此處不可深言。故多影畧其說。愚竊恐言不透露。反啓疑端。故於前所呈問辨贖中。頗略述

人常萬浪漫托出良以時緣至此隱諱何爲而以思之唐見合翁之深心或者因疑而起信未可知也尊錄精當周匝已無漏義獨覺到孔釋本領去處似猶過信程伯子之言而於伯子之言性善處却有纖毫微滲在翁辨儒釋引伯子之言曰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又曰恁地雖有同處但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翁蓋標爲格言而愚竊謂伯子之未徹處正在於此豈有本領不是而可以爲三界導師耶此言但可施於楊墨耳若據斯案以論孔釋則盡性至命之學兩續間辨讀卷之三

家聖人必有一家未到而群龍有首矣翁豈以世儒難格此理而權就其說邪世儒蓋不知三代以前原有出世之學周禮三物中之聖德何德也易大傳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之心境何境也並含佛學在其中子貢亦明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之言卽佛說也當時顏閔子貢諸哲從孔子周

十餘年朝夕必及於此而執筆之於書故其聞於後後儒不察便謂文章之外非復別有性言而疑西竺之所來者俱屬怪語何陋也蓋乾

元之藏蔽也久矣在今日則雖欲不開而不可得者爲人心之竅已鑿至此而我高皇帝啓佑後久之精神亦流及此也故不嫌拈孔子朝聞夕死之宗合西竺出離生死之旨而本乾元以貫之使一切名利中人咸知生有所從來死有所從往則安得迷此身於生死海中而不求出路然生死豈能自出必與斯人爲與舍立人這人之外更無自立自達法門所以有衆生度盡方入涅槃之說也三祇行門總是要曲以求盡性之事貴在素位而行毋壞世相誠意而達母急神通乃真普賢之行門也狂與僞徒自坑取何救於生死哉倘有信此生死之說而亟求出離至於裂冠毀冕以傷世教則何以裁之曰此由浮慕出世而不得佛之正知正見故也何謂正知見曰道無生生死死由心故出世之法卽在世法中出世之人亦卽在世人中占大忠大孝之士一毫無所沾帶者類從多生透過性宗鍛過習氣而來所謂生寄也死歸也原非生死中人何用更出生死雖或性宗未習氣未鏹而能勇於自克死忠死孝亦是菩提正

因諸佛最重苦心危行。必以超劫之緣界之何患。生死之不早出。若乃背君親而欲亟明大事。大事未必明。而業債則已重矣。縱以猛叅豁悟。暫離生死。亦多入於退位而後入。因焉。為其植德淺而負恩深也。即或另有圓因。密因為佛力所攝。而不退墮。然定業。佛尚難逃。償負愈遲愈厚。必有以醇行超劫者。越吾前而三祇之果遠矣。況其不然。而徒以狂見。裁偽因者。哉。嗟。所謂天堂未就。地獄先成。是可懼也已。今欲使學者人人造孔子之知命。從心道通無始。委非可

續問辨贖

卷五

以一生取必。而道則一生可聞也。誠得如顏子之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則剎那已了生死。又或如曾子之戰戰兢兢。而今知免。則臨終亦了生死。何以裂冠毀冕。為哉。緇黃二門。則當別論。此唯未食君祿。與不為父後者。乃可入此門耳。然使德如顏曾。則在家即是出家矣。吾猶謂顏子之資。世不恒有。則請於曾子三。曾子盡心焉。第以朝聞夕死之志為之。因也是一以之發足處也。愚雖妄談孔顏之學。而步趨實曾子耳。固願與中人以上共勉之。而先就止於有

道焉。此與程朱之話頭稍別。而尊旨則不相悖。必有疑吾言而質諸門牆者。翁於是乎有辭矣。若乃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數語。真是精到之言。論性者當取衷於此。蓋本諸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謂言性。只當就人生而靜時說。以上便是無聲無臭之天。豈容言說以下。又是感物而動之性。欲說即不是。孟子所謂性善。此以繼善言成性。說到人生而靜以上矣。所以然者。程門原謂論性不論氣。不備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善。乃性之本也。合繼善而為言者也。蓋祖孔子性相近之說。斯義先已剖於顧叔時書中。愚玩尊集提性學。俱本於穆不已之命而言。即張子所謂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深得孟子性善之旨。此與伯子之言互相發。而幾微亦有辨焉。不為析破。恐粗心未能察也。翁言未發之義。與研幾之義。精甚矣。愚猶恐其過於精。而初機之士。難摸其巴鼻也。何者。謂未發為人生而靜之真性。用時時發。而體時時未發。此已言到不貳不息之實際處。與程子體用一原之旨同符。而子思本

續問辨贖

卷五

旨則直以未萌喜怒哀樂之念爲未發。既分喜怒哀樂之端爲發耳。不必深爲之解。此義亦畧剖於答曹丈書中。未知當於尊評否。易訓中多粘幾字。此字最活。最難狀。周子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蓋本孔子動之微吉之先見而名狀之。此訓甚確。翁又形容其妙。謂爲無聲臭而非斷滅。此則人生而靜之性也。愚考經書凡言幾字。必從將分未分之介。說如所謂吉凶善惡之幾。理亂安危之幾。皆以毫釐千里間不容髮而辨之於初分之介。故孔子以爲動之微。周子以爲動而未形。俱脫不得動字。但動於聖心之無着謂之幾。動於凡心之有着謂之念。無着之幾。委無聲臭。委非斷滅。卽佛氏之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與凡念之忽生忽滅。純是一團聲臭者。迥別。是曰幾微故幽然通照周子全文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則誠神與幾亦當有辨。誠卽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神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幾在發未發之間。今翁以無聲臭而非斷滅狀幾。雖合微幽之義。而未免與寂然之誠未發之

續問辨讀

卷之五

中稍濫焉。將令學者無摸索處。然而研幾者不研到此。則又執念頭之初起以言幾。而落第二義矣。立言不亦難乎。西原或問六條。發明朝聞夕死之旨。已透其中所引周張陽明三夫子之言。據愚膚見。唯周子太極圖說。委是透徹性源。而張子存順沒寧之說。與陽明知晝知夜之說。雖曰精微。猶涉影響。影響之言。令人耳頑。且得以道理話頭格之也。而翁之喫緊爲人。則已至矣。其他破的之語。在三卷中者。不可殫述。則唯有心藏之耳。私度天相古人。必當勿藥自愈。故因令徒輩便附此請益。不勝懸念之至。

續答徐魯翁書

諱字號籍見前

來書云。承教二錄。每暇讀之。深服大心卓力。真會儒釋而融古今。酌權衡而維入極。所以自淑淑世者。良非淺鮮。何幸何幸。易文言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其曰忠信者。本來也。脩辭立誠。詞自本來出也。曰至曰終。無餘而無始也。道心幾微。小而辨義約之。則天德一而已。名可無也。君子所以惕若者。此也。人位。人道也。然而匪志。則弗得。匪學。則非志。

匪神明默成。則非學也。素王之稱見龍者。以志與學而神明默成之者也。輒近之弊。則以慕學而弗責於志。非能神明默成之者也。承見龍之敝。而加之以惕大哉志乎。由是而神明默成。斯其至矣乎。至如二錄中間有開持分合。謙惕各分流。疇非鑒鑒之見。而反之鄙衷。未盡貼然。乃若發明資始。統天之分量。闡孔貫佛之深心。下學上達之表章。羈風鄉愿之剖析。連篇盈牘。海濶泓流。真玩之窮年。而不易殫。反之此心。而有深惕。欲竭愚衷。良藉信筆。蓋前之東莞翟君。與今之金華葉友。皆一握而索書。半餉而分袂者也。顧區區愧無孟氏之雄才。而竊欲存斯理於人位。向文言人位之說箴。具載拙編友聲者。并近刻新遊二冊。業付翟君質正矣。倘不卽死。定當惟時惟幾。必至必存。以終大教。而於錄中旨歸。還期服信辨疑。不敢隱諱。老夫其肯終與我乎。易乾曰。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惕龍亦无也。敢僭芻蕘。以博金玉焉。草草。不盡縉緜之仰。外小刻二種。再奉覽正。

東莞翟子傳手劄來。深感教意。隨草八行奉謝。因以請益。會臨川李致吾學博過此。遂托轉上。計猶未達記室。而金華葉生以續劄至矣。雖從信筆拈來。而言言金石。字字肺腑。耳提當不是過。就此筆端之誨我者。公於友聲編中之廣惠同志者。真是以天不爲精神學不厭而教不倦。所謂大心卓力。翁實有之。鄙人何足以與於斯。人位說箴二作展。哉作聖真詮也。獨恐心粗氣浮者流。未必便繹斯旨。今劄復闡忠信修詞本來之旨。謂曰至曰終。無餘無始。道心幾微。續開離牘。卷之十。小而辨義約之。則天德一而已。名可無也。蓋微而又微矣。又謂素王之稱見龍者。以志與學而神明默成之也。輒近之弊。則以慕學而弗責於志。非能神明默成之者也。之數言者。曲盡龍德幾微。與時學流弊之所在。詞不煩而意自足。非深造安有此言。拙牘雖孜孜於惕義。而反之身心。寧有神明默成之學。辱翁砥礪。卽不書諸紳而亦銘諸心矣。二復翁所劄至終幾四字。最精且切。而辭稍近晦。愚請以淺顯之辭發之。嘗聞諸羅近翁。謂讀子思中庸一篇。須要以中

庸二字。實在三十一章內看。愚亦謂讀周易乾卦一傳。須要以元亨利貞四字。實在六爻內看。資始統天。是曰乾元。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知至至之。至此元也。知終終之。終此元也。幾即始而亨之。微朕妙在若有若無。有開必先。義即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之微權。妙在無可不可。惟變所適。孔子於豫爻曰。知幾其神乎。茲不言知而直提幾字。何也。幾從聖人知至至之之智中出也。出自乾元之宅。何假於知。亦於坤爻曰。義以方外。茲若遺外而下一

續開辨讀

卷之三

存字。何也。義從聖人知終終之之用上藏也。藏入乾元之緘。豈在於外。然而曰至之。曰終之。猶就君子之求證乾元者說。而曰可與幾。可與存義。亦含望道未見之思。蓋孔子言人道。不爲已登道岸之聖人發。而爲進脩之君子發也。苟究至之之極。則必徹資始之根。因而後爲至。其佛氏之所謂始覺。合本覺歟。又究終之之極。則必證統天之果位。而後爲終。其佛氏之所謂成無上等正覺歟。幾必入於退藏之密。而夫明終始以爲體。四智六通具足矣。義必周於吉凶之患。

而時乘六龍以爲用。三祇萬行貫是矣。第孔子何以不言及。易爲人道作也。故但以信言謹行表龍德。亦以忠信修詞揭進修。而不明至之終之所在。微之也。然以資始統天之彖傳。合於先天不違之文言。則自可冥會於不言中。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不通言外之意。未可與語易也。九三固人道。而在乾爻爲无首之龍。乃人道中之天道。天道必歸於乾元。乾元必該乎出世。愚故本翁之剖至終幾義。而究竟及此。亦可以作人位說箴之註脚否。拙牘或據見而陳。

續開辨讀

卷之三

或因辨而發。汗漫不少矣。何幸辱翁一一推敲。非好察適言不及此。就中所謂開乾元統天之秘藏。持坤元承天之教體。此爲李見老之四言提唱。而請益也。周之衰而三教分。明之盛而三教合。此本高皇之會通道脉而助揚也。孔子之謙處。卽惕處。釋迦之惕處。不在謙。而在俯順衆生處。此因顧叔時之信孔疑佛。而言其不相悖也。三教之敦化於太極。必同原。而川流於教體。必異用。此亦因叔時及周元乎高雲從兩三君子之慮佛混儒。而言其不相濫也。種種

蠡測雖從三折中來然亦豈敢自謂無漏正欲就有道而正焉翁謂反之於衷未盡貼然此必有裁我廼我處所望盡言相正不敢不虛心以參亦不敢不直心而應也又辱謬許錄中發明資始統天之分量闢孔貫釋之深心下學上達之表章霸風鄉愿之剖析以爲玩之窮年而不易殫反之此心而有深惕翁之若無若虛一至於此當者則有厚顏矣以愚自揣則於所謂乾元所謂一貫所謂祖述憲章委亦稍稍自信不詭於聖人唯錐剗時學之敝侵及王羅兩先生

續問辨讀卷三

七

猶帶驢虞鄉愿氣息鄙衷不無嘆焉蓋自覺持論太苛近於孟子之科楊墨而遠於孔子之仁管仲也翁欲借蠡言以警後學故爲取節之言耳然使此言果信於天下士能反此二習以尋二先生之真精神則彼一切素隱行怪之徒以遊風相煽祖泰州而失之者其風必熄又有反中庸之小人影畧禪玄二關以鼓罪福性空之說者亦將無所售於天下翁居挽回之功而愚受苛論之過不辭也尊刻友聲上下二篇并新遊諸冊閱過大半心目到處時或躍然時或惕

然唯見老公祖深沉縝密之學從直積力久中來非淺學可望而間有以深辭晦真意處則恐初學未能豁然此唯可與中人以上語也其以求仁爲本肯以責志爲根基以忠信修辭爲實地正李見老所謂本調元之聖藥亦補虛之妙劑所以自立立人交至矣中間摘取經書訓意亦或與鄙見少有異同而指歸則無不同也頃得葉子所將新刻二冊讀到新父紀會中語類數條一一道我意中所到而口中所不能到者竊自附於忘言莫逆之林唯於詹君衡所論儒

續問辨讀卷三

七

佛之旨似覺猶有未盡者在然視肩儒狂禪之見天壤矣近唯見王塘翁透此一關此關不透而言聖學縱析理到極微處脩行到極密處猶在程朱見窟中可望曾子之仁學不可望孔顏之聖學也孔子下學上達之實際顏子卓爾末由之程途難言久矣微翁吾誰與歸辱論以惟時惟幾必至必存自矢而復不鄙芻蕘以爲還期服信辨疑無所隱諱乃僕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何幸如之拙牘多發群龍无首之義而言到九三人位處實爲稽見龍之敝而發不無反

復重滯割末以惕亦无首相規。頌教多矣。葉子歸草。草布謝尚祈而叩不一。

答趙太常石梁丈書

太常端崇善字伯兼蘭溪縣人

來書云。瞻山仰斗。無口不切。夏杪忽得七九問辨。讀之三嘆。門下徹究性命之源。嚮往益篤。然猶以未見門下全書爲恨。秋中偶自山中入城。而葉生捧門下所貽諸書至矣。神情方注。而瓊瑤卽投。感應之道。固如是乎哉。不佞渺學鮮識。妄有志於斯道。竊謂世之崇儒斥釋者。未必知儒。尊釋卑孔者。未必知釋。今門下發明乾无統天之學。而攝毘盧性海普賢行門於聖道中。乃爲尊孔氏之至。而探釋氏之精者也。教化川流。闡三教分合之妙理。祖述憲章。運一念維世之大慈。此豈拘儒狂禪所能測識哉。不佞塊處一壑。蓬心無與啓豁。管窺無與證明。得門下書。言言啓我。言言證我。幸矣幸矣。屬葉生行述。不克莊具長牘。尚圖買舟登龍。以罄叅請之懷。伏惟炤鑒。臨楮不勝耿耿。

道白。香關獲奉顏色。十有六年於茲矣。自以退休野

人。不敢輒脩境外之問。屬貴鄉葉子以脩脯來。道及高厚。因念舊德而附一編焉。八行未具。僕之疎也。乃辱手教遠頒。益然其意。可掬。潤懷頓起。愧志特增。且知門下留心性命之篤也。其甚慰甚。言及感應之道。於我心有感戚焉。語曰。德不孤。必有隣。愚於世可謂孤矣。豈隣之不我孚。乃其所以感之者未至也。卽此言便是藥石矣。雖然。古人最重知心。知心良亦難哉。如門下之不言而信。則於古人中求之可也。拙刻多枝蔓語。將無見笑於大方之家。乃辱獎借太過。實不敢當。然生平一點苦心。則門下實諒之矣。亦當夏布底裏以報門下之知。道迂魯人也。幼亦留心性理。大書一書。而未有入處。將壯得耿恭簡先師提携。而心

續問辨牘

卷之三

年

後偶發。發後觸着從前所讀經書。非復昔年見解。然後知象山先生六經註脚之言。不我欺也。於是自覺寬人之念勃然而起。獨以習經在易而知潛見惕躍。龍亢之六龍。不可以優劣論。則聖人原不拘於見龍一格。使孔子生於今日。豈執當年木鐸之案。近儒爲人師。恐非龍德也。合著四五年。偶從僧寺過。

嚴經數卷想見三界聖賢出沒而恍然悟群龍元首之義則不但知千聖之着落處亦知此身之安頓處蓋學有結局而三祇之功行活矣自是滿腔懷度人之心而不汲汲爲度人之事每憶魯論中庸篇章至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及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去處未嘗不捫心三太息焉嘿自嘆曰嗟乎聖人之見之超而用之藏也如此今人欲以一生現全能何淺也及考蓮經釋迦既成正覺已深念此界衆生難受最上一乘之

續問辨廣

卷之十

法無以爲計思入涅槃諸佛勸請演三乘義乃始說法則又嘆曰佛猶苦衆生之難度而吾儕可輕以未了之義誑衆生乎唯有闡然進脩爲第一着已復展轉躊躇古今學術之變秦火既焚人心復混沌矣天故以黃老之清淨開其端而後儒者之殘經出焉殘經但見聖人之迹而聖人之心難見孰與斯民究生死之因通幽明之感使知有出世一着此竺法蘭道陵之所以相繼而興也自是三教分門而孔道未嘗不貫焉達磨得聖人之心宗其衰也以增人我慢

之習而敝程朱得聖人之繩墨其衰也以長人偏執之見而敝姚江得聖人之見地其衰也以開人浮僞之竇而敝君子行必稽其所敝愚不逮先哲遠矣乃敢以身起敝哉故自嘉靖甲子以後萬曆丁亥以前絕不以立言爲念亦不以聚徒爲業唯日夜孜孜於銷宿垢樹陰陽厚多生之德本而已所以受謗受推亦坐於此迨戊子夏心靈感觸天若命之而知與有匡扶世教之責嗣後與恭簡先師有所往復則多及於大易時乘六龍之旨且深以僞儒狂禪之弊相創也乃遂薄露一班於求正牘中而四方之間辨起中有所見所行對同不合則各操一說以裁之蓋自吾表孔子之爲下不倍遯世不悔以稽羣州執見龍爲家當者之敝而世之借口於木鐸者多以不弘病我自吾表孔子之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以稽程朱認佛老爲異端者之敝而世之吠聲於拒楊墨者多以不純病我自吾表孔子一以貫之之宗攝達磨之悟門從心不踰之矩攝普賢之行門以稽狂宗尊禪悟而薄儒行之敝而世之乍開宗眼者又以非圓非頓

續問辨廣

卷之十

病我益異同紛紛而分疏不啻煩矣何事一得之愚
合於尊見而評之曰世之崇儒斥釋者未必知儒尊
釋卑孔者未必知釋因計不肖發明乾元統天之道
攝毘盧性海普賢行門於聖道中乃孔子之至
而探釋氏之精者愚德雖劣不謂隣云又辱過獎
敦化川流祖述憲章之說以爲窮三教分合之妙理
運一念維世之大慈若謂有所獨得無與證明而得
盡言以爲證則既默然默悟先得我心之同然矣尊
見先得我之同然而深藏不露愚見何所加於門下

續開辦牘

卷之十

而輒爾叨叨此其闇之大較可知也然從今而後
門下亦當以手眼見於世矣何者天不虛生一豪傑
豪傑亦不虛生一智慧不爲當世衆生作耳目則爲
來世衆生植因緣也緣在他劫而鹵莽現身則負此
生緣在當生而潔已遺物則負此世吾今將無負此
生乎而門下其無負此世矣蓋吾儕與一切含靈俱
從無極太極之初流來故天地與我同根而萬物與
我同體學道者不至於了當現在之天地萬物同證
到太極本無極建立當來之天地萬物復成个無極

而太極則道果未結也故不問得時失時途境順境
撙之鍊一心脩萬行期與衆生同登道岸耳此理含
於乾元一傳中而佛經則全發之孟子以後儒生漫
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已烏知一體之所從
來與一體之所究竟程朱守定孔子繩墨以忠孝節
義維世風原是人倫標準不違於普賢行門其蔽在
不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遂并二家出世之宗
而遏之則行門何所歸宿孔子所謂知至知終之學
豈其如是又緣性宗未透而析理務精未免采二家

續開辦牘

卷之十

之奧辭合六經之秘旨而繭絲牛毛之界限分劑之
則理障復入於人心而有加少以爲多者思以影響
之理學揭日月於天下文成公挈良知以掃蕩之其
功不小然亦未有以見其徹生死之根元而結聖學
之局也故臨終自謂生平學問纔見得五六分猶未
及與吾黨共成之以此爲恨此是真實不誑語孔子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心自有聖境何可遏也遏於
此而泄於彼何怪乎今之儒者復尋聖證於禪門哉
焚而苟非顏閔之資一入禪門必起狂慧便以悟門

掃行門而天子之三重將不尊於天下。爲害最大。故今日儒禪兩門多藏無忌憚之小人。不如程朱主敬之學之可久。則亦吻良知影宗學之流敝焉。吾謂今日之道樞不屬見而屬惕。今日之教體不重悟而重修。以此也。蓋重悟是禪門事。而重修乃儒門事。然脩而不本於悟。盲脩耳。此有漏之因。豪傑豈甘心焉。故見性一宗必不可遏。而儒行又決不可毀。蓋吾儕已受皇家作養。已荷父師生成恩。俱罔極。寧有壞世相以求菩提之理。是故言道非綱常莫寄。言學非孔

續問辨錄卷之三

五

子之下學上達莫程也。程下學以求上達。程朱之繩墨最正。而見性則何從焉。又當不囿程朱之見。提出乾元一大頭腦。及幽明死生鬼神三大公案。與學者參之。參之未徹。不嫌以一大事之教。單傳之宗相印證焉。而行門則盡在中庸五道三德九經中。所謂合外內之道。在見性者自得之。學者須知達磨之宗。是孔子十五志學初之入門。普賢之行。是孔子三十而立後之應迹也。至於知天命以上。正入乾元境界中。吾不得而窺其際矣。愚雖以孔顏之一貫表聖賢而

所步所趨純向曾子之學。蓋孔顏俱是上智中人。一得求得。豈吾儕所敢輕擬。曾子以忠恕體一貫。戰戰兢兢以守之。至於臨終了道。而曰吾知免夫。生死亦未離矣。此實後學之軌範。愚猶步之趨之。而瞠乎其後也。所以妄聞敦化川流之學。祖述憲章之道。特慨孔脉之久沉而發。則亦對塔說相輪耳。感門下相信之篤。遂布此底裏以質正焉。此義亦畧布於徐魯翁啓中矣。魯翁所以教我愛我。甚至謂鄙刻中所論孔釋分合之際。有未盡貼然者。真是直心道場。豈以卓

續問辨錄卷之三

五

識如門下。而無所以裁吾之滲漏者。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不肖之所樂聞也。剗未買舟之約。予日望之。似亦難於取必。有鴻便。幸勿吝金玉焉。

答王今尹晉軒丈書

今尹諱之策字麻城縣人

來書云三十年嚮往。見卽神鮮。益不待清談後也。惟二本與無我之論未之深究耳。如識在貫先隨識隨多。卽剗向楊雄。謂之不識一字。識在貫後卽名無識。無識而無不識。二本不必言矣。此無我之妙用也。生亦竊透此關久矣。其間履歷間爲食

息語成帙。向世人無可商者。昨會大知慧正王生。可決疑。奈何先生去之速也。倘道緣有在。歸日終能晤之。別有歌行。書之扇頭。求正。幸有以教我。耿恭簡先師作後。音信杳然。賴尊丈述其臨終點人手勢。則知已還本覺。正符我三十年前之兆。感慰何如一晤。卽別。甚以爲歎。從荆溪還。得手劄。有觸於見。卽神解之語。深愧無德。以堪之目。擊道存足。下殆具斯眼矣。二本與無我之論。偶於語次及之。此亦老生之常譚耳。而足下謙言未究。必大有啓我處焉。啓意衛問辨贖卷之二已在下文。而未盡之蘊。則俟後會再請也。無我二字。不見於孔孟以前之書。魯論但曰毋我而已。毋與無通。而含戒意。直言無我。實於釋門金剛等經見之。而宋儒米入傳註中。遂成作聖要訣。愚每謂宋儒陰用禪而陽闢禪。卽此亦一義也。然無我豈易言哉。孔子獨於顏淵問仁而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卽無我之謂。蓋人我之相最難去。非顏子不能去也。今儒釋兩門開口輒言無我。而能除我相者有幾哉。愚前輕吐二字。亦蹈行不逮言之戒矣。夷子二本之學。儒

者類嗤之。豈知自有三教以來。若未深透孔子一貫源頭。不流於執一必流於二本。此必至之勢也。宋唯周元公觀破此幾。程伯子而後。凡言一貫之學者。乃是孟子之所謂執一耳。知執一之非。而又未得一貫之的。是以墮於二本中。蓋既有所宗於此。而又有所旨於彼。如夷子本墨道之薄於治喪。而思以易天下。復本儒道之施由親始。而厚於其親也。宋儒執孟子之拒揚墨以排佛老。但是執一。不是二本。至於今日。而二本之風乃盛。問其宗。則曰明德親民止至善。大學之道也。致中和以成位育。中庸之教也。探其意。則曰儒宗何足以了生死。欲了生死。非爭土則禪宗。非禪。示則玄關也。念掛兩頭。陽離陰合。是謂穿窬之心。世未有操穿窬之心。而能出生死者。復有決裂丈夫不恤裂冠毀冕。以從別教。而身從儒門中出。衣食仍資於儒流。又不能一一守二氏之戒律也。則復不繼不黃。與山人俠士同流。而參求稍有心得。亦能影合三教。而文之以中庸然精神有歐重處。人必從其隆重而應之。相率以禪家直截之宗。掩吾聖人戰兢惕

勵之脉。而無忌憚之小人。遂眾然而為之作俑者。入都敏傳。却曠之士。世所目為見性者也。是謂以學術殺天下。不得已。而以念佛一門收之。則其瀾已倒。不可迴矣。愚嘗謂二本之害。尤甚於執一之害者。以此此其故何在。皆以畧窺大意。得少為足。未能深透孔子一貫之宗耳。善言一貫之宗。則莫如子思之中庸矣。其言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曰敦化。則何所不貫。曰川流。則貫處又是截然。是故語一貫而不續。開辨續。卷之二。通於佛之涅槃妙心。非所以為一也。通涅槃妙心之一。而不能盡三祇萬行之變。非所以為貫也。三祇萬行。貫於涅槃妙心。其本何二之有。然而萬行在三祇中。自有矩在。一毫假借不得。一毫放鬆不得。其究歸於度盡有情。同證乾元之果而後已。此孔門仁聖兼修。一以貫之之真脉絡也。他如緇黃者流。急於出生死海。暫捨一生之民彝。而從事於修禪守一之學。固亦貫於孔子並行之道中。而孔訓多向朝聞夕可後言。修進於是。然不相悖也。不相害也。於此作

得及。則一朝聞道。三祇修道。最後身證道。千出萬沒。總是一以貫之。信不及。則一心主敬。又一心以窮理。一心念佛。又一心以參禪。亦屬二本。而况傍徨三教門頭。東馳西逐。而無定主者哉。孔門亦唯顏子一人。純乎一貫用事。而子貢則其亞焉。曾子蔽一貫於忠恕。此以仁學合聖學者也。子貢之見地。立乎顏曾之間。蓋欲兼仁聖而學之。故能由多學以入一貫。此亦反傳為約。會萬殊於一本。忠恕不待言矣。後儒不察其學。漫以貨殖之評小之。豈知多學而識。與一以貫之原。無大錯。其幾只在空得盡。與空不盡耳。識者識此一也。空不盡。則猶有一在。有一。便有不貫處。為其未離乎識。而我相猶在也。即如程伯子之學。悟到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豈不契蘆行者本來無物之旨。然其心。畢竟有箇六經之義理在。又有箇五之模範在。便是空不盡處。無怪其執儒學以碍二氏之學也。其道但貫到乾坤成男女以後。未貫到太極生兩儀以前。其所認敦化。乃是孔子川流中之敦化。六所認川流。亦是曾子仁學中之川流也。蓋猶在多

學而識之。圖中與孔顏之一貫有間焉。不特程伯子耳。卽孟子於孔子之道。可謂最親切矣。而其中猶有箇孔子在。亦是猶有一在。便執孔子以裁亘古之聖人。權衡容有失準處。其別一時。誠淫邪遁之言。則精而窮于聖。權實變化之用。則泥使與達磨慧能陳圖南之徒相遇。果能如孔子之下老聃否。吾猶未敢許其盡空諸識。而與孔顏之一貫同流也。孔顏之一貫。無識亦無一。無識之謂真識。卽釋氏之所謂轉識成智也。無一之謂真一。卽禪祖之所謂覓心了不可得也。中庸之末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得此。

卷之三

三

三

欄柄在手。見色聞聲。孰非天則。學不務多。亦不厭多。所多却在識字。關伊子曰。聖人不去天地。去識。然則布聖之君子。亦不去多學而去識耳。至於既得一貫之後。則一多無碍。人我渾忘。亦何惡於多學。而識則全不用事矣。足下云。識在貫先。隨識隨多。卽劉向楊雄之謂之。不識一字。識在貫後。卽名無識。無識而無識。二本不必言矣。此無我之妙用也。真見道之言。然而味此語意。似猶有箇達磨之悟門在。何者。佛

見道位畢。便入脩道之位。入此位中行起。復以宗門之機鋒顯。而從三綱五常中。立範輔教。其現智不大遠於凡流。烏知向雄諸人。不從多劫見性中來。而輒以不識一字。輕之耶。五花以後。宗家緊作此見。故多輕薄儒流之語。卽此便是我慢餘習。初祖達磨。必不其然。觀音大士。原言此娑婆大千界內。有六十二億恒河沙摩訶菩薩。立法垂範。教化衆生。而達磨卽大士之化身也。豈似五花後之狂禪。不究高賢多生因地。而輒以合頭語壓儒流耶。愚前聞馬職方辨正法眼藏之異。於像末法眼藏。正爲此也。願足下從今以後。勿執此說。吾儕不具生知安行之質。卽偶然從二氏家言。參着孔子一貫妙旨。亦不過於見聞識知上發足耳。使向雄生於此時。其悟地未必不出吾儕之上。而覆之以不識一字之評。正與程叔子誇伯子得不傳於遺經。吳草廬。張韓范等爲不著不察之話頭相表裏。此孟子之所有。而孔子之所無。亦五宗之所有。而達磨之所無也。宋儒亦有讀書不識字之說。蓋以行門律人。而謂張禹孔光不識節義字。

此是有關風教之言。若以悟門律人而判向背爲不識字。此在三明六通之士則可。在吾侪則不可。宿命未通。以已格物。縱中其倫。是識非智。且長後生浮薄之見。其過不小。故敢爲足下稽其敝焉。承惠佳扇。載有妙歌。宗門最上一乘之旨。盡在是矣。徐而味之。亦似尚有悟門氣息在。蓋箇點油然自得之意。勝而顏子喟然未由之意。微也在。禪案中。正與六祖所謂非風動非幡動。乃是心動之旨相合。第亦有六祖十二中常見已過之意思。不果有見過意思。辭不如是。

周靜庵

卷之二

答屠儀部赤水文書

名字籍見前集

來書云。沙門來海上。得先生手書。妮妮幾萬言。辨達人之受誣。明大道之歸宿。開發愚昧。永詔來世。懸諸日月。垂之天壤。實聖之木鐸。代迦文之金口。道脉賴以廓如。人誣云好辨。文在茲乎。言亦至矣。昔文殊以無量辯。摩訶之宗。廣運以至理。杜

田巴之口。隆豈復能以一語有加於先生。尚何言哉。顧不佞低回思之。本心容有未明。蓄疑且欲請政。遂敢復以書答。維先生鑒之。伏念麻城耿先生。人倫泰岱。世道津梁。儼儼囊中。亭亭物表。匡時經世。繼往開來。其爲我朝一代儒宗。又何疑乎。世變既趨。人情忌嫉。尤好苛責君子。求多大賢。如耿先生。光明磊落。本自皜然。世共宗之。間有異議。荆楚同鄉。殆有甚焉。往不佞居長安。麻城士大夫。有爲不佞言耿公與屠子異。耿如寶物。封於窖內。真廣難知。屠如白粲。陳於肆中。沙礫悉見。彼之香名。滿耳。此之浮議盈口。有繇然矣。又有以耿先生與周氏爭墓地。至作晉陽秋語詆先生者。隆生平未交此老。而輕入謗語胸中。頃見管先生推尊此老。極至。遂以疇昔所入人言。質疑於足下。妄置一喙。亦作過損德甚矣。然不過疑惑商量之辭。何至敢如人言。詆詆詆詆之言。至如就李君所作永昭二陵史。而極生平堂堂一耿先生。何至如就李君毫端所刺。若以公心直筆。求其所未粹。以其

所未至則在已不傷盛德而人亦容或信之今一
舉而污穢至此極也此老道德風節久著朝野世
人其誰信此浮言徒自損耳如輕聽人語而形之
雌黃是為不智如宿有卻嫌而妄行胸臆是為不
仁烏得無自損也昔宋梅聖俞作碧雲騭詆訾范
希文人謂恐非聖俞惡希文而作此以污穢大賢
當是人惡聖俞而代為作此以陷之輕薄觀此則
耿先生固自無恙矣若不佞何敢至是哉足下以
辨 永昭二陵史語而發之於不佞非獨耿先生
生寬不佞又寬也故不佞非汲汲為耿辨為已寬
辨也即此書為可無哉自有世界以來三教鼎立
不能偏廢佛老為出世大道吾儒為治世大道治
世者仁義禮樂教人以盡人倫而成世道出世者
清淨無為教人以出三界而超生死儒道如五穀
蔬果能濟饑饉使人充飽佛老如天漿甘露能解
煩渴使人清涼佛老雖同為出世大道顧佛家猶
住長生而有相佛家則超無生而脫離儼尚在佛
範圍中佛老教人出世奈人自多繫縛而不能超

然則就世界中整頓撐持之相生相養不至壞亂
則吾儒治世之道為急矣如神人有靈藥以長生
人人不肯信則不得不以人間凡藥姑療人病而
少延其生佛老者長生之靈藥也吾儒者延生之
凡藥也靈藥不售則凡藥亦危矣佛老不能以清
淨無為而使人盡超生死則聽儒者以仁義禮樂
而使人安養以生佛老之道至太而度世不能盡
超則聽儒者之治世超之不能而整頓亦一時權
教如醫家之急先治標吾儒之道小遜而世界方
賴以治變為治之而超度則以俟佛老如盧扁之
必讓鍾呂治世了而求出世方則儒者宜卒歸於
二氏出世人而作治世事則仙佛或來生於儒中
仙佛來生儒中則玄度之為裴丞相五戒之為蘓
端明是也儒者卒歸二氏則張子房之晚從赤松
富鄭公之老飯三寶是也由斯以觀三教當相濟
而不當相非明矣迎老曾為忍辱仙人佛未嘗非
仙也紫陽真人為釋也而收舍利仙未嘗非佛也
仙佛生於儒中如世尊所記末法有無量大乘菩

薩現身震且國中。撐持世界。仙佛未嘗非儒也。孔子贊老氏爲猶龍。贊西方有大聖人。儒未嘗非仙佛也。故相非者。後世不明之徒爲之。非其祖意也。孔子有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人遂指以爲此指佛老之類。不知非然矣。儒有異端。佛老亦有異端。借六藝以文奸言。儒之異端也。若所謂無爲白蓮。種種別教外道。佛之異端也。若所謂黃白黃赤三千六百旁門。仙之異端也。如孔子以佛老爲吾儒之異端。則不應以猶龍贊老。以大聖贊西方矣。或云。西方有大聖人。語出莊列。非儒書所載。何足信。然則適周問禮於老聃。退而歎曰。老子其猶龍乎。豈非儒書所載也。史官作史。毀仙。至陶都木司馬子微。軒轅集。陳希夷。則班班竹素。又不敢毀何也。魏崔浩毀佛。至於殃及九族。作鑒萬古。唐韓愈毀佛。至被謫流離。持論不終。二子者。固非至聖達人也。秦皇漢武。學仙無成。詆仙者以爲口實。然此二君名爲學仙。而酷暴淫殺。非仙之罪也。梁武學佛而敗。詆佛者以爲口實。然武帝纂齊。殺齊子孫。殆

蓋納侯景。晚節多昏。業報應受。非佛之罪也。武帝篡國多殺。定業難逃。而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人則不及知矣。以此罪仙佛。是因別廢屢。因噎廢食也。不已過乎。儒者唯不信仙佛。故敢於詆毀。自作大罪。間有知其理而深信篤好者。則又懼人議論。而不敢顯然融會。參同於其間。不信而詆毀者。則昌黎之輩是也。信而懼人議論。不敢顯然融會。參同者。則朱考亭氏是也。隆不敢自稱儒。人亦未始稱我。乃不自量而欲參三氏。不求聲名。不畏議論。方自念知希和寡。子焉孤立。鮮儔。乃今得耿先生及登之先生。豈非當世人望。儒宗哉。而儼然參三氏之大同。立萬世之標極。一何厚幸矣。夫先生服膺儒術。身踐人倫。深味禪玄。心耽清淨。所躬行與其所持論合。而參同三氏。隆則知之。乃耿先生。余始以爲儒者領袖爾。顧亦探三教之指歸。而融爲一焉。隆未之知也。而自先生始發之。隆又觀方今宿德名公。法門龍象。若雲間之陸宗伯。平湖之陸太宰。豫章之鄧汝德。秀水之馮開之。武林之虞長孺。

辨以此爲名高而取快一時口吻耳。能無大罪乎。不然何其口吻超於諸佛之尊。而心行或出於天仙之下也。隆無此利根亦不能學佛。何敢欺本心而作口業如此哉。先生云凡有所作必毋以出有入無之見過爲歎大褒圓之說。屈抑人天道中聖賢以長文學家之浮狂爲見甚卓而慮深遠矣。先生又以中庸之敦化川流剖判三教。世教日厲民神戒於雜祿。三教不得不分矣。天必有所以合之而後分。支離既極真元亦當一還。三教不得不合。

續問辨廣義卷之三

聖學

矣。天必有所以分之而後合。天生公等數君子剖判主張。是正三教當合之會。然愚意立戶分門六道之歸宿自一分而不害其爲合。道同心一。聖賢之作用各殊。合而不害其爲分。聖賢之立教各自爲尊。然而無相廢也。三教之弟子各尊其教。然而無相非也。則吾曹之奉行三教當何如。先生所謂圓其理而方其矩。一言盡之矣。圓其理以合二氏。則學吾儒不至膠固而不通。方其矩以合吾儒。則學二氏不至通脫而裂檢。是爲真仙佛。是爲真儒。

續問辨廣義卷之三

聖學

則至矣。宋儒大節不苟。細行亦矜。至於檢頰笑而春衾影。矩可謂正方矣。乃詆仙佛而不能融通。理未圓也。方今聰明士夫。辨騁機鋒。心標靈悟。至於託逆行而任菩薩。理可謂近圓矣。或逾名檢而行多敗闕。矩未方也。安望其荷擔三教。世出世間哉。隆最凡夫。根器甚鈍。以奉二氏。則執心尚在圓理未融。然而不敢堯行舜趨。附道學以毀二氏也。以奉吾儒。則德行多疵。方矩未踐。然而不敢縱橫跌蕩。託二氏以潰儒防也。敬畏神明。不甚恤乎人口。檢飭幽獨。不甚飭於廣庭。身遭太冤。絕忿懣之氣。生當奇困。有蕭散之懷。廣交游而任去任來。不爲留滯。好詩文而信心信手。不急名聲。大都天性近疎也。疎故坦蕩而鮮煩惱。疎故寬弛而少精嚴。精勤未幾。又或退惰。嚴肅未幾。又或緩散。此其病亦自知之。奈服藥未效。何。頃歲里居無事。偶意興所到。妄欲著書。大合內外。及三教事理。無所不譚。亦信筆揮成。未嘗屬意。當其津津意得。毛穎莫停。寢食併廢。然或恐精光太至。屑越或恐意旨不合。聖

賢日所成篇。夜發大懼。急起而取且火之。尋復低
回。詰朝則又不覺擗管矣。十年之間。夜卧不知幾
起。背汗不知幾何。而竟以成書。積三十卷。妄自命
曰鴻苞。方自疑懼中。得先生云。名根未盡。不許
著書。遂愕然深秘。而不敢言。夫不佞之名根。盡乎
不耶。不能自知。觀信筆而不屬草。名根似乎甚輕。
觀臨文而意津津。名根固知尚在。安敢謂其已盡
也。隆於是始服鸞公之爲聖人也。鸞公往以濃艷
規敬美。以伐生規張生。以多事規君典。以忍辱規
汝師。其後竝驗若左券。至規不佞。則云大美無美。
至言無言。知之不言。言之不文。所奉拳諄切。獨在
於此。而不佞今日所最犯而不能戒者。亦此也。對
病之藥。何其一一切中哉。以鸞公疇昔之良藥。合
於先生今日之神鍼。鴻苞宜秘而不宜出明矣。隆去
歲又不勝其枝廣。撰傳奇二部。一名心花。廣陳善
惡因果以明佛理。一名緣毫。假唐書連居士以明
仙宗。成而卜之天地。不許也。竟不能抑止。冒
而行之。罪將安逃。

傳奇事止游戲於

勸懲。或有小補於述作。未爲僭踰耳。先生校勘全
州集。謂其止助文才。無關道術。徒傳名譽。或長浮
狂。以此校勘于古文人大率坐此。不止一元美矣。
名播四表。身落三途。痛哉其言之也。東阿天藻。僅
得選須。蕭統高才。未免地獄。高文燦乎白日。朽骨
掩於黃墟。文曰班馬。曰崔蔡。曰韓柳。曰歐蘇。詩曰
曹劉。曰顏謝。曰沈宋。曰李杜。聲名肩然於朽骨何
知乎。而彼茫茫識神者。方且入沉淪之途。轉轉驢
之劫。一字都用不立看。萬言竟亦何爲。聞君高坐。業
鏡在懸。止論善惡。不收文采。興言到此。文心灰冷
矣。此止論文士之文耳。有如著書而闡揚三教。立
明道術。至人猶未之許者。何也。古聖賢之於道術
著作。或中有玄悟。以爲心靈。或外篤躬行。以表實
際。聖則稱經。賢則稱論。名根自盡。大業足傳矣。如
其悟境未徹。見解稍通。實行未符。口說可聽。雖名
爲明道。猶屬僭踰。至人固未之許也。何則。賢子而
相迷途。寔人而數他寶。無爲貴言矣。三教聖賢之
典籍。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偶然哉。非素王而

六籍。養柱下而道德。非迦文而楞嚴。其誰許之乎。先生又謂三代而下。未必無聖人。此尤爲千古卓見。人不能知。人不敢道。孔子旣爲大聖人。如湯武如夷尹柳下。並自其口吻定爲聖人。後世無以易也。後世人物。豈無若夷尹柳下者。不得孔子其人判定之。而未俗之夫。復多深求苛責。聖人於是乎絕響。乃若列國之魯仲連。西漢之張子房。三國之田疇諸葛孔明。晉之謝弘微。北魏之高允。李唐之魏先生。郭汾陽。李鄴侯。宋之陳希夷。韓魏公。范文正。周公。我朝之劉青田。徐中山。于忠肅。王文成。使得遇宣尼。不知當何如以月旦也。又若蘇子卿。冰霜之節。十九年如一日。東方生詠諧諷諫。視萬乘猶游戲三昧。郭泰婆娑亂世。無之不可。而風波終不及劉虞。寧流離草澤。而視黃屋左纛如浮雲。狄梁公不辭污名。以再造唐室。徐有功流仁恕於酷焰方熾之日。以武后爲海鷗鳥。郭子儀窮奢極欲。方寸湛然。顏真卿九死間關。老而必抗。全卽文天祥以一身肩大宋綱常。百折而不同。之數公。

輩。安知非菩薩人現身也。且聖人者。人之至極之稱也。各造其至。聖人亦隨地而名也。周孔爲儒門之至。則儒門之聖人也。黃老爲仙家之至。則仙家之聖人也。彌陀釋迦爲佛門之至。則佛門之聖人也。推之則般倻者。匠氏之聖人也。盧扁者。醫家之聖人也。季主君平者。日家之聖人也。后羿由基者。射家之聖人也。奕秋者。奕碁之聖人也。分而論之。各極其聖。合而論之。而後聖凡始別矣。如來爲萬劫不壞之大聖人。其下大乘四果。並入聖域。外此者。如來並目之爲凡夫。如來之所凡。吾不敢凡之也。如周之天王。臣列國公侯。公侯之大夫。家臣。不敢臣公侯也。尊教又云。佛書未入中國。佛理未嘗不在儒門。此亦千古卓見。人不能知。人不敢道。試以問世之高衲講師。不肯以爲然。必云。內典大道。非外典所能窺。不知如來之清淨法身。毘盧性海。旣充滿三千大千世界。豈以震旦之一國。而佛性有時乎不在。內典之未入。而佛理杳絕於此時。是不特小儒門亦小佛法矣。釋迦以孔子爲儒童。菩

薩化身。安知文王周公諸聖。非菩薩示現所作之書。特佛名未立。佛理已存。儒釋之門。既分。華梵之文。亦異耳。豈以菩薩人不窺如來藏也。足下拈出周易乾元。而以二氏之言性道。曰真如。曰玄牝。在儒門則皆乾元之別稱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三言者。括盡毗盧之法界矣。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兩言者。括盡普賢之行海矣。此等判斷。此等主張。非道融三教。識冠千古。誰敢擔當如此。愚願爲先生羽翼。竊推而廣之。仙家之

續問辨錄卷之三

四

神丹。佛家之般若。周易之太極。尚書之厥中。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道。一物而已。老氏之無以觀妙。致虛極。守靜篤。窈窈冥冥。恍恍惚惚。中庸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周易之寂然不動。論語之天何言哉。是卽如來之真空也。老氏之有以觀徼。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其中有精。其中有物。中庸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周易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語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卽如來之妙有也。仙家之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由鬼而地。

由地而人。由人而神。由人而天。中庸之戒謹恐懼。未發已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論語之志學而立。立而不惑。不惑而知命。知命而耳順。耳順而不踰矩。是卽如來之五停心。世第一。信住行向。初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地。等覺而妙覺也。果位則有聖凡。得道則有大小。其理則一而已。但局程朱之見者。必以爲牽合二氏。溺二氏之學者。又以爲擡高仲尼。先生此慮。在暴青布方巾。擁壞色衲衣者。說必有之。愚斷以位有聖凡。道有大小。而其理

續問辨錄卷之三

五

則一。則此說亦可一掃而盡矣。足下又慮僕慷慨。局孔持論過圓。反爲狂魔助譏。此似不知我。愚必不敢然。愚之所深慮。正在於此。持論且無急標玄悟。須先行門。向與陸與繩。太宰書。極推武林雲棲師之持戒崇行。爲當今學佛之對病藥。頂門鍼。而達觀之機。鋒棒喝。雪浪之說法。綜教旨。在所緩。夫雲門臨濟。理呈覲面。妙處逗機。一棒喝而立悟。而今人假以騁狂禪。靈山講席。外詮妙義。內照靈心。從文字獲般若。而今人借以資雄辯。一棒一喝。起

來仍是凡夫。甚至未悟而妄言已悟。千經萬論。終日空鑽故帙。甚至邪說而竄入邪師。恣不如持戒之不畔。經常崇行之爲得實際。戒德瑩淨。則心靈自開。不急求悟而悟境漸到。不急求法而法門漸融。有欄柄而無破綻。則雲棲之鉗錘是也。越孔躡佛。重解輕行。此病今時士大夫多犯之。吳中爲最甚。砥柱中流。舍先生其誰不佞。德薄望輕。不敢擔當斯大事。世人亦且姍咲而不許。如先生學識弘偉。節行嶙峋。海內同切欽崇。同鄉間有疑謗。愚願先生堅持自信。無退道心也。夫迦老世尊。謗於調達。孔子大聖。賤彼家丘。自古聖賢。或暗沕當年。顯灼萬世。天之所命。誰能廢之。先生爲正宗。不佞爲羽翼。請各勉旃矣。來書又云。且先開行門。無急標悟境。夫真已悟而標之示人。握尼珠而在懸。燥群昏而獨照。亦何不可。第恐今人之悟非真耳。稍探賢聖之皮膚。略撥經書之口吻。輒抵掌至理。瀾翻玄妙。儼然自以爲日月放光。蓮花舒瓣。試校之躬行。則觸途而成碍。勘之實際。則遇境而多迷。苦逆

當前。則本相盡露。臘月期到。則手足皆忙。平生之悟境安在。聖賢從暗處笑人。學人之所以無急標。悟爲此也。夫彌勒布袋。託之慈僧。維衛香山。示現啞女。豐干不饒舌。則寒拾邈遇沙彌。天人不說破。則三車酒肉和尚。古德之埋照和光。不急標玄悟。如此。今人乃擊鼓以求亡羊。若止採其毫端。聽其舌底。何至人之多耶。必也心與口符。行與解應。吾其許之矣。僕之急秘鴻苞。無亦深慮及此哉。近代自新都婁江物故。辭章主盟。尚未有人。士林人各彎弧執苑。方事逐鹿。或索賦悉甲而向不佞。如吳子之爭盟中原。或上牋脩表而奉盤匱。學唐公之推獎李密。不佞啞然笑。蟻爭敗甲。爲嚇腐鼠。今日非吾事矣。君苗燒筆研時矣。嗟乎。少林面壁初祖。盡掃語言。曹溪傳衣獨獺。何曾識字。近代如弇州翁。文人極盛。述其生平。廣大溫慈。宜無黑業。晚學道於五陵。終結局於八座。謂之正果了手。未也。何況有文無德。業報泥犁。有解無行。能言鸚鵡輩乎。不佞心烏得而不灰冷也。願以圓融心學孔子。不

曲局於宋儒。以方嚴行學佛老。不馳騁於狂慧而賦性疎庸。未能精進。此愚之日夜恐懼愧汗而不能已者。尚何暇問鷄壇牛耳事哉。先生以三教合一。歸功我。聖祖誠知言哉。我。聖祖所謂

天授非人力也。觀其汎掃胡元。再造華夏。得天下之正。開闢未有。主張大道。統一三教。功德巍巍。氣脉亶厚。以故二百數十年來。海宇泰山。宗社磐石。承平日久。亦振古所無。乃今以人事之舛錯。參合氣數之循環。不無大可憂者。愚日望先生出而整頓乾坤。續前賢之志。

卷之三

聖祖

頓匡扶。以吾陸心作豪傑事。挽回氣運。永保清寧。而推轂之典不盛。蒲輪之信杳然。士林素推山斗。而荃宰不甚相和。江湖久識卧龍。而要路間生忌嫉。物情無論。吾不審天意亦何爲哉。荷擔而屬庸流。則敗乃公事。英雄而不聞道。則功業亦卑。障龍門埋息壤。當今之世。將誰仗也。聖賢豪傑。出可匡時拯物。入可明道淑人。卷舒惟時。龍蛇其道。何之不可。各有所爲。定不虛生浪死。獨此世界爲可愛耳。不佞覽觀歷代。大道章明。多在末世。生靈不忍

續前賢之志

卷之三

奎旅聖。曾恒爲救劫而來。天生公等。明道匡時。大道之幸。斯世之不幸也。乃隆以宿罪數奇。神理不佑。名行方砥。謗誦倏生。英聲流播。見影懷疑。迹涉撥嫌。心知投杼。海內醉其言。則居然文士也。勘以德行。則不肖人也。烏知有不然者。隆兩爲小吏。上畏神明。下卹黔首。不問八口。因顧七尺。六載爲令。四壁蕭然。一旦被譏來歸。朝夕不給。妻子恒饑。任真安命。曾無怨尤。禮佛持參。自處寬悅。遵井丹之高潔。而戒其拘學。南華之道。遙而去其放。此其中必有以自愛。而其心必有所自得。世人不察。安事啾啾。保我知希。貴我無悶。長已矣。夫世人方不肖。升髦我。而先生乃以三教大道指歸。挈而與我商量。先生之知我。豈在世俗皮相間也。虞長孺先生至人。亦謬收不佞爲道友。數相與揚確大事。因緣兩先生知我矣。即舉世無相知。正亦何害。而余之勉勤。春密期不負二公。無玷知己。此中更切矣。紫陽真人。貽書黃冕仲。尚書云。身與黃公。及初子先生。皆紫微天官。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

却選之籍。遂謫人間。身為紫陽真人。黃為紫元。干為紫華。張以報冕仲。冕仲不信。不勤修鍊。淪墮而歿。惟自號紫元翁而已。今先生報隆以來。處鸞師亦曾及此。鑿鑿無疑。隆大懼。不能勤脩。終於墮落。以負先生。如冕仲之負紫陽也。愚意古今士大夫。或清真吉士。或慧業文人。多有來歷。非來自佛門。則來自仙都天界。奈何陰陽。迷不能省悟。塵世易墮。難以超昇。天人小乘。被選謫而來。多有昏昧。惟大乘聖人。乘願力而至。自然不迷。隆之迷也久矣。

續開釋廣本卷之十

卷之十

可無懼哉。登慧炬於昏途。下寶筏於苦海。惟先生終惠教之隆。不勝五體投地。龍沙期逼矣。先生處必有的信。幸密以示我。去歲從靈隱隱者。聞南來消息甚大。而不及愚與先生。今其言亦未見左驗。雖然。脩行在我而已。安問名籍。無名籍而自力。王者。豈有成心。有名籍而退林。聖賢焉肯護短。愚與先生勉之矣。手札請教。中所娓娓。恐多杜撰。不合聖心。伏候有道駁正。幸甚。

想白。不割娓娓數千言。中有熒借太。

頓增。而麻城先生之遺行。則賴公闡幽不淺矣。愚所格。原不為尊評而發。其時偶觸就李君所編。

永昭二陵逸史。重誣先生行實。痛念世情淺薄。豈無入此編於胷中。而資之為談鋒者。每欲得一間以剖之。而尊教正及於此。微有推敲。實無攻刺。正直中不失忠厚意焉。故遂借重以發辨端。先正曰。告懿子。所以告衆人者也。今讀來教。豈但頓釋前疑。而且力為先生表白。至褒為一代儒宗。目為三教領袖。尤有甚於不肖之推尊者。足下之忘機虛納如此。非不肖所能及也。此後發揮三教。貫串群經。信筆摘辭。俱根理要。蓋有鄙見之所隱含。而辭不能達者。一入足下毛穎。則曲暢無遺矣。非夙因深厚。何以及此。顧又不敢粗嘆大褒圓之案。過獎同心如蘭之言。蓋恐不相諒者。嘲為譽人。以自賢耳。竊見今天下繫信足下為辭章風流中人。豈知潛心而入性命之淵。如此其卓。繫疑足下襲二氏之圓譚。蕩儒門之方矩。豈知舍已而從理。圓矩方之說。如此其虛。及自述行願。則曰。日禮佛門。且莫存外。仙人之念。力勤三寶。且無懈上帝。

續開釋廣本卷之十

卷之十

臨女之心。脩省亦至矣。屈指海內文豪。亦有存此心。念者否。此愚之所以重足下也。論及狂學。謂聰明士夫。口吻超於諸佛之尊。而心行出於天仙之下。此禪宗之流弊。而今染及於詞章理學兩家矣。此風不挽。釀難言。然曰此類多在吳中。則恐吳中豪俊。尚未足以當尊評也。以此爲天下輕談般若。行不掩言之戒。則確矣。執心尚在圓理未融。德行多疵。方矩未踐。此言出自足下。卑以自牧之真心。而實點着鄙衷之隱然不自慊處。則願相與努力。圓其所未圓。方其所

續前辨贗

卷五

未方。從難克處克將去耳。大槩丈夫一念萬年事。不同兒戲。而無始劫來種種習氣。種種垢愆。不向今生超度而誰待也。念及於此。真是痛心。却又大段着力不得。蓋少壯時既已蹉過。而今則精力日衰。鞭策不能前矣。足下資稟過我。精力亦過我。果能信及理。圓矩方之說。而孜孜刮垢磨光。亦何難之有。蓋方矩從圓宗出。所謂以文殊智起普賢行也。圓到無漏處。則方亦到無漏處。如釋迦遺教重戒。一狗阿難之請。而姨母便自謂以此因緣當戒正法五百年。孔門

範重禮。一修魯史。冒非天子而考文之嫌。便自謂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大聖人之不以圓毀方如此。蓋二聖性體圓徹。眼光燦破萬世。必不肯以一毫漆漏之端導人。度姨母豈非大惡。作春秋豈非大用。猶慮其不可以訓。一掃而空之也。故曰圓到無漏處。則方亦到無漏處。吾儕之漏見漏行不少矣。日日作聖。猶恐入狂。而敢吻圓宗以蕩方矩哉。足下自道之語曰。廣交游而任去任來。不爲留滯。好詩文而信心信手。不急名聲。又曰。遵井丹之高絮而戒其拘。學南華之逍遙而去其放。此其中必有以自愛。而其心必有所自得。正適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不但足下能以此自信。而愚亦能以此信足下。然勸鴻苞之且毋輕出。其端亦在此矣。何者。三教聖人之書。從圓宗出。而其行於天下。則以方矩信也。信如足下所自道。乃圓中之方。非方中之圓。天下不信足下之方。安得信足下之圓。縱論理到極圓處。而人猶執方矩以

續前辨贗

卷五

其後也。匪但人議其後。恐上帝亦將執此以定功過。其言侍耿師。論蘇長公立朝有大節。其見曾

離開大意亦豈下於程朱然而道脉不歸何也程朱一言一動皆可師法而長公風流近於騷人禪客不可爲後學之標榜也愚以是窺天命矣長公論道亦圓其文集行而訓經之傳不行程朱論道多滯其傳註行而語錄亦行天蓋不與風流之士出性命之言以垂世也風流旣可以投俗韻而談性談命又可以博名高末世誠篤之根寡而狂僞之根多孰不慕而效之莊子曰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豈非井與其仁義而竊之耶愚敢曰竊名者爲文墨文

續前辨讀卷之十

墨

之教性命存焉豈非井與其性命而竊之邪然竊仁義之諸侯天或未滅其罪而竊性命之文士造物必深妬之何者得國乃前生之因而仁義亦現在之所不可廢也若以性命之說投狂僞根而嘵嘵然立標於世則罪業不可量矣愚爲此懼所以絕著述之念二十餘年必待天迫之而後起也足下其亦增脩德行以養鴻苞流行之地可矣劄論以傳奇二部下之天神天神不許意者天神先得此同然耶墨花記廣陳善惡因果而究竟於佛之最上一乘文字中遊

戲三昧也近來淫曲濫觴此作真是絕唱足下自信於勸懲或有小補於述作未爲僭逾誠然誠然愚以佛學勸之則猶未跳出綺語之閑也晉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爲有先薄正祭器在足下豈以鴻苞爲先薄而以傳奇二部爲獵較耶孔子苟正祭器則獵較之俗自移足下縱出鴻苞而墨花之綺終在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聲色而入劇戲所化幾何亦猶或終其兄之臂而謂之姑徐徐云爾乃尊序自識必有大乘之器不離場而跣脫化者六夢居士之作又等之

續前辨讀卷之十

墨

堯錯周儼效樂供佛極口張揚以爲天壤間別出一種大雅目連記義極精辭極巧吾以爲俱未離綺語障也世固有摩訶菩薩以遊戲三昧作佛事者然須自知因地則可不然則魔道也縱以因果罪福發人菩提之因而浮僞二根之人反借此以侮弄佛法倘記中援引有失實處抑揚有過當處將使孤陋寡聞之夫或認妄以爲真或迷真而爲妄又爲天下種大妄語之因也當知菩薩在三祇劫中似白似黑間作退位之業從井救人至與衆生同沉於生死海中不

能蚤成正覺。其過多坐於此。乃又不學釋子之自謂
減正法。自謂罪我。而互相稱許。以附於摩訶菩薩之
遊戲三昧。二公聖乎哉。夫我則不暇。亦不敢矣。愚非
等傳奇二部於琵琶西廂等作。而謂無補於風化也。
謂此等事。乃退位菩薩降德謫仙之所爲。而非純淨
白法。疾趨菩提之路也。使新都婁江二文伯爲之。自
是得其本分。而足下則隱然欲以鴻苞命世。奈何僅
僅蹈文士之轍。而不以身爲教耶。重辱過獎厚望。謂
出而整頓匡扶。以菩薩心作豪傑事。挽回氣運。永保
清寧。天下豈無是人。而愚實未之能也。孔子以不復

續前辨讀卷之二

李

夢見周公。嘆吾衰之已甚。今吾不謂不衰矣。豈復妄
意人間世事。唯願與二三同志。整頓身心。匡扶薄俗。
結百千劫之深因。而足矣。如曰挽回氣運。永保清寧。
以俟能者。足下以至人推虞長孺先生。而濫及於愚
愚疎魯人也。何得比肩長孺。長孺既博且精。其來因
良可想。已然愚亦有一獻。凡文字必從性地中發。未
有以平等之性智。而發深刻之文詞者。三教聖人。吐
詞爲經。只是信口平平語耳。長孺胸中必有奇焉。故

不覺吐詞之多奇也。不知此言是否。願爲我質之。
與長孺神交亦久矣。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
行也。劉中實重疊陽。然乃諱疊陽而稱鶴公。是亦名
不當實。儒家不稱孔子爲儒童菩薩。道家不稱老子
爲大迦葉也。耻拜女姑爲師。而托言於鶴公。便是修
詞不立誠處。見雖圓矩未方也。吾聞之年生潘去華。
謂疊陽屢降其乩。深重儒家聖賢。每稱論語一書。群
仙以爲日用功課。周程功德甚大。世人勿謂周程不
逮我輩。乃我輩不逮周程也。此語可以破玄門之狂

續前辨讀卷之三

李

見定儒門之皈依。蓋普賢行海。大半在儒書中矣。劉
未謂有從靈隱隱者。聞南來消息甚大。而不及愚與
足下。蓋愚與足下。原不在八百地仙之列。焉得及之。
此消息出乩仙乎。出幻夢乎。乩固難憑。夢亦難據。但
使吾言吾行。誠足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而不惑。
何乩仙幻夢之有。蓋有酷信乩幻之傳消息者。往往
誤事。卽龍沙之識。或言八百地仙。總在此時出現。或
言旌陽原識江心。忽生沙洲。八百之師乃出。宋末元
以有劉玉真者。已應之矣。此後八百弟子陸續出世。

至此時而識期始滿耳然今較不如期而出身八百地仙之消息亦屬杳茫故說者謂較類化作亂人而八百仙之化身多在宰官居士中不以服食飛昇顯而以淨明忠孝之功行顯理或有之然淨明忠孝不出普賢行門誠合孔子從心之矩則亦不必復問普賢行門矣以世人多滯龍沙之議妄有希覬而踳躐目前功德愚故為之臆斷如此足下其與六夢虞居士裁之即有其消息亦以告我

荅趙考功儋鶴丈書

考功諱南星字夢白東陽縣人

續問辨廣

卷之三

本字

來書云張鍊士寄足下三月廿八日書及佳刻四種來從不意中得之甚奇仰見知己所以望不肖甚深不肖欲遂五十於道德無所有幸於世味稍淡嘗嗜典籍目前書曹一流覽微有所窺獨於易了不能解以為易者聖人之所用也非所談也不遇真師口授不能用亦不能談斷非如程朱所解斷非可以臆測想足下必有真得不肖安得一聞玄秘以下虛此生乎鍊士云云者敬如命矣

貴境張鍊士養正來吳以手劄托所知傳至予一面尚未知足下之居何艱也道阻不能修昂奈何古稱同道之交至於傾蓋莫逆至矣然猶待於識面也予聞神交神交而筆劄亦交者不肖於海內知最久而魚鴈之沉亦久矣夏初以拙刻附便鴻實以刮目心切假伯緘而請新益焉及得來教而益信足下之調之古也世之耽世味而歸道德者不少矣劉謂於道德無所有於世味稍淡豈非古人之言哉

續問辨廣

卷之三

本字

意也。表世之意深，則盛世之意淺。故自文王之出而義易已局矣。文王之辭雖局，然其所擬之象如乾龍之潛見惕躍飛亢，類皆稽實以待虛，隨事可占。隨人可用，亦不可為典要。而孔子之文言却又按其方而典常之，似分聖人為六格，而不相假借。潛則為避世之龍，見則為畜世之龍，飛則為聖作物覩之龍，亢則為無位無民無輔之龍，苟不通其意於言外，無乃乾父唯聖人可用，而九五一爻唯天子可用乎？故自孔子之文言出，而文王之辭又局矣。雖然，微文王之辭，義畫無乃紀數之籌，微孔子之傳，則文王之辭其去神祠中之籤訣一間耳。故述文亦天地間之重事。而夫子知其屬於天也，則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程正公之傳朱晦翁之本義，雖未必盡得文孔之心，而於孔子述而不作之矩未棄也。吾獨病其執人道以蔽天道耳。易本天人合一之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程朱論人道儘確，而論天道則乖其言之。則所謂繫上帝者，實無聲臭之懸空耳耳。實鬼神者，實無情狀之屈伸義耳耳。所謂知死生

之知無因果之生滅相耳。然則成變化行鬼神之妙用何在，而易理且入於斷常二坑中矣。此其所以俟百世而有惑也。而吾猶病程正公之喜於躡今躡古，致晦易學之原。孔子論周易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闡其原也。愚以此稽程朱易學而曰：「易學之興也，不當唐之末世，陳希夷之今德耶？」希夷之德，吾未知其果符孔矩與否，而其學則進於知天命矣。考其與金礪論至人之睡，有云：「坐至崑崙紫府，徧履福地洞天，訪真人，論方外之理，用仙子為異域之遊，釋斯言也。」安知其不與文王孔子陟降於上帝之左右而參易道耶？足下所謂真師口授，能用能談，意者希夷其人也。希夷以易理之全難究，分為象數二宗，以授人。象學授諸神放，以及許堅，流入南方。而周元公實本之，其畧見於太極圖說易通二書中。大槩顯理而微象者也。數學授諸穆修，以及李之才，傳入中州，而邵堯夫實得之，其畧見於皇極經世觀內外二篇中。大槩假數以明理者也。故周邵二先之傳，真傳也，亦所謂能用能談者也。正公師事周

二公事邵子意必兩有所窺而兩未之盡故沿周子之所授太極圖而且以窮禪客小之於邵子則但謂其說易好聽於儒術未見有得全無歸功之意似有操戈之嫌已傳一出而兩掩之至於希夷之來原則等與端而無一語道及此正公之我心未盡處也我心未盡何以用易傳至晦菴儒執已重而不可反矣然晦翁却知推原周子而亦推重邵子此其反本之賢於正公處獨奈其壯歲時偏與二氏執拗而不肯降心於方外之高賢并其文獻之足徵者而蔑畧

續周子集卷之三

本

之致使易學之源流傳訛失實以傷義文周孔之意其細者勿論已據文而論如參同契中云文王帝者師因而演爻辭此豈無稽之語而傳程學者執以爲彖辭獨出文王爻辭盡出周公豈知用九用六斷非周公之筆故考古者以爲自乾至豫之爻辭乃文王所係而周公續其緒於居東之日爲近之晦翁嘗註參同而獨不察其演爻辭之句畢竟有眇視仙流之心在也魏伯陽實天仙之精於易者而可眇乎哉又觀物內篇中云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

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允良爲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此明言泰否既濟五十六卦之名及先後天圖方諸圖俱出於文王而傳程說者執以爲六十四卦之名出自羲皇先天圖亦羲皇所作文王唯有後天八卦圖耳豈知淳古無文之日安得起出許多衰世卦名亦安得排出許多錯綜圖象此不通之論也近世

續周子集卷之三

本

有歸氏震川者遂疑易圖總非義文之易而爲邵子之易則又傷於億逆之過當以觀物內篇爲定據耳晦翁豈不表章邵學而於此獨忽焉則亦拘泥程說而不暇稽其安排古聖之過耳夫聖可安排乎哉作者淵淵述者滔天自古師心自用與擡已掩人二習只在詞章訓詁兩家而學道之士絕無之二習之入講學家實自宋儒始而開端則正公居多綿延至今弊日以甚愚以此三省吾身實欲與今之學者共省之不得不搜根及此必除此根而後可以談易用易

在足下則絕無此病矣。愚是以有感於來教而一發之。然於易道實無所得。足下若以余爲有知也者。而有聞玄秘不虛此生之說。玄秘自在足下不談中矣。愚學尚不逮程朱。而敢以臆測爲玄秘哉。抑省躬三十餘年。累於乾元二字見得大意。又非副墨所能罄也。語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卽用易之說。今來翰自詫欲逾五十。正當其期。而犬馬之齒且踰耳順矣。竊念足下縱不能無過。亦必能寡過。愚則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意者日惟以寡過爲第一義。銷隱惡。積陰功。以求不負此生乎。張生狂夫也。前頗見其氣象近樸。可與入道。故爲足下稱之。後乃知其棄妻挾妾而南來。大非玄門之體。且性地毫無開發。而漫以小術爲大道。敢於賣弄豪傑。混龍蛇爲一途。其不知量已甚。縱得真師傳授。而吾察其心神氣骨。斷斷非真仙品也。辱足下推屋烏之愛。於前未有煥拂意焉。吾恐日後敗露。則有妄存匪人之行。故敢以此以懺口過耳。諸不一。

荅劉水部斗墟文

小部韓冠南字
廬陵縣人

來書云承領大刻。具徵無類之教。感哉難言。惟鄙生粗淺。於門下所謂以西來之意合聖宗。而以東魯之矩矱二氏則茫然未之省也。俟熟讀細玩。或有所得。另圖請正。茲且不敢悉。一切無文。統祈昭亮。

道白吳成之在蘇。備道尊文信恭簡先師之篤。且爲創建特祠。竭心竭力。無少倦也。不勝感仰。不勝愧服。因念拙牘中。有荅屠長卿書。爲先師辨野史之污。巖此高明之所樂聞者。故以一部托成之。轉上記室。而未及脩一字。守未同而言之戒也。忽承手教。知不以

續問辨贗書卷五

末

王直視之。而摘首篇以西來之意合聖宗。東魯之矩矱二氏兩語。若有逆於心也者。謙謂茫然未省。此從母自欺之意出。又謂俟熟讀細玩。或有所得。此從不誦之心出。卽此想見足下平日工夫。俱向誠意正心上行矣。先師正以誠正之脈導吾儕者也。亦細心尋問之顛末否。今人苟讀六經語孟之書。窺濂洛關閩之旨。與之言聖學。而曰我不知者。幾人顧其孰正孰偏。孰疎孰密。非具道眼。亦難定衡。唯至公大

後一着最不可假。愚極。古萬楓潭先生訓曾子人之將外其言也善。二句以爲此非情善。乃性善也。謂將死而性真。迥露也。曾子雖以一貫悟聖宗。而心空不如顏子。其仁猶是。日月至焉。考其末後一着。亦至於召門人。啓手足之時。而後見。蓋以手足顯道體之本來具足。自叙平日戰戰兢兢以持之。至於今日。而戰兢乃免。則生死命根已斷。而懸崖撒手。入於無去無來之性境矣。此所謂情歸性初。法身獨露者歟。夷考先師之學。蓋亦三變而末後一着。最爲端的。愚事先

續問辨

卷五

生三十餘年。而頗測其用心之所在。其初蓋以無思無爲之本。提人使之默識仁體。謂西來直指之宗。原不違於一貫。所違者。佛心歸於斷滅。而聖心則生生不息也。蓋本陽明良知之旨。而淵泉之然。猶有直超之宗在。繼乃滌除玄解。專務躬行。謂佛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乘六龍以御天者。唯孔子。于時狂儒狂禪塞楚路。辭而闕之。廓如也。蓋研孟氏衛道之幾。而力任之。似猶有丁龍德之首在。末則掃蕩情塵。質然喪其故我。參及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得原始反終之

實際。則不復以孔道二佛道。而但以聖宗還狂宗。蓋與鄙見一一符合。若有所默印於拙牘者。試觀其病篤時所作。無爲赤脚二僧傳可驗。而王晉軒居士述之。更明。謂先生將逝。語月前與弟子論學而嘆曰。真是一生了不得。此已照見三祇劫中。理須頓悟。事必漸除之深因矣。又於垂危之頃。口期期作吃狀曰。學問須究如何起頭。如何結果。中間如何用功。此已勘破一乘教中。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之妙義矣。斯際也。斯證也。與曾子之所謂戰兢知免。何讓焉。是故求先

續問辨

卷五

生學者。不當泥其生時之言詮。而當審其末後一着之究竟也。足下有疑於吾言乎。試參先生無爲僧傳中。所點朝聞夕死去處。則西意合聖宗之說也。赤脚僧傳中。所引儒禮佛戒去處。卽魯矩收二氏之說也。先生一生苦心衛道。豈於臨終而反接入異端哉。道本如是。學本如是。不透及此。便是建天地而有倖。質是而面有疑。百世以俟聖人而有惑也。吾昔從先生發性靈。今復得先生證明道岸。此豈一生之因哉。足下毋忽之也。顧愚今日行境。匪但不遵佛儒

如孔矩唯一一以曾子之三省爲程
緣至此不得不爲 聖朝一剖耳六龍解一編求
正牘三卷乃僕於先生生前請正者問辨牘之根苗
實起於是感兄之勤於先生也因徐少京兆履任之
便附之以備參考蓋非一家之私言學非一人之
私事有未愜心處即明示之庶不負先師相成之遺
意云

續答鄒大夫南臯書

諱字籍見前牘

來書云初文寄七九錄劉野仙者到丁年兄者未

續問辨牘

卷之五

到弟披讀之中間不但如前批駁且有許多可疑
處動輒說夢說應感說道統有歸說轉輪王今人
大生疑丈心夫使學者竭蹶而不止者誰之過歟
今年來覺無可說得丈書動輒萬餘言究竟只欲
合三教爲一卽此是妄心卽此是多事今日弟不
能與丈說破誰復爲此言者弟叨庇襄先慈後
已結屋深山中楹銘云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便
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卽此是第一部問辨錄
老云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

得生人寡且陋不仙不佛不聖人丈之病在多若
無若虛是丈今日受用處附此謝并布欲言書不
盡結萬一

承諭皆直心道場之言也非深愛不及此昔伯玉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弟今且越耳順矣縱不
能舍所學而相從亦安得不聞言而加謹子產之作
刑書也叔向以書規之子產謝之曰僑不才吾以救
世也今亦當以此言謝兄矣戰國時塞孔子之道者
不過楊與墨耳孟子猶冒好辨之譏今日之學路何
如也宋學之敝敝於撥因果時學之敝敝於入禪狂
而 高皇帝開天立極之心法則宛然可想似鬱
極而欲暢焉不從今日點破更待何時鄙心之不得
已更苦於孟子耳兄猶未信及此耶說夢說應感說
道統有歸說轉輪王牘中誠有之亦逆知此牘一出
信者尚希疑者叢起然數十年後智者必轉疑成信
恍然見孔子一貫之真脉絡作狂作僞之徒不得措
手足於其間必自此牘始也夢九齡夢兩楹夢傳說
興周公六經何嘗諱夢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害盈

而福謙六經何嘗諱感應孔子任文而不任道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何嘗不言道統之所歸處易傳中表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何嘗不含轉輪聖王在其中特世儒不知者不能言其知者不敢言是以秘着孔子宗廟百官之盛而吾乃冒嫌說出實欲借我高皇帝之威靈發此秘藏開儒者之局見而因以遏其妄心也一時未能貫通委難保無竭蹶之態然吾正患學者之不竭蹶於此果有竭蹶之態一變即至於道矣以洛閩姚江之故事推之而知續開辨讀卷之三

堅緒初抽必疑且駭而後大定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蓋拙牘千言萬語雖與時說稍殊其要只是去狂去僞使人寃朝聞夕死之源入從心不踰之矩而已何難信之有兄謂動輒萬餘言寃竟只欲合三教爲一似也未寃愚意之所在也不媒名不媒利而發天下之大疑意欲何爲哉端爲洙泗之淵源宋儒僅發其半使人迷却生死去處了無畏天命而趨道果之心頗天之靈於此觀破何忍視江河之滔滔而不爲之所故欲力挽唐宋以來束教之流與之盡精微而道

中庸植證道之緣於永世乃本分內必不容已之事也而兄却槩之爲妄心爲多事然則兄平日所與友朋切磋亦或時有製作此意云何無乃只圖眼前熱鬧身後香名耶自立立人作何歸結今日亦當苦口說破也此亦非第一人之言頗有貴境向學中人過此先以學問之結果爲兄慮矣楹銘一聯極佳便謂當一部問辨牘自許無乃太過且恐心境未必平穩至此蘇老願生兒愚蠢無災無難到公卿其言似陋而能動人者蓋從心境兩迫中發兄言生人寡陋不續開辨讀卷之三

仙不佛不聖人猶類狂禪合頭語不但心未迫入於此境亦未迫到此若只對弟病而發藥則此見已在未遇兄時穿過矣而此藥亦最當於自處蓋兄前以蓋世氣節動人今又以超凡見地動人以恬養知正今日事况尊齡亦已及艾前輩包容已過後輩吹求將來十分平淡十分含蓄人猶以奇品目之則日以不仙不佛不聖人之言作心銘亦是兄之真受用處然曷不直指老釋仲尼而以仙佛聖人諱之此避仲尼二字也似猶有照顧弟之心在殆不如鄧定兄

初對龍溪之言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則直頭是不仙不佛不聖人也。然定兄性量亦不到此。吾儕生死命根未斷。不如少說些空頭話也。緣兄平日受人尊崇太過。不自知言之流於肆耳。謂弟病在多處。受用在若無若虛處。則懇至之言也。則亦卽以此言作片獻矣。卽前所謂年來覺無可說。弟亦未敢深許。既無可說。則種種佳刻何來耶。無可說卽是說也。釋迦自言說法四十九年。中間不說一字。此却是實語。蓋當機而說卽是無說。弟今則漸回。於無說矣。而亦不敢輕言。遂無可說。蓋猶未到心思路絕處也。心思路絕。然後夕可以死。兄自信夕可死否。願勿以眼前之稍稍受用自徂也。愚前勸兄於讀禮之中。濯舊見。渙小群。從事於窮理盡性之學。今接來劄。雖字字是相成之言。而亦言合自滿之意。此見心體之欠虛也。弟不對兄說。破亦將無人說矣。天下人亦有數。弟不注意於兄。而誰注哉。前獻帛甚不虔。何以又叨佳葛之賜。大事幸甚。此身乃吾有矣。不得封而得贈。必是人子未滿之懷。然以令德令名光

續問辨

卷五

親何必封誥。顧猶有進於此者。兄其圖之。講義尚未及閱。容卒業以請。

荅段令君幻然父母書

令君諱然字然江安縣人

來書云。日近前而不御。遙聞聲而思之。不孝別先生。不能不深服。且深自惜。不孝待罪一載。半年後始晤先生。顏面晉領法旨。其心服先生。止以爲海內名流也。儒者師表也。學有深悟也。卽過從張生得佳刻數冊。困簿書。讀數葉輒罷。分袂後。舟卧兩月。時時把玩。辨問牘。十五年大夢。一旦大醒。先生不止一世代之鐸。振萬劫千生大鐸。劫外生春。不孝鄙人。何曩者相知之淺。而今始千里印心之如此也。不孝三十年悟孔釋合處。豁然無疑。以爲明心了。心謂之孔氏之徒可也。釋氏之徒可也。已三十五年。細心研窮。二氏不同。尤若蒼素。非但教相不同。卽根下亦天淵懸隔。如佳刻中反覆辨駁億萬語。諸矜縉之疑於三教難於合併者。亦以爲廢人倫也。離家去妻子也。此尤教相之粗。無難辨者。釋氏事理無礙。十方齊擊鼓。十處一齊聞。此必因

續問辨

卷五

無所着而生其心到此地非無悲歡也如嬰兒之乍哭乍笑而我無與也孔子哭顏回則心着於回而不知有痛齊聞韶則心着於韶而不知肉味者三月此於釋合乎否乎孔子三界內安身故在喜怒哀平喜怒釋氏三界外安身故在喜怒哀無喜怒不但教相不同而根下底裏亦自迥別年來於此不能無疑昨佳刻以為前劫願力出來捧讀莊誦惟恐其盡自有書契以來未有發揮如此透徹此書一出三界聖賢皆當拱手可謂俟之百代而不惑

考之前王而不謬生也鄙未曾得聞如是聖解偶獲珠璧幸也三生之奇觀矣翁其真我師哉種種請教倉卒難具書冊子催迫草數行以謝私淑大教喪事稍定另遣人請教前加役銀事托徐冲寰代啓想達記室矣幸為不孝堅前成

使海虞無異同不致異日裁減耳冗中不盡所言昔孟子論聖治自虞夏而下及於文王之烈不遺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云爾此兩言者實至美之心量得一猶以為難而足下乃兼有之

之祇何福而能招此賢族哉宜德星之不及若以去也然竊以為如傷之視人能知之而能頌之若一點望道之思則唯不肖能得之驪黃外耳亦不謂情思卓識便能究到釋氏之擊鼓齊聞與孔子之哭回聞韶異同處也蓋進乎見性法門而參及普賢行門矣世儒參不及此而漫言孔子之一貫是顯顯性宗縱不顯顯而貫處未一非夷子之二本則子莫之執中耳吁難言哉拙牘每從此處推敲而蔽之以乘願乘力之說正為世之執佛以裁孔者發也蓋近日高明之士稍知有向上一着者類能為頓超三賢十聖直入佛地之說豈知此等見地乃賢位中初發意菩薩之事但是悟境不是證境從悟起修入三祇劫方是普賢行門入此行門隱顯顯漸多從凡夫迷境中顯相不從菩薩悟境中顯相直至於成等正覺最後二愚悟門已畢而行門猶未畢也堯舜周孔之事業悉在行門中矣只緣吾儕智未齊佛不能為其為順流為逆流耳則蔽之以乘願乘力之說可足下誰與究此今復就尊劄所提哭回聞韶兩

段公案而再剖其隱義焉。初人皆化生。原無三綱五常名教。然而既有綱常。聖人必不於世教上壞世相。亦不於世相上斷世情。特以厥初生相。衆皆迷之。當爲凡界中一顯。生本無生之法。聖多秘之。當爲世教上一提。故權立出家法門。以示其兆耳。世謂佛滅綱常之教。佛無喜怒哀樂之情。皆至粗之論也。佛於父王之歿。親爲昇棺。佛既入於涅槃。因亡母現身號慟。復起而訊慰之。且示阿難曰。爲將來不孝衆生故也。此猶從世相上現悲。不從出世法上現大悲。至於

續開辦牘

卷之二

天魔多方欲撓佛法。佛皆不許。獨謂末法中。令魔家眷屬。投入緇流。陰壞佛教。佛乃嘿然墮淚。悲正法之難久留。此可以例吾天子喪予之悲也。然哭回猶易解。而聞韶忘味。最難解。豈以透性之聖人。而乃於游藝中。喪身失命哉。解者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孔子不受樂塵。而亦不捨樂法也。此亦粗論。凡聖人之忘食忘憂。必有个退然不自滿處。亦有个躍然可往從處。而向知命以後說。大段是破生相。無明以入窮神知化之域也。蓋聖人不難於得涅

槃之心。而難於盡差別之智。生相一毫未破。則一日未圓。而涅槃尚有待焉。故不但順行之等。覺從金剛道中。汲汲破此生相。卽逆流之如來。亦爲衆生顯此難破之生相。而以身破之。釋迦於雪山習非非。想定三年。又習滅盡定三年。是已。習定不辭於六年。則忘味何倦於三月哉。大槩孔子知天命以後事。不可以凡見忖度也。然使孔子未現佛證。而入無餘涅槃。則爲道之悲。尚有之。而忘味之勤。亦已矣。第此生之願力不存焉。通得此義。而後一貫之脉正。從心之

續開辦牘

卷之二

矩圓。吾儕但脩孔子之庸德庸言。而如來之最上。乘自在。毋以欲速助長爲也。創謂孔子三界內安身。故在喜怒。平喜怒。釋氏三界外安身。故在喜怒。無喜怒。此亦妙評。但須點出權實。逆順二義。則了義之譚已不然。猶似內外有二界。界內界外。外有兩心也。然而及此者。亦寡矣。崇獎太溢。總不敢當。而拙牘方費。踴躍則得同心之言。而一快也。創末慙慙於加役銀。欲使通行。使海虞無異同。其是一體無間之心。而仁侯之德政。亦不專在此一事。卽如規

種種周密與大禹之盡力溝洫何二焉虞山東淮
海潮其法與太倉州相同西注湖水其築圩
之法與長浦崑山兩縣相同崑太吾祖考墳墓地也
長洲吾身所栖止地也虞山之水政成一州兩縣實
賴之功既什八而惜乎未報政成以去能不爲桑梓
動念哉兩月前曾偕崑紳諸儀部請諸太府公祖將
仁族種種石畫懇之通行各州縣且立碑以垂不朽
其時欣然允諾且謂已發各屬議矣但未知議後若
何諒必無太參差處而虞民則方爲公圖勒石且祈
續開辨贗

續開辨贗

卷之十

公之再來民情如此天意當亦不違也徐子德公最
深一承委後即以弁簡促我緣病暑倦思且欲觀府
主及諸令長覆議定奪若何而後爲之是以稽遲尊
托今則不能久待矣容具草呈覽不一

荅鄭文學養貞書

文學諱時彰字建昌府人

來書畧云不肖彭欽慕老先生已十餘禩矣無緣
得一樞調茲微天幸得入門牆親道範一聆大君
子之教平生渴想慰自一朝過爾匆匆別來不得
朝夕左右以罄所請令人又起難遭之想幸賜七

九問辨贗周易六龍解置之案頭時刻展讀每玩
一遍覺心花開發一遍彰珍之不啻牟尼珠矣以
西來之意合聖宗以東曾之矩矱二氏闡三教之
秘成一貫之宗此從古無人覩破亦從古無人道
破間有窺見一班者又時氣怯不敢直心直腸
拈出往往將閃說騎牆話令人捉摸不定總之名
念未斷猶老先生不挨門傍戶依唇做舌通目已
性直通三聖人性發出自家心藏如來以一大事
因緣出現老先生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此書先師
續開辨贗

續開辨贗

卷之十

近溪羅先生在時嘗語彰曰三教聖人之道支離
已久我朝幸挺生高皇帝穿透此關以開
其合之之端將來必生一至人大大合併一番但
氣數未齊時候未到然以其時則可矣你們有造
化庶幾或得遇之又曰學不通易學問終難透徹
而易經一部盡於乾坤二卦中今老先生以乾元
純天之學出世以坤元承天之學經世以孔矩矱
二氏悉符近師之說第近師隱而未露老先生盡
之捧出大大合併無踰於此所謂至人老先生印

其人也。彰得遇之。真造化矣。緬想三聖人在天。亦大家拍于齊笑。不啻此學支離二千餘年而復合於今日。氣運齊也。時候到也。誠幸之幸也。彰當以事近師者事先生矣。彰根器淺鈍。資稟庸下。每讀他書。多有不能理會處。獨閱老先生大教。言言似通。語語以曉。卽有不能會通處。亦屬通。卽有不能曉解處。亦屬曉。何也。其所未通未曉者。特言語文字之間。而其所通曉者。大旨已了了矣。此非泛泛套語。效俗輩爲獻諛地也。獨老先生所論大學明德一義。竊有疑焉。敢請正之。老先生謂大學卽太學。乃周天子之國學也。德卽智仁聖義中和之德。明明卽日新緝熙之義。至善卽智仁聖義中和之恰好處也。彰謂大學對小學而言。亦有理。明德卽心體。朱子以虛靈二字訓明德。似爲穩當。自古聖人之學。只是事心。舍事心之外。更無餘法。堯之傳心。則曰允執厥中。此與達磨西來傳心之旨。一條目中有格致誠正。皆事心之功。脩齊治平。皆事心之用。末結以修身爲本。卽普賢行門。

之功。始有實際。智仁聖義中和。無非明德之作用。隨事而興其名也。况智仁聖義中和之教。起自成周。唐虞夏商。未之前聞。此明德卽太甲所謂明命。帝典所謂峻德。如以明德屬智仁聖義中和。彼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者。亦可謂顧諟智仁聖義中和。耶。克明峻德。亦可謂克明智仁聖義中和。耶。唐虞夏商。尚未有此名目。豈先成周而豫襲其學耶。彰謂明德屬心體。更切傳心之要旨。古本與石經。其統緒脉絡。分章分句。雖有異同。而所謂明德則一。未聞以智仁聖義中和訓也。老先生云然。必有所據。不肖創聞此說。未敢深信。志切質疑。語多直截。有忘後生小子之分。老先生大智洪慈。嘉惠後學之意。無窮。願開秘藏。以終教之。彰雖謏劣。頗能識寶。老先生所著之書。殆超出定性等書之上。問辨精義。已拜領矣。此外諸凡種種佳刻。敢求各一冊。以啓聾瞶。蒼眉赤水先生書。不識成帙。不仍乞惠一冊爲幸。閏四月吉水羅匡胡先生同。近師一疏。深痛朋黨之奸。大傷鄉曲之薄。過

吾肝哭近師。屬辭以祭。承附祭文數冊至。謹呈一冊台覽。倘俯念通家子弟之誼。不忍置諸度外。或有翰劄賜教。乞附至杭州。云神馳法幢。不知何日再聆警錫。臨楮。肩勝悚息之至。

志道幼未知性學。將壯。幸有所聞於先師耿恭簡公。心花偶發。而博。大圓通之槩。則得諸令師羅近翁居多。嘗從燕京蕭寺中。抵足數夕。又從扁舟過吾里時。同寢食。七晝夜。藩籬盡撤。耳目心志。如一人。謬以聞善。決江河薦我。亦以將身奉塵刹策我。歿後。則夢神

三接。若以斯文之軸。授我。旋以初地之證。示我。然而罕有知者。以心神不傳於副墨。而應和又不涉於雷同也。足下述其生前之語。謂三教聖人之道。太

祖穿透此關。已開合之之端。將來必有至人大大合併。一。昔又謂學不通易。學問終難透徹。而易經一部。於天地二卦中。俱是如實。不誑語。愚也。原無立言。今日亦作蛙鳴。雖曰別有感發。而令師實生之光也。牘中以西來之意。合聖宗。以東魯之矩矱。二氏又以乾元統天。攝出世之法。坤元承天。攝經世

之法。此數條者。士多疑之。而足下之獎賞獨過。此殆推信師之心。以信我。至謂未通亦屬通。未曉亦屬曉。語意頗奇。向非得魚忘筌。不及此。以是知足下之得於近翁深矣。拙牘受高賢泰駁已詳。尚未有及大學明明德之說者。得足下首辨。及此甚幸。蓋亦世間大公案也。今人讀大學。不宗朱子之說。則宗陽明之說。而獨大字之讀爲太也。其說已古。德字之指爲六德也。其說似新。驟聞安得不駭。而愚之推敲則久矣。蓋大學一篇。實摘諸戴記中。大原讀太。從周天子之

國學而立名也。朱子以小學配之。而直呼大學。夫太學固以大人之學爲教。然直將大字冠學字之上。則所謂大者。屬人乎。屬道乎。不拈人不拈道。又不指學宮。而禿名大學。義殊欠穩。既訓大學爲大人之學。便當訓小學爲小人之學。義尤不穩。古但有大人之稱。而無大學之稱。亦但分有鄉學國學之名。不聞分有小學大學之道。按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則里塾黨庠術序所教。亦無一而非大人之學。而太學之名。則不得與里塾黨庠術序相混耳。載考六

經中亦但有大字而無太字。如太康太甲太王太子之類。俱因大字作太字讀也。何獨於太學而疑之。至若明明德三字之訓。訛傳更久。朱子將明明二字拆斷。以上明字作工夫。下明字連德作本體。而訓之曰。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陽明則直以良知當之。皆未深思德字之義耳。德字。從行從直從心。蓋以直心而行爲義。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是也。虛靈。心體也。心體非德。正心乃可以名德。良知知體也。知體非德。致知乃可以名德。今以心體知體之本然。而訓之曰明德。此濫性以爲德也。豈合直心而行之義。卽據中庸篇中。有所謂性之德。與尊德性之云。若亦指性以爲德者。不知性之德句。從成已成物說來。尊德性句。從至德疑道說來。俱不從本然之性說。而就君子之德成諸性者說。卽張子厚之所謂德勝氣質。性命於德也。若單言性。必是聖凡之所同具者。不與德混。單言德。必是聖賢之所脩成者。不與性混。惡得濫心知之體以爲德哉。大學之道。何以不從天命之性說起。而劈頭便說明明德。同

家造士之法然也。周禮三物之教。六德居首。士學升諸國學。則既飮聞六德之教。而其心已有所得矣。故以明明德爲第一義。古本所謂太學。旣指周天子之國學。則其所謂德。豈不指周禮中知仁聖義中和之六德哉。明明。明而又明也。明從日月合體成字。而合內照外照二義。內照謂透悟自心。外照謂光被四塞。此言明明合外內之道也。其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正謂古人欲大明此德於天下。格而致。致而誠。誠而正。正而脩齊治平。乃所以明明之也。若如舊說。所謂明明德。此則致知一義耳。在六德中。但該聖智。而遺仁義中和。亦非至善之謂。愚故本篇中日新緝熙之義。以證明明二字。則該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功。而曲盡之。亦該智仁聖義中和之德。而一貫之。合外內而兼照事心不待言矣。足下未究及此。而謂六德起自成周。唐虞夏商未之前聞。曾不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聖人特就人心之有所得而強名之曰德。又就所得中之含有衆美。而強分之爲智仁聖義中和。亦何方體之有。虞夏書傳中。所謂

九德三德八元八凱名目。卽智仁聖義中和之別稱。而成周實括之爲三物之教。皆唐虞夏商之遺法也。謂六德起自成周。然則孝友睦婣任恤之六行。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亦自成周起乎。泥亦甚矣。竊疑作大學者。既揭明明德。何以隱却智仁聖義中和六字。而第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作條目也。豈不以六德之教。士所素習。無待於標。標八條目之工夫次第。正所以發明大學中六德之教也。試考論語中庸二書言道言學。未有不本於六德者。論語則於六德中揭出聖仁二字。亦或以智仁並提。而中庸首章特揭中和二字。中間智仁聖義或兼言。或專言。不一而足。蓋不但德性如是。而尊周之道亦如是。豈以太學之中。而反不以明明六德爲教耶。足下蔽以事心二字。亦得。獨泥着虛靈二字。以爲明德卽心體。又援克明顧諟之訓。以駁智仁聖義中和之說。似乎心境欠瑩。古人凡言明德。並不光指心體。如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此卽顯顯令德之義。康誥稱文王克明德。連下慎討庸庸。祇威顯民爲義。慎庸祇威。正其克明之

實處。與周詩頌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義通。聲色不大之德。非智仁聖義中和而何。太甲所謂明命。卽論知天命畏天命之命。不當以虛靈之心體爲訓。顧諟之誠。則從虛靈中出。謂顧諟智仁聖義中和之德。固不可。謂顧諟天之靈靈心體。可乎。書於成湯。稱臯智。稱寬仁。稱齊聖。稱一德。然則顧諟明命。正所以脩智仁聖義中和之德者也。史贊帝堯克明峻德。實承上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言。峻德卽上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德也。言欽明文思。則該聖與智。言允恭克讓。則該義與仁。言安安。則該中和。卽借言克明。智仁聖義中和之峻德。殆無不可。若言克明。虛靈之峻體。則於義難通矣。以上所引三書明字。並以明顯爲義。不言本明之德。而康誥止有一明字。帝典所指克明。實在峻德。峻乃德之已成者。與本明之義不同。則亦可以辨德之不指虛靈。而明明二字之不可拆也。此德屬在湯文身上說。正是明明德於天下。而以皆自明也一句結之。則謂明從自身上起。不從家國天下之人起耳。以此四推明明德之義。躍如矣。顧

愚亦非粘定智仁聖義中和六字以訓明德。特請處靈良知二義非德字之正解。而拈周禮之六德以實之也。究竟則六德之外無德矣。明明六德之外亦無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學矣。微覺足下辨端。則此條公案未了。吾是以幸足下之有此駁也。然學貴躬行。豈尚訓解。即守先賢成說而以身體之。雖不言六德。而六德何嘗不貫。特於原文消不去耳。不能消文而能消意。較之不能消意而但消文者。得失何如也。足下亦不必泥吾六德之說矣。前出六龍解。問辨牘已續問辨牘卷之二

續問辨牘卷之二

續問辨牘卷之三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續答顧涇陽丈書并質疑續編一十八款

諱字積見前集

來書云。向者漫有所質。辱翁不鄙。悉意剖示。憲受而卒業焉。時而爲一爽。然若失也。時而爲一欣然。若得也。所以開發頑吝多矣。札末且諭之曰。如有未慚。不妨再商。而尊牘亦以問辨名。然則問之弗得。弗措。辨之勿明。勿措。固我翁之志也。因復次第其臆。以俟就正。一日忽自念曰。如此不已。將無容

續問辨牘卷之三

二

意見議論中乎。以告家弟季時。季時默然者久之。乃曰。此事若從軀殼起念。委爲不可。若爲自家性命心切。於無疑生有疑。於有疑求無疑。何往而非實學。恐不得以意見議論爲嫌也。於是忘其質而申呈焉。翁何以裁之。仲尼不云乎。誨人不倦。憲也敬九頓以請。

今天下固多論學之士。而細心鑽研者亦少。前得質疑一冊。感尊兄之銳於衛道。而篤於鑽堅也。安敢不竭其愚。然亦頗嫌質疑中多盈語。與若無若虛之胸

禮稍別而摘辭過尖。尚有文豪氣息在。今所示質
續編較前平實多矣。以此見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之
大槩。今弟數言。最佳。謂議論從軀殼起。則不可從自
家性命心起。則何嫌之有。之義也。易曰。知幾其神
乎。性與軀殼之幾。相去幾何。此處最宜細察。但有
纖毫放鬆。卽不是道。實自嫌前讀欠合。非作謙黑二
箴之本意。日思所以掃除之。而疑端方起。勢難遽嘿。
蘇子所謂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于
天下。而借此以結四方道緣。縱不能發人信。亦可以
續問辨牘。卷之三

續問辨牘

卷之三

發人疑也。疑與信俱成謀道之緣矣。尊意尤深且懇。
何忍相負。乃復隨款奉答如左云。

續質首款云。性太極也。是太極也。在天爲天。在地
爲地。在人爲人。非有二也。是故人生而靜。以上如
是。感物而動以後如是。縱其陷溺特亡。亦如是。氣
稟不得爲之拘也。情欲不得爲之蔽也。書言帝堯
詩言物則。孔子又闡出軋。元坤元之奧。孟子又拈
出仁義禮智之端。上下千載。先聖後聖。更相發明。
揔之。只是道性善而已。乃說者多異辭。何也。

到人生而靜以上。見其具其真。漠漠冥然。莫窺似乎。
無善無惡。便認無善無惡爲性之本來面目也。或
看到感物而動以後。見其紛紛紜紜。雜然莫定。似
乎有善有惡。便認有善有惡爲性之本來面目也。
善與惡之相去亦遠矣。無則俱無。有則俱有。愚不
知性果何物而然也。然則孔子何以曰性相近也。
曰此孔子之道性善也。非以性爲無善無惡。亦非
以性爲有善有惡也。無善無惡。指何者爲近。有善
有惡。應曰性相遠也。指何者爲習。然則何以不曰
同而曰近也。曰此朱子所謂兼氣質而言也。兼字

續問辨牘

卷之三

下得恰好。專以理言。自聖人至於途人等也。奚啻
曰近。專以氣質言。其間或相倍從。而無筭矣。奚得
曰近。惟以理爲主。帶氣質說來。所以不曰同。不曰
相遠。而劑之曰近也。近者。不遠之辭。故曰此孔子
之道性善也。然則程伯子何以云善固性也。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也。曰此專以氣質言也。專以氣質
言。非性之本色矣。以故委婉其辭。曰亦不可不謂
之性。隨繼之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也。卽以抑惡亦不可不謂性之說也。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由此觀之。所謂不是性者。正以其有善有惡。而所謂不容說者。非以其無善無惡也。故又曰。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既非兩物相對而生。分明只是一箇善也。然則伯子之指可識也。又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然則伯子之指益可識也。今翁之言性也。本孔孟子。本程伯子。也。再乞裁教。

續問辨牘卷之三

甲

乎。本孔孟子則孔孟之言性善方。翁之言性善圓也。本程伯子。則程伯子之言善惡圓。翁之言善惡方也。性者太極。愚爲孟子發性善之原。而圓其說也。孟子當時亦只以情驗性。未嘗道及於此。而其見則已及之。觀其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豈汗漫而云然。兄已信得性。是太極。而猶執孟子以情驗性之言。格諸說。則會意却有未圓在。拙牘者。窮性善源頭。到乾元上。本是

簡易明白。只爲將古今論性之言。拈來折衷一番。是以辭多轉折。宜兄之不能釋然也。兄於牘中前後語意。似亦欠於精察。蓋有已經剖破。而復翻來作辨端者。卽程伯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公案是也。兄豈謂性善一宗。獨眼前幾人認得清。守得定。其餘遂爲陽明無善無惡之言所惑。而誣性爲不善乎。天下無此痴人也。性善固是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若只據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孩提知能之良。而隨聲附和曰。性善性善云爾。荀楊必掩耳而笑之。唯推極本根。而窮性情之變態。則不但孔孟周程諸大聖賢。其言有互發處。卽公都子所引告子或人之言。亦各有個根據在。雖各有根據。而不能不勾銷於孟子性善之一言。則爲人物之性。皆從乾元始耳。究到乾元。豈但人皆善。禽獸之性亦皆善。豈但惡人之性本善。蛇蝎之性亦本善。釋氏所以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謂佛性亦有佛性也。故唯釋氏之言性善。與孟子最相合。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釋氏曰。人皆可以作佛。

續問辨牘卷之三

乙

其原同也。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相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由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分於今。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匪程伯子不能洞照及此。此從識仁定性之學體證出來。見得一陰一陽之調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天命有善而無惡。成性者。成於氣質。氣質有善而有惡。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雜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卽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卽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蓋剛柔雜揉之中。而乾元自在焉。滴而爲不善。正如明珠繫于垢衣。纏覆雖深。明體不滅。又如清水渾於沙土。風波未汨。清質宛然。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爲定論。若說到

人生而靜以上。便離着氣質。而入於無聲無臭。一氣載性。卽是命。豈容言說。說到人生而靜以下。又粘着氣質。而入於五性感動之物欲。性已成欲。說卽不是。此性之所以難言也。彼言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濫真。性言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爲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強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爲善。而善體卒不可說。孔子正爲性體難說。故微言相近。以露乾元之端倪。而未嘗析爲四德析性體爲四德。自孟子始也。亦於其不可分者而分之也。程叔子亦泥四德之言。謂性中只有个仁。我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是个無極之真而已。曷嘗有仁義禮智四者來。故仁義禮智。亦人性之假名而不可執也。何者。性中既含个仁義禮智之德。豈不含有食色之欲。德自内生。欲

可自外動乎。伯子是以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善惡皆可謂之性則皆不可執之以言性。然而言性者不曰善必曰惡。不曰無善無惡必曰有善有惡。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自掃其善惡皆性之害也。豈但自掃其善惡皆性之害。亦掃孟子以情言性之案而究竟其性善之案。故曰孟子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則渾是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宗旨也。噫微矣。孟子雖以性善標宗卒不能易孔子性相近之說亦未嘗盡廢或人之說。玩其言曰。續岡辨牘卷之三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所謂善也。曰乃曰可。皆擬議推敲之詞。而不敢直言情之必善。此卽性相近之意。別章言及聲色臭味之欲則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所謂性卽或人所言有善有惡可善可惡之性也。其道性善直是言性之原耳。然七篇中亦未嘗深言其原。其原發於濂溪之太極圖說所謂無極太極正是性善之原。說到真精妙合成男成女人得其秀而最靈此卽性相近之意。又說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卽習相遠之意。習亦從性中

出而不可謂之真性。蓋二五之精一滴而無極之真漸隱矣。故通書言性又以剛柔善惡中五字括之。此合真性與習性而爲言者也。習性必還真性故惡欲其入於善善欲其入於中。中乃還於太極故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所謂中孟子之所謂善也以善判性其言爽以中約性其旨圓若善字可以說然則何不專言以善易惡而必以至中爲究竟哉。至於中則至舍無善矣。至舍無善是謂真性。蓋自孟子而後見性之微論性之圓莫如周子而程伯子固有所受之也。凡此等義愚先於論性相近一節測義畧剖之而辨牘中亦已微微點破。乃尊劄猶翻出許多疑義來。只緣平日着重在此一時難舍耳。不然則以吹疵索瘢之心掩其若決江河之智也。劄末謂孔孟之言性善方吾之言性善圓。程伯子之言善惡圓吾之言善惡方。若以辭害意豈敢謂拙牘無意圓語滯處。倘肯以意逆志卽將理會孔孟周程之意察吾言乎。則孟子有君子不謂性善說何嘗不圓而最實以孔元之本方之矣。子

已不是性之說。何嘗不方。而愚且以闡提佛性之義。圓之矣。兄試虛心而思。設令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公案。未經程伯子挑出。而挑自吾口。亦遂能降心相從否。又令性相近三字。不從孔子口出。兄亦肯如今日之圓其說否。此是心體上事。不可不察。

再按程伯子人生而靜。以上一段公案。原有兩解。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此是正解。陽明亦宗其說。更有一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以上。更不容說。說到以上。便

續問難精義卷之三

十一

是命不是性。孟子以繼善言性。此乃推深一步說也。愚舊蓋主此說。今玩繹說性三字。還從朱說為穩。然二說原不相悖。蓋性善二字。古人之推敲於此久矣。二字在今日已。成套語。而孟子初開此口甚奇。開後亦不盡信其說是以荀楊之說紛然。至程朱之表章出。而其論始定。然目見天下之人。不教而善者甚少。教而後善者常多。教亦不善者尤多。豈其無性乎。程子所以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也。兄謂先聖後聖。更相發明。揆之只是道性善。孰曰不然。會得闡提向。

續問難精義卷之三

十二

性更有何說。但顓預佛性。亦不足以醒人之夢。如欲呼夢人而使之覺。先從自性透將出來。不在鑽研註脚上。察兄諄諄辨駁。於先聖先賢訓脚處儘細。而於自己參悟處則疎也。如云。或想到人生而靜以上。見其真真漠漠。窈然莫覺。似乎無善無惡。便認無善無惡為性之本來面目。此數語。正中佛所刺殺。灰外道非色非心。昧為真諦之病。此病實是禪病。但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兄於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亦自信透過否。若猶未透。但如置絛索於其間。凡影響論道淺薄論人。俱起於詞事。訓詁兩家。子思以上絕無之。充類至義之盡。開影響論道之端者。實自張子厚程正叔二子始。開淺薄論人之端者。殆自孟子始矣。吾儕欲作三代以上人物。不妨以吾之不可學。學三子之可愚。雖薄劣。然此處不敢放過。兄試察吾牘中。亦有言到踐履未實之性境處。步趨不及之先哲處。而不婉曲逡巡其詞者乎。間有伸此以抑彼。而決裂其辭者。必為及極重而轉積迷故也。此係吾儕慎獨去處。敢不省諸匪兄不敢深

言及此。劉中以孔子之性相近。合孟子之性善儘周。匪然亦頗嫌近於註疏。不能發人性光。拙牘中亦未嘗漏此義。兄自見以爲漏。而翻此辨耳。辨意只爲破陽明無善無惡四字而發。當時陽明提此四字。蓋爲大學一篇自誠意說至天下平。不離好惡。而正心章中言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惡憂患。則不得其正。則心又不可有善惡之所也。故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原不爲論性而發。然心體卽是性體。遂濫於告子論性之說。惹出近來許多議論。苟體察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則亦當以圖程伯子之說。圖陽明矣。壞天下之風俗。必不在此一言。破此一言。亦未必便能開人性地。而何以苛求爲吾非故爲陽明回護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恐吾儕芸己之田。不如陽明是以已昏昏使人昭昭也。曷若置此公案。而直講孟子知性養性之學。

續質第二款云。翁之論性原援太極圖說爲證。故亦據太極圖說以請。若就陰陽言其義甚活。孰謂不得以善惡配也。雖然。謂太極生陽生陰。有陽無

陰。不足以爲太極。信矣。謂太極生善生惡。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也可乎。如曰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則捨惡趨善。亦不足以合極乎。况翁言陰盡陽純。乃還太初。則太極固可謂有陽無陰矣。獨不可謂有善無惡乎。又言權實兩門之聖人。鍛鍊大千界內衆生。至於善根純熟。而後大二災始起。驅群生離此苦海。不入佛界。亦入空界。禪界。將入之先。三毒消滅。人壽至於無量。不復以男女構精。續人道。而一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惟以趨淨去

續問辨續卷之三

十三

染爲常。是則衆生且可謂有善無惡矣。太極反不可謂有善無惡乎。再乞裁教。

愚前牘既言易中陰陽甚活。卽健順而爲健順。卽淑慝而爲淑慝。善惡必屬陰陽。陰陽同出太極。則何事更翻有善無惡。不可以爲太極之辨。又言太極不能不分陰陽。有陰陽則必扶陽而抑陰。性體不能不起善惡。有善惡則必捨惡而趨善。亦何事更翻捨惡趨善。不可以合太極之辨。此是兄之怯於舍己。而酷於吹人處也。如此發辨。辨無已矣。唯所謂陰盡陽純。乃還

性初則有个至理在朱子不云乎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此語最精然一氣實出於太極太極只是混成一物而已陽即太極之性陰即太極之質也質從性生則陰從陽立故太極圖說先言動而生陽繼言靜而生陰當其生也有陽無陰不成太極究其成也陰未盡而陽未純不還太極從太極生兩儀論謂太極為陰陽之統體可也此是人物受性之因從陰陽還太極論謂太極為元陽之純體亦可也此該聖人盡性之果因上說因故程子究到人生而

續問辨牘卷之三

十四

靜以上而曰乃是繼之者善也此影着無極而太極說果上說果愚又究到大劫欲終之日而曰人人當歸佛界也此影着太極本無極說必如是而後孟子性善之案始結若但據孟子以情驗性而不遡因於闡提皆有佛性處究果於闡提皆當作佛處亦只道得一半何足以遏告子或人之說哉究竟及此然後知荀楊之本領果錯而孔子性相近之言亦屬第二義矣然而古人言性多從當下性體說不究到起因結果之極至則必不究竟而言也帶氣質而言性

便不說煞善字蓋為眼前以已合彼有打對曰不過處孔子所以但言相近也古人亦有言及性善之因者則仲虺之所謂上帝降衷劉子之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已然只原到太極生兩儀處未原到無極而太極之深因處亦有言及性善之果者則孔子之所謂中心安仁子思之所謂至誠無息是已然只反到陰陽一太極處未反到太極本無極之極果處所以然者何也聖人教人不與中人以下語上其自道則行必顧言大而化之之人不言聖而不可知之

續問辨牘卷之三

十五

之事也濫與中人語上多在禪門而以大賢言大聖事則子思之中庸是已孟子雖言性善亦只就情上道得一半蓋語上之難也程子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則深矣愚又究到性境之歸宿處不已妄乎則以結孟子性善之案故也諸君子其毋輕言性善義哉

續質第三款云孟子之言性善猶曰性乃純陽之物然則荀子之言性惡猶曰性乃純陰之物耳其偏等也竊惟人稟陰陽以生缺一不得至以善惡論又當活看若謂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

天下未有有善而無惡者。將無太執。且曰無惡則亦無善。有善則亦有惡。夫是善惡兩者亦若一陰一陽之互根循環而已也。然乎否乎。再乞裁教。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之意。既明便不得以孟子之言性善與荀卿之言性惡同作偏辭。蓋孟子通其本而荀卿逐其末也。陰陽缺一不得善惡又當活看。此語良是。然既以陰盡陽純爲言。顯是主善而不主惡。豈謂不活。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則亦未有有善而無惡者。相對並言。委似太執。然自太極生兩儀後。勢

續問辨贖

卷之三

十六

已如此。在今日猶恐惡多於善耳。畢竟有個還元之日。吾言實未嘗執也。在兄此言。無乃從執心發而言。意亦有相發明處。但吾推原性體以孔子性相近之說。合周子無極之說。而言無惡則亦無善。不得謂之相近。有善則亦有惡。不得謂之無極。竊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於此而疑其餘。安得無疑。且陰陽有流行之命。有一定之性。此處所謂善惡。指性而不指命。奈何以一陰一陽循環之義。詰之尊意。不過欲伸性善之說。故多索說。以作辨端耳。豈知濫言性善必不足

以遏荀楊之說。唯深言之。而至於闢挺有佛性。善之宗始定矣。

續質第四款云。翁謂孩提之童。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未足以徵性善乎。以愚觀之。豈惟是哉。假令是孩提之童也。生而襁褓於人。比其長也。可使制挺而撻其父母矣。雖然。誠有人焉。於其前呼而詔之曰。是汝之父也。是汝之母也。有不駭然自喪。盡然自傷。若無所容其身者乎。然則翁將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乎。將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爲性乎。如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也。其身者爲性乎。如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也。性善兩字。誠欠穩矣。如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爲性也。種種之疑。不亦可以渙然冰釋乎。

續問辨贖

卷之三

十七

此巧辨也。巧中尚有拙在。襁褓之孩童。可使制挺以撻其父母。此特失於不知。孩提之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非不知也。何以有戀有不戀。呼襁褓而詔以所生父母。盡然若無所容其身。此亦既長而知道理之後。乃然當其孩提之時。雖詔之亦茫然。一印長而盡然若無所容身。亦是良心之不安。若

然世豈無喪心病狂之徒漠然若不介意而推誘以不知者乎。蓋有弑父與君之賊良心安在。此何足以驗性之必善也。其善根則蔽於闡提有佛性一句中矣。愚前此案原是代爲孟子發疑問而代爲解之。正欲達到人情之最難解處以發性善之義。亦如楞嚴經中七處徵心。徵到無可躲閃處而後顯出妙明真體。愚蓋爲孟子徵性善不爲告子或人闢性善也。此辨無乃贅乎。

續質第五款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翁曰續辨開牘卷之三

極不善之人亦知仁義禮智之爲美。乃習聞習見之所熏而非因地一聲之時即然也。則是習相近也。性相遠也。且習見習聞亦從何而來。幸再詳之前段既判強裸孩提之說。則此段可以無割。然習之遠於性易曉也。習性之近於真性難明也。而兄又以習相近性相遠之險句發難矣。不剖將滋人惑。故復卽真性習性之義而再申之。今天下性學之不明。正爲真性與習性混也。真性卽是太極不待言已。曷言性習之久而成性也。習性何自而生。從陰陽五行

雜揉中生也。人豈一劫之人。性豈一劫之性哉。在一生謂之習。習與性成流入多生便成習性。釋氏謂之染污識性。而先儒命爲氣質之性。剛柔善惡萬有不齊。苟非天縱之聖。未有一生能盡其性者。儒家但以一生論人。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豈知真性固從無始劫來。習性亦從無量劫中染來。既從多劫染來。亦從多劫化去。故赤子未離母腹而善惡之質已成矣。因地一聲之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其餘未有不不可移者。兄前云移在習而不在性。是也。然習亦從性中發。當言習性可移。真性不可移耳。孔子言性相近。蓋以真性貫於習性之中。孟子道性善則專以真性言也。然孟子雖專言真性。而其以情驗性却易混於習性。何者。孟子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此固是真性之苗。然孩提之愛生於欲。所欲在乳。順之則喜。拂之則啼。此卽告子所謂食色之性也。豈是太極本來面目。蓋習性已混於其中矣。故有初生卽懷迷性如真西山之所斷者。宿習使然也。君子不謂性也。孟子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亦言

其大槩耳。聞提之人四端何在。愚所聞極不善之人。即聞提也。楊食我之流是也。凡語聞於華。譯信不具。言其善端已絕。無一毫之信心也。然則聞提雖無信心。曷嘗無知覺之性。習之。其善。其親師長也。安得而獨早之。習聞。其美。其義。禮智也。安得而獨惡之。獨其處心。發處。無一不惡。惡與。熏之以不善。則入。熏之以善。則不入。其所從。遠矣。當其因地一聲之時。今生之習。未起。宿生之習。已成。純是一團惡氣。烏知有所謂君親仁義哉。長而知有君親仁義。則。續聞辨微。卷之三。主。

為精義。且以為美名。而高揭之。不以習性簡真性。亦斷不足以奪荀卿之說。兄欲詳習見習聞從何而來。此意却好。蓋論真性。則堯舜誠與途人同。論習性。則不但多生之熏染。迥殊就一生而論。其聞見亦隨俗而別矣。即如中國先父而後母。胡人則先母而後父。不以為無禮也。中國重父母之喪。重男女之別。西南諸夷。有父死而析其尸。毀其骨者。恬不為怪。胡俗娶群母。娶寡嫂。以為固然。滇南婦人。至以多淫內地男子。誇耀隣里。其夫亦以是為妻榮。此其羞惡是非之心。何如哉。要亦習聞習見之所熏。而非因地一聲之時。即然也。然熏於一生之見聞。但謂之習。不謂之習性。習性則熏成於父母未生之前矣。由此推之。不但食色之性。為習性。即仁義禮智。雖曰天然之性。亦是習成之性。蓋以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性。生者。照之而知其然。中庸所以謂之德性也。七篇之中。亦有之。其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正言習與性成之德性也。反在小人身上。當曰。小人所性。不仁不義禮智根於心。既曰根心。此根從何而來哉。孔子

其等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習自風生來也。學而知之者，次也。習自今生熟也。困而學之，此則轉惡習為善習之機。困而不學，則下愚也已。其受熏轉習之所以然處，實不能逃孟子性善之一言。而局於情善之衆，則不可。凡果欲窮性習之源委乎？不嫌撇却舊聞，向釋門八識義一參也。

續質第六款云：翁謂均曰：無善無惡，而陽明通孟子之性善。告子通荀子之性惡，何也？爲其一以仁義爲性，一以食色爲性也。愚竊謂均曰：無善無惡。

續周辨贖卷之三

三十一

而告子言之則得，陽明言之則不得，何也？亦爲其一以食色爲性，一以仁義爲性也。夫仁義性之德也，是純粹至善者也。食色性之欲也，之於善則善而不可執以爲善，之於惡則惡而不可執以爲惡，是無善無惡者也。孟子名仁義之性曰善，告子名食色之性曰無善無惡，各道其實而已。今以仁義爲性，亦云無善無惡，循名揆實，得無爽歟？以仁義爲無善無惡，將以何者爲善歟？告子以仁義爲性之衆色，翁亦將以仁義爲性之衆色歟？則就贖

見求之而有未愜也。且孟子道性善，夫人而知其是也。荀子道性惡，夫人而知其非也。乃無善無惡，繫以仁義，便通孟子之性善，繫以食色，便通荀子之性惡，則其說恰在可是可非之間。是故曰：仁義曰食色，的然各實有所指，而此一語祇爲空頭話。曰性善，曰性惡，判然各自持所見，而此一語却爲兩頭話矣。其可以語性歟？而翁又曰：性善惡之統宗也，得非以專言善者，必不能通諸惡，專言惡者，必不能通諸善，而惟言無善無惡者，乃能善惡兼通，性善惡兼通，乃能爲善惡之統宗歟？此則就尊見參之而有未愜也。幸一一裁教。

續周辨贖卷之三

三十一

均曰：無善無惡，而告子言之則得，陽明言之則不得，爲其一以食色爲性，一以仁義爲性也。辨誠巧矣。然陽明當時但以無善無惡論未發之心體，未嘗論及仁義之性也。愚亦但謂陽明之論心體，通孟子之性善，未嘗謂其直道性善也。拙贖多出矢口，而此處亦稍有斟酌於生之謂性，則曰告子以食色爲性，生，孟子以仁義爲性，生曰以者，直指之詞也。於無善無惡

則曰陽明通孟子之性善告子通荀子之性惡曰通者會意之詞也。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兄蓋急於伸己之辨。而踈於察人之言矣。愚常謂孟子性善本是圓詮。而以四端言性善。必屬半義。試考孟子以前並未以四德析性體者。易有元亨利貞之辭。唯元中含仁而亨利貞則非禮義智之謂。以仁義禮智配元亨利貞。後儒之錯解也。孟子析性體爲四德。亦不無意圓語滯之過。故程子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其意蓋謂。不但纔說食色時不是性。纔說仁義禮智時亦不是性也。若曰是性。則又不但仁義禮智是性。而食色亦是性矣。性只是人生而靜一言。足以蔽之。愚前譬仁義爲本色。食色爲染色。亦就孟子告子所指之性而云然。苟知仁義禮智之德性。亦從夙習中修來。卽權謂之染色。亦可而取衷於周子易惡至中之說。則染食色而重者。必是剛惡柔惡之徒。染仁義而重者。必是剛善柔善之士。易惡爲善。染色方漸遷於本色。亦必至於中。而後本色乃純。若但以仁義禮智爲善。則世固有偏於仁而侮義。偏於義而傷仁者。亦

續問辨錄

卷之三

王

豈性善之本色乎。愚故以至善無善。圓孟子之性善也。陽明從真一之心體說。則渾是至善無善之體。故通孟子之性善。其通處不在仁義二字。告子從染污之心體說。則仁義必從戕賊而成。故通荀子之性惡。其通處亦不在食色二字。食色之中。何嘗不有仁義。仁義之中。亦何嘗不有食色。本色染色之喻。亦屬強名。而告子與陽明言意之所在。則可以逆志而得也。何必瑣瑣於言句上吹求而支離其辨耶。空頭話與兩頭話之駁詞儘大。然皆獄更深文之筆。以言乎得情則未也。性者善惡之統宗。愚言原從太極生兩儀說來。通前徹後。自有脉絡。摘着一句。便覺不圓。卽就此一句而論。天下豈是善人有性。而惡人無性乎。統宗云者。善惡皆從此出。而亦不著於善惡之謂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言。吾已力爲孟子析其似是之端。兄奈何以善惡兼通立辨耶。愚原性於太極。配善惡於陰陽。故有前說。就兄之說而窮其辨。則亦可謂無陰無陽者。乃能兼通陰陽。唯陰陽兼通。乃能爲陰陽之統宗歟。治獄尚深文。而論道尚會意。無用此鈎曲

續問辨錄

卷之三

王

爲也

續質第七款云。牘引中庸未發之中。證無善無惡似矣。第不知喜怒哀樂與善惡同否。如以爲同。試曰。善惡之未發。謂之中。善惡之發而中節。謂之和。其亦可通否。愚敢竊取我翁之意而爲之說曰。子思子之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而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真。陽明先生之所謂無。指善惡而言也。其究使人耽虛玄而墮實體。蓋兩言微若相類。而意實迥然各別。知言如翁亦願於幾微之間。續問辨牘卷之三

一審之也。何如。

道理固是四通八達。然一入言詮。便落文義。故有一轉則得。再轉則不得者。如陰陽中。豈不含有善惡之性。而說到生處。但可云太極生陰陽。不可云太極生善惡。喜怒哀樂中。豈不含有善惡之情。而說到中處。但可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可云善惡之未發。謂之中。如欲節外生枝。窮致其辨。則經傳中之不可通處亦多矣。且子思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乃就慎獨之君子說。此養成之德性也。陽明且曰不可

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惡字豈貼得上。愚玩陽明無善無惡之旨本圓。而其語似不可以爲訓。故以未發之中。驗心體之不着善惡。若純就子思語意。則所謂致中和云者。即大學之止於至善也。寧有惡哉。大槩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之法。不但當施諸古人。亦當施諸今人耳。若究學問之流弊。則又不獨今人有之。而古人亦有之。程朱之主敬窮理。尚有笑而陽明之無善無惡。獨無弊哉。割謂子思子之所謂未發。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真。陽明先生之所謂無。其究使人耽虛玄而墮實體。此稍敝之言也。實與吾言互相發。當存之。

續質第八款云。翁謂性善之善。不與惡對。即無善無惡之善。與惡對矣。一指其統體而言。所謂大德敦化也。一指其散殊而言。所謂小德川流也。仁義禮智。既列四名。便屬散殊。故翁亦指爲有對之善。要之此只就散殊之中。互相爲對。如成已成物之說。則仁與智對。如人心人路之說。則仁與義對。如制事制心之說。則義與禮對。譬諸方與圓對。縱與

橫對春夏與秋冬對不應曰仁與不仁對義與不義對禮與不禮對智與不智對也且統體之善即散殊之善也何曾餘却一毫散殊之善即統體之善也何曾欠却一毫今以其爲散殊也不得等於統體因別而名之孰爲無對孰爲有對頗已過於分析矣然而固有說也無庸吹疵若以其爲散殊也遂抑而夷諸惡謂與惡對則凡是非可否邪正淑慝皆等而爲一無復區別於其間矣流弊可勝言乎幸再詳之

續問辨論卷之三

五

所有對無對之義而想到統體之善散殊之善思則密矣但終非以意逆志之言愚前者無對之說從慎獨二字而來程伯子曰無獨必有對故不但善與惡對而善與惡之中亦自有對其究至於無善而此心之獨體則真是無對也謂之含有對之善則可見此獨體種種對待一切俱落第二義矣是非可否邪正淑慝獨體中又自惺然也善自善惡自惡豈有等而爲一之理則言獨體無對似無容說兄又放此不過而翻出許多對義出來竊恐心愈細而性愈粗也

續質義九款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一有無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一有無也就爲對就爲不對愚竊惟對之爲義不同有平對有反對平者鈞敵之辭反者懸絕之辭是故論反對凡善皆與惡對論平對凡善皆不與惡對今既主平對而言矣猶曰善與惡對則是仁之視不仁義之視不義亦等也則是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夷齊之讓跖跖之爭亦等也則是告子之以湍水東西喻善惡亦無不可也夫然雖曰慎獨之獨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與不一對也庸足怪乎幸再詳之

續問辨論卷之三

五

愚言無極之無無聲無臭之無不與有對及慎獨之獨一善之一俱不必以對義反之謂其體無對不謂其名義無對也名義則何常之有道德經中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有無亦屬名義而不屬體體則不可以有無名也強名有無則言無不必更與有對有卽在於無中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言有不必更與無對無卽在於有中如云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是也。所謂其體無對者。以此若言善則定與惡對矣。故但可言有在無中。無在有中。不可言善在惡中。惡在善中。唯至善之善為無對。蓋至善之體即中也。中體不與過不及之體對。無對之謂一善。又謂之獨。此論性家之第一義諦。今提孟子性善之宗。而不以第一義發之。善豈至乎。兄不反諸性體而瑣瑣於名義上翻平對反對之說。又以堯桀夷跖之等窮善與惡對之說。無乃欲明孟子之性善而反使之晦也。

續問辨讀

卷之三

三

續質第十款云。陽明先生中興聖學。其揭致良知簡易直截於提醒人心最為有功。至其事業其節義其文章。又皆卓朗俊偉。赫然足以名世。此英雄也。何謂奸雄。愚特以提宗一語不免示奸雄以利器。而世方相與侈而張之。謬不自亮。僭為推敲。信苛矣。信苛矣。若據陽明所與薛尚謙論花間草一段公案。委是以善屬無。以惡屬有。非愚敢一字增損也。即如我翁始為有無之義分疏而證以未發已發二言。繼為善惡之義分疏而證以率性之謂

續問辨讀

卷之三

三

道纔有所向便是惡二言。其剖析精矣。要亦我翁之意云爾。試合上下文參之。其以善屬無。以惡屬有。固自若也。翁能圓其意。不能不滯其語也。將亦謂之苛乎。而愚則不敢借翁以辭也。於是退而再檢原牘。委多踈漏。輒以其未盡者繹而申之。俟兩端之竭焉。蓋翁之言曰。陽明拈出此心無善無惡之體。可謂重新周子之太極。其謂為善去惡。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尤為精密。而獨訝為其學者往往執上一語。忽下二語。愚竊以為惟其執上一語為心體。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何也。學者學以求盡乎其心也。心本有善無惡。故聖賢之教人也。惟曰為善去惡。為善因其有而有之也。去惡因其無而無之也。本體如是。功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今以無善無惡語心。以為善去惡語格物。似已不免判而兩岐。若曰意有善有惡。即為善去惡。但從意上檢點。是又所謂舍源而尋流也。况乎所重在四無。則所輕在四有。究亦不能抗而並行。若曰聊以有始之徐。以無收之。是又所謂煮沙而求

飯也。必不幾矣。愚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而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跡矣。皆感遇之應跡。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

續問辨讀

卷之三

三

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而爲心之體。翁不云乎。心生種種法生。善生惡亦生也。心滅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善惡皆生滅。非不生不滅也。意可知已。愚故曰。唯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請得而徵之。往聞陽明弟子稱有超悟者。莫如王龍溪。龍溪有超悟。而又有篤行者。莫如王心齋。翁。心齋之門人。嘗問爲善去惡功夫。心齋謂之曰。見在心

地有惡否。曰。何敢有惡。心齋曰。既是無惡。更去何惡。良久乃謂之曰。見在心地有善否。曰。不見有善。心齋曰。卽此是善。更爲何善。是心齋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王龍溪謂錢緒山曰。先生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心意知物。只是一件。心既無善無惡。意知物亦無善無惡。若誠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緒山曰。若爾。卽工夫亦不消說也。是龍溪以無善無惡掃

續問辨讀

卷之三

三

却爲善去惡矣。夫豈惟心齋龍溪。卽陽明亦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又謂龍溪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只恐人信不及。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者。今旣說破。亦是天機洩泄時。豈容復秘。又謂緒山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其於有無之際。低昂如此。是陽明且自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旣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

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人養成一箇虛寂。縱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爲人設。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昇之以所樂。而復撓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二語。其上一語。雖欲不莽而不可得也。愚竊有味乎羅念翁之言之也。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也。愚又有味乎王塘翁之言之也。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於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可以觀矣。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於鴆毒。四有之說。主功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是逐等之於外道。抑揚稍失其平。弊實遂至百出。又可以觀矣。然則陽明

非歟。曰。嘗讀翁與于如菴書有曰。凡命世聖賢立教。未覩其利。先覩其弊。不以一己之超見爲學術。而以天下後世之準繩爲學術。最是確論。竊惟無善無惡。陽明之超見也。如遂以之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揆諸中庸教體。得無少間。是故尚解悟者。就此覓出種種玄妙。高標無上之法門。喜脫落者。就此討出種種方便。旁啓無窮之弊孔。愚誠不勝私憂過計耳。然則陽明不念此及歟。曰。天泉證道。獨於爲善去惡。反覆叮嚀。殆亦有概于中而然也。特其見地過圓。矯枉過正。未免將無之一字。提擬太重。以致合下便種却病根。卽扁鵲盧醫。授以神方。畢竟用力多。而收效寡耳。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推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又當長慮却顧。惟恐至於殺天下萬世者。何尤肯舉而張諸顏子明道之上。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可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此於翁所題教衡之隱意。不知有當萬分之一否。再乞裁

教。

等陽明於奸雄。愚原不指足下。蓋自束髮以來。見世人之懷此疑不少矣。故因辨端及之。在兄雖有輕視陽明之心。豈其錯認至此。不辨可也。愚竊因兄之辨而起自悲。悲人之念焉。每見今之君子。知古人未必確。徒以其論之已定也。而附和之。知今人亦未必確。徒以其論之尚未定也。而苛求之。此其根。不從穿窬之心來。亦從狂妄之心來。愚自反三十年前之過。悔無所及。而今固有居之不疑者矣。不亦悲乎。若兄篤信孟子性善之旨。則非緣於附和也。實從精思中拈弄出來。力排陽明心體無善無惡之言。亦非私苛求也。實從世教上推敲。請從見性明心中發。則吾未敢輕許此條反覆辨論。儘有中窾之言。亦多與拙牘相發。陽明見之。亦必取節而自反其辭意之未圓處。然使果透孟子盡心知性二義。則必無礙于陽明無善無惡四言。何者。孟子於心曰。盡曰存。於性曰。知曰養。而中庸則言盡性。不言盡心。大學亦言正心。不言盡心。義各有當。不可執此以碍彼也。蓋中庸從天命

之入於氣質者論性。則剛柔善惡泰焉。故係之以盡。盡者。曲而致之之謂。孟子從天命之超於氣質者論性。則粹然至善而已。故係之以知。知者。直而透之之謂。當知中庸所盡之性。乃孟子之所謂心。孟子所知之性。乃中庸之所謂命。亦所謂道也。蓋繼之者善。天命也。仁義禮智。率性之道也。故孟子以性攝心。而中庸以道攝性。性攝心者。命與道俱。合諸性中。而心特性之邪廓。故所盡在心。道攝性者。命與性俱。收諸道中。而性却有不在皆中和處。故所盡在性。然則子思孟子之論心性。固亦微有辨矣。若陽明無善無惡之旨。則本大學正心之義說來。而大學正心條目。實從止于至善說來。故曰。身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謂心不可有善惡之所。一有善惡之所。即非心體之本然也。況大學從誠意說到正心。則既無惡而有善矣。卽有忿懣憂樂之所。皆從善來。不從惡來。然而一涉有所。便謂之不得其正。則正心之功。豈但不可有善。亦何可有惡。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陽明蓋從有所二字而發也。心至於了無善惡之所。則

止于至善矣。卽此便是善。心存心。亦便是知性養性。是故陽明之說。不但不濫。大學正心之旨。亦未嘗違。孟子盡心知性之旨也。特其辭意有所未圓。爲冒中尚有直超之宗見在。而四無接上根。四有接中下根之說。似乎軒禪悟而輕聖修。不無二本之嫌焉。愚亦安能爲陽明諱哉。此以盡性不如聖人。故猶露出見地。而謂非見性之君子。則不可也。必欲十分推敲。則六經中亦有受推敲處。而獨陽明無善無惡之一語。哉。兄謂學者執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二語。此辨良是。

續問辨讀

卷之三

然亦只慮學者不肯真實用心耳。如肯真實用心。自然討个真消息出來。或從性善話頭悟入。或從無善無惡話頭悟入。皆不可曉。否則聖賢之言。皆糟粕耳。孟子縱言性善。豈能移無紂之惡。荀卿縱言性惡。豈能移堯舜之善。陽明縱言無善無惡。獨能禁小人之不有其惡。而君子之不有其善哉。凡兄所引羅念翁王塘翁之言。皆救流弊之良藥也。亦當知今日之流弊。非必盡出于無善無惡一語。而此語亦有可以藥時病處。蓋小人固難於無惡。而君子亦嫌於有善。自

見今之君子。崇聖學者有聖學。習禪學者有禪學。氣節者有氣節。敦行誼者有行誼。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安可謂此語非藥石哉。若夫尚解悟者。就此標無上之法門。喜脫落者。就此啟無窮之弊孔。委亦吾所深惡。然亦不可謂陽明一言。遂能鼓動天下之人心。以至於此也。今天下導狂導僞之端多矣。豈盡出于陽明之徒。陽明提宗。亦自在良知二字。不在心意知物四語。四語特爲大學條目註疏也。然兄果懷存厚救時兩意。於陽明不無助焉。

續問辨讀

卷之三

續質第十一款云。正心誠意四字。似與無善無惡四字不同。習正心誠意之說而泥。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中。猶不害爲君子。影無善無惡之說而泥。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外。遂不免爲小人。然則兩者之於世道何如也。且正心誠意之說。爲其泥而厭焉者。什三。爲其法之最嚴而厭焉者。什七。無善無惡之說。爲其泥而厭焉者。什三。爲其見之最玄而喜焉者。什七。然則人情之於兩者何如也。是故

術正心誠意為聖學。無善無惡為空宗。論弊
端來自正心誠意者。其患小。來自無善無惡者。其
患大。論習尚主於正心誠意者。助常少。主於無善
無惡者。助常多。憂世君子。宜于此焉動矣。而或者
乃為之辭曰。識得無善無惡。方能正心誠意。信斯
言也。大學易。不以無正無邪言心。而必曰正心。不
以無誠無偽言意。而必曰誠意乎。幸再詳之。

天下無不敝之學術。而與其敝於圓也。寧敝於方。寧
為類鵠之驚。毋為類虎之狗。愚先有是言矣。兄所稽
續問辨贖卷之三

聖

聖

習正心誠意之說。與夫影無善無惡之說之流敝。孰
曰不然。第以聖學空宗判之。則說得太煞。正心誠意
固聖學。亦宗學也。無善無惡。固空宗。亦聖宗也。判在
幾希之間。顧人之所入。所造何如耳。兄必欲救立言
之弊乎。則語道至于中庸極矣。其流猶有小人之中
庸焉。而獨無善無惡四字哉。苟舍其敝處。而考其至
處。吾猶恐無善無惡之量。陽明猶未之滿也。而陽明
之于正心誠意處。不謂不得力矣。其在廣削平山寇
時。色且曰。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以此見無

惡之量之難滿也。其屬續性體明明而不自有。但曰
平生學問。纔見得五六分。猶未及與吾黨共成之。以
此見無善之量之難滿也。陽明方以無善無惡之量
為難滿。日思所以充之。而功在名。不啻虛舟飄
瓦。吾儕但稽其立言之高。而不察其行之實。可
乎。愚勿真以信孔孟者。信程朱。頗有高視光哲。薄視
時賢之心。以為陽明之人品學術。豈得與宋家理學
之英並論。比壯痛悔。前非絕立言之念二十年。而心
乃漸下。今日似從今昔賢豪胷中。一一穿過。而知影
響鑄攻。全不濟事。所以不敢輕薄陽明諸先達。乃是
懺悔少年罪過處也。諸君志方高。氣方銳。恐難遽信
及此耳。識得無善無惡。方能正心誠意。此海門諸君
之說。足下代為之解。蓋以性善掃其說。故曰。大學易
不以無正無邪言心。而必曰正心。不以無誠無偽言
意。而必曰誠意。義豈不精。然辨如聚訟。兩造各能操
說。彼將曰。正心豈正於有所誠。意豈不誠于慎獨乎。
夫言亦求其意而已矣。辭有不可盡泥者。大學言致
知。而孔子却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學言誠意。而

子絕四章。首言毋意。大學言正心。而孟子則曰。必有事而勿正心。大都不可以辭害意也。何乃過執孟子性善之旨。而聞陽明無善無惡之說哉。且吾儕學求見性。見已性而後能於言下點出人性。不必於文義上鬧機鋒也。

續質第十二款云。孔子言仁。不無因而托于仁。以藏偷者。然而仁無咎也。子言義。不無因而托於義。以藏偷者。然而義無咎也。陽明先生言致良知。不無因而托於良知。以藏偷者。然而良知無咎也。

續問辨廣卷之三

聖

惟是無善無惡一言。原屬險語。咎不專在于托之。若矣。翁痛世之糠粃仁義。而謂性善二字。亦救不得已。試思仁義性也。誰得而糠粃之。糠粃仁義從無善無惡之說來。然則揭性善二字。縱未必能挽回時弊。萬分一猶可以關糠粃仁義者之口。若揭無善無惡四字。仁義之爲糠粃審矣。非惟無救而佐之君子于此亦當分任其咎焉。安得上諉諸天。而曰有命。下諉諸人。而曰道權不在乎。至所謂見性見到徹處。修行修到密處。則正本澄源之極。

論也。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以無善無惡一言。爲險語。而欲擇其中庸無弊者。以易之。此意儘善。蓋陽明無善無惡之言。正與維摩罪福性空之旨相似。皆君子觸之以見性。而小人托之以藏性者也。委是意不險。而何險。然險句最能醒人。六經中亦有之。易云。何思何慮。詩云。不識不知。是也。卽孟子創起性善一言。在當時亦屬險語。特以程朱表章既定。而今乃信之爲靈丹耳。無善無惡之語。豈不近險。然往哲更有險於此者。六經中並未嘗言無

續問辨廣卷之三

聖

心。而宋儒以無心合道。稱聖人亦未嘗言無我。而宋儒以幾於無我。稱顏子。陽明但曰。心之體無善無惡。則猶有个体在。宋儒乃并心與我而俱無之。險孰甚焉。而今不以爲怪者。雖曰至理有在。亦緣習之久。而入之深也。吾儕欲操一時之道印。須具千古之道。奈何信古疑今。至此糠粃仁義。從無善無惡之說來。此語亦近於險。卽太史公所謂申韓原於道德。與近儒所謂始皇焚書。乃是伏羲之過云爾。朱子一言。真好。曰。後人議前人固易。一言喚出性體。尚以爲

而過責之。然則必以庶纖影響之語發人塵心而後為當。即但君子行吾所明。毋行吾所疑。兄自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提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亦孔門慎言慎行之家法也。愚亦何嘗粘此四字以標學問之宗哉。只緣耿先生作大字。特提陽明心意知物四語。以為綱領。命弁數言以流之。而留都論學諸高賢。則方大開於此。兄又以質疑一編發之時。即因緣不能故默。愚既恐信陽明之心者。不稽其弊。又恐稽陽明之弊者。不得其心。是以為之討論一番。亦猶陽明之續問辨。續問辨卷之三

願為朱子忠臣耳。豈為之助狂瀾哉。見性見到徹處。修行修到密處。實愚三十餘年之志願。而躬行未之有得者也。言到世之救與不救。而曰有命。兄勿以為推諉之言。試思古之聖人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此豈無心於世者哉。局於時也。孔子振春秋之木鐸。此亦時運使然。三代以前。豈無德盛如孔子者。刪述之文何在。七十子之傳述又何在。君子但能依乎中。而不能違時以行中庸之教也。今之執見龍為家當者。正為不知此義。而流弊滋大焉。拙牘每提孔子之

知天命。意有在也。若使德未合天。則方自救之。不而暇救世乎哉。兄謂提性善二字。猶可以關糠粃仁義者之口。若揭無善無惡四字。仁義之為糠粃審矣。自是救世之言。不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乎。若以身教。須是性到徹處。行到密處。若以言教。則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況徒取先王之道。以陳芻狗乎。言及於此。不得不竦然內汗矣。

續質第十三款云。翁謂無善無惡。可與善惡皆天理之說相參乎。昔韓持國嘗言。道無真假。伯子謂續問辨。續問辨卷之三

之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今翁言性無善惡。愚亦曰。既無善。則惡耳。既無惡。則是善矣。善惡皆無。尚何有哉。以此相參。似更分曉。不識翁以為何如。愚向者頗疑善惡皆天理之說。不必果出於伯子。今視其語。持國者如此。亦可以三隅反矣。再乞裁教。

善無不善。告子之言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之言也。一言性。一言心。原不相蒙。愚未嘗不言之。性之見。安得准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心之體。安得准告子心無善無不善。

以心體即是性體。陽明既言心體無善無惡。則亦當言性體無善無惡。因而參伍融通其間。言意遂嫌於相濫耳。事有同行而異情。言亦有同出而異指者。此類是也。此處轉得分明。則前辨皆可以已。兄借程伯子折韓持國道無真假之辨。以作性無善惡之辨。而曰。既無善。則惡耳。既無惡。即是善矣。善惡皆無。尚何有哉。儘說得去。但性無善惡。不但非吾之指。亦非陽明之指也。至善無善。乃是陽明與吾指耳。論到程子與持國之相參處。中間尚有隱幾。二程語錄。出門人

續問辨體

卷之三

宋

之所編。大畧載其師之語詳。而載他人之語畧。道無真假一句。持國豈是漫說。其上必有闕文焉。或者因程子之有執着處。而微規之也。門人但載程子辨詞。則持國之論屈矣。語錄中此類甚多。卽如程叔子與持國論求薦一節。持國肯下叔子。叔子不肯下范公。而必深其說以求勝。退乃嘆持國服義。不可得者。到此處。須要體察當時相成意。勿爲一面之辭。所轉。一爲所轉。則儒先之不足處。俱認以爲足處。轉入身來。則儒先之好處。反成子身之不好處矣。儒行所以

用世多窒。儒言所以垂世多蔽。正坐此也。善惡皆天理一句。乃是伯子精義入神之言。不可以所裁道無真假之言掃之。愚言當以無善無惡之案。與善惡皆天理相參者。以其語俱險。義俱深。非中人以下可浪語也。蓋伯子自言天理二字。從自家體貼出來。則陽明之狀心體四字。亦從自家體貼出來。吾儕苟非滌除習見。苦心體貼一番。恐難遽入二子之室。

續質第十四款云。翁謂原壤夷俟。仲中寓諷孔子叩脛。仲中寓規。信可謂能求之言語之外矣。只賊

續問辨體

卷之三

宋

之一字。似尚不免費分疏在。試看賊德之賊。與盜賊之賊。此兩人罪案。孰輕孰重。盡物害人。其間相去幾何。此其難爲原壤解者也。夫子於冉求。擊之以鳴鼓耳。於蘧悲。警之以取瑟耳。獨於髡亂之交。年高德邵之人。警之以杖而猶未也。而賊之得無刻薄否。且夫子之交原壤久矣。度夷俟是其常態。何爲一旦異而責之。縱異而責之。猶細生耳。何爲歷數其生平之無狀而賊之。又得無刻薄否。此其難爲孔子解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原壤老氏之徒。

也。獨立獨行不帶人間世些子煙火氣。夫子之所奇也。以禮爲偽。至於登木而歌。傷教敗俗。將何以訓。是又學老氏而失之者也。夫子之所痛也。是故正言以喻之。不可絕之。不可置之。不問不可。因借夷俟以致警焉。呼之賊者。甚其辭。以示震動激發之意。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猶爲有隱乎爾。又寬之。使其可受。庶幾退而深思。翻然有悟。非但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翁曰。夷俟之意。與登木而歌。同近日狂宗。正蹈此弊。但原壤真而狂。宗偽耳。愚不知登木而歌。如之何。而謂之真。如之何。而謂之不偽乎。且文定言朱子發難。謹都是偽。爲范濟美應云。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遜謝不敢當。濟美笑曰。子發是偽爲善。公是至誠。爲惡。然則登木而歌。姑以矯俗耳。非真也。猶可。如其真也。得無有如濟美之所謂至誠者乎。論至於此。乃知壤之爲狂。其間涉世道有大於冉求孺悲。而夫子之處壤。其始終亦自有深於鳴鼓取瑟。嘗試想之。箇中無限悲惻。無限委婉。無限眷戀。千載

之下。猶脉脉如在也。翁微原壤之頭而闢其幽。愚且微夫子之顯而闢其幽。竊謂此亦當求之言語之外耳。若曰舍其大而警其小。是之謂不知務。若曰因其狎而狎之。是原壤能於孔子之前。提出本色。以掃孔子之禮。孔子却不能於原壤之前。提出本色。以掃原壤之狂。且入從而和之。惡在其爲孔子也。再乞裁教。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愚前蓋借原壤以發闢幽之例也。若孔子所以仁原壤之幽。則何待闢。吾正病有宋大儒之作傳註。但知推重孔子。不能推原下聖一等之人。長出後儒許多浮薄之見。曾不思孔子一生言行。撮畧在魯論中。凡與孔子相酬應者。大槩當時有斤兩之人物也。原壤爲孔子之故人。豈其無一善狀而屑與之友哉。吾想其夷俟一節。多是孔子周流歸魯之日。相濶十有餘年。操杖挾徒而往探之。壤乃故作不恭之狀。頗似魏晉間風流人豪。箕踞待客者。然觀斯狀也。將遂舍之而去乎。抑姑坐以俟其起乎。唯有下幾句鉗錘之語。叩之使起而已。叩非擊也。撥

之起也。以此想見孔子之待平交，絕無門面，絕無機械，純是一片直心道場。壞亦必有以感夫子而然也。若因其不恭而杖擊之，此非待平交之道。而孔子亦傷於倨矣。朱子之註已膠，兄又執登木之歌而等之為偽。古亦有大聖人而與偽人相狎者乎？雖然，兄前視壞為無賴之徒，而今則畧有恕詞矣。此必隱然有今是昨非之心，奈何又從而為之辭？試看孔子一聞陳司敗黨君知禮之譏，則欣然認為已過，一聞南子宰聖何多能之擬，則退然許為知我，不復真分疏於

續問辨贗

卷之三

五

其間。此是何等襟度。兄以賊之一字，尚費分疏。蓋認賊字為太苛耳。語中亦自有證。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凡擇善未精，作法未善，而有所妨害於物，皆賊也。告子率天下而禍仁義，禍仁義即賊之別名。以此推之，孔子安得而不賊原壤哉？今且姑置原壤，而自反吾儕平日言動，能一一無以已妨人之過者，倘有之，則安知孔子不以賊原壤者為吾儕也？思實於昔年燕坐中，胸有孔子青原三句，而大生內訟焉。初，貢上人之志，仰

先達，未便降心事尊長，則多失禮於遜弟乎？何有長而靡所卓立，於經術於世務，於行誼於風節，無一成章於述乎？何有優悠玩愒，今且老矣，生何益於時？死何傳於後？竊恐難逃賊字之評也。吾儕攻他心之賊，易攻自心之賊，難。上賊古人，下賊今人，皆起於自心之賊。而認賊作子者多矣。兄固寡尤寡悔中人，而喜於屈人，吝於自屈，亦是心害，似不若姑置已成之斷案，而內自省也。

續質第十五款云：無極而太極一語，談三教者舉

續問辨贗

卷之三

五

不得而外之，以是為源頭所在也。翁謂周元公出沒三教融會而成太極圖說，顧謂其隱釋顯孔，其說近於相反矣。至雲從謂太極圖說與佛相反，翁又不肯也。愚未及究雲從所指為相反者何如。第按尊贗研之，則疑端亦往往見焉。試陳其畧。蓋周子自無極而太極，說到陰陽五行，所謂體用一原也。自陰陽五行，說到太極本無極，所謂顯微無間也。若曰：不置身陰陽五行之外，曷由返群生於無極，不寓身陰陽五行之中，曷由錫太極於群生，是

陰陽五行與無極岐無極又與大極岐矣疑一翁嘗謂言太極必於陰陽未分之始言真性必於善惡未分之始按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分陰分陽就兩儀言也若就兩儀未立而曰陰陽未分可耳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可乎誠使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彼其動而靜靜而動者果何物乎而以證性之無善無惡也疑二耳考翁荅雲從簡謂陰陽五行必有銷歸混沌之時而

續問辨贗

卷之三

五

證諸周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竊惟本則原來如是也一則渾然無二也今以銷歸為言愚不知其銷也於何而銷其歸也於何而歸乎疑三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氣有何先後謂之生者理為氣主耳是故太極無乎不在陰陽亦無乎不在析言之天地之開闢陽也其混沌陰也合言之開闢陰陽之出機也混沌陰陽之入機也今也一則曰銷歸混沌一則曰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於太極者其終未有不反於無極者幾乎以混沌

當無極矣業以混沌當無極將不免以開闢裂無極矣豈混沌只光光一箇理到開闢乃始紛紛氣用事耶疑四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凡皆陰陽五行中物也有來有去者也至於父子之則君臣之則夫婦之則凡皆無極太極中物也無來無去者也翁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父止慈為子止孝佛氏俱從多生歷過而現生特顯涅槃相愚謂為君止仁則為君清淨為臣止敬則為臣清淨為父止慈則為父清淨為子止孝則為子清淨便是

續問辨贗

卷之三

五

顯涅槃相其逃君臣父子而去之乃顯混沌相耳若轉來境為去境而曰無去無來之本體固然也得無偏乎疑五不寧惟是就天地而觀時而自無入有時而自有入無混沌開闢無非是權就天地之所以而觀無即太極之藏諸用有即太極之顯諸仁混沌開闢無是非實莫得而欣也莫得而厭也譬若人之有死生然順之而已矣順之云者在一日則求一日正當在百年則求百年正當如是而已矣是故以此而生謂之順而生以此而死謂

之順而死。以此而生而死。謂之不生不死。假令銷歸混沌。乃爲究竟。竊恐混沌之後。仍是開闢。由後以遡今。混沌之先。原是開闢。兩者循環。曾無窮已。而特於中妄生揀擇。揆以自然之理。何其不易簡也。疑六。翁引楞嚴印太極圖說。似乎句句同。字字合。乃其可疑者。又如此。必有以也。再乞裁教。

兄前蓋以太極爲儒家之理。與二教無干。今言無極而太極一語。談三教者。舉不得而外之。其見已進一格矣。特以采諸芻狗。未經喪身失命一場。是以觸言

續開辨牘卷之三

書

成滯。而種種諸疑出焉。周元公出沒三教。融會而成太極圖說。此言其自証之實也。隱釋顯孔。此言其教人之方也。蓋元公印太極於易說。不印太極於佛說。便是隱釋顯孔之端。而平日所以開發兩程。但以東魯之六籍印心。不以西竺之十二部印心也。故能轉禪學爲聖學。然而太極圖說。初以無極起義。末以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結之實。舍出世之旨在其中。雲從謂其與佛相反。則疎矣。今據真列疑端六款。必有與雲從相合處。當一一述鄙見以釋之。無極太極

四字。古人有分言之者。如大傳云。易有太極。則不復言無極。而無極自在太極中。如邵子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則不必復言太極。而太極自在無極中。合而成句。自周子之圖說始。其曰無極而太極者。謂其無而非無。其曰太極本無極者。謂其有而非有也。皆所謂強名也。既可以有無強名此極。則亦可以返無錫有。強分立極之聖人。故曰佛氏隱權顯實。不置身於陰陽五行之外。易由返群生於無極。吾聖人隱實顯權。不置身於陰陽五行之中。易由錫太極於群生。

續開辨牘卷之三

書

返者。返有中之無錫者。錫無中之有。道理如是。文義亦如是也。安可謂陰陽五行與無極岐。無極又與太極岐哉。釋疑一。太極圖說一篇。其中最難解者。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四句是也。此言最初生天生地之因由也。如以辭而已矣。則陰陽未分。安得先有動靜。太極能動能靜。無乃陰陽之上。另有一物。若非另有一物。無乃陰陽在太極動靜之先。此理之最難窮者。先曾引其端於荅李羅翁書中。而不敢發。頃嘗與樂繕部微談至此。而未及竟。吾

公出沒三教。頗於此言驗之。此非臆見之所能揣也。卽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與夫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俱影泡語耳。今亦難以筆端道破。恐於疑上添疑。姑就兄所疑言太極。必於陰陽未分之始。言真性。必於善惡未分之始。則其幾易察也。蓋陰陽既由動靜而分。則太極之本體。必不囿於陰陽。而在陰陽未分之始矣。善惡又由陰陽而分。則吾性之真體。必不逐於善惡。而在善惡未分之始矣。天地未分之太極。人所難見。見得未發之中明白。便可以識太極之體。故吾謂欲知性善根原。當於未發之中驗之。其實太極落人八識田中。固是軋元。亦是坤元。坤元不離識田。統天之量已局。故賢者亦有未發之中。未能混虛空爲體性。惟造位軋元。大明終始之聖人。其心量周乎沙界。未發之中。渾是無極太極。頃有一友問識得未發之中。便識軋元統體否。愚應之曰。心量不同。但可言識得軋元大意耳。正爲此也。釋疑二。陰陽五行。必有銷歸混沌之時。此必然之理。無足怪者。混沌非無極。亦無極之影象也。猶氣定雖非未發之中。

亦未發之中之影象也。愚因儒者執着三綱五常之教。以爲離綱常無太極。故借此以點無極境界。謂此時已無綱常之教。而未嘗無太極之體。使人知有向上一着事耳。非以銷歸混沌爲無極也。若究銷歸之處。則不能離無極太極。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根不於無極太極而誰歸也。銷與消。古字通同。火化金曰銷。漚化水曰消。此處用消字更穩。前讀銷歸聖學之義亦然。偶因筆熟而下此銷字耳。釋疑三。理氣有何先後。太極無乎不在。陰陽亦無不在此。語良是。折言合言之說亦是。但吾所言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於太極者。欲人不逐陰陽五行分後之迹。而究本來之原也。其終未有不返於無極者。欲人了當陰陽五行界中之事。而登涅槃之岸也。從無起有。故曰原。從有歸無。故曰返。乃互舉以見義耳。豈以混沌當無極。以開闢當太極哉。權言混沌是無極之象。開闢是大極之象。亦無不可。但會文不可若是滯也。釋疑四。謂父子君臣夫婦之則。爲無極太極中物。無來無去。此論甚正。謂

爲君止仁則爲君清淨。爲臣止敬則爲臣清淨。爲父止慈。爲子止孝。則爲父爲子清淨。此論亦正。但顏今之理學家話頭。又判佛氏多生歷過君臣父子之清淨。便是顯涅槃。其進君臣父子而去之。乃顯混沌。相如此說。相亦得。但不符於言。勿求於心之過。穆穆文王亦既止於仁。敬孝慈矣。孟子猶表其心曰。望道而未之見。所望之道。何道哉。古有知來藏往之聖人。所知識藏。是何境界。似不可以仁敬孝慈之節盡之。蓋有生有死。與衆生同遊苦海中。聖人之顯化身。

續問辨續卷之三

五

相也。心雖無漏。相猶有漏。非生非死。示衆生獨超苦海外。聖人之顯法身相也。心與相合成無漏矣。有漏相中。則分二等。有從果位來者。外現仁敬孝慈之因。內閱涅槃之果。是謂如來逆流。委無生死可出。若猶在因地中。則止仁止敬止孝止慈。亦只是積因以成因果耳。此非佛眼弗照。吾儕安得以臆見判之于路。回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兄以轉來境爲去境作疑。兄敢曰。未知來去之所以然焉。知無去無來之本。代認權爲實認。正作偏矣。釋疑五。兄所言天地自

入有。自有入無。混沌開闢。無非是權。此蓋從太極重開之後說也。不說到無極而太極。又言無即太極之藏諸用。有即太極之顯諸仁。混沌開闢。無非是實。此亦從太極開後之化機說也。不說到太極本無極。如此開闢。如此混沌。吾儕生且死於間。果一期遂滅乎。亦有个結果時乎。厭生死而欣涅槃。固是小乘之見。吾猶勸兄且勿輕掃此見也。在一日。則求一日正當。在百年。則求百年正當。此即曾子得正而斃之家法。然曾子之得正根原。本諸夫子之一貫。蓋從朝聞夕死。脈絡中來也。若但講得幾句正當之言。行得幾場正當之事。而便以爲順生順死。則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聞耳。乃曰。以此而生而死。謂之不生不死。譚何容易。愚前錯歸混沌。非以混沌爲不生不死也。爲學者執綱常以論道。而不反諸天地未分之前。有个無極之根原在。故借此以破其執。而無極豈在混沌上。不意反起兄之執心。認謂開闢爲生死。混沌爲不生不死。察言不亦難乎。佛氏所謂不生不死。正謂與道言真。不爲三界所囿。超出混沌開闢之外。而能宰乎。

續問辨續卷之三

五

混沌開闢也。豈兩者循環無窮於中妄生揀擇之說。釋疑六此六疑非兄不能發。愚亦不過就事論事。而言其大畧耳。如欲破此關鍵。非着實理會一番不可。前以楞嚴印太極圖說亦就楞嚴一經。乃兩君子之所已習者。故以相印。其他可以印太極者尚多也。不聞瞿元立對雲從之言乎。曰兄讀楞嚴必不深入。爲其以闢佛之意。閱佛經也。吾幼亦有此失。今乃自訟之不暇耳。

續質第十六款云性一乎二乎如其二也不名爲

續問辨

本

性如其一也。壽涯既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矣。所闕者又何物乎。而翁亦曰元公挽釋歸儒。舍無極而顯太極也。然則無極太極一乎二乎。願聞其說。

真性唯一。習性萬有不齊。前已言之矣。兄所謂性則指真性而言也。寧有二哉。拙牘中又有言曰率性之道同。而脩道之教異。蓋性雖至一。而引人率性之方。則千聖之話頭各別也。禪門七佛之偈。豈違於一貫。而可浪傳諸儒否。禪師棒喝之法。豈戾於曲成而可

浪加諸儒否。壽涯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而闕佛說。非闕佛之涅槃妙心。而闕佛之三藏十二部也。何必以所闕者何物作疑哉。挽釋歸儒實語也。舍無極而顯太極。權辭也。返群生於無極。錫太極於群生。前已剖之。不必再剖。所以舍無極而顯太極者。周子蓋從綱常教上開性學。不從一大事教上開性學也。無極太極一者其體。而二者其名。然曰無極。畢竟從超於陰陽五行之上者說。曰太極。畢竟從寓於陰陽五行之中者說。究而言之。則陰陽五行之上。實非直有個無極。即太極之不落方所者便是。陰陽五行之中。實非真有個太極。即無極之不落頑空者便是。配以經世出世二教。則以無極言釋道。以太極言儒道。於文義似穩。故不得已而強爲之析耳。名可名。非常名也。

續問辨

本

續質第十七款云道之至處太極也。起因結果。皆於是乎在。翁以軋元爲主。故遂以太極當之。若以太極爲主。軋元自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此義備在易傳中。只看人如何

認取似不必按一說以格之也。如必按一說以格之。則孔子之贊軋元。便繼以亨利貞。何嘗謂元亨利貞之外。別有一元。而所謂元者。善之長。亦卽四德之仁。四時之春也。將并從而訛之乎。翁謂孔子之贊軋元。統天。逼真露出昆盧遮那以上境界。而求正牘中。又謂天地萬物。必有以始之者。三界十方。必有以統之者。是矣。然而凡言道。必推本於太極。凡言太極。必知其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橫無邊。豎無際。前無始。後無終也。奚必珍爲獨

三德。而在屯家以後諸卦。則爲二德。又當知軋坤亦無二元也。拙牘已有之矣。曰太極在陰陽之上。是曰軋元。太極在陰陽之中。是曰坤元。陰陽之中之太極。卽陰陽之上之太極。愚嘗以未發之中。已發之和。配之未發已發。有兩時。而心無兩體。軋坤有兩象。而元無兩體。蓋宇宙間。只是一個太極而已。翻出名相。不可勝窮。何嘗按一說以格之哉。但提人性學。則必從軋元及未發之中說。此所謂向上一機耳。近有一檢句對友人曰。心在身外。此卽軋元。心在身內。此卽坤元。此不可逐文句上求也。元亨利貞。以仁義禮智配之。尚強以春夏秋冬配之。益訛。愚已闢於易測中。今不贅。兄謂軋元統天。乃是儒家口頭話。不必珍爲獨知之契乎。此兄自認能知太極之所以爲太極也。愚則何敢認爲已知。但畧見此端倪而已。昔白居易問佛法於鳥窠禪師。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如此佛法。三歲孩童說得。師曰。三歲孩童說得。八十歲老翁行不得。卽此太極二字。孰不知其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哉。若歸江印而求實際。則恐程伯子

以上大賢猶透不得也。兄奈何出此禦人之言。表易傳。乾元統天。以爲逼直。露出昆盧遮那境界。端爲宋儒但訓資始。說天爲一歲。春生之仁。而不知孔子此言。乃指生天。一歲。是乎。佛藏重重無礙法界。此性體也。佛道未入中國。孔子已先透之。此見孔子之道之大。非後儒之所能測。學者固不可執程朱以局孔子。亦不可尊佛學以卑孔子也。豈自珍爲獨知之契哉。自反難徹。而欲與一時豪傑共究此因耳。兄乃疑其張皇已見。而故賤之。此以凡心測我心。續聞辨贗卷之三

南

病爲幻說。而力掃之。程子易傳中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以及無端無始之說。亦豈不從圖說通書之妙義翻來。而以智不能窮生死之故。反以茂叔爲窮禪客。而故掩之。此皆見性未徹。而爲雄心執心所使也。在禪門謂之偷心。偷心未盡。斷不可以透性。而五花後之狂禪。雄心執心更重。兩君子與之相觝。蓋亦天使之然。吾儕當並用其長而去其短耳。此義已先露於荅張以登書中。兄不嫌揭此心要。與近地諸賢相錐劄焉。佛氏原性於大覺。吾儒原性於太極。誠然。續聞辨贗卷之三

奎

矣。且兄未聞吾說之先。豈不亦以一歲之春爲乾元。今乃信得乾元即是太極。即是昆盧性海。未必不從吾言觸發。乃又翻出此辨以壓之。此正張子厚程正叔之敝習。而孔門諸賢之所絕無者也。夫此兩君子者。豈非振古之人豪哉。而猶有此習。何也。爲多劫染來。雄心執心太重。不能透到心思路絕處也。如張子正蒙中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以及客感客形之說。豈不從道釋二典之精蘊來。而以證未能入無生之忍。反以佛氏之山河見

依空立世界。能立之體即極也。是故無極而太極。即無覺而大覺。太極本無極。即大覺本無覺。其究一而已矣。不必較長短於其間。其大旨則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之然。天非成象之天。而心非肉團之心也。若剖其疑似之幾。則太極易濫於頑空。太覺易濫於識神。頑空正函天象而混沌。沌者也。識神正落肉團而昭昭靈靈者也。兄謂宗釋者。多從昭昭靈靈中作活計。是誠有之。然而宗儒教者。獨不從混沌沌之中。尋太極語理。則遺氣語氣。則遺心乎。

續問辨贖

卷之三

太

今有稿木死灰之禪。反入於混沌。而師心自用之儒。反入於昭靈。又不可以執一論也。愚言。元不離昭昭靈靈之中。執此昭昭靈靈。求入元。又不可得。蓋從三十年來。摸索心體。而見其難。亦即以此心穿過古人心體。而知有至有不至處。兄謂學者。類能言之。此不以真參實悟許我。而以虛頭議論目我也。讀至此。而後深悔前日之失言。且甚慚於曹溪之言。誤謂說法令人不疑。已性乃現。今吾之性。不現於亦甚矣。縱使綜覈程朱的確。非操戈之具。即

之資也。於盡已之性。盡人之性。何當焉。吾過矣。吾過矣。

續問辨贖

卷之三

太

續質第十八款云。竊惟吾儕學問。只是見在一着。於此得力。即過去未來。皆在其中。因果之說。自應存而不論。必欲論之。所謂孔子之後。不聞孔子。釋迦之後。不聞釋迦者。業已難乎其為解矣。則曰。衆生根劣。故敗德以從時也。聖賢不能易天下之滄。為天下之滔滔。所易耶。審爾。則世道升。聖人與之俱升。世道降。聖人與之俱降。其何以爲聖人。而聖人之去來。又何損益於世道耶。而况孔子之化身廣桑君也。子路之化身韓滉也。其又何所爲而來。何所爲而去耶。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然則何如。曰。吾中國自有書契以來。聖哲代興。其間尚不乏荒唐謬悠之談。如所謂補天射日者。經孔子刪定。而後秩如也。佛氏好語神通。又生於西竺。去中國且幾萬里矣。其書寧無附會假托。惜乎莫有人焉。爲之釐正。而好事者。又益之掇拾影響。假信訛傳。魑魅魍魎。公然

於奇幻百出紛紛藉藉不可勝記也。無論其言如目孔子儒童菩薩幾於侮聖信斯語誠自佛口幾於侮佛高明如翁而猶數稱之况庸庸者乎。昔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司馬溫公之論佛以爲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謂之誕則無也。謂之神謂之怪則有也。有者含之而不語於以見聖人之慮世爲甚深無者損之而不信於以見君子之守道爲甚篤。知此而後可以讀釋典矣。翁以爲何如。

續問辨續卷之三

宋

學問只是見在一着得力。此至言也。但現在亦須審得的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聖人之現在也。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賢者之現在也。倘吾儕之現在。不合於古聖先賢之現在。則如之何。兄言見在一着得力。果能自信此。一切逆順之境。遂能如顏子之處。一化齊乎。聞一言見一善行。亦能如大舜之若決江河乎。若猶未。未可輕言過去未來皆在其中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言必信。行必果。豈不現在。孔子何以謂其

續問辨續卷之三

宋

公士之次。若以能析天人能談性命爲現在。則顏子又以不達如愚獨稱於聖門。論工夫。豈離現在。然不能融通過去未來以爲現在。其爲現在也。必疎矣。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生有是言也。因果之理。則通乎六合內外。當在可存可論之間。在釋門謂之因果。在儒門則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而佛門復有最上一乘因果。以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爲因。以十地滿足。忽然超越。世出世間。見十方法界衆生。一時同成正覺。爲果。此即軌元傳中大明終始之說。乃性境也。東於教者。必以護長忿之。而並其爲性與天道之言。今亦不必細論。及此。即就幽明死生鬼神上論。亦是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中事。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化之中。因果在焉。因果神理也。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今考孔子豈不語神。但不語怪以亂神耳。愚豈不知宋儒之談因果亦有深慮。而今於問辨中時露一斑。大拂程朱之矩。則爲程朱補此一缺也。蓋世有上智之士。必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因果自是瞭然。問箇中

愚夫愚婦亦靡不以前緣夙世爲口彥。而宋儒獨欲
闕之於儒門一路。中人以致今之學士大夫。悍然無
復畏天命而省罪福之心。未遇則詭遇獲禽。無所不
爲。既遇則倚勢剥民。何所不至。而皆掩人揚己。以爲
高掩惡著善。以爲巧。以爲天既幽遠。人亦可欺也。中
有修名修行之士。亦不過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
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蓋自以天堂安插已地。
而以地獄聽天下之小人。則沉淪生死。更何了日。而
朝聞夕可之說。亦虛矣。曾不思六經中言上帝。言鬼

精問辨廣卷之三

三

神。如目接言迪。逆言慶殃。如響應。而奈何自以恍惚
之見。判幽明死生鬼神之說。悉舉佛經所通於儒經
之神理。而一掃之也。事天下大半英賢。而種其發因
撥果。闢提之根。無乃程朱與有過焉。善爲天下之衆
禪狂而掃孔矩者。表程朱維持人道之顯功。則亦不
得不爲天下之束儒說而掃因果者。稽程朱兩裂天
道之隱微。蓋時義當然。而此生之願力有在耳。假令
程朱復生。亦必下此一着。程伯子原知此理。特以初
起斯文。不得不以闢佛之說終其身。而亦不能盡掩

其說。故曰。句句是字字。字字含公晦。龐則偏風已振。九年
不以闕二氏終。而以信仙信佛終也。其在今日可知
已。頃懋鄧尉山讀。高皇帝賜僧無念詩序。首云
佛生西軋。爲淨飯國王。既其悲憫衆生。罪重冤山。憊
深曠海。因是有警於累世。四緣遂入雪山。棲巖屋樹。
六載道成。歸演妙法。人天咸聽。其道妙貫三界。博被
寰中。此其所以尊稱大覺金仙也。此非因果之說。而
何若如尊教應存。而不論。莫如開創之主矣。何乃
論而不存哉。孔子述而不作。愚亦妄以孔子之述文

精問辨廣卷之三

三

王者述。高皇耳在兄車。守程朱之矩。亦未嘗悖
孔子悖。高皇然於賢者識其大處。其量似猶未
滿。則以闕疑闕殆之意存之。無害也。必欲強爲之解。
曲爲之詞。則傷孔子與。高皇之意矣。孔子之後
不聞孔子釋迦之後。不聞釋迦兄。謂難乎爲解付之
不鮮可也。不鮮則可妄解。則不可以鄙見論之。
高皇卽今日之孔子釋迦。廣桑君及韓滉之說。亦
且置之。愚亦頗具擇法眼者。豈爲外書所惑。求其說
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此卽空齋之心。我無是也。嘗讀

華嚴大經載毘盧如來之因地而知釋迦已從無量劫前證過無上覺之圓滿報身。今分身於南洲僅現丈六比丘劣相較初地菩薩之莊嚴猶不及又讀

高皇御製周顒仙傳載天眼尊者一詩而知我

高皇亦從無量劫前證過金輪聖帝之位今分身於震旦僅拓漢唐宋舊疆較鐵輪王之神通報境猶不及豈非世道降則報化亦變之俱降乎信如尊說則釋迦與我 聖祖果為天下之滔滔所易耶抑以

身易天下之滔滔耶一切大聖降位就凡悉是還

續開解讀卷之三

三

緣乘願力以度未了之衆匪從逆流中來則為完滿三祇中功行也奈何以凡心忖量之通此而廣桑韓混之例可推已廣桑韓混猶一見於外史倘孔釋化身而為遜世不見知之聖人則孰信而孰傳之兄無乃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也補天射日委是謠傳亦當審其所以訛傳之由女媧氏鍊石補天此謠言也殆狀其調五氣修五行以替造化之不及猶詩人所謂筆補造化天無功文人所謂天孫為織雲錦裳云耳射日之訛其來更遠佛言世界將壞之時十日並出

劫火乃起洞然至於大梵天界此必古有至人具佛智者說劫前事傳久而訛乃誤加於善射之羿耳日可射乎哉吾謂釋迦未生中國未嘗無佛道亦未嘗無佛說即此訛言可推也周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其中必有後儒之所疑怪者孔子刪書三墳盡去而五典僅存其二則謂世道日降後王但法堯舜而止矣堯舜以前神化之事不問可也若謂詩書之外更無妙理則唐虞之禪於大宋何稽而周公之分祀天帝何據哉佛氏好語神通其書寧無附會吾少壯時亦有此疑後以參求既久而知佛無誑語譯經如羅什等多從大菩薩乘願力而來不可以凡心忖度安得有影響訛傳之書影響訛傳在中國之禪書則有之如六祖不識字而說法其徒為之代筆壇經後卷似有訛傳又如唐宣宗為武宗之叔生長官中近於不慧是以李德裕定策立之何嘗出外參禪而禪案中乃留三掌定唐朝之頌諸如此類不少皆五宗後狂禪借之以張門面者也若儒童菩薩之識出自佛口則非東震之書西竺之書也凡作此疑不過為

一童字耳。不知佛經最重童字。童之爲言真也。於十
任位中六住以前俱名退位菩薩。唯七住入不退位。
乃進於童真。住梵語。童童華言。儒真覺士也。其
稱亦尊。豈謂佛聖大槩。佛門稱謂與儒門不同。文殊
七佛之師。權在釋迦會下。亦只呼爲善男子。法王子
耳。儒童之稱。豈下於男子王子之稱哉。兄於此處。亦
但闕疑可也。不必於字義間推求而爲之說。恐有侮
聖言之口過。而其心則出于尊崇聖學之心。心本無
過。至於執而不化。亦成心過矣。孔子語神而不語怪。
已剖於前。司馬溫公之論佛。以爲微言不出吾書。其
誕吾不信也。自是溫公之所以爲溫公耳。前讀誤移
在程子身上。亦愚一時之口過。蓋緣伊洛諸書。閱在
弱冠之前。此後未經再閱。不無誤處耳。謂佛經有神
有怪而無誕。此亦道着一半。謂有者舍之而不語。見
聖人之慮世深則子貢因謂夫子有性與天道。不得
與文章共聞也。何以知當時舍之而不語。若聖
祖則明白說出矣。豈其慮世不深。謂無者擯之而不
見。君子之守也。則守道當從見道中來。未知其

真焉知其誕。認真爲誕。乃守韓歐程朱之道。非守堯
舜周孔之道也。聖祖存孔籍亦存二氏之籍。豈
其守道不篤。愚即借尊許以發憲章之義。曰士所誦
且習者。以其載有經世之大道而頒之於以見
聖祖之作人篤士所怪且誕者。以其寓有出世之正
因而存之於以見聖祖之淑人深此等奧義。俱
難深言。吾但以闕疑殆慎言行。效忠告耳。

牘尾贅言

右詳尊劄十八款議論。較前劄更細矣。先得唐張兩
君子書。若有相通焉者。此必久灌於毗陵諸公之耳。
而倚爲攻具者也。唐丈勸我無庸再辨。辨則觸人心
鋒。有何實用。今驗海內人士中。頗有索吾拙刻。不終
篇而倦棄者。細細推敲。唯兄一人。天下自有姚江之
學。蔑畧程朱已甚。程朱可蔑略哉。吾幼頗鑽濂洛關
閩之窟。一言不肯放過。正欲得一深研其學者。與之
推究淺深。而取裁於洙泗之派。何幸得之於兄。別劄
又有年。已知非生平汲汲何事。斷不敢執成心之說。
觸斯言也。何敢不以真心相應。是以有此叨叨之說。

元中裁答辭多潦草且牽於分疏文義而直截之意反掩今當摭括前說而以三片獻焉一曰窮理之實二曰省心之實三曰修辭之實曷謂窮理之實聖學莫大於窮理而窮理自有真寔在不在故紙上亦不在紙上上前牘嘗云見性之後窮理自別兄弟乃以庸言忽之也蓋論道者不難於以已言論合古人言論而難於以已性光發今人性光不能發今人性光而徒合古人言論末也發性光不尚言論而知言之君子則能即言論以驗性光若覲面相逢則全以性續問辨牘卷之三

光相照而言論特落草之具耳兄豈謂能道性善能排異端能闡精微義理能守清正儒風便可以與於斯文乎此尋真之府亦藏偽之淵也其真而正而誠且密者莫如伊川先生然以執心未化而邵堯夫有生薑樹生之誚又莫如橫渠先生然以思路未絕而程伯子有強探力索之規又莫如紫陽先生然以影見難消而陸子靜有學不見道之惜三先生之於理密矣而發人性光畢竟不如周元公大程夫子乃以經學掩性學旋以傳註之學掩經學而

以宋儒所解之幽明鬼神為孔子所言之天道而以先入之見禦人恐滋口過此處然有商量吾儕苟無顏子聞一知十之資則於一切性學命學理學數學未有不由師承而入不經喪身失命一場而得者也伊洛閩閩諸大儒於儒學俱有師承俱委身命以從事獨於出世一大事因緣之教既未嘗取師友於禪門又未嘗委身命以入其窟僅能以性學通單傳之學窺見佛道一斑而於權實半滿之義全未之究遂乃影其言據其迹而攻之此大過也特以維持世教有大功足以掩此過耳故謂程朱能解聖人之經則可謂程朱能窮聖人之理則不可兄勿精于舉子業雖以資性過人亦必由師開發亦必喪失身命一番無疑也今日以身命從事程朱恐猶未必如少年之從事舉子業而師承則尚有說焉至於周程以上之性學及佛道所通於軋元之秘藏如之何其可輕議哉兄直守孔孟程朱之軌良亦自足即闕疑殆於二氏之學無不可者若欲推敲綜覈於其間則非喪天命一番斷不得而今恐亦無暇於此矣

言生平汲汲何事。則必汲汲於透性而後可也。性學不在探討文義上。又不在棲神混沌上。自有一得永得之關鍵子在焉。必毋曰。虛不出。乾元。乾元不出太極。太極不過是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予既已知之矣。此但謂之能言太極。未可謂之能知太極。果欲見乾元太極之真面目。必須另換一副心腸。不透佛氏之性海行門。吾知其不透乾元太極也。唯聞一知十之顏子。則當別論。理窮至此方是真窮。所謂窮理之實此也。曷謂省心之實。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愚自有聞以來。實捧此兩案以爲心印。凡自占地步。而奪人之地步。皆害人之心也。得人地步。而攘之爲己地步。皆穿窬之心也。是故吾於張子厚。正叔二執之資佛闢佛。資禪奪禪。資太極而掩太極。猶有遺憾焉。而今之君子。有己所未悟之理。得於所聞弗之下也。旋即掩人而自有之。有人所未圓之說。漏於所見弗之察也。旋即逞己而轉攻之。人方推心置腹。我乃入室操戈。如是穿窬與害人之心。兩

合矣。兄自謂不執成心。應無此病。亦覺同病中。此病否。愚少壯時。不敢謂絕無此病。而以攻厯既久。微動即覺。覺即消除。因而覺人之所未覺焉。兄試驗吾牘中。表師表友。不一而足。蓋平日自有心誓。見從已出。誓不以己方人。見從人出。誓不掩人揚己。人已。有同然處。則寧不自表而表人之見也。實有鑒於今昔賢豪之隱病。多在於此。此病滲人骨髓。爲害最大。兄前以賊字甚原壤。原壤猶是好信不好學之賊。此則偷心不直心之賊也。猶欲入脚道門。垂不朽於天。下。天豈佑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季兄所謂性命軀殼之幾。必有見於此矣。心省至此。方是真省。所謂省心之實此也。曷謂修辭之實。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以言垂世。此修辭之大者。試觀古來有道之言。不是溫厚和平而有餘蘊。必是坦夷洞達而無機心。此皆從性田中發。雖欲矯揉而不可得也。故讀濂洛關閩之書。則周元公渾然含有聖心。程伯子盎然具有仁體。而晦翁亦無一毫自欺之心。伊川不無苛刻意。橫渠不無雕琢意矣。讀兄前後

教劄則伊川與橫渠之兩意並見焉。其中蓋有疑於其所不必蓄辨。詳於其所不必詳。疵吹於其所不必吹。幽闡于其所不必闡。而於奧義之不可忽處。却乃等爲尋常見解。而以深文覆之。此是多劫染來一點好高氣習。非一時所能猝化。亦緣此生從舉業出身。文機太熟。道機猶生。一入議論。則尖利之筆鋒出焉。此則所謂習也。學莫難于變化氣質。而氣質最難掩於修辭中。然變化氣質。又不在修辭上。心變則氣質變。氣質變。則辭變。不變心而變辭。亦非立誠之道。辭不從誠上修。便是戕賊人。以爲仁義本相。豈能盡掩。但去一切執心勝心。而辭氣自爾遠鄙倍。入中和矣。若乃口闢佛書。而筆尤弄之以示巧。心非佛道而掠之以矜多。此不誠之大者。兄無是也。而流弊亦至於此。如欲杜此弊源。則毋以影響論道淺薄之端。開之辭修及此。方是真修。所謂修辭之實也。此三片者。雖以作終篇獻。而自反實多愧焉。然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矣。愚亦匪爲兄言。爲天下萬世之通患言也。當信此際因緣。千百劫之道。在焉。

續前解讀 卷之三

全

孟子以後。儒學漸粗。而周元公始精之。程子以見漸隘。而文成公始擴之。擴之未幾。而自敞俱起。學既以執方。而見鄙于通宗之士。時學又以踰矩。而見薄於謹身之賢。徒以有聖祖開天立極之心。法在士能以孔子之學。實二氏之學。然三教聖人之情。固並露於此時。而自漢及元。士習之流弊。亦華發於此時。不大爲之整頓一場。何以合人心之渙定。萬世之極。天無乃假高明之紋心。繡筆與拙夫相和。相成爲萬世仁賢聚究地也。孔子之門。顏子之德。性最純。曾子之繩墨最準。故識者以爲翱翔兩駿。而不知子貢屈已以下顏子。多學以補曾子。不自標宗。而尊贊夫子之化育。其功至隱而至大。有文殊抑已揚佛之休風焉。此非好爲人師之淺士所能知也。愚實以釋迦事孔子。以孔子事高皇兄。能翱翔顏曾乎。我不辭騷乘子貢。倘我能優孟顏曾乎。兄亦不嫌文殊子貢矣。第未知何日得與兄遊。無言之天哉。

續答高景逸丈書

名字籍

來書畧云。先生之於泰龍。可謂不倦之誨矣。雖不

敢遂謂無疑信相互之處。而微言與義已默承焉。多。龍亦何幸以安身立命之所。得有以考竟折衷於先進大君子使不謬所從耶。云敝邑趙令公久欲見先生問辨牘便或致一冊何如

前見過意見頗濃殊嫌別之太速適來諭云疑信相互此是實語。蓋必有執自心之妙見而不肯頓舍處。自世有程朱之學而講道家多以程朱格孔子。凡程朱存養省察工夫亦孰不從孔脉中發來。獨窺到一以貫之之根原處。及過此以往之實際處則非程朱

續問辨牘卷之三

全三

之見所能格也。愚乃不揣而商求及此諸君焉得無疑。諸君亦但見吾今日以孔子之學裁程朱未審吾曩日亦以程朱之學格孔子。若論到弱冠以前則恐諸君今日之鑽研程朱未必如愚此時之篤且細也。壯遇恭簡公先生獲聞良知之學一時尚難遽信。及召寅明道書院中朝夕熏切見先生與先輩羅近翁及承學楊道南等精神在眉睫之間應和在口吻之外覺其必有妙悟乃盡捨積年見解而從之此時意地真是清清淨淨不掛一絲亦似混混沌沌不過一

竅方始忽然有悟入處而猶不敢遽以爲是也。復身向三聖人堂室中翻來覆去俱不從註脚上盤旋一一消歸自己性分內千錘萬鑿有个出身今乃庶乎不惑而躬行尚未有得也。茲惟艱哉兄但舍疑心而養信心不倦不沮將來必有透脫之日第毋急標見地以唱後覺養成口業恐來造物之妬昔有禪師以不落因果一語賺人墮八百劫野狐身諸賢多信不及愚頗究心於易傳幽明死生之故而印之以竺墳不得不爲諸君子慮也。且吾今日精神亦無所寄

續問辨牘卷之三

全四

寄在海內高賢思與同種道畔之緣耳。少壯既迷前途復迫寧得復以未了之義誑人耶。此處苦心意見能信之矣。以此信而生疑疑乃所以成信也。夫何憂焉。趙令公何以知愚之有問辨牘必有以此牘欺令公者如命將一冊附上乞轉致之諸不一一。

荅葉儀部園適文書

儀部諱茂才字彥誠無錫縣人

來書云承賜問辨大刻想見門下接引後學盛意。與楊復所老師李見羅先生如出一揆。非仁體然能有此立人達人一物不遺之雅度乎。茂才拜

領卒業於牘中大義似亦能窺其梗槩矣。第生平限於稟賦所讀之書止於儒家數種未嘗旁參內典下聞先生三教合一之旨一時不能領畧如周顧諸君子之疑端亦多有之然不敢無知強辨俟他日稍有見處當圖就正也諸凡面叩不宣。

足下負壁立萬仞之標志道每與所知論及未嘗不擊節嘆賞自愧無能爲役也。客歲高雲從訂中秋二泉之約一時俊乂彬彬足稱德星之聚而不才獨以他絆後至與足下文一臂而失之其時雖有六七君

續聞辨牘

卷之五

子聚談亦不決旬而別精神似無歸宿而意見亦復參差有辜良會過實在余問辨牘偶成卽托一徒呈覽匪但借以請益亦謝客秋後期之過也敢云接引後學而足下謬有賞焉以爲與見羅李先生復所楊少宰立達同度夫二公學術稍別而其一點立人達人之懇至處則真如出一揆矣道也何足以與於斯哉或者身在一室而心在天下萬世亦欲與斯世立人達人之君子嘿助一籌而不必功自己出則一毫無所假也頃會錢起莘年兄頗道足下相信之意而

來諭亦自謙於牘中大義得梗槩焉固知必有大愛之決江河尼父之聽滄浪處而可否異同之際亦不能逃知言之鑒矣頗亦察到同中之異否羅翁之挈修身爲本與愚之表暢龍重方矩其意同也然羅翁以庶人荷帝王之道統而愚但許農工商賈之流以修身之修身不許其同天子所造之士俱言明明德不許其負道統以貳天子也是故不但以中庸遜世之案裁泰州兼善萬世之說亦以群龍无首之案裁宰我賢于堯舜之說蓋羅翁合見龍之心於暢龍而愚別暢龍之迹于見龍意則各有在矣楊少宰之祖述尼父憲章高皇而不踵程朱之闢佛老與吾言若合符節也然少宰之意重在以圓宗挽宋學之執而吾之意重在以方矩挽時學之狂少宰以函方人競趨乎其圓而不束乎其方故其入人也愚也以方裁圓則圓者既咈其方而方者復咈其其入人也難然吾所表聖祖之道以圓宗矩使三教各循其派以方矩入圓宗使三

源此少宰之所深印也。第少宰急於接引後學。故專提孔子之立人達人。而不暇稽其敝。愚則欲於接引中存稽敝之意。故兼提孔子爲下不倍遯世不悔二宗。以爲無忌憚之中庸作戒焉。其意亦相成矣。此拙牘大義之所在。高明必能焰之。顧其中間辨語多波瀾於內典者。則以辨端及此。不得不因人而荅也。此端實發於耿先生。而周元孚繼之。耿先生乃吾恩師。而周元孚乃吾至友。皆人中之龍象。而於此不無小悟。每欲效一片之獻而無從也。何意辨端適來。遂借

續問辨錄卷之五

金

此爲報德之地。若啓若翼。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頃遇麻城王晉軒居士。述先生屬纊時。口語已塞猶喃喃然訓弟子以學問。須究如何起頭。如何結果。中間如何用功。若有躋如真境。難對人言者。正符我三十年前所感之兆。而元孚近亦有所感動。不執前見矣。此中消息。最是難言。而諸賢多以輕心執心承之。足下所謂梗槩。亦及此否。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朱子贊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于自屈。足下亦自謙生平限於稟賦所讀之書。止於儒家數種。未嘗旁參內典。

續問辨錄卷之五

金

乍聞三教合一之旨。一時不能領畧。如周顧諸君子之疑端。亦多有之。然不敢無知強辨。俟他日稍有見處。當圖就正。此數言者。真意虛懷。盎然可掬。與端木氏當年之心境何異焉。吾以此益重足下之爲疑道器也。今人但擬程張朱子語錄。便能開佛。但掠五燈會元公案。便能談禪。但拾原教續原教論等話頭。便能言三教合一。而豈知此處關竅。斷非浮根偽根之所能入哉。足下不浮不僞。胸疑慎言。朋儕中何可多得。道已衰矣。曩昔亦嘗理會世間出世間事。今俱得諸虛舟飄瓦。獨嘆仰鑽三十餘年。摸著三大聖人鼻孔。依稀乎一線可穿。而自省力量綿薄。大闢非吾事也。冀得一二可畏後生。批有程淳公朱晦翁之根器者。與之朝夕數年而不可得。則願輸誠於有學有守之君子。展轉相熏。以待來學。而又苦於合併深入之難也。已矣乎。吾其與深山之野人俱乎。今感足下他日有見之言。將不以吾衰自諉。而悠然起究竟之思焉。大槩謀道之君子。苟非上智。未有不從大疑發大悟。亦未有不從明辨到忘言處也。但疑心當起於虛

心而強辨有傷於明辨耳。以足下之高明。縱未嘗參內典。而內典之言。曷嘗不畧見於儒書中。卽以平日所讀儒家數種之書。捫牆附壁。以關二氏孰曰不然。乃云。有周顧諸君子之疑端。而不敢無知強辨。此其深造之志可知也。他日有見。必不就世儒脚跟下盤旋矣。今姑就周顧諸君子之疑端。而更發一疑。以助足下之參求焉。天不愛道。圖書出矣。聖不愛道。六經垂矣。然而道脉之流行。則皆關乎天命也。欲觀天命。當觀創業之君。天旣以孔子木鐸萬世矣。果如世儒之見。則秦火旣滅。天曷不縱漢高稍事詩書。豈出孔壁之籍。而乃縱之以嫚罵之習。謂馬上安事詩書。惠文景三朝。君若相純。向黃老。迨孝武而六經乃表何也。焚坑後之世界。經制不必備。而清淨正投其機也。此天命也。六經旣表。經術乃與黃老並行。黃老不爲名尸。而經術可爲偽數。大盜乘之以移漢祚。不以節義挽之。不可。光武於是禮嚴光。褒卓茂。以發潛德之光。而明章又舉三老五更之典。士乃翕然以節義相高。節義激成黨錮。而奸雄乃起。奸雄起而節義

續問辨讀卷之三

九

士乃復以老莊爲藏身之窟。清談繁興。而詞賦日矣。歷三國及六朝。其風靡靡。世雖知有孔子之道。不過視爲名教一郭郭耳。蓋經術不足以養士習。而達磨之性宗乃來。在宋雖來。人未知其與孔教同源也。唐太宗負絕世之資。垂祀至於三百。天欲遏此宗者。何不預產一大儒于關隴間。爲唐宗裁理學種子。登極之後。移別教于孔脉。易易耳。乃故縱之祖玄元。興梵宇。以爲無上之妙道。而尊禮之。特以世法不可無六經。儒宗不可無孔子。而存諸學校。其降體視二氏之祖。有殺焉。以致終唐之世。士皆陽事孔子。陰豔達磨。中間唯有韓昌黎一人。出佛骨表。而卒亦降心於大顛。何也。辟章後之世界。理學尚難繩。而宗風可拂其迷也。亦天命也。五季朝君。暮臣。綱常之統幾絕。不有出世一宗。人心其死乎。宋祖龍興。正孔教大哀之日。而禪自五燈分後。亦盛極而向於衰矣。轉朝君暮臣之統。必以六經之道。遏虛驕播弄之禪。必以孔顏之學。宋祖似有所受於陳希夷然者。故一膺周禮。使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贊孔顏敦王昭素。以示向範。

續問辨讀卷之三

九

相趙韓王道非粹白亦謂以論語半部定天下半部
佐太平於是儒風隱隱然起於禪風之上不百年而
周程三夫子生焉周子邇易學於希夷陶性宗於壽
厓而一一印諸孔子之書於是禪學轉爲聖學夫禪
學自梁及宋凡五百有餘歲而始脫卸於孔顏之正
脉何也吾道一以貫之之宗藏於空門無迹而入於
名教之門其真反易濶也蓋聖學濫於訓詁詞章而
僞夫資之則孔子之心隱矣孔心卒不可隱乃旁落
於黃老達磨教中禪學濫於虛頭棒喝而狂儒附之
續周辨贗卷之三
則佛祖之心亦隱矣佛心卒不可隱乃卒歸于孔顏
仁聖脉中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宋祖贊孔顏而
周元公實提孔顏樂處以開兩程夫子識得孔顏樂
處則知達磨之性宗矣程伯子智及之仁能守之而
窮源猶有未竟處則以離元公之早也叔子雖宗孔
顏而其學僅反到曾子之守約處未能反到顏子之
末由處故推開出世一宗於吾道外以爲聖人之不
死者六經耳其身死其神亦滅竟不究其神之非
歸於何地而於幽明死生鬼神之說謾以不根之

理之朱子沿其案直判軒書聖人之上非謂一
等神人留此敗闕於後以致今之學士知有向上一
着者疑吾聖學之不足以了生死而復投禪玄二窟
以求不生不滅之宗遂執程朱之未至處掩其所已
至處并平日之淑德醇行而悉沒之此程朱以未了
之緒遺吾儕也蓋程朱之理學肇起於熙豐之間至
聖宗表章朱學而傳註乃流行于天下聖祖取
其簡易易行頒諸學校恬熙二百餘年孔道之
源頭未必徹而名節未盡虧者此崇尚程朱之效也
續周辨贗卷之三
至於今日而程朱之教乃衰蓋其精光不可磨而其
窮處亦當通矣精光何在在乎以孔顏之仁學遏狂
學窮處何在在乎執仁學以蔽聖學也聖學必貫釋
老二宗必通幽明死生鬼神之故而以程朱之說晦
矣蓋自周程開儒學以來亦五百有餘歲而三教之
源乃合吾夫子敦化川流之正宗乃再振于天下豈
人力哉天命使之然也然非天縱至德乃聖乃神乃
武乃文如我聖祖孰能令之振之試思聖
祖重開混沌正道術合一之機胡元固北狄之種而

經亦西竺之書也。北狄之種，既可驅而還中國之帝王，則西竺之書，豈不可滅而還東魯之孔教？曷為將降大任而先使之困心於皇覺寺也？天蓋以胡元之季，程朱之澤方流，何患有天下者之不崇孔教，第不從禪門一過，則曷由知二氏之暗助皇綱也？暗助皇綱亦是。聖祖之權詞，苟究皇綱之所自來，則孔子之教，亦屬暗助。何者？天子所以治天下，三綱五常是也。綱常豈起於孔子哉？自盤古定三才以後，虞廷敷五教以前，其來久矣。孔子緣三物之教，以開一貫之宗，刪述六籍，垂憲萬世，則皆暗助天子之弘綱。所謂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以二教配孔教而曰暗助。聖祖亦為世教而發此言耳。三教論中有所謂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心經序中有所謂去迷頑之空，立本性之實，此乃聖祖精一執中之實際也。蓋自文王而後，見理之圓，立教之匠，未有如聖祖者。故但以程朱之傳註翼聖經，而不以程朱之執見廢佛老，亦但以佛老之教意助皇綱，而不以佛老之教迹立皇綱，其所以佑啓我後人，直是

咸以正無缺矣。昔文王之文在周易，得孔子發之而道光我。聖祖之文亦班班在御集中，而發之者誰歟？此又聖祖以未竟之志遺吾儕也。聖祖之志，無乃欲使上士以出世之心經世，調元氣于太和，中士以善世之因出世，修功行于無漏歟？愚嘗懋尹山寺讀聖祖御製落魄僧詩，有累世因緣積善功之句，而想其大明終始之智之崇也。又有鍛鍊始知玄妙處之句，而想其曲成萬物之仁之遠也。夫不以一世定人，而以累世察人，又不專以一生之德澤及人，而兼以多生之因緣鍛人，儒生有此見哉！大學蓋以親賢樂利，沒世不忘，為止至善之極。中庸則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為不顯惟德之極。聖祖等閑一詩，兩義具見。此詩特其小者，亦其逸者，而况班班在御集中者乎？緣其文以揆其志，即堯舜之博施濟眾，豈足以盡其量哉？真以佛氏度盡眾生之心，而敷孔子並育並行之教，遊於義皇以上矣。有君如此，而吾儕不能闡揚德意，以贊化育之一班，亦謂之有臣乎哉？愚嘗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知足下

先有此疑。故復借筭作籌。以爲參求之助。不參及此。而強言聖學。真是夢中說夢耳。三教不必合。不必不合。但言三教合一。亦是門面套語。愚實以易理參佛說。照前三教之以何緣遞興。推後三教之以何緣漸滅。興滅之間。盛衰有數。而知三家之閭諍。當頓熄于此際。蓋聖祖在天之靈之所召也。從此提掇一番。開拘儒之眼目。不用入主出奴。於无首中安起一。首。而二氏家之妙音。則已收諸一貫中。發因既真。結果亦實。士不以二氏爲敵國。而通其精神。以爲實際。

續問辨廣卷之二

九

嗣後紀綱三教之豪傑。必從儒流中出。而二氏之徒轉衰矣。第二氏之籍。則必以二氏之徒守之。猶周禮外史之掌三皇五帝書也。孔子豈儒家之私祖。而佛老亦豈二教家之私祖哉。其所損益。則魯論之所謂百世可知已。卽今日固是合漢之時。而合之亦不以迹。其矯弊用中之幾。自有所在。以一貫之悟門。通宗學。又以忠恕之行門。別狂學。是爲得之。允若茲。則言合固可。不言合亦可。所以言合者。端爲程朱執距楊墨之案。以闢佛老。雖中一時之權。而終有累於孔子。

之大世儒泥之。復執程朱以議。聖祖則於其道亦悖焉。故不得不爲之一剖也。如必以合三教爲宗。則孔子知天命之用滯。而元公導二程之意荒矣。

答陳民部蔡慈文書

民部漳寧人

來書云。中秋獲承清塵。芳蘄大暢玄風。而阻于晤。緣未果。側聞先生左袒老丈。輒令心神。

每在左右。夫當今海內臭味同者。幾何人。勦濂洛關閩一隅之譚。外加臆見。高自峙我山。俯視流品。竊國左史。漢一轡之味。泰以世譚。雄自名家。睨典刑。窺管商。澆晏半通之符。難以情識妄自稱用世。擲揄正宗。一聞玄同之論。悍者怒於辭。矜以綺言相擁。悟庸者怒於色。背以左道相訕。譏甚者飛鋒白簡。流毒青蠅。不憚三塗之嘗試。甘心岐路之迷踪。達者旁觀。援之以手。不得拯之以辭。不可遂至分曹各奏。笙鏞與蛙蠅爭鳴。背而分馳。炎天與冥山異路。古人云。大人合併爲公。君子萬物一體。何嘗藩籬自限。燭火喻明。云爾哉。畧讀三書。悉

續問辨廣卷之三

九

旨審爲此懼。俯仰印臂廣渡便航見者聞者宜應
自惕生猥以小品同茲覺明。謬謂一得可同大家
謹以所見就正作者。幸進而語之。勿謂門外人相
視如何如何。

前一接手範。即知非屈塵中品。而心有懷焉。故以拙
代芹。冀高明有以啟我也。既得回剗。益仰才闊識
吞。刻間能傾妙蘊如此。豈東教偏才之士能望後
中刺當世士人三獎一勦。濂洛關閩之譚而外
加一見者。一竊國左史漢之味而參以世譚者。一窺
續陳蔡卷之三

管商混曼之符而雜以情識者。可謂曲盡其情。獎矣
而感慨之意爲最深。感切感切。然三種之外。更有一
獎焉。世豈無一種英豪。影西達南能之宗。吠聲理學。
目謂得玄同大道而實無着落者乎。此其獎尤甚于
勦濂洛而窺管商者也。舉而與窺國左者相較。則其
間不能以寸耳。尊劄言到大人合併爲公。君子萬物
一體。必有酌于此矣。士不難于博學。而難于約取。學
不難于虛解。而難于躬行。故曰。苟爲不熟。不如莠稂。
與足下兼脩此獎焉。末句有門外人相視之說。

則烏乎敢適雲隱菴僧來領梵。此布。所失奉求正牘及疏刻補上。皆援說之具耳。不一
續答陳蔡菴大夫書

來書云。再讀慈示。深知阿婆心切。今未歸遊子。雖
未抵家山。已明了知塗次所歸道路。殊爲忻極。細
閱慈旨。先辨岐路。後斷力行。已盡厥窵。竅矣。寧不
倭再以所聞請益講壇。前書所言三士。門外三士
也。意者門內亦有三士焉。兀坐窮山。育脩暗証。直
以揚眉瞬目。局騙來人。達能之所黜也。博翻龍藏
續問辨牘卷之三

抽相揆宗。大以荒唐悠謬。簧鼓聽衆。生安之所病
也。高豎丰標。縛身繩足。索以降魔煉性。鍛鍊初心。
優波之所羞也。竊謂道學者。避世詞章者。談世事
業者。用世則禪師者。避世則律師者。談世律師者。用
世何論三教。辨時實九徒。瓜分竊意。真人出世。頭
頭是道。經論律。開正道眼。有如假似。倚真作伴。是
僞禪講規。障正法眼。掩之以有爲法。希無上乘耳。
况魔軍外衛。陰鬼中蟠。塵慮縈纏。清風強拂者哉。
竊謂欲破三途。惟銷一道。法門不二。教學八途。大

覺門內開示悟入求太覺者信解行證方今典刑不少法藏弘深教門四者業已炳熾天中蘊蓋千層障業萬疊學門四者何弗龜勉然解類講行類律證類禪提皆黍米之珠何有三門之別譬之儒博學詳說說約也者博學類涉世詳說類用世說約類避世用之有道說即說其所博約即約其所說用之分岐隨即角立角立則肝膽楚越何況竺乾震旦玄同則地獄天宮摠屬法界何分內外斯千經萬論無非分別自心一得寸照不過先師緒續問辨廣卷之三

九

餘第旁門曲徑不啻千錯萬差又荆棘稠林難喻世途險峻每欲縮舌不譚以避鸚鵡有口又恐措躬非地以致燕石重珍故敢冒昧陳之仰冀歲說云耳
再聆金玉該博淵泓不但服倚馬之才亦仰高目之表焉僕前者進博學約取之說則意更有在實恐仁者以一生可惜之精神填浩劫難窮之義海於彼岸轉遠耳昔在比部時與趙翰檢汝師巷遇接談有一段公案今爲足下述之汝師問余曰聞兄謝絕世間

詩文有諸余曰然曰何故余曰承先志凡無益於宇宙而有損於精神皆不爲也隨以述諸徐正即鄧原副郎見吾二寅丈鄧原笑曰對奕有何益於宇宙而子亦爲之見吾亦笑曰此無所損於精神也余曰然哉譬如諸葛武侯食少事煩而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有損於精神而有益於宇宙者也故爲之又如象山先生對賓朋不廢琴奕而曰棋所以長吾之精神悲所以調吾之德性藝即是道此無益於宇宙而無損於精神者也故亦爲之唯有損與無益合則斷乎其不可爲矣噫今試以肉眼勘天下之豪雄有不斃精神於無益者幾人哉倘意地不清口業不淨而以狂偽之實開人罪過日起則又不但無益於宇宙而已夫天下等第一人必不落天下第二義其精神用處只有二端不用於直透性宗則用於修功行也二端之外俱屬他家活計然佛氏之示即吾儒之性宗而儒門之功行非禪門之功行又有不可越位而求者既已佩孔子之訓受其教矣其現在自有正因而當來自極果焉

因殊不以資禪識爲正而以脩儒行爲正語當來之
果殊不以立不朽爲極而以證無生爲極究竟只是
盡諸有情成無上道而已欲盡有情成無上道在釋
氏委有無量方便法門而孔門第約之以禮約禮之
至則從心不踰矩而化矣此吾儕之普賢行也愚前
有孔矩收二氏之說士多疑之執孔闢佛者既以爲
鈍置孔矩軒佛輕孔者又以爲擡高孔矩而未察吾
一生之理會在此一語此語雖爲儒家言其實普賢
十無盡行門豈出繫矩二字矩也者中也庸也無漏

續問辨

卷三

之天則也以中庸無漏之天則攝二氏出世之宗而
彌綸之則狂僞不生而萬行之門正矣然非透悟性
宗豈能見此天則見此天則以度有情所謂不斷煩
惱而證菩提有何生死可出噫未易言也佛經原謂
出塵自利特小乘聲聞之事入羈利人乃大乘菩薩
之事吾儕已寄身於菩薩位中而未必證過聲聞果
位故多迷失本因損精神於無益之課而作他家活
計其迷而未覺者仍起本因之恩欣慕出世因果則
又卑視有爲懸想無爲蹉過當下種種功行此非所

以尊孔矩而行普賢行也來教所稽門外三士門內
三士之弊最精且嚴矣顧未免有內釋外儒之嫌蓋
以門外三士譏儒門之似是而非者以門內三士譏
釋門之似是而非者誠若所言亦當謂釋迦是門內
師孔子是門外師也門外之僞徒必收諸門內以正
其僞則門外之真師亦必收諸門內以攬其真釋能
收孔而孔不能收釋群龍於是乎有首矣釋迦委是
已涅槃之孔子孔子委是未涅槃之釋迦而以內外
界之又不可繼以道學譬釋師詞章譬講師事業譬

續問辨

卷三

律師亦畧有意圓語帶之過道學一於避世爲在其
爲道學也欲破三途惟銷一過則中窺之訣已教門
四者炳熾天中學門四者何弗勉勉語最喫緊然亦
錐剗蠅流語耳春秋之義先自治而後治人吾儕亦
各自有錐剗處也指孟子博學詳說約而句貫三
門非精密之思不及此但法喻難齊太粘亦滯以說
約屬避世亦未圓角立則肝膽楚越何況竺乾處且
玄同則地獄天宮極屬法界何分內外此則合於華
嚴妙旨非剿說者倫然觀足下發此妙旨得非以拙

續問辨牘卷之三
續問辨牘卷之三
足下倘肯不忽俚言賜之箴砭固所禱也。

續問辨牘卷之四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荅王司訓道宇文書

司訓道宇文書
道錫宜與縣人

來書云叙也卧病竟半月少間輒以潤於侍教爲憾尚俟攝靜數日或能躬叩耳頃俞定老書來云承賜新牘讀雖未了大率但知受翁之益無能質翁以疑要亦以口業爲懼耳此其意何深也張以登書來云承惠大教比於求正讀更覺醇全方時時參泳爲長夏工程卒業一秋涼當樞衣門下請益先此附達空城上謝托叙爲之致意焉至涇陽兄每書下問意欲叙一言居間印證叙絕不敢荅一字良有待焉意者天啓斯文將令我昆陵二三君子介然有知乎知培養善根自具足信根向來執見將豁然翻成篤信而廓然共遊於大道之公乎寤寐病思俱成樂境伏枕草草代躬佈候不次頃爲先君子樹墓門淹甫里者數日昨歸得手劄而知道體違和亟當造榻問慰則賤體亦以暑勞憊矣玩劄意藹然見立已立人之盛心焉俞文有真見有

虛懷。世味澹然而問學老且益壯。縉紳中安得有此人。其以口業爲懼。不輕發辨。尤人所難也。令高第張以登兄一見而知其爲近仁之士。肯以拙牘作長夏茶湯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兄。實有之。亦不嫌以中所未恆者啓我。大槩猶一牘。因人之有疑於求正牘而發。故語意或稍詳明。而後先原無二致。此兄以更覺醇全爲言。則前牘之未醇全處必有在矣。故望其更有以啓我也。顧長公虛懷當遜俞丈而擔當過之。擔當不從透性中來。則必爲見所使。豈能遂如續問辨牘。

卷之四

二

孔子之耳順。大舜之若決江河而鄙言亦豈從耳順決。江河中出自應有推敲處。學無大疑焉。得大悟。足下謂培養善根。自具足信根。執見翻成篤信。廓然共遊於大道之公。所以待長公者誠厚。而謀道之深心。亦可以想見已。寤寐病思俱成樂境。此境非得理者莫有。試以此點貴郡同心之士。可以執見成樂境否。愚嘗謂至人立言必從不思議中發出。思議所以上通天命。而下應群機。貴郡諸賢之所不足者。不在思議。而在不思議處也。愚亦思議中人。而邇所問辨。似

覺有不思議者在。蓋愚之掃除見解。非一日矣。非有以迫之。則不應。既應。即芻狗之。即如問辨牘所答。群書誠不敢有一毫簡忽之意。答後又毫無粘帶。空空如也。諸賢多負豪傑之才。自結髮以至揚名。識見真如山積。一觸見鋒。則勃然而起矣。然而立言垂世之業。天不早畀名根未斷之士。自古爲然。此不可以不深思也。非足下不可道此。中秋前後當弔錫山。荆溪金沙之通家喪。張兄不須遠顧。即於荆溪相會何如。答張儀部文石丈書。

儀部諱納。陞字以登。宜興縣人。

續問辨牘

卷之四

三

來書云。翁以斯道故。乃于同黨中得聚訟焉。然同黨之譏謔于翁者。必能爲道如翁指也。亦信翁之直能爲道也。或者謂翁宜默而承之以俟其同。又或謂翁宜曲而應之以收其異。夫持辨以來者。非就我以正。則助我也。明而辨之。默奚爲者。直心以酬。又何曲矣。則翁之不苟同于人。或者所以收其異而人之或異于翁。夫亦將以致其同也。陸庸陋寡識。而于亂德之鄉。愿無忌憚之中。庸則心竊懲之矣。翁首闢此二者。竊以爲功不在孟子下。而諸

凡所疑。則亦願求同於翁也。謹疏之成帙。以希教

志道自膺實貢後。篤好爲人師之戒。不聚徒。自奉先人遺誡。後謝媚生。諛死之文。不脩辭。遂并理學而沉埋之久矣。邇年因天臺先生往復周易六龍。及儒釋流敝之說。而有求正牘一編。先生歿。出以轉諮同志。有所往復。集成問辨牘四卷。言愈多。而道愈晦矣。頃有感於唐年兄疑菴。馮司成具區二丈之書。一則吹求牘中罅隙。而囑勿以忘言槩。一則過許闡發殆盡。

續問辨牘卷之四

而謔不啻後手兵。俱有真意存焉。乃畧以平日苦心。吐露於答簡中。擬自今當與諸君子相遊於無言矣。曾不數日。而尊劄至。若已預見此幾。謂有以默承勸我者。又有以曲應勸我者。誠然誠然。夫曲而應之以收其異。此巧心也。吾所不能。默而成之以俟其同。此深心也。愚實旨之。然亦何敢以此槩真心謀道之豪傑。如足下深以亂德之鄉愿。無忌憚之中庸爲得。尤得我心之同然者。安得默而承之。亦安得曲而應之。承示辨牘恭辭一帙。正與涇陽兄之求正牘質實意。

同但質字覺虛而恭字覺滿。豈建言之餘習未忘。愚嘗對令師道宗外翰。稱足下爲近仁之士。近儒者無矯飾。此恭亦從近仁本色中來也。質則不嫌明辨。恭則可以默承。而來意又不可虛也。亦如答質疑劄。一一條列如左。

一恭辭標首云。龍光奕照。欽賜無已。一泉亦奉檄。屢尤慰怒私。而先是則已得求正牘讀之矣。儒童淨光之証。未敢盡據重譚。文殊起象之法。未能盡徹。然難境則請翁以收釋。猶在儒與釋之間。而反釋前孔。猶在儒與佛之間。陸何人斯。而敢置疑。然見翁之坦衷直腸。氣軼千載。以爲今之擔當斯道。翁必其人。而援據累辭。夫豈漫語。又見涇陽先生真懇篤至。精心衛道。望翁爲擔當斯道之人。有孚自中。而連篇疑訊。又豈漫辭。則陸于是不敢不悉鄙志。以窺兩先生之所以離。而求其所以合矣。夫涇陽則程朱之故轍也。無可言也。若翁之宗在統一三教耳。而推上乘手佛果。則世不謂以釋合儒也。謂且銷儒教而歸于釋。翁之旨在祖述。

仲尼耳。而列聖位于童真。則世不謂以儒。謂且併教祖而收于佛。翁之論性在上達乾元耳。而次仲尼于至地。列釋果于終地。則世謂翁之乾元。不爲家寶于先聖。而爲完壁于佛門。故世人伏釋卑孔。涇陽與我翁同其憂。而牘中輕孔軒釋。我翁與涇陽不同其義。在翁以元首之義。得聖人不自爲首之心。雖列孔子于因中之果。而不以爲軒輊。在涇陽即以元首之義。詰我翁獨首竺乾之故。則雖擬孔子于逆流之等。而尚見以爲低昂。言之不能忘。有由然矣。然論翁者。當論其上達乾元耳。乾元之達不達。在翁妙明真體中。有獨知獨証處。翁以乾元爲教。當使人妙明真體中。有惺然自覺。朗然共覺。而不爲語言之所罣碍處。斯之謂祖述仲尼。斯之謂統一三教。斯之謂一本。斯之謂上達乾元。而不必以不崇佛與崇佛之際。相較論于皮膚剩語矣。不然。恐仲尼述而非述。三教合而非合。乾元達而非達。本一而非一。將言之日多也。且尚釋于孔。非以其神通廣大。竟乾元之量耶。但不識

翁所指神通廣大者。亦就其真淨妙明。虛徹靈通。超越重玄。普周沙際。究竟圓滿之法性而言乎。抑指其頂現實光。毫端塵刹。了知無始。預識將來。靈變難窮之法教而言乎。法性中之神通廣大。則吾聖人自有之。如所謂濛濛難名。於昭于天。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是也。法教中之神化。則或爲宣贊。或由法喻。可言而不可知。可知而不可議。可議而不可執。吾聖人亦有之。而不可以爲訓也。即使吾等學者。目觀西極之化人。示以百寶飛光。百億變相。發種種香。于俄頃。聚龍天于一室。飛空遊行。種種神異。而又見我聖人之徒。了然澄寂。毫無奇相。不知于此法性中。誰增誰減。于學人趣舍中。當誰欣誰厭乎。端木氏之言曰。夫子能爲而能不爲。能不爲者。其神通廣大。又當何如也。則信乎我翁祖述仲尼之宗。足以垂教。不待益以併收二氏之文。乾元元首之義。足以明宗。不待更推釋氏神龍之首。而可以無質問。可以無辨矣。陸生時近慧。年四歲。頗識未授之字。十四五時。妄作三教同原論。至年

十九。聽珂師講楞嚴語義。於心無逆。使漫以禪因自命。亦可希夙慧之稱。而妄幾即可矣。但年來反求。終覺安身立命處。自有不事旁求者。即未能實証。亦恐附聲逐影之。反却家珍。竊欲翁之有以教之也。往讀翁書。知翁與世間亂德之鄉愿。無忌憚之中庸。信有不同。而陞凡心影見。種種未圓。及示近牘。則稍稍化矣。據陞之地。自宜默然承聽。竭才以從。而恐漫然讀之。讀竟即已。無一語打牙關心。其罪甚于聞提耳。翁以至心相示。而有疑不問。續問辨牘。卷之四。九十一。

剖教。昔孔子自謂知我罪我。皆以春秋。而孟子爲之解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子思語及至誠之立本知化。則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道也。一氣質未化之凡夫耳。曩與天臺先生往復書劄。不但綜理而上下之。抑且合孔釋而較量之。此其事何事也。國瓊小。達智而達天德者之事也。固知天下必有以過量罪我者。而涇陽實自發之。故嘗對所知云。有

不肖之求正牘。安可無涇陽之質疑。編而問辨牘中。過量之言更多。足下之辨牘。參辭。依然涇陽之愛我以德也。天下未有無因之見。篇首云云。殆以信涇陽之故而信及不肖。此似入涇陽之言深。而入不肖之言淺也。然使足下深入吾言。則參辭不作。參辭不作。而問辨牘之生機死矣。說命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則足下亦當反而求之。儒童淨光之說。譯文未必可據。弁山人先有此疑。然佛門最戒誑語。兄毋以淺薄心待譯經之德士也。此後種種參疑。則與近所續問辨牘。卷之四。九十一。

戈之具無益也。世之論學者。不主孔而奴釋。則卑孔以尊釋耳。吾乃統其位於乾元。此驟聞者之所疑也。統其位於乾元。而釋氏能現種種神通。孔子則否。禪士借以張皇。而儒生因起人我。此尤疑團之最大者也。吾故析其理於權實因果之間。使知願力異乘。不必欣彼厭此。蓋非爲佛氏表神通。爲世人之執佛神通以律孔者發也。是下亦信吾年來自脩之路乎。不脩禪。不脩玄。唯於庸言庸行中。鍛鍊性體。求至於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而已。豈以神通爲尚哉。言及

續問辨讀

卷之四

十一

神通。亦因天臺先生書中有普賢化象一節。似非究竟之論。將爲深明佛道者所哂。故以一片助之。而後來辨端遂不可遏。只得隨機而應之耳。如兄所引儒經證法性中之神通廣大。正似臺師曩時見解。雖曰正論。亦屬常譚。且吾言已從志學見性後。究到聖人盡性至命之實際矣。兄乃復以學究家之塵飯塗羹覆之。亦可令此縫而投此箕乎。今使吾絕口不言出世之因。而專本程朱話頭。挑出孔孟要領。使人知入頭之路。固亦不難。第恐人心目僞影見難真。而程朱

既已衰矣。况道脉流行至此。正是總會折衷之日。今不爲之極論指歸。誰復向儒道中。深入性命之窟。求孔子之上達處。而日後釋老之徒。將復影其師之皮膚刺語。提出生死話頭。而掩其遺矣。古之夙稟利根者。每從一言半句中。悟道問辨。牘語誠多。然豈無緊要一兩言。可以發人悟頭處。而同輩多以吹疵之意。遍叅求之意。得發。兄謂以乾元爲教。當使人妙明真體中。有惺然自覺。朗然其覺。而不爲語言之所留滯。不必以崇佛與不崇佛之際。較量於皮膚刺語。如此起見。即易傳之乾元。亦刺語也。使乾元不挑於周易。而挑於別書。又曾受儒先之所貶駁。兄亦能尊信以爲孔子之上達處否。學必至於知天命。而後應用無漏。愚提夙因。影天命而言也。足下厭其說而掃之。故自述生時近慧。年四歲。即識未授之字。益表夙慧之不可恃。以遏吾說。然夙慧委不可恃。自昔神童奇童不少。而自大乘根器來者。有幾哉。十四五時。作三教同原論。則頗似不肖。十二三時。妄擬語孟等書。長亦能作。迨今追思。真是惶恐。豈以尼父十五志

續問辨讀

卷之四

十一

非其泰合無以顯乾元之蘊。非其統體無以示覺性之大。所以者何。乾元覺性。非二物故。三教若離乾元。無從起教。而異同權實。泰合所成。至于大易作而乾元之統體明。聖人之泰合至矣。夫乾元始萬物而物于物。體乾元。體之于萬物也。夫萬惡能盡物也。而以六龍盡之。六而泰之。何啻千萬。盡性于萬物者。非物物而盡之也。時而乘之。無非乘者。無非所乘。此之謂盡萬也。此之謂乘六龍也。此之謂泰合乾元也。佛氏推其覺性。還體乾元。証果于無始。而置始物御天之因。人以統體者。為其泰合者。茫乎無際而遂大之。不知是統體者。物物所共。何獨竺乾能為私藏。比如有人稱說太虛以為廣大。而諸聞者。認此虛體為彼家物。于義然否。聖人以乾元體。為泰合心。致始物之用于物物。還在物之體。于乾元。不虧統體之全。不隱泰合之迹。固是聖人之乾元。亦是乾元之乾元。而一漚全海。都無可擬。則不肖之所妄言先聖者。亦于翁祖述仲尼。上達乾元之指。差有一斑否。敢以為請。

大覺即太極。太極即乾元。非二物也。不得言覺生乾元中。蓋佛經覺義多端。大覺之覺。非見聞覺知之覺也。若乾元無覺性。便是頑物。安能資萬物之始哉。佛言空生大覺中。而兄乃曰。覺生乾元中。無乃大覺生空中也。此處源頭認錯。故起紛紛之論。當知宋儒之誤。亦誤于此矣。泰合乾元之說最精。非敏慧不泰到此。但謂佛氏証果於無始。而置始物御天之因。尚非了義之論。義亦現於吾唐文書中。

一泰辭第三款云。孟子性善。一言為儒門千載性宗。而陽明先生超悟絕世。發無善無惡之旨。欲還性體于於穆。此言微逗佛乘。意甚玄遠。何敢輕議。但有此無善之說。因而有四無之說。究其無也。使聖狂義利之介。遂迷路徑。而克念罔念之幾。併作疑團。要知古人言無之意。欲銷其名相。化其方隅。而今人言無之巧。欲以杳冥自文。蒙愚銷物也。涇陽先生痛伊流弊。歸咎初宗。不無言辭過泥處。而陛從中細思。則善必不無也。程子曰。所謂惡者。本非惡。特有過不及之差耳。則所謂善者。本非善。特

無過不及之名耳。無過不及乃謂之中。中乃謂之善。善即未發之中。安得無之。彼言心之體者。正指未發時言耳。未發時不言無中。何言無善。翁固以乾元爲性體也。而易曰元者善之長。可見始物統天止有此善。看到冲漠無朕時。益見善之面目。昭融澄徹。炯然當前。而不可以意言描畫。故謂之曰中。謂之曰元。皆是傳神妙手。若云無善無惡而已。幾乎斷見矣。此處善言者。有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有曰未發之中。有曰於穆不已。有曰無聲無臭。有曰太極。有曰無極。有曰誠無爲。有曰天下何思何慮。而皆不言無善。正爲此處是善。着有無字。不得不須謂此處是無。着善字不得也。蓋善根即是乾元。天地未生。萬物未生。此善根斷滅不得。萬物滅盡。天地毀盡。此善根消滅不得。以善爲無。即如有人妄言撮空成食。如何得飽。且一言無善而急疏之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則心體固爲至善也。無善之善。至善之善。爲復一善。爲復二善。若言二

者。彼云性體一善且無。何得有二。若言一者。既無其善。即無其至。何言至善。何言無善。竊以爲性善自是真宗。更不須掃却也。但性善二字語意混成。中間更着一字不得。如云有善。便非了義。愚亦間讀佛經。見其掃除名相。善惡有無俱遣。而亦不立無善之文。經中有曰。善念不滅。惡念不生。宗中有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作者造無爲有。而奉者因其固有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第言不思。不言無善可思也。愚非深知佛理。而一時竊聽。妄心窺測。則其滅寂現前。尚非世人遽然掃斷之說。蓋寂滅固不可謂之有。而現前亦不可謂之無。無善無惡。則此性同于龜毛兔角。將何現前。故翁謂其未透佛宗。即此亦其一証。不必更以闢佛咎之。而涇陽疑其暗射狂宗。亦謂比于孟子之性善不能無漏也。愚于陽明先生死心塔地。信其已透性宗。而無善一言未能合志。若乃翁之言曰。太極非性善之原乎。然既曰無極。善亦何有。似欲爲無善分疏矣。愚則謂無極非無善也。謂善

之不可名言耳。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太極者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無極也。以於穆為無義，亦不了。以無極証無善，愚心未明。蓋欲觀無極之妙于極中，則有其朕，而欲求無極之境于極外，則無其方。以有無言之非也。若欲究無之說，則謂亦無無極可也。而非決定義。故翁謂無善無惡一言，是直言本體。涇陽先生謂其減却天然自有之裏，愚則謂其欲顯天然之妙境，尚滯無體之偏辭。雖舉世傳為悟宗，而非脩道之教。故欲再請于翁耳。雖然，陸何能知性，而敢妄為此說哉。姑試言之，以希翁滿盤托出可也。

性善一言，標為儒家千載性宗，是也。無善無惡四字，陽明原不為論性而發，乃就大學一書，而別心意知物之所在也。據石經大學原文，自物有本末而下，以至所謂知之至也，一條，是申格致之義，其中尚無好惡二字。自所謂誠其意者，以至於平天下六條，俱以好惡為言。好惡則從善惡而言也。然則修己治人之道，其端總在好善惡，這四字耳。而善惡有箇未發之

時，則心之體也。是以陽明撮其要而剖之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易嘗以無善無惡論性哉。然而心之體，即性也。蓋心性一而二，心體性體，則二而一。以無善無惡言心體，遂滯於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亦滯於禪祖不思善不思惡之說。其徒王子龍溪，又益之以四無之說，近許少司馬敬菴深非之。而周益部海門復深是之。許翁之稽時弊最緊。周子之提本體最親。愚本天臺先生贅言中意，題周子之學的教。衛兩存其說，以為孟子陽明本不相悖。孟子論帝降之裏，而陽明論未發之中也。以未發之中，言帝降之裏，亦得。而毘陵諸君子，必欲以孟子之說廢陽明之說，意非不善。第不思古人論性亦活。孟子性善之說，實賴宋儒表之，而其論始定。然周子又有言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程子又有言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即窮書中之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也。取性有善惡之說，與性無善惡之說而較之，孰優孰劣，徒以言出於周程也，而分疏之言出於陽明

也而苛求之此是諸君子宅心不平處也凡此段辭最巧然未免用心於無用之地倘能如鄧少宰之不強承不妄議而徐味鄙牘則一一可意會於牘中且吾儕學苟爲已須於身心上求箇端的而過摘文士尖刻之辭亦掩性體爲已之君子不然也性善之旨原出於孟子兄誠篤信而力行之即置紛紛之說於度外有何不可而必展轉相文以遏先輩悟後之言不已固乎末句曰姑試言之以希滿盤托出既云姑試言之則已自能滿盤托出又何事下問哉昔張子韶見宋高經營答語而獻一規曰即此便是不誠尊作已費十分經營有不勝自是之態而尚以言飭人若明知而故問焉者亦可謂之誠否

一參辭第四款云翁謂孟子言性善但言發處不言未發處愚竊疑其正言未發也未發謂之中中則善矣言中則善之體段具陳言善則中之名義始實故知言性善者言未發之中也而証之以情謂此中無可擬議不得不以發處明之耳第善則通未發已發爲一體而中似獨呈于未發然中

之中言已發也即此中也時中之中亦言已發也即此中也中可以通未發已發言也翁又曰清淨中不可着一物不但惡無所容而善亦無所容愚又疑清淨中三字即可謂之善矣全體是善何物爲善而更容之若云有善可容即所容之善能容之性自爲兩物若非兩物而云無所容者非但所容能容成分別語而一體之中旋生去留即清淨亦爲礙體不可着亦爲礙相若云本無故無所着而非有礙則所云清淨者畢竟無體善固不容不識不容者是爲何物耳

劉謂言性善者言未發之中也証之以情謂此中無可擬議不得不以發處明之耳此是孟子論性善之本旨性答涇陽質疑全是此意牘首不云乎孟子道性善蓋窮原之論也然而其原卒不可言但言情之動以天者令人易曉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尊意既與愚同似不必另翻其說另翻其說則標已之心勝而克已之意微矣中義通於未發已發最是愚答曹文論未發之中亦詳說之豈兄

猶未閱耶。抑以走馬看錦之目忽之耶。愚故以大蘇之察邇言奉勸也。清淨中一物不可着。此程子見性之言。先得陽明之同然者。故引之。兄見得清淨二字。即可謂之善。亦最是。然愚既以乾元明性善。又以未發之中實性善。則清淨之爲善。亦何待言。乃必欲借此推敲。以伸無善無惡之辨。則固矣。能容所容。礙體礙相。此是佛家話頭。并前段種種巧辨。取入程論程策中。則妙筆也。但兄既輕佛學。而又據其話頭以資雄辨。此亦隱隱有箇病根在。宋儒陰入佛理。而陽闢佛書。吾猶以爲穿窬之心未盡。而其語錄則一味平實。絕不於筆端弄巧。此從充無穿窬之心來也。至於姚江之衰。而理學家有於筆頭弄巧者。似欲與文人爭席。風益下矣。兄輩有從先進之思乎。願以爲戒。一叅辭第五款云。翁言對惡而言之善爲有對之善。而不可以語無對之性。性竊疑惡之對善。語對而分不對也。善即乾元之性與生俱生。自人於有爲之後。滅却此善。而後謂之惡。惡與善反。非與善對。故一善獨言之時。貞明圓淨毫無瑕景。即善惡

並言之時。後先輕重分量迥殊。以善語性善言獨體何者。善無對故。以惡對善。意自不倫。何者。善惡反故。若果有對惡之善。則論性時何得更舍無對之善而言有對。必云善惡並言。惡即對善。不成獨體。則文成固以無善無惡之心。並有善有惡之意。心意並言。則心與意對。有無並言。則無與有對。對意之心。心亦非獨。對有之無。無亦非獨。無對之性。終亦未明。翁曰無對者乾元也。所以爲至善也。請以至善之乾元。明無對之性何如。續前辭第五款云。此段恭辭。即前兩段未盡之意。有徐味吾牘中前後語意。縱不明言。亦已隱括。無煩再剖矣。東以至善之乾元。明無對之性最確。則牘中實明言之。不必又以何如論也。若有對無對之義。則愚別有所演於大學測義中。今畧述以相証。謂善有二義。有以惡對善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謂之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謂之一善。審此則性善之旨了然。而心體無善無惡之旨亦了然矣。兄言惡與善反。不與善對。亦是然。相反便是相對。如君子小

人安得混而為一。唯論到象帝之先，則乾元無對，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中體無對也。無對亦不專在未發之中，即中節之和，何嘗有對，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此耳。第毋於言句求之。

一叅辭第六款云：讀質疑中時弊一章，與我翁裁若語，令人惻然心憂。翁所謂亂德之鄉愿，無忌憚之中庸，盡之矣，而皆能起教于無歸宗于無者也。蓋有則有端可擬，而無則無迹可尋，故鄉愿託之以混世，有則有矩可繩，而無則無涯可竟，故無忌

讀問辨錄

卷之四

憚之小人乘之以自恣，真欲掃除善根，鍊成頑局。宜涇陽之疾首耳。翁至心為道，正宜從世局中，脩其痼疾，下補偏揅弊之藥，思所以去其為鄉愿為無忌憚之根，而性學大明矣。若夫無善無惡之說，講人學人何門不熾，使翁向書肆中檢取制舉文字，豈有一篇中不宗是義者，使翁向村塾中檢閱初學兒郎文藁，亦豈有一人不通是說者。此豈性學之大明乎。恐託之以為鄉愿為無忌憚者，從是充塞于天下矣。翁之力正足以拯之者也，而委于

不能則非愚等相質之意也

深疾亂德之鄉愿，與無忌憚之中庸，此是涇陽與不肖之莫逆處也。兄又推究病根，謂其皆能起教于無歸宗於無精矣，但尚有顛訢之意在。蓋無忌憚之中庸，委是於儒禪兩門中，見箇虛無玄妙影子，得少為足，猖狂自恣，若鄉愿則全在世情上起念，故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殆是看有而不着無，如亦能從無起教，從無歸宗，便能輕世玩世，安得闔然媚世。然今世亦有虛無玄妙之談，出自鄉愿之口者，此

讀問辨錄

卷之四

則口無而心不無也。兄殆視鄉愿太深，而視無忌憚之中庸太淺矣。涇陽見講學家多戴二種人物，故疾首而痛懲之，然涇陽能為懲之之言，而不能得懲之之法。即如韓子原道論中，欲絕二氏之根，便謂人其人，火其書，其勢果能行乎。必如周元公會二氏之精髓，消歸六經語孟中，點開二程眼目，屬之興起斯文四傳及於紫陽夫子，而儒風遂為之一變。此元公之深心所召也。大槩以人治人則易，以己治人則難，以善養人則易，以善服人則難。元公得治人養人之法

朱尚有服人之意。是以入主出奴。俟百世而難乎不惑。士有究性命之根原者。反投入於禪玄二窟中。蓋時勢之所必趨。非緣陽明無善無惡之說。爲之備也。當此之時。不但程朱主敬窮理之教窮。而元公消歸之法亦窮矣。至於孔釋之真宗。復非凡情之所能深入。不過竊其影響。而行實背之。於是狂僞之徒並作。而君子小人。幾於無辨。蓋道情不足以奪世情。而僞者能以世情附道情。故鄉愿之習盛。儒理不足以奪禪理。而狂者能以禪理空儒理。故反中庸之

續開辨讀

卷之四

習盛之二種者。不但義理難詰。而勢力亦難遏矣。苟非有以陰奪其心。潛消其習。而徒以程朱之故轍裁之。此乃以已治人。不以人治人。以善服人。不以善養人。近於韓子之人其人。火其書。而非元公轉狂作聖之妙法也。欲以匡維世教難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愚故按周程之遺矩。而爲之變通其說。蕩名利於性命之深淵。使知真僞之莫逃業鏡。則亂德之鄉愿何所裁。狂宗以普賢之密行。使知孔矩之允合上乘。則忘憚之中庸何所倚。目見今之高視佛而卑視孔

入禪而淺入儒者。得吾說而機括漸轉矣。兄未嘗此隱幾。而反責以另下補偏救弊之藥。無乃疑靈丹爲毒藥。反向世醫求參苓乎。舉子未知心學。而亂剽無善無惡等語作話頭。委爲可厭。然尊劉主於遏禪。而亦多借禪口以資筆鋒。則何責於舉子們也。今欲使儒生篤信程朱主敬窮理之教。而力行之。其勢誠難。若只禁其不用此等話頭。亦易耳。但得道揆之府。與典文之衡。協心懲創而聖天子亦力主之。懲一警百。不崇朝而此習革矣。獨能革髦士之心。不鑽性命之窟於二氏乎。此則天子之所不能禁者也。莫若因其勢而利導之。與之獵較。亦與之先薄正祭器。意者吾法猶能挽之。而諸君子硬執一法。不但不足以挽鄉愿。反中庸之習。世有真中行。真狂狷真君子之時中。不以爲不著不察。則以爲不該不徧矣。前荅質疑。自愧力不能挽二弊。固揣德行兩薄。亦以時位不乘故也。如有用我。縱不能頓遏二風。亦必漸有以易之。而今亦非其年矣。最惜鄧少宰有此志。亦有此行。而早已謝世也。則於海內同志諸君子有厚

續開辨讀

卷之四

望焉

一恭辭第七款云。學問家凡有兩弊。其一曰以有執心溺於名象。如彼言綱常而不徹於性道者是也。其二曰以無本心耽於光景。如彼言性道而不証於綱常者是也。溺於名象之弊。不獨儒門有之。釋門亦有之。耽於光景之習。不獨釋門有之。儒門亦有之。釋氏非愚所敢言矣。儒門中之以綱常通性道。以性道証綱常者。獨有周程朱子耳。周子。翁所獨推也。不待言也。如程伯子者。翁已謂之深於禪矣。此非溺於名象俗儒可知也。而又曰善藏其用。則非耽於光景之狂禪又可知也。翁奈何少之也。何但伯子。如叔子更可謂之深於禪也。觀其與韓持國夜步中庭。持國嘆曰。歲時暮矣。老者行將去矣。正叔曰。弗去可也。持國曰。安能弗去。對曰。然則去可也。又某門人曰。某有一異事。夜見火光。正叔曰。願亦有一異事。每食必飽。又楊安侍郎寄詩相難。正叔將扇只一畫。侍郎聞之無語。觀此。則程鋒最捷者。不過若此。使程門向不闢禪。五燈中志

續聞辨贗

卷之四

美

續聞辨贗

卷之四

美

之矣。且細較程書。其透徹性宗語。正叔為多。如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如曰。道無精粗。如曰。冲默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曰。得意則可以忘言。如曰。清淨中不可着一物。如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如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皆精微洞徹上接誠明性善之宗。而後人以其方矩掩其圓悟。言之精者。盡屬伯子。豈知透性之言。正叔無讓耶。愚非援此數言。推儒入禪。亦非以其有合禪語為程先生重。但以見真儒一出。性體合呈。不必假筏於佛乘。而鏤精握髓。盎然自足。其闢之也。見彼法不可施於吾土。不可用以經世。而又惟夫世之群趨也。比如有人耕食鑿飲。積廩充簾。為作家子。而他人以名珍異寶。索價門庭。里兒室子。群然成市。捐身殞家。不能償值。則成家子將必嚴訶。謂此寶者。渴不及含。餒不可哺。吾寶自足。何用懷懷。程朱之意。得無是耶。今之透佛乘者。宜莫如我翁矣。使翁不証以乾元之理。而但見其吐光發恠。驚世眩俗。則與幻師何異。即我翁亦必訶之也。程朱闢佛之旨。

愚未敢言而我翁卑小程朱之故恐未可以闕佛
爲公案耳。

學問家凡有兩弊。委如尊說。然講學家亦有兩大迷
焉。破此兩迷而後兩弊可去也。何以言之。世儒槩曰。
孔子十五志學。志大學明德親民之道耳。豈知明德
之透根處。即是達磨之宗。蓋吾道一以貫之。空空如
也。正達磨之安心於了不可得也。悟不到此。則聖學
之發因不真。縱有精見。不巢於名理。則窟於識神耳。
迷一也。世儒亦槩曰。孔子下學上達。不離綱常而証

續問辨錄

卷之四

五

性道耳。豈知上達之究竟處。必入佛果之位。蓋精義
入神。利用安身以上。尚有窮神知化一着。正佛氏之
所謂漏盡通也。不證到此。則聖學之結果未竟。縱有
真修。不以易簣之全歸了曾子。則以兩楹之坐奠了
孔子耳。迷二也。坐此二迷。出言成執。已未能達焉。能
達人。豈以萬世道宗如孔子。而不照及於此。然詳考
孔籍中。罕言悟。罕言證。而專言悟後證前之修。何也。
證悟乃聖人之性境。落筆即成言詮。而修道工夫。則
可以口宣。亦可以筆記也。是以魯論中多令聖顯仁

之言也。即如經牘中。因問辨之所及。偶述佛地中事。
端爲性境難言。不得不援釋氏之所證過者。泰究乾
元之學。意在使學人知有向上一着事。而凡反以皮
膚刺語目之。則何惑乎孔門之闕其說哉。孔門亦有
言悟時矣。則所謂於止知其所以止是也。然只就人性
體上。提出入手意思。而未嘗露不生不滅之根元。雖
微露於魯論朝聞道夕死可矣一訣中。而其意終含
也。意者當時與知十知二兩賢相授受。必及於此。而
誰其筆之。孔門亦有言證時矣。則所謂一日克己復

續問辨錄

卷之四

五

禮天下歸仁是也。然亦就人性體上。點出得手意思。
而未嘗露無修無證之境界。雖微露於易傳乾元統
天大人先天二旨中。而其意亦含也。意者當時與猶
龍氏相印證。必及於此。而誰其傳之。故曰。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性必及於達磨之悟境。
言天道必及於佛祖之證境矣。此等去處。豈但後儒
莫聞。即一時問道諸賢。亦或未之深聞也。大槩孔門
教法。要在提人一貫路頭。有箇入手處。便鞭辟近裏。
看已。就日用事物間。鍛鍊性體。不容纖毫添漏。仁熟

而至於三月不違則聖矣。已達於孔子之不惑矣。過此以往達於知命從心而上則皆聖而不可知之之路也。今吾儕縱有見性親切者亦但知得孔子不惑以前境界耳。距能測孔子知命以後事哉。顏子所謂欲從末由亦在於此。學者但能如子貢子輿之悟一貫其仁由月至而日至焉。戰戰兢兢死而後已。縱未入聖而皆不失為修身踐言之君子。可以師百世矣。故唯子輿之以忠恕體一貫。最後後學機緣。顏子既歿而孔子使子思師事之。有以也。千五百年後。天生

續問辨錄

卷之四

五

周元公觀破此幾謂禪學盛行之日不必以孔子之聖學顯而當以孔子之仁學顯。故微以孔顏樂處指點伯淳。使其窺見不生不滅端倪。有箇吟弄意思。即密密收歸仁學中。勿助勿忘。力挽禪門播弄之習。而正叔方嚴尤可以任師道。則轉以伯淳熏之。斯文勃然興起。吾玩元公圖說易通二編。蓋深於佛道者。而未嘗拈及禪門片語。此其意可知也。伯淳未窮佛道。而其發所自得處。則俱從禪理中來。此是深入禪宗。而蔽其用於儒字者。正叔入禪未深。而入伯淳之旨。

則深。故禪意未嘗不在。且禪自五燈分後。其書流播人間。五尺之童。能作禪門合頭語。豈以窮理如叔子而獨不能涉是書。作是語耶。兄窺着叔子更深於禪。其見亦出俗儒之上。然如下文所引幾條。正是愚之所不滿於正叔者。禪門之難。難在於斷生死命根。命根斷而性體圓。正吾夫子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境界也。正叔雖見禪理。而生死之根未斷。勝心執心。隱隱猶在。故或得其端於先達諸公。而一發新見。即掩其端。又或撮其旨於旁經外傳。而一翻

續問辨錄

卷之四

五

新說。即掃其旨。愚於求正牘中不云乎。叔子易傳序。為一生得理之極譚。其精者。乃在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語。實取義於華嚴註疏中。此必浸灌於元公而忘其所自者也。他如道無精粗。聖人心無不在之語。一一類是。至於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則明白采元公無極太極無動無靜之旨。而翻之。當知中國自磨騰達磨入後。儒門另換一番話頭。與五經四書之本色別矣。其精絕奧妙之語。大都從三集翻來。而得諸禪集為多。兄於性體欠透。故

見叔子諸語以爲透性之言。豈知宗門義學之徒亦皆能作是語。二程所以上接誠明性善之宗却不全在此等言語。在乎能以已所悟處點人迷。以已所持處作人範耳。言固有出於真見者。有出於影見者。吾固不敢局叔子於影見中。而謂其圓悟齊於伯子。則亦未敢輕許。即查朱子集註中。所引叔子緒言。其漆漆不少也。而朱子圓程子之說則多矣。大槩談心談心頗細。而論人論事則疎。合前體用顯微等語。殊覺奏泊不着。其對韓持國去與不去之言。近於侮對對門人每食必飽之言。近於盈。寄楊侍郎將扇一畫之案。近於玩弄禪機。尤吾之所不取。蓋終身痛過禪學。而又借禪機以過人。此是充無穿窬之心未盡處也。字者必能操無欲上人之心。而後能充無穿窬之心。叔子一言一動。俱可師法。獨於此處放過耳。吾觀宋儒唯程叔子一人。渾身受父兄師友薰陶之益。而忘其所自。隨復以已之所得掩之。其推尊孔子則是。而敢於沒畧孔孟以後人物。過亦不小。其尤不可解者。負絕學而蔑師承也。今考二程之發悟於元公。自是

哉。叔子第尊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曰孟子之後一人也。然則置元公於何地。元公之以易學啓二程。何疑哉。叔子却謂得易理於成都種桶匠。而曰周茂叔乃窮禪客也。無乃賢桶匠於元公。且伯子雖言天理二字。從自家體貼出家。而對人必稱受學於茂叔。叔子補輯遺經不爲少矣。曾不及太極通書一句。何也。此其蔑師承之大者。更以小節而論。叔子嘗受神丹於一叟。而贈之詩曰。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山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識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夫既已服人之丹。而又伸已丹以壓之。其不肯降心於人如此。充類至義之盡。是皆穿窬之類也。如伯子則無是病矣。愚見後之學者。師心自用。以爲卓掩人標已。以爲高。未得叔子之長。而先蹈叔子之短。關係士習亦非細故。故不惜借叔子以稽其弊焉。若夫伯子之猶有所少處。則不言可也。待兄透性之日。自能炤之。當知少處不在闢佛。而在所以闢佛處也。兄以耕食空飲名珍異寶。譬儒禪兩家之趨尚。與天臺先生十五年。前之來書正同。吾以爲此言亦既陳矣。何足致

高明之心。故曾助一言之剖。今哉。左惕若齋集之首篇是也。吐光有真有幻。而發恠則幻師之所爲。况能辨之。而吾獨昧是乎哉。前已及之。今不用贅。吾欲表孔子之道之大。不得不少抑程朱。而推崇其維世之功。亦已至矣。謂我爲卑。小程朱言亦太峻。孔子謂后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顏子見其進而未見其止。豈亦卑小后夔顏子哉。以闡佛之公案。小程朱亦不當吾之指。程子終身闢佛。而朱子則晚年不闢矣。信佛莫如張無垢。其立朝氣節亦高。宗程朱之學者。未必能及之。吾何以反第之於程朱之後也。

一叅詞第八款云。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可見性與道相接續處。獨有善耳。此不與惡對之証也。推而言之。道即吾之統體。善即道之機緘。而性即善之疑承。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而翁以一乾元明之。斯無餘蘊矣。蓋道乃乾元之名。而善者道之實。乾元之生機也。性所以生也。善不離道以爲體。而性必得善以爲體。以善語性至矣。至矣。如謂善之上猶有道在。必無其理。

乃可以見道。則性之上原有善在。既無其善。又何以見性。且大易言道不遺陰陽。而今人言性乃遺其善。將恐道無所繼。生機不流。乾元嶄然上浮。而成虛位。六龍淒然銷隱。而成幻滅。偏無爲弊。莫可勝言矣。翁慮及此乎。翁之言曰。古聖人見得人物身中隱然有箇生生不息與天地同根者。無以名之。而名曰性。愚亦曰。古聖人見得天地生人有箇善根能生生不息與乾元同體者。以爲人性。無以名之。而名曰善。則亦我翁乾元之義耳。然翁又曰。性中着不得一善字。見性之時。性字亦着不得。只看得一箇光光淨淨無極之真而已。陸思語言未立。文字未成時。固無善字性字。即光光淨淨無極等字亦未嘗有。但後來既立文字語言。即立一箇善字形容好境界。判然與惡字不同。即光光淨淨無極等字。亦描摹此善之境界也。豈是滯碍障心之物。而欲掃除乎。新奇平淡圓活方嚴。以別孔釋二宗。委無分屬。但世人之論。則創爲新奇也。易安於平淡也。難。就於方嚴也。難。附於圓活也。易。然世

亦何能為新奇哉。窮于奇而以決裂附之。將日詭也。何能為圓活。隨人口吻而已。

繼善成性之旨。愚所剖於涇陽。質疑中頗悉。凡但以意逆志。是能會而通之。此段種種纖辭似贅。彼持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者。原未嘗掃孟子性善之案。人非至愚。孰肯倡不根之論以誣世。而諸君必欲巧為之辨。織成酷吏苛辭。獨何心乎。愚欲點明性體。故於答質疑中。原到古聖名性。孟子名善處。而曰性中着不得一善字。見性之時。雖性字亦着不得。只是一箇光

卷之四

景

光淨淨無極之真而已。使有潛心運志者。觸此數言。便是悟機發動處。凡乃不反諸心。忽於末句添出着得二字。是不但害意而且害辭也。性字既着不得。則所謂光光淨淨無極之真。又着在何處。害辭孰甚焉。只緣牘末入目。而先有吹求之心。故一得辨端。不自覺其筆鋒添此二字。君子以虛受人。殆不如此。後面新奇平淡圓活方嚴之辨。亦類前面纖辭。皆從勝心所發。若再銖銖分割。則必又翻一說以矯之。辨無時而息矣。挾賢而問。孟子所不答也。此參母乃近之。

一參辭第九款云。翁謂涇陽先生置佛乘之不生不滅而言人心之生滅。心生則種種法生。善生惡亦生也。心滅則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愚謂今世之論學。亦置佛乘之不生不滅。而但言心滅之境。善惡俱無。即惡滅善亦滅也。翁又言善惡皆生。必有不生不滅。立於無善無惡之先者。既有此。則無善無惡固為第二義矣。此之為先。謂無所乎。此之為立。謂有體乎。謂無體乎。則非無矣。無體無所。則誰先矣。非無則名象可陳。而疑生境。無先則淨明無體。而同滅境。究此無善無惡。與不生不滅者。謂復一體。謂復二體。一體則不得言先。二體則不生不滅之下。非為生體。即為滅體。試一教之何如。且無善之義。不得以無極喻也。蓋元公証無極於太極止下一而字。歸太極於無極止下一本字。此處容後先生滅不得。固渾容如此。而以無善無惡滅境之言。喻無極自然之體。差覺隔一塵耳。况太極之上言無極而止。而翁於無善之上。又云有立於其先者。不是

卷之四

景

於無極上更着一先。則須於無善之先去其立。語意重輕。始見配合矣。雖然。翁之所云。立於其先者。至善也。無極也。乾元也。安得去之。去其無善而可耳。何也。無善不可以立教也。昔元公道破無極二字。卒不以爲宗。指教人而第稱太極之用。蓋此中無可置力。不容發議。一着辭說想頭。不入生境。已入滅境。故通書止稱太極圖說。不言無極圖說也。况元公之圖太極。可以無極亦作一圖。置太極上者。義非無故。使今人作性宗圖。則無善無惡。如何畫出。若作一圖。只是畫得無字。善惡二相了然不明。若作兩圖。涉於太有。非無之義。故竊知其未穩也。翁以爲何如。

讀此泰辭。益見兄之忽略吾言也。愚因涇陽引楞嚴經。因地發心。與果地變爲同爲異。言到佛乘之不生不滅處。似太計早。且謂爲善去惡之因。不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理入幾微。難可直破。故云。且置佛乘之不生不滅。而言人心之生滅。謂善惡二法。俱屬生滅。而不生不滅。蓋必有立於無善無惡之先。而爲

佛乘之因地者。兄殊不察前後文意。而故以心滅之說。禦之不考。牘中尚有答曹令君韓思中等有念無念之說乎。兄復駁無善無惡之先。先字。即借楞嚴文法。以伸其辨。將謂拘人無出頭處。而不知此皆拘說也。先正不云乎。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又曰。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無極安得有前。未發安得有前。而大儒以此命辭耶。愚所謂無善無惡之先。即此義耳。蓋即無善無惡以爲先。非謂無善無惡之上。又有先也。無極無善之辨。亦近於理。然亦非以意逆志之言。愚蓋欲圓孟子性善之旨。不得不原於無極。欲圓陽明無善無惡之旨。不得不原於無極。其實孟子當時只以仁義禮智之端。言性善。未嘗說到太極也。陽明當時只以意之動有善有惡。推心之體無善無惡。未嘗說到無極也。不得已而推深一步。使人知二子之言。有着落處耳。求正牘中。曾辨天臺先生無欲即無極之說。既不以無欲當無極。又豈以無善當無極哉。且無善無惡四字。原是連說。而今又削去無惡二字。句尤不雅。以此尖刻之法。泛論道理。尚無大

室倘以施於童疏中。則筆端可以殺人矣。士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而忠厚又正直之本。毋謂筆芒非心苗也。其細思之。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而本二字之義。性理中尖註頗詳。鶯湖之辨亦及之。兄豈以吾爲未考。而輕於立說耶。此段通前徹後。多采楞嚴經中文法。夫讀楞嚴經。不反復身中來。而借以爲筆鋒之助。此乃詞章家之敝習。勿蹈可也。無字作圈之駁。真是戲論。如荅亦成口業。而一言之規則不可以不進。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龍關辨

卷之四

聖

泰辭第十款云。涇陽先生言陽明之所謂善惡。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也。而翁謂之苛。愚細推之。則涇陽所以數置辨於陽明。其所謂善與陽明先生無善之善不同也。蓋涇陽所指之善。即言妙明之本體。而陽明無善之善。似謂萬行中有相一隅之善也。夫論性體時。止有妙明本體可言。而事之爲名。相爲方隅者。自然置插不得。故本體之善。不得無之一隅之善。不待無之。而今直蓋其無字于善字之上。並一惡字於善字之下。使妙明真

體之善既可降。而對於惡。有相有隅之事。亦可進而混於善。粹然無對之善。既可混而歸於無。本無置插之善。亦待無而証於性。此其理之未至辭之未融處也。涇陽又曰。陽明先生之所謂善。指無而言。愚謂陽明先生之所謂無。乃至善也。使其謂善爲無。則於論性時。不欲無之矣。是一善也。而陽明先生一人之言。亦已二之。至善之善。無善之善。自爲兩義也。不必以不同爲諱也。但其意歸重在無。而以至善稱之。非歸重在善。而以至善証之。則懸意差有未孚耳。理靜氣動之說。得翁之分疏。始徹此段辨詞儘善。但曲於回護涇陽。而苛於吹求陽明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省夫。

龍關辨

卷之四

聖

一泰辭第十一款云。涇陽先生謂佛氏不可以治天下。而翁解之曰。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佛氏俱多生歷過。而此生特顯爲涅槃相耳。夫教者一以貫之者也。無崇卑。無小大。無庸奇。無智愚。無權實。無可無。不可。必出於大道。而後謂之無滲漏也。使誠不可以治天下。則滲漏多矣。

比如滌陽某氏紅鉛丸藥。非不珍貴。非不却病延生。而終非常膳。較於粟肉之用。誰優誰劣。况佛氏既以大事因緣出世。爲人天導師。而君臣父子之教。遂不能兼。則無論所顯涅槃。似屬偏隅。而導師之義。亦終未嘗大導人者。由跬步始。乃至遠途。以及歸宿。而今舍其目前。頻令出世。導人之法。無乃遽耶。且君臣父子之行。必待他生而顯。則千百劫合來。乃成一教。言下涅槃。止是一生顯相。亦非多生具行。乾元分量。即一生未能圓滿。若謂盤古三皇。亦無君臣父子。不妨治世。佛欲還於此境。何用倫常。不知隆古之世。名相離忘。秉彝自在。無而示之。可以爲坊。有而滅之。心生眩亂。當佛出世。非復洪濛。舍其現在。而還無始。不若因其現在。而証無始。教與時爲消息。釋迦何獨不然。若吾夫子之教。則無間然矣。翁謂其闕涅槃之果。而又云。含於中庸易傳中。則未嘗闕也。即垂世之業。而証出世之理。何晉徧也。佛則現經世於多生。而顯出世於一世。是佛之救世。始得當夫子一世也。分量權實。差

可窺已。滌陽言聖人之語。上即庸言。而在庸言。則庸行。而在庸行。即則非離。在則自有在者。不是直將庸言庸行。便以爲上。而除却庸言庸行。中別無尋上處矣。若謂佛氏語上。亦不離庸言庸行。則目前君臣父子。且不能兼。何云不離。而若世人之好佛者。又非如我翁之意。謂其能不離也。正以其能離庸言庸行。而爲涅槃也。又併其涅槃。而欲離之。又以其業言業。而歸諸涅槃。則今之爲佛學者。亦甚異已。翁言權實。聖人鍛鍊大千世界衆生。至於善根純熟。而後三灾始起。驅群生離於苦海。則似謂此世界之大涅槃也。夫三灾起。而驅群生。似落滅境。三毒消。而壽無量。似落生境。於不生不滅處。究竟何如。愚謂衆生在佛乘鍛鍊中。歸於賢勝。不知佛氏在乾元鍛鍊中。作何結局。且不知佛氏鍛鍊乾元。亦不知是乾元鍛鍊佛氏。翁試一言之。若謂陰陽五行。銷歸無極。則圖說所謂本無極者。義不待銷。亦無俟於歸也。

此段議論。全本滌陽之意。愚未三十時。亦持此見甚

堅及心花稍開之後。發出大疑團來。漸漸從何思何慮中打破。今乃度乎四通八達耳。兄根器雖利。未必頓超孔釋之上。至於苦心鑽堅。似當少遜於我。而乃輕置雌黃於其間。真是胆大如斗矣。若云不耻下問。則所辭又不宜峻厲如此。願兄且歛此等辨才。虛心而為釋迦想。曰釋迦人天師也。豈其身不從父母胞生而忍於滅絕天倫如是。必有箇大根由在。則又虛心而為尼父想。曰尼父萬世帝王師也。豈其道果出釋迦之下。乃不以一大事顯。而局於名教如是。必有箇大機括在。則又虛心而為達磨想。曰達磨。逆流之古佛也。名利之根已斷。何所需於中國。乃泛重溟而忍五毒。九年冷坐。守一神光。其艱辛如是。必有箇大功行在。則又虛心而為程朱想。曰程朱。命世之上賢也。天果以達磨操道印。何不亦以此印印程朱之心。而故使操戈入室。其相左如是。必有箇大肯綮在。則又虛心而為我。高皇想。曰高皇。不世出之堯舜湯文也。既尊尼父為萬世師。翼以程朱之註。曷不盡用其說。人二氏之人。火二氏之書。廬二氏之居。

續問辨贗

卷之四

四十一

其時三重在我。孰能撓之。而乃並尊二教之祖。至於註道德而序心經。若以身為二氏之程朱者。其總括包羅又如是。必有箇大經綸在。困心衡慮以鑽之。優柔厭飫以入之。縱心靈有所獨悟。毋遽執也。見聞有所獨裁。毋急標也。積之十年五年。必有箇真手眼出矣。不然。不如且置此事。而專事躬行之學。子夏於賢賢親親。忠君信友之士。則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曾子於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則曰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正謂世人咸以六德之道學。六藝之文學為學。而不知此兩學者。俱貫於六行中。亦咸以兼此兩學為君子。而不知有君子之大節。則不問其學可也。吾深重貴郡諸君子。文學優而節行備。庶幾乎子夏曾子之所云。雖不強承聖學。何缺之有。聖學非可以執心承也。愚方以目長足短。引發人狂為大懼耳。

續問辨贗

卷之四

四十一

一泰辭第十二款云。易言通理。又言窮理。記言溫而理與文理密察之理。皆性與道通解條直之義。故理則不障。障則非理。翁所謂妙道精義之言。

在胃中執而不化便是理障。此是障從執生不從理生。若從理生則乾元太極無餘涅槃皆能為障。無有是處。若從執生則煩惱障何名為理。翁以為何如。

此段言意儘是但未免從執心發耳。乾元太極無餘涅槃皆能為障即吾所謂性不空空則無善無惡之塵固障而性善之塵亦障也。急於伸己之言遂不照顧人言。此執心之最重者。宋儒雖執其重亦不至此一叅辭第十三款云。禪祖謂頓教法門專接上上

續南無摩訶卷之四

天

根人愚謂頓教法門專破除下下根人夫下根人滯于名相尺得寸守言在意迷故以頓教破之可以驚醒愚頑引歸覺路而上上根人已坐頓漸兩忘之境何必復以頓教接之。若四無之說以接上根則本說已為邊見以接下根則彼人全無徑路兩皆不可。蓋此中可借以尋悟徑而不可以尋修徑。故聖門良不重之。若聖人重悟而不重修當曰悟道之謂教不曰修道之謂教也。

此段言說亦是但須照顧自己分量為頓為漸為悟

為修不必全向他人身上推敲也。

一叅辭第十四款云。佛初出時指天指地而趙州欲以啖狗子。此雖狂禪濫觴義有攸在。翁乃以為初生必顯奇兆而于其種種宣揚處皆以為圓滿之証尚于望道未見之聖人夫論佛者正當論其傳心語不當論其頌述語也。若以頌述語証佛乘高下則外傳志夫子生時亦有五老降庭仙樂繞空祥麟紱玉符著素王之瑞矣。儒者亦道之否。望道未見愚正謂聖人心量無窮也。若論乾元統天之量不可謂全無未見處而語聖人乘龍御天之學不可謂真有未見處。若聖人所未見處今人必不能知。若今人所已見處聖人必無未見矣。圓滿菩提十號具足亦佛氏之徒所以頌佛者記亦言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發育萬物則其頌述處亦必極于圓滿具足而後已。豈貶于佛氏乎。惟吾獨尊一語何但有間于惕而于真如性海中不以此言分毫增益以為圓滿具足之証恐未然耳。但謂之曰兆則是莫為而為且不可以定佛之不惕。

卷之四

天

亦何必以証佛之圓滿也。今翁以惕義揀無忌憚之習。而涇陽亦為反本之論。以助翁惕義。其所關于世道不淺耳。

此段意見提已再三。而剖亦再三矣。只為不察吾言。是以又翻此案。固亦毋用瑣辨為也。愚前因涇陽特舉指天指地之案。以病佛氏之不愴。不無侮聖之過。故以初生奇兆剖之。因發吾聖人望道未見之思。使人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信。得及則群龍无首之旨了然。信不及則存而不論可也。兄又發此

卷之四

五十一

話頭。以為涇陽伸辨。是涇陽尚是一時口過。同於日月之食。兄乃從而為之辭矣。且吾畧挑此等神理。正為諸君子平日未免執程朱以圓孔子。故借之以為發疑發憤之地。而兄反駁之。以為論佛者。正當論其傳心語。不當論其頌述語。何弗思之甚耶。即以傳心語相商。諸君子寧不以性善二字蔽之。訑訑自謂已知耶。下文語到聖人心量無窮。以為若論乾元統天之量。不可謂無未見處。而語聖人乘龍御天之學。不可謂真有未見處。此言似合吾旨。而至於圓滿菩提。

發育峻極。仍復落於影響。而非了義之言。此非筆法間所能盡泄也。凡此等義。愚實以三十年之精思。偶然發諸紙上。饒君天才絕世。豈能一目了然。孔子聞韶至於三月忘味。吾言固非韶樂。而欲窮吾意。似亦當以三月忘味之心神參之。然後有箇理會處。吾知兄輩之不暇於此也。但信得惕之一言而力行之。其亦可以無大過矣。

一叅辭第十五款云。質疑所述人死精神不滅。還復受形。此正佛之所謂輪迴也。夫無餘涅槃。似正欲超出此界。豈以身從輪迴來。不從父子夫婦來。而遂置之不講乎。但其所以外人倫遺物理之因。翁亦不遂明言。以破末學之疑。終令憤憤。程子曰。佛言之精者。不出儒書。即我翁以乾元上達合于菩提之意。而又曰其誕者。吾不信也。夫翁謂之神。程子謂之誕。一疑一信。二說迥殊。而愚等以懸億

卷之四

五十二

心言未見事。漫然相質。俱近妄言。但要觀所疑所信之心。為真為偽。為明為暗。蓋信而出于實相。既明之後。則疑不敵信。信而出于貪奇樂化之私。則

信不敵疑疑而出于悍然不顧之心則疑不若信疑而出于着已近裏之見則信不敵疑翁以疑者爲凡見爲輕心慢心墜竊恐溺于廣大福應而信者亦非圓見亦非誠心也若夫曩倫滅盡之說釋迦不諱義理滅盡之說達磨亦不諱而翁云世皆宗佛人倫將滅此其一証也蓋佛義幻影有爲則曩倫可滅而禪宗掃除名相則義理可滅晦翁之言即釋門不以爲過也今之論佛者或滯于語言形迹之間而生礙想或溺于幻化神奇之喻而生虛想願翁剖其實相可令智愚同証漸頓俱通乃爲不負乾元耳若但一聞疑佛之言劈頭掃却恐非循循善誘也

佛氏所以外人倫遺物理之因愚未嘗不露於牘中兄自未之深察耳然此處亦可以淺言不可以深言也深言則非殺身失命一番不得但淺言之則愚所答揚司訓書是已謂佛教之棄天親以學道却是迷中求悟之事儒教之即人倫以盡道乃是悟後真修之事然未悟而言修猶人未能躍而言行也悟矣必

在空門然此門又閉不得閉則盲修者無資而一大事之因緣遂隱此言外人倫遺物理之淺因也至若高大行書後段言及佛所以出家成道之故則畧深一步竊意諸君見之味如嚼蠟而不能深入矣乃復欲我明言其因以破末學之疑耶吾儕現在人倫物理中固不嫌畧提其端使知生死源頭然亦即便就身心事物上致曲求誠期於一日歸仁可矣即不深究其因無害也既不深究其因切莫強排其說司馬溫公曰佛徵言不出儒書其誕吾不信也此亦道者一半學者但專力於其精處而闕疑於其誕處是乃善學聖賢者也即如兄所謂佛氏幻影有爲則曩倫可滅禪宗掃除名相則義理可滅俱亦道着一半其所道未着者吾亦未敢遽爲兄道則待日後深造而自得之也若執着今見則亦必無深造自得之理未謂一聞疑佛之言劈頭掃却恐非循循善誘可謂不諒之甚吾正病學人之不能疑佛耳今亦豈但闕佛者不能疑佛即信佛者亦不能疑佛果能疑則不輕信亦不輕闕矣吾惡夫輕信輕闕而劈頭一掃則誠

有之。疑佛非吾所掃也。庸儒之輕信孔子，亦如愚夫之輕信佛。唯顏子乃是能疑孔子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疑莫甚焉。吾不掃疑孔之言，而獨掃疑佛之言乎哉。

一 泰辭第十六款云：讀質疑中一條有曰：賢孔子于堯舜，則翁反覆明其不可，而賢佛氏于孔子，則見以爲固然。信斯言也，正應越孔而宗釋耳。夫翁無越孔之言，而不免無尚釋之言。其收之也，似北宋之復雲燕其宿之也。若石晉之延契丹，吾徒計論心總似未忘，不能無疑于此言也。然而不敢以質也。若夫義理可陳名相可剖者，則以請焉。翁曰：聖人既與道爲體，何以猶望道未見，必真有所未見也。則謂聖人之于道，未與爲體也。愚則謂聖人之未見道，正以其爲體也。夫體非道者，與道爲主，道當其前，可容其見。道卽體者，與道爲一，道非相對。見義不成，比如眉眼耳鼻皆翁之體，以愚對翁，乃能有見。何者，以非體故。翁欲自顧其眼與鼻耳，鼻一體所成，如何能見。聖人與道爲體，曰未見道。

其義亦然。此蓋虛明之至，渾忘之極，不可泥之以爲分量未足。若云未足之証，乃在于此。則孟子當時歷述道統，不應獨將文王量不足處以爲標準。我翁乾元惕義亦復如是。龍德元首，豈其夕惕貶于飛見。若云所未見者尚復有在，則孔子自言無知。其所欲知，何者當是。若欲知彼法性神化，則無思無爲，無所容知。若欲知彼法教神化，則仰觀俯察，原始反終，知周萬物，範圍曲成，聖人不讓其知。過此則幾于証矣。翁既以望道未見處証聖量未全，而隨以知至知終爲說，似謂聖人已到至處，未到終處。夫譯以字義，至則必見，至則非望。如人登岸，必能見岸。何須于望。若謂望其所終而有未見，則終與至復爲二境。非即終其所至之義。雖然，至亦難言矣。記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至之爲義亦至矣。而翁以爲讓于終事何耶。易以爲惕龍之因，不以爲飛龍之果何耶。豈義當別論耶。乃翁所謂至在一念能造儀象五行，一身徧入沙。

塵法界。則中庸位天地育萬物之說耳。至于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則乾元統天之量已全。別無所謂勾當陰陽五行福慧兩足而返無極者矣。翁嘗言孔子立根于無極。豈不能返于無極而為未了漢耶。至于此。則軒輊可以不言。順流逆流可以無測。而孔子自可以不越矣。若必以帝釋之隨衆請法。天龍八部之叅佛。為莫不尊親之証。而謂人天導師之果在佛而不在聖人。則吾教之頌聖人亦曰天且不違。曰範圍天地之化。曰統天。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岳莫不震疊。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曰四靈畢至。皆可以為天龍俱集之義。益以理求之。則今日學人或可有上合天心處。而以迹求之。則雖窮極其知見百鍊其精神。必不能使龍神帝釋一赴講筵。設或有之。亦同魔境而非聖証。故知乾元之量。以法性至之終之。則吾夫子之聖矩全體無虧。而以法力至之終之。則雖如我翁所稱之佛果。亦未見其無歉也。泰合之乾元。終不如統體之乾元也。然愚所謂歉者。又

非如我翁之以丈夫金身為劣相。娑婆華嚴為一界而少之也。示實不示權。則教有遺法矣。度有緣不度無緣。則法有遺人矣。顯化業不逃定業。則身有滯相矣。以大事因緣出世而不能即轉娑婆為賢勝。則功有遺用矣。然則望道未見。釋迦得無猶有此懷耶。安見其終之耶。蓋至此則天命固然。不可以責聖人之功用。亦不可以定聖人之分量。時文中一套子語極好。曰道之至者聖人有不知有不能。而其不知不能亦道也。愚亦曰乾元之分量聖人必有不滿。而其不滿處亦道也。何但孔佛即乾元不能自滿也。如龍自滿何不目前現一賢勝法界。又何不使法界嘗為賢勝乎。高皇帝自是天縱聖人。論三教語委非凡見。而翁譯其不以佛書頒示臣民。則以陰虛陽實証之。夫翁固謂陽善而陰惡。又謂佛教為顯實也。而此則謂佛為陰。謂佛為虛。則陰不勝陽。虛不侔實。翁真關佛者矣。何但程朱。況聖祖以四書頒示臣民。而以朱傳翼之。則臣民中為憲章祖述之說者。何得于程

朱自外耶

此條所疑望道未見之說俱已剖於答唐太常書。今不必贅。第兄屢翻楞嚴經中文法以爲辨資。何也。無乃見佛口辨才之一斑而心艷之。不禁向筆頭上播弄。何異舉子家之好掠禪書子書。而又字字求工。自占地步。此急於立言以求不朽者之所爲也。闢然日章之矩。似不如此。拙刻誠多滲漏。而吾郡有一細心春元。敏而好學者。自謂將問辨牘細繹十遍。纔見端倪。兄泰駁無乃太早。吾豈不欲人之相成哉。而太續問辨牘卷之四

五末

早亦傷吾意。蓋相成之意微。而求勝之端見矣。兄試降心而細繹吾言。則種種泰駁。皆可忘言而解。且言道已及於孔釋之修證淵源處。豈是眼前意見所可卜度。而輒以巧辨奪之。若再從中細剖。正是朱子所謂聽者固瀆。而告者亦瀆也。是以且止。未謂乾元之分量。聖人必有不滿。即乾元不能自滿。正與唐丈之見相同。已從唐丈剖之矣。不久自當入目。末又引高皇帝分判儒釋陰虛陽實之說。謂與惠佛教顯實之說相乖。則害意已甚。夫謂佛顯實而儒顯權者。此

以歸根於無極太極爲實。發用於陰陽五行爲權也。謂儒教爲陽爲實。佛教爲陰爲虛者。此以顯敷政教爲陽實。而以暗助皇綱爲陰虛也。意各自在。先儒論心。既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釋門論性。既曰。佛性常。衆生性無常。又曰。衆生性無常。佛性常。胡可執一廢二。以辭害意也。聖祖以四書頒天下。豈不欲以白文行哉。恐讀者難曉。不得不翼以儒先之傳註。傳註中集諸儒之大成者。唯有一朱子耳。故以之翼聖經。而亦豈與儒生以傳註之辭。害聖經之意。續問辨牘卷之四

五末

聖祖與儒臣論道。儘有不泥朱說。而特出層見以解四書者。今亦以其頒行朱註而轉關之。可乎。然則祖述憲章之道。蓋亦未易言也。

一泰辭中第十七款云。神通廣大。惟乾元足以當之。而盡其性以泰合乾元。則謂之非神而神。謂之非通而通。謂之非廣而廣。謂之非大而大。若竊并乾元之闡闢。而以靈變自彰。亦是有漏名相。不可。以爲盡乾元之量也。即翁之歸誠于佛。亦云伊說心說性處。句句字字道着留次中事。則翁謂佛之

神通廣大亦指法性而言。非耽于靈變之用矣。吾
夫子靈變處固不同于佛經所述。而愚等觀之。其
說心說性處亦句句字字道着。曾次中事。所以即
謂之神即謂之通。即謂之廣。即謂之大。更不疑孔
子之上更有越之者在。而涇陽先生以越孔為憂
亦過計矣。翁恐世之仗釋越孔而收釋于孔以為
防。乃涇陽則又恐反為之地也。蓋齊上達于達
磨之宗。則人謂達磨之上有佛宗在。齊下學于普
賢之行。則人謂普賢之上有佛行在。則此則孔不
續南辨廣卷之四

期越而越矣。此于翁祖述仲尼之指頗相妨也。故
涇陽之疑于翁者。乃深有補于翁者也。幸毋曰皮
膚剩語。而以一言通之。則涇陽之離處即為我翁
之合處矣。
神通廣大之說亦未可以混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
是謂聖。周子曰。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故神不通不
可以為聖。而聖人之所貴。則在道通。不在神通。神通
有漏。而道通無漏也。神通與道通為一。是謂漏盡通。
漏盡通乃性境也。此豈束於教之曲士所可與語哉。

蓋使已獲道通。而掃有漏之神通。乃是扶正之。若
猶未獲道通。而斥無漏之神通。亦是護短之說。愚未
具通焉。敢護短。偶因問辨及之。特以破宋儒撥因果
之執。而未嘗馳心於此。亦未嘗導人求此也。若孔子
則無短可護。其以中庸立教。乃是顯道通而秘神通
耳。吾儕固不應以佛氏之神通裁之。亦不必以其六
通之有遜於佛處而文之也。兄豈疑吾之蔽於此而
故掃之耶。亦過計矣。唯照及鄙心恐世之仗釋越孔
而收釋於孔以為之防。乃涇陽又恐反為之地也。可

謂添得我二人之微者。愚近有荅馮大司成書。蓋已
深慮及此。而自稽其敝。然而不得不稍露者。蓋時節
因緣。已至此矣。兄知從今以後之天下。率程朱撥因
果之案以言聖學。必不足以奪人之偏心。而出世一
宗。勢必不可遏乎。乾元本該出世之宗。而單提乾元
又不足以奪人之玩心。而發其畏天命之真心也。是
故開儒竅於性宗。而收之以孔矩。天命然矣。且今之
留心性命者。既已知有禪宗頓超一路。誰能塞之。亦
已知有佛祖度盡眾生一大事。誰能蔽之。獨未必知

孔子一以貫之。即達磨之真宗。孔矩之從心不踰。即普賢之大行耳。不從此。皇極大明之世。一為點破。上士固不待言已。其如中下之士何。亦無論中下之士已。如兄輩豈非中人以上之品。從前將亦認乾元是春生之理。與真如性海為二宗。孔矩非出世之因。與普賢行門為二轍。而今乃始知乾元之貫佛宗。孔矩之該出世也。則吾言實為之地也。果能消歸自己。誠不妨括為已囊。奈何狃於見黨於同。既采人之瑜。以為珍藏。復搜人之瑕。以為攻具也。此程門資禪關。禪之餘習。能逃知言君子之鑑哉。末後究極流弊。而謂齊聖道於達磨之宗。則人謂達磨之上。有佛宗在。齊下學於普賢之行。則人謂普賢之上。有佛行在。此乃善疑善詰。非草草者。兄蓋未知達磨之宗之外。非復別有佛宗。普賢之行之外。非復別有佛行也。佛稱兩足尊。特於悟門行門各造其極耳。此意俱露於牘中。而兄自未之察也。兄果於此有疑。殊不嫌虛心下問。而察兄語意。則皆欲伸涇陽之說。以抑吾之說。乃是駁詞而非疑詞。從出於相成之真意。亦是愛我以

德而愛涇陽以姑息也。思之。思之。

一叅辭未款云。翁之言曰。佛老二宗。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同吾夫子之言性道。性道難聞。而于竺經聞所未聞。夫綱常性道果有二乎。以其統宗萬行。而謂之綱。以其周流日用。而謂之常。以其降衷秉彜。而謂之性。以其渾淪通徹。而謂之道。即性道即綱常。即綱常即性道。使其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即異。吾夫子之言性道矣。同。吾夫子之言性道。即同。吾夫子之身綱常矣。分綱常性道而二之。則是夫子之綱常已不能合之于性道。而釋氏之性道安能合之于夫子。夫孔矩者。綱常也。佛老于此異之。而孔子以此收之。得乎。子貢性道難聞之說。亦稍逗禪宗矣。然謂之善言性道。則可。謂吾教中無性道可聞。而必于竺經聞之。則不可。蓋卓爾末由。願子聞之矣。一以貫之。曾子聞之矣。無聲無臭。子思聞之矣。知性知天。孟子聞之矣。此皆竺經未入之先。何得言無聞也。第聞者自涇天光之發露。而不在于語言文字間。故謂之不可得聞耳。豈必待竺經

而聞耶。且釋氏之徒讀竺經而不聞性道者亦多矣。求之于經不求之于性。求之于竺不求之于孔。豈通辭耶。嘗觀往時學者如漢世之沒于名象。則不能以性道徹綱常。狂禪之溺于玄遠。則不能以綱常証性道。而名象之弊。非獨儒有之。釋氏中之達磨。玄遠之弊。非獨釋有之。儒亦有之。釋氏中之達磨。盧祖。善言性道者也。而謂之合于綱常亦未也。周程朱子生而証性道于綱常。徹綱常于性道。祖述仲尼之宗。斯時方大明耳。其闢佛也。第以東魯之

集解辨體 卷之四

論

矩繩二氏也。非如我翁以東魯之矩收二氏也。其收之者。謂其同吾夫子之言性道。其繩之者。謂其異吾夫子之身綱常。若使推聖祖以人治人之義。釋經付釋。儒書付儒之法。則現身儒行。當自以程朱為祖述之的耳。且翁之言曰。由程朱之教。可使家無不孝之子。國無不忠之臣。亦可使忠孝之士。轉氣質而歸德性。則雖佛乘之度衆生。無以逾此也。又何三界之不周三祇之不徹乎。而至詆之曰。侮聖人之言。則是不知天命之小人耳。君子

小人之分。竊當為程朱辨之矣。

兄所發綱常性道之辨。稍工。舉子業者之所能言也。豈以愚為未察而提之耶。抑欲借此以揭日月於世耶。既曰下學而上達。則綱常之合性道。何待言也。然亦自有分說之時。即如史贊文文山。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謂為任綱常之重。則可。謂為任性道之重。則不可。佛氏既辭王位而出家。但可謂同吾夫子之言性道。不可謂同吾夫子之身綱常也。此亦權言。不是實說。愚謂性道難聞。而於竺經聞所未聞。蓋以孔子歿而微言絕。釋典後來。却有發孔子之未發者。學人悟機。或者不發於此而發於彼。則竺經良有助於孔子之性道。故以為聞所未聞。非謂必待竺經而後聞也。如兄所引顏子之卓爾。曾子之一貫。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知性知天。果是聞性道於竺經未入之先者。而兄則既聞顏魯思孟之言矣。又能援楞嚴經之語矣。果自信性道為已聞否。聞者自須天光發露。而不在語言文字間。此言最當。然舉子稍習傳註講章。即能發此議論。而

集解辨體 卷之四

上卷一

求其實則非真有聞者不能。即兄言鑿鑿如此。亦未敢許爲天光發露也。天光不發於心而發於筆。此是舉子家事耳。乃欲以此入足理學。匡扶世教。不已迂乎。即光從心發而發機不當。吾猶以爲但是文章不是性道也。兄亦細察子貢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之說乎。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蓋有曾二子。述其所聞於夫子者。轉授門人。而門人筆之。皆文章也。文章可述性道。不可述門人將以爲師之所聞。盡於此。故子貢開之。以爲爾。毋以師所述之文章。盡夫子。夫子尚有性道之言在也。孔子曰。自吾得賜。門人日益進。即此便是引進門人之一驗也。今人習聞程子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有之言。靡不以此作文章。性道之講意。義非不精。而於子貢當時語意。反隔一層矣。兄見得釋氏中之達磨廬祖。善言性道。亦是有契於鄙言。即以不合綱常少之。二子亦必不辭。弟亦想到二子身既跳出綱常之外。而復苦苦提宗。此何所爲。即恐身任綱常者。未必有此深心。周程朱子生。而証性道於綱常。微綱常於性道。

此則人能道之。吾以爲証性道於綱常。此四先生之所同。微綱常於性道。則唯周元公足以當之。而大程夫子亦其亞焉。四先生者。委是以東魯之矩繩。二氏不以東魯之矩收。二氏然元公能收而能繩之。程朱能繩而不能收也。使不收而繩。果足以俟百世之聖人而不惑。則後聖必有人其人。入其書者。胡爲流至今日。儒風日薄。而禪穢復興。耶。唯以收之之法。繩之則在家出家。而不濫。亦而不碍。綱常不毀。而性道徹矣。然元公隱收顯繩。愚獨繩收兩顯。何也。則馮氏成之。所謂時節因緣也。孔道卑於訓詁詞章之學。實賴禪祖以性宗起其墜。五燈分後。其宗隱隱入於儒心。却嫌其張皇太過。不合吾聖人小心翼翼之家法。周程朱子。反之於平夷慎密。則入聖之路徑躍如也。益無極太極之發源既厚。而主敬窮理之垂範復嚴。其教安得而不久。然而攬二氏於吾道之外。終是程朱之大滲漏也。爲其與孔子並育並行之脉隔一塵也。至於今日。儒心已汨沒於名利場中。而啓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蓋無一言一動而不入於僞矣。

乃欲以程朱撥無因果之說勸其修。修能直乎。唯
達磨之悟門不可假。佛祖之證境不可假。借此點人
真念。使知死生之不可逃。作偽之無所用。而人心之
真仲尼乃出矣。人心之真仲尼既出。不患其不循孔
矩。亦不患其不能繩二氏也。程朱豈非循孔矩以繩
二氏者。猶有未盡孔子處。吾儕不憚為之補闕拾遺。
若其難去偽。力以忠孝節義挽頽風。愚所以表之
亦至矣。心量不周於沙界。行願不徹於三祇。勸兄且
置此說。說及於此而不確當。便是無間重業。兄奈何
續問辨廣 卷之四 六

伏於其中。不當知此等去處。俱是充無穿窬之心。
未盡處也。愚雖不德。而平日於孟子充無欲害人之
心。充無穿窬之心。兩句。不敢絲毫放過。欲害人之根
苗易剪。而穿窬之根最難除。孔子所謂君子而不仁
其病多。坐於此。諸君子未斷此根。蓋於書笥間發露
多矣。且去立言垂世之心。而先充此心。是乃善學程
朱者也。

答吳處士熙宇書 處士諱自誠字成之臨川縣人
來書畧云。別後不覺兩月。得先生所惠問辨新刻
讀之。不忍釋手。遂忘其歷溽暑而秋中矣。云云。又
微友姓陳名履祥者。因見七九問辨對生有說。生
索書并上。蓋學公學也。願王盟斯道先生。弘開眼
孔。大放胸襟。俾後生小子。得聞洙泗正傳。是生之
願。幸亦先生垂教本心也。因曹君歸使。先布下悰。
下止。維李二公之門。不浪信。亦不浪疑。而皆能
一總。正所謂退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邇年乃
所聞羣龍无首之旨。有深契焉。足稱金蘭之

幸何幸頃得來書知足下以錫類之意

同志間而以微友陳君尺牘見示亦感心也然而為浮言所撼矣謂學為公學勸我弘開眼孔大放胸襟以承之豈以愚眼窄心褊不能受人之盡言耶語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觀行之法亦聽言之法也中吾病者是吾師即不中亦是內省之助且年來嘗此滋味頗熟矣何用開眼孔放胸襟為哉第以洙泗正傳為言則信中大有疑在蓋足下原從近溪先生處染有泰州氣息

讀明辨錄卷之四

年

入吾之說猶未深故浮言一投舊見旋起不以洙泗之木鐸裁泰州而以泰州之木鐸繩洙泗也如陳友正求為泰州而不可得者其來書則渾是一團浮游我慢之氣孟子謂有挾而問皆所不答也故以不答為答而於足下則不可不以言答但須以無言之意通之今論學者不言本體則言工夫此足下之所既知也言本體而歸諸不學不慮蓋莫辯於今先師近

年則湯鄒兩君子復暢之言工夫而約諸修身

本蓋莫辨於令師見翁如廬陵南昌蘭陵德清諸

先生則與之同條異莖而二吳亦有與起者天地之

間皆我之用吾無以一辭贊矣自揣德非出類之德也非出頭之地辱諸君子之不我棄也偶有蠹測不得不於問辨中發之匪徒借此請益實以為諸君子補闕地也揆諸洙泗正傳自信毫無所悖唯流敝之所趨有悖於洙泗正傳者言不得不以為創焉其端有三一創於拘儒之不善學程朱者影性真而訛天道此非所以究竟聖學也再創於狂儒之不善學陽明者染禪解而忽庸德此非所以維持聖學也三創

讀明辨錄卷之四

年

於霸儒之不善學心齋者張學懺而煽遊風此非所以收藏聖學也之三者皆自以為洙泗正傳而不該不備不中不庸總是聖學之流弊而弊則有輕有重焉究竟荒矣而有維持之意在猶可取也維持荒矣而有收藏之意在猶可原也唯夫專事馳騁而畧無收藏迹濫山人行同商賈并究竟與維持之意而兩荒之則道中之蠹民而已矣作俑者其誰乎顏鈞唯不善學心齋而陷於縲纆梁汝元又不善學顏鈞而三於殺身天乎人也然二子猶守一鐸者今復有影

射禪玄。張皇性學。不以一貫之鐸鳴。而以二本之鐸鳴者。則狂與僞合。其弊更不知所底止矣。此愚之所深創也。拙牘千言萬語。總在破儒執破禪狂。破豪俠之伯學。而於伯學尤嚴。是故本易傳之羣龍无首。而闡潛惕之幽。微見龍之顯。大繫救心齋之流弊也。今之以布衣談道者。往往倚心齋爲地步。而言欲轉天下之狂學伯學。存孔矩之餽羊。則不得不搜根於心齋。心齋亦道中之人豪也。其生豈無所自。其出亦有所補。天始使之破宋學之拘學。振匹夫之頑鈍也。然

續周辨贖

卷之四

七

而豪風起矣。謂之不升孔子之堂。固不可。謂之不踰孔子之矩。亦不可。求正牘中已及之。今復爲足下舉其槩。凡洙泗正傳。傳先王之道也。先王造士於學宮。則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分願。所謂席上之珍。以待聘也。此外農工商賈各有職業。國朝雖以三途羅才。而訓民則曰各安生理。唯於僧道兩門。聽其雲遊。以究大事。則以其遊方之外耳。未聞有不士農。不繼黃。借講道以遨遊者。不士農。不繼黃。而以講道遨遊天下。自心齋始也。先王之世。不禁夫裹糧尋師者。亦不

禁夫載贄求仕者。是以子游自江左。子夏自西河。千里而遊孔子之門。孔子亦挾十哲之徒。歷聘於天下。其相聚切嗟。固無適非學。其到處發物。亦無適非教。然未嘗以先覺覺後之憾。作周流題目。侵天子之道。權以先覺覺後。作周流之題目。亦自心齋始也。古者天子重道。則不召師。諸侯大夫友德。則不挾貴。皆不自尊而人尊之人。莫我尊。則三達尊之分自在也。是以孔子之聖。兄事晏嬰。而賓牟賈則以王人侍坐於孔子。重達尊也。未聞有編氓不階一紹。突進而與

續周辨贖

卷之四

七

軍門抗禮者。亦未聞有匹夫不從禮聘。到處而以師道自居者。其交已遠。其聲已隆。郡縣雖欲以禮法繩之。得乎。蓋自帝王之道衰。故有孤高偃蹇之士。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如華士之所云者。大類逸民。而尚之節。而太公戮之。今山人復影之以鼓聲價。母意已不謂轉入儒門。乃以道術養虛驕。若將跳出氏之外。跨二氏而獨高一格。此觴濫於顏何。而啓之始自心齋始也。孔子循爲下不倍之分。但曰用之行。舍之則藏。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但曰得

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未聞有以匹夫匹婦爲世師。擡其身於堯舜之上。而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愛萬世者。然則置古帝王於何地。蓋自君師之道裂故有浮狂過實之言。自矜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如蒙莊之所云者。大類佛氏出世之宗。而道家附之。今禪士亦倣之以表行願。毋論已不謂流入儒門。乃以儒學卑帝道。若將泛駕孔孟之上。糾億兆而另起一宗。此幾動於姚江而熾之亦自心齋始也。周子嘗標志伊學。顏爲希聖之準。愚猶以續問辨廣卷之四

爲論希聖之準則確。而論伊尹顏淵之分量猶屬權辭。蓋伊有一德。顏不遠仁。其德俱已聖矣。其志其學則大賢亦足以承之。究其實。則孔子之老者安。少者懷。即伊尹一夫予辜之志也。孔子之義欲徙。不善欲改。即顏子不迂不貳之學也。特以伊得志而孔不得志。孔學進於知命以上。而顏局於年。尚以不惑望知命耳。今心齋之言曰。伊尹之事我不能。伊尹之學我不由。我唯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豈不以伊尹之學利於達而不利於窮。孔子之志學不問窮達而

有以法今傳後耶。不知講學淑人乃三代經國之常事。孔子特其著者。子謂子賤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講壇之不起於孔子可知已。何事以兼善萬世之標榜張之。孔子之獨承天命處。自有所在。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文在周易也。心齋不究三代以前風俗。而但激於今世仕風科舉之外。不問聖學。故以善世而不伐之孔矩裁之。其功亦不可沒。然以一聖掩千聖。分別既已欠平。且孔子本時乘六龍之聖人而反局之於見龍一格。亦非真知所以尊孔子者。宋儒執孔子以排二氏。其見已局。然未嘗局孔子於見龍一格。以見龍局孔子。實自心齋始也。古之學者立德。必以智仁聖義中和脩行。必以孝友睦姻任恤游藝。必以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之所不能違也。至於成德之後。時位異乘。則隱顯圓方之格判焉。有不可以一律齊者。孔子嘗以逸民自擬矣。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蓋伯夷既與弟叔齊同辭孤竹。則安得開國之業。故以不降不辱爲道。柳下惠深居窮處。入盜跖黨。則安得輕去父母之邦。故以志學身

道庚仲既隨太伯走荊蠻則安得不斷髮文身頭
季歷之克肖故以隱居放言爲道但諸君子有不能
相易處而孔子則無所不可此其所以爲聖之時也
使其處夷齊惠連仲逸之地吾知其不以講學名世
矣今爲心齋之說者曰聖人必以見龍爲家當儒必
不爲伊尹而爲孔子則必使夷齊不餓於首陽而食
周粟以講道柳下惠不安於三黜而流列國以作人
虞仲不混於荊蠻而端委以治周禮孔子無可無不
可而心齋則唯孔子一人爲可餘皆不可率天下之

續問辨廣

卷之四

農工商賈皆當章甫逢掖與冠裳伍而域中將無往
役之庶人矣兩程雖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然伯子之
自道亦曰但願有致太平者我只願爲太平民叔子
傳易有曰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農工商賈勤其
事豈其使可由而不可知之民人人家當見龍優孟
尼父使人人家當見龍優孟尼父亦自心齋始也凡
龍德之聖人必不以身之所行者爲至而虛別格以
待人故飛龍常遜於見龍見龍常遜於潛龍匪但善
小自有亦表龍德之無定在也孔子以龍德見於世

言及遜世不見知之聖人若有可望而不可
者在焉西方聖人之思亦是此意蓋以道易天下王
者之事也聖人不得位而有其實則必不居其名且
以避素隱行怪後世有迹之嫌焉心齋則張之以爲
幟矣老萊子衣五色班斨之衣蓋娛親於家庭間
門豈娛親之地而衣之以晉諱是謂恠服釋迦明
悟道之旦能炤無量劫事於剎那間故見十方衆生
一時同成正覺今但以性地開發照得人人有個本
來尚未究其一生之成就處乃不禁描弄而曰蒲堵
皆是聖人何言之易是以陽明裁之曰蒲堵俱看你
是聖人拂其狂也是謂恠言孔子雖有教無類然必
待其行束脩以上封人請見亦必從者引而見之今
乃駕一輪於通衢招搖城市中束脩不必行從者不
必紹呼途人而詔之以良知良知不已褻乎是謂恠
行說者曰此迹也此未定之習也然終其身無一懺
如孔子之予欲無言者則既居之不疑矣以此爲
而好奇者慕之膽日大而心復不小志若圓而行
則不方德未立而語錄先成曰吾以斯道覺斯民

續問辨廣

卷之四

位不素而表章欲出曰。先天下之憂而憂也。蓋自泰州之學行而好爲人師者衆。無忌憚之中庸亦衆。淺丈夫且以徒黨之多寡。定道價之低昂。提及邈世不見知之說。則謂聖人有是心而無是事矣。宋儒之張皇絕學。吾猶以爲過。然不以素隱行怪之端流於後。開素隱行怪之端。而掩聖人邈世不悔之脉。亦自心齋始也。仲尼之門。雖盈七十二子。然杏壇所容有限。聚恒不滿數賢。此於魯論所紀侍坐可驗。其將終而聽曳杖之歌。則唯子貢一人而已。蓋當時諸賢。或仕或耕。有暇則來講習。尚密磋。不尚濫會。自漢及今。凡結千百人而成會者。多在空門講法之場。未聞儒門辨志輔仁。而招集千百成群者。招集千百。而移空門之講場於儒門。亦自心齋始也。孔子不舍車於顏淵。不輕與釜庾於子華。以是知孔門之來學者。必裹糧而至者也。裹糧問學。方見求道之真。孔子絕不以狂僞之竇開後學。故顏子之簞瓢陋巷。曾子之敝裘耕田。無改也。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吾猶以爲帶有戰國習焉。陽明開良知於顯貴之後。四方從學如

續開辦廣一卷之四

卷之四

雲而不肯捐俸以饒諸徒。良亦有見。蓋積餽廩以招徒。則書院暖於學校。藉各位以育士。則假借浮於切磋。即以真始。亦以僞終。而况未必真者乎。此有宋大儒之所不肯開端而開之。亦自心齋始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夫唯先識仁體。而後有日月至之。則孔門諸賢之學。槩從識仁中來無疑也。而許仁則孔子之所靳。其稱顏子之仁。必待其三月不違而後表之。其餘德行如冉閔。悟一貫如曾子。子貢。氣象似聖人。如有若。其仁必日。日至焉。而猶未許也。蓋禪門重悟。故有從剎那見性之頃。即與印可者。聖門重脩。重證。必待其綿綿三月。從此永無間斷。而後印之。周元公深得此意。故不與程伯子之無喜獵心。而以一日萌動如初。照之於二十年後。真有孔子不輕與仁之深意哉。心齋自咏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吾猶疑其自許太過。至於點人。則每從其天機之偶動處。一與喚醒。輒便跳躍驚皇。以爲即此便是本體。不必更問工夫。此顏鈞之所。以發狂也。其初得少爲足。其末遂流於小人之無忌。

續開辦廣一卷之四

卷之四

憚陽明尚多隱慮。而心齋直儘本懷。沿及盱江。此風猶在。斯廼有宋大儒之所疑爲禪學家風者。而倡之亦自心齋始也。凡此數端。亦與洙泗之正傳。一一合否。然心齋亦自有大不可及處。自三途之偏墜也。非冠裳不敢望孔子。而心齋獨以一簞丁學孔子。自文集之日多也。非著述不敢步孔子。而心齋獨於性地上學孔子。頗類禪門之曹溪六祖。不識一字而証祖位焉。此吾天臺師之所以退然推讓也。孔子仁管仲。孟子卑管仲。一大其功。一稽其敝耳。今天下果有善學心齋。以入孔子之室者。愚亦願爲之執鞭焉。而於足下則不得不舉其弊。蓋知疑端之有在耳。亦可以此意轉通微友否。

續問辨錄

卷之四

十一

答方外士慈明書

慈明俗姓羅法名仁光紹興人

來書云。伏讀種種法言。闡三教之精蘊。決萬古之深疑。由周以來。未有如先生之見道真而立言確也。竊意聞風者。當敬之若神明。承聽者。當信之若著蔡矣。顧猶有不滿於人心者在。豈中人人之不可語上。而無緣之不可化度哉。則以先生之道直

續問辨錄

卷之四

十一

直道有難容之嫌。先生之道大。道大有莫容之患。而且本之以躬行。則言浮於行者忌。發之於晚歲。則急於立言者忌。舉世多僞儒。先生則斥之。舉世多狂禪。先生則斥之。儒門釋門之人。有不痛恨先生之稽其弊者乎。而玄門之人。可知矣。舉世多執一。先生則非之。舉世多二本。先生則非之。楊子墨子之流。有不痛恨先生之發其隱者乎。而子真之中。可知矣。夫以一身主張斯道。而取怨於僞釋道三教中人。則先生之著作。總如孔子之春秋。而知者以是。罪者亦以是矣。矧孔子之春秋。對頭多在亂臣賊子。而先生之對頭。門門皆有。是先生之苦心。殆過於孔子。而何疑先生之不爲世容也。雖然。天地之大。猶有憾之者。佛在世時。人猶有謗之者。則又何疑先生之不爲世容也。然而孔子之澤。千古不斬。天地之恩。瞬息具存。佛日之輝。終古不泯。則何疑先生之教不廣被而遠垂也。但大聖人作用。能發能收。是以立極最巧。人人反深。釋迦之所謂不說一字。孔子之所謂予欲無言是矣。今先

生之闡明三教詳且悉矣若不速收而猶然顯
言之教則不議其多言且將議其好辨而以凡夫
見求先生矣故爲今之計莫若暫時閣筆以需人
心之自服順時以待天意之護擁再出而闡
揚之以竟未洩之秘則仁光之所以仰望於先生
者至深切也狂言聖擇伏乞採納何如前領分身
之說仁光頗於性分致力而相教多有未詳併祈
開示幸甚幸甚

昔賢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愚亦自揣於三教聖
續問辨廣卷之四

全三

人大意畧有所見耳未能盡其室中之藏也過辱獎
許實不能當而學問家種種弊竇則被足下一筆道
盡矣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足
下殆有之愚方持此以請益於天下亦利人之有以
匡我助我而不暇吹求及此也果如足下所云亦永
嘉所謂觀惡言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識矣提及孔
子之成春秋孟子之辨楊墨此心更覺悚然蓋有孔
子而後可秉春秋之筆有孟子而後能辨楊墨之非
愚豈其人哉而乃推敲孟子以後儒學焉祖以後禪

學其不知量亦甚矣能不動世人之疑乎頃者願遠
君質疑續編畢亦起予欲無言之思而來諭正及之
此冒言之當拜者也嗣今當藏辨於訥即不得已而
有應亦不如此其叨叨矣辱叩分身之說自謂頗於
性分致力而相教多有未詳此從毋自欺之心出視
世之未得謂得者遠矣愚於相宗亦未之詳第從八
識規矩唯誠開蒙二編畧知梗槩而以楞嚴楞伽諸
經及易道合之沉蓄三十餘年而於教外有默通處
焉則不但儒門之所駭聞而亦禪門之所滅裂者也
續問辨廣卷之四

全三

今與足下考究及此又爲天下發大難之端矣舊藏
曾答周符卿書言及衆生所以無盡之故而曰佛身
之化化於覺衆生身之分分於迷迷與覺異此言三
界內六道之分身也不言界外分身今味足下所究
分身殆指界外悟後之人說此不出於楞伽經中三
種意生身一曰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不以業力身
來三界而以定力身現三界此初地至七地菩薩之
分身也二曰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不但以正
現一法界而能以如幻身現一切法界此八地

地菩薩之分身也。三曰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

不但以順流如幻身。徧入佛界。而能以逆流如幻身徧入衆生界。此等覺菩薩至妙覺地之分身也。蓋菩薩自初地而上。離分段而入變易。俱能分身百千億界。至於入妙覺地。而極與衆生之分形於輪迴者。大不相同。此下復有三賢位中菩薩。介乎凡聖之間。將入變易。而猶未離分段。其分身也。何似。此則當以天台所揀菩薩二身判之。一曰神通身。謂以一身分現於百千億界。而本位不動。即所謂意生身也。二曰淨

續問辨廣卷之四

金

生身。謂身在此界。而神入他界。願畢還來。仍入本位。然於神通身有間矣。意者初地以上。俱屬神通身。三賢以下。多屬淨生身歟。然而十方界中。儘有逆流之如來。大乘之菩薩。寄形於分段中。如堯舜周孔等。不能分身。如佛教所云。何也。此所謂隨順衆生。入分段也。蓋有四料簡焉。有變易之變易。有變易之分段。有分段之變易。有分段之分段。從界外現身。過十方刹。分已旋合。此變易之變易也。從界外降身。受一報。還歸本位。此變易之分段也。從界內脩生。入

小乘果。能超六道。此分段之變易也。從界內趣生。得

根身。徧界往復六道。此分段之分段也。變易之變易。凡夫迷焉。分段之分段。凡夫溺焉。唯變易之分段。與分段之變易。則聖賢出沒於其中。而孰爲神通。孰爲淨生。此非佛眼不能照也。然其理則合於周易中。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開闢之初。只是一太極耳。一太極能分儀象八卦。而成大業。蓋以一體散爲萬體。則聖人之合德太極者。豈不能以一身分爲萬

續問辨廣卷之四

金

身哉。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楞伽三種意生身之說。盡在其中矣。旨哉周子之圖說也。曰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學者知天地鬼神之奧在易。佛氏三身四智八解六通之理在易。而後可與議易也已。今世拘曲儒生。視太極爲渾然虛理。大類無情之物。漫以爲造化樞紐。品彙根抵。而擡之於佛道之上。語及分身。則曰此釋氏之幻說也。復有劣解禪客。疑太極爲八識心王。近於真生覺諦。漫以爲但該世間。不該出世間。

神之於佛道之下語及分身。則曰儒門無此。此皆未究易道與佛道之深者。至於玄門陋品。原不曉分身來歷。漫言丹成胎脫。飛步玉京。秉劍握符。分形無盡。豈知百千億化身。乃大賢金仙之事。以及枯槁之寄位仙流者。方有之。非十種仙可與幾也。十種仙未徹性底。尚在分段位中。望變易身尚遠。而乃早計上乘果證。狂心一發。多受帝譴。而入迷途。即白紫清之三落天墀。可驗已此。無他。仙籍雖登。而德未合於太極故也。是故。人道中不必問分身。但盡凡續開辨牘。卷之四。全。心。卽分段身。使出生死。可使超變易而疾趨漏盡。天道中亦不論分身。但起凡心。卽變易身。亦入生死。甚者由分段而未墮泥羣。凡心云何起。起於五欲也。五欲能障法身而法身。須從五欲中透。此卽分身之因。凡心云何盡。盡於六道也。六道能局分身。而分身亦從六道中顯。此卽法身之果。千變萬化。匪夷所思。神理之難窮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爲乎。淵乎微矣。三教家。函莽宗徒。槩難詔此。如一嗅周易。而卽知爲窮理盡性之書。豈非直。

出沒三教而不自滿。肯以分身之說相商。豈不
是達磨所識大乘遺器。抑借此問以警狂僞之徒歟。
是以爲述其果如此。雖然。此亦愚之影見也。云耳。德
非聖人。乃言聖而不可知之事。言未必無淋漓。當卽
於言下懺之。世豈無界外真人。能道其實者。足下能
以善財之矩往參乎。其歸而以實證之言。轉懺吾過。

卷之四終

卷之四

八十五

問辨續四卷續問辨續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管志道撰志道有孟義訂測已著錄是書萃其
平日與人講學之書合爲一編曰問辨續取問以
辨之之義也志道之學出於羅汝芳原本先乖末
流彌甚放蕩恣肆顯唱禪宗較泰州龍谿爲尤甚
其答王塘南書謂孔顏真是卽心是佛卽經世是
出世與文殊之智普賢之行兩不相違其宗旨可
見矣雖爲儒言實則佛教今附之雜家類焉

從先維俗議五卷

〔明〕管志道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徐文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從先維俗

議五卷》提要

從先維俗議緣起叙

余自幼性木欠機警而頗好深沉之思且耽古誼習見吾祖樂誠府君之先進於禮樂也心獨醉焉吾父月湖府君稍以書藝文之而不勝其質微聞四世祖道嚴府君之德之行之尤古而羨塋難卽矣旣長讀性理大全猛然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而

從先維俗議序

苦無從入念則隱隱懷三不朽事將壯幸通志學一竅於師友間則又以立德立功爲不朽之實以立言爲不朽之名名者實之賓也柰何不爲主而爲賓乎絕意著述者凡二紀而以胷中無甚塵俗則廉頑惇薄之願不禁蓄極而潛溢焉自辛未釋褐己卯掛冠以來所受擠后鑠金之撼良多

所觸朝野之先後變態尤多歲辛丑更有
感於後進之乘先進也爰從絜矩達尊起
議引而伸之成從先維俗議伍卷通家子
徐文學泰寧請梓以行從之從先云者取
義於孔子之從先進也不從先進不足以
維末俗但孔子所謂先進意在三五以前
野人所起之禮樂而余所謂先進則本

從先維俗議

序

高皇開國初所定之禮樂合諸孔子刪述
後所存之禮樂而已矣前三卷皆事迹後
二卷頗及垂世典要與出世密因此又先
進禮樂之歸根處也蠡管之窺何敢自謂
無漏故以議爲名則借以就正有道云爾
明萬曆壬寅閏二月清明後一日吳婁管
志道書於惕若齋中

從先維俗議目錄

卷之一

發揮大學事使先從左右交議

推窮三達尊本末以伸鄉黨重齒議

再酌鄉紳序齒議

荅叙科不叙爵駁議

申明 聖制致仕官爵同序齒議

再申 國制致仕官三黨序尊卑設別席

議

從先維俗議

目錄

再申 國制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

議

再申庶民以官禮謁見與異姓無官者別

體議

原五大以正百拜之稱議

分別父子兄弟伯叔姪恩禮隆殺議

推究師道重輕議

夫馭妻妾媵婢與子事嫡母生母庶母議

剖明三父八母服制從時議

剖明 恩詔中給誥敕進勳階及存問冠帶等議

同宗迷譜禮主燕毛議有附言

卷之二

考宗法以立家廟議

酌量祠堂儀式議

剖義方幾諫責善議

三賜不及車馬合三命不齒於族議

婿事婦翁別體議

從先維俗議

目錄

二

重母舅姑姨夫議

中表兄弟及伯叔姪別體議

父執執友議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父辨體議

鄉會二榜同年變格議

富與貴交參論齒爵議

總覈 國制所定官民四拜兩拜禮儀議

再剖尊卑長幼拜揖答不答議

參合古禮時章以辨上下東西拜揖正體

變體議

分別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

主僕議

緣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僕稱

呼議

再析朝野稱爺稱爹兼加老字及大人先

生等殺因由議

自稱稱人各欲當情議

忘分忘年合尊爵尊齒議

從先維俗議

目錄

三

稽 祖訓許百工技藝建言合諸司職掌

糾劾不正陳言以戒奔競議

再覈 臥碑士農工商可言軍民利病合

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議

追洛社以惇鄉紳雅會議

戒居間以敦士節議

崇禮讓以挽士風議

追求國學鄉學社學家塾本來正額以訂

書院旁額議

教蒙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
及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剖座主舉主國學郡學督學提調諸師真
似議有附言

卷之三

上交下交一切當宗孔矩議

總核中外變體以邇先進禮法議內分四款

外附

仰稽大明集禮合儀禮及朱子之家禮

從先維格議目錄

以訂四大禮議內分四款喪祭補遺或問

卷之四

總觀世教民彝會通以宗孔矩議內一百三十八條

身心成法

忠厚正直

默贊化育

誅鄉原實誅亂賊

拒楊墨與誅鄉原同意

鄉原合小人反中庸

唐虞二凶

子貢方人

孟子未透易

明道四語

耻躬不逮

立身謹始

中庸述世

為孔子闡幽十事

鄉原難迷道眼

理學家方命圯族

言有大而非誇

師道

伊川未知孔顏至處

群龍无首

見龍禪惕龍
孔子在揚見之間
六龍各有典常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曾孟程朱有首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乾元果海

孔子二案

名根起偷心

名根著書入罪案

執射執御義

孔子名狀

學庸二篇義

中庸全篇大旨

經論大經

知天地之化育

知化育合天命

達天德

明哲教化

微言大義

知命論世

評思孟

道性善

語孟中庸論性

孟子能裁告子

人龍時位

六龍各有典常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朝聞道

述而不作

楊墨名根未斷

曾孟未盡孔子子思

素隱一義

費隱上下察

唯天下至誠

立天下之大本

至誠有不能無不知

夫焉有所倚

天道至道

仲尼道果

子思矩方見圓

評孔

性善養氣

性善三緣

大牛人性

率性盡性

孟子分說性命

三途當守正竊
戒子孫濫聯詩社
子孫勿習閑詩文
家宴勿張戲樂

儒釋禁戒異同
究孔子上達道岸
留惑潤生之義

儒者當究二大事因緣之義
為儒者基上乘希捷徑剖疑
儒門微妙親切公案
學戒得少為足
折衷脩性命二宗
釋道判天界菩薩低昂辨義
儒先論三教得失
尚論大儒晚年語
許唐宋參禪蒙傑
總究儒禪大小孔釋權實密義
儒者當治禪玄二門圖提

從先維俗議終

從先維俗議
目錄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者

發揮大學事使先從左右交議

大學論絜矩之義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蓋舉生人之大倫盡攝此六矩中矣六矩之中有事使之事使有事使之先從有先從之先從有先從之事使亦有先從之左右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交道中有左右之左右亦有左右之先從請舉其目曰君臣之分堂陞父子之分坐立祖孫伯姪齒尤懸於父子而體則一官民主僕體雖殺於君臣而誼亦一此事使之事使不濫於先從者也昆弟之別友恭夫婦之別倡隨府縣官之分正佐佐不先正編氓戶之分里甲甲不先里此先從之先從不濫於事使及左右者也執友之年相若者寅僚之品相同者姻親閭閻之相當而體無高下者衙門表裏之相頡而權不低

昂者。此左右之左右。不濫於先從及事使者也。易謂事使之先從。如嫡叔之於姪男。母舅之於甥男。婦翁之於女婿。姑姨夫之於內姪。業師之於門弟。父執之於子行。堂卿之於屬領。監司之於下僚。其事使。皆以父事兼兄事之體。是已。易謂先從之事使。如幼叔之於宗姪。長兄之於介弟。座主之於門生。校官之於庠生。督院之於總戎。總戎之於裨將。直指之於郡佐。邑長。長吏之於首領。掾屬。其先從。皆以兄事兼父事之體。是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已。易謂先從之左右。如父黨之有肩隨兄弟。姻黨之有中表叔姪。政府之有元輔次輔。部院之有正卿貳卿。軍門有聽節制之贊理經理。撫臺有奉文移之藩司臬司。史館有隨行異帖之先輩。臺省有握符刷卷之尊僚。其先從。皆以兄事兼肩隨之體。是已。易謂左右之先從。如交游中之有畏友。庠序中之有齋長。父母黨之有表兄表弟。妻黨之有內叔內兄。藩臬之有總司分司。子部之有正郎副郎。表裏衙門之有咨呈照會。

班聯佐貳之有闕文牒文。其相交。皆以肩隨兼兄事之體。是已。大槩倫從天合者。但有事使。有先從。而無左右之交。倫從人合。則六矩森然。齊備。而三達尊亦貫於其中。此皆天然之矩。從野人先進中來。而絜之。則在後進之君子。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至於入神。從心之矩。乃出矣。約其本。實不出於一恕。故大學以所惡勿施。蔽之。稽我聖祖訓民六條。蓋已盡蔽其義矣。其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則蔽事上從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王

之矩也。和睦鄉里。則蔽左右交之矩也。教訓子孫。則蔽使下先後之矩也。又蔽以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二語。而所惡勿施之道盡之矣。此聖治之所以超軼前代。而垂裕無疆也。至於今日。而流敝滋甚。其蔽在於上不能使下。而下不安於事上。前不能先後。而後不樂於從前。左右之交。道不守。而侵及於事使先從之間。何以挽之。必祖春秋懼亂賊之法。如祖春秋懼亂賊之法。必嚴操於事上從前者。而薄縱於使下先後者。

亦不以左右之交。濫事使先後之矩。操下縱上。故河陽書狩。乾侯書在。操後縱前。故三叛人書盜寶玉大弓書竊。不以左右交濫事使先從。故僭王之楚仍稱子。受盟之宋仍叙公。王人雖卑。必叙於盟主之上。乃所以繫從心之矩。而易後進爲先進也。吾誠不能操春秋之筆已。如用之。則亦願從先進。從先進若何。曰。奉訓民之六條。而挽其極重難反之勢。如是而已矣。

推窮三達尊本末以伸鄉黨重齒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蓋人道除三黨宗親外。所與相維相讓以成世道。俱從三達尊起矣。爵之尊本於君。不重爵者無君。齒之尊本於父。不重齒者無父。德之尊本於師。不重德者無師。君父師之尊。又本於天。無君無父無師。則亦無天。此大亂之道也。故先王樹此三尊。表儀天下。而當其相值。則有不能並伸其尊者。爵或爲齒誦。齒或爲爵誦。德或爲齒爵誦。而齒爵亦或爲德誦。故又權其重之所在。而曰。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達尊之義乃定矣。是謂天叙天秩。禮之本也。其末也。三尊皆失其實。皆不重於天下。宦品卑而爵不重。權勢奪而齒不重。月旦淆而德不重。無他。古之所謂三達尊者合。而今之所謂三達尊者分也。蓋古者爵人於朝。必兼論其齒德。故三德六德九德辨其等。而強仕服官致政當其年。是尊爵卽所以尊齒德也。國初三途並用。實以薦舉甄士德。以歲貢養士齒。以科舉拔士材。不失此意。自薦途塞。貢途淹。士皆以糊名易書進。而齒德俱在所畧矣。猶幸天運與皇路合。輔世長民之彥。卽出於科舉中。國祚用昌。而世教亦賴之。然而憑籍威靈。剝斷元氣。大半皆若人也。今有貧士。家無半畝之宮。一旦發迹賢科。又入清要之局。未及強艾。而家囊已贏鉅萬矣。夫公廩之所入有限。私產之所出亦有限。是操何術而然。及夫傷於外而反於家。則衰然已稱先達矣。其生平原無以自樂。而寄諸倘來之物。寄去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不樂而身心卒不能以無寄。高者猶放情於山水。而卑者遂溺志於牙籌。三風十愆靡所不犯。其中恒不自嫌。而虞有識者之議其後。則務以詞色假人。以酒食結人。大要在醉後生可畏之腸。而縫山人橫議之口。後生之無遠志者。既陰艷之。而復陽誹之。山人則借其禮遇以賣豪。又拾其短長以賣直也。橫議遂不可制。設有能好能惡之仁人。操清議於衆喙之中。亦將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自是朝廷所尊之爵。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二

六

遂不爲鄉評所重。爵不重而齒德從之。蓋士有抱齒德而隱者。先爲無齒德而顯者。遏其光。及顯者齒日尊而德日卑。隱者復弁髦之也。齒安得重。齒與爵俱失其重。而參之以德。德又無足憑也。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正人拙。邪人巧。拙必不能勝巧。故巧宦之浮譽常騰。而依中庸以遜世者。每入於不見知之窟。衰世亦言重德。類重僞德耳。三尊俱失其實。則此世界遂成小人無忌憚之世界。後輩相率而侮

前輩。下流相率而訕上流。殆不知其所底止矣。吾儕實有匡扶世教之責。而不思所以拯之。非夫也。拯之之法奚從。愚以爲爵者。朝廷之所尊也。居鄉且毋言尊爵。而先講古人長長賢賢之道。德者待人而尊。已不得而自有也。亦且毋言輔世長民之德。而先從貴貴之中。敦長長之節。其義則取裁於酌古準今之間。蓋古人雖言居鄉尚齒。而齒必從倫輩中叙也。倫輩中當從二叙。一從天之所秩以爲序。則年分之先後是已。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二

一

一從君之所收以爲序。則科分之先後是已。從天叙者。法孔子之先進禮樂。從君叙者。法孔子之憲章文武。二義當相參。而官階之升沉顯晦弗論焉。何者。官階論於朝廷。不論於鄉黨也。唯倫輩不可不論。則必據出身資格以參之。相參之義云何。據古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唯肩隨者。迭爲賓主。曰兄事。則必隨行。曰父事。則必隅坐。不我賓而彼主矣。斯禮亦起於後進之君子。而情

則緣於野人。卽先進之禮樂也。在今日或難於過執。蓋有同登君榜而叙鴈行。後吾登榜而稱晚進者。不無父事兄事之齒在焉。君旣躋之於肩隨之列矣。安得執古禮而父兄之。此當融先進之禮。參合憲章者也。據史館中儀注。三科以內。往來並用單帖。卽肩隨之體。四科以外。往以雙帖。來以單帖。卽兄事之體。七科以上。帖必晚生。席必隅坐。卽父事之體。只序科分。不序官階。亦猶行古之道也。在國初。亦何必史館爲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

別署皆然。特史館不變而別署變耳。斯禮雖不入於令甲。而道揆相守以爲當然。則亦憲章之遺式也。在今日亦難於盡執。蓋畏途升沉不一。不無後輩監臨前輩者。亦不無前輩受轄受薦於後輩者。雖已謝事而退遜之餘意猶存。安得執史館之例以繩之。此當通憲章之權。參合古禮者也。是故鄉紳果有年長以倍。又在七科以上者。縱其品不入憲老乞言之科。而居官不以寵賂敗。居鄉不以凶德聞。其當以父事之禮。

禮之無疑也。降此則有年雖未倍。而登第已及七科者。科未及七。而年齒已入父行者。在館中自循舊式。弗論已。其他不嫌較量於德爵之間。而所主尤在於德。德可師。則父事之。德可友。則兄事之。德不可以師友。而非有大故。亦當以兄事。不以肩隨也。又降此則有年在父事兄事之列。而鄉會旣羅一榜。以年誼入肩隨。不得不畧天叙而從君叙。謂叙出於君。猶其出於天也。又有榜介七科四科之間。而窮交先有定叙。以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

隨訂久要。不得不畧科數而叙年數。謂科數特尙來之際遇。而年數則素定之天常也。又降此則有年在肩隨之數。而登榜稍後於我者。榜在三科之內。而年數稍長於我者。此正所謂左右之交。彼此相准者也。稽德以行。兄事肩隨之義。則存乎人。又降此則有年雖稍長。而未及於肩隨。榜亦稍後。而不及於四科者。可以左右之交。論亦可以先從之義論。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以爲隆殺乎。而從厚。則以肩隨爲道矣。此數款

者酌古而不違乎古。準今而不徇乎今。不廢朝廷之爵。而不以爵叙。不遺輔世長民之德。而不以德叙。第從冠裳輩中。惇長長之節。而貴貴尊賢之二意。自在焉。蓋鄉黨中。爵或與齒違。齒或與德違。唯從同輩中。論年論榜。齒自該爵。又於先輩中。審其可以父事兄事者。齒自該德。古人原謂爵均上齒。德均先齒。今又伸科分以詘爵。顯爵中之耆碩。以隱德。則鄉紳之體宜爾也。此外尚有師行父執。昔所素定之禮。座主舉主近

徐維祿議

卷之二

所相沿之儀。於義有協有不協。而人情既安。不必深論。吾獨病今之士大夫。從畏途歸林下。尊座主。尊舉主。尊三台八座之高官。甘心執弟子禮者有之。未聞有以齒德尊先達。遠稽古人父事兄事之禮。近援史局七科四科之式者也。懷古人之心者。必不其然。且業師與座主孰重。父執與年伯孰親。今於座主。則避輿避馬。而業師或以聯輿並出於公門。於年伯。則稱姪稱晚。而父執或以聯席俯同於賓友。此皆義之所未安。

也。卽史局但執禮於同館之先輩。而不折節於同里之宿德。吾猶以爲不古。乃臺省銓司諸公。一操舉刺黜陟之權。終身執爲實相。不問鄉之先後達。一槩以立朝時抗卿貳壓藩臬之體格。隱隱自持。所遜避者。唯歸畫之元僚。所優待者。唯挾才之小子。奚暇問及父事兄事肩隨之古道。方諸館閣名公。位絕百寮。而猶執晚輩禮於七科之編檢。孰得孰失。至於郎官一進部司。有司一轉方面。雖以祖行父行之先達。當以晚稱。

徐維祿議

卷之二

十一

法外。所以驅之至此。則吾儕與有過焉。周子曰。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反之可也。大學則云。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愚故就三達尊之說。追窮本末。歸結於重齒一義。從吾黨先之。以諭海內之留心風教者焉。

再酌鄉紳序齒議

鄉紳之論齒也。既本古人父事兄事之禮。以從天叙。復參史局七科四科之式。以從君叙。庶乎其無遺議矣。而猶未盡也。蓋鄉縉紳之相叙。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二

編氓之體稍別。齒雖序於一鄉。亦必不遠於朝常。而後持之可久。如前二法。尚有窒而難通之處。易窮則變。變則通。於此又有義起之權焉。何者。禮稱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以及十年兄事。五年肩隨之等。大槩為鄉閭子弟之親仁取友者作則也。唯父事之禮為最嚴。故不定其年數。而以倍長者當之。兄事雖次於父事。而古有既賢且貴之兄。稱大小二宗者。隅坐隨行與父等。肩隨雖次於兄事。而言隨亦與敵體之平交別。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三

人之惇齒讓也如此。此禮但修於鄉。則弱而冠者。父事強而仕者。壯而有室者。父事耆而指使者。豈不允當。即一旦策名於朝。而以強事耆。以父事期頤。亦禮之所安也。乃今科舉之制既行。有年未及冠而早達者。有年踰強艾而後達者。相懸二三十年。而同官同事。比比也。既叙賓僚之情。安得復執子弟之禮。況其中又有少年先達。躋而為座主。為堂翁。衰年晚達。詘而稱門生。稱屬吏者乎。則古人所定父事兄事之法。將窮於此矣。館中四科則異帖。七科則隅侍。豈非先進遺風。而諸司之不能用此例。亦勢也。蓋今之仕者。不但科分之淺深。與年齒之高下不相合。而序遷亦不與科分合。事權亦不與位分合。體格則多從事權。不從位分。先後輩之難定久矣。即如監臨方岳之使者。威稜甚峻。多係四科以後之人。而部寺藩臬諸大僚。或以超格而來。或以淹留而進。不無七科以上之先達。與後輩混為一途者。其體格等無隆殺。而方岳一受監臨

之薦。則事後且以侍教通刺者也。能以異帖之例行乎否。寅僚篤於故舊。雖謝事而入鄉社。亦畧先後輩之分。而叙舊寅者也。能以隅侍之例行乎否。則史局所別七科四科之法。又窮於此矣。二法俱窮。然則遂師今之君子。一入制科。輒棄父事。兄事之。體而居位並行。一陟華要。即畧先達後達之序。而分庭抗禮乎。此謂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君子之所不處也。如之何而後可。竊謂當追古人年倍父事之遺意。而量爲之折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四

亦采史局七科稱晚之遺式。而稍爲之通融焉。古稱三十年爲一世。計一世已越十科。今責宦流效鄉人。之以弱冠父強仕。誠難已。豈有先達年隔一世。而尚不可以當父事乎。又責要津效史局。之以先輩尊七科。誠難已。豈有登榜已越十科。而尚不可以稱晚生乎。是故年果懸於一世。則榜不必有十科之懸。但在四科以上。行檢無虧者。俱當存父事之心。而稱名。則可以晚。可以無晚。或兼以爵叅焉。三科以內。則以兄事之。

體合肩隨。其可矣。榜果懸於十科。則年不必有一世之懸。但在十年以上。官箴無玷者。俱當循稱晚之式。而執禮。則可以父事。亦可以兄事。或兼以德叅焉。五年以長。則以肩隨之體。稱侍教亦可矣。此其大畧也。尚有細目。當推敲處。古之所謂父事者。不但隅坐。亦且名呼。隅坐不足爲古。呼名則古。今雖以三十年之齒。定父事。而名呼必不可行。乃如今之老幼同稱。又大不雅。或者耆耄之呼壯強。畧倣長兄待幼弟之體。閒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五

則稱字爲近古。對衆不妨稱號。以從時。如其德非上德。爵非台爵。則時俗老先生之濫稱。可革也。此猶以朝序通鄉序。而殺其節於父事兄事之間。已不純乎古矣。唯隅坐之體。似不可易。或不得已而借座主門生台席之例。則權也。斯或可通古禮之窮歟。館士之尊七科先輩也。旣稱晚生。則必隅坐。稱晚不以爲難。隅坐則難。今雖以十科之數。定先達。而隅坐尚難拘執。乃如今之賓主相先。則甚不古。或者晚進之遜深資。畧。

做門生待座主之儀私讌則以台席爲賓主旅會亦可權分南北二向以從時如其齒非祖孫行之不相及分非師生輩之不可假則昭穆退席之列坐可行也此猶以別局圖史局而降其體於七科四科之間將亦近於俗矣唯晚生之刺斷不可易或別有爲而從年家通家世講之稱亦權也斯或可通館式之窮歟蓋混以年倍當父事則二十年以長亦可以承之故惟弱冠之小子可行而朝士則否無乃朝士但有兄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末

而無父事乎不然也子賤聖門之君子也其宰單父尚有父事者三人而朝士遂無可父之鄉髦然則子賤非耶今以三十年歲年倍之數兼以科分叅之則所稱父事必先達中之不失望者也於顯貴又何擇焉况君子達不變塞則少年之所嘗父事者必不改也乃今又叅兄事之儀則於其間而猶或以降體爲嫌則真關黨之徒也已混以七科當先輩則各途有資深望淺者皆足以濫之故唯詞林之科分可定而別局

則否無乃詞林獨重而別局獨輕乎不然也賈牟賈周朝士也其侍坐於孔子實以齒德下列國之陪臣而玉堂遂無可侍之君子然則賓牟賈非耶今以十科正前輩之體兼以齒德叅之則所尊先達必鄉曲中之可父事者也於清要豈稱屈焉况君子行過乎恭則七科之尊於史館者原非過也乃今又叅四科之體式於其間而猶或以克己爲吝則真天驕之黨也已雖然鄉紳序齒獨在甲科一途乎哉曷不以父事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末

事之禮七科四科之式通於鄉薦歲薦二途也曰齒既從倫輩中叙則舉一途而諸途可例推已國初科貢同屬正途則曷不合爲一輩而叙之曰此在可分可合之間也泛叙必合特叙必分亦情理之自然曷謂泛叙如禮之所稱肩隨雖不亂長幼而亦不講父事兄事之節此謂左交右右交左古人之所以叙異姓交遊者也曷謂特叙如禮之所稱父事兄事雖不離交遊而於中別先輩後輩之體是謂前先後後從前

古人之所以叙同方父執者也。合科貢而叙諸鄉。亦從泛叙之例也已矣。泛叙之中起特叙。必也德乎。如以德。則匹夫可以師帝王。千乘可以友介士。又未必科貢之外無人焉。舍曰德而但論行輩。則必以君榜分前後。會榜既與鄉榜別年。而鄉榜又與貢榜別目矣。士從君所起年資之先後。亦猶從天所起之老幼行。從父所起之昆弟行也。通家世講之誼。將從茲起。勢不得不親同榜而踈異榜。親者必舍德而尊年。踈者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一

畧年而尊德。年由天定。而德待人推。雖以願從先進之聖。生於此時。獨能使甲科中之後進。降心於鄉薦歲薦中之先達。而執父事兄事之禮乎。倘後進肯降心而執禮。亦先進之遺風也。但前輩難責諸後輩。而轉移之權。亦在上而不在下。唯甲科一途。君所羅爲同堂昆仲者。亦復自起界限。若史館獨據一格。臺省銓曹。各據一格。等諸司若異路然。內唯年誼稍親。子行猶執世講之禮。此外位相當。則不問父兄之齒。勢相軋

則不論深淺之資。兼以顯晦殊途。炎涼異態。少者未必不加於長者之上。少可以陵長。則賤亦可以陵貴。於是未婚未冠之弱子。稍有文名。便分先達之席。不士不農之俠客。一聯詩社。卽躡大人之班。而異途亦且攘臂焉。以爲下流既可混於上流。則雜流豈不可混於正流也。舉古禮與王章。一時齊掃而不可禁。其所由來者漸矣。猶幸於鄉先達中。見有不忘古意者焉。不可不舉以風後學。近例翰林於諸司之先進。無隅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九

於桑梓之先達。各稱晚。吾聞諸年友馮元成。述華亭故相徐文貞公。當及第後。與馮翁侍御南江公。奉大行之差。同時歸里。相攜而謁先達蔣少叅韋菴公。投刺並書。晚生命坐並侍隅席。比其出也。南江猶現輿。文貞獨歛輿不現。蔣公并謂南江公曰。徐行數步固佳。公亦肅容謝不謹。候蔣公入門而別。三公俱有先進之遺風哉。已又面見今茂苑申少師瑤泉先生。宅首揆時。以隅眷晚帖。答致政錢司冠景山翁。歸畫錦時。以隅

坐禮待父執王博士少湖陸聘君胥屏二長者。此人之所難也。又吾妻王宮傅荆石先生待後生甚謙。嘗言年不長三十。不踞先輩之座。而其執禮於先輩則甚謹。既以首揆告老。而謁七科之先達陸宗伯平泉翁於雲間。坐亦必隅。刺亦必晚。宛如登第之初。其待窮交故人。若張貢士平崖邵徵君玄沙。依然猶存兄事之意。周恤有加焉。此亦人之所難也。是五六公者。品格聞望異齊。而其尊禮先輩一節。則並可以爲後學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十

愚酌三十年父事之說。實參諸荆石先生。但先生必以三十年之相懸定後輩。則持遜無乃太過。蓋達尊居鄉。亦自有體。爵雖蔽於叙科中。而上爵亦當別論。德雖蔽於叙齒中。而上德亦當別論。齒雖蔽於德爵中。而上齒亦當別論。今且勿論先生之德齒。而但論其爵。則上矣。既擁上爵。似不必以三十年爲年限。亦不必以十科爲科限。第從古禮十年兄事上起義。於後進果踰二十年之長。不問窮者達者。俱以父道臨之。無

害也。又從館式四科異帖上起義。於後進果有七科之懸。不問史局別局。俱以晚輩待之。亦宜也。愚所以起前兩端之議者。不但慮後輩之主角難挫。亦恐前輩之位望難孚。故較量彼此。而以兩便之法通之。如吾鄉兩相國。則直行古道。孰議諸。或曰。鄉黨既以尚齒爲道。曷不盡掃論科論格之議。而蔽之以野人之禮樂乎。似也。而不可行也。今之狎大人。侮聖言者。不少矣。而吾又掃爵德二尊以應之。無乃不可乎。故但考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於貴貴賢賢之間。以定叙齒之議。則亦竊取春秋整頽綱之遺意云爾。

答叙科不叙爵駁議

有一長者駁叙科之議曰。官爵由科第出者也。今既稱不論爵矣。又偏序科第前後。於禮果萬當否。答曰。豈謂於古禮盡當。生今之世。純用先進之禮樂。必不行。故不得已而參之以後進也。論先進之禮樂。則事親從兄之外。唯有尚齒尚德二義。爲野人之所粗知而已。叙爵於朝廷之

上固君子之禮樂也。叙科於倫輩之中。亦君子之禮樂也。野人惡乎知之。德亦非野人之所能辨。所辨者齒耳。果從先進。將遂如古人之年長以倍者必父事。十年以長者必兄事。而不論貴賤乎。據禮再命不齒於鄉。而致仕官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則國朝之令甲也。士既貴。亦安肯以父事兄事之禮。泛施於鄉曲間。然則純以爵叙乎。鄉黨莫如齒。古人之不以爵奪齒也久矣。三老五更之饗。天子且進鄉髦而班之朝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圭

之上。寧得純以朝廷之爵叙諸鄉。然則將奚叙。唯有科分之先後。與年分之先後。可以相參。而史館中。已先起四科異帖。七科稱晚之例矣。此例行於朝堂。猶有碍。而行於鄉社。則允宜。特以仕者進身有遲速。年分與科分。多不相蒙。從年叙。則科不合。從科叙。則年不合。故又通古禮之窮。而以三十年裁父事之限。通館式之窮。而以十科裁稱晚之限也。今齒先達於一鄉。年懸一世。榜懸十科者。有幾哉。有則借以存父事兄事

之餽羊。有何不可。况吾所謂叙科。又不但參之以齒。而兼參之以德。耦俱無猜。而後當父事焉。則猶難之難也。端爲先進之體難居。後進之氣難下。故多委曲躊躇於其間。而猶恐驟貴者以爲不便。若以叙科非古。而直據古者父事兄事之禮。以裁後進。則草野中。豈無庚癸之老人。吾知朝貴之不屑事也。又使不叙爵。不叙科。亦不叙齒中之非類者。而一無所叙。是孔子猶有父事之老聃。皇祖亦有師事之孔聖。而吾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圭

一躡清要之途。則但有肩隨之先達。而無父事師事之先達。其踞體反在聖人天子之上矣。如先進之禮樂何。或曰。鄉無可以父事師事如聃尼之聖也。則老聃之德。豈必果高於仲尼。而以父師事之也。尼父正以德均上齒之榜。刑後學也。愚故以叙科之時宜。合序齒之古道。而裁此議。亦獵較中之簿書云爾。獨念古者立賢無方。憲老乞言。皆以德。文王起尚父於渭濱。尼父師老聃於柱下。不聞以資格拘也。如吾叙科之說

則特叙必在同途。泛叙必在別途。依然從後進之禮樂。又齒兼科叙。則一途之中分科貢。科貢之外遺隱逸。推父事者不及焉。亦非。國初三途並重之意。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今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噫。當此權勢相高之秋。而申古人父事兄事之說。卽以同資同格中。士猶難於相下。而乃叙諸資格之外乎。多見其迂也已。愚前謂上爵當別論。上德上齒亦當別論。皆迂說也。則有感於極重難反之勢也。

從先難後議

卷之二

三

申明

聖制致仕官爵同序齒議

既答序科不序爵之駁已。覆檢洪武年間頒行事例。內有一款。令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人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此憲章之班班顯著者。然則序科委非憲章之舊也。以鄉黨之齒爵難兼叙。不

得不以叙科之法通其窮耳。三族之外必序爵。同爵之中必序齒。其

聖祖咸正罔缺之謨

乎。今天下三族之序尊卑如故。而別席之例。或未盡知。乃異姓無官者之不用答禮。與庶民之謁致仕者以官禮。則世俗之迷此體久矣。難可家諭戶曉。卽欲復之。狂子必以橫議撓其間。吾儕之所當亟講者。居鄉序爵。爵同序齒之憲章也。此中大有權衡。不可舉一廢一。欲正居鄉之序。則先稽立朝之序矣。國初朝廷之爵。原有

從先難後議

卷之二

三

二叙。一從品級之尊卑爲序。其等莫辨於朝班中。一從衙門之高下爲序。其式莫辨於行移中。朝班之等。一品必班於二品之上。入流必班於未入流之上。同品之中。又分正從二級。從級必下於正級。同級之中。又分京外二僚。外僚必尾於京僚。此舊額也。嗣後復起變例焉。如閣臣三叩既畢。卽趨御前。而不與部院同班。翰林講讀而下。但論年資。而不以編檢爲序。又朝賀時。有二三品之方面大僚。總聯班於五品京堂之末。

會議時。有正七品之都給事中。並列坐於通議
理丞之右。有不拘拘於序品秩者。雖非舊額。而
義亦有在焉。行移之式。內別大小京堂。外別監
司各屬。僉都御史秩四品。通議理丞秩五品。品
不甚尊。而並以大九卿之體式。移文於小京堂
之三四品者。相謁亦以賓主爲體。參議之秩從
四品。僉事之秩正五品。品尤不尊。而並以大方
面之體式。移文於小方面之正四品者。相見且
以堂屬爲體。此亦舊額也。嗣後復多變例焉。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主

府本以一品衙門照會都察院。而總督既握兵
權。則總兵不敢用照會。而用揭帖稟呈。指揮本
以三品衙門。平關按察司。而兵道既領專敕。則
揮使不復敢用平關。而用脚色手本。又翰學亦
京堂中之五品。而班則進於僉都通政之間。科
道並郎官中之七品。而坐已列於子部大夫之
左。有不拘拘於序衙門者。雖不盡出舊額。而例
亦難移焉。然則所謂爵同序齒者。將安執。執品
級之相等者爲同乎。則左右方伯。當序於少宰

副都之上。憲長大叅。當序於僉都祭酒之上。叅
唯叅之以衙門之體式。而後品級之序可圓也。
執衙門之頡頑者爲同乎。則內閣大學士。當抑
而入五品翰學之倫。翰林院學士。當抑而從四
品京卿之後矣。唯叅之以累朝之事例。而後
衙門之序可圓也。且聖制旣以內外官致仕
居鄉並言。則安得以目前偏重之例。論舊章哉。
孔子論禮樂。蓋以先進爲野人。以後進爲君子。
竊以爲國初之序品級。序衙門。大槩合內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爲一體。雖非野人之禮樂。而義則先進者也。
累朝之事例。大槩重權輕爵。重內輕外。雖曰君
子之禮樂。而義則後進者也。立朝正在君子班
中。安得不從後進。居鄉亦入野人伍中。何可不
從先進。從先進而後序爵序齒之義俱圓也。是
故文階除正一品之三公外。論品級。則莫尊於
內閣三孤矣。苟非累勲階之部院正卿。孰有與
之同爵者。然國初之序官聯。原以衙門之體
統叅品級也。故僉都以四品。而受冢宰之賓禮。

大理丞以五品。而由都察院之中門。非以衙門
額額故耶。從此義推之。大學士衙門。雖至隆重。
其額猶在五品京堂中。於翰林掌院學士稱同
寅。於詹事府國子監等衙門相表裏。一切大小
堂卿。不以品級相近。則以衙門相肩。其兼官亦
猶之部院也。居鄉又與立朝稍別。揆以年資。皆
可以同爵之體叙。既可與小京堂之正卿叙。則
亦可與大方面之巨僚叙矣。唯子部正副郎。難
稱同爵。以其爵雖大夫。而屬於大堂。不類小京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二

堂之有統而無屬也。七品中有極清極要之郎
官。則以品秩相懸。而難與孤卿齒矣。文職除正
一品之宗人府外。論衙門。則莫高於六部都察
院矣。苟非帶部銜之殿閣學士。亦孰有與之同
爵者。然國初之設朝班。原不以衙門之等第
亂品級也。故通大正卿。仍序於副都之上。常卿
正詹。仍序於僉都之上。非以品級有定故耶。從
此義推之。藩臬諸大僚。雖壓於部院。其品實班
大小九卿間。方伯僅亞於尚書。憲長實肩於通

大下至叅議僉事。品級亦齊於祭酒翰學。衙門
亦逼於九列大堂。其設立原稱表裏者也。而致
仕且與現任有別。叅以年德。則皆可以同爵之
例叙。既可與部院之堂卿叙。則亦可與閣學之
孤卿叙矣。唯運府之堂上官。難稱同爵。以其爵
雖中大夫。而屬於監司。不類大方面之有統而
無屬也。武階中。有一品二品之高官。則以衙門
相隔。而難與閣部齒矣。然子部大夫。與臺省諸
郎。雖難與一二品之孤卿齒。其出差。則必以京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二

子

衙序藩臬之上。而分賓主。出差既然。則致仕何
不可以齒叙也。運府大夫。與武階之總副叅遊。
雖難與部院之正卿叙。其在任。則亦以體統入
方面之倫。而成賓主。在任既然。則謝事何不可
以齒序也。但武階之視文階。頗似舉貢行之視
甲榜。即品級與衙門兩齊。止可權稱同爵。不可
以定通家前後輩。為君門之收錄殊科也。專就
甲榜一途而論。則必以衙門之體統圓品級。又
以事權之彈壓圓衙門。而齒乃可序矣。大槩爵

叙於朝。故有九等。爵序於鄉。可約二等。從小京堂。大方面而上。爲一等。從衆子部。小方面而下。爲一等。中有清華顯要之司。通於下。亦通於上。難執爵同序齒之例。則儀式中。原開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而憲綱中。原以內臺之出差御史與外臺之分巡大夫抗禮也。退而居鄉。何嫌叙齒。蓋同入甲科。即可謂之同爵。仕後升沉不等。正如兄弟同授產於父母。而授後榮枯異齊。相聚則仍以同胞之長幼叙耳。唯先後輩之分。不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不別諸鄉。則必以叙科之法通之。而後爵同序齒之義盡。蓋單言序齒。則齒離於爵之外。兼言序科。則齒貫於爵之中。齒離爵而叙。但可通於親親賢賢之義。爵緣科而叙。兼亦通於貴貴老老之義。吾是以拈古人父事兄事之典。而及館士七科四科之式也。今仕途久虛父事之儀。而館中亦變七科之額矣。七科云者。原以越二十年之歲數當之。二十餘年之齒。父齒也。昔人以君榜准父齒。故起隅坐之式。邇乃縮一科以當

此數。雖於敬長之節有加。而義則違於昔人之所取矣。似不如從舊爲妥。獨怪館中之待先輩日嚴。序資且縮於七科之內。館外之待先輩日肆。抗禮且及於七科之外。孰得而孰失耶。雖然。裁以爵同序齒之額。則館士將無嫌於太嚴。而別局則委嫌於大肆。竊以爲閣輔既晉三孤。雖遇七科先輩。亦可以變隅坐之式。而稱晚則無妨。至於十科而上。卽庶僚亦有可以稱晚者。而况館中先輩乎。若官坊而下。亦從先朝之所叙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已矣。部院既晉上卿。雖遇年倍同寅。亦可以損父事之體。而兄事則允當。至於祖父世交。卽貧士亦有可以父兄事者。而反易諸同袍乎。若郎署而下。亦從先輩之所叙而已矣。爵不遵朝廷之序。而純序齒。非三黨之親不可。齒非屬三黨之親。而不論爵。非父執與窮交不可。通斯旨也。其於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之義。秩如矣。今之世。驕者什一。倍者什九。此則不講於憲章之過也。再申 國制致仕官三黨序尊卑設別席議

制既令致仕官於宗族於外祖及妻家序尊卑矣。又令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然則兄叔無官將叙於弟姪之下。母舅無官將序於甥男之下乎。不然也。別席雖設而尊卑之序自在。特從昆弟行中出一席耳。然而僅出一席亦似序於無官者之下矣。於義云何。曰此中原有省文讀者可以意會。其云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此以家人之序序諸族也。非同堂不稱家人。家人之尊卑素定雖筵宴亦何必設別

從先維儀

卷之一

三

席唯小功以降之宗族序尊卑不異家人而設別席當異於家人也。外祖等於祖外祖之子等於伯叔妻家之翁亦等於伯叔序尊卑亦何待言。唯外家設席與宗族之尊長稍別筵宴時豈無母舅婦翁之從兄介弟及姑表無服之親在焉。其人不入三達尊中則親不足以敵貴者也。倘亦用宗族序尊卑之體則齒於致仕官之上者不少矣。故不止言設別席而足之曰不許序於無官者之下也。文省而義該矣。以此義推之

在宗族第以出席當別席。在外家兼有遜席避席之義焉。遜者以尊遜卑而入席。避者以賤避貴而不入席也。若表兄妻兄等項原在長幼行中不在尊卑行中。義在遜而不在避矣。長幼之中又有辨體稍長者。可遜首席而居次席。倍長者。可借台席而作陪席。幼則當叅父事兄事肩隨三體肩隨之年可以鴈行列坐亦必僉其席以示謙。兄事者必退而席於下。父事者則退而席於旁。國法也亦古規也。

從先維儀

卷之一

三

再申國制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而聖制乃令致仕官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無乃太簡乎。曰此義已剖於朱註矣。以為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聚也。父黨無容恂恂宜矣。然鄉黨亦不專屬父黨而親戚故舊咸在焉。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母失其為故也。此又當講於父事兄事肩隨之常禮矣。惡可與致仕居鄉者同日語。官以致仕居鄉非引年於林下則勇退於急流者。幼所父事

兄事之齒。已不在異姓無官者之中。而異姓無官者之中。則當以少事長。賤事貴之義。而父兄我矣。故雖不與之答禮。非過也。幼交窮交。自當別論。今有非幼交。非窮交。又非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挾有一藝一能。輒責達尊以平交之禮。一不當意。則謗議橫生。眞聖世之罪人也。已然而異姓之中。亦有從仕途削藉爲民者。此從致仕官例乎。亦從無官例乎。曰。國法與人情。亦當參論。子雖見逐於父。而以昆弟遇之。則同胞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再申庶民以官禮謁見與異姓無官者別體議

夫異姓無官。亦庶人類也。以官禮謁見。則與不須答禮者。又別矣。其義云何。曰。士庶亦自有辨也。但曰無官。猶指士類而說。亦指衣冠舊族。姻

姪可聯交際可通者說。曰。庶民則有良賤之分矣。是以體制別焉。而二義亦各有所取。無官者之不答禮。取古者再命不齒於鄉之義。庶民之以官禮見。取古者禮不下庶人之義。甚矣。國初議禮之密也。官禮謁見之儀若何。謂如民庶之見官司。叩拜不答。稟白則跪也。旣曰以官禮謁見。則知洪武中。鄉民之謁致政監司。仍以監司之禮謁。致政有司。仍以有司之禮。無疑矣。唯京官與鄉民遼遠。而品秩尚有高於監司者。謁見之禮。又若何。此亦裁於禮儀定式中矣。成化元年。令凡京官出外。四品以上引導三對。與在外方面堂上官同。七品以上引導二對。與運府衙門四品以上官同。下此。則用引導一對。唯雜職不許。然則。國初庶民謁四品以上大小京堂。卽用謁監司之禮。謁七品以上清要京秩。卽用謁郡守之禮。謁八品以下諸局京郎。卽用謁府佐縣正之禮。又無疑矣。今亦可以行於鄉乎。曰。此禮出自 聖裁。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誰敢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奸之。只緣邇來俗敝法弛，縉紳罕有以德行式鄉閭者。有司亦罕有以紀綱維薄俗者。而處士得以橫議行其間。是以里巷細民與異姓無官者混，異姓無官之濱於士類者，復與章縫之客混。而致仕官不復能存。國初之體統矣。今不先於章縫中明少事長之分，而欲於民庶中明賤事貴之分。其誰與我？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故演爵同序齒之義，而參之以叙科之法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原五大以正百拜之稱議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此儒家之所謂五大也。其歸重在君。故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道經則有四大之說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其歸重在道。故曰：天法道，何以不及父師？道家以道統師，而以君統父也。佛經又有四重恩之說曰：國王、曰父母、曰師長、曰檀信。其歸重在師。故曰：無上導師。何以不及天地？佛家謂三界唯心所造，而

四恩，則身心所賴以有立者也。綜而論之，道非天地人不附。天地非人不參。檀信重而非大，母亦統於父而難稱大。域中亦唯有君父師之三大而已矣。故事君以有犯無隱爲道，事親以有隱無犯爲道。事師以無犯無隱爲道。均曰服勤至死。而君父方喪三年，師亦心喪三年。其重相等。故君百拜，父百拜，師亦百拜也。自古及今，原無百拜之禮數，亦無百拜之明文。而君父師之百拜，其來久矣。儒者雖言鄉飲酒禮終日百拜，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以去酒禍。然不從君父師說考道藏，乃有百拜躬身，駁命之文。此對無極大道、三清上帝而言也。君父之尊配天，師範之重配君父，其以百拜爲義也，固宜。不百拜不足以表五大之重。書拜於父師而不書百，則與平交何異焉？蓋拜與揖並稱，平交相見恒以揖。特敬則以拜。稽首與頓首皆拜也。一拜猶屬半禮。再拜則拜之章成矣。故大夫有賜於士，士以一拜受之。君有賜於大夫，大夫以再拜受之。隆殺之義也。三拜備佛家

之三。飯。卽含百拜之意。四拜。爲儒家之重禮。卽具百拜之體。四拜之外。又加一拜。而繼之以叩首。卽當百拜之實。但可議諸君臣間。不可議諸父子師徒間矣。我太祖定天下。稽古立極。裁有諸司職掌一書。內以稽首頓首五拜爲臣下見君上之禮。以稽首四拜爲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此外亦有用八拜禮者。皇太子受冊。朝謝中宮及各親王群臣之朝賀。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中出者。各行四拜禮。大司成南面受之。此異數也。然但與其暫表師儀。而不與其永執師體。何也。聖祖蓋以君父之體有定。而師範之體難定。內唯德爲人師。學兼經師。而受恩且久者。方可與君父匹尊。其人多在草野中。未必在朝班中。而尊師之禮。則非朝廷不議。故權借國師以存弟子百拜之遺意也。乃今章縫之士。但以百拜書於父。而罕以百拜書於師。是君父之兩大存。而師之一大廢矣。豈憲章之誼哉。大槩三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北面而西面之師臣。此制至秦亦絕。愚嘗以此義參之釋老二藏。亦唯如來踞法王座。釋子北面參承。褊袒之膝着地。而法王儼然不動。上帝唯受絳節群仙之朝。與人王法王之體同。其謁三清。則遜入菩薩之列。其集諸天議事。則紫微勾陳與皇地祇俱分座。而三十二天之主。亦按方隅而列坐。然則秦以後之君體。乃法王之體。非天帝之體也。豈以超三邁五如我高皇而不推敲及此。迨入朝班。而知常朝案前函一

從先羅俗議

卷之二

卑

小像隨

上出入。乃如來像也。此

聖祖

之遺範也。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聖祖正表臨朝之身。乃奉三無私之身。合萬國之冠裳而擎拳之。非臨以天子。而臨以法王也。不御奉天殿。而御便殿。不御大朝門。而御左順門。則佛像不設。而文武大臣賜坐之几設矣。此豈秦制所有。至定親王朝見之禮。爲後昆式。則先於正殿行君臣禮。卽於便殿行家人禮。尊卑長幼之序秩然。今士庶家。子事父母。視嗣皇

之朝母后。儲皇之禮伯叔。何如哉。是天子不以君大廢父師之大。而臣庶自廢之也。又據禮。父子之體和而嚴。師弟之體嚴而和。故弟子侍師側。非更端之問不起。而子侍父側。則有立而無坐。弟子拜師。師以揖答。而子拜父母。非冢嗣之三加冠。父弗起。母弗答也。唯其嚴重如是。是以過庭之訓克行。責善之端不起。人子慝則自引。而善不自居。怨則自歸。而恩不自鬻。是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無已。則忘父之嚴。父亦自忘其

從先羅俗議

卷之二

卑

嚴。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吳越間。婦子嘻嘻。相染成俗。子姓又多率意妄行。改父之道。不待父歿三年。而已徵於觀志之日矣。父之大安在哉。父尚不能保其大。而况於師乎。今天下。雖謂無師之世可也。心喪之師。絕於野。而老師之稱。滿於朝。可師者。不師諸口。而稱師者。不師諸心。仕途遂無一師。而百拜之刺亦滅。雖以勝國之羶風。猶不至此。無乃夷狄之有師。不如諸夏之亡也。中固有爲之作俑者。而二氏

家之狂徒掠禪鋒而掃儒行亦潛有以長之不思佛戒實以孝順父母爲首綱也佛氏重出世故常推師恩於父母之上以爲父母但生我之色身而師能生我之法身色身不越百年而法身則超萬劫故曰從佛口生爲佛親子仲尼之於七十子亦然矣然師所生之法身非父母所生之色身弗承也故戒經仍以孝順爲首而所叙四恩亦首舉國王水土之恩與父母生身之德而後及師長檀信焉是釋子未嘗不念君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聖

賢於載籍中矣頑鈍孰甚焉悲夫
分別父子兄弟伯叔姪恩禮隆殺議

天下之達道五而稱天合者二父子也兄弟也伯叔姪介乎其間禮莫大於嚴父世人亦習先王所制之禮以爲當如是耳不知禮緣人情分之嚴皆起於恩之重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等之於天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又等之於君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又等之於師夫何故父有創業勤家之績則兼君道父有修身踐言之範則兼師道合君師之道而有之豈不同於天之罔極然捐階揜井亦稱父方命圯族亦稱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聖

小弁新臺亦稱父罔極之恩同耶異耶此義蔽於孔子告宰我之二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免三年之懷子身乃立子身立而父道已舉矣此外則皆父道之餘也今有拯人一死於危難中者猶曰再生父母豈以積三載之劬勞以成人子戴天履地之身而不謂之罔極此天下所以無不是之父母也伯稱世父更有代祖而任鞠子之勞者實兼祖道安得不以嚴父之禮嚴之唯兄弟叔姪二行中年

既雜揉恩德之輕重亦異齊有難以
而兄道猶爲不等。蓋有父早歿而代之鞠育我
者。此父道之兄也。卽以事父者事之。有父既衰
而代之教導我者。此師道之兄也。卽以事師者
事之。既兼父師之道。亦可名呼其弟乎。曰。否。古
人以兄友弟恭並言。弟雖恭而直呼弟名。亦嫌
於侵父道而傷友道。是以君子不處。而隅坐隨
行之禮。則分毫不可假矣。卽使恩不父師。而但
以年論。則年長以倍。交遊之所父事者也。十年

從先維休議

卷之二

四

以長。交遊之所兄事者也。經曰。不敬其兄而敬
他人者。謂之悖禮。以此義推之。幼弟之嚴長兄
其父事必不後於外交。而兄事必加外交一等
矣。若五年以長。則外交之所肩隨。正弟行之所
兄事者也。亦如外交之肩隨。則與疾行先長一
間耳。是故弟事二十年以長之兄。較事父雖少
殺。而行必隨。坐必隅。純用事師之式。其中或有
亢宗之弟。先不受兄庇。而兄反受弟之後庇者。
或可殺父事爲兄事。亦必南北異向。昭穆分

而後可。如鄉間有專召者。欲以弟踞賓席。則必
權厝兄於台席。而亦不可以爲常。今多以鴈行
踞上坐。此禮之所不載也。事十年以長之兄。隨
行不待言。而坐則可隅可對。如對。亦必以亢宗
者。對受庇者。或名德不相上下。而弟反先兄通
籍者。乃可。設有聯踞賓席之時。坐亦必僉。而非
親朋之特召。亦不可。唯昭穆列坐。則古人之常
規。今恬然以並踞南面爲常。而畧無退遜。亦禮
之所不安也。若五年內外之兄。則南北向而昭

從先維休議

卷之二

四

穆列。皆無不可。蓋倣肩隨之義而行也。然肩隨
之體。亦介乎後從前。右交左之間。在外交。旣以
五年定肩隨。則弟行不問五年內外。自當俱執
兄事之禮。意者五年以外。卽從外交兄事之式。
如其事十年以上者。五年以內。則參外交肩隨
之式。如其事五年以外者。可也。又按曲禮。羣居
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外交尚然。而况昆弟行乎。
或者推一位於南向之席。而餘皆北向列一位
於左昭之席。而餘皆穆列。其亦先進之遺矩歟。

唯以祖父臨之。則長者復爲尊者所壓。而不能另伸其尊。則猶君前之不能伸嚴父。師前之不能伸畏友也。離君。則嚴父之尊自在。離師。則畏友之重亦在。乃世人習見祖父前之兄弟同班。狎而安之。不復講於父事。兄事之義。以及群居異席之規。此天下所以多傲弟而鮮嚴兄也。乃叔姪之分。則世人之所習知者。亦但知其與父同行而未嘗究及於進反詘伸之際。蓋叔有齒肩於父。而又夙受其鞠育教導之恩者。卽父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六

卽與伯父並尊者也。豈但父事以禮抑亦父事以心。次或齒在兄事肩隨之數。而受恩尚在兄下。則雖父事之儀無改。而其致愛致敬。僅可與父事之兄等。又次。則齒肩於姪。或反後於姪。至有黑頭稱叔。白頭稱姪者。此名分之叔姪。而受恩無從者也。其父事之儀亦無改。而禮意之周密。視恩兄或反殺焉。蓋父事之兄。可當兄齒之叔。兄事之兄。可當弟齒之叔。唯肩隨之兄。不可以當子齒之叔。亦必以兄事之兄當之。父在則

禮然也。此亦但就期親尊長上起義。而同堂亦可以兼論焉。至於再從昆弟以降。其服殺其體亦殺。苟非德與齒合。齒與爵合。或難繫執父事之禮。蓋古人之所父事者。亦非專重其齒。而兼以德言者也。又至於服盡情盡。則不但兄弟可通左右肩隨之義。雖叔姪之年不相遠者。亦可分南北之向。而列昭穆之班。唯姪踞叔上。則不可。蓋名分不可泯。而貴貴賢賢。老老之義。亦當參於其間矣。吾嘗見姚江孫右都月峯之事嫡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七

兄立峯公。隅坐如子姪禮。此十年以長之恩。兄而事之以父師之道者也。又見梁溪華司教少岳之款族叔喻菴公。相向如昆弟禮。此五服以外之幼叔。而等之於兄事之科者也。如吾婁王太常麟洲之事長兄鳳洲公。終身不聯上坐。正合十年兄事之體。華學士鴻山公。挈一族叔。燕余於有政堂。比肩而聯主席。兼叅三命。不齒之規。時論亦俱是之。不以鴻山立峯爲亢。麟洲喻菴爲詘。蓋各止於情理之安矣。而曲士猶或越

起於其間。以爲未必可通於天下。豈知不但古
道爲然。今日之憲章亦然也。聖祖開天立

極。最重期親尊長。試讀其御製集。所爲祭

兄祭姊之文。情甚迫而禮甚恭。真是盡倫之聖
人。其裁大明律條。期尊期長。毆卑幼。非折傷弗
論。死亦不科抵償。而卑幼重傷尊長。卽入死比。
大功以下。遞降焉。真是盡制之聖人。稽律則可
以辨禮矣。唯禮文纖悉。律所不載。而義則可裁
名也者。人治之大者也。折簡通名。其體若何。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八

域中稱三大。君百拜。父百拜。師之齊乎父者。亦
百拜。尊之至也。三者之中。唯父光書百拜。蓋至
敬無文之體。師則必加頓首二字。此立乎父事
兄事之間。臣有賓王之義。其致敬也以文。故雖
恒言百拜。而表文之式。或並書稽首頓首。或疊
書頓首頓首。疊書頓首。代百拜之文也。蓋兼父
師之尊以尊君。而賓道亦隱然寓焉。古稱五大
之中。唯君立於無過之地。故合至敬之文與實
而兼致之。父則專致其實。而師則分致其文。俱

適乎禮義之大中。外此。雖下僚之謁首。揆。門生
之謁座主。亦止以頓首通刺。而拜不書百。既避

貳君之嫌。而亦難乎其爲父師之配也。以此義
起諸期親尊長間。兄弟之子。猶子也。伯又年尊
於父。安得不以百拜尊伯父。而其中亦小有辨。
不論父受其恩。與身受其恩者。並當以稟父之
例通之。如但以名分伯我。則如師之加頓首於
百拜上。可也。叔齒如肩於父。而德足師我。恩或
庇我。則真所謂亞父也。不必如伯父之光書百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九

拜矣。直循弟子通師之式。爲最當。齒僅十年以
長。而教誨之恩不及。則兄道之叔也。從厚而用
百拜尊師之式。固可。揆情而用疊書頓首之式。
亦可。蓋疊書頓首。在臣下。爲代百拜之文。在弟
子。爲含百拜之意也。愚從服官之後。實以此式
待仲叔月溪翁。而待先師耿恭簡公亦如之。耿
師之不直書百拜。徂於俗例也。仲叔分在父行。
齒存兄行。幼亦未嘗同居。其受教也。尚淺。故亦
權用此式。然畢竟當以從厚者爲正。唯事二十

年以長之兄有恩有德者正可參用二式但父在則兄不可以貳父百拜不必書姑用疊書頓首之式可矣父歿則當別論若五年以內之叔與十年以外之兄其重正相等從厚道固可用疊頓首之式徇時俗亦可從單頓首之例似當斟酌於受恩取善之間而亦以從厚者爲正乃如叔行之少於我者與兄行之僅稱肩隨者則不必從厚於通刺間矣徑從時例殆無不可倘日後有以覆我澤我又嫌以報德之心合敬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長之義而從遜道也此亦論於期親尊長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殺焉此外尚有上下稱呼等式畧載古人家禮中而世俗亦多混過大槩卑幼之稱尊長父祖伯叔俱曰大人而兄有齒德兼隆入大宗小宗之位者亦曰大人書於父祖大人之下曰膝下書於伯叔大人之下曰尊前而兄長入三達尊之數可當父事者亦曰尊前降此則或曰座下或曰台座下或曰几下或曰几杖下以及函丈台席等稱皆可以義而起

伯之稱姪也以排行而自稱當以號叔之稱姪也可以行亦可以字而自稱當以字幼叔與長兄之稱弟姪也可以行可以字亦可以號而自稱可以字亦可以名此通書之式也專召或不嫌自貶一格而進卑幼一格又以三命不齒之義參之則卑幼之亢宗者尊長亦不嫌於自名伯亦可書姪字叔亦可書姪號唯頓首二字不必書在幼叔書頓首則不必書拜書拜則不必書頓首二十年以長之兄亦然此下則並從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

道而用左右相交之體無害也斯禮之不講於吳中久矣唯見雲間同榜生馮大叅元成自述通刺於嫡長兄並書尊前書百拜兄但以再拜答百拜而不書頓首其諸姪之書於元成也與元成之書於嫡兄同而元成之答姪書則自稱字自稱叔父不書拜而書具豈非末俗中之餘罕哉再念吾先大父樂誠府君歲時會合弟姪行坐中無賓則自踞賓席群弟皆北向呼弟但以行呼子姪並以名愚昔髫年從塾師歸目擊

季叔祖樂田公與堂叔新春先生田間相閑什於地起而同跪於吾祖之前。祖以父兄之體臨之肅如也。蓋樂田係吾祖同母季弟。祖齒在父事兄事之間而新春則吾父月湖府君肩隨之堂弟也。故臨之若此。吾祖正先進野人遺品未嘗習冠裳中之禮樂而家規似不違於君子。今求此氣象於冠裳中殊不可得。愧余否德不能繩武而身則忝承曾祖繼別之宗始生卽無伯無兄而既長尚有祖有父有叔憶自少壯及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三

強艾愆於禮度多矣。議當自懺以警後昆。而因與復古之君子相正云。

推究師道重輕議

蓋域中有五大而師居一焉。師也者提君父之綱以贊天地之化者也。不亦重乎。中古以降師道漸支輕重之等遂別。孟子曰師也父兄也。言師體也。道在其中矣。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言師道也。等在其中矣。蓋古之爲人師者齒在父行其待門人也若子。齒在兄行其

待門人也若弟。然兄不列於五大。師獨配君父而稱大。古有不隅坐之兄而無不隅坐之師。吾是以知古人事齒德俱尊之兄雖不傳道授業亦隅坐也。不然則師但稱父而不稱兄矣。傳道之師名曰人師。人師必居父道授業解惑之師。名曰經師。經師或居兄道。人師亦該經師。仲尼其極歟。爲其備仁聖之德而雅言詩書也。經師亦稱人師。程朱其選歟。爲其工傳註之學而力行古道也。故仲尼以父道貫兄道而程朱亦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三

兄道通父道。如漢儒之專經授徒則人師之道薄矣。而學者猶終身嚴事之。不以窮通改節。父事兄事之體猶存焉。嚴父必稱百拜。嚴兄亦可以稱頓首。吾是以知世所沿頓首百拜之式乃古人兼父兼兄之稱。亦借君之重以爲重者也。非過也。不然則師不列於五大而僅與友道齊矣。第今之所謂師者不但非古之人師亦非古之經師。不過以舉子業相授受耳。授經專爲舉業不但不足於父道亦不足於兄道而且浸淫

於商賈之市道。何者。古者弟子見師必以贄。故曰。自行束脩以上。不聞以多寡爲較也。今父兄爲子弟延師。必先講束脩之多寡。而後就館授業。非市道而何。弟子所求於師。師所授於弟子。全不及於聖賢大學之道。特爲躡取青紫。榮身肥家計耳。卽模範不虧。而師道亦已卑矣。況其中。有模不模。範不範。陰壞後生之氣習者。是以豪富之家。歲輒一易。或不終歲而易。父兄以賓主始。以仇讐終。子弟以師生始。以路人終。比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然也。昔人謂經師易得。人師難逢。今又不然。殆是市道師易得。經師難逢耳。卽業師中。不無經師。經師中。不無人師。而求者不以是求。應者豈以是應。亦難責弟子以終身父事之道。弟子或離經而出仕。或棄經而改業。昔所授者。皆舉而芻狗之矣。安肯獨注意於所授之人。此師道之所以日輕也。雖然。弟子既得所求。報德之思當起。其中亦有從遊日久。啓發功深。開性靈而達事變者。雖其初不以道相授。而日後因文見道。

顯頭角於士彙之中。孰階之也。方諸典文肅紀之司。僅以一日之長錄人。以一封之剡振人。而亦襲師稱者。相去遠矣。今士人一綰章服。卽變窮居事師之塞。執其書於座主者。書於業師。而曰。朝士無百拜之式也。夫苟以古之人師經師。律今日市道之師。而謂不足以當父事。則師行其何說之辭。乃執座主門生之例以爲例。則大不可。夫朝士之所以無百拜者。何也。避貳君之嫌也。蓋國無兩大君。百拜。則不得貳之於臣。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猶家無兩大父。百拜。則不得貳之於子。別嫌明微之道。當如是也。然在家之子弟。不聞以父之百拜廢諸師。在朝之臣工。亦不聞以君之百拜廢諸父。獨在家所尊之師。至於立朝而頓改。則士未仕時。猶知域中有五大。一仕。則五大之中廢一大也。天下豈有有君父而無師之世哉。以孔子從先進從拜下之義推之。今日之所從可知已。其有不可以百拜濫施者。則又當辨之於早。而不在立朝之後也。或曰。師無二體。一辨必

起爭端故不如以座主之例合之。此則當取衷於孔子。孔子學無常師。鄉子師襄皆師也。而猶龍之贊則獨加於老子。豈嫌於分別哉。師之待顯貴弟子也。又如之何。曰。亦當取衷於孔子。孔子呼門人必以名。而魯論中之不名者二。孟懿子不名。而曰孟孫問孝於我。閔損不名。而曰孝哉。閔子騫。夫閔子之不名。豈以孝行殊絕而重其德耶。不然。則必年之相近。如顏路之少六歲也。顏路亦不呼名。觀請車時。但言才不才。亦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三

言其子。而不出無繇二字。可知已。若孟孫之不名。則直以其位在三卿之中。不與尋常弟子等耳。夫以道高學博如仲尼。而猶不以師道之尊。揜貴貴之義。況今之舉業師乎。則呼名之難槩施於今日。可知也。近世亦多稱字。今復轉而稱號。可乎。曰。禮有不嫌於從俗者。此類是也。春秋以前。稱子最重。子者。下君一等之稱也。故孔子之呼弟以名。而群弟之稱師以子。至戰國則孟子又以子稱樂克。而克則以先生稱孟子矣。程

子呼游揚曰賢輩。朱子呼蔡元定曰季通。是時已變呼名之式。而爲呼字之式。程朱亦莫之違也。至今日。則字輕而號重矣。以孔子不名懿子。閔子之例參之。則門人之在達尊數者。亦不嫌於呼號焉。師不呼字而呼號。故門人不稱先生。而稱老師。其義亦相當矣。老師之稱。古乎。曰。今之師。古之子也。孔子先以老子猶龍尊聃矣。易謂不古。而孔子之尊聃。尤爲古中之古。蓋惟猶龍之贊稱子。而平日之對門人。必曰老聃。據傳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三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聃。愚以爲聃從耳取。殆老子之字也。而傳又指爲謚。古者生稱字。死稱謚。聃在柱下。不應有謚。豈此稱出於示死度。關之後歟。子思之尊祖也。中庸篇。但稱仲尼。不稱老尼。聃果字耶。如稱仲尼爲老尼也。殆過於子思之尊祖。果謚耶。如稱季文子公叔文子爲老文也。其尊又在竊比老彭之上矣。匪至聖。疇能虛心重道如是。古孰加焉。聃之待孔子也。亦古。當其助葬於巷黨。遇日食。止柩而問禮。聃乃

直呼孔子之名以告之。孔子之尊聘也如此。而聘之臨孔子也如彼。然則老師之稱猶近古。而師之稱弟子號終遠於古也。亦從獵較之例已耳。食必侍坐。弟子之體也。自座主譙門生起主人台席之例。而授業師亦用之。禮乎。曰。此亦所謂不嫌從俗者也。父之食子也。不台席。凡之食弟也。不台席。師父兄也。獨可以台席乎。胡以不嫌從俗曰。此亦當推孔子不名孟孫之義。而文之以義起之說。孔子嘗奉君命以告三子。曰。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若以師之台席爲當然。則謬矣。吾昔館於華氏。見鴻山公之待兩項門生。而有感於王司寇鳳洲先生與錢比部兼山先生之不愆於禮也。鳳洲爲公舉鄉榜門生。况又以女配其子。自應以賓席當台席。特以感知已之恩。故中堂不踞賓席。於貳室則踞之。兼山爲公閱時義門生。既貴。公亦以台席例款之於貳室。避席而請曰。此座主待門生之體。某不敢承也。時余正爲館賓。於先生爲後學。誼不敢先長。亦請公且虛主位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乎其爲弟子。分別又難乎其爲師行。而愚則嘗批大卻導大窾於此矣。幼以經師事實。泮徐先生於婁中。壯以人師事耿恭簡公於都下。並受無方之益。他師安得例之。仕後雖徂於俗套。隱百拜之名色。而多用疊書頓首之式。含百拜於其中。至今尚有愧於半和秀才之謂也。徐師歿報德無從。聊爲給養師母以終其身。耿師力不能報。則借筆舌微闡其幽。顧亦自揣僅能學兩程夫子之兄事茂叔。不能學考亭夫子之父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本

延平也。發明師道以風薄俗。則亦竊比於獵較中之簿書焉。雖以小程夫子之力振師道。吾猶嫌其表明道而遏濂溪。啓人忘本之端。唯考亭之尊延平。不遺餘力。因師以及師。而追及濂溪。則真後學之儀刑也已。今士流雖不能反本如考亭。而於親受業者。尚不敢壞隅坐隨行之式。至於師所從遊之師。則偃然與之居位並行矣。無論經學源流。及古人父事兄事之道。卽明知其爲師之先輩。而以平交混之。無乃不可乎。人

子尊父。則必尊父所出之皇父。臣尊君。則必尊君所出之先君。不忘本也。獨忘本於師之師。則聖祖何以追尊孔聖而祀之學宮哉。或曰。藝林中多市道之師。師且等諸路人矣。何暇追所自出之師。則吾固不論市道之師。而論受益之師也。亦不謂必事之以事師之禮。而但以先後輩論。亦必入於父事兄事中矣。縱不隅坐隨行。而晏然並踞賓席。似非所以程後學也。或者權用古人群居異席之例。南北向。則避上坐。左右列。則退一席。其可乎。以軻書子濯孺子與庾公斯之案參之。則相待之體。亦可以義起也已。吾故因論師道而併及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本

夫馭妻妾。媵婢與子事嫡母。生母庶母議世界之立。立於三綱。父子一綱。自開闢之初已定矣。此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君綱夫綱。雖起於野人之禮樂。實裁於君子之禮樂。與父綱蓋相待而有。則皆以先進入後進者也。其議禮必自疎而入於密。其督過必自恕而入於嚴。君綱

莫嚴於孔子之筆春秋。不以無道之君父。恕亂賊之臣子。遏亂萌也。執此法。天下將無易姓之主。堯舜難乎爲禪授。湯武難乎爲放伐矣。夫綱莫嚴於程子之論婦道。不以餓死之小事。恕失節之大事。杜貳心也。持此議。天下將無再醮之妻。孔子難乎嫁伯魚之婦。子思難乎哭庶氏之母矣。微此二法。則不足以定末世之三綱。而亦容有違天心。拂人性之時。故孔子之自命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愚於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本三

叔子之論。亦云然。何者。古稱夫義而順。妻柔而恭。以義順之夫。遇柔恭之妻。是謂鼓琴之合。晝則主饋。夜則當夕。婢妾不得易序焉。此夫婦之常經也。禮。天子惟后當一夕。三夫人共當一夕。降而爲嬪御。世婦等。則以九人共當一夕。非特召不得入御矣。諸侯惟夫人當夕。卿大夫惟命婦當夕。而世婦而媵妾。亦皆從夫所召。從妻所薦者也。天子諸侯之體尊。尚衣尚食。各有主者。后妃縱有妬寵傷善之心。勢亦難於自逞。乃士

庶之所倚者。一主婦耳。不肖則足以釀大釁。聖人是以有盡人性之術也。據內則。子婦未孝未敬者。不可教而後怒。不可怒而後出。教則不無厲言。怒或加以鞭撻。此亦但言父母馭子婦之道。不言夫馭妻之道。夫殆可教而不可怒。至於當怒則出矣。夫有過。妻亦當諄。其道在幾諫與責善之間。諫不當幾。而責善或過。必成反目之釁。反目已傷。婦道矣。況身爲不義。而反以惡聲加諸夫乎。至於惡聲。亦出矣。古人不諱出。出妻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本三

令其可嫁。又以生之之道棄之也。孔門三世皆然。夫以成春秋之聖人。不少假借於亂臣。而獨假借于出婦。蓋不如此。不足以盡人夫婦之性也。是以程朱未出之前。士大夫不甚以妻之再醮爲辱。張齊賢向敏中。宋之所稱賢公卿也。猶爲十萬家資。爭娶一婦。斯固非有道者之所爲。而當時之不以爲清議。可知已。自程子之說行。士乃重於出婦。婦有穢德。務爲巧計以蔽其夫。夫亦耻揚家醜。而以藏垢納污爲尚矣。禮載

婦有七去。有三不去。今不難於遵三不去之條。而難於用七去之條。七去之中。罪莫大於不順父母。禍莫慘於淫妬。不順父母。父母亦多容之。淫則必至於亂宗。妬則必至於絕嗣。此必不可容於家者。而今婦或從豪門中出。婦黨得以勢行其夫。不可教。又不能出。則怒亦難行。試行之。則又有督其過者曰。古聖賢無撻妻之事也。然則坐視其亂宗絕嗣而已矣。程子蓋耻事二夫之婦。與事二君之臣同。故不以餓死奪失節。其誼甚正。而其流。乃至於士不敢用七去之律。然後知孔氏家法。奪其節而予以不死之盡人性也。然以孔門三世之垂範。士猶且前且却於其間。而程子以一言定天下之清議。何也。聖達節。賢守節。孔門三世達節之事。而程子一言。則守節之經也。末世之橫議盛矣。既以程子之嚴辭。誅失節之婦。又將以孔門之身範。督刑家之夫。夫亦豈必無過耶。則誰無後慮。而犯嘵嘵之衆喙也。故今之士大夫。或以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養成掩護包藏之習。卽行道者亦懷顧慮。而不敢由孔門之轍。雖至於姪妬昭彰。亦多以分惟不御寢。當小出。以錮門不主饋。當大出。而甚則致之死地。禮但有出妻之文。而無殺妻之文。律則有之。獲姦人而併刃其妻。是也。然非章甫逢掖之事。故小人不嫌於從律。而君子必謹於從禮。禮當出而難出。輕則分帷。重則錮門。其亦義起之禮歟。今以七去之義裁之。無子可矜。而多言可宥也。遇妬婦。則惟不得不分。而惡疾次之。遇姪婦。則門不得不錮。而竊盜次之。不順父母。又不待言已。父母有怒子婦之時。夫亦可以怒行於妻乎。曰。在古則不可。在今則無不可。蓋古不重出。何以怒爲。今重出矣。至於分帷永錮。豈有不先怒而遽絕者乎。是故妻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而出。此古人之所可。而今人之所不可者也。妻以不可教。而用父母教子婦之怒法。此古人之所不可。而今人之所可者也。惟以內寵奪嫡。與外溺荒淫之故。而踈遠無罪之妻。又

以不根誣之。則名教中之罪人矣。今世有行孔門三世之法者。此曹必口實焉。是以君子慎乎其慎也。絕有罪之妻。而再納一室。可乎。曰。妻而至於永錮。不成妻矣。中饋當有承乏者。何嫌再納。分帷則猶在。絕與不絕之間。姑存名分。而以妾婢當箕帚之役。可也。妻不當夕。而妾婢當夕。禮乎。曰。非禮也。權也。以今之分帷。當古之出嫁。已出於不得已矣。又避二嫡之嫌。而不納當夕者。不以妾婢爲御。則誰御。況有懷無後之慮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宋

乎。曰。孔子妻出之後無出。曾子妻歿之後無妻。何以妾婢爲。曰。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伯魚且長而有室矣。曾子亦然。考傳。亦惟曾子不再娶。而孔子之正室。爲開官氏。實歿於自楚反衛之後。孔子年近七十矣。開官氏殆偕老之正室也。記又言伯魚之喪出母。期而猶哭。然則開官氏將非伯魚之嫡母歟。不然。則必伯魚之母出。而孔子之繼室爲開官氏也。孔子爲魯之下大夫。亦無不立主婦之禮。意者公冶長之妻。從開官

氏出耶。不然。則亦如釋迦之第一夫人。以淨德顯。不以嗣續顯也。曾子似不與孔子同。而凡流亦不得以孔曾爲例。孔子立於無欲之地。而曾子亦防意如城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安得緣分帷之妻。而廢人道禮。妾年不滿五十。猶在進御之數。是妾之進御。禮也。媵婢亦可以進御乎。曰。亦禮也。關雎之詩。后妃爲文。王求宮人之詩也。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者嘉耦曰妃。怨耦曰逑。除正配外。一切妾媵。皆曰逑。后妃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求窈窕之官人。以薦當夕。故曰。君子好逑。天子之官人。猶公卿大夫之媵婢也。當夕不與妻同。而進御亦與妾同。周制。大夫年七十。行役必以婦人隨。蓋取諸此。而國朝亦不禁焉。是以恩封母妻典中。分有嫡母生母。而生母中。又有妾與婢妾之分也。妻以妾婢進御。君子乃仁德事。正與不當夕之義相成。而嗣徽音之太姒有焉。此關雎所以爲風始也。后世妬婦孔多。以妾爲妻之夫亦多。此風殊爲絕響。而偕濫抑又甚矣。

蓋有貴入台垣而室無一側戶編豪右而姬侍盈庭其人之賢不肖何如雖然維世以弘綱不以細節卿大夫之不置貳室細節也以此起家垂範徒爲後昆之妬婦地耳如我 聖祖起

自布衣一朝臣妾億兆獨能超漢唐宋創業之君而追文武以前家法當夕惟一后而嬪嬙更無當者則真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者也以此垂后昆而憲萬世是曰弘綱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硜硜以細節爲高行而不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

刑家久遠地也雖然好德如好色自昔難之天下有不二色之士大夫乎行安可謂不高第以爲傳家之範則不可或曰孔門三世單傳豈非出妻之後無二色耶胡可槩爲細節出世法中又有龐居士男不婚女不嫁而共修無上正真之道亦尚友之所歸也士胡不以爲楷此有說矣凡學道親仁之士其以禮制已之心也尚易其以禮制婦人女子之心也最難文武豈多慾之主哉而末年猶產介子若康叔若唐叔者從

進御之好速出也則以盡人男女之性而仁侍妾也故君子不難於保身遠色而難於盡男女之性如欲遠色則必先使婢妾有歸而後可不然內必有怨女焉然使婢妾有歸而主婦無輔設遇鼓盆之變又如之何故卿大夫必不可無侍妾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不可以褻行目之也聖賢之同於凡夫在此儒行之別於二氏亦在此然而漁色實士人之大戒也與其漁於色也孰與無二色勢必不能無二而念亦難於頓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

則有品節限制之權焉按禮古者五等諸侯皆有八妾降及於士則一妻一妾 國朝之制因之藩國親王額設支俸之妾八人郡王不得過四人鎮奉國將軍不得過三人則官僚當從郡王將軍之例無疑也士卽大貴妾不當踰三四人侍婢不嫌倍之庶人雖擁素封之業置二妾猶不大違於禮內則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是也不則踰分矣媵婢則可量寬其額而過多亦導淫之四也至於弱冠治經

之士。褐未及釋。而一妻能治內事。則置妾乃荒業之端。待壯年艱嗣而議納妾。未晚也。媵婢。則通房之所必須。而亦以少爲貴矣。然愚猶以爲傳家之道。子孫果能遠色貴德。尚矣。設有好佚遊。好宴樂之氣質。則寧聽其漁於妾婢。而務禁其漁於外色。爲其上干國憲。而下比群奸。此喪身亡家之本也。家有媵婦。必母執程子之言。以繩之。當推孔門嫁出婦之例。而聽其自便。果有不畏餓死而畏喪節者。此家門之光也。又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一

七十一

嫌破格以成其志。蓋孔門本達節之權。而今且以爲經。程言本守節之經。而今且以爲權。則不以男子之所難難婦人也。度婢妾之不能守節者。更當於生前預爲之所。擇人而付之。仁也。當其聚於一室。其體若何。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妾以立女爲義。妻之御也。是以儀禮名夫爲君。名正室爲女君。妾猶稱曰側室。婢之有子者。曰婢妾。卽側室亦不得稱矣。故夫之臨妾也。以君道爲夫道。但有侍立而無侍坐。妻之臨妾也。

以母道恭姊道。與夫同席。不命坐。與夫別席。亦命坐。妾與子婦相恭承。夫恒貴子婦而賤妾。以子婦有承祧之責。而妾則不祔於廟者也。妻則上妾而下子婦。以妾任事夫之役。而子婦則事我者也。故妾侍夫側。常爲子婦作引導。侍妻側。則女若婦。俱當以肩隨之體讓妾。亦有不必須者。宗子婦之長於父妾者。是也。婢妾又下妾一等。而不得與嫡子之婦同班矣。蓋婢有子而附名於妾。仍婢也。夫亦以婢臨之而已。妻則爲夫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一

七十二

爲子。當稍優其待。而進之群婢之上。然亦班於妾後。而不得如妾之命坐也。飲食寢處。則當使之越群婢班焉。卽無子而父御於夫者。亦與之相上下。可也。大槩妻之待婢妾。與夫待妾之體同。婢妾之待妾。與妾待妻之體亦同。而先後進之閒。復有辨。媵婢先妾而進。又或先妾得子。雖壓於女君。不得如妾之同坐席隅。而聚於側室中。亦可以肩隨之體分左右。但當讓妾一肩。若後妾而進。則雖有子。而難與妾比肩矣。妾有多

體而所生之子無貳體。子事所生之母。則不得與嫡母同體。妾與婢妾之臨其子也。亦不得與嫡母同益。參食母之體於其間。以避尊也。子行冠婚之禮。嫡母隨父同受拜於中堂。生母則俱受諸側寢。亦惟嫡母坐受不答拜。生母不設坐。但西面北上而立。子婦就北面行大禮四拜。在妾母。則前二拜。可以小拜答。後二拜。必以大拜答。在婢妾母。則四拜全答。以示不敢當婦之拜。子獨行禮。則可從妾母例。蓋子猶已出。雖壓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圭

尊而亦同稱生母子之婦。則出於夫君女君敵體之所生。安敢不避姑道之嫌也。生母當子婦之參謁。亦必先拜夫君女君於中堂。妾以頓首。婢妾以稽首。然後敢就側室而行禮焉。此與父母之先拜祖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同義也。婚後婦不得以嫡姑疑似之稱。濫於夫之生母。而生母稱婦。不嫌俯從家衆之稱。其行坐。子不得與生母並。而婦則可以肩隨之體。比肩而事嫡姑。姑命婦坐。而婢母侍立。雖命不敢坐。母反避

之。然後坐。與妾母同賜坐。則讓一肩。其步趨不得疾行。先母而母。則常以姊道臨之。不敢處於姑道。父母雖歿。子婦不得拜生母於中堂。蓋嫌於據父母之舊位。卽有慶祝大禮。亦於貳室行之。其答禮與初婚之體同。子膺錫典。妾母於嫡母去後得封。謝君恩。必於中堂設私燕。亦於貳室。子婦從而拜賀焉。亦如初婚相拜之禮。設燕則母可權踞南面之席。而婦以北面僉陪矣。子或侍母。則婦隨夫並入隅席。婢母例不受封。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圭

有他慶。亦行於貳室中。母西面北上。子婦東面南上。行交拜禮。拜畢設燕。母可從西面轉南。捱左上坐。婦可從東面轉北。捱右僉陪。夫在。則婦不得獨僉。當移母南面之席作僉向。而夫婦自正昭穆之席。蓋生母雖微。而上無夫君女君之壓。亦可少伸須臾之尊。婦雖不可混婢姑於嫡姑。而特設爲夫所壓。亦當從夫之尊母者。尊婢姑於須臾也。居常相敘。則但以左右分席而讓一肩可矣。惟入子婦房帷中。不嫌直踞上席。婦

或僉陪。或隅陪。皆無不可。而夫在。則亦不得不隅也。又或享年永久。而孫男行吉慶之禮。則以年尊破格。而踞貳室中南面之席。亦可以無大嫌矣。喪群母於父歿之後。惟嫡母停柩於中堂。妾母婢母。俱在貳室。無貳室。則權停柩於室之右隅。有嫡母在。亦不可。其報訃。不得書卒于正寢。正寢卽中堂之別稱也。妾母。則於銘旌書父之側室。婢母。不得以側室書。嫡子於父側室。臨其喪而拜之。如拜嫂之禮。服制則與期親同。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五

側室而所出者貴。亦臨其喪。但長揖而不頓首。亦不入期喪之列。姊妹行亦然。同在庶子之列。則生時雖不以母事。而歿則皆以猶子之禮自處。拜之如姆孀然。或壓於嫡母。禮亦從殺。然嫡母亦不可禁庶子之拜奠諸母也。祭則各於其寢。或曰。天子不以太后尊所生乎。何獨於妾母婢母。而不以嫡母之尊。尊之於父歿後也。曰。一家之母。胡得援天下之母以爲例。蓋唯天子共一后。統理陰陽二教。故周制。外設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陽教。內亦設三夫人。九嬪。二十七御妻。八十一世婦。以理陰教。而國朝自洪武以來。冊立中宮之後。卽冊東西兩宮皇貴妃。此下凡以寵幸進號者。並名妃。視古爲約。若卿大夫以下。則所封唯一正室耳。亦唯天子以三重推尊嫡庶二母。故宋家諸帝。尊嫡母爲皇太后。亦尊生母爲皇太妃。而國朝自成化改元。則並尊二母爲皇太后。視古爲隆。若仕者之封贈父母。則唯可以嫡母配父耳。妾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五

母承封典於父歿後。已渥。而復可以父婢承之乎。夫事有古禮之所未詳。與律例之所不載者。亦審諸憲章而已矣。古者喪禮。重父輕母。雖均稱三年之喪。而父以斬衰。母以齊衰。父在則爲母服期。至於妾母。且有求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聖祖始均父母以斬衰之服。又均嫡母生母以三年之服。生母外。庶母亦爲之議杖期。而自皇太子之服貴妃始。蓋以盡人母子之性。而又以遏烝僭之萌也。喪服旣嚴。則生續之

門將遏。故以前朝服內生子之禁爲不情。而特削其律。則以盡人妻妾之性。而又以通無後之慮也。仁之至也。昔孔子論殷周之喪禮。以拜而後稽顙者爲順。稽顙而後拜者爲至。而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愚亦謂先王之別父母服。類乎其順也。聖祖之均父母服。懇乎其至也。

孔子從今日之至。何疑哉。乃有身從而口違。口從而心違者。則真是古非今之俗儒也已。漢唐宋創業之君。閨門多慚德。而唐宋之公侯將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夫

至有以娼妓受國夫人之封者。惟我聖祖

聖祖

家法最嚴。不但妾不當夕。亦未嘗納一亡國之宮人。而大將藍玉犯元太子妃。則抑其功不賞。故其定封贈之典也。子於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之犯十惡及姦盜者不許封。生既不得請封。則死亦不得請贈。夫於妻之不以禮娶正室。或再醮倡優婢妾者。並不許封。夫所不得封之妻。卽子所不得封之母。妾母可封。然不得於嫡母存日受封。妻當與嫡母同封。然不得於先生母而

受封。所以慎名器而別嫌疑也。至於父母之例不受封者。許子以應得之恩命移封。父母妻之例得受封者。不以前母前妻之贈。而廢繼母繼妻之封。又以廣恩波而均存歿也。義之盡也。昔孔子重周道之監二代。而嘆幽厲傷之。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夫

之以婢妾封者良多。時論槩以爲人子之至情。可原也。而國制則重傷矣。豈但褻君之恩。亦且卑父之體。吾以爲大忠大孝之君子。必不其然。審此憲章。而夫之所以馭妻妾。與子之所以待群母。其義皆可裁矣。是故夫或妻其妾而婢其妻。不義也。妻或婢其妾而妾其婢。亦不義也。親女婦而仇妾婢。不仁也。坐庶子之婦而立庶子之母。亦不仁也。妾婢倚夫之寵。而至於侮無罪之女君。卽夫之不義也。冢婦挾姑之威。而至

於虐事舅之婢妾。卽妻之不仁也。嫡子知有嫡母。而不知有庶母。不孝也。庶子知有生母。而不知有諸母。亦不孝也。又或尊嫡母而卑生母。至於草芥如婢。親生母而踈嫡母。至於矛盾若仇。皆不孝也。而父爲子地。亦富有防微杜竅之遠猷焉。老而喪偶。則不必納少艾之妻。爲子孫累。蓋夫猶可以出妻。子何可以出母。但借妾婢以代子婦之服勞。可也。在中年。則當別論。妾而無子。則不必正庶母之名。爲嫡子累。蓋婢母獨本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生之子有服妾母。則諸子皆有服。雖泯母名。以釋嫡子之暮服。可也。在有勞有德之庶母。亦當別論。要之。則爲人夫者。不難於馭妾婢。而難於馭可以出可以無出之妻。尤難於馭理所當出而勢必不可出之妻也。爲人子者。不難於事生母。而難於事義當絕而父不能絕之繼母。尤難於事心欲醺而口不言醺之未亡母也。馭難馭之妻。惟有分惟鋼門二法而已。事難事之母。則致曲之法更詳。大要不以子格母。亦不以母傷

父。是爲得之。易家人之彖曰。利女貞。而周子爲之解曰。家道睽。必起於婦人。蓋刑於寡妻。至於妾婢之難也。婦人之閑內則者。百不得一。丈夫之無失德於媵婢間者。千不得一。省及於此。奚但三折其肱。亦當三緘其口。而不敢以日月之食自解矣。愚所以嘆服程朱。其源在此。而程子亦未嘗以身處孔子子思之地。輕論婦節。故愚又本春秋之大義。及三世之微權。而爲之衍其義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良足愧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剖明三父八母服制從時議

至矣哉。聖祖議禮之周也。其義悉裁於古。而推情更密焉。三父八母之服圖其徵也。古人原有三父之說。殆以嫡父嗣父及繼父當之。嫡父則不待言已。期親之伯叔無後。而以身爲之後。曰嗣父。禮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子生。幼離襁褓。而身受異姓之鞠育。曰繼父。諺所謂螟蛉子是也。嗣父不以三年懷抱爲恩。而以猶子承厥嗣。其義重。繼父不以承祀宗祧爲義。而以

三年免懷抱。其恩重。故古者並報以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反降爲期。其禮亦既稱情矣。

國制但許三歲以下小兒受異姓收養者。從其姓。而不許立異姓爲嗣。以亂宗族。故不爲繼父。定三年之斬衰。却於繼父一行中。開出三父。一曰同居繼父。二曰不同居繼父。三曰從繼母嫁之繼父。同居中。復分二等。一則兩無大功親者。爲服齊衰期年。一則兩有大功親者。爲服齊衰三月。不同居中。亦分二等。一則先曾同居者。有

從先繼俗議

卷之一

全

齊衰三月之服。一則從來不同居者。無服。而服從母嫁之繼父。則爲之齊衰杖期。古聞從繼父姓者。亦用斬衰三年之服。而今以不應承嗣之故。退之。古不聞從母嫁者。亦爲繼父。定杖期之服。而今以隨母恩養之故。進之。此皆仁之至。義之盡也。士亦惟有憲章已耳。八母之稱。與古人同。而制服則有迥別於古者。其義尤密。八母云者。一曰嫡母。二曰繼母。三曰養母。四曰慈母。五曰慈母。六曰出母。七曰庶母。八曰乳母。夫嫡母

繼母。俱與父同喪三年者也。古今之制皆然。惟

古者以母齊衰。別父斬衰。而今通以斬衰之制行之。古者待父歿後。方服母喪三年。而今卽於父存之日行之。蓋自周孔以來。難破之例。而聖祖以三重之權。開其額。所謂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也。自是孝子罔極之悲。盡於父。亦盡於母矣。曷名養母。謂生母雖在。而子從過繼之母鞠育者也。曷名慈母。謂生母早亡。而父令別妻代之撫育者也。古者養母尚有服。而慈母殆

從先繼俗議

卷之一

全

無服。記載孔子答子游喪慈母之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是故魯昭公練冠以喪慈母。有司猶進諫焉。而今則均二母以三年之重服。此不與其爲二嚴君所壓。而曲伸人子反哺之至情也。亦推孔子三年之愛之言。而破千古之例矣。嫁母未必得罪於父。而義則與廟絕。出母旣已得罪於父。而節又改於適人。此正孔子所以止伯魚之哭。而子思所以禁子上之喪者也。今亦均以齊衰

杖期之服。在曲士必以傷父心爲疑。而

聖

祖實從人子心中。追出三年真至之懷。以定斯制。則所謂君子過於厚者也。試思古人遇舅酷之繼母。猶孜孜起敬起孝。則於嫁出兩母之杖期。何過焉。此亦非操三重之聖人不敢裁也。父妾之有子者。曰庶母。在所生之子。則名之曰生母。以別於嫡母。古者父在。嫡母尚不得終三年之喪。而況生母。生母不但壓於夫君。亦壓於女君。此正王子求爲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誰敢

從先羅俗議

卷之十一

全三

以三年之斬衰議及於所生之子哉。然而劬勞顧復之恩。亦與嫡母等耳。故與養母慈母之服同律。此亦非操三重之聖人不能裁也。然母而曰庶。亦惟父之側室。足以當之。而婢妾不得與焉。側室亞於正室。是以父之嫡子衆子。俱爲之齊衰杖期。婢之有子者。但名婢妾。不名庶母。則惟所生之子。爲之斬衰三年。而嫡子衆子。不爲之齊衰杖期矣。此服圖中所未開載。而於恩封典中見之。以母之屬於婢妾者。與妻之屬於再

醮者同科。不在受封例也。何以不開於服圖。從

父母論。固謂之婢妾。從所生子論。亦謂之庶母也。故以庶母攝婢妾也。今士流諱言出自婢妾。端爲婢母不封。則正妻亦不得封。故以生母二字。混父婢於父妾。不知

聖朝之典。正以斬

衰三年。盡人子之私情。以再醮婢妾之不許封。重朝廷之名器耳。可不遵乎。以此義推之。妾母既不得與嫡母並封。則亦不得於父在之日受封。封於父在之日。是生母但不匹於女君。而可

從先羅俗議

卷之十一

全三

匹於主君矣。夫既不可以封再醮之妻。則子亦不可以封再醮之母。子封再醮之母。是名器但重於夫妻之間。而不重於母子之際矣。豈禮也哉。乳母亦綴八母之末。而品類最爲不等。蓋惟正妻所出之男。從妻媵乳哺者。是爲乳母之正稱。故爲之起總麻之服。若妾亦有子。而以次子受乳於他妾。此則不名乳母。而名養母慈母。所當爲之斬衰三年者也。又或乳哺不由妾婢。而倩諸外婦。及寄諸義男之婦。雖亦假名乳母。而

難乎執總麻之例矣。其義則以孔子所援魯臣諫昭公喪慈母之例推之而知其然。蓋律中有引而未發之蘊。讀者以意逆之。而後聖祖之深意可參也。大槩先王之制。雖以父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然制中或先父而後母。或重嫡而輕庶。仁非不篤。而義常節於仁之中。是吾儕祖述之所在也。國朝之制。雖以三父八母之圖。宗乎古人。然制中不以父而壓母。亦不以嫡而壓庶。義非不嚴。而仁常浮於義之中。是吾儕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

金

憲章之所在也。中庸章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愚於三父八母之服圖亦云然。

剖明 恩詔中給誥敕進勲階及存問冠帶等議

國朝遇有推尊冊立極重之典。則必有覃恩之詔頒告中外。上自宗藩勲戚。下逮百司庶民。恩無弗徧。而唯現任官之給誥敕致仕官之進勲階。頭項獨多。其中不無疑似冒濫之弊。而以存

問濫進階。以閑住濫致仕者。亦有之。此借恩例以亂朝章也。當爲一剖。恩詔中。凡言給與應得誥敕者。給之於本品應得之內也。不待考滿而給。所以爲恩。誥敕給。則父母妻之封贈。及子孫之恩蔭。皆從之。正與古之三命駢錫義同。而勲階則難進於本品之外。蓋身在事內。其品級自不得以推恩躡進也。此覃恩於現任者之節制也。凡言進本品勲階一等者。進之於本等品級之外也。不由陞任而進。所以爲恩。勲階進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

金

則隨身之品服。與隨品之優免。皆從之。正與古之賜里社爵義同。而封贈則難及於父母及妻室。蓋身在事外。其誥敕自不得以推恩濫加也。此覃恩於致仕者之節制也。二典裁自先朝。誰敢有冒濫以干違制之律者。隆萬間則有之。然冒濫誥敕者猶罕。而冒濫勲階者孔多。蓋誥敕不容冒濫。間有再醮之妻。與婢妾之母。或濫之。然猶可於有過中求無過。若勲階之影響濫進。則吾黨之耻也。安可不以行已有耻之訓。閑

之伏讀 冊立 東宮恩詔內一款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六十以上者各進本品勲階一等此以勲與階相參齒與爵相參而又以昔日解任之由與今日頒詔之會相參也官非五品以上則有階而無勲勲不與階合故不得進年非六十以上則近於服官之齒遠於致政之齒齒不與爵合故不得進斯則一恒人辨之矣唯致仕二字爲可混是以冒濫之弊生焉在大計中則有以老疾罷官者合斯例在大計外則有以解任得 旨者合斯例又有中年原以引告在籍而覃恩已及其年亦不嫌援用斯例外此則有未履任而繳憑不奉新銜致仕之旨雖解任而挂議或在聽調聽勘之科則皆於例不合者也例不合而冒之憲章之義乖矣舉其尤者莫如正二品之例在存問而影勲階擅腰一品之玉正五品之歸非致仕而躡一等濫腰四品之金匪但俗士糊心眯目而朝紳亦或未之深究也蓋 國制文階除宗人府外並無一品衙

門閣部有兼官而至三孤進及柱國特進勲階者皆假借之散官也散官亦不輕授諸司職掌中載有一款凡封贈文官散官如上階特進光祿大夫光祿大夫之類非特奉 聖旨者不與是現任一品大臣猶待 特旨陞授而可以覃恩之例進乎故 詔內另開二品以上致仕者有司具奏存問而不在進勲階一等之中有以也若三品以至五品則存問之所不及故以勲階優之但當以致仕二字爲據耳今有合致仕之例者不輕就不合例者則濫承皆非憲章之誼也而志趣則大有逕庭矣大槩官階至於三品四品非京堂卽方面亦多從科甲出身殊不以勲階之進不進爲榮辱惟五品官中有京堂有方面有五府六部之領屬有運府苑僕及王長史之堂僚不無借勲階之章服以爲榮者故冒濫獨多有司或以情誼相親而徇以旌額監司又以體面相恤而不加督過得非朋友責善之事及老成典刑之責歟乃橫議之夫則又

不稽典故。不究履歷。而漫騰雌黃之口。曰。勲階與誥敕同。但授於品內。不授於品外也。是大不然。使勲階但如給誥敕者之限於品內。安得謂之進一等。曰。進本品一等。必與現任官之加授本品勲階者有別。且階有三階。勲無二勲。階從初授入陞授。從陞授入加授。猶可強名曰進。勲則不進於本品之外。而誰進耶。或又曰。致仕與現任一體。現任官。非領過誥命者。不得進勲階一等。則未經領誥之致仕官。胡得槩進。是亦不

從先儒傳議

卷之七

全

然。使致仕官亦必給過誥命。而後與進勲階也。將無濫於現任官之給由序遷乎。果爾。詔文亦必開爲二款矣。胡乃不問其誥命之先曾給過與否。而槩之曰。各進本品勲階一等耶。蓋現任官。例以載考授三階。亦必從末後一階授勲。雖遇恩典。勲階或不並授。卽並授。亦不謂之各進一等。獨致仕官。以各進勲階爲言。此則以勲領階。以階隨勲。不由三階次第。而頓進以本品外之勲階也。以現任者之所不能遽得。而獨加於

致仕者何居。現任之恩。已覃及於父母妻子矣。且自一品以至九品。靡不徧者。而致仕之恩。則止及其一身。亦僅覃於五品以上者之有勲可進。有齒可尊者而已。安得不進諸本品外耶。或又曰。勲階之進。特畀之以虛銜耳。豈與其遂進章服如陞任之官也。是尤不然。國家覃恩之例。並未有有名而無實者。無論現任之尊官已。雖以退閑之大漢將軍。而與之冠帶榮身。以告退之不第生員。而與之衣巾免役。亦皆有實。而

從先儒傳議

卷之七

全

獨虛於宦流乎。給誥敕之實。在乎易試。職署銜爲實授。而兼及父母妻孥。進勲階之實。在乎易本品章服。從加勲。而兼及優免徑額。此所以爲殊恩也。苟無其實。而但以爲登軸書旌之具。則勲階何所用之。豈但致仕官之勲階無用。卽現任官之給誥敕。苟無封親蔭子之實。則誥敕亦何所用之。而以給領爲榮。以追奪爲辱也。給誥敕者。既有封親蔭子之實。則進勲階者。亦必不止爲登軸書旌之具矣。中有可疑者。其在現任

官之進勲階一等乎。此亦不可以不剖按。國家設官之制。品分九等。等分二級。參照禮儀定式。中。凡言越一等者。皆指二級而言也。然則致仕之進勲階一等。殆無勞於國而躡進二級矣。祖宗朝何所昉乎。曰。此例起於洪武中也。洪武十二年。令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者。各陞一等。給與誥敕。其時給敕之官。但進階二級。給誥之官。則勲階並進二級。此進勲階之所自始。至成化元年。則詔文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一

陞授之階進加授。是曰一階。但進散官而不進級。則與改元時之進階一級又殺矣。且曰一階而不及隨勲之階。則雖進於初階之上。而其所進者。多係陞授散官之階。而非加授散官之階也。此先朝進勲階之等殺也。夫二廟之優禮致仕老臣。則同。而一則主於體羣臣。故節諸三品以上。一則主於敬大臣。故節諸六品以下。皆有微意存焉。今恩詔不止進散官一階。亦不止進階一級。而進本品勲階一等。正祖洪武十二年陞等事例。而進階止及五品以上。不及六品以下。又參成化元年事例也。以今東宮之位。又虛海內之望。又切而聖主以一朝之獨斷決之。固應有此渥典。乃致仕官無一勞而得之。不已踰分乎。則恩典實從。祖宗朝來也。其義則取於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五品以上。爵不爲卑。六十以上。齒不爲卑。官以致仕爲名。亦非昏墨敗官者比。依稀乎兼三達尊而有之。故不嫌於優渥。歟。唯於現任官中。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一

開方面官二品至五品有司官正四品以上誥命先給領者進本品勲階一等。斯則委屬可疑。蓋進本品一等卽是進本品二級。現任尚未轉官。而勲階頓進二級。例之所未有也。得非以方面有司中。有從三年考滿給過陞授之誥。而未及給加授勲階之誥者。今以勲階齊授而謂之進耶。此亦在本品應得誥敕中。不在進一等勲階中。如進勲階。縱不加服。亦必加俸而後可。然而加服加俸。亦不過於本品上加一級耳。但可謂之

後進俸議

卷之二

全

加服俸。不可謂之進勲階。權言進階。亦但可謂之進一級。不可謂之進一等。乃今領過誥命者之進本品勲階一等。則綸音也。亦必有先朝之事例在。但參^高二廟之舊章。則亦或有攸當焉。豈非以致仕官不得與於封誥。故緣洪武中成化初陞等進級之例。而進之以一。勲階之實。現任官既得與於封誥。故緣成化末年散官一階之例。而進之以一等勲階之名耶。恩固周匝。而名實亦不相濫矣。如必循名責實。尚

有可以贊禮官之一籌者。似應於撰詔時。開出先曾給領陞授誥命者。與給加授勲階誥命。給過加授誥命者。與進本品俸一級。倘參成化以前事例。則於方面官三品以上之領過勲階誥命者。亦可從京官三品以上事例。陞一子送監讀書。蓋京官從陞授之誥命得陞。而外官從加授之勲階得陞。亦不謂之濫矣。此又但可加於現任者。而致仕官不得與焉。國家倘有再錫之恩。致仕之勲階。可再進乎。曰。否。勲階從本品

後進俸議

卷之二

全

進。亦進一等而止矣。再進。則越本品二等。例未有也。勲階既不可以再進。則詔中所謂爲民者。與冠帶閑住。閑住者。與致仕。亦無再進之例。可知已。爲民之中。有從大計除名。追奪誥敕者。有從特旨削籍。不奪誥敕者。等與冠帶乎。曰。否。制未有既追誥敕。而猶許復冠帶者。復冠帶必從特旨削籍者耳。大計中。非貪酷不奪誥敕。其中豈無虧枉。而義則難附於特旨削籍之例。卽大計中之冠帶閑住。亦與致仕者有別。

今有從恩例復冠帶者。進而服致仕之服。可乎。曰。可。國制品官子弟冠婚。尚許假借進一等之服色。而况品官之身。誥敕猶未奪者乎。再考古者大夫出奔他國。其品秩僅降一等。而不遂革其舊章。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雖受孔子之訶曰。無臣而爲有臣。而其義亦非無爲。爲有先年司寇攝相之舊銜在也。今士流旣以覃恩給冠帶。豈不可當無臣之司冠。出奔之大夫哉。况其中有以建言得罪。牽累落職者。豈劣於大計中不謹閑住之流。大計中閑住者。尚以覃恩進致仕。而特旨削籍之士。獨不可從閑住之進致仕例哉。蓋於計典之例若違。而於覃恩之典不悖。此嫌疑之當別者也。卽此推之。鄉紳或有官雖謫而未赴謫所。仍佩舊日之冠裳。亦有任雖陞而不歷任所。卽佩新銜之錦繡。皆無害於情義者。唯進所不當進之勳階。復所不當復之冠帶。則大不可。愚慨士人鮮行。已有耻之節。而又傷橫議者之多。齊東語也。故爲之剖別於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論

同宗迷譜禮主燕毛議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今有同姓之宗。參商兩地。服旣以親盡而絕。譜又以地隔而遺。一旦子孫追究源流。復講宗盟之好。聯合疎屬。而讌會於一堂。將從賓主之禮乎。是等同宗於異姓也。將別尊卑長幼之倫乎。是起天秩於避合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協諸義歟。愚以爲當主燕毛之說。而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其義本於中庸之論廟祀。首序昭穆。繼以序爵。序事。族。爵。而終之曰。燕毛。所以序齒也。夫宗人旣以昭穆序矣。至於祭畢而燕。乃復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者何。蓋宗派繁衍。倫次難齊。使必較定其尊卑之次。而後燕。將竟日不成饗矣。故借序齒之義。以成饗禮。禮中之權也。是在昭穆之有定序者尚然。而况宗譜之遺亡者哉。曰。世有所謂烏頭叔。白頭姪者。亦以齒序乎。曰。譜不明而論齒。此爲兩宗之渙而復合者言也。若宗在五服之內。與夫服雖絕而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論

穆尚明者。則位次之定久矣。何必復言序齒。言序齒。則猶存賓主之誼也。大槩兩宗相遇之時。必賓一而主十。或賓一而主百。是十人百人之中。豈無叔行而與姪之齒相埒者。又豈無伯叔祖行而與姪孫之齒相埒者。今以遠宗之一賓對之。將與尊者叙乎。抑與卑者叙乎。曰。亦從尊者叙耳。其中又有權焉。則所謂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者也。夫兩宗各天一。何以渙而復合。必其中有一二賢者貴者。年相若而道相似。爲之聯合其間也。序分將從此起矣。倘其中更有齒德兼隆。爲族屬之最尊者。則又不妨捨此而從彼。蓋禮以義起。起於尊。不起於卑也。當其相叙之始。昭穆既不可辨矣。則安得不以年齒爲憑。然則齒在父行者。稱伯稱叔。在子行者。稱姪。在昆弟行者。稱兄稱弟。可乎。曰。可。古者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異姓之交尚然。而況同宗乎。然但可以起兄弟叔姪之稱。而不可以定于孫世守之分。

恐以僞昭穆而亂真宗也。宗人而與父齒者。子以伯叔稱。孫以伯叔祖稱。可乎。曰。在子則可在。孫則有可有不可。古者父之執友。子事之如父。今世鄉會。榜之同年舉者。子亦執世講之禮。而稱爲年伯。豈以同宗之父行。而反在執友年生之下哉。故曰。在子則可。然禮聞父執。不聞祖執。年家世講之分。越再世而漸移。不聞有年伯祖年姪孫之稱也。蓋伯叔之稱可假。祖之稱不可假。假及於祖。則父假而不歸矣。而世亦有權借祖稱者。如婦翁稱女夫之伯叔。與夫婿稱婦翁之兄弟是也。然而皆知其爲假借也。稱宗人。則疑於實矣。君子安得而不重之。宗人而當伯叔祖之稱。必也兼有三達尊之實。而爲伯叔行之所父事者乎。故曰。在孫則有可有不可。又有宗人之齒介在父子之間者。父齒之而稱弟。子復齒之而稱兄。可乎。不可乎。曰。亦可亦不可。其可者。在重父之執。其不可者。在泥父之稱。蓋古之所謂執友者。豈徒以年相若哉。貴在道相似耳。

宗人果以道似吾父乎。則父執也。成父執。即吾之師。安得以其齒介乎已。而兄之。宗人徒以年若吾父乎。非父執也。不父執。即吾之友。安得以其齒介乎父而叔之。大槩執友之分起於父。昭穆之分起於祖。稱兄。不無貳父執之嫌。稱叔。又有貳昭穆之嫌。在子則當兼審二嫌。在孫直從齒而已矣。然則祖父所起宗屬之稱。子孫而頓易之可乎。曰。序既以燕毛起。世移則齒移。齒移。則稱謂亦將隨之而移。勢使然也。蓋權稱不可

從先維俗議

卷之

朱

以爲實序。則實齒豈可以襲權稱。後有元宗之賢者。亦必推敲於此矣。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未有名不當其實。而可奕葉相承者。必欲名當其實。而篤百世之宗盟。蓋亦自有協義之稱焉。凡曰祖孫。曰叔姪。曰兄弟。皆天合之稱也。同宗而迷昭穆。已淪於人合矣。義當起其稱於天合。人合之間。應以伯稱叔。稱兄稱者。加一老字。或加一大字。以別於有服之尊長。而尊長之稱卑幼。則或以字。或以號。或從家人某官某舍之稱。

亦以別於五服內之弟姪行也。然此亦從燕毛之說。而克其類耳。貴貴尊賢之實。不存焉。實何在。曰。宗人中。如在祖行父行。爵尊者。可稱曰老翁。德尊者。可稱曰老師。而不必拘昭穆之恒稱。即借僕隸平日之所稱。以爲稱。亦無不可。此所謂貴貴尊賢也。於古亦有昉乎。曰。有孔子以前。最重夫子之稱。孟子而後。兼重先生之稱。故遽使稱伯玉爲夫子。而子服景伯。則三桓之裔也。亦稱季孫爲夫子。文潞公題程伯淳之墓曰。明

從先維俗議

卷之

朱

道先生。而正叔則明道之弟也。其序亦稱兄爲先生。古之夫子。豈下於今之老翁。古之先生。豈下於今之老師歟。而近事亦有可驗者。滇南有李太府中溪先生。通族俱稱爲老翁。楚黃有耿司農天臺先生。諸弟間稱爲老師。是已。其有尊而未甚尊者。則兼號兼翁以爲稱。亦無不可。如近儒稱朱晦庵爲晦翁。羅念菴爲念翁。其例也。蓋使主中有一人焉。齒已尊而名位未協。賓中有一人焉。名位已尊而齒稍卑。即此可以互稱。

矣。而其餘自率尊卑長幼之常可也。折簡書名則用何稱。曰。當別於五服之宗。凡在達尊之列與夫年相若而道相似者。不嫌互稱宗生。而以幼事長。則有謙道親之。則書宗弟宗姪。尊之則書宗晚生。又或自度其齒德名位之懸絕而致謙焉。則書宗末亦可也。以余所覩宦途簡帖。同宗之稱族末。外姻之稱姻末者。不少矣。對外姓而稱宗人。又如之何。曰。此亦當與五服之宗稍別。幼者稱長者。但曰族長。不得稱家叔家兄。長從老維俗議 卷之十一 甫

庭拜跪不可假。而私室之燕坐可假。此亦所謂義起之禮也。然吾猶謂姪與叔對。弟踞兄上。於義未必盡協。惟以施諸迷譜之宗。則無不可。蓋兩宗昭穆既迷。徒以年齒起尊卑長幼之分。則安知祖宗分派以來。長者之不爲卑行。幼者之不爲尊行乎。其位次安得與五服之宗等也。揆以大學絜矩之道。凡宗譜之未泯者。但有上下有前後。而無左右之交。其宗譜之既迷者。則當以左右相先之義。參諸上下前後之間。而其中有不嫌於退遜之過者。則亦以貴貴尊賢之義權之也。蓋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豈以同宗之有仁賢而反弁髦之耶。故宗人果在三達尊之數者。當執隅坐隨行之禮無疑已。此外當殺近宗一等。而存賓主之節。在昆弟行者。則如魏國之坐儀可也。在叔姪行者。則如華氏之坐儀可也。舉昆弟叔姪。而其餘等殺可推已。舉宗人等殺。而其他姻黨可推已。又或貴賤賢愚。紛然錯雜。顧彼則遺此。伸此

則屈彼禮貴並行。而勢又難於兩全者。則或處尊者於台席。而使卑者正主賓之位。或處幼者於賓位。而使長者列昭穆之席。皆無不可。要之以燕毛爲主。而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也。或曰。旣叙同宗。而猶存貴貴尊賢之義。無乃非古歟。曰。此古人之道也。禮不云乎。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貴貴也。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賢賢也。是以宗廟之中。不但序昭穆。序長幼。而兼有序貴辨賢逮賤之典焉。仁之

從先維俗議

卷十一

重刊

至義之盡也。叙宗之法。當取衷於是矣。蓋世有精義入神之君子。則先王未有之禮。尚可以義起之。而茲則一準諸古。無待於精義而後起者。第迷譜之宗。世不皆認。而爲之酌情理於其間。則稱名定次。參合時宜。未必古禮之所盡載。則雖附於義起之遺意。亦可也。或又曰。著誠去僞。禮之本也。宗而至於迷譜。真僞淆矣。何事銖銖蔓引爲此議一行。天下必有冒認同宗。夤緣射利。而終之以作奸者。無乃開僞合之門歟。是不

然。宗固戒於僞合。而真宗亦不與途人等也。厥初同姓。豈無所本。苟非中罹易姓之變。必從祖宗一體中來。蘇子族譜有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蘇子慮一體之爲途人。而以譜誌之。吾今追途人之爲一體。而於譜外聯之。倘亦野人先進之思歟。詳爲別嫌明微之法。則以著誠而去僞也。設有奸宄悖逆。宗法之所不容者。卽五服之內可絕。而奚黨於迷譜之宗。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一

重刊

吾宗管氏。世籍崑山。自弘治正德間。割隸太湖。始入州籍。其分支想在七世祖時。而譜牒無徵焉。唯聞先祖樂誠府君存日。論及家世。而曰。崑山有顯者。方伯罔卿二公。吾宗也。州縣分治。而往來絕矣。又有一支出贅於劉河之塘南。而爲嘉定人氏。則分支於五世祖者也。後却以割隸而入州籍。然亦犖犖不通問。嘉靖乙卯。有閭齋先生諱美中者。與余同入郡庠。爲校官弟子員。其齒蓋父行也。而以

兄弟叙。蓋其世次尚可考云。暨余以隆慶辛未釋褐。授南駕部郎。而崑山甫里一支有名衿澄川先生諱大武者。今爲金華府教授。偕從弟大道大經。以應試故。與余亡弟導道堂弟大夏大猷輩。相遇於逆旅中。班荆而講宗盟。諸弟爲請於余。余念先祖之言。欣然聯爲一族。越萬曆癸未。復爲先君子月湖府君卜地於崑山兩直河之間而奉葬焉。則教授君之里也。嗣是往來日密。每歲掃墓。則彼此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萬

燕以爲常。其情好與五服之宗無異。而昭穆則不可考矣。姑從教授君與余初合時之所叙。權起昆弟叔姪等稱。彼此相安以爲固然。若天合之昭穆也。婁中宗戚。不無以贗起爲疑者。而子姪中亦懷昭穆失次之虞。余故本中庸燕毛之議。推而衍之。俾兩宗可以永合云。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終

07039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考宗法以立家廟議

古有最重最切之典禮。而後世之不能脩者二。則尸法與宗法是也。立尸以妥祖考。故有王父尸。有父尸。立宗以統族屬。故有大宗。有小宗。二法皆泯於繼周之秦。秦以後。尸法遂絕。宗法之遺意。則猶存於今之宗藩及勲臣家。而卿大夫且莫之講矣。況士庶乎。宗法不立。豈但族屬無統。而喪祭之禮亦亂。有宋大儒屢嘆之。愚以爲居今之世。尸法不必復。而宗法猶可復。宗法中大宗難復。而小宗易復。戴記大傳之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釋之者曰。別子。或出奔他國。而別於本國者。或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是也。然猶未窮別子之本。其本則從始封諸侯之次子。別於適子而稱別子。適子世爲諸侯。別子降爲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身自爲祖。故曰。

別子爲祖。別子。卽公子之別稱。繼別。則別子之冢子也。凡從祖出之庶子皆宗之。是爲百世不遷之宗。百世不遷之宗。大宗也。大宗復有次子。不敢承繼別之宗。而身自爲宗。其冢子亦不敢繼祖。而但繼禰。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凡從禰出之子孫亦宗之。五世則親盡服絕。不之宗矣。是爲五世則遷之小宗。大宗。非適長子不立。小宗。則庶出之子亦可立。而公子止一人。則身以別子不宗人。人亦無宗之者。待繼別之子出而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

有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大宗小宗之本所自來也。若以出奔別於本國及邁迹別於宗人者。則亦別子中之凡例云爾。二例之中。亦唯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與諸侯別子等。而出奔之亡人。其大宗猶在本國。雖律之於小宗。亦可也。然則今之以卿大夫起家者。其身當爲起廟之祖無疑矣。身爲祖。適子當稱大宗。統父所流出之孫支於百世。但今宗法久湮。而吳越之

民風尤渙。雖立大宗。詎能聯族屬於五世之後哉。宋儒原謂大宗難立。則莫如且立小宗。其論最當。蓋士庶之家無廟。旣爲卿大夫。安可不立家廟以祀祖考。祖考祧盡。則身當爲祖。叅古宗法。卽是百世不遷之祖也。有嫡子。則立嫡長爲宗。當古者百世不遷之大宗。無嫡子。則立庶長爲宗。當古者五世則遷之小宗。今不問嫡長庶長。但含大宗之虛名。而行小宗之實事。主喪主祭。衆兄弟咸宗之。葬後。不問歲時常祭。與吉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特祭。必先期訂日。合諸宗人於廟中。裏祀事而享胙餘焉。有祭田。則昆弟但以身助祭。無祭田。則昆弟兼以財助祭。或兄弟分日專祭。如生時之輪番奉養。祭畢。則共享其餘。雖古法之所不載。而在今亦可稱爲義起之禮。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如古之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宗子貧而庶子富。不嫌代宗子任歲時之事。宗子愚弱。則令昆弟之賢且貴者輔之。不肖。則以賢貴者攝其事。使毋失禮於祖宗。貽笑於宗族。

待其子之克肖也。則仍歸之。至於五世服窮之際。倘有賢貴者。能合無服之宗親。卽大宗也。可以議古者百世不遷之宗法矣。不然。則隨其親盡情盡。而用五世則遷之法。無害也。唯祖位。則永不可遷耳。此法不脩。故今之兄弟分居。而遭父母之喪者。葬後。則各以帛招魂。迎入靈座。而分獻之。服闋。俱燬諸火。至有分題神主。而各奠於寢室者。父母豈有分神之禮乎。此其害禮已甚。招魂之說。則猶可解。禮謂升屋而號。徧求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

母之神於几寢。曰。於彼乎。於此乎。而季札則曰。魂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招魂分座之例。多緣二氏之徒倡之。而義亦可附於升號。然於古禮。則乖矣。執兩端而用之。或者招魂分座。以便日供。猶無大害。乃分神立主。以行時祭。則斷乎其不可也。廟制則如之何。據禮。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則大夫之立三廟。古道也。聖祖旣建四親之廟於金陵。卽以此禮達乎天下。凡品官。俱許祀四代。庶人。仍舊祀二代。封典

止及於曾祖。而祀典兼及於高祖。視古渥矣。而世廟復許庶人追祀始祖。則尤渥之渥也。今始祖或以親盡譜迷。而難遠追。四廟或以費重力詘。而難分建。然而旣有此令。則士庶可權以曾祖當始祖。祀三代不爲僭也。卿大夫。則有品官家廟之式在。

酌量祠堂儀式議

按古者天子七廟。下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廟各自爲一室。主各奠於其室。所謂同堂異室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

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禴祭則分。禘祭則合。自天子以至大夫。適士皆然。國初。品官廟制未定。于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而庶人則但奉祖父母父母之祀於其寢。其享禮亦畧同於品官。斯皆主於合祭。不主於分祭。蓋古也。同堂異室。而今也。同室異龕。勢不容於不合者也。其制。祠堂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

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置香爐。香合于其上。此雖本於朱子遺制。而非宦家之富厚有力者。不能建也。故又開二款於其下。云。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厨庫。而於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木

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于廳事之東亦可。斯則貧宦之可以力勉者。蓋聖制之曲盡人情如此。仕者果有餘地。以恢廟基。又有餘力。以嚴廟貌。則欽遵前式。孰曰不然。或者迫於地而窘於力。則不但三間之規畫難遵。卽一間中之南面四龕。以及東西兩櫃。亦未必綽然有餘裕也。或不嫌會通今古事宜。以奉欽裁四代之祭。倣古禮耶。則莫高祖之主於東面。而以南北分昭穆。固可。倣俗禮耶。則莫高祖之主於南面。而以

東西分昭穆。亦可。蓋皆向各龕之靈。以行特廟之禮。亦分亦合。於事最便。苟有百世不遷之祖位。則以不遷者爲主。而分四親爲兩昭兩穆。於制亦便。又或間架太窄。則欽其制而立一長厨。將四龕奠於其上。而祭時另設席於中堂。奉主出龕以祭。祭畢。則仍歸龕。亦無不可。又或四親之衣裳可設。而分居兄弟。有別故而難於赴廟。則設衣與設主同。迎衣亦與迎主同。卽權拜廟請衣以行特祭。亦無不可。而神主則斷無無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木

出廟之禮。子孫亦無無故而不赴廟之禮。有大灾。則亟救群主而出於廟。有大役。則卜奉一主而載諸途。昔之人有行之者。今亡矣夫。至於亭廟儀則。亦具在。大明集禮中。吳越豈無世家。而熟閑此禮者。殆寡。愚雖有志於考求。而溺於習俗。未之能猝反也。權立四親祠堂於廳事之東。而制亦潦草。揆以古今典章。多所乖謬。改圖尚有待焉。更念古人事亡如事存。蓋有不時獻新獻特。幾無虛日者。亦有每辰率子姓拜廟而後

行事者。愚皆未之能也。除時祭外。第於月朔月望。以不公不私之行服。獻茶餅而行四拜焉。斯誠委巷之餘習也已矣。假我數年。倘能改建家廟。則亦不敢狃於故習也。先志此以質孝思不匱之君子云。

剖義方幾諫責善議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語曰。事父母幾諫。而孟書又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何也。此幾正在毫釐千里之間。不可不察。責之爲言。相諍而不相下。

從先緒傳議

卷之二

一

之謂也。大槩就子說。不就父說。父何嫌責善於子。子不可以善責父耳。故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不言父子而言子父。爲其端起於子也。然父亦當有以杜其相責之端。故古人必易子而教。教不重言而重身。責子以正。而不自處以正。亦父之過也。故并父而言不責善也。如執子之不可責善於父。而謂父道亦然。則學詩學禮正牆面之訓。以及期而猶哭之嘻。獨非責耶。更有甚焉者。樂鉞以一言對君之失。而受樂

書之肘責。曾參以一瓜去根之疎。而受曾點之杖責。二者子無一毫責父之心。而父之責子也。似暴然。晉人賢書而亦賢鉞。孔子則責參而不責點也。則以二父之責善。卽所以爲義方也。故從身不行道之父說。尚可言父子之間不責善。父有義方。何言責善。言責善。則子之不受義方。可知。義方能行於孝敬之子。不能行於鬻訟之子。是以有養不中。養不才之道也。或有必不可。以中才養者。則如之何。曰。法在內則。內則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怒。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凡言怒者。輕則以詈。重則以撻。詈撻之所不能移。則義方之法窮矣。放逐其容已乎。婦不可怒而出。大聖賢有行之者。孔子子思是已。子之當放者。宜莫如丹朱。而堯不之放。何也。以天下禪舜而置爲虞賓。舜必體堯之意。以吏治其國。如封象然。此以不放爲放也。此唯天子可行。而士庶不可行。則有放而已矣。履霜中野。放非其道。又君子之

從先緒傳議

卷之二

一

所悲也。放而當矣。罪止於不孝不敬。而無傷害於物。且母表禮。以開其自怨自艾之門。設有不受放之子。則如之何。曰。表禮可也。召宗人。數其罪於家廟而逐之。不得已而置諸囹圄。亦可。罪入不可赦之律。則有石碣金日磾之成案在。父所以爲義方之術。盡於此矣。子之遇難事之父也。如之何。曰。事親有隱無犯。犯卽淪於責善。而當不義。則子又不可不諍於父。是以貴於幾諫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妙在視於無形。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聽於無聲。而其節文亦在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與魯論不違不怨之訓同。而其要全在幾上。不得其幾。雖下氣柔聲以諫。抑末也。意者大舜事頑嚚之父母。必以此道書。但載其負罪引慝。以底允若。而不及幾諫。何也。父母之過。可諫而不可揚。舜但顯已之罪。慝而隱父母之頑嚚也。

雖有幾諫。其誰知之。噫。古有陳言攸伏之大臣。引君當道。而人莫知。亦以此幾矣。復有不可以幾諫者。伯鯨是也。方命圯族之豪。雖聖子其如之何。禹則從父於九川畎澮之間。相厭水道。悉轉父之汨陳處。歸於行所無事處。實於幾上得之。肆能因敗爲功。陞羽淵之靈。以配上帝。禹吾無間然矣。鯨但不可幾諫而已。尚未有所加諸子也。復有幾諫難施。而身陷不測。宜若何。曰。道在致曲以聽命。小弁以怨。凱風以不怨。至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後儒猶以見幾不蚤。科爲大仁之賊。嗟乎。腐儒之責於人。終無已夫。

三賜不及車馬。合三命不齒於族議。

禮云。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此貴不敵親之義也。又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親不敵貴之義也。二義若相反。然者。其說

云何按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三命者。王朝之元士。侯國之上大夫也。受車馬。則三命之等威已備。不復與族人齒矣。今言不及是。貶三命之體而從再命也。無乃違於王章歟。非也。古者始封之君。初世不臣昆弟。再世不臣諸父。是邦君尚不嫌於降體。而況士之初試爲大夫者乎。父母在三。賜及於車馬。則父兄行之所不得乘者。儼然乘之。州閭鄉黨之間。將遂以尊父行者尊我。而壓於期親尊長之上。是以孝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三

子弗處也。然而三命之體。統自在。與族人敘。亦必於群居中異席。禮亦但言不齒於族。不言不齒於宗。蓋期功尊長。稱宗不稱族。總服以下方稱族。族猶可以不齒。而宗則未嘗不齒也。三賜不及以避父母。及期功尊長之宗也。非避總麻以下袒免之族也。斯道也。不特古道爲然。時制亦然。以天子之尊。而朝母后。入必步趨。見必跪叩。此卽緣古禮不及車馬之意。而於掖庭先之也。以致仕官居鄉。亦令庶民以官禮見。三

黨中尚設別席。此卽緣古禮三命不齒之法。而於鄉社嚴之也。國朝憲章之通古道類如此。涇濡及成弘間。民風轉厚。吾聞諸婁中父老。故宗伯毛文簡公之古也。公以狀頭及第。省親於故里。恂恂如也。謁親戚故舊。多撤傘蓋。步而不輿。此真孝子之節哉。于時鄉氓何嘗習聞三命不齒之說。而少者習於事長。賤者亦習於事貴。族有貴人。輒自歎於攀附不及。而歛踪退避焉。不齒之義自在也。蓋至於今日。而二義俱不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三

矣。在顯士誠不能以孝子之節率鄉間。而鄉間亦多狂子。兼以放曠不羈之山人。跳梁其間。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以爲國法於吾何有。而譚空譚玄之豪客。則又以先王之制爲芻狗也。齒三命於族。猶以爲未足。且欲藐而齒諸鄉矣。縉紳亦畏其口。而曲徇之。士固惡夫以勢加人。然必毀簾遠堂高之體。以博居鄉長厚之名。亦有道者之所鄙也。是故國初之憲章。斷斷乎不可不考。而三賜不及之標。則雖古人之

所難而在。今殊非奇節。蓋古之侯國狹小。三命得以臨其鄉人。車馬亦非大夫不得賜。故以三賜不及爲孝。今當一統重熙之世。統綉亦擁肩輿。賤卒亦乘肥馬。殊不以爲重輕。而士以輿服歸省。父母榮之。州閭鄉黨亦安之。其所重。又不在于三賜之車馬。而別有在矣。試舉三四端。違禮之甚者言之。古者父坐子立。非命之坐不敢坐。而今以不命爲常。至有臨大賓而偃然登席者。古者弟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而今以不起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四

常。至有發詆語而嘻然宴坐者。古者父兄在。凡事必稟命而後行。而今以不稟爲常。至有挑非常之釁而徑情直行者。古者子事父母。出必告。反必面。而今以不告不面爲常。至有曠百里之遊而自去自來者。此真所謂委巷之習也。號稱冠裳之族。而恬不爲怪者多矣。御車馬誠無足異。而侈張僕從。揚揚過閭里。車逼尊長之門。亦大不雅。據禮。小宗之嫡庶子。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待

宗子猶爾。其於父母期親可知已。以此義推之。人子將近父母之堂。必舍車徒於目所不覩之地。跣足而趨以謁父母。將造期親尊長之室。亦只呼導於耳所不聞之域。循牆而入。以謁期親。此乃三賜不及之遺矩也。言及於此。不得不生內愧焉。吾少也賤。賤則類從委巷之習。事父祖多愆於儀。及從大夫之後。思所以補前愆。而終天之恨生矣。其身之多忒。尚不能以過庭之詩禮刑於家。何暇齊族人以古道。姑研此義以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五

學古入官之君子云。

壻事婦翁別體議

今之所謂翁壻。古之所謂舅甥也。其服制甚輕。而恩義甚重。蓋亞於父而立乎伯叔之間。故俗呼壻爲半子。而贅壻則等諸猶子。律許配嗣子而分翁之半產。此岳父之稱所由歸也。唯其分重服輕。故五方相待之體頗別。大槩列子行而隅坐者。什之八九。分上下坐者。什之一。抗賓主禮者。一之半。愚以情理揆之。婦翁之服。雖不與

期親尊長同。而受恩多有過於期親尊長者。齒亦多在父行。豈不可當父執。曾有父執而可以分上下之坐。抗賓主之禮者乎。聖制亦等

諸子姪甥舅之見父叔母舅。久別則行四拜禮矣。唯親迎時。暫分階而翁扶壻拜焉。是故初見以交客之禮。而權踞賓席。繼見以猶子之禮。而永列子行。此體不可易也。雖然。有變格焉。蓋唯幼年結髮之婦。聘由父母。而翁齒且與父比肩。恩復過於伯叔。此婦翁之負父道者也。安得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士

以諸父母舅之體事之。然士固有中年喪偶。繼室不由父聘。而翁齒僅在兄行。此則難當父事之禮。而待之以兄道可也。在兄道則上下之坐可分矣。復有衰年繼娶。妻年與子女齒。而翁齒反入弟姪行。此又難當兄事之禮。而待之以友道可也。在友道則賓主之席可抗矣。此皆天則之自然。雖不載於聖制。而禮則可以義起者。其中尚多變態。難可執一。亦只從恩德之淺深。門閥之高下。與三達尊之相當相遜而參酌

焉。然唯結髮之婦翁爲正格。正格之中。復有德

尊位尊者。不但通於父道。亦通於師道。其刺必用父師百拜之式。非過矣。卽德位不符。而苟非人品污下。與大過之當絕者。定如子姓之終身。隅侍。何疑也。百拜則可以書。可以無書。翁待既賢且貴之壻。則或以台席自處。而以設別席之例。賓之上席。亦無不可。稱謂之體若何。婦翁之齒長於父者。可稱伯。少於父者可稱叔。在達尊中。則不嫌並稱曰伯。亦可稱曰老翁。翁稱壻。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士

以字。或以號。或從僕隸下人之權稱。皆無不可。此但論結髮之婦翁。而繼室之翁。又殺一格。壻亦不必以伯叔稱。繼室之翁。但稱老翁爲順。或兼號兼翁以爲稱。亦得。翁則可以稱壻號。亦可。以從僕隸下人之稱。不得以結髮婦翁之道自處矣。若友道之婦翁。則彼此同稱。殆無不可。壻之待結髮婦翁兄弟也。如之何。翁之兄待之如翁。翁之弟則可以隅。可以僉。亦可以正。當參之以三達尊之義焉。而翁之同堂以下弟兄。苟不

在達尊中者。亦賓主之而已矣。前室之子。待繼室之翁也。若何。曰。從父之所待而退一格焉。可也。繼母如無出。則不得稱為外祖。以貳亡母之父。但可從父之稱而稱老翁。又或用老先生之稱。或隨僕隸下人之稱。俱無大害。唯與分庭抗禮。則不可。為嫌於無繼母也。出外。則借姪事叔弟。事兄之體。可矣。繼母庶母之子。遇前母之父。用何稱。此則不嫌從嫡長兄之稱。以為稱也。如與父絕。則不然。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一

太

重母舅姑姨夫議

人道除父母外。分重情重。而服制亦重。則莫如期親尊長矣。外有服制輕。而情與期親同者。母舅是也。緣母之重。以為重者也。又有全無服而分與期親同者。姑夫是也。緣父之重。以為重者也。母姨夫次之。堂母舅。堂姑夫。又次之。是故三命不齒之義。可行於小功之宗人。而不可行於小功之母舅。嫌於損母之重耳。南北相向之儀。可借於無服之叔姪。而不可借於無服之姑夫。

嫌於傷父之重耳。甥舅妻姪之中。有不可以尋常待者。母舅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甥舅。可乎。曰。不可。父母之期親。無台席。台席亦疑於賓主矣。姑夫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內姪。可乎。曰。有可有不可。其可者。內姪或在三命不齒中。可當賓席。其不可者。姑夫自在三達尊數中。不必就台席也。蓋姑夫雖與母舅同體。大槩母舅密而姑夫疎。疎者可借賓主之權席。而密則遂與期親等矣。聖制但裁甥舅見舅行四拜禮。而姑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一

十九

夫似列在其餘親戚中。行兩拜禮。有以也。然則二行中。絕無迭為賓主之禮乎。曰。亦有之。名雖母舅。而或為吾母之繼母弟。與庶母弟。不專以弟道事吾母。而兼以子道事吾母者。在舅亦為前母嫡母降體。不得直呼姊之所出為甥舅矣。此則可分賓席之舅氏也。母姨夫及堂母舅之少於吾母者。亦然。名雖姑夫。而內人或從吾父之繼室出。與妾婢出。不專以妹道事吾父。而兼以女道事吾父者。其夫亦從妻遜前母嫡母之

子不得直呼內家之姪爲妻姪矣。此則可分賓席之姑夫也。堂姑雖從嫡出。而其夫少於吾父者亦然。中有不可以一律齊者。亦皆從三達尊上起義。與受恩深淺上起情耳。稱謂則如之何。北俗。母舅多呼甥名。此古風也。然難行於吳越之間。直以外甥爲呼。最正。甥貴。不嫌呼字。呼號。或借僮僕下人之稱爲權稱。亦無大害。姑夫之於內姪。則北俗亦罕有以名呼者。稱字。稱賢姪。皆正稱也。既賢且貴。則稱號良不爲過。亦可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十

從僮僕下人之稱。若繼出庶出之舅。與幼姑庶姑之夫。名未成而齒未高。位望反出於外甥內姪之下。則如近世之稱友號。兼老兼翁以爲稱。亦貴貴尊賢之義宜爾也。在甥姪。則無改於母舅姑姨夫之稱。而同堂親屬以下。則彼此稱呼。俱有可以通融者。亦求當於情之所安而已矣。

中表兄弟及伯叔姪別體議

父黨姊妹之子。母黨兄弟姊妹之子。俱稱表兄弟。而世俗相接之體不同。有敘昆弟行若同

胞者。有分賓主禮若外交者。二體孰是。曰。其權俱握於兩家之大父。家大父之有德有力者。能聯女所出之外孫。合諸孫而齒敘之外。大父之有德有力者。能通子所出之諸孫。合外孫而齒敘之。雖曰表姓兄弟。實則同堂鴈行也。祖在時。既已久。敘昆仲之分。祖歿後。豈得遂易賓主之儀。即使敘不出於二祖。而父能子姊妹之子。母能子兄弟之子。其義亦然。若祖父未嘗合而爲一。雖親亦疎。左右交之體成矣。權敘賓主。亦奚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十一

不可。此二格之所以兼行也。蓋敘昆弟者。以先從之誼。奪左右之交。分賓主者。以左右之交。奪先從之誼。禮俱無礙。而敘齒賢於分賓遠矣。亦有不容於不分者。不但祖父之聯屬異齊。而中表行之賢愚貴賤。亦不等也。蓋有三達尊之當參者在焉。兄在三達尊之數乎。年倍者。尚當父事。德尊者。亦當師事。爵高。則兼父師之體。兄事亦何待言。未聞以兄事而猶分庭者也。若達尊在弟行中。則三命不齒之古禮。與筵宴別席之

憲章昭昭也。同宗猶爾。中表可知。權從分庭抗禮之例亦宜矣。然使祖父在時。先有定敘。則弟亦何忍一旦先兄。兄爲賓。則弟以北面作主道。弟爲賓。則兄以台席作主道。其可也。從表兄弟之長幼。派一分。遂起伯叔姪尊卑之分。知所以敘兄弟行之長幼。則知所以敘伯叔姪行之尊卑矣。亦當追祖父之起序。與達尊之義。參論焉。表伯年在父上。當循子姪之禮無疑。叔則年德襍揉。難執一格。如其年相若。道相似。不在達尊數中。亦可權分上下之坐。而聯昭穆之席。唯並踞南面則不可。而亦有可以通融者。表姪已在達尊數中。而表叔又不與父母之昆季同母者也。若期親以外之表親。或以達尊行中之姪。遇不達尊之伯叔。伯猶可用從前之體。而叔則徑分左右之交可矣。雖然。謙者德之柄也。與其過乎亢也。寧過乎恭。

父執執友議

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敢退。蓋父執之重如此。又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此所謂友。正指執友而言也。父母不在。則身亦可以許友。執友之重又如此。夫何故。古所謂執友。與泛然交遊迥別。據三賜不及車馬之文。別言僚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則友道原分三等。內唯僚友取諸既仕之後。而執友與交遊。則皆從未仕之先。別之。孔子論弟子之職曰。泛愛衆。而親仁。交遊。即從泛愛中取。執友。即從親仁中取也。身有執友。則子有父執。父不屑許友以死。友不能許父以死。亦不謂之父執。今之所謂友者。酒食遊戲已耳。詩社徵逐已耳。尚非古人交遊之雅道。惡乎執執之爲言。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之謂也。以義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情則疾病相恤。患難相扶持。而又表裏洞照。若米壺。歲寒久要如松柏。安得不以死相許。亦安得不以其所事父者事父執。而今果有是乎哉。爲人子者。有父執而不以父事之。非孝也。非父執而以父事之。亦非孝也。雖然。非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執而以父事之。猶愈於有父執而不以父事者。蓋猶不失爲厚也。若德非父執而以父事之。禮責後輩則妄矣。而執友與父執之中。亦有等殺。如孔子之於伯玉。固執友也。其於伯高原壤。亦執友也。皆以平交待之。伯玉知非寡過。則坐其使而問焉。原壤夷俟。則愛之以德。而有叩脛之舉。哭伯高。不於寢。不於野。而於賜氏。似處之於伯玉原壤之間。以是知古人之待執友。亦未嘗無厚薄之等也。朱子之於延平李愿中。固父執也。其於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亦父執也。皆以師禮事之。延平學遂行醇。則終其身推崇若不及焉。劉白水晚節稍移。則事以無隱。而有微諷之言。事籍溪亞於李。優於劉。而率無犯無隱之常道。似處之於延平白水之間。以是知古人之事父執。亦未嘗無隆殺之節也。但古有父執。今無父執。古有執友。今無執友。則世教之衰可知已。欲存父執之餽羊。其審德於業師年伯二倫中乎。欲存執友之餽羊。其取節於憲友庠友

二行中乎。講學家當有執友。而今也或是之亡矣。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父辨體議

同年之稱起於唐。不取同庚而取同榜。以爲君門所出之昆弟行也。疎而親之之稱也。父之同年。長於父者稱伯。少於父者稱叔。以其散在四方。齒難猝辨。故合而稱之曰年伯。同年之父之稱伯也。亦然。通名於父之同年。曰年家小姪。覲面亦自稱姪。坐必隅。行必隨。其迎送不用分庭之體。蓋以先後從前之矩合左右者也。通名於同年之父。曰年家晚生。覲面或稱學生。上坐則僉下坐則正。其迎送不變分庭之體。蓋以交左交右之矩帶先從者也。此例不知起自何年。而於義則已協矣。愚嘗諮諸先達。隆慶以前。未有易斯矩者。唯江右一省。後輩事前輩最謹。推及同年之父。多以隅坐爲常。而他省則不然。後乃窮交日淡。勢交日濃。吳越間亦成此格。其待同年之父也。駸駸與父之同年等。又不能如江右

之兼尊齒德而獨尊此一行從而爲之辭曰。不父同年之父。而子同年之子。是尊已而卑父也。斯義不然。夫同榜之昆弟。出於君。不出於父。則世講之子姪。亦起於君。不起於父之父也。父雖尊。安得收君門所出之昆弟行而等之爲子。子雖嚴父。安得擡海內未成父執之尊人而等之於父。同年中。蓋有年高於父者。在父尚當稱兄。徒以偶聯於君門之榜。而推尊曰伯。亦隆矣。乃欲盡掃賓主之儀。而行子姪之禮。豈但以父侵君。亦且以他父侵吾父也可乎。及年誼一定。則異姓昆弟之交成矣。禮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通此義於年家。當云。父之同年猶父也。亦引而進之也。君以父道子吾父。則吾以孫道事吾君之子行。孰曰不然。故子行於父之同年。不問齒之崇卑。與德之高下。苟非義與父絕者。則皆有父執之誼焉。隅坐隨行。於義允協。蓋分胎於君榜矣。烏得與同年之父並論。此非尊已也。尊君榜也。亦非卑父也。不以父貳君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

唯同年之父行中。或有齒尊德尊而爵亦尊者。後進俱當嚴執父事之禮。此又不從年伯上起義。而從三達尊上起義矣。雖然。同稱年伯。而禮有隆殺。士亦將以彼此相形爲嫌。則以台坐之例。參其間。亦不失體。而迎送則必分庭。互賓亦可僉坐。惡得以達尊待後進之例爲例也。卽以父之同年。與同年之子。遇於宦途。或以官階相壓。或以事權相臨。亦不得不圓通家之誼。而奉官守之嚴。蓋王章尤重於世誼矣。又或同年之子。宦遊而歷監臨提調之鄉。其禮父之同年也。若何。則近例亦不遠於禮矣。蓋世講長幼之稱。無改而隅坐隨行之體。稍移在主位。則隅可畧轉而僉。在賓位。則用座主門生台席之例最當。唯迎送之間。戒乎疾行先長耳。當知門生雖以師道尊座主。而座主非師也。收錄之恩。全在君師道亦在君也。年姪雖以父道尊年伯。而年伯之父非祖也。世講之源。全在君祖道亦在君也。愚見流俗之不著不察者多矣。故特表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

鄉會二榜同年變格議

今天下以出身重鄉會二榜。此世情也。又以推轂重二榜中之座主。亦世情也。却有不可等爲世情而薄視之者。則以設科取士。國家之重典在焉。蓋二榜原不以座主推轂之恩重。而以吾君取士之額重也。君上之尊等於天。臣下之尊君等於父。故序科與序齒必相參。而齒同榜之兄弟。與齒同胞之兄弟畧相等。鄉榜之不與甲榜齒。貢榜之不與鄉榜齒。義亦起於此矣。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中尚有變格焉。蓋有鄉榜已稱同年。而會榜復稱座主。門生者。孰爲重。曰。兼重。旅謁必隨會榜之班。而獨謁仍敘鄉榜之誼。今日之仕途亦然也。竊謂門生之稱。可易爲學生。而老師之稱。可易爲先生。何者。座主之稱。師原屬假借。而先生則自昔父兄之通稱也。通刺則座主仍書年生。而門生似當書門下年生。賓主往來之間。則用兄事肩隨之體。爲主則以下對上。爲賓或以昭對穆。是爲得之。復有父子同入一榜者。與諸年

生敘。若之何。曰。此正當以序齒之義行於序科之中者也。齒之等於父者。子可避年兄之稱。而尊之曰老丈。齒之等於子者。父可裁老丈之稱。而等之曰年兄。諸同年之加於其父子亦如之。古禮。父子不同席。父坐則子立。而同榜則多以公會相追隨。難乎堅執古道。但祖臣侍食於君。弟子侍坐於師之體。可也。有大會。則與父齒者。聯上席。與子齒者。聯下席。齒又在子之下。則相携而權入隅席。亦無不可。有專謁。則齒於父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子當隱然以父執待之。而循兄事之體。齒於子者。父亦退然以年誼下之。而倣兄友之體。齒介父子之間。則互賓而以正帶僉。亦無不可。父子榜同。則於諸同年之父。例稱曰年伯。今子必仍用舊稱。而父則不必稱伯。可借老年叔之稱。以別之。卽彼此以老先生互稱。無害也。坐則父可對而子可隅。此非爲同年之父而隅。隅其爲吾父之所兄事耳。諸年家之子。於其同榜父子。例亦並稱曰年伯。今於子無改舊稱。而於父則難

混稱伯。可起太年伯之稱以別之。卽用世俗太老先生之恒稱。無害也。坐則隅於父。亦隅於子。此非專爲通家世講而隅。隅其爲君門所收之父輩耳。世更有與父同鄉榜。而復與子同會榜。與父同會榜。而先與子同鄉榜者。皆可以此例通之。大槩論榜則重君。故不可執父之舊交。而盡奪子之年誼。論交則重父。故又不可執子之年誼。而反奪父之舊交。然則從父論者什之七。從子論者什之三也。然世之父子同榜。及一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十

而兩同父子榜者。亦不恒有。唯叔姪甥舅師生之同榜。則比比有之。體又若何。曰。卑事尊。幼事長。自有定分。豈以偶同君榜而易之。在諸年家。則亦自率其交道之常而已矣。唯初釋褐之寒士。多有狃於俗而迷於禮者。則追隨迴避之間。失度良多。亦當有以正之。據禮。弟子當隅坐隨行。當兄事者。必不肩隨。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然則姪之於叔。甥之於舅。弟子之於師。當在隨行之科也。而洪武禮式。又令官員馬上相逢。

親戚尊卑。聽從迴避。則姪當避叔。甥當避舅。弟子當避師。無疑矣。迴避則難於隨行。隨行則難於迴避。二義何所取裁。曰。此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凡言迴避者。必從在位之士。轎馬之兩路相逢者。說以卑遇尊。禮當下與下馬。古者大夫撫式。士下之。而况尊親乎。故以迴避爲方便之門。若古之所謂隨行。則多就失位之士。舍車而徒者。說卽不徒行而共車。則尊者執轡。卑者執轡。亦隨行之義。義未有張蓋擁導。與尊長並馳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十一

街道中者。與尊長並馳街道中。固非義。遇尊長於途。而不下與下馬。亦非義。是以有迴避之式也。今新進之士。多有依同榜之尊長。而出入相隨者。策蹇以從尊長之後。庸何傷。唯當謁客抵寓時。不嫌先尊者下馬。而趨俟於前。當主人送出時。則必俟尊者上馬。而繼登於後。路遇不下馬。則必避馬。方不悖於禮耳。然此亦就榜士之始進者。及郎官之未尊者說。官至四品。則以兩棍導馬前行。官至三品。則以兩隊導與前辟。其

於尊長亦但有相避而無相隨矣。至於居鄉則士流罕徒步。罕乘肥。而多以一蓋導肩輿。此已易隨行之矩。而當循迴避之條者也。吾見士大夫張輿蓋。謁公門。子避父。門生避座主。則有之。姪避叔。甥避舅。亦或有之。師弟之間。則多混過。謁客率聯輿而並登。路遇或拱手而分路。恬然不以爲非。不曰蠻貊之風。吾不信也。然而同榜之師生。委亦有難於過執者。當其策馬趨朝。及謁閣謁部謁座主之際。隨班出入。不復能叙尊卑之分。則以壓於所尊故耳。當其無所壓時。分義固依然在也。獨幼所執經受業之弟子。却有早達而爲師之座主者。體又若何。曰。師當稍降其體。而弟子却不可執座主之體。何者。弟子之得成座主。其源從執經受業中來也。安得借君門一日之權。而以桃李輩目師長哉。路遇當以相避爲義。然寧以座主避業師。毋以業師避座主。勢不可避。則下馬相揖。至於上馬。亦寧以業師先座主。毋以座主先業師。唯通刺列席之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不嫌稍易舊額。弟子可於門生上加一舊字。而覲面之稱則如舊。師旣難用舊日友生之刺。又難徇今日門生之刺。可並裁之。而書眷生。書侍生。覲面亦不當自稱門生。而稱學生。或如孔子之自稱名亦可。稱座主。不當曰老師。而徑稱號。或如時俗之稱半號。而加老字。亦可。又莫若刺書忝友生。而面稱老座主。似爲更妥。坐無南北。相向之禮。而有昭穆相遜之禮。彼此互賓。不妨互用台席。然業師之台席必居左。而座主之台席必居右。乃其輕重之權衡也。業師與同門生旅謁座主。座主必辭。座主召諸門生會讌。業師必另設於別日。倘有不得不會者。必以異席之例處之。同門生如有會請座主之舉。師但捐分而不預席。可也。蓋場屋門生。徒以知己之恩。感座主終屬桃李之私情。芸窗弟子。實以父兄之禮事業師。則屬綱常之大義。故其權衡如此。舉業師而幼所肩隨莫逆之畏友。可推也。舉業師畏友。而分所素定。如母舅表兄輩。可推也。叔姪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則在迴避之科。必無姪座主而叔門生者。故不必議。叔姪甥舅師生之外。復有姑姨夫。表伯叔及父之執友。年已相懸。罕有卑幼爲尊長之座主者。故亦不必議。設有之。則亦倣甥舅師生之體而行也。同入一榜而成年生體。又若何。曰。表伯嫡姑夫與母舅之體同。表叔母姨夫則與期親尊長有間矣。父之執友。又與三黨尊親稍殺矣。或者表伯姑夫。卽用甥待舅弟待師之體。而表叔母姨夫及父執則叅之於師友尊長之間。相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三五

年。而但書眷矣。父執之於通家子也。其刺不嫌於侍生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貢高之意。而覲面。或可間稱年兄。在幼行。義不以年誼奪父執。或可易晚生之刺爲教下生。而年字則可以書。可以無書。况以年兄二字出諸口乎。乃如業師之恩義兩篤者。則刺亦不必書眷侍。但於友生上添一年字。而門生之事同榜業師。則照舊刺而已矣。師弟之世講稱通家。同年之世講稱年家。則將奚從。此則師家之子姓從年家。而弟子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三五

富與貴交參論齒爵議

國制於別嫌疑處最密。不但別有官於無官。亦別大戶於小戶。蓋聖祖起於民間。習知編氓之不可以無統也。洪武五年。始定庶人常見禮儀。凡鄉黨士農工商。一繫敘齒。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十九年。特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而致仕官之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則十二年之今甲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遵此令甲。則佃主與里士社士。俱在異姓無官者之中矣。豈有有司與之平禮。而鄉紳反不與之答禮者乎。曰。古者三王之養老。八月。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饗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且袒而割牲。而況有司乎。而況致政居鄉者乎。第三老五更之饗。不徒以齒。而亦以德。月有告。而日有秩。則不從德而從齒者也。里社士之與縣官平禮。聖祖其有取於斯義歟。制。但令與縣官平禮。而不與府官平禮。則中亦自存等殺焉。直

隸諸府之長。亦稱方面官。富民雖賜爵而德或未稱。猶難與方面尊官抗禮也。以此義揆之。鄉紳所以待富壽耆民之禮。可裁已。鄉紳之禮里士社士。視有司又當加優。凡京堂方面之在艾者。以上者。不嫌從府官之體。不與平禮。而可與答禮。凡京郎有司之在艾。強以下者。不嫌從縣官之體。與之平禮。亦與之答禮。而二士亦稍有辨。古者士民九十以上。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珎從。然則年入社士之數。行誼有聞於鄉里者。不問大小京堂。大小方面之致仕官。年有未及七十者。則皆與之平禮。有何不可。其庸惡下賤之儔。不與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總覈 國制所定官民四拜兩拜禮儀。議洪武中。欽定百官朝見禮儀。臣子唯於君上。有五拜禮。亦唯於東宮親王。有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又定庶人常見禮儀。凡民間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久別。行四拜禮。尋常近別。行

揖禮其餘親戚長幼照依等第久別行兩拜禮尋常近別行揖禮平交同之然則朝端之四拜止於東宮親王而已矣座主中有一品之柱輔堂翁中有二品之上卿亦在兩拜中也爵雖尊而不得與儲君同體也民間之四拜止於祖父伯叔長兄母舅婦翁師範家長而已矣親黨中有父輩之表伯叔姑姨夫世講中有年伯父執先達縉紳亦在兩拜中也分雖尊而不得與父師同體也百拜之刺即從四拜禮中出頓首之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三

於義而核於禮也吾謂民間有不必書百拜之伯叔而却有可書百拜之長兄朝端必無書百拜之名義師而不無可書百拜之受業師義取諸此而國初議禮考文之臣其識見亦非後儒可及觀其敘爲人弟者於子孫之下姪甥壻之上正推允恩於父叔之間見得兄行中有兼父道師道者此不可以鴈行之昆弟論也又觀其叙生徒見師不曰師長而曰師範正表師模具父兄之道見得師行中有稱人師經師者此不可以浮泛之師徒論也此旨將非出自宸衷而史臣特爲之組織其詞歟聖祖又不獨以言教而已其身教更有加焉龍潛之日連喪三兄不得已而寄身皇覺寺嘗權以方外士文彬爲師試讀其登極之後所爲祭兄之文真是事兄如事父死事尚如此生事又當何如也考其便殿之中所以待彬之禮可謂事師如事兄待方外師尚如此待帝王師又當何如也語曰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三代

以後非 聖祖不足以當此。但卽其重兄重師二節。其德亦已度越千古矣。而復著之。令甲以垂世教。則微顯闡幽之意也。何者。君父與諸尊行之重顯。而兄與師之重幽也。然則表伯叔姑姨夫行中。亦有可行弟見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三達尊中。奚但以兄事之。卽以父事之。亦可也。父執先達行中。亦有可行生徒見師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憲老乞言中。奚但以身師之。卽率子弟咸師之。亦可也。此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十

制中引而未發之意歟。

再剖尊卑長幼拜揖答不答議

夫卑幼拜揖尊長之儀。既有 令甲可據矣。尊長之答禮與否。尚未詳載。亦當有以剖之。大較以古禮合憲章。而其等可裁也。祖於孫。父於子。不問揖與拜。俱不用答。亦俱不嫌坐受。而父則稍辨於祖。母又稍辨於父。此於冢子加冠之禮見之。古者適子三加禮畢。拜父。父起。拜母。母起。父不答。而母答。冠義云。見於母。母拜之。是也。古

者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倂拜。倂拜。卽今女人答舅子之小拜。蓋母以小拜。答適子之大拜也。不言見於父。父揖之。故知父無以揖答拜之禮。但起於坐而已。起於坐。亦異平日父坐子立之常規。則以適子爲宗祧著代故也。庶子則否。國制定品官冠禮。其三加僉倂儀禮。中士冠禮之式。禮成。但言冠者拜父母。父母爲之起。似并母之拜而去之。豈以品官命婦之體尊。不與士庶之母等歟。祖父母。豈無加冠之適孫。禮旣不

卷之二

四十一

言見於祖。母。祖。母拜之。制亦不言冠者拜祖父。母。祖父。母爲之起。以是知祖父母之於孫男。但以坐受。不以立受也。舉一冠禮。而其餘可推已。然則父祖之於子孫。除嫡子著代外。更無三醮及起坐之禮乎。曰。古以世祿故。專重嫡。今當稍別。或者子有未冠而登科甲者。無論嫡庶。皆可。以行三加之禮。爲爵弁已。錫於君故。又有冠後以封章榮父祖者。雖非著代。亦可以用起坐之式。爲君恩實推於子故。此今日之可以義起者。

歟。弟拜兄。兄必荅拜。亦必待弟之先下拜也。而後荅之。揖則可以平揖。荅深揖。而其中亦尚有等。在五年以內者。爲比肩之兄弟。弟可東面。望兄而拜。兄可西面對弟而荅。在五年以外者。爲肩隨之兄弟。弟可退下半席而拜。兄可進上半席而荅。在十年以上者。近於叔姪。弟可更退而下。兄可更進而上。在二十年以上者。近於父子。弟可退入北面。兄則仍據西面。兄之長。雖未及二十年。而果有父師教養之恩。則可從二十年。從先維俗議。卷之三。聖

有祖恩父恩。不嫌直踞父體。但不得如父之坐受子拜。叔具父道。師道。不嫌上同伯體。但不得如伯之南面受拜。叔齒如在肩隨內外。而又非有恩德及姪。不嫌做二十年以長恩兄之例。以半禮荅全禮。或如婦翁之扶壻起拜。亦可。又或叔幼姪長。叔庶姪嫡。則四拜全荅。情禮始安。唯下拜者。必先以首至地。荅拜者。必先以足起地。而亦不用左右相對之拜法。以混於兄弟。乃兩得之。此亦論於期親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當參酌於親親貴貴之間。或以少賤之叔。遇亢宗之姪。此以揖拜全荅爲義。或以達尊之叔。遇下賤之姪。此以荅揖不荅拜爲義。而拜以半荅者。亦有之。則皆緣情而可定者也。母舅之於甥。婦翁之於壻。大槩用伯叔之體。揖則必荅。而拜則在荅與不荅之間。母舅之不荅甥拜也。常在幼穉之時。而冠後則別。婦翁之荅壻拜也。必在親迎之頃。而婚後則別。故母舅於旣冠之甥。多全荅。而婦翁於婚後之壻。多半荅。其中亦有辨

焉。甥就養於母家。則舅有父道。其拜可以無荅。而以手携之。壻入贅於妻家。則翁亦有父道。其拜可以立受。而以揖荅之。否則或以全荅。或以半荅。而亦有但以揖荅者。當以貴貴賢賢之兩義參之。在甥壻。則不自有其賢貴。而以恩德之淺深爲隆殺焉。大約甥壻之前揖也。必以手過膝。而荅者。或不必過膝。甥壻之下拜也。必以頭至地。而荅者。或不必至地。亦有不嫌於過膝至地者。其貴之足以敵親者。歟。師也者。合父兄之道而爲言者也。父不荅子之拜揖。兄必荅弟之拜揖。師則兼而用之。然亦有辨。師之負乎父道者。可以南面正受弟子之拜。而但以四揖荅。師之負乎兄道者。可以西面側受弟子之拜。而兼以兩拜荅。然當其在門而授經也。雖兄道之師。亦不嫌以南面之正位行教事。及其離經而來謁也。雖父道之師。亦不嫌以西面之側荅示謙恭。弟子以贊見質經來。其拜不必全荅。以慶賀參辭來。其拜亦可以全荅。其荅揖之淺深。則亦

畧似母舅婦翁待甥壻之體矣。此唯論乎人師經師。而句讀之蒙師。與市道之業師。別論焉。家長之臨奴婢。有二格。在卿大夫之家。名曰奴婢。與勲臣爲一律。畧用藩王臨閹豎之體。但有叩首而無頓首。叩則不必以小揖荅。此堂陛之遺矩也。在士庶之家。名曰義男。與雇工人爲一律。畧用父祖臨子孫之體。但有頓首而無叩首。頓亦可以小揖荅。此里巷之常規也。庶人尚以小揖荅奴婢之拜。安得不荅子姪之揖。卿大夫尚不以母拜荅長子之冠。安得反荅奴婢之拜。此皆禮節之易曉者。獨叔姪兄弟師生之間。多亂於禮耳。聖制亦多引而不發處。故爲之畧研其幾云。

參合古禮時章以辨上下東西拜揖正體變體議

按古者尊卑長幼相見之禮。不問拜與揖。荅與不荅。凡在尊卑行者。尊必居上。卑必居下。凡在長幼行者。長必居東。幼必居西。卑見尊。幼見長。

並不用賓主分庭之禮。賓主中之父事兄事者亦不分庭。分庭。平交之體也。平交相謁。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階升堂。亦東西相向行禮。此正體也。國初欽定。庶人常見禮儀。全宗古道。其定四拜禮中之子孫見父祖。姪見伯叔。甥見母舅。壻見婦翁。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必用上下相向之體無疑。但除新壻親迎外。則皆以不分庭爲道者也。其定四拜禮中之弟見兄。兩拜禮中之親戚長幼及平交。必用東西相向之體無疑。但除同宗兄弟外。則皆以分庭爲道者也。唯今世士大夫房舍之制。類不合古制之東西兩階。平交往來。亦不用東西對拜之式。主人從中階迎賓。卽於中階分左右而進。登堂相揖。北俗尚左。南俗尚右。比肩向上。如揖虛空。此變體也。卑幼登尊長之堂。類皆北面而立。向上行禮。尊行唯除父祖南面受禮外。餘或從南面轉東西向而答禮。或又從東西面轉僉向。揖拜下之肩答禮。長行除伯兄之負父師道者。或以西

從先維條議

卷之二

四

面答弟揖。餘並不守東西答禮之式。相與比肩而揖於下。此亦變體也。俗士不知古道。認變體爲正體。無足怪者。乃博聞愛禮之君子。亦皆習而安之。若以爲時義當然。何耶。此亦有說。尊卑雖以南北相向爲體。中有名分屬卑。而齒德已邁於尊者。苟非父祖及世父。或難槩以南面之體自居。於是或從僉。或從旁。或遂捫肩而僉於下。蓋降尊而從長者之體。情或當然也。長幼雖以東西相向爲體。中有名分屬長。而齒爵已齊於尊者。苟非五年以內之幼行。或難槩以左右之席相齒。於是或師事。或父事。或不父師事而兄事。拜俱從下。蓋遜長而用卑者之體。理亦當然也。是三黨之尊卑長幼。猶有不得不從變體者。而况外交乎。外交之尊卑長幼。則從三達尊中起義也。齒齊爵齊而德亦齊。謂之平交。平交方可以正東西相向之席。其間豈無齒齊而爵未齊。爵齊而齒未齊者。又豈無齒爵兩齊。而爲幼學時所推遜之畏友。壯行後所受熏之心師。

從先維條議

卷之二

四

難稱德齊者。又豈無德可稱齊。而齒爵懸絕。如翰林之七科後達。及各衙門階級之越及四五等者。以爲尊卑。又疑於長幼。以爲長幼。又疑於平交。在長者欲以左右平交之體待幼者。而幼者不敢當。則必退而就位於下。長者亦遂俯而就之。在卑者欲以上下相朝之體待尊者。而尊者不敢當。則必退而捥肩於下。卑者亦遂順而從之。此所以成今日之變體也。雖於古禮不合。而參諸憲章。亦有合處。按國初官員相見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一

四九

式。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官居東答禮。此非取諸弟見兄之體乎。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禮。此非取諸姪見伯叔甥見舅壻見翁生徒見師長之體乎。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此非取諸子孫見父祖之體乎。斯亦國初正體執斯例也。則唯六部尚書之於左右侍郎。合東西行禮之式。於各司正副郎。合居中答禮之式。而主事及司務等官。不無於坐受跪稟之體稍

違矣。又都御史之於左右僉都通大二卿之於叅議寺丞。方伯憲長之於少叅僉憲。並越二等。而未嘗用居中答禮之體。閣學三孤之於講讀學士。部院藩臬之於科道中書。並越四五等。而不得用居中坐受之體。體則獨嚴於堂屬之際。令凡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者。稟事則跪。又令凡屬官見上司官。必序立於堂堦之上。總行一揖。上官拱手。首領官答揖。而宣正間裁定憲綱。則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唯於運使運同知府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一

四九

初見時。上手立對拜。而於運副運判府同府判推官知州知縣等官。則中立答拜。於各運府州首領官。各縣丞簿等官。但起身舉手。於各縣典史及倉場庫務等官。但坐受舉手。俱不答拜。則又不待越四等以下而後坐受稟跪也。同出憲章。而正體中叅有變體焉。亦多出於聖祖之親裁也。夫何故。聖祖最重正一品衙門文階之正一品。止有宗人一府。其令則親王爲之。而勲戚攝之也。武階之正一品。止有都督五

府。其長則開國元勳爲之。而侯伯佐之也。親王非下天子一等。而與東宮同受百官之四拜者乎。元勳非握大將軍符久尊於外。入朝亦出品班之外者乎。其裁越二三等之居中。答禮越四等以下之坐受跪稟。大槩從掌府事之宗戚勳貴上起義。而二品衙門則殺焉。三品以下又殺焉。文階中之二品。亦唯中書一省爲最尊。而以都察院頡頏之。除都察院外。六部皆其統屬。而六科及中書舍人。則其首領諸屬也。故其體畧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

下於宗人令。而與左右都督東西行禮。然居中坐受。稟事則跪之式。在領屬中。但可行於六品郎官。不得行於五品大夫矣。則都察院以下可知也。中書未革。六部尚書猶在三品京堂中。每以侍中轉尚書。以侍郎轉侍中。以郎中轉侍郎。體不甚懸。故主事等官無跪禮。而四品五品京堂衙門。雖有僚屬。情更親而體更殺。僚則以長幼叅平交之體。屬則以尊卑叅長幼之體。卽居中答禮之體。猶有難於槩執焉者。而況於坐受

乎。況於跪稟乎。其他文武官僚相接。論品秩亦論衙門。論衙門亦論差委。品秩雖有二等三等之懸。或以衙門之頡頏平其體。衙門雖有四等五等之懸。或以差委之事權抗其體。此在洪武之初已然。蓋聖祖有鑒於元末專任中書之覆轍。欲以大臣鈐束小臣。亦以小臣糾彈大臣。故其議禮置法如此。中間又經胡惟庸之變。革中書而分任六卿。衙門不無陞降。體統因有參差。六部蓋以三品衙門。陞二品。額雖陞而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一

屬不變舊體。故尚書已從中書令丞之體。站左都御史之上。而越四等之主事。未見其從坐受跪稟之式。視中書令畢竟有間焉。司務。特部中九品官耳。於子部大夫亦越四等。而領班却先子部。則以其爲堂翁首領之司。義不屈於各司也。藩臬有八九品之幕僚。不與四品以上有司敘尊卑拜跪之禮。義亦准此。翰林院蓋以三品衙門。降五品。額雖降而堂官猶存舊體。故學士尚執三品京堂之體。分六部堂官之庭而講讀

以下諸僚亦未見其執屬官居下拜上之式視別衙門畢竟有間焉。大學士亦五品京堂耳。於部院正卿亦越三等。而分庭不問部院則以其爲天子密勿之臣。義不壓於外臣也。禁中有四品之司禮監得與三品京堂從分路而行之。式義亦准此。又中書省以六科分駁六部事。故六科原屬省。不屬部。殆與六部相表裏。省雖革而封駁如故也。且屬朝廷近侍官員。雖太宰安得以先年中書令之體格臨之。符丞祿丞及編

檢之不屈膝於部堂。義亦准此。又都察院以十三道分察十三省事。故各道不但察外亦察內。且許其堂屬互糾舉。等雖懸而言責並重也。後代天子巡行方岳。雖岳伯安得不以皇華天使之體格尊之。科部及雜差御史之必作賓於藩臬義亦准此。諸如此類尚多。此正體之中。所以多叅變體也。在公會猶多變體。而况賓主酬酢私相拜望。非以爵下齒。卽以齒下爵。非以爵齒讓德。卽以德讓爵。齒或主或賓。有不敢當南面

之拜揖者。則必退而僉立於旁。又有不敢當東西之荅禮者。又將退而肩列於下。殆亦時義之當然。猶夫民間相見禮儀。除祖孫父子主僕外。一切尊卑長幼之間。類不可以一格裁也。第惡夫狗勢狗情。而不當於天則耳。夫俗士類疑朝廷嚴重之體。與委巷異齊。豈知一切拜跪等儀。皆從里巷中起。舉其大者。如天子南面而受百官之五拜三叩。便殿亦賜大臣坐几。實叅用父祖臨子孫。師範臨生徒之體。內侍但有叩頭而無頓首。則純用家長臨奴婢之體。而內侍亦近君之臣也。故亦不以外朝官之越等跪拜拘之。但令遇駙馬於道。必須下馬。遇公侯一品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亦以近侍官之例而進之一格也。不齒勲戚公卿。而齒三四品官。卽用古禮之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齒於農工醫卜等流之義。蓋天子之待勲戚公卿。亦做品官待士之體。其待三品以下庶僚。亦做品官待民庶之體。古者出鄉之家臣。

不與士齒而與庶人齒。此今日出官之內侍。所以側立於一二品。而分路於三四品也。百官北面而朝東宮親王。行四拜禮。此亦參用子見父。姪見伯叔之體。而天子於親王中之稱伯稱叔。稱兄者。亦不廢民間弟姪見尊長之體。觀其御大殿。受親王五拜三叩禮畢。即於便殿中。以四拜之禮荅之。可見已。東宮之荅親王。亦以此義。乃如禮儀定式中。所載百官相見諸體。大槩在京部院堂屬。則以父子衙門借師生體者也。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

外方面有司。又以父子衙門借君臣體者也。此外各衙門領屬。似通民間弟姪甥壻及平交諸變體而互用之。有不盡如禮儀定式所云者。則以定式先頒。而更定之憲章在後也。其所更定。大槩緣人情之所適。而以理裁之。故洪武末年之定制。不無與初年稍別。士有疑國初之禮式。不可行於今日者。不知聖祖已先爲之變通矣。然國初雖有變體。亦必不遠於正體。沿至宣正景順以後。而變中又復起變。舉其尤

者。則如閣學中有一品之三孤。其待五品之翰林學士。不但不執越四等坐受之體。而且以舊額叙賓僚。此猶民間有年長以倍之伯兄。齒德雖尊。而於同堂介弟。但叙長幼。不叙尊卑也。然學士之站朝班。不列於大理丞尚寶卿之間。而列於僉都通政之間。終非體。蓋嫌於狃要路以易朝常故。又如藩臬中有二品之方伯。其待七品之監察御史。不但難執越四等以下受拜之體。而且以方面受考察。此猶民間有年高望高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

之小宗。名分且尊。而於大宗嫡子。難論尊卑。亦難論長幼也。然御史之謁二司。不用坐東向西之式。而用坐南向北之式。終非體。蓋嫌於狃俗例以易朝綱故。又如總督都御史。品級不高於總兵。衙門不異於巡撫。而權則兼制總兵巡撫。督撫副僉都。品級亦不高於憲長憲副。衙門亦不昂於都指揮使司。而權則並壓藩臬閫司。不但不用東西對拜之體。而或僉於南面。或荅於西面。且有淫於居中荅禮之體者。總督兩廣軍

門是也。恰似幼者反擡於長者之上。則猶民間有繼別之示子。雖與支子年相若。道相似。而支子不問嫡庶。卽貴顯。並歛車從。以入宗子之門也。然總督之以中立。答拜待二司。終非體。蓋嫌於非堂屬。而抑從堂屬故。又如巡按御史。品秩僅與推官知縣等。而批仰且及於從三品之運使。正四品之知府。兵備僉事。品秩僅與府同知等。而叅掣亦及於五品之文官。三品之武官。不但借用居中答禮之體。而各官之叅辭必跪問。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六

答亦跪。且有淫於亞級跪稟之體者。運使知府是也。恰似卑者反躋於尊者之上。則猶民間有三命不齒之支子。雖與宗人之尊者長者相處。苟非期功之親。及繼別之大宗。有筵宴。必設別席。不坐於無官者之下也。然院道之以稟事。輒跪臨運府長。終非體。蓋嫌於奉憲綱而陰悖憲綱故。此皆弘正以後之變體也。其於國初之正體漸遠矣。而義亦猶有可解者。爲有因時之權制存焉。今又愈變而愈遠於正。一切禮儀定。

式俱爲權勢之重輕炎冷所移。權重勢炎。則昔所定爲向上行禮者。一變而分左右。如平交再變而據上手。宛似長之待幼。三變而踞上席。宛似尊之臨卑。此在巡按御史之壓藩臬。猶得以會同撫院考察爲辭。其最不可解者。莫如遼東各衛經歷。以七品異途受幕職。於本衛指揮使正在越四等跪稟之科。徒以聽候兩臺故。不但不跪稟而已。且偃然用分庭之體。而踞上席。待別衛有若屬吏然。志則揚矣。如憲綱何。而邇年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七

新甲科之遽賓京堂方面老臣。亦非體。權輕勢冷。則昔所定爲居中受禮者。一變而分賓主。成平交。再變而以下手遜上手。頗似幼之待長。三變而以下席陪上席。頗似卑之承尊。此在三司長官之尊科道。猶得以近臣難拘品級爲辭。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先年鎮守太監。以四品內侍奉欽差。於總督尚書都御史。正在引馬側立之款。徒以起賜蟒玉故。不但不側立而已。且儼然挾近君之寵。而據中位。壓三司。亦若總督然。

體則隆矣。如祖訓何。而目今鑛稅使之憑陵撫按藩臬重臣。亦非體。此變體之駭人耳目者也。諸如此類亦多。開國以來之紀綱。唯有日搖一日而已。紀綱搖於上。風俗安得不搖於下。於是民間之卑脅尊。少凌長。後生侮前輩。奴婢叛家長之變態。百出。蓋其所由來者漸矣。先正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吾儕林下之人。無亦且置國是爲第二義。而求端於民俗尊卑長幼之禮乎。禮有正體變體。惡乎執。曰。祖孫父子主僕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一

間。但守正體。兄弟叔姪舅甥翁婿師徒之間。兼綜變體。然變而不失其正。卽正也。論正體。則必以春秋刪述後之經制爲宗。而委巷之陋習。不可執。亦以洪武開創初之憲章爲宗。而邇年之俗例難盡執。中有極重而不可反者。則如之何。曰。易窮則變。變則通。而欲速則亦不達。轉移自有漸焉。大槩武階中之變體已難反。而文階中之變體尚可反。卽文階中之變體亦但可反成弘以後之屢變者。還於宣正間之再變。而不能

反宣正間之再變者。還於洪永間之初變。若武階。則今日統禔子弟。委非國初人物。而冗員且多。不以文官節制之。斷不可。其變體之愈趨愈下。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也。當此之時。文階中之極重猶難反。乃欲并武階而盡反之。卽使聖祖復生。亦將有所不能。而盡反亦非國家之福。若民間相見禮儀。則今猶未遠於古也。故朝綱中之變體。非君相不可反。而民俗間之變體。則老成典刑亦可反。反變體爲正體。類非同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二

合汚之鄉原所能任也。溺俗者。徂於雷同。避嫌者。戒於立異。必也獨立不懼。邇世無悶之君子乎。然而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又若之何。則尼父先有言矣。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志行寄諸春秋。孝經。此亦不得志之言也。尼父不能以志行匡一時之天下。而能以志行維萬世之天下。則以萬世之人心不死也。擔世教者。夫亦竊比從先進述禮樂之餘意。以待後之君子而已矣。

分別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主僕議

古者天子諸侯之國有公臣。公卿大夫之家亦有家臣。家臣之中復有公臣。有私臣。曷謂家臣之公臣。如孔子之仕於高昭子。冉有季路之仕於季康子。名曰家臣。實公臣也。可薦而同升諸公。亦可以不合而去。曷謂家臣之私臣。但奉詔於私家。而不受詔於公室。如孟莊子所不改父之臣是也。其中亦分二等。有爲卿大夫總理家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二

六十一

政者。謂之家相。亦謂之室老。卽今縉紳家僮僕之領袖也。有爲卿大夫分任各役者。謂之衆臣。亦謂之更僕。卽今縉紳家奔走之僕從也。家之公臣。士君子亦以小試行道而不辭焉。家之私臣。則與執工技以事上者同體。出鄉不得與士齒矣。先朝衣冠名族。此辨甚嚴。近乃有起家鉅萬之豪僕。聯姻士流。多挾富而欺其主。亦有奮迹賢科之義孫。通名仕籍。則挾貴而卑其主。此士風之變也。何以裁之。此當別其等於義男奴

婢之間。考律令。雖有奴婢見家長之條。亦有奴婢犯家長之禁。然唯許公侯及三品以上官畜奴婢。有籍沒者。但給賜功臣之家爲奴。而品官不與焉。士庶家但名義男。不名奴婢。蓋勳貴可臣庶人。庶人不相臣也。名義男。則僅下親男一等。未嘗禁其讀書出仕。名奴婢。則與娼優隸卒爲一律。而不得廁於士流矣。此其別嫌明微之意。最深遠也。然公卿大夫之貴。亦不下於勳臣。而等稱賤僕爲義男。無乃抑而夷諸士庶間閭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二

六十二

豪富之氓。豈可混於朝貴。而斥辱義男爲奴婢。無乃亢而等諸勳臣。邇年廷臣建議及此。奉有新旨。今後官民之家。財買義男。如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如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顧工人論。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大哉。皇言。旣已執兩端。而用中於民矣。而法官尚未別白官民界限。則如貲郎吏與旣仕。皆可列於縉紳。舉貢官生。未仕。皆當夷於士庶。豈無酌量之權歟。此又當稽 聖祖之

制也。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官員役使奴婢之例。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而不敘及四品以下。亦不言四品以下官員。不得役使奴婢。若以前例推之。當是四品可用六人。五品可用四人。而六品郎官以下。或從四人例。或從士庶家義男例也。今既奉有題准事例。則又可以新例圓舊額。竊謂京官自部寺首領以上。凡從正途入流品者。外官自府佐縣正以上。不從大察追誥勅。

從先維俗講

卷之二

六三

者。其義男皆當照勲臣家奴婢之例。武職五品以上亦然。文官之子孫雖不仕。而僕從祖父培植來者。仍用此例。其餘則從義男之律。凡鞠此等獄情。必援律例而申明之。毋相混濫。使天下咸著於貴賤之義。則今驟入賢書之寒士。其以子女殉錢神。而不避良賤爲婚之誚。誠足羞已。唯義子讀書應舉一路。尚無憲章可憑。或曰。有教無類。開之便。或曰。漸不可長。塞之便。愚以春秋之法裁之。諸侯干天子。大夫干諸侯。陪臣干

大夫。春秋之所斧鉞也。仲叔奚于之請繁纓。又重爲名器惜焉。僕之干主。與臣之干君。何異。縱之讀書應舉。豈謂不仁。無乃與惜繁纓之意。違歟。吳越之間。此害殊不淺矣。矯枉不嫌過正。或者姑塞此門。杜日後于主之漸。可乎。乃富宦家。有鉅萬家囊之僕。其所從來亦遠矣。不知古者清白吏子孫。亦有此家相否。春秋責備賢者。又不得專責於不臣之僕也。

緣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僕稱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三

議

凡卑幼之稱尊長。古今異態。大要不出二端。一曰大人。一曰先生。大人之稱。其義緣於父子。其案則徵於曾子之受杖而慰。曾皙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後乃通其例於官民堂屬之間。在國初。百姓之稱有司以之下司之稱上司。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大人之上。則從其位分之尊也。先生之稱。其義緣於師徒。其案則徵於樂正子之見責而質。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後亦

通其例於交遊官長之間。在國初後輩之稱先達以之。京屬之稱堂翁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先生之上。亦從其齒爵之尊也。然大人之稱。雖緣於父。而以其爲尊者之通稱也。混諸父則泛。倘加老字尤泛。故人子唯於手書票白稱大人而對面非以爺稱。卽以爹稱。從人子恒稱上加一老字。則爲僕隸下人之稱。稱雖非古。而義亦不乖也。先生之稱。雖緣於師。而以其爲長者之通稱也。混諸師似泛。但加老字亦泛。故弟子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本南

於未貴之師稱先生。而旣貴則不槩以先生稱。而間用老師之稱。外有倣師稱而稱老伯。老叔。老翁。老丈。則爲交遊父事兄事之稱。稱未必皆當。而義則各有在也。當吾未入仕之先。所見鄉黨稱呼。在父老。除三黨之親有定稱外。富民類於鄉曲之達尊稱大人。僧道類於方內之貴士稱大人。今則有進而用老先生之稱者。又有退而從僕隸下人之稱者。皆非中道。而於國制更違。在後生除父兄師友等行。有夙稱外。已仕

者類於年尊爵尊之先達稱老先生。未仕者亦於年尊德尊之父輩稱老先生。今則有縉紳濫施於江湖之遊客者。又有耆英濫施於青雲之少年者。皆駭聽聞。而於古道尤遠。愚已畧於別議中及之。今弗贅已。唯念士大夫謝事而歸林下。旣不可不追野人之禮樂。又不可盡撥君子之禮樂。而善俗必自刑家始。則父子兄弟夫婦之外。主僕之稱呼當正也。品官家之僮僕情則父子義則君臣。其體介於掖廷閤豎官府吏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本五

之間。人但知家長之馭義男。難可等於天子之臨內豎。豈知內使之面君稱爺。及章奏中之稱萬歲爺。爺並本於民間。子尊父僕尊主之體也。父子主僕之體。旣可借於君臣間。則亦可借於堂屬官民間。故在京衙門吏胥之面稱部院堂上官。俱倣內侍之稱君曰爺。却綴一老字以別於天子。而司屬則稱爹以別之。亦加老字於其上。蓋以吏胥視部司。並有君道而以堂對屬。則堂翁類大宗之統君道。司屬類小宗之統君道。

也。在外衙門吏民之私稱各府太守。與漢唐朝之以老爺稱部堂。且加一太字以別於僚佐。而州縣正亦稱爹以別之。且別太字大字於老字之上。蓋守令之宰郡邑。並稱民之父母。而以守較令。則令乃父母中之父母。守則父母中之公祖也。民間子父或稱爺。或稱爹。原屬方音。非有等殺。而官吏以此別上下司之稱。於義亦得。今京官唯銓部吏胥守此稱而不變。各部則司屬俱變而稱爺。唯不濫堂官之加老字。至於外僚則不但州縣主之稱與府主無異。卽幕僚襍職等官亦無別於京堂方面之稱矣。雖於大體無碍。而別嫌明微之義何在耶。更有可怪者。禪講二家之緇流。其徒並不守本師和尚之稱。而借宦途尊官之稱。不但呼爺而兼呼老。不經孰甚焉。乃宦家僮僕却有不改京外堂屬官之風稱者。吳越間近古之風。僅見此一節耳。然國制內外致仕官居鄉敘爵。爵同序齒。並言內外。顯是京堂與方面同體。京屬與有司同體。則任內吏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李本

胥之稱官長誠當別於堂僚屬僚。而林間僮僕之稱家長何所擇於京堂方面臺察。則久與撫臺並尊於外。而郡守則又久隨方面官之後。而受吏民之尊稱者也。退而居鄉。僮僕何嫌以吏胥之稱稱家長。然則家長之可借大老稱者。豈必專在部堂家屬中哉。且世宦之家多有父子同朝。亦同謝事家居者。如其同在大九卿中。則僮僕將混父子之稱爲一體。亦非別嫌之誼也。夫奴婢之事家翁父子。正如內侍之事天子。儲皇。內侍固以爺稱天子。而於天子前以小爺稱儲皇也。以此義推之。父雖郎官。不嫌進一等而借京堂方面之稱。以別於子。子雖大夫。不嫌退一等而用京屬有司之稱。以別於父。卽子不貴顯。而父年已及七十。亦古人稱老之年也。里中父老誠不可勒之以從京堂大老之稱。而家屬之借此稱亦不爲過。況以子貴別嫌乎。或曰。曷不用世俗稱封君之體。更加一老字以別之。則邁迹自身者。又不可與封君之以子貴者同稱。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三

也。頗似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其稱不可相濫。設有父爵未列九卿。而以子貴受大九卿之封。則家屬之稱大小主。將有不得不濫者。又何以別之。曰。原稱不可改。當於原稱之上。義起一字。外隸之稱於其父子。在父可添一太字。以別於子。如時俗之私稱太府曰太爺。而仍貫老字於其中。是也。在家僮則不必然。家僮之稱於其父子。在子可添入排行一字。以別於父。如時俗之分別貴介公子曰大爺二爺。而亦貫老字於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本老

後達也。固宜。彼方外流之僭尊官稱。可速革。而士庶家之主僕原有舊稱。別於有位者。則不必改也。如其冒濫。則有司者治之耳。

再析朝野稱爺稱爹兼加老字及大人先生等殺因由議

曰爺曰爹。此親親之稱也。野人之質稱也。君子中亦用之。用質稱。不以加老字爲重。不加老爲親中之親。加老却爲親中之疎。其尊亦減至尊一等。故人子之稱父唯一字。而義男之稱家長則兼老。內豎之稱君唯一字。而吏胥之稱官長則兼老。此禮之以減爲貴者也。中有非君非父非尊官。而繫以爺稱。此末俗上交之諂辭而非古也。曰大人曰先生。此尊尊之稱也。君子之文稱也。野人中亦用之。用文稱。或以加老字爲重。不加老爲尊中之親。加老則爲尊中之尊。其親却殺至親一等。故子孫於父祖。光稱大人。而下司於上司。必加老字於大人之上。卑幼於尊長多稱先生。而後輩於先達。必加老字於先生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本老

上。此禮之以增爲貴者也。中有非尊非長非先達。而亦以老先生稱。此又近世下交之濫稱而非古也。是皆稍知禮義者之所能辨者也。唯古者起人子爹爺之二稱。及時制別京外堂屬之二體。其中並有因由。士多習而不察。當剖之。古人製字。殆以爺爲父之正稱。爹爲父之旁稱。稱爺唯在嫡父。稱爹兼通諸父。觀爺字從父從耶。爹字從父從多。可想已。天子專以爺稱。正取義於嫡父之尊。而民間雜以爹稱。或以下君一等爲

義。然天子既用民間之父體。則民間之稱父者。亦何必自貶其體。雖以內豎之稱君者。稱父。不謂之侵君也。人子之稱爺。既不謂之侵君。則僮僕加老字於爺字上。亦豈謂之侵尊官體哉。人亦但知京堂與司屬之分。二稱以爲方面官之稱。當殺部院正堂一等。有司官之稱。當殺臺省部屬一等。故今宦家之僕。但以京屬之稱。稱家長之爲有司者。而不槩以京堂之稱。稱家長之爲方面者。豈知京官堂屬之異稱。實緣於外官

上下司之稱也。蓋臣之於君。猶月之於日。月近日則光微。遠日則光盛。故部院之大堂。雖有越四五等之領屬。而天子不畀之以堂。陞森嚴之體。乃藩臬之於各府。各府之於各州縣。其品級未必甚懸。而天子却以堂陞相臨之體。統假之。體統尊。則名稱亦尊。是以不稱先生而稱大人。亦不但稱大人而兼稱老也。下司之稱上司。既尊。則小民之稱上官。尤尊。故自府史胥徒。以及編氓小戶。於方面官。並以爺稱。而冠以老字。於

有司官。並以爹稱。而冠以老字。府正從方面例。府佐從有司例。自國初以來。卽然。吏胥於部院堂上官。正用藩臬堂官之稱。於部院諸屬僚。正用州縣長令之稱。其時殆以內之堂屬。例外之方面有司。亦以外之上下司。配內之部院堂屬也。國初但有按臺而無撫臺。按體亞於方面。尊於有司。正用府長之體。宣德初。撫按乃並設。撫臺卽借藩司之體。按臺因齊臬司之體。此外一切京官出差。不用方面官體。卽用有司官

體。此成化中所以議京官四品以上用導三對。從五品以上方面之體。七品以上用導二對。從四品以上有司之體。八品以下用導一對。從五品以下有司之體也。豈有同其儀從而不同其稱呼者哉。又豈有吏民輩所與稱呼當道官之式而僮僕輩不可以爲稱呼家長之式哉。特緣弘正以後內日重外日輕。京堂擡其體於方面之上。京郎亦擡其體於有司之上。而遷轉之差等亦從之。故京稱與外稱不相等。而吏胥與僮僕之稱不相蒙。昔也以京堂從方面之稱。而今也抑方面而俯就司屬之稱。昔也以部屬從有司之稱。而今也激有司而上濫京堂之稱。皆非國初之正額也。姑置弗論已。但就奴婢見家長一行而論。猶可綜古額。而絜矩於爵同序齒之間。且國制原令內外致仕官居鄉。庶人以官禮見。庶人所以稱府州縣正官之額具在也。面稱已移。而背稱不改。則內外品官家之僮僕可推已。士庶家之義男當別論。

自稱稱人各欲當情議

人道中重則三綱。親則三黨。各有一定之稱。弗贅外。在交道中則有敵體之交。有先後輩之交。又有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交。其通刺之稱與覲面之稱皆不可以不當其情也。大槩稱人者必進一格。自稱者必退一格。此古今之通義。然古人必無不當情之名。而今則有遠於人情者矣。別嫌明微之幾不可不察。古人通刺於朋友曰友生。而今則定爲師。答弟子之刺分相懸之尊。官亦用之。故答友生之刺者必非友生。而或以門生或以晚學生也。古人通刺於先輩曰侍生。而今則等爲平交相通之刺。道相似之長者亦用之。故答侍生之刺者不皆侍生。而或以晚生或以晚侍生也。此亦不遠於人情者也。近又以侍生爲疎稱也。進而稍親之。於是眷侍之刺起。又以眷侍生爲恒稱也。進而稍尊之。於是侍教眷教之刺起。又以眷侍教生之猶屬敵體稱也。進而加尊之。於是晚侍及晚侍教之刺起。

以晚字冠侍教之上。此正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稱也。進此則爲晚生。眷晚生非達尊之先輩不能當矣。又進此則爲晚學生。爲官銜晚學生。乃卑已尊人之極稱。必齒尊爵尊中之兼有名德者而後可承也。或疑眷侍侍教眷教之刺爲不經。駁曰。眷則不侍。侍則不眷。兼眷兼侍。無乃跨兩頭之馬。侍從教名。教該侍義。綴教於侍。無乃添畫蛇之足。眷不與教蒙。教不與眷蒙。綴教於眷。無乃串異絡之經。則吾以爲皆不達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

義也。蓋倫輩中。委有介乎親故之間。不與泛交等者。稱眷則太親。稱侍則已疎。故以眷侍別之。厚道也。亦有分在等夷之列。而齒德可欽。提携當遜者。稱晚則太過。稱侍則不及。故以侍教別之。謙道也。世以治教並稱。士大夫之於監司守令。用治生之刺久矣。在治下。既稱治生。在教下。豈不可稱教生。聞之先輩。成弘間。鄉縉紳唯於司府州縣官書治生。撫按但書侍生。正嘉間始變此格。尚於撫院書撫治生。於按院書按治生。

而不光書治字。眷教之稱。猶夫撫治按治之稱也。近亦有書眷侍教生及教下眷生者。今不書侍。不書下。而書眷教。省文也。猶夫不書治下。而書治生也。就此一字增損之間。隆殺亦有在焉。治下重於治生。而教下亦重於侍教生。蓋皆義之所可起者。特惡夫施之不當耳。苟當其情。何害焉。復有交誼親密。刺中不稱生。而稱眷弟。侍弟。年弟。友弟。覲面則互稱小弟者。內唯年生不論齒之高下。此外則大有權衡在。凡稱人曰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

天尊丈曰。老兄尊兄。而自稱曰小弟。皆親之之辭也。不謂德均爵均。卽可以用此稱。亦必年相似而後妥。凡稱人曰翁。曰老翁。曰先生。曰老先生。而自稱曰晚生。曰晚學生。皆尊之之辭也。待三達尊之體。當如是。卽道相似而年不相若。亦當推敲而參用之。不可擡此身於平交之列。蓋自稱必退一格。故兄事者。不自稱弟。試觀師長之書友生於門人。先輩之書侍生於后輩。可推已。故稱人以翁。以先生。則不當自稱曰小弟。自

稱以晚生以晚學則不當稱人曰尊丈尊兄唯學生二字可以通用蓋士流未有不從學校中出者在後輩固爲本色之稱在前輩則爲不忘本之稱也稱小弟則非敵體之交斷不可在前輩降尊而自稱弟不失爲謙在後輩抗衡而亦稱弟則嫌於亢矣愚於鄉紳序齒議中以十年之兄齒配四科之先達而躋諸肩隨之上以此蓋五年內外之相懸不嫌互稱小弟而十年以上則嫌一兩科之相懸亦不嫌互稱小弟而三

四科以上則嫌此人情之自然也亦有爵縣科懸而亦可以互稱者必也以十年兄事之齒當三四科分之先達一則以天敘准君敘一則以君敘敵天敘庶其無大嫌乎不然則必定交於幼學之時同塾同庠久受切磋之益而達不可以變塞者也又不然則必論學於登仕之後生乎吾後吾可以師則生乎吾前吾亦可以友也又不然則必以齒中之父兄行遇爵中之台鼎位彼固當爲鄉黨尊上齒此亦當爲朝廷尊上

爵也然而難執以爲例矣乃如父事之禮及晚生之稱則亦未可槩施諸同袍間除仕途現任相逢別論外但從鄉曲中論齒序苟年非踰等入父祖行科非越三十年爲一世則稱翁稱老先生固無揀擇而禮或不必要槩以父事刺亦不必槩以晚稱也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乎乃士流稱名之不古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余猶及見先輩腹心之交面稱幼於已者爲弟刺亦稱爲老弟後乃彼此互稱兄而未有老丈之稱寬友

從允集卷之二

卷之二

三

亦但自稱學生而未敢濫小弟之稱與年家通家相混刺亦互兄互弟互書侍生唯於勝已之友間書侍教生而答者不必皆書侍教今則老丈小弟之稱侍教之刺布滿衿佩間矣最可怪者庠師亦以此答門生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學有行之兄稱齋長者也有司亦以此答山人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齒有德之可稱隱士者也果有齒德兼隆之真隱士乎要結不能令人親橫議不能令人畏有司何賴於若人而

以侍教之刺先施哉。及士子一入制科。則專重
宦交而忽窮交。專親同輩而踈先輩。夙稱晚者
必以晚侍易之。夙稱侍教者必以侍生易之。其
居位則隅者必變而僉。僉者必變而正。一何不
古之甚也已矣乎。安得有素心從先進者。而與
之共挽滔滔乎。

忘分忘年合尊爵尊齒議

孟子之敘達尊。首爵。次齒。次德。雖不以朝廷所
尊之爵。鄉黨所尊之齒。揜德之一尊。而亦不以

從允維修議

卷之二

三八

輔世長民之德。加諸爵齒之上。至論友德。則曰
不挾貴。不挾長而友。又以忘分忘年爲道也。得
無相悖否。曰。凡言忘者。從下交說。不從交於上
者說。凡言尊者。從上交說。不從交於下者說。上
不忘已之分。何以友山林隱德之士。若隱者原
無實德。而曰。我有文章。足以驚海內。王公當忘
分以友我。則妄矣。上不忘已之年。何以友少年
聞道之士。若後生原未有聞。而曰。我有文學。可
以躡青紫。先達當忘年以友我。亦妄矣。據禮。凡

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
不與士齒。而圯上老人。且以嚴詞責留侯曰。與
老人期後。何也。是分亦未可。繫忘年亦未可。繫
忘也。忘從何始。其在有德之窮交乎。窮交之中。
聞道爲上。脩行次之。脩行。則必忘分而與。故曰。
友其士之仁者。聞道兼亦忘年而與。故曰。生乎
吾後。吾從而師之。兩相遇。則彼此相忘。而亦未
嘗不相重。如但以雕蟲相取乎。此交道之淺者
也。在貴士。固以忘分忘年爲厚道。而窮交亦難
盡忘重爵重齒之誼矣。况交在既貴之後。而年
復相懸者乎。據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又曰。四五十而無聞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然則爵之尊固有所擇。而
齒之尊亦有所擇也。尊從何始。其在有德之先
達乎。先達之中。憲老爲上。乞言次之。德可憲。則
以父事。二程先生之於呂申公。是已。言可乞。則
以師事。橫渠先生之於范文正公。是已。兩相遇
則彼此相重。而亦未嘗不相忘。如但以位分相

從允維修議

卷之二

三八

先乎。此典刑之所不歸者也。在後學固以尊爵尊齒爲當然。而先達亦當內懷挾貴挾長之戒矣。況品入鄙夫之流。而老於財勢者乎。是故上焉者。自反當以德。德無玷矣。又當忘分忘年以友人之德。是以無下交之責也。然無權亦入於鄉愿。下焉者。師人當以德。德有宗矣。兼亦尚爵尚齒以養已之德。是以無上交之謫也。然不慎亦傷於匪人。先達無所以爲後輩重。而但以齒爵踞人上。恥也。能忘齒爵。而以鄉愿自結於後輩。亦恥也。後輩無所以爲先達重。而但以才氣狎大人。恥也。能尚齒爵。而以匪人受傷於前輩。亦恥也。慎之哉。慎之哉。

稽 祖訓許百工技藝建言合諸司職掌糾劾不正陳言以戒奔兢議

聖祖遠稽百代。鑒勝國之以壅隔下情亡天下也。其開言路甚廣。又鑒前代之以處士橫議亡六國也。其戒妄言亦嚴。伏讀 皇明祖訓中一款。今後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

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開奏。而卧碑中復開。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而生員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亦許敷陳王道。赴京奏聞。其求言之廣也如此。又讀諸司職掌中一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兢。而大明律中復開。若縱橫之徒。假以上書。巧

言令色。希求進用者。杖一百。其禁妄言也。又如此。吾見近世布衣中。委不無學優才贍。明治體而願陳言者。又多有縱橫奔兢。假上書以博名高者。在道揆自有操縱之權。而在野之賢人壯士。則何以自處。此當裁諸孔門之矩也。孔子之志。曷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然其自道。則深戒夫行怪有述者。又深美夫依中庸以遯世者。且有感於禮樂征伐之下移。而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士當有道之世。殆以養晦席珍爲

道而無取於言高者也。子思又發爲下不倍之義。而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然則士當無道之世復以危行言遜爲道而不尚夫憤激者也。蓋不獨縱橫奔競之徒不足齒。即使果明治體而自卑以求幸其言。薄亦甚矣。何足與謀。孔子中庸遜世之道。然使人人依中庸以遜世也。將無虛。

聖祖求言之旨乎。曰古者矇誦瞽箴士傳民語。盛王之世皆然。

聖祖正以三代之

直道待天下也。乃人士既度其德。又度其時。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

自待則不可以不嚴矣。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如使先得卧碑中三十陳王道之同然。則魯昭公之受逐於季孫意如。正其時也。曾不聞孔子效一籌於其間。但適齊以待其定而已。年近五十而仕。近七十而歸老。唯於都城之墮百雉有請。夾谷之具左右司馬有請。討弑君之陳恒有請。而此外則多因問而發。定公不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不先以君禮臣忠進也。哀公不問何爲則民服。孔子不先以舉直錯

枉進也。則進言固自有時也。然則今之布衣上書。豈不謂之無事生事耶。且天子之求言以圖治也。試令韋布之流。人人望風獻策。國是鳴張。天下亦可治乎。仲尼之門無是也。昔人亦有匹夫言大計。而近銷一時之大變。遠垂萬世之令名者。其魯仲連之諫止帝秦一言。王仲淹之獻太平十二策乎。而程伯淳亦於幼弱之年。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此雖身無言責。而時則當可言之會焉。是以學士稱之不衰。然吾則獨取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

子猶羞稱之。而况勦襲陳言。且有假手於他人者。則真所謂縱橫之徒也。不獨布衣爲然。朝士亦然。我朝雖不專設言官。而臺省終以言責爲重。各衙門終以官守爲重也。官非言責。而言天下之事。則必言臺省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而後有辭於天下。雖有辭於天下。而於所以所由所安之地。或決去就於一擲。以官易名。卒乃名存而官亦存。或拚死生於一旦。以身易名。卒乃名顯而身亦顯。亦多可與人知。難與天知。唯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一

全五

至於官去身去名亦去。實見得是。蹈白刃以從之。斯則可以爲難矣。然君子猶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能蹈白刃而不能蹈以中庸。正所謂可以爲難。而仁則吾不知也。乃或隱然以氣節自高。孔子器小之評必及焉。更有冒一險以成名。終其身倡狂自恣。遂末露於晚節者。此與縱橫奔競之布衣一間耳。何怪乎隨世就功者之議其後哉。斯又不可苛求於越職言事之士。而言路中之君子。皆當反之於獨知之地者。

也大槩無言責者。不可籍口於直言無隱之

聖制而借事以博名。有言責者。又不可徵噎於鹵莽言事之淺夫。而擣虛以取望。持衡於言不言之中。而求其當。則莫辨於江右甘中丞之所輯言責要覽矣。中列當言者有五。則所謂關君德。關吏治。關人才。關民生。關國計。是也。當直言者有三。則所謂大利害。大奸弊。大冤抑。是也。勿怕言者有四。則所謂關社稷安危。勿以批鱗剖心怕言。權奸亂政。勿以蹈虎狼生怕言。衆言淆

從先維俗議

卷之十二

全五

國是。勿以違衆犯怒怕言。事關公議。勿以跡處嫌疑怕言。是也。勿惜言者有三。則所謂事關法紀。雖親愛勿惜。行止關大利病。雖有成議勿惜。事關久遠。目前小利害勿惜。是也。有且緩言者二。則所謂主心知所顧忌。及關天親骨肉之間。是也。有勿輕言者七。則所謂事關官闈秘邃。而未有據者。軍機秘密者。投鼠傷器者。更置法令。憲章而未覩全利者。議論雖是。而時勢必不可行者。及不能處分者。株連起大獄者。是也。有

可言可勿言者四。則所謂人過失可言。而有權倖欲中之者。人誣誤可言。而中有不得已之情者。人一青可言。而大節足稱者。用入行政或有錯繆可言。而人論列已明者。是也。有已言不厭再言者四。則所謂事理人已言。而指陳未悉者。忠謨讜論人已言。而上未省納者。奸弊人已言。而關我職掌者。是也。有勿爲人言者五。謂勿拾人咳唾。勿附人聲響。勿聽人嗾使。勿希人意旨。勿替人標榜等言。是也。有當戒言者六。謂戒模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六

稜兩可。戒偏頗失中。戒蘘嫫。戒忿爭。戒深情詭秘。戒委靡不振等言。是也。噫。有言責者。慎斯術也。以徃。其無所失矣。斯之謂危言危行。斯之謂言足以興。言路果皆若人。何必更言默足以容。而亦何虞於庶人之議哉。愚也。以此自省。不覺惕然內泚焉。在部司。既有不度德之言。在外臺。復有不中機之言。何敢自謂於要覽。一一打得對同也。故特表而出之。以寓自懺之意。亦爲有言責者作指南。無言責者進藥石焉。在韋布。則

與其行怪有述。毋寧學中庸而遯世不見知也。是乃所以善述。聖祖之憲章也。

再覈卧碑士農工商可言軍民利病合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議

卧碑不許生員建言。而許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軍民利病之事。至於教民榜文六條末後句。却以各安生理。毋作非爲結之。如言軍民利病乎。豈無妨於生理。如各安生理乎。何暇及於軍民利病之圖。二義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全七

相違也者。且曰賢人曰壯士。此卽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中人。誠有能言軍民利病者。乃質朴農人商賈技藝何知。而亦許之進言。無乃率天下而路以荒其生理也。士民何幸生此不諱之朝。亦以生理爲重耶。以軍民利病爲重耶。曰。自昔聖帝明王。立賢無方。求言亦無方。而况開國初。又議禮制度考文之日。采納安得不廣。若士民則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爲道耳。曰。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男子蓋以天地

四方爲事也。故名生辰爲懸弧之辰。柰何以生理局之。曰。此義見於程傳。其傳履卦辨上下定民志之義。曰。古者公卿大夫而下。位必稱其德。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與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是故有道之世。不問士農工商。並以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全

安生理爲正義。而士則難與農工商賈並論。此義又在戴記中太學一篇。太學一篇。教太學之士者也。故言明明德。卽言親民。而究其極曰。止於至善。擴其量曰。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太學之外。豈無農工商賈之儔乎。亦責之明明德於天下。則逃生理而越分生事者必衆矣。故又約其本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蓋不問卿士庶人。靡有不以脩身立本者。而士以明體適用爲道。何可不思明明德於天下。農

工商賈。以各安生理爲道。何必浪言明明德於天下。此先王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然則孔門之徒。子路負米。曾子裘耕。有若與於從軍之列。皆農工商賈中人。而國朝倡道布衣若吳與弼。胡居仁。陳真晟。王良諸名賢。亦皆四民之傑。可一一局以生理。而不與其明明德於天下乎。曰。孔門之諸賢。皆士也。周制士起於農。不廢生理而樂群於先覺之門。正三物教萬民之遺法。若吳若胡若陳。可當古者以賢得民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全

儒。亦可當今社學中之師儒。山林中之隱逸。何謂非士。唯王氏出自泰州一龜丁。正在農工商賈之列。而於道則不可謂無聞矣。陽子野。豈非晉中一布衣哉。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王氏庶其近之。然其高揭道標。遨遊郡邑。倡言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亦吾之所不與。何者。先王之世。士非載贄求仕不出疆。非累糧尋師不出疆。庶民非避地遠害不出疆。非行貨四方不出疆。並未有擔道統。聚遊徒。侵司徒樂正之

教權以出疆者。以演教聚徒出疆。在二氏之徒。或有之。儒門自濂洛以後。姚江以前。無是也。此風實自泰州始。流而又流。庶人不以脩身爲本。而爭言明明德於天下。一切農工商賈之子。文藝不能入有司之選。詞翰不得跨山人之群。剽良知。剽禪理。披一道袍。皆可搖泰州之鈴鐸。播弄機鋒。鼓一時之有權位者。而不安生理之徒。日衆矣。退位文豪。下第舉子。亦多煽此風聲氣。習。登龍斷於郡邑之間。以爲講學之士。猶然。吾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

追洛社以惇鄉紳雅會議

古者原有鄉社之會。其義昉於蜡賓。孔子以爲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曾謂士大夫之居鄉。而以孑然獨立爲尚哉。當漢之季。八龍集於下。德星應於上。太史奏之。竹帛書之。亦一時之盛已。嗣後有竹林蘭亭之會。風流士共侈之。而留心世教者弗道也。以其爲導狂之濫觴也。又其後有廬山十八高賢之會。則以出世之因。掃經世之法。有香山五老之會。則以混世之迹。含出世之心。其物外之志。標乎。而君子亦謂其不可以訓。恐其入於畫虎不成之類也。吾儕之所當追求者。其有宋洛社耆英之會乎。其人則皆三達尊中之人。其會。又不但如德星之聚於下也。其品。則皆爵與齒合。然不以爵而先齒。故亦不遺山林耆碩。如文潞公。富鄭公。並以三朝元老。折節於康節邵先生。而有花外小車之望。其望。又皆齒與德合。然不以德而奪齒。故亦不擡可畏後生。如程伯淳。程正叔。並

朱之二

九

以早年聞道。侍坐於父執。呂申公。而守憲老乞言之規。其相重相磨。必忘年。而長者則恒玉成。夫幼者。如康節先生。於伯淳之一見。皇極數。知爲加一倍法。卽拊背獎其聰明。亦以薑生樹頭之嘲。抑叔子。其相規相諷。必忘分。而幼者則恒致曲於長者。如司馬君實。於富公之以引疾告老。數枉駕於禪房。自謂後輩不敢直道。轉挽康節。以權巧之諷。沮其行。其遊戲。則於雅歌投壺外。亦及黑白二碁。雖方嚴如程叔子。嘗有與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三

對局之時。遇官妓。或不拒而莊蒞之。而誨淫導賭之習。絕無有。其縱談。則於經術世務外。亦及西來別學。雖圓通如程伯子。亦有與諸老異同之時。言不合。或姑縱而默含之。而謔浪嘯傲之。肯絕不聞。酒固不限五行七行。如君實所舉先公故事。而亦式飲庶幾。常存孔子不及亂之節。肴則不用數日營辦。如君實所嘅洛士敝習。而但式食庶幾。不失古人貳用缶之風。此所謂和而不流。會之最雅者也。乃今吳越間。非無詩社

酒社。而此意杳然泯矣。肺腑不照。而羅列其品。饌以爲恭。藥石無聞。而便猥其詆諧。以爲巧。優妓侑觴之不足。而雜之以窠婦。賽盆誨賭之不足。而繼之以抹牌。其所交口而共咻者。必直諒多聞之士。其所緩頰而相噓者。必巧猾頑鈍之徒。卽有論篤之君子。插入其中。不隨風而徇俗。則含恥而吞聲矣。孔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之會無乃近是。夫父祖者。子孫之模範。先達者。後達之觀瞻也。父祖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三

染此習。而欲戒子孫之賭博淫蕩。先達實倡此風。而欲責後輩之畏敬恭承。萬萬無是理矣。何怪乎風俗之滔滔日下哉。愚實懷天傾之憂。而愧德力兩虧。無能挽也。但得冠裳中有數位同心者。相與倡率。亦易耳。記不云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今吳俗奢而犯禮。似不嫌於示儉之中。兼示禮焉。示儉當本古人三鼎五鼎之規。示禮當守先王三風十愆之誡。而後可追洛社耆英之雅會也已。

戒居間以敦士節議

士從姚江良知圓脉中出者。多以萬物一體爲辭。而文之以宗門之說。曰。大悟不拘於小節也。則憤事居間。其從洛閩主敬方脉中出者。必以不屑不潔爲守。而揆之以中庸之道。曰。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也。則重戒居間。人亦有言。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則將奚從。愚請以孔門之矩裁之。孔子歸老於魯。嘗以請討陳恒。故居哀公三子之間。奉命往告。而孔文子以攻太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

叔疾相訪。則不對而命駕。又不屑爲公族居間也。冉有戰勝於齊。嘗以請還孔轍。故居哀公季氏之間。諷使幣迎。而有若以挑選勇士入戎行。則聽其役於公家。又不肯爲執友居間也。蓋其有時乎居間也。不爲萬古振綱常。則爲一時解患難。而其不事乎居間也。非以遂事之不可諫。則以分誼之不當言。此所以爲孔門之矩哉。昔柳下惠抱女子於懷中。國人不稱其亂。而魯男子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君子雖多柳

下惠之仁。而亦不少魯男子之義。蓋唯有柳下惠之德之望則可。無柳下惠之德之望。非大慝亦大嫌也。士大夫之居間亦然。古之聖賢。必無受暮夜之金。不畏四知。而爲人請托。邀求者。今世士大夫之居間。何意哉。亦可使天知地知否。關西夫子。但言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吾猶以爲未盡也。夫餽暮夜之金者。旦必隱其迹。却暮夜之金者。旦必諱其短。而天地又未嘗以言示人。然此事何以至今流傳也。則以天地爾我四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九

之外。又有從旁知之者。故也。人猶從旁知之。而况如電之鬼神。故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數始於一。終於十。舉十則百千萬該其中。幽獨之地。寧有一目一手。而以十爲言。此非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宋儒嚴以敬義自閑。不謂不能慎獨矣。而乃力掃因果之理。與幽明鬼神之說。則寡廉鮮恥之鄙夫。何所虞於冥罰。而不圖目前之利哉。此但可禁好名者之居間。而不能杜好利者之居間也。乃今口吻良知

兼譚別學之士。則且以不義之居間。爲傳食者立榜矣。此不但毀孔曾之繩墨。亦且撤二氏之藩籬。而猶曰。吾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亦醜哉。昔有問岳武穆。天下何時太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今日當曰。士大夫不以暮夜金爲人居間。當道不以媚權要。徇暮夜金之居間。天下亦無事矣。而今吳越間之居間者。又不專在權要。多在詞人技人耳。目間之宵人。千里萬里窮乏得我之故人也。民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

安得無冤。民脂安得不竭哉。或曰。昔之稱循良者。有父事兄事師事之仁賢。豈徒以德誼相重。亦將以政事相諮也。賢士大夫獨可避居間之嫌。而不爲民疾苦。匡當道者之不逮乎。曰。此義已見於朱子之集註。其註魯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章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不問而告。何異銅鐘之不叩而自鳴。此妖鐘也。亦有不問而可告者。必也同德相信。休戚關情之當道乎。君子能自信其心。而不能信當道之心。能使

此心見諒於天。而不能使此心見諒於當道。卽有忠告善道。發不當機。亦猶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而况假公濟私。以冒不潔者哉。或者三自反之外。有不得不鳴之橫逆。此則不在居間例也。

崇禮讓以挽士風議

昔人有言。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貴賤由士自取。亦由司風教者驅之也。余涉世六十餘年。目擊士風凡三變。愈變而愈不古。當成童未入泮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

先爲貴溪分宜相乘秉政之日。于時士氣正盛。上之人亦貴士。貴不以行而以文。浮風亦起。然而猶有自愛之士也。此一變也。暨從弱冠遊庠序。十五年而釋褐。又十年而拂衣。中歷三朝。爲華亭新鄭江陵相。輒相傾之際。于時士節已薄。上之人亦賤士。賤不以文而以行。戾氣漸生。然而猶鮮犯上之士也。又一變也。余旣歸田之後。而吾鄉申王二公。與蘭溪趙公。相繼當國。吳越之間。士旣隱然若有所挾。而有司亦退然若有

所避。于時爲人上者。不貴士而下士。不賤士而畏士。士氣日驕。浸不可制。其中賢不肖異流。如龍蛇之混淵谷。賢者無黨。而不肖者多黨。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外法外所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闐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且爲不肖者所累矣。此所謂愈變而愈不古者也。先年清議起於學校。禮讓亦出於學校。而今復何有哉。風相煽。氣相求。於是鄉榜中人。亦倚其同袍之衆。而侮甲科之寡助者。會榜中人。又恃其新進之炎。而侮先達之失勢者。事入公庭。彼此互奪。寡必不能勝衆。冷必不能勝炎。卽以龔黃爲之守。卓魯爲之令。趙閱道爲之監司。亦難乎其執持矣。目今吳越間。多理外所不可聞之橫議。亦多法外所不可伸之屈情。大率坐此。昔邵子論皇帝王伯之際。謂伯一變。則爲夷狄。再變。則爲禽獸。試想今日之士習。其所以異於夷狄也者幾希。再變。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道而淪於

禽獸。殺運必及焉。此閩中興化之所以受屠也。當興化之未屠也。先有智者決其必屠。問其故。曰。人情賤道義而貴勢力。極矣。獸道也。獸道當戮已而果然。吳俗將無近是。吾甚危之。然邵子又謂民如禽獸。三變而帝道可舉。則亦不無挽之道焉。其道何居。必也挽之以禮乎。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而晏子亦言陳氏之亂。唯禮可以已之。柰之何。今之君子之狃於俗而忽於禮也。今但使學者明於父事兄事之禮。則少何至於凌長。明於齒鄉齒族之禮。則下何至於犯上。人人不陵長。不犯上。而天下治矣。其本則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愚所以孜孜於三綱五大三達尊之提挈以此。

追求國學鄉學社學家孰本來正額以訂書院旁額議

古者天子之國學曰辟雍。卽今之國子監。諸侯之國學曰泮宮。卽今之府州縣學。辟雍泮宮之外。鄉有校。黨有庠。術有序。卽今之社學。鄉校黨

庠術序之外。又有五家之塾。則今富貴家延師之館。各鄉村訓蒙之館。皆是也。並屬正額。杏壇卽孔子之家塾也。此外又有先賢義起講學書院。似學宮而非學宮。似義塾而非義塾。則屬旁額。自孔子以來。至於有宋盛時。並不聞有民間私起書院。亦不聞天子有特詔建立書院。書院起於宋室南渡之後。真儒從濂洛脉中出者。以學校爲舉子校藝之場。不復講於古者太學之道。故另起講場。以書院名色別之。而考亭夫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

之白鹿洞爲最著。我太祖定天下。旣建諸學。而亦不革先賢之遺下書院。景德也。亦謂學宮外未必無人。經義外未必無學。有能闡孔孟程朱之心。要以薰士類者。亦可以贊學政之所不及也。此正合於居上不驕之道。而學士大夫膺民社之責者。有公美。不以繕治學宮。而以廣闢書院。似鄙學宮不足謀道。而別設一賢闕然者。不無稍違於爲下不倍之道。語不云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不在大夫。則教亦不在書

院。今自姚江振鐸之後。建書院者紛然。此所以來柄臣江陵拆毀之令也。愚嘗謂江陵之嫉講學。毀書院。固非出於真正拒跋放淫之心。而其斃霸學之梁汝元於杖下。拆私剏之書院於江泝間。亦未可謂之過舉。特有非所嫉而嫉者。非所毀而毀者。失在師心自用。而奉行諸司。亦當分任其責。顧江陵實非真見霸學之所以當杜。與書院之所以當覈也。語及於此。不得不遡洛閩姚江之流。而窮諸鄒魯之際。孔子嘗以學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

不講爲憂。而講學則非自孔壇始也。成周鄉舉里選。後覺必就正於先覺。王制然也。是時三物之教漸湮。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民者。群弟子相與師之。乃從授受間。發明六德六行六藝之蘊。而以仁聖孝友摯其綱。以禮樂詩書博其藝。絕無一毫素隱行怪之習。杏壇亦不類後世之弘厥書院。其規模未必大於五家之塾。雖有朋自遠方來。群居常不滿數人。觀魯論中侍坐言志諸子可驗。其事則皆述而不作。遇桓魋之

難。但曰。天生德於予。不曰。天以萬世之道統屬予也。遇匡人之難。但曰。文不在茲乎。不曰。天之將喪斯道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道也。何哉。道不以仲尼之生。不生而有存亡。聖人不在天子之位。但可任文。不可任道也。此仲尼之所以述而不作也。蓋禮樂征伐之權。自天子出。則道權亦自天子出。但禮樂征伐之權。繼世之天子皆出。而議禮制度考文之道權。非創業之天子不出。故曰。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名世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重

孟子之深意。亦有在。意在末後二句。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前言爾者。爾文王之位。謂孔子有聞知文王之實。而其位不爾也。傷文王之迹之久熄也。後言爾者。爾太公望散宜生之倫。謂顏閔輩有見知孔子之具。而其遭不爾也。傷孔子之澤之將斬也。蓋亦隱然欲以文王之道統歸孔子。而猶有不能必歸者在也。韓昌黎執其案。遂以孟子接孔子之道統。而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然則孟子既歿之後。周程未生之前。天下乃無道統之世。而宋儒復重之以道喪千載之說。及往聖繼絕學之說。續孔孟之墜緒者。伊川則畧濂溪而屬諸明道。考亭乃遡明道而屬諸濂溪。門人復以集諸儒之大成。推朱子而曰。朱子其太極乎。則道統遍歸於匹夫矣。姚江雖以致良知振朱子之衰。而張皇復過於朱子。不禁自得。而發爲詩歌。曰。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其徒泰州王氏艮。益從而標榜之。曰。吾學孔子。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

世堯舜不爲賢而伊尹不足由也其流安得無
梁汝元之霸徒哉中有彼善於此能以名位鼓
後學者安得不乘力之可爲圖不朽於書院哉
維昔春秋之降爲戰國也處士盡成俠客泰州
今理學中之俠客也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今且
衰已力豈能當有宋大儒即據有宋大儒道統
之說則如我 聖祖之再造函夏蕩數百年
之腥風而以禮樂陶之此於道統與耶不與耶
如曰與於道統此續諸堯舜湯文耶續諸濂洛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關閩耶語至於此則又當闡孔子之幽而稽孟
子之敝也子思但言仲尼祖述堯舜而孟子則
以生民未有尊之似斷文王之前無孔子將無
難爲古之開天立極如義皇以上者尼父但謂
繼周百世可知而孟子則以無有乎爾傷之似
逆孔子之後無文王將無難爲後之振古重光
如我 聖祖者此孟子之不逮孔子處也何
怪乎昌黎之截道統於孟氏伊川之續道統於
明道先生哉且道統亦難言矣朱子雖原道統

之傳來自上古神聖而遍及洙泗濂洛之間義
多踈畧以一貫之心宗爲道統耶則六祖五宗
之直指單傳豈離一貫而奚以獨歸於儒聖以
五常之世教爲道統耶則漢祖唐宗之因時立
政豈外五常而奚以獨隸於儒師以六經之刪
述爲道統耶則書契未興道統何在刪述後亦
有漢儒之傳經隋儒之續經孰非述作胡爲乎
軻死後寥寥千有餘年曰君曰相曰師無一與
於道統者直待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續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傳此立論之不無遺義者而意則在於闢邪崇
正舉性命而綱常之舉綱常而性道之良亦非
過然道緒不從天子統而從匹夫統矣當知天
下有出世之道非法王不統天下有治世之道
非人王不統統不法王不人王而以綱常中之
匹夫當之德則無首而有首位則有上而無上
無乃上帝之篤生爲不綱而天子亦何所持以
重於天下以此爲訓即從君子之時中起祖未
有不一再傳而結局於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蓋

至於泰州之衰而其敝大起。泰州兼善萬世之說。實本於邵子仲尼萬世爲土之說。豈知仲尼不但以萬世師自擬。亦不以天下師自居。如以天下師自居。則作而不述矣。故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奈何以千古絕學。昂中庸之道。借孔子爲桓文。而擡之爲堯舜湯文之盟主也。堯舜湯文之聖主尚不有。而何有於當代之君乎哉。此卽無父無君之隱機。何可不察。吾特以學宮之正額。訂書院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東

旁額亦不以正額廢旁額。而何以追究及此。則有感於昔之創書院者。原起於名儒據道統之雄心。而今之建書院者。多出於豪儒立道幟之霸心也。蓋幾微恍惚之間。而王霸之端。於斯焉起。世儒但知聞道淑人之爲王道。豈知言過其量。願侈於力。總屬霸心。霸心卽伏於任道之中。亦但知孟子之距楊墨。卑管晏。爲尊王賤霸之權衡。豈知孔子之不自聖而尊周。正齊桓而仁管仲。實開後學以尊王之純心。而孟子之不道

桓文。却從竊國諸侯之子孫陳王道。又賢孔子於堯舜。以地步與後來臨深加少之狂儒。此則不知不覺。而醞不善學孔子者之霸心也。蓋自子思而後。毫無爽於孔脉之正針者。周元公一人而已。程伯子猶有纖毫之失準焉。而何責於南渡以後之諸賢。浙東淮南之脉。一再傳而霸徒蠶起。亦固其所。第江陵之毀書院。則激於講良知者之督其過。而故以威福示人。非爲國之純心也。弗道可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亦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

霸學之一機焉。然則書院必不可建乎。曰。建書院。在宋元則可。在我朝則不可。何者。宋元之道統分於下。而法網且疎。我朝之道統握於上。而法紀且密也。蓋一切府部院寺司監等衙門。皆從國初額設。在外。惟有撫按兩臺稱院。然亦不得直標都察院與察院。而以出巡名色冠之。別於京額也。書院之建。額何據哉。私剽僧道庵院。尚有禁。而况講道之院。講堂而以院名。此宋元之所不嫌。而我朝之所嫌者也。何嫌

乎。嫌其侵兩院之額。而近私狃之條也。然則書院果可毀乎。曰。存先賢之舊額。則可。狃今日之新額。則不可。國制固有不禁人之新建者。品官家之祠堂講舍。士庶間之社學塾館。是也。苟有志於聯密切之友。接遠方之朋。隨地可以營構。亦隨義可以起名。而不必濫書院之額。在當道則於學宮相近之墟。曷不脩復射圃原額。構一講堂於其中。以待諸生之向道者。因以延四方之有道者。此亦盛事。但不必借先賢之額。以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頁一

濫兩臺之額。而在今似亦可緩。蓋今天下拾良知之唾餘。掇禪玄之影響。借書院爲郵亭爲淵藪。遨遊傳食於江湖朝市之間。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不少矣。何必又爲之添一傳舍。且洙泗濂洛之講堂。不以泛集聚談爲貴。而以慎交密薰爲貴。今之千百成群。龍蛇混雜。面則相詡相獎。背則相譏相嘲。聚則談虛談玄。散則奔名奔利。此以戰國遊士之餘風。染禪講二家之敝習。何足羨也。儒者不鑒其轍。爭聚羶而效之。謂之

何哉。昔耿恭簡督學南畿。曾爲諸生建崇正書院於白下。旣竣。卽悔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舉之爲聲色也大矣。噫。此恭簡之所以爲恭簡哉。而盱江羅子。每以書院多集朋徒爲快。是或一道。而吾以爲有漏之因焉。或曰。書院不設。則教事全屬於學官矣。學政久荒。士不復於其中求聖賢之學。則如之何。曰。是則然矣。士不求聖賢之學。在彼猶在此。如欲以聖賢之學。廸多士。此又不可專責之提調教官也。其本在廟堂之上。而以善良之德。熏後學。則吾儕其何責之辭。但今天下之最難調御者。莫如庠序中之可畏後生。而在吳越間。則尤難之難也。昔嘗不揣上言。謂不間行薦舉之條。則德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蓋轉移士習。非破俗調必不可。雖然。亦旣迂遠而濶於事情矣。議則或可以俟後焉。今且毋論及此。卽國學中原有監規。令諸生在學。務要明體適用。以須仕進。而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本。各學中原有卧

碑。令諸生勿干外事。爲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撫善懲惡。爲提調正官者。當常加考較。撫其敦厚勤敏者。斥其愚頑狡猾者。頗有能踐其實者否。盡極當振。此其時也。振之以文藝。何益。振之以德行。亦必稍破拘攣而後可。或者書院之風聲。未必無少助焉。吾豈篤學官而遺書院哉。特病書院之名目不正。嫌於額設之衙門也。又病邇來書院。頗類遊俠山人之館。非復沐浴杏壇陶鑄之場也。吳中有子游學道書院。又有鶴山書院。正當存之以愛禮之餽羊。何以毀爲。乃士大夫之謝事居鄉者。問田舍葺園亭。驕樂宴樂。何所不至。有能立講舍以聯朋徒者乎。亦空谷之足音也。爲道統稽流敝。則不得不研王霸之幾焉。此亦但爲嚮道者說耳。今日之吳中。尚不知時文古文之外。有所謂學。而橫議且盛。有孔子則東家必丘之。有孟子則外人必辨士之。有周邵則俗儒必楊墨之。有程朱則宦流必僞學之。奚暇究及於此。唯有闐然自脩。求

不愧於屋漏。爲第一義耳。書院設諸已乎。

教蒙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及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國朝取士之制。盡去前代之排比律詩。綺麗詞賦。而專重五經四書。輔以性理史鑑。卽用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作。三場試法。其法最正。其流之弊。乃在于先文藝而後器識。又以太重科舉一途。而廢薦舉之途耳。就今科舉途中。士習日趨簡便而不循古人蒙養之方。亦不究國家防民之典。此一大缺也。愚幼就鄉塾。塾師猶于蒙童未讀經書之先。令讀孝經小學二編以開其始。而今縉紳家俱已束之高閣。又考洪武中所頒國子監規。令監生每次背書。須讀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而民間社學之師。以教習大誥爲第一義。有司朔望詣學行香。及教民讀法。令兼講大誥與大明律諸章。斷笞杖徒流等獄。則令民間有大誥者。減罪一等。無大誥者。加罪一等。今誥律並在。而課之者誰。此

不獨士庶之過。亦提調諸司之過也。夫壯行必本于幼學。成人又本于蒙養。蒙養而不以孝經小學先之。何由知古人事親守身之要。幼學而不以聖誥律法諭之。何由知當朝勸善懲惡之權。故愚以爲熟師之舊課不可廢。而

聖祖之舊章。尤不可以不申也。第孝經之本不一。民間所傳者。殆非的本。當以朱子所校定者爲正。愚嘗有志覈之。而猶未暇及也。大學小學之訓。朱子之取義似未確。而其所輯小學諸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重三

最中蒙士之肯綮。世間必不可無此書。朱子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窮理正心爲大學之事。故遮戴記中太學之原稱。而名之曰大學。因作小學以配之。愚謂道有大小。人有大小。學官亦有大。小。而學則上達不離下學。下學卽是上達。何大小之有。殆當還太學之原稱。而以小學作下學也。太學之名義。愚已于石經訓釋中及之。而小學一書。則闕疑而從其舊。蓋書既訂于朱子。名亦裁于朱子。不敢以臆見易其名也。但取

其義亦不必泥其名矣。大明律。民間尚有。而大誥。則士若庶已不知爲何書。此則頒行在當道。而讀書知禮之家。不妨闡其幽以導後學也。

剖座主舉主國學鄉學督學提調諸師真似議

古之所謂師者。人師經師而已。今世仕途之稱師。凡六。中有真似之辨。而市道之業師不與焉。市道之業師。疑於經師者也。且置已。六師謂何。鄉會榜之座主。久稱師。府佐及州縣正佐之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重三

主。近稱師。國學之大小司成。鄉學之掌教分教。則天子原畀以課士之責。夙稱師。督學使者。兼校鄉學師生。稱宗師。府州縣提調正官。民之父母也。以其兼養士課士之責。近亦變祖父大人之稱而稱師之六者。或有師之任而溺其職。或無師之實而襲其名。疑於人師。亦疑於經師者也。而其中不無可當真師者。不剖疑師。則真師之道不顯。試言之。座主之重於世久矣。其制自有唐設科取士起。然不聞以師稱。稱師自我朝

始。卽座主之稱。昔唯以主考當之。而近乃加於房考。房考多入仕之未久者。唯會場主考二員。必以館閣中資深望高者充之。其中委有人師之品在焉。而天子則未嘗畀之以師道也。畀以校藝之役已耳。二祖時。原無稱師之例。例

起於宣英二廟間。士亦以其位望隆重而

權稱之曰老師云爾。然以主考而當此稱。似亦

非過。若分房座主之稱師。則嘉靖末年事也。吾

婁王元美先生登嘉靖丁未榜進士。自述榜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四

年生於本房座主。但以老先生稱而不稱師。越三榜。爲吾師耿恭簡公丙辰榜。則以老師稱房座主。瞿文懿公矣。然對人尚無做座師之稱。又越五榜。爲我隆慶辛未。其例猶未改也。入萬曆。乃有以座師相稱者。驟聞尚以爲駭。今則習而安之矣。先朝座主送門生。唯主考不視上馬。分考俱視。隆慶中分考。唯史館諸公不視上馬。餘但不視於觀政之時。一受官職卽視。此愚之親承於房座主。民部平洲先生者也。今聞分房視上

馬之例亦絕矣。蓋門生之體日下。座主之體日尊。屈指僅五十年。而變態之速如此。此背公死黨之端。非國家之福也。夫古人不志一飯之報。而士爲知己者不愛死。恩如座主。奚止一飯。亦安可不謂之知己。報德何惡於厚。執禮何惡於恭。然而命座主者其誰也。君也。奉君命以取士。而居之以爲功。又樹之以爲黨。上旣嫌於攘君

恩。下又嫌於侵師道。是以嘉靖中霍宗伯文敏

公。勒令會榜中式諸士。通刺但書晚生。不書門

生。而近科有楊都諫諱東明者。接見本房之士。

執禮但許僉坐。不許隅坐。同事者或病其矯。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五

從先之士有取焉。以愚庸見。則謂門生之稱不必易。隅坐之禮不必易。唯座主不當以師道自居。門生不當以座師之稱稱諸人耳。何者。門生之稱。非古也。稽諸孔門。唯有門人與弟子兩稱而已。語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記載子夏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明徵也。自漢以前。未聞有以門生對師稱者。後世有公門桃李

之誇。而門生之刺乃起。門生云者。其義雖從宮牆之門取。其例實從桃李之門取也。對師則稱弟子。對座主則稱門生。義亦不濫。唐之衰也。致令闖豎目天子爲門生。而座主則不敢目門生爲弟子。蓋門生乃門下士之別稱。而門人則弟子之通稱也。昔人不稱門人而稱門生。亦隱然別座主於師尊之外矣。乃時論混座主以爲師。故亦混門生以爲弟子。不復裁諸古道。卽好古之君子。亦但知稱門生於座主之非古。豈知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真夫

稱門人而稱門生於業師之非古也。故門生之稱。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今欲別業師於座主。莫若以門人易門生之稱。稱弟子則尤古。但嫌於僧道家之稱。而儒門或不必襲焉。隅坐弟子之體也。乃以房座之年輕資淺者承之。誠嫌於亢。而其義亦猶可解。參諸宗法。不有冲年介叔以父事之者乎。參諸交道。不有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者乎。房座先吾登榜。兼有甄錄之恩。亦可以當一日之長。如其年先乎我。則禮有十年

兄事之文。兄事之坐恒隅也。旣在桃李公門之列。則肩隨亦可以當兄事。況有年在兄事以上者乎。故隅坐之禮。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唯隅於師者不分庭。隅於年相近之座主。或不嫌於分庭耳。至於老師二字。則面稱猶當覲顏。乃對人而稱敝座師。言果順乎。事果成乎。是故貴座師敝座師之稱。不但當革於分試者兼亦當革於主試者。而避輿避馬。或行於座主。而不行於業師。則真文身駢舌之陋俗也已。舉主之稱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真夫

師。又在房考稱師之後。其例起於嘉隆間。二例亦相表裏。蓋皆以所舉者爲公門之桃李。座主拔後進於糊名易書之中。旣以師稱。則舉主拔下僚於循名責實之後。豈不可以師稱也。然士所舉之主考二房考一。而郡推縣尹等之舉主。有踰十數位者。師稱無乃濫乎。房座之資縱淺。尚有一兩科之隔。可分前後輩。而各臺之薦所屬。則有同科及先達在焉。同科而稱門生。已非義之所安矣。況先達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與文子同升諸公。安得有同升之公臣。復攬爲私門之桃李者。自古破格特舉之主。就有過於鮑叔之舉管仲。李桓子之舉尼父乎。仲豈不德鮑子。而於桓公之問托國。必不以鮑子先陽朋。尼父亦豈不德桓子。而於墮都出甲之舉。亦不以季氏後二氏。非薄也。義不黨臣而負君也。鮑雖薦仲。豈易執友之倫。桓子雖薦尼父。尼父豈以門下士自處。而桓子欲挽去魯之轍。對使猶稱夫子。是舉主却以師友之間待尼父也。則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重本

日稱師之例可裁已。舉主中。果其言可法。行可則。而重之以培植提獎之恩。則師事亦豈爲過。乃定師稱於一剡之中。師道一何卑也。是故稱人者。不嫌以惜繁纓之重惜之。稱於人者。不嫌以撒皐比之勇撒之。唯其知遇之隆。亦不下於座主。則執禮雖嫌於過恭。而報德何嫌於從厚。苟非欺君誤國。不爲名教所容者。亦當效脫驂解佩之誼焉。又以趙文子舉庫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子之案叅之。則舉主亦當有以

自重也。已。鄉國學中之師。皆師乎。曰。師也。從君所假之師道。仍挈而還之君者也。於古之人師。經師奚屬。曰。屬經師。何以不屬人師。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三王亦憲亦乞。憲老乞言之師。是謂人師。在士流。則依之以謀道迪德。而服勤至死者是也。是以配君父之嚴。而稱百拜。死則爲心喪三年。孔子其選已。世豈遂無若人。而未必在天子命官中。命官之師。如周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豈不負有人師之表。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重尤

師道已統於天子。特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若樂正脩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正經師之事也。雖其中亦有有道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卽經師中之人師。而天子之憲乞不屬也。然則士由鄉學入國學。所遇莫非經師。安得人師而事之。曰。此義見於學記中。士從入學鼓篋之後。五年視博習親師。夫太學既有師矣。何以又言親師。人師固不局於太學中求也。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此皆求人師之地。樂正蓋不以經師自據。而縱之博習以親仁也。至於九年出學之後。年未強仕。天子復爲寬其出疆之限。而聽之尋師於四方。此游夏之所以不遠千里而趨孔壇也。蓋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有以道得民之師。有以賢得民之儒。以道得民之中。達而爲帝王師。窮而爲萬世師。皆在焉。故天子隆之以憲老乞言之典。而司徒典樂等官。則多取之以賢得民中矣。今之國子祭酒。正古樂正之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音主

司業卽小樂正之職。以下六館之師及各庠師。卽古大胥小胥。及黨庠術序諸師之遺制也。故曰屬經師。然則人師何屬。聖祖意在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中也。觀其定官長相見之禮以二拜。定民間生徒見師範以四拜。可想已。然而建學立師之意亦不薄。蓋以祭酒樹人師之儀刑。以司業作經師之領袖。以下雖分職於經師。而亦皆寄以人師之責。迄今似已皆溺其職矣。此亦未必爲人師者之過端。爲名場鬧而

道徑荒。縱有人師經師之望。士不以謀道迪德之念求。亦不以執經問難之實求也。或者正已率人之道。師亦與有愧焉。自吾出學三十餘年。目擊學中江河二變。國初士稱庠師曰先生。自稱曰學生。予在學時。自稱如舊。稱庠師亦但曰老先生而已。今忽易老先生之稱爲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此一變也。又從出學後。見同榜生通刺於舊庠師。並無改於在學之例。今聞士有一入於賢書。卽易門生之刺。而書侍教生者。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音主

又一變也。初變嫌於不情。再變嫌於太驟。雖緣士心不古。而亦江河之勢使然。蓋聖祖原不與人以久假之師道。尊師自隨乎人。而近例又許鄰郡舉貢行補教職。姻相聯。友相執。不無親故尊長。在弟子行中。貌狎而情暱。詎能以一時暫合之名分。束縛其終身哉。愚以古禮參憲章。竊謂國學大小司成。皆天子所簡爲國子尊貴之師。縱其德未足以當古之人師。而體亦自重。但使官箴不玷。橫逆不加。而又兼有經歲經

月之相敘者。自當爲天子存人師之餽羊。以下諸師。俱稱一日之長。縱其學不足以當古之經師。而義亦難忘。或從久侍側而離經辨志。或緣新入泮而分齋唱名。苟非貪鄙茸闌之甚者。亦當爲世教存經師之餽羊。沿門生之稱。遵隅坐之禮。終身不改可也。此外當以舊治舊屬之例。參之。蓋仕途於舊守令。必書舊治生。於舊監司。必書舊屬生。後輩則加晚字。今學師之與齋長。多有年相若。道相似。而偶爲名分所縛者。過後從允維存議 卷之二 二五五

或書舊教生。或書舊教下生。又或書舊教下晚生。旣以別於幼所受業之師。又以別於君所特簡之國師。於義似當。而坐之或隅或僉。則視齒之高下。與恩之淺深。起權衡焉。乃如今之舉子。門生之墨未乾。而待教之刺已易。則薄道也。鈗曹欲養士子之厚道。則教職中。請毋以逼近之鄰邑注選。而量於三五百里外。姻婭之所不及者。授職焉。似於彼此俱便耳。督學使者之稱師。則立乎學師座主之間。以其勒條教而布諸庠

序。則近乎學師。以其拔俊秀而進諸鄉閭。則近乎座主。亦從君所假之師道而卒以還君者也。然而當其任者。則非兼有人師經師之德學弗稱。蓋不有人師之德。必不公。不有經師之學。必不明。公明兩合。則真可以稱師矣。然而君之所寄於我者。不過考文稽行之役。而非傳道授業之事也。其於師道局矣。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當事。則行師之實以代君。謝事。則避師之名以還君。在督學之自處。當如是而士由獎拔以進於上。則安可無水木本源之思。稱門生而執隅坐之禮。不爲過矣。若乃老師之稱。則亦如國學二司成與鄉會二座主之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其有不膺獎拔。而但與風簷之一試者。情旣踈於學師。而恩復下於座主。日後仕途相值。欲如受知者之例。書門生。似違於情。欲如待撫按監司之例。書舊治生。似傷於義。愚以爲可做舊屬官之例。或書舊教下生。或書舊門下晚生。庶於彼此相安。中有破格作人之學憲。旣以古人之

從允維存議 卷之二 二五五

道律其身。復以古人之學訓諸士。恩雖未及。而德實可宗。又不嫌於格外參承也已。府州縣提調官之稱老師。國初原無此例。稱師於離任之後。似亦弘正以後事也。愚從隆慶初出學。尚無現任稱師之例。而今乃有之。其端在爲人牧者。喜收桃李門生。以爲日後相援之地。而弟子員。則出於一時希寵干澤之俗腸耳。久而習俗已成。則賢者亦難乎立異矣。昔人稱守令者。民之父母。師帥也。豈謂不兼師道。然天子實統君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五

師之道。臣亦但稱君不稱師。是天子猶自居於五大中之一大。而以師大與天下也。乃獨於守令而師稱之。何居。守令果有仁心仁政之實。德行可師。政事可師。而兼荷其知遇之恩者。其何嫌於師事。但稱諸現任。則不能無諂上之嫌。且師帥本父母之常體。而今第以季考錄考兩案起師稱。是輕平日之仁心仁政。而重一時之校文也。不已陋乎。稱公祖。稱父母。並尊之曰老大。人不謂不重矣。何必又借師稱以爲重。竊謂提

調官未離任時。還從舊稱爲當。而事後則當參諸恩義之間。但有受特知而遇以國士者。及經錄送而新入泮宮者。不嫌執門生之體。而襲老師之稱。蓋守令雖借一考以稱師。而平日原有師帥之責。與舉主之以一剡定師生者不同也。其有不以門生書者。或書舊治教生。或書舊治教下生。位相懸而年相遠者。則加晚字於其下。皆無不可。相見固以隅坐爲主。而齋長中或有髦士。昔人之以貴下賤者。未必不行父事。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五

事於士民中。則離任之後。權分賓主之席。庸何傷。大槩人師經師。師之正格。其餘皆屬偏格。而人師尤爲正中之正。蓋其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古人所以不遠千里而求也。是稱五大中之一大。天地間有父子。卽有君臣。卽有師弟。六經未出。而師道已在天壤間矣。安得而不頓首百拜。安得而不心喪三年。經師不皆出於已求。而或出於父兄之求。下人師一等矣。而授業解惑。則賴之固未必可當心喪。而或可當百

拜。此正中之偏也。學師與督學師。又不出於父兄之所求。而出於君上之所命。下經師又一等矣。而名義有在。知遇或獨隆焉。固未必可當百拜。而或可當師稱。此偏中之正也。提調官。正屬師之偏格。而座主。則偏中之偏也。猶可以當門生之稱。乃舉主。則不師而師。不門生而門生矣。然而猶有推轂之恩焉。蓋有市道之業師。薄於德而荒於教。反出於偏格諸師之下矣。總而覈之。則座主舉主。無師之實。而襲其名者也。國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言五

鄉學督學提調諸師。有師之任。而溺其職者也。通刺繫書門生。覲面繫稱老師。可謂名不正。言不順。世有人師經師。却降而夷於座主等列。不心喪。不百拜。則舉世遂無君親並重之師。皆非義之所安也。如上所起權稱。亦調極重者。不可反。故調停於不古不今之間。苟欲名當其實。則唯德學兼優之人師。受恩深重之經師。仕後可稱老師。刺中可書門生。或易門生爲門人。則尤古。凡所謂門人者。謂負牆鼓篋而遊於其門也。

今世訓句讀。訓舉業之師。多延諸家塾。而鄉學國學之師。則事諸天子之學官。督學提調。亦但奉天子之教命。而非自以門牆開後學。然則事後門生之稱。皆可以酌恩義而裁損者也。恩義兩重而稱門生。孰曰不宜。有不然者。則於句讀舉業之師。可書舊塾生。舊業生。從厚而書門生。則必加一舊字。於鄉學國學之師。可書舊庠生。舊門下生。從厚而書門生。亦可加一舊字。若督學提調等師。苟不受其破格之知遇者。不以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言五

門下書。則以舊教下書耳。不書門生。則不當稱老師。市道之業師有名而無實者。例此。今天下以市道之師。掩人師經師之重。反將仕路諸師而濫之。此師道之所以日晦也。愚故就六師以研真似之幾。爲學人之博習親師者考衷焉。前議初草數行。忽作一念曰。此非居鄉之急務也。撤去。有一門人從語次論及而請曰。師道之濫也久矣。剖疑師而表真師。務孰急焉。乃卒稿。則又以疑心吞吐於談論間。若曰。君

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言而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師言果一一從先行中得否。則愚亦自審於言行相顧之際矣。予初仕卽叨京秩。但有座主而無舉主。主考若廣右呂相國豫所。晉中馬相國乾菴。浙東陶宗伯念齋。三先生皆溫恭下士之君子也。未嘗以過情之禮督門下士。唯江陵張相國太岳之柄國也太專。有門下士督其不服父憂之過。露章彈之。江陵疑予左袒而中傷焉。予實未嘗爲謀府也。義不坐視朋友之難。而微爲之調護云爾。乃吳子道之作彈章。若以師尊座主。而引事師無隱之文。張座主之出辨疏。則儼然以師自命。而以攻師詆吳趙二子。愚以爲俱未審於憲章之義焉。房考則新會袁京兆平洲。晉江蔡令尹崇巖。二先生亦皆長厚之士。原未嘗以師體自居。予雖從衆稱師。不能自異。而對人則但以敝座主稱。不以座師稱也。禮則不敢不至焉。乃如校官與提調官之稱老師。

則未仕時耳。且未聞。而况身習其事乎。當予之以恩貢赴南雍也。值京口姜宗伯鳳阿先生爲祭酒。吾婁王相國荆石先生爲司業。姜公乃鄰封有望之先達。而王公則以梓里相識於未第之先。齒在肩隨以內者也。于時姜公受言官之齟齬。閉門待命。而王公則以轉北之命。先期辭文廟而戒行矣。姜公邀之權攝。幾日以待接任者。席不煖而報至。接任者亦至矣。乃於其拜辭文廟之日。一識面於監前講院中。遂辭。故事。留都攝事者。事後不敘堂屬師生。而師實以傳道授業爲事。殆未有以一日之相攝。而終身執弟子禮者。此希世取寵之士所能。愚不能也。故於辛未釋褐後。初謁荆石先生於都下。但以門下眷晚之刺相通。請就北面之坐。而讓左。先生猶以爲非人情也。辭者再三。乃繫後從前右交左之矩。而處之於肩隨兄事之間。革去門下二字。而書晚眷待教生。尚不敢以梓里親故之交。而

盡忘一日之權敘也。後以同見扼於江陵。解組歸里。乃盡撤宦套。而以肩隨訂久要。復革晚字而書眷教焉。揆以君子行過乎恭之道。誠未足。乃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或近之。當余官南部時。亦曾以初謁荆石先生之刺。通劄姜公。微聞公以不恭見嫌。爲不書門生故。公蓋執邇年之事例。而愚實叅國初之憲章。聖祖最惡臣下之憑藉威靈。挾爲已有。以成久假而不可歸之勢。故於進退頓挫間。多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重華

防微杜漸之法。蓋有朝而部郎。暮而卿貳。朝而各道。慕而僉堂。不與其以舊堂翁之體自狃也。國學中之師生。朝生暮師者。亦豈少哉。愚自幼至老。不敢泛以老師之稱加人。亦不敢輕以門生之帖投人。豈以凶德自處。憲章自有在耳。然亦不敢以姜公之執爲過。或者公之所愛在禮。而愚之所愛在年。則愚之不逮姜公遠矣。繼姜者。爲江右萬宗伯大疇先生。繼王者。爲雪川范太史屏麓先生。其望殊

在姜王二先生下。而在監必事以師禮。出監亦事以座主之禮。則又何擇於二公焉。世有非師認師。懷媚竈之心。以飾謙道者。吾無取也已矣。今士流之德舊督學師。常在座主舉主之下。而愚所受麻城兩督學之知愛最隆。耿司農天臺先生。有陶鑄之洪恩。周太常少魯先生。有國士之殊遇。寧得不隆之以父事。兄事之禮。而耿有人師之望。故父事之意多。周有經師之望。故兄事之意多。顧猶愧未能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重華

盡掃俗套。以倬古道也。耿受野史之誣。尚能於筆舌間稍白之。周受中貴之誣。則末如之何也已矣。蓋二先生之知我也過其量。而愚之報二先生也。但有不及而無過。第學使本立於國師座主之間。而愚實推二先生於國師座主之上。則出於毋自欺之一念也。愚弱冠卽隸郡庠。故提調官不在州縣。而二千石獨當之。二千石中。唯廣平蔡憲副春臺先生。有額外之知。亦有額外之待。蓋嘗羅九學之

新進生徒餽之書院。而以師席屬我。且不以公祖之體統相臨。而以友道待我。其何德以堪之。安得不報之以父事兄事之心也。故自出貢以至登朝。不以老公祖稱。而以老師稱。此不爲校藝中曾受優錄。而爲論學中特承優遇也。跡其作郡之德政。與居鄉之苦節。亦不愧於師稱。特緣飭兵吾土。奉 旨督過徐文貞公子。姓滅獲不法事。心實無他。而迹則若有倚焉者。以致名敗身喪。迄今猶未大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三

於天下。其受誣尤難剖於耿恭簡之野史。愚雖綿薄。頗爲之立俎豆地焉。此又不從一已感恩上發。而爲朝野公道上發也。然提調官原屬民之父母。而以一考稱師。畢竟非體。愚之於春臺先生。亦但從報德尚賢兩義上起。師稱而不可以爲訓。對同志多稱蔡春翁。對當道或稱蔡公祖。或稱蔡老先生。而不槩以流俗之濫稱稱諸人也。以此爲坊。而今猶有納交要譽。資勢謀利之徒。起僞稱於守令間。

者言不顧行之愆。愚或庶乎其可追夫。第恐習俗移人。則賢者亦難乎免耳。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三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古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上交下交一切當宗孔矩議

嘗疑子貢自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而夫子故抑之以爲非爾所及何苛也味及易傳知幾之義而始豁然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蓋上交以恭敬爲道稍加則諂下交以和易爲道稍加則瀆究至於不諂不瀆之極非圓平等性智者不能也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

貢其猶病諸然諂與瀆猶發源於天理而少差焉今却有附不諂不瀆之說以行其狂僞者處士橫則瀆於上此狂也宦機深則諂於下此僞也其流皆有莫大之累不可不察是故嚴光加足於帝腹節非不高猶釀後來黨錮之慘而况傲睨殺身如彌衡等卽撓率悅之以禪鋒挫張運使亦導狂魔之前茅也不足羨也秦昭跪請於范雎節非不下猶醞後來焚坑之毒而况謙恭盜國如王莽等卽元主之以法王尊西番僧

亦鼓僞風之羶習也不足法也上交不與其言

而又不與其瀆上下交不與其瀆而又不與其

諂下二者之矩宜何宗皆宗孔子而已矣禪門

重叅案吾今畧舉孔子上下交之案與同志叅

焉魯哀公問大禮何如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

以知禮又問人道誰爲大則愀然作色而對又

言寡人蠢愚冥煩則蹴然避席而對其尊上也

如此而今有豪宕不羈之夫自負笑傲王侯以

爲禮法不足拘也何居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二

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子曰非敢謂佞也其遜長也如此而今有少年英銳之士敢於凌侮先達以爲死灰無足憚也何居孔子荅曾子問喪祭自述昔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孔子疑不敢問及葬畢而後請其故焉孔子年三十四而適周道旣明德旣立矣而猶降心於耆德如此乃今俊秀一入賢科毅然與踰等之父輩分庭也何居子問公叔文子

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坐遠伯玉之使人曰。夫子何爲。責冉有季路之問伐。顯更曰。今由與求也相夫子。古者夫子之稱。卽今大人先生之稱也。文子伯玉不覲面而用此。稱固以齒德相符之故。而季孫則直以其爵耳。孔子非康子之父行歟。而猶不以齒德輕爵如此。乃今狂客有何年德。而對人輒呼達尊之姓號也。何居。四者皆孔子上交之矩。而今反以瀆上失之者也。賈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子曰。居。吾語女。此先覺待後覺之體也。賈蓋天王之臣。而夫子以齒德臨之如此。今以告老之大夫。遇新進之朝貴。能以待賓牟賈者待之否。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非求益者也。此父兄裁子弟之道也。童子殆挾才之徒。而夫子愛之以德如此。今以鄉閭之先達。遇豪氣之後生。能以命關黨者命之否。子路訝正名之迂。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冉有爲季氏聚斂。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求之事夫子亦勤矣。時又爲孔悝季孫之家臣。而夫子以義相成。不少假借如此。今有栖栖不遇之師長。能以責由求者。責從遊之貴士否。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又問然則從之者與。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季氏之勢熾矣。子然亦貴介公子。而夫子辭嚴義正。不憚傷心如此。今有犖犖失時之髦士。能以訶子然者。訶權貴之黨人否。此四者皆夫子下交之矩。而今反以諂下失之者也。更有出乎上交下交之外。而立爲左右交之定矩者焉。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夫子若弗聞也者。而過之。夷侯則以杖叩其脛。原壤正孔子肩隨之。幼交而受其切磋之益者也。含登木之歌以全交。督夷侯之過以責善。待執友當如是矣。今安得有念窮交。如孔子者。卽念窮交。豈能抑揚中節。得無忍於其所不當忍。而絕於其所不必。

絕者乎。孔子不舍車於顏路。遇舊館人之喪。命脫驂以賻之。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子高伯子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則又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亦舊館人也。二館人皆有德於夫子者。故一臨其喪而哭之。一就賜氏而哭之。不以其齒德之下於我而忽之也。命子貢脫驂以導厚。病冉有攝弔以導誠。其教亦已至矣。今安得有報舊德如夫子者。卽報舊德。豈皆厚薄稱情。將無有施於其所不必施。而吝於其所不當吝者乎。陽貨饋孔子蒸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爲之解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病陽貨之妄。以大夫自處。而以士臨孔子也。然貨爲已仕之士。而夫子爲未仕之士。亦稍有退讓之誼焉。故貨以豚餽。而子以身往。蓋處之先從左右之間也。至於康子饋藥。則拜而受之矣。夫以魯國之大聖。待權門之陪臣。而猶於平交中寓遜道也。當今負氣節之賢豪。與不同德者處。亦肯致曲若此乎。別志載孔子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程本於途。傾蓋而成友道。豈逸民朱張之儔歟。說者謂逸民中。唯朱張行同孔子。故無品評之語是也。於魯亦以友道待子桑伯子。魯論載仲弓問其可使南面。則曰。可也。簡家語載伯子不衣冠而處。則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豈亦故人原壤之儔歟。原壤之交深。伯子之交淺。故但使子貢弔之。而不往哭焉。於陳亦以友道待司敗。司敗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此粗論也。其許昭公之不知禮也。亦核。故直任爲已過而不辭於宋。亦以友道待宋太宰。與之論及三王五帝三皇。及西方之聖人。此深論也。其疑聖不在於多能。亦高故擬其爲知我。夫以千古之一人。待四方之泛交。而猶於應接間無一忽也。當今倡理學之君子。與不若已者處。亦肯降心若此乎。此四者。又孔子不上不下之交。立不誚不責之矩。而今亦以誚責互失之者也。蓋士風之壞久矣。而吳越間尤甚。不爲權門之幕客。誨誚則爲詩酒之俠客。誨責不爲養交盜名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

僞夫釀諂則爲談空說玄之狂子釀賣其初皆若有以自挾而其後則技窮而無以自藏又將反而求附於孔子之中庸至於附中庸而不得則天地間之棄人而已矣吾故表孔子上交下交之矩使學者審所以自處焉此道徹上徹下知幾之學實不外此。

總核中外變體以邇先進禮法議

論禮必宗孔子論法必憲高皇此所謂從先進也風會所流禮或變而從俗法或變而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權僉曰時義當然而君子則不可不邇其本吾前有疏浪謂今日之時勢多以末流事例爲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虞弊之所底止此不獨朝著爲然鄉閭亦然也其關於綱常之重者莫如子侍父坐而不異父之几父受子拜而猶荅子之揖舉世莫知其非則愚已於家庭正之又莫如妻乘其夫夫不能納側室亂唱隨之體妾乘其妻妻不得宰內政亂嫡庶之倫夫以封典濫再醮之妻予以封

典濫婢妾之母而亂名器之重舉世多蹈其弊則愚亦將於家訓嚴之又莫如弟之事兄但知有肩隨之體而不知有父事兄事之體弟子之事師但知與座主同體而不知與君父之重同體交道中在韋布非窮交而認平交非父執而認父輩大亂古道齒鄉齒族之誼在章縫本先達而足恭於後達本後達而抗衡於先達盡廢古人父事兄事之規則非一夫之力所能挽也且鄉閭之變體必自朝端倡之語曰不在其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八

不謀其政尤非山林之所敢議抑尼父又有言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尼父亦告老之下大夫也定禮樂修春秋不以爲僭吾儕德非尼父或可以平日之與聞者相叅訂焉其大綱亦不敢舉已姑摘大綱中之煩瑣條件出於見聞之最核者紀其變以俟後云以下共四十九款愚起自農籍每疑俗禮之多愆於古也暨登朝始聞史館中有四科異帖七科隅坐之例爲之躍然曰此先進之遺風哉而庶吉士之事館師

閣師亦最有體閣師尊矣。不易。國初官長二拜之式較座主若少殺焉。館師親矣。僅倣過年座主待門生之體。視民間四拜之師範有間焉。雖同稱曰老師。而通刺於座主曰門生。呈課於閣師曰學生。皆禮之所安也。此所以爲道揆之地哉。今館選豈無流敝。而此體則不可易也。乃各衙門之變體紛紛矣。據余登籍後。歷南北曹耳目之所睹記。除三孤九列。自有定格。及銓司視諸曹出一格外。其他一切部寺屬僚。凡通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九

於政府及部院正堂。並用官銜晚學生帖。通刺於院部亞卿及通大二正卿。並用官銜晚生帖。留坐必隅。而送出。或有不視上馬者。此外則並不用官銜帖。而或以晚。或以晚侍侍教。平交。則或以侍。或以年侍寅侍。其坐或僉。或正。而輿馬則彼此相視以爲常。中有名分干礙者。別論焉。六科與庶吉士之體同。但有晚生帖。而無官銜帖。少宰之外。不書晚矣。十三道與銓司之體同。但有官銜晚生帖。而無晚學生帖。亞卿除少宰

外。則書晚侍矣。其稍別者。惟閣臣不視庶吉士及銓司上馬。而獨視科道上馬耳。科道從當國閣臣考選。特書門下晚生。此又各司之所無。而兩衙門之所有也。以上從先朝幾變至此。今經三十餘年。未必無小變焉。暨予之補臬僚而趨嶺表也。先既有所傷於內。尋復有所齟於外。身入九曲場中。有不得不去之勢。而又不欲爲苟去也。故托於申復憲綱一議。以微罪行。輕發取困。非吾志矣。却因履歷外僚一番。而知兩院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

司與所屬府州縣之變例。又省前所浪陳九事之有欠審處也。其時政府以臺諫爲羽翼。臺諫以政府爲泰山。九卿俱失其職。而况外僚哉。經今二十餘年。而事體大變。言路塞已。忽通。通已復塞。蓋自衆言喧豗之後。而堂陞官府閣部之間。血脉多不聯絡。臺省之持論則正矣。臺臣上厄於綸音之不降。下困於璫使之難調。操心更危。倚藩臬如左右手也。前議其猶芻狗歟。而中外一切變態。則可以總核其槩矣。試述之。

吾聞之先達。郎署之書晚學於閣部。非古也。此緣翰吉晚生學生之兩稱而牽合之者也。選翰吉在都燕之後。國初。部署列於臺省之上。恒以子部大夫補本堂左右卿之缺。朝而在子部。稱屬幕而晉卿貳。卽不稱屬。與今之臺察同。寧得以晚學書於客部之堂卿。書晚學於部堂。此中見官之體也。故曰非古。然如主事評事。以及中書行人等官。多係新進之士。稱晚學猶不爲過。乃如藩臬大夫。亦以此刺通閣部。則不古甚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一

矣何者。國初以藩臬肩部院。非晚學於閣部衙門者也。然則藩臬不當用官銜刺乎。曰。書官銜則可。書晚學則不可。官銜之可書。以辨職司也。晚學二字之書。何當焉。此必成弘以後有資深眷重之孤卿。在閣部間。而新遷之守巡道。起此例耳。竊以爲部司之新進。而書晚學。猶可無革。而二司之濫書晚學。則必不可。以不革者也。豈但守巡之晚學當革。卽藩臬長之官銜晚生帖。苟非對閣部之七科以上者。亦似可革。第以

官銜通姓名。其可矣。然則孰能革之。曰。大臣之不吐不茹者。能革之。其在道揆之府歟。○吾又聞之先達。科道之書門下晚生於政府。非古也。此緣舉主門生之新例而引伸之者也。尊舉主在嘉靖之季。宣正間。三楊在內閣。薛文清公瑄爲御史。楊公求識一面而不可得。寧得以門下之刺入政府。宋臣有云。安有拜官公朝。謝恩於私室者。故曰非古。然科道之選。類取諸博士中書行人推官知縣中。稱晚生則亦允宜。乃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二

省直巡撫亦以此刺通閣學。則不古益甚矣。國初以都察院額六卿。非晚於大學士衙門者也。然則撫臺必不可稱晚乎。曰。後輩而稱晚。則可。先輩同輩而稱晚。則不可。後輩之稱晚。以示遜長也。先輩同輩之稱晚。何當焉。此緣嘉隆以來。有特進柱國之勲階在殿閣間。而淺資之副僉。起斯諛耳。竊以爲科道之受援。而書門下。猶可無革。而撫臺之概稱晚。則必不可。以不革者。亦不但同輩後輩之晚生可革。卽一切卿

貳之晚生帖。苟非對閣學之四科以上者。亦似當革。或書侍教及教下。則可矣。然則孰能革之。曰。君子之不諂不賣者。能革之。其亦在道揆之府歟。

吾又聞之先達。閣老天卿之送郎吏上馬。視臺諫。不視部屬。非古也。此例殆從三楊後起也。

國初一品公孤。不視子部大夫上馬。二品堂卿。不視六品以下郎官上馬。而吏部與都察院持之尤嚴。然以此待部屬。亦以此待臺諫也。大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三

士衙門在部院之下。而天寵常在部院之上。是以上賓二三品堂官。下亦賓六七品郎吏。視與且視馬。而閣學自三楊後。多以三孤兼六部之銜。論官階。則於部司臺諫。俱可不視上馬。而成弘間。言路日已重矣。于時復有閣臣如萬安劉吉者。以失德畏彈。倡爲超遷言官之說。安得不破格以禮之。故於臺諫。仍用大學士衙門視上馬之體。而於部屬。獨用六部堂卿不視上馬之體。蓋不無遷就於其間。然吾猶聞虞山嚴文靖

公。述正德之季。吾妻毛文簡公爲大宗伯。尚不視臺諫之馬。則冢宰可知也。迨嘉靖初。夏貴溪在諫垣。最得 上意。部院大臣曲徇之。因以

臺察爲公孫洩而起此例。無何。貴溪入內閣。則尤過裁部寺。而偏縱言官。此例遂通用於閣部間矣。顧吏部四司。本與臺察同體。閣臣既視臺察之馬。而獨不視銓司者何。殆以閣下兼官。但兼冢卿。不兼都御史也。然孤卿原無視七品郎上馬之舊例。而何以獨假借於臺省。此非充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四

之難盡歟。五部亞卿。亦與少宰同體。各堂不視司官之馬。而銓司獨視於少宰者何。殆以選部大夫。於正卿尚遠。於左右卿已近也。然少宰原無不視各部郎上馬之舊章。而何以獨假借於本部。此又非充類之難盡歟。雖然。朝士既習而安之矣。何以更張爲。獨秉鈞者。不可無孔子從拜下之思耳。夫禮樂進反之際。唯識微之君子能閑之。而鄙夫則以身潰之。吾頗有懷於徐文貞公之當國也。以賓京堂之體格。賓方面。亦以

溫臺諫之辭色溫諸司。從俗中尚存古額焉。而今考文之府。且不復言成弘以前之憲章矣。後進將誰稽乎。○吾又聞之先達。縉紳先生之覲面相稱。卿大夫互稱老。郎官亦互稱老。非古也。此例皆從弘正後起也。國初唯閣老及九列大堂諸老。彼此以老先生互稱。臺省部司以下。但稱先生而不稱老。以別嫌也。今唯銓曹互稱長官。六科互稱長科。十三道互稱道長。其他未有不濫堂上官之稱者。豈緣當時有踰等之父

從正維倫議

卷之三

七

行。與謫遷之先達。參錯僚友間。而權借此稱乎。不然。則必諸司嫌三衙門之自尊其體。而故以隆重之稱別之也。如此。則與堂翁奚擇焉。卽此便輸三衙門一着矣。然而猶有解也。謂平交互尊。亦不失爲謙道也。今頗聞閣部大老。亦有以老先生之稱。假借於不相屬之郎官者。則時套重矣。而諸司之於閣下。則多不用老先生之舊稱。而易爲老師太師之新稱。尤爲不情。此虞書之所謂巧言令色孔壬也。然而亦可解也。謂

特敬有在。亦不失爲厚道也。乃今有高年歸老之先達。亦以老先生之稱。濫施於士之初釋褐者。則時套益重矣。而新進之於耆英。却執仕途泛交之體統。以分庭抗禮爲當然。尤傷古道。此孔子之所謂幼而不遜弟也。雖然。聖人不能違時。何以較量爲。但經世者。不可無孟子正人心之思耳。夫風俗頹敗之端。唯憂時之君子照之。而俗士則隨波逐之。愚深有感於太原王宮傳先生之歸畫也。稱幼交之寒士曰兄。稱後進之

從正維倫議

卷之三

十六

科甲亦曰兄。謙退中亦存平等焉。而今科甲之英。且不知有嘉靖以前之禮讓矣。頽風誰與拯乎。

吾昔從南駕部郎。補北比部郎。見科官之遇部院正卿也。北避南不避。在南豈曰無因。而憲章則當以北爲正考。國制迴避之式。越一等者。趨右讓道。越二等者。引馬側立。越三等者。引馬迴避。唯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如有親戚尊卑之分。聽從迴避。則六科苟非有分於部院。其當

迴避何疑已。然而傳有不避之例。何也。聖

祖不時召見群臣。令卑官凡承宣召者。遇尊官。不必避馬。恐稽應對也。今陪京已無宣召之事。而科官猶執此例。過矣。然而尚有說也。謂言路之氣。欲振不欲挫。雖借此一事以存餽宰。亦可也。乃有不必避而避者。其北都部院之避閣輿乎。國初但有越等避馬之例。並無同等避輦之例。蓋聖祖原以中書省之權。分入六部。而統百官之冢宰為尤尊。今以冢宰而避閣輿。

從先維條議

卷之三

十二

則是革中書後。復有中書矣。而可乎。然而非閣下之過也。部院諸公畏權之過也。例起於先朝之閣老。多有深資上壽。顧命之臣。如嘉靖初之新都楊文正公。廷和京口楊文襄公。一清等。當時部院大僚。非故吏。即門生。原入聽從。迴避之款。即新建伯王文成公。入朝遇一年伯尚書於隘路。汲汲下與拱立。年伯不下與而手拱之曰。伯安。吾失禮矣。此誠先輩之風。而安可執以為避輿例也。繼楊柄用者。為張永嘉孚敬。夏貴溪。

言。二公倚天寵而輕百司。能以喜怒榮枯人於

轉盼間。其視六卿也。如草菅。又以議大禮。起大獄。曾攝三法司事。訊及九列堂卿。於是部院之體面大損。而冢宰以下。明知避輿之非是。而不敢爭矣。嚴分宜嵩亦以資深眷重。狃於此例。微聞徐華亭欲易之。而以有所瞻顧。不果發。迨平湖陸莊簡公光祖位冢宰。與揆府蘭溪趙公志皐。夙有舊寅之雅。而始復之。僅亦反到嘉靖初年事例。而未能反到弘正以前事例。各部院猶

從先維條議

卷之三

太

未合也。竊以為閣部分路而行之體。猝難復已。趨右讓道則。國初二品之遇一品猶然。其可議於三台八座之間歟。此議從部院出。則不雅。從揆府出。則亦論道經邦之一事。但今堂陛之交且隔矣。奚暇燮調及此。○吾又經閭察於南部。經考績於北部。見臺察部司之過大堂也。北跪南不跪。在北豈曰非體。而憲章似應以南為徵。國初六部各設子部。後乃革子部之名。而分四司十三司。統名之曰清吏司。清吏云者。內

別於京朝之散局。外別於有司之煩局也。凡外吏之叅上司。借用君臣之體。故用跪。而司屬之見堂翁。借用師生之體。故用揖。此南部院之諸屬過堂。但有揖而無跪也。北唯翰院六科之過堂如南禮。而部司與臺察俱改爲一跪兩揖之儀。何也。考禮儀定式。凡百官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立。稍卑者居西。高者居東。其品秩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

從祀維修議

卷之三

十九

內唯提出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六科正屬近侍官員。故過堂不議跪禮。而各部主事與各道御史對部院正堂。已越四等。故緣此義以起過堂考察之一跪。歟。然正副郎已從大夫之後。似不當與越四等者同科。而史官及中舍則與六科同在近侍之例。亦同於部院正卿。越四五等。而過堂時。史官獨進科官一階。中舍仍與博士行人同階。則又不專以近侍論也。似不若南規之無隙可議。然而亦有說也。謂新進之

士。當獎亦當裁。則借此一跪以示頓挫。亦可也。尚有不可跪而跪者。其藩臬大僚之過部院乎。國初但令二司聽考察於部院。不聞令其屈膝部院堂上。蓋聖祖原改元行中書省爲布

政司。配內之中書省。改元肅政臺爲按察司。配內之都察院。京外微有重輕。而體格無甚高下。今以咨呈衙門之岳伯。而屈膝於照會衙門之堂卿。則部院亦可屈膝於宗人都督之府。通大太常等卿。亦可以屈膝於部院之堂矣。而可乎。

從祀維修議

卷之三

二十

然而非部院之過也。藩臬諸僚激成之過也。例起於宣正景順間。二司尚不受撫按之約束。而恣行威福於外。其時掌部院之大臣。有若蹇忠定公義。王文端公直。顧公佐等。皆以累朝耆碩。敷歷著聲。有激於此。故起重內輕外之制。借計典以稍抑之。其議過堂之跪。則本周制諸侯述職於天子。以冕服朝君。以囚服歸命於司寇之遺意也。然囚服歸命之後。公侯原視王朝之公卿。伯子男原視王朝之大夫。不聞以王朝之

元士列五等諸侯之上。今之部院郎官。周之元士也。以一跪兩揖待元士。以兩跪一揖待諸侯。周家之冢宰必不然。微聞先朝有一選郎議革此禮格於冢宰不得行。而勢亦有所難革者。御史出巡。又踞藩臬大夫之上。復命與考績俱不廢跪。而獨廢二司之跪。不唯臺察尼之。而各部亦必尼之。竊以爲獨伸二司過堂之體。誠難行已。上見官之不用跪禮。則南部院原有國初成規。或可反北例以從南例歟。此議出於六曹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主

二司覺多事出於部院大堂。則亦願從先進之一端。但令科道之選且壅矣。奚暇講求及此。吾又從留曹見禮部傳公帖之式。而省中外官僚稱翁稱老之太濫也。據公帖於大九卿正佐並書半號而稱翁。於小九卿正佐並書全號而不稱翁。其姓下則俱稱老先生。於六科不稱翁。不稱老。但書全號而稱之曰某掌科先生。十三道則與部司同體不與也。此非先朝之典刑乎。若揆府之位冠百僚。而稱翁稱老。則起於

仁宣二廟之間。而南都尚在小九卿中也。據此傳帖之式而外京方面以下可推已。藩司當從六部之後。與通大之稱等。臬司當從都察院之後。與太常京兆之稱等。運使知府當從小京堂大方面之後。與京朝上見官之稱等。府佐縣正當從科道部屬之後。與京朝中見官之稱等。在國初必有差等。而今則當稱號者必兼翁。當稱先生者必兼老矣。然以其同居民上則雖有過情之稱。亦但嫌其逼於上。而猶無碍於下也。更有稱呼之可怪者。方士術士於四民一無所著。詞人酒人於三達尊一無所有。徒以三寸雌黃之舌相影相煽。以要貴者之隆稱。貴者或入其小術。或畏其橫議。則非師稱師。非翁稱翁。索一緘以分邊將之庭。則未老稱老。此真戰國之餘風也。○吾又於比部讀弘治中進問刑條例之表。而省中外章疏。叙銜叙衙門之多舛也。據條例列閣部院寺孤卿之名。衙門同者必以官階之崇卑爲先後。官階同者必以衙門之大小爲

先後故以宅百揆之大學士亦序於同階部卿之後以肅百僚之都御史必序於工部尚書之後通大以下准此此非對君之正體乎若言路之類薦人材先京郎後方面亦沿於成弘以後之規而國初不聞以京郎先方面也據此條例之式而在鄉文軸之叙銜可裁已文非對君何必叙爵唯三孤六卿之銜尊不可以齒奪爵外降此則爵必叅科科必叅齒大方面當叙於大小京堂之間小方面當叙於科道部屬之間府佐而下當叙於京郎之後異途出身當叙於正流之後而其中尚有通融處則當以官員迴避之式叅之制載官員相遇中有親戚尊卑之分聽從迴避京街尚以避尊爲義書銜豈不讓長爲義哉今吳中凡有慶吊送行文軸輒倣撫按官類舉人材之疏不問年分科分而專以京外序銜大方面必列於科道部屬之後小方面且列於評博中行之後矣然使名義不犯則雖亂鄉黨之齒亦但嫌其違於長長而猶不

違於尊尊親親也更有傷義之太甚者弟子不在君前而以爵序師長之上弟姪亦不在君前而以爵叙兄叔之上乃至新進甲科一授京秩輒亦列銜於達尊先輩之上而皆恬然安之此真蠻方之陋習也

吾又稽堂屬之制於翰林院而知講讀等員之於掌院學士亦屬也第詞館重科不重爵而起四科七科之辨體此意更古銜入五品以上方叙爵於朝班中此則綠堂屬之義而起者也詞

從祀雜錄

卷之三

七

臣之不傷義類如此亦有傷於義而久假不歸者其邇年之奉差編檢輒濫鼎元之京兆儀章乎聖祖初開廷試鼎元爲吳伯宗尚未起有京兆儀仗傘蓋撤送歸第之例嗣後停科舉十四年而復開開後偶一行之永樂間遂著爲令此如出使朝鮮琉球賜一品服還朝固自有本等服也然則詞臣出差亦自有本等儀導而所過驛遞輒以金瓜月斧及黃羅傘蓋迎之於制違矣然以鼎甲三人承之猶有辭也後乃漸

移於二三甲之編檢而浸淫於未散館之吉士何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奈何以儲養相材之地而起此冒濫之端也。竊謂欲標天選之額則鼎甲或不嫌於仍舊而此外還從本品爲安。蓋有崇雅黜浮之教意存焉。必欲正之。又似當從鼎元起。鼎元之黃蓋撤餘無不撤矣。○吾又參輿馬之例於南北曹而知僉都以下之例不乘輿正體也。獨陪京去君門已遠而有兩人四人之煖輿此權制耳。京都則非三品以上不用輜雖威重如僉都清高如祭酒亦僅以二棍導馬前行而已。日與月近則光微其義如是乃今有傷於義而恬不爲怪者其各衙門之散郎俱倣南郎之用肩輿乎。國制文官衙門除宗人府正一品外則二品衙門爲極尊而三品次之其正卿多年高望重之老臣也故以肩輿優之而四品以下則猶責以奔走禦侮之勞故不用輿而用馬。匪但辨其等威亦以勞其筋骨也。余在朝時官自僉都祭酒而下非疾不輿。

非喪不輿而冷職及新科則僅顧一皂御一瘠馬猶苦俸薪之不給也。迨今則聞肩輿偏輦轂之下矣。內如僉都之體統已重科道之攝事孔多則權以輿代馬猶可解也。乃有初釋褐之貧士而多行稱貸以顧輿皂何居。舜贊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奈何以新進妙年之士而卽養此侈汰之習也。竊謂當此臺省缺乏之時則京堂科道亦可放過而其餘還以用馬爲安。蓋有養廉去情之微機寓焉。必欲正之又似當從僉都始。僉都之煖輜革餘無不革矣。吾見言路之自重者曰六科無屬十三道有統無屬唯部寺之諸郎有屬是以外補之道長不書舊屬於院堂而外補之司屬俱書舊屬於部堂也。例則然矣考之官制殊不然六科原屬中書省省革嘗以屬通政司。聖祖旋念其掌封駁之事不必受約束於通使也復革之是故六科之無屬自洪武之世已然矣若臺察之與部司一體也按官制於戶刑二部正官之下書

曰屬官浙江等十二部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後改浙江等十三清吏司添設主事等員亦於都院正官之下書曰屬官浙江等十二道監察御史六十員後增爲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一百十員惡見其非屬也唯國朝以風紀屬內外臺許堂屬互相糾舉與部寺堂屬之親比稍殊其舊屬之書與不書此係各屬之自以義起而非出於憲章也乃臺選之重於部選其來有自矣國初蓋以科轉道道轉主事正統四年

從化錄

卷之三

三

猶令御史員缺從吏部於進士監生教官儒士中選成化十一年方令於行人博士推官知縣等項揀選至弘治十五年復令科道並於博士行人推知教官內考選歷練老成者除補而新進士科道之選絕其主事與評博中行則依然新進士之選也臺諫安得不重於部屬哉然而嘉靖年間臺臣通刺於閣部與部屬猶無甚別通於閣學冢宰亦以官銜晚學生帖通於部院正堂及兩少宰亦以官銜晚生帖通於各部侍郎

及通大二正卿亦以晚生帖分宜當國任子世蕃官至侍郎有踈山吳公悌者爲御史以官銜鄉晚生謁分宜或勸其從衆加一學字公不可嗣後耿恭簡公定向爲御史不屑書晚生於世蕃破例自裁一式或危之公亦不可二公固臺中之表表者而當時部院之均體可考已御史不書官銜於五部之正卿而書晚侍於五部之亞卿此余入仕後所起之例也夫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是時柄臣挾大阿之重以鈐科道

從化錄

卷之三

三

科道又狹與主之重以壓各衙門我能制人則抗而又抗我制於人則詘而又詘體漸尊而志節漸卑於是諸司之我慢起矣間有讜直之論却從冷局中出而喧豗又乘其後今乃言士輕而臺省與之俱輕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天實窮之而由君乎哉愚昔嘗以除言官之廷杖勸上而今復爲此說則傷夫有言責者之知進而不知退也○吾又見士之艷臺省者曰六科賓於正卿十三道賓於貳卿部司除銓曹

外一槩不賓。是以御史得與帶部銜之撫臺抗禮。而部曹不得與帶院銜之部堂抗禮也。體則然矣。考之憲章亦不然。宣德三年。尚令御史給事中。照品級坐。景泰三年。方令六科序坐書銜。俱列御史之左。唯六科係近侍官員。聖祖原假借以體面。不照外官品級行跪拜禮。是科官之優待。自革中書之後已然矣。若部司之壓於臺察。未久也。按宣德中。分遣巡撫。以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等。與御史于謙同。擢各部侍郎。從先雜錄議 卷之三 三十一

猶次御史於部郎之後。成化八年。奏准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奉 敕同差者。俱照新差職名。先後序坐。若郎中等官奉 敕。會同御史。或御史奉 敕。會同郎中等官行事。當以奉 敕之人坐左。次者居右。則部郎與御史之相爲左右可知。復云。各衙門一應公差。有關御史者。俱讓御史居左。若不係同差。別處政務相關。止依品級序坐。則不共差之御史。其讓部郎之坐次可知。惡見其獨賓於亞卿也。唯 先朝常以御史

巡視京倉京營。暨光祿太僕等寺。奉差必踞賓位。而小九卿與子部大夫。俱以主道讓賓焉。若亞卿之賓御史而不賓部郎。此特後來江河之變體。而非起於 國初也。乃臺體之跨於部體。其來亦有自矣。景泰中。卽以御史監兩廣軍。弘治中。又令會同撫院考察藩臬官吏。其權旣與撫臺無二。而撫臺兼綜軍旅糧儲之務。其事實按臺專操。激揚舉劾之柄。其事虛。虛能糾實。實不可以糾虛。撫若有所壓於按也者。而部司之受差。則不過監兌權關審錄恤刑等務耳。並不得侵撫臺之事。而比部郎理刑淮上。頗類總漕都御史之屬官。按體安得不尊於部司哉。然而嘉靖初年。按臺與部司相處。非同差不據左席。故於審錄之主事。雖居左。而於監兌恤刑之正副郎。俱讓左也。當余起錮楚臬時。有京山王民部堦者。實監吾蘇糧兌。爲余面述。乃祖九十二翁少泉公。格於嘉靖中。亦奉差於斯署。署與察院相隣。凡有河下謁客餽客之公事。按臺必挈以

俱行。序坐則讓左。聯名則讓右。而公禮爲之代。備若恒以主道自居也者。孫繼祖役。曾不再世。而衙門事體大變矣。此君是以有傷於往事云。而邇來部司之失職。又可知已。部司恒有隨於按院。而按臺則肩隨於撫院。此嘉靖末年流來之例也。夫造物忌盈。盈則未有反者。嗣後臺省諱權臣之所不可諱。而諸司發之。諸司又言朝事之所不必言。而臺省含之。發者或含鈞名之心。而含者或發偏激之論。意相左而機若相

關於是

主上之厭心生矣。復有與竈之府。

互相媒孽於中。而章疏遂多壅隔。今乃臺省錮而諸司與之俱錮。道經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矣。人自傷之。而由天乎哉。愚嘗以關諸司之言路規江陵。而今復爲此說。則慮夫有官守者之知彰而不知微也。

吾又考嘉靖以前。大臣並無身在政府。而任子卽以卿侍同朝者。任子以卿侍同朝。自嚴分宜始也。於是部院中。不無秉正觸邪之郎署。而却

有脅肩諂笑之堂卿矣。亦無位進首揆。而以身攝冢宰事者。以首揆攝冢宰事。自高新鄭始也。於是閣部間。並無不上馬之清要郎官。而間有不上馬之方面大夫矣。此皆不可以爲訓。而今乃庶幾反之。亦有反而未盡之處。豈非習俗之移人歟。○吾又考隆慶以前。六部行事。有當取裁於閣下者。部堂但令該司轉白。不聞以身僕僕入朝房探意旨者。部院之不問大事小事。而輕身自白。自張江陵時始也。於是九卿類政府之屬僚矣。科道論事。有與閣部相關者。或有先議後奏之時。不聞論劾人物。而先探閣臣意旨者。兩衙門之不拘論事論人。而輒先關白。亦自張江陵時始也。於是臺諫成權門之桃李矣。此亦不可以爲訓。而今乃次第反之。却有壅而不通之處。得無矯枉之太過歟。

吾又稽秦以後。天子必有相臣。而我朝獨無大拜之相。以相望固歸於內閣。而相權已分於六卿也。故邇年雖以宰相私稱輔臣。而疏中尚

不敢明言曰相疏中明以輔臣對 主上而

稱君相輔臣遂隱然以師相之重自居此唯江陵爲然此風漸長必有生前拜太師者出矣太師拜則丞相不設而設雖欲遏文臣公侯之封不可得也嚴諸○吾又考周以前天子尚有師臣而我朝獨無仕版之師以二拜之官長在朝著而四拜之師範在民間也故邇年雖以老師私稱座主而疏中尚不敢顯言曰師疏中顯以座主對門生而稱師座主亦遂傲然以師範之尊自據亦唯江陵爲然此義轉迷必有朝士半門生者出矣門生半則姦黨不樹而樹雖欲申上言德政之律不可得也杜諸

吾嘗以京察例問陸莊簡公公曰六年正察之外復有閏察非制也 國制京官考察卽行黜陟於考滿之時故六年之總察成化以前尚無之弘治中始起十年一察之例入正德方議六年一行而無閏察閏察起於正嘉間也此例舉於嘉靖初年實更化之善政而其流也遂爲權

徐光祚集

卷之三

三十三

臣陷忠讜之深坑夫言官至於觸雷霆而謫戍危矣猶有回天之日也一入此坑雖名世其誰拔之蓋莫有如新鄭江陵之敢者新鄭借風靈以行閏察盡將臺諫之觸其忌諱者而錮之雖以名督學如吾先師耿恭簡公及周臚卿少魯公等幾不免江陵借星變以行閏察盡將朝士之督其奔喪者而錮之雖以清局如吳趙二太史如艾沈二比部未授職如鄒進士等俱不免自是京察之大典不見信於天下而 皇上

徐光祚集

卷之三

三十三

以特旨破斯例焉竊謂六年之京察不可廢而閏察則可裁苟非激於大奸大佞之盈朝塞之可也不塞不可以杜權奸而必塞又恐沮明主革故鼎新之一路柄國者其審諸愚實目擊於廷杖五賢之錮例而有重傷也是以折肱於此○吾又以外察例問莊簡公公曰大計削籍之吏錮不復用非制也 國制外僚考察原本唐虞三載考績之典故三年之大計自洪武之初已然累朝相守以課吏治而不聞永錮永錮亦

起於嘉靖初也。此旨裁於 肅皇宸斷。實杜漸之訐謾。而其流也。遂成朝貴羅罽隙之密網。夫外僚至於受斧鉞而革職。嚴矣。猶有薦起之條也。一罹此網。雖極枉其誰白之。亦莫有如新鄭江陵之酷者。新鄭惡左祖華亭之士。如憲副顏公鯨。卽劣遷行卿而旋錮之。江陵惡直言朝政之士。如今戶侍趙公世卿。卽劣轉王官而旋錮之。自是外察之大典。不復信於天下。而 皇上以輿論開斯例焉。竊謂三年之大察不可廢。

從先維休議

卷之三

主五

而錮例亦可裁。苟非出於極公極明之宰執。開之可也。不開。不可以拔讜士。必開。又恐啓儉人賁緣鑽進之倖途。典銓者其慎諸。愚實身陷此例。而感噓枯者之難爲力也。是以低垂於此。吾又聞之莊簡公。部司白事於朝房。不坐講而立講。非體也。嘉靖中。絕無立講之例。例起於新鄭柄國時也。莊簡自述官郎署時。元輔爲分宜。次輔爲華亭。白事者。以元輔幾煩。請立講。元輔必命之坐。次輔則不待其命而自請坐講矣。新

鄭之性傲。又以首揆攝冢宰。幾務日煩。乃開朝房以待白事者。縱有大議。立講數言卽別。自是坐講之體廢。論事情。似乎彼此兩便。然拜上豈不稱便。而孔子以爲泰耶。以立講待部郎。亦近於泰矣。泰非孔子所從。而人情旣安。可放過也。然莊簡之言核矣。故存之。○吾又聞之王司寇弇州先生。藩臬長述職於京師。不用轎而用馬。非體也。弘治中尚存用轎之例。例變於正德以後也。故事。三品以上用轎。四品以下用馬。京外

從先維休議

卷之三

主三

條同之。故藩司之左右方伯。臬司之憲長。唯於大計過部院時。不無屈節。而出外仍用九列堂卿之體。以兩棍導輿前。自洪武以至弘治初年。未之有改也。後緣奏准。按臣會同巡撫兼察藩臬諸僚賢否。揭報部院堂上。於是二司之權日損。旣損於外。則不能獨振於內。當朝京時。撫院之僉堂尚用馬。按院之遇大堂必避馬。不無嫌於藩臬長之坐轎。而藩臬亦隱然以受察之故。甘自退也。相率舍輿而從馬。自是用轎之體遂

廢論人情亦覺彼此兩安。然大夫徒行有何害。而孔子義不舍車耶。藩臬長之去轎亦近於舍車矣。舍車非孔子所與。而事例既成。猝難變也。然弇州之感深矣。故紀之。

吾又有所聞於徐文貞公。而知藩臬二司之謁撫院。撫院恒踞上坐。二司偕都司分左右之坐。非體也。文貞嘗面對馮學憲元成述。先朝撫院三司坐法。蓋以南北相向爲體云。按巡撫起於永樂末年。多以部寺貳卿充其選。于時有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七

方遣事畢還朝。故二司恒以主道自居。而尊撫臺以賓禮。賓必南向。主必北向。北向之席不足。則捱次而列於旁。以二司員衆故也。直隸有府衛而無藩臬。故無北面之位。宣德中。周文襄公忱撫吳最久。若以巡撫代承宣之責者。而各省則乍遣乍還如舊。坐法亦如舊。今十三省之久設巡撫如兩畿。而藩臬與都司同參。輒易北面之席。而入左右之席。失其體矣。文貞曰。此非撫臺之過。二司諂事內臺之過也。文貞嘗從鼎甲

謫郡推而遷學憲。故稽覈及此。然亦得其一。未得其二者。此中尚有二因焉。先因景泰中。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於行事移文多窒碍。故改都御史巡撫。初改時。撫臺尚以屬官之體待御史。而以賓主之禮待藩臬。在藩臬則並尊撫。按以賓禮。二司義不先賓。而撫臺亦無樂乎二司之先按院也。是以隅坐之議起焉。蓋抑二司以從按院也。其因一。繼因成化中。續設總督提督兩軍門。總督係特設。而提督則多以巡撫兼之。領有專敕。會同總兵行事。以旗牌節制都司。而總督又兼制總兵巡撫。都司日在調遣。參拏中。不復得與二司班聯晉謁。然而三司頡頏之體出自聖祖親裁。又有難於盡廢者。議謂總督權重不可假。提督則與總兵體同。猶可假。然二司可賓督撫。而都司但可賓巡撫。不可賓提督也。乃兩相遷就於行坐之間。使都司有隨二司之後。二司亦侍督撫之側。二司殆爲都司而屈坐於巡撫。都司實爲督撫而遜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八

於二司也是以隅坐之例成焉。蓋又抑二司以從都司也。其因二以此二因故有今體。而文貞公猶未之及。然公以告老之元臣而追論及此。非有從先進之思者哉。夫國初相持之額誠難復已。而人情有鬱結不通之處。亦當稍有以通之。按禮位非君臣分。非堂屬則有南面之賓位。必有北面之主位。有賓位而無主位。此古禮之所不載也。且按臺昔本隅。而今已敵體。則藩臬昔本不隅。而今稍稍降體有何不可。竊謂撫臺從先進議。卷之三 壬九

不變南面之體。則二司當量移隅列之體。或者下坐設三正席。左列二方伯。右列一憲長。凡三位不動。而正中可稍帶僉。有方伯者爲大叅。可以一位從僉。而次卽入隅。在少叅則不嫌從隅。以領都司之席。有憲長者爲憲副。亦以一位從僉。而次卽入隅。在憲僉亦不嫌從隅。以配少叅之席。方伯憲長缺則以大叅憲副進其位。大叅憲副缺則以少叅憲僉進其位。唯都司之位不可移。以其聽軍令於督撫也。若按院自應以憲

綱中之坐法爲正耳。或曰。二司欲存舊額。都司獨可廢舊額乎。是又不然。今天下正右文之日也。文臣之欣內厭外。而隱忍以需內擢。端爲藩臬大僚之體統太損耳。體正則心平。所關於士氣不淺。故文貞之論當表也。若武階則自用文臣提督以來。其不可以舊額持也久矣。此如齊魯本稱敵國。而夾谷之會。魯不得不共命於齊。勢使然也。孔子其如之何。○吾又有所聞於故侍御年伯馮公恩。而知鄉紳之謁撫按。按固賓敵體之京郎。撫亦槩賓不敵體之京郎。非體也。馮公當嘉靖初。益以建言落職之御史。謁巡撫猶隅坐云。按故事。撫按巡歷地方。唯於懷才抱德之逸士。科深望重之退僚。有破格而尊禮者。此外亦不盡廢。朝廷論爵之體。按權雖重而爵未尊。可賓京堂藩臬諸大夫。亦可賓評博中行諸郎官。相見則俱分庭抗禮。撫則資深而爵尊矣。除九列京卿及宦交之有舊者。相與平禮外。在京銜。非翰院六科。及子部之奉差大夫。弗

賓也。在外衙。非方面大僚。及苑僕之行卿。弗賓也。入嘉靖中年。馮公歸未數載。而林居御史始偕方面大夫。並受撫臺之賓禮。部司以下如故也。當余初授南郎歸。謁撫臺陳公道。基於吳中。猶執隅坐之禮。此隆慶末年事。暨余備兵南韶道。沿有相接士夫舊式。鄉紳自府佐以至縣正。不由科甲出身者。其來謁。猶於後堂行一跪禮。而後留茶。賓其席於不正不隅之間。此萬曆初年事。吾婁亦有飭兵使者一道。以道孤故。此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聖

難持。邇年又緣二輔迭出。卑紳有影射以取重者。漸致撫臺之體亦移。蓋以昔之賓內外兩臺使者。賓及評博中行。而按道則以昔之賓評博中行者。賓及二府以下之鄉科。未授京職之甲科矣。長者槩曰。此非鄉紳之過。當道曲徇人情之過也。假有剛方如海忠介公瑞在今日。或不至此。斯亦見其然。不見其所以然者。其來亦有二因焉。一自二祖開天定鼎之後。勵精莫敬皇。敬皇敬大臣。體群臣。而又加意於過。

言路也。一時大臣兢兢奉法。而臺諫之氣則驕毅皇欲抑之而不果抑。惟肅皇英明絕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聖

能以不測之雨露榮之。亦能以不測之雷霆辱之。其不測於內。乃其所以日重於外也。當時巡撫兼督軍之務。南倭北虜。失事孔多。按臣之實封一進。而扭解之命下矣。督臣內有所虞於密揭。外有所虞於露章。勢不得不降體以交共事之按院。既降體於共事者。則必絜矩於不共事者。而林居之御史亦重矣。其因一。一自分宜背公植黨之後。救時莫如徐文貞。文貞自矢以威福還朝廷。以政事還六部。而亦以公論還兩衙門也。一時節士蒸蒸拔茅。而臺諫之勢愈盛。新鄭欲遏之而不能遏。唯江陵威福自操。能以樂聞之。明旨開之。又能以諱聞之。秘旨塞之。其塞於一時。乃其所以通於後日也。厥後輔臣鑒江陵之轍。百司庶府。建白紛然。遊客之流言一布。而風聞之章上矣。撫臣內無強援可恃。外有橫議可虞。勢不得不折節以禮。敢言之京郎。既折

節於敢言者。則必假借於不敢言者。而權門之親故亦重矣。其因二。以此二因。故成今習。而馮公尚未之見。然公以名御史而甘心侍於撫院之側。豈非先進之遺風哉。夫嘉靖初年之例。誠難復已。而風紀有陵夷不振之處。亦當漸有以振之。按令甲致仕官居鄉。非親故尚論爵。爵均則論齒。今以釋褐初仕之京郎。而一旦與先進之九卿抗禮。此令甲之所不載也。且資深年耆之鄉尊。亦不可使驟貴幼行。與之儼然並列。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四三

竊謂院道巡劄之地。延接士夫。當先令有司於憲綱冊上。分別三途資格。及科分之先後。一切致仕。晉階。謫遷。削籍名色。明白分註其下。以便上司之查考。而鄉紳之自處亦有道。在致仕者。不以攀援爲道。而以養高自重爲道。中有不必謁者。自當待上司之干旌已。但屬甲榜同袍。則不嫌於旅謁。旅謁時。當道自當主於尚齒。而兼參其德爵。如其齒德之可以父兄事者。古人尚有憲老之典。安得以其宦卑而隅之。在現任者。

不以養驕爲道。而以參叩先達爲道。中有不必見者。自當守恬靜之大閑已。但屬京郎清秩。亦不嫌於叩見。叩見時。當道自當愛之以德。而無取於姑息。果其年資之在子弟行者。古人原有侍坐之式。安得以其氣高而不隅之。於此復有權焉。撫臺遇資深之京郎。不無可以破格者。如其初仕。則據陳公昔日之所以待余。非過也。按道遇甲科之仕宦。誠有難於分別者。如其異資。則據余昔日南韶道之所以待郡佐。非亢也。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四四

此則郡縣長之待正流雜流。亦必有體矣。或曰。科道既與撫院抗禮。京郎獨不可從科道例乎。是又有說。今天下又幼不遜弟之日也。君子雖欲革薄還淳。而勢難行於津要。不得不從初造之京郎存餽羊耳。羊存。則禮猶可復。所關於國體不小。故馮公之故事當表也。若按臺。則自與撫臣會同舉刺以來。其不可以舊體繩也。又久矣。此如祖禰原有定名。而衛輒之時。名不可以遽正於衛。亦勢使然也。孔子又如之何。

當吾初轉臬僚。過都察院。見司務廳之報堂稱屬而起大疑焉。何疑乎。疑憲綱之目數也。夫屬者。上統下之稱也。約有三體。具載大明官制中。有對本衙門之堂官而稱屬者。在京部院之各司各道。在外方面有司之首領官是也。此如子之統於父。有對相隸衙門之上司而稱屬者。兩畿府縣之直隸六部。十三省府縣之各隸布政司是也。此如小宗之統於大宗。又有衙門不甚低昂。徒以事體相關。考成有在。而借稱屬者。太

從憲集議

卷之五

聖

常寺國子監之屬禮部。太僕寺之屬兵部是也。此如介弟之統於伯兄。此三者。前二亦統亦屬。後一統而不屬。按察司之屬都察院。正與太常太僕之屬禮兵二部同。亦所謂統而不屬者也。故當年以兄道賓堂上官。亦以友道賓十三道。過堂之忌。勝已挫矣。乃又以中外起低昂。而司廳濫以屬報。此與憲綱所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互相糾舉之條合否。此例必起於弘治年間。部院有得君之大臣。如馬端肅公文昇。王端

毅公恕。戴恭簡公珊等。意在抑藩臬以重朝綱。故裁此體。而於先朝之憲綱。遂滅裂不顧也。試思宣德中。尚以六部侍郎轉布政使。以通政使調按察使。有此報堂之體乎哉。斯亦未必果出堂官之意。意者首領官故欲尊內臺之體。以壓外臺。而堂官重違其意。以沿此例也。然猶一時之暫稱。不必深計也。其最不可解者。莫如總督之回顧守巡諸道。道官不從甬道送迎。而從屬吏出入之階送迎。此近於臣子尊君之體矣。禮

從憲集議

卷之五

聖

唯君適臣。臣不敢有其室。故不用阼階迎賓之體。而堂屬則猶帶賓主之交。故按謁撫。雖由撫臺之偏階。而撫答按。按臺仍從甬道迎送。賓主之體然也。且上下司之交。不答拜。凡答拜者。必用主迎賓之體。不用臣迎君之體。督院既以賓道回顧守巡矣。守巡奈何以尊君之體尊軍門哉。此亦非當年督撫之過。過在作偏之守巡。狗督撫以非禮之恭。所謂悅之不以道亦悅也。而先年廷臣之擬敕書。儘有大舛錯處。往往徇此

遺彼裂當代之憲章。他無論已。卽余親領備兵南韶道。敕書中載文官五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叅奏拏問。而總督兩廣軍門。敕書中又載拏問司府等衙門五品以下不職官。其所謂五品司官。何指哉。若指藩臬二司。則僉事正五品之官也。旣以專敕叅拏五品文官。而身復入督臣拏問中。謂之何哉。督權雖重。必無徑拿風憲官之理。然則所謂司官之不職者。必指鹽運提舉。宜慰宜撫等司而言也。開

從違條議

卷之三

四七

載不明。豈非舛錯。有此舛錯。簡書外臺安所據而行。敕中事理哉。昔嘗與總督劉公堯誨議及憲體之際。而劉公以敕書之嚴重格之。在今日亦非釐正之時。姑存以俟後之稽古額者。○當吾旣入臬司。移文兩院。鑒守巡道之通書呈詳。而有大傷焉。何傷乎。傷祖制之日紊也。呈者。下稟上之稱也。亦有三體。且載行移體式中。蓋有屬官具案呈堂者。如郎署臺察之於部院。是已據官階。本當用申。而但書呈者。以堂屬之

從違條議

卷之三

四八

情親也。是爲事上使下之矩。有衙門相隔一二等。而以呈答劄者。如太常寺詹事府按察司之於宗人府及部院。是已論禮文。亦互賓主。而類書呈者。以衙門之體尊也。是爲先後從前之矩。又有體統原無低昂。徒以階級稍下。照會相通。而遜書呈者。如通大之咨呈部院。臬司之牒呈藩司。是已論事權。本屬相兼相制。而亦書呈者。以肩隨之義在也。是爲左右相交之矩。此三者。前二可劄可仰。後一類關類牒。守巡道之呈都察院。從劄仰。亦類關牒者也。故守道有咨呈部院之原式。巡道亦有平關通大之原式。書呈詳於撫臺。已遜矣。乃又以權勢奪紀綱。而詳按亦出自呈。此與舊額十三道故牒各按察經歷司。及按院仰府衛經歷司呈堂之例合否。此例亦必起於弘治中。廷臣議令守巡行事。當請詳於兩院。而然其時亦議詳撫。從本道自呈。詳按從經歷司轉呈也。轉呈必由經歷司。而外道無經歷司。封遞遂以本道自呈。夫府官尚以經歷司

轉呈守巡乃不轉而自呈將無貶其體於府衛有司之下哉此亦未必獨出臺察之意或者廷臣共欲貶外僚之體以崇京僚而二司曲降其志以入此例也然猶易稽之流敝一點可明也更有習而不察者莫如撫按之移文各道撫臺以照會劄付之行移而書該道按臺以經歷轉呈之行移亦書該道此近於監司劄有司之體矣制惟綸音下部院有該部該院該衙門知道之言而奏疏中亦以該部院該司道爲言則

以對君故也此外則惟監司帖牒有司必書該府該縣而面呼亦曰該府該縣以既統且屬故督撫照劄二司可書該司該道而面稱則曰貴司貴道以統而不屬故然則按院之於守巡道面稱必曰貴道移文殆當書本道也如之何亦用該府該縣之例哉此亦未必當年按臺之過過在曲意之守巡陷按臺於違制之律所謂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也而先朝史臣之輯會典亦有大疎脫處往往除舊添新去害已之典

籍他無論已卽藩臬二司存有 聖祖親裁

敕諭俱不錄憲綱內開有鎮守總兵官有過許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奏聞等條亦不備錄錄私治中奏准守巡道轉詳兩院事例却又截去本末但撮呈詳撫按一語以致影響相沿至今莫有覺其謬者夫二司之以行事請詳於按院大似六部之以題奏請裁於首揆守巡既以二三品衙門之堂上官具呈於七品衙門之道長則部院將亦以二三品衙門之堂上官具呈於五品衙門之大學士哉然則所謂呈詳撫按者其中必有委曲豈其以會同考察之故而盡紊國初之行移體式也混載失傳豈非疎脫有此疎脫典章司道何所稽而守先朝紀綱哉昔嘗與直指龔君懋賢議及行移之際而龔院以陷穽之密機中之在今日亦無轉移之會姑存以俟後之整頓風者

吾昔疑外吏朝君不易本等服色而守令之叅監司監司之謁撫按尋常必用素服何以哉後

見留都部堂。赴京考滿不得命。不敢易服。卽都中之閣部孤卿亦然。乃知外僚之以素服過部院。以待罪。亦以候命也。巡按及分巡之歷郡縣。必以考察官吏而行。守若令之叅撫院二司。亦必以給由重事而往。其以素服待罪也。固宜。若布按二司堂上官。雖受撫按舉劾。而大計必歸部院堂上。與守令之先受計於考功司。河南道者迥殊。且日與兩臺共事。俱有表率百僚之責。而居常以素服相叅。憲體何在。隆慶初。有若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忠介公撫南畿。槩令有司以命服供事。萬曆初。耿恭簡公撫八閩。第令二司俱用命服。而有司仍用素服。二公俱從先進者。而恭簡之權衡尤審。何者。命服雖尊卑同之。而督撫與兵備道。則奉專敕以行事。敕中文官五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俱受叅拏之官也。直指與分巡道。亦握方印以行事。憲綱中文官六品以下。可責可拏。武官自指揮以下。得以下操巡城施撻責也。有此典章。故不嫌以待罪之服共命。若運府之長。則

非叅提不可拏。雖受轄於院道而體亦尊矣。除初叅未辭。給由考察等諸大事外。似亦可使從藩臬諸大夫例。並以本等章服叅上司。而府同以下則仍舊。愚嘗以此體行於南韶一道。而不父且罷。今誠難於更端。然人情久抱斯嫌。後必有起而裁之者。○吾昔疑知府跪叅直指。嘉靖初嘗申此禁。以肅廟之英君主於上。以永嘉之柄臣操於下。而卒不能以嚴旨一海內之趨。何以哉。後考部院大計群吏之日。郡守赴考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司赴河南道考察。亦行屬官叅上司之禮。而知按院之以跪禮臨運府。卽照考功司。河南道長之儀式也。按憲綱亦但言問答之間。不許行跪禮。不言全無跪禮。則其儀注可考已。蓋運使知府之見按院巡道。初叅必不廢跪。跪而起。則有左右分拜之儀。左必捱上。右必捱下。以考察給由過堂。亦不廢跪。跪起而問答。則有坐講立講之體。坐必在留茶之時。立必在廷叅之次。畧如察院之於都察院。以待立爲常。而以屈膝爲

暫也。永嘉但執憲綱之問答不跪。而欲并廢其
叅辭考察之跪。何以服內外臺臣之心。是以勢
不能久。今又明知憲綱之問答不跪而故違之。
國紀又何在。當嘉隆間。恭簡公以御史督南畿
學政。愚嘗見其破格二事。一因寧國守羅公汝
芳。以述職來辭。留讌於書院中。于時高賢滿座。
公實以齒德叙陪京諸大夫之上。一因常州守
李公幼滋。以投効來辭。留欸於舟楫中。于時弟
子侍側。公亦以賓席權坐恭簡之上。二公固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三

舊於恭簡者。而恭簡之超俗亦僅見。然而跪與
不跪之間。亦不可以不定其綱也。考洪武中。原
有官員拜跪等式。除近侍官員外。品官但越四
等者。白事則跪。屬官品級亞於上司者。稟事則
跪。今撫按藩臬之於運府州縣官。不取義於越
四等之跪。白而取義於亞品級之跪。稟者也。以
此推之。運使郡守之秩。視撫臺及藩臬之長。隔
一二等。其稟事之當跪何疑。視按臺及守巡諸
道。或相等。或反踰之。則稟事已不必跪。而於始

謁終辭出。巡察諸大節。當做大計。時見考功
郎及河南道長之例。亦何可以廢跪。此外但守
問答不跪之舊綱可矣。愚嘗以此議白之兩廣
軍門。而見以爲迂。今亦何庸遽議。然仕途久蓄
此疑。後亦必有取而裁之者。

吾昔疑運使知府品秩已儕方面。而每叅上司。
必以脚色手本。嫌於太屈。已復從諸司職掌中。
有省於直隸二字。而悟國初之設郡縣。唯以
應天諸府隸京師。其十三省。則以轉隸布按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司。實假監司以堂陛之體統也。堂陛之體統尚
嚴。不隔絕其交際。則無以行督察叅提之威。故
以手本代簡帖。而以脚色備稽查也。撫臺即用
藩司之體。按臺即用臬司之體。其以屬官臨運
府。有自矣。藩臬則肩部院而稱監司者也。今亦
倣運府手本之式。而通名兩院。兩院以簡帖來。
而二司仍以手本答。於禮當乎。曰。此當以國
初之原額。合歷年之事例而損益之者也。國
初官司相謁在京。唯堂屬不通刺。在外。唯隸屬

之有司不通刺其餘或以官階懸絕之甚則以手本代刺乃如咨呈照會劄牒等表裏衙門雖屬統攝屬考成而體多頡頏禮分賓主並無以手本代刺之例卽大小九列中之五品京堂可見已五品京堂亦屬部院考察而居常相謁必以刺也。聖祖實以外之監司當內之部院故定藩司以從二品介乎部院與通大之間定臬司以正三品立乎通大與常卿府尹之間行移體式固在憲綱亦在也高其品秩而卑其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統。聖祖之意必不然卽以迷職受大計於部院其降體亦當不下於五品京堂乃抑而從運府手本之例此弘正間變禮者之過也又就撫按之體而論之撫臺正如周之三監監於諸侯之國按臺正如周之元士其出使序於諸侯之上以三監元士之重而太貶侯伯子男之重周制亦不然今以舉刺考察之二典相關誠難過執國初之式而過裁亦屬非體竊謂撫院之禮二司當照冢卿待四五品京堂之體而按

院則有憲綱之舊現在二司之謁兩院也於撫院可用脚色手本一次於按院可用官銜帖一次此後凡以公務相見不必用刺而以迎送慶餞相通則不嫌用刺通撫以官銜帖通按以侍教生帖事後則否而撫按則並以侍生帖應之於義似妥或曰督撫以專敕節制三司故無通刺之禮非也提督亦受總督之節制耳或又曰按院會撫院考察三司故有脚色之呈亦非也閣學亦受考績於吏部耳勢之所趨權不張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而自大權之所攝體不倨而自尊何必盡變聖祖之憲章哉斯議也亦不謂今日遽行吾恐日後有激而矯枉過正者則以此爲折衷之地也○吾又疑殿廷傳旨大臣應聲如嚮而院道當府正之跪恭但有舉手而無應聲似乎非體後有觸於時諺啞太府之謠而想憲綱中問答不跪之義乃知上司之命起與下司之應而後起皆本堂陸間之答應以臨屬官中品級之亞於已者也品級亞於上司故以跪稟爲體而府

正之體不亞於直指分巡。則問答之間已無跪跪乃暫而非常。故院道但以手拱之。而府正亦以默承之。蓋別於問答必跪之有司也。運使運同及指揮之舊額亦然。今揮使不得與運府之長同參。命之起必高聲而應。乃邇年府佐及州縣正之跪參其承命亦浸淫於啞太守也。者孰爲得乎。曰此當以古人之正禮合國朝之憲章而參核之者也。古禮父召唯而不諾。師則多應以唯。友則多應以諾。今殿廷承旨之音本諾

從先維儀議

卷之三

三

體也。而聲音之洪亮悠長則尤肅於父師前之唯體焉。臣下之承君旨當然矣。外官上下司之相臨。畧倣堂陛之體。何可以無唯諾之聲。故衛官之高聲嚮應不爲過。而有司之廢唯諾則以問答當跪之官而上侵運府長之體矣。此亦吳越間之變風也。撫按實風紀之長。於此恒放過焉。則以所重又有在耳。而於武弁則又督之獨過。似非絜矩之道。然而指揮之遜運府則勢之不得不然。先因兵道之有專敕以三品之武官

等五品之文官。同入量責叅掣中。府正非奏請不提。而指揮則量情可責也。自是指揮不得與府正同叅矣。繼因巡撫之兼提督。會同鎮守總兵行事。其敕視飭兵使者又過之。都司實軍門之部將。而藩臬則非督撫之屬官也。自是都司退而從藩臬之後矣。繼又因總督之握兵符。兼制總兵巡撫。及兵巡諸道。其敕視鎮巡又過之。總兵不廢戎裝之叅。而藩臬依然方面之體也。自是二司進而分總兵之壻矣。都司之體既降。

從先維儀議

卷之三

三

各衛安得而不降哉。所以然者。武臣以折衝禦侮爲道。所重在將令。勢不得執憲綱以礙。敕諭中之事理。文臣以承流宣化爲道。所重在令甲。義不得徂近例以蔑憲綱中之章程。此問答不跪之體。所以不可復於指揮。而跪叅唯諾之規。所以不可廢於府佐縣正也。廢唯諾乃下司之過。而濫留坐則上司之過。吾鄉先官保尚書楊公成。自叙於嘉靖間。從部郎出爲憲副。序遷而至左方伯。除運府之長外。未嘗泛留府佐

縣正一茶。唯於同年舊識有假借者。今按院尚存此體。而撫臺則留及於州縣有司之長矣。大體尚易。則於纖小唯諾之儀何計焉。凡事必始於微而成於著。自昔下陵上替。皆從微處起耳。竊謂督撫於有司。苟非軍務糧儲大事。有所詳諮密諮。則還以先年之憲體爲正。斯議也。卽今反掌可行。吾懼後有習而認爲故事者。則以此爲反本之端也。

吾幼卽疑按院出巡郡縣事畢。以餽儀及緡紳。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情則厚矣。似非憲體。已乃究其所自起。特爲存恤林下之耆英。非爲結納當途之貴客也。今至以京外官階之尊卑爲厚薄。以現任致政之榮枯爲隆殺。失其初重老尊賢之本意矣。破此例者。吾得諸耿恭簡公焉。其巡甘肅也。僅以枸杞四斤。脩緘於分宜。其督吳學也。但以廩給餘米。分餽於故舊。俗士哂爲不情。而袁安節公獨擊賞之。以爲卽此一節。便是中流之砥柱云。此舉在今日已難行。而在嘉靖中。則猶行古之道也。

噫。恭簡公之可以爲簡。真猶公叔文子之可以爲文也已。○吾長復疑兩臺舉薦諸司。事後例以兼金伸謝。貺報則隆矣。近於不義。已復論其所從來。特出於府縣家之偶行。非藩臬大夫之通例也。今至以司道之謝不謝爲恩仇。以謝儀之腴不腴爲醜淡。失其初薦賢爲國之公心矣。破此例者。近得之總督兩廣郭公應聘焉。其抵任也。盡却三司厚贄之常例。其離任也。亦無監司各屬餽送之多儀。廣中訝爲曠舉。而海忠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

公在留都數稱之以余出京六事疏中有裁革贄餽一節。抄案於劉軍門。結案於郭軍門云。此舉在先朝不足異。而在今日。亦猶行古之道也。噫。總兩廣若而人。真可追吾鄉韓襄毅公之芳躅也已。

吾又稽憲綱內外臺糾舉之條。而知正統間守巡二道。並無陪巡直指之例。陪巡殆起於弘治中之議呈詳也。今以事體相關。陪巡斷不容已。唯憲綱之坐法當正。大槩守巡之於按院。當用

三法司比肩會審之式。不當用左右堂卿侍坐之式。今唯謁廟行香。並列南面之坐。而坐猶帶僉。此外審錄下操等役。一切用左右堂卿之體。雖藩臬長之監試於至公堂上亦然。此皆憲章之所不載也。人情既戾。客氣從此生焉。今且相毆於棘闈中。幾悞盛典矣。其源在彼此各持一說。而相遜之意微也。似應以行香列坐之體。絜矩於會審諸大事間。唯尋常叙會。則按臺恒居賓位。藩臬恒居主位。是爲兩得。而按道頤頤正坐之體。則邇年亦有復之於謁廟者。於吾友錢侍御一本之巡廣右見之。一時僉稱其得大體云。○吾又稽憲綱出郭迎接之禁。而知正統中府縣正官。尚無郊外跪迎之例。跪迎亦出於成弘以後之媚憲使也。今以巡節特臨。郊迎似不可已。唯道傍之跪禮當裁。大槩府縣正官之郊迎院道。當用京邸接堂翁之體。不當用將士接主帥之體。今唯運使知府郊迎。院道猶下輿答禮。而禮不廢跪。以下府佐縣正等官。一切跪於

道旁。而舉手起之。雖清冷如教官。亦與衆官躡蹠於車塵馬足間。此亦憲章之所不載也。體統太褻。士氣從此挫焉。甚至羅跪於學宮之前。而不避先聖矣。其源在尊卑相徂成風。而別嫌之意微也。似應以問答不跪之禮。推類於出郊迎送間。自運府以及縣正。但以揖而府首領州縣佐貳以下。方以跪。至於教官。則出郊之迎亦可廢。唯不可廢於兩院兩道。及督學使者。而學宮禁止排班之跪。則邇年亦有行之於謁廟者。於重慶趙公可懷之撫吳見之。輿論僉服其破俗套云。吾又考成弘以前。致仕之大臣。能自重當道。亦以達尊重之官。以三孤六卿歸畫者。府縣正官。朔望問候。縣正且以屈膝爲恭。其通刺唯於藩司府州縣官書治生。餘俱不書。其入門唯不由藩司之甬道。而於撫按按察衙門。悉馳甬道。以進。首揆與冢宰。則於藩司亦馳。其與地方官相值。唯避撫按藩臬之輿。而府正則以相避爲體。

府正以下。則無不避閣部之與者。分庭之際。唯於撫院二司。用賓主之體。此外按院尚隅。府正以下皆隅也。卿貳則府正僉坐。而佐貳以下亦隅焉。蓋尊禮大臣之體宜爾也。後因廷臣過裁朝京藩臬之體。本平衡而故下之。本非屬而故屈之。故外僚亦節居鄉大臣之體。當以甬道迎者不迎。當以朔望候者不候矣。然而隅坐隨行之矩猶在也。迨嚴分宜以賄敗。高靳以橫逐。徐文貞雖賢。亦以刑家欠戢。為海軍門蔡兵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

所持。揆府日失其重。而部堂則有如新安之汪冢宰某。就李之吳冢宰某等。並以結議敗官。而天官失其重。卿貳則有如南昌之鄢侍郎懋卿。夷陵之王侍郎篆等。並以權黨削籍。而少宰等卿失其重。吳越間復有執牙籌之八座。日事居間。不得不貶體以媚有司。有司亦不復以先朝之所以禮大臣者禮之矣。自是前輩之典刑杳然。愚謂國不以匪人廢紀綱。人亦不以一邪掩衆正也。今天下豈無可重之大臣哉。亦在以禮

相先而已。閣部元臣。自有先朝之舊格在。舊格原以撫臺同大方面官為一體。以按院同小方面官為一體也。資有淺深。亦宜參論。故接撫院及二司之資深者。必以主席對賓席。接按院及二司之資淺者。恒以台席作主席。邇年大老多從近例。混院道而一之。非體也。還以舊體為正。在府正。昔本隅於閣部者。今雖首揆太宰。或不嫌以賓按院之台席賓之。路遇仍以相避為義。而古稀以上之二品堂卿。亦可借用此格。在府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

佐縣長。昔本隅於部院之貳卿者。今雖左右少宰。殆不嫌借冢宰賓府正之式賓之。路遇亦以相避為義。而年躋耄期之四品京堂。三品方面。或可借用此格。府正義不可對閣老天卿之席。而可以僉坐對卿貳之席。與則還以卿貳避公祖官之前。導府佐以下則不然。縣正似不可對部院貳卿之席。而可以僉坐對小京堂大方面之席。與則還以小京堂大方面避父母官之前。導府幕縣佐以下則不然。其在相避

寧詘鄉紳之體。不可以詘府縣之體。蓋迎送式
中。原有一款。凡官員出入。應合開道。而自不開
道。致令應避官員。不曾迴避者。不問仕路尚然。
而况林居之大臣乎。萬一閣部不用顯輿。又無
前導。此與現任之不開導者正等。雖不避。亦無
害也。特不可沿以爲例耳。嘉靖以來。此禮之混
淆已久矣。吾欲爲賢守令存敬大臣之體也。故
表之。○吾又考正嘉以前。居鄉之庶宦類自戢
有司。亦以道義成之。其時唯以理致仕。及予告
從先雅俗議 卷之三 六五

在籍者。與現任官不廢酌應。此外逐客罷僚。卽
以直聲震天下。而偶削任籍。不受干旌之訪。於
撫按弗出也。卽以隱德重鄉閭。而誤掛吏議。不
暴膚受之愬於有司。弗出也。詰敕苟奪。必不張
冠蓋於閭閻。官謗未銷。必不承大賓於鄉飲。蓋
行已有耻之道宜爾也。後緣京朝有不公之考
察。鄉評不以爲據。而有司之旌別難施。又緣鄉
黨有不根之毀譽。物望無以爲憑。而冠裳之廉
隅漸掃矣。然而越境居間之士猶寡也。迨嘉隆

間。理學之士好遊詞章之士亦好遊。中有以氣
節見者。或從大計去官。或從言事落職。鬱鬱無
以自遣。則寄興於山水之間。而傳食之風遂起。
復有無所表見於世。而性實豪縱不羈。則又常
操上人之心。而弁髦國法。冠帶可以革去。而自
復。勲階可以非例。而自進。有司既念先達之體
面。而包含之。臺使亦以爲紀綱之末務。而姑縱
之也。自是先朝之紀法蕩然。愚謂爲政者。固以
不得罪於巨室爲道。居鄉者。亦以不得罪於名
教爲道也。今天下將無名教外之士乎哉。亦
在節之以禮而已。州縣長官之體。上賓告老之
卿大夫。下賓未達之貢舉士。資未深。望未起。欲
執古道以裁縉紳。勢誠有所難格。郡長之體尊。
可以禮裁科目中之庶僚。院道之體又尊。可以
禮裁科甲中之後進矣。燕會可省。則省之。請謁
可杜。則杜之。鄉紳有從。特旨罷歸者。雖其氣
節可欽。而以野服溷公門。殊不雅。卽上司不無
嚮慕之懷。而苟非年誼。非舊交。則皆可以無謁。

設于旌特叩。則不必爲段干木之避也。有從大計褫服者。縱其寬抑可原。而以冠蓋入公門。尤非法。卽有司不無親近之意。而苟非謝賜。非訴誣。亦皆可以無謁。倘公事有在。則不嫌追澹臺。滅明之轡也。大縣院道之憲體尚肅。然不可以肅而廢憲。老乞言之古道。府縣之牧體尚親。然不可以親而長徇情。滅禮之媮風。俱不嫌於延禮訪求之中。寓微顯闡幽之意。唯末俗多奸民。或有侮及鄉紳之斂戢者。則又以懲一警百爲從。在維俗議。卷之三

道也。隆萬以來。此風之衰濫已甚矣。吾欲爲鄉紳存重廉耻之節也。故及之。

吾又追憶在學時事。郡守非送捷匾。未嘗入鄉貢之廡。庠生非與賓興。不得侍府縣官之燕。舉貢庠生之外。有隱士焉。則非特訪不相面也。是以體格嚴重。而約束易施也。今至舉監合詞客而歛府主。庠生歛公分。而歛縣主矣。佐貳官雖欲以囑托拒山人。各庠師雖欲以教條繩弟子。得乎。此兢風之當速遏者。機在郡縣一轉移間。

而按臺學憲亦不無激勸振刷之術焉。○吾又追憶初仕時事。同里縉紳。非親戚故舊之至密者。不途接。不舟餞。鄰境年生。非姻親僚友之特厚者。罕餽遺。罕慶吊。聲應氣求之中。有莫逆焉。則或以密劄相綢繆也。是以道交恒固。而世味猶輕也。今至以舟餞爲官套。寧疎父母。而不敢疎要人。以結納爲宦機。寧薄同胞之兄弟。而不敢薄同榜之兄弟矣。父兄雖欲教子弟以古人之道。師長雖欲滌後生以古人之心。得乎。此僞

風之當漸移者。源在廟堂一倡導間。而里中先達亦當有崇雅黜浮之表焉。

吾未仕。猶及見循良吏之俎豆吾土者。修實政。不求內援。如郡守蔡公國熙。縣令曹公自守等。凜然有楊震四知之畏。亦有阿大夫不賂左右之風也。自新鄭得志之日。偏徇行取之門生。邑長中有賓緣入臺省者。交風從此日長。然士論猶或鄙之。至江陵之世。則恬不知怪矣。大都以錢穀刑名爲應迹。以交結近侍爲要務。昔也由

近以乎遠而今也由遠以要近有所以結於撫按則道府不能遏也有所以通於要津則撫按不能持也閣部分權之後復有內奧焉其報應尤捷於當道之薦章科道明知之而不敢言兼以清濁混淆巧於鑽刺者能污不鑽刺者之名節以自解也仕途之名實日淆矣不有辨孔壬之上官誰與核之最幸年來有卓然自樹者班班在守令中而此風已布於天下難遏也識者以爲絕利之源在上而獎恬遏兢之操則在宅

從先維俗義

卷之三

七

清要者之相砥焉○吾既仕猶及見鄉縉紳之清白由衷者礪廉隅不事請托如憲副金公世龍南宗伯袁安節公洪愈耿然有伊尹一介不取之嚴亦有袁安僵卧之毅也當分宜秉政之季已成賄囑之風俗鄉貴中有以居間致驟富者士行從此日濁然笑罵猶或及之迨江陵之衰則相率效尤矣大都矯初仕之節以取名籍超權之階以取利昔也家於外任之囊橐而今也家於內任之居間在朝則面囑有限而廣資

於千里之筆囑也在家則近交有限而取盈於鄰封之遠交也苟直盛行之日又復有山人焉其請托尤靈於縉紳之言語有司明縱之而復爲之諱兼以是非倒置善通關節者能誣不關節者之清操以自文也當道之耳目日搖矣不有察好惡之仁人誰能剖之頗幸年來亦有矚然不污者皎皎在章逢中而此瀾已倒於海內難迴也識者以爲自立之操在士而激濁揚清之政亦在司風紀者之鼓舞焉

從先維俗義

卷之三

七

吾每過學宮而望尊經閣未嘗不三太息也閣以尊經爲名而內無一經何尊之有其弊又不在于無經而在無窮經之士聖祖選俊士而廩餼之實責以明體適用之學而今士之窮經者多不在學在學者或非窮經之士矣夫閣不藏經與無閣同士不窮經與無經同此不獨提調官之責亦督學與觀風者之責也今欲收遺經以貯閣殊不難而欲收渙散之士心以窮經爲最難士有稍知自愛者尚視六經爲寶易之

具其寡廉鮮耻之徒。則終年不入學宮。而連袂携巾。日伺於府縣之門矣。司教者。且柰之何。故愚以爲校官弟子。不可不念及於國初建經閣之來源。而學憲之進庠生。則取數亦嫌於太濫。似當本先朝廩增附之原額以裁之。或曰江陵不以裁士額。歛天下之怨乎。曰。江陵之失道。正不在裁士額。而在藏身之不忍也。開國以來。曾有一家三子。並以關節掇巍科。而獨塞貧士進取之路者乎。此造物之所忌也。使江陵如張永嘉之輔世廟。與子以恩蔭。而不與子以科目。則此舉亦匡時之一事。但人材之淵藪不齊。而江陵必以一邑十五名限之。亦非調停之準。謹按國初廩士府庠以四十員。州庠以三十員。縣庠以二十員。此定額也。後以增廣生倍廩生之數。附學生倍增。廣生之數。儲材亦既寬矣。今邊方僻小郡邑。尚有不敷此數者。唯浙直閩楚間之雄郡壯縣。則不得不溢於數外。殆不嫌立一折衷之規。分天下府州縣人才之多寡。

爲上中下三等。廩增二額。不待言已。其附學。當從增廣數上起。加倍法。上府不得過四倍。上縣不得過六倍。中府不得過三倍。中縣不得過四倍。下府下縣。並不得過二倍。州則介乎府縣之間。又當以儒童之進數。與生員之退數。相爲乘除。進數毋得過浮退數。而府庠之新進生員。則必畫取諸下邑。邑離郡庠有遠近。近者便而遠者不便。則畫取亦當有權衡焉。夫唯進學不濫。則士類之賢否易稽。而有司之禮待亦便矣。其在學者。自應以尊經之實求之。尊六經。又本於尊先聖。今士流類讀孔聖之書。而罕尊孔聖之矩矣。何有於經乎。姑就尊聖之文論之。竊謂先師之稱。誠正而木主之式。似不如從舊設像之起敬也。文宣之號。可革。而樂舞之數。則不如仍舊八佾之導敬也。此非張永嘉更張之闕漏歟。今但使學憲不專校藝文。而兼校行誼。則聖道不期尊而自尊。又使朝廷不專重資格。而兼重真脩。則聖經不期尊而自尊矣。斯言不當起。

於草野轉移全在密勿之中。愚實參中庸祖述堯舜之義而知今日之祖仲尼。卽所以祖堯舜也。故演其說於此。○吾每見有司斷獄必引大誥減等之條。亦未嘗不三太息也。獄以有大誥減一等。而民間並無此書。何減之有。其端則不在聽訟之際。而在使民無訟之先。聖祖頒大誥而戶曉之。實開以遷善遠刑之道。而今不但民間不知大誥爲何書。卽有司亦不知誥中所載爲何說矣。且家無大誥。而僞以爲有。是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罔上等不應減。而誣以從減。是曰失出。此不獨府縣官之說。亦撫按諸監司之說也。今欲覓大誥以頒民。殊不難。而欲轉玩法之民心以遵教爲最難。民有稍稱醇謹者。猶視六條爲不急之文。其久繫候決之囚。且以牢頭成巨猾。而勾連祇禁壟斷於囹圄之中矣。折獄者且柰之何。故愚以爲郡縣有司。不可不念及於國初頒大誥之遺意。而主刑者於法所不赦之死比。則審決不嫌於稍嚴。似當本先王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之案以裁之。或曰。江陵不以多殺囚受籍沒之報乎。曰。江陵之召殃。正不在多殺囚。而在怙權之太過也。從古以來。曾有臣奪君權。兼以邊帥爲外府。而猶能行綜覈名實之政者乎。此衆怒之所叢也。使江陵如三楊之輔英廟。內掌經綸。而亦外畏公議。則此舉亦起敝之一事。但獄囚之頭數不齊。而江陵但以多決爲稱旨。亦非劑量之宜。當查一切罪犯。可矜者。自從矜比可疑者。自從疑比。此虞書之所謂與其殺不辜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寧失不經者也。其入十惡五逆之條。常赦所不原。八議所不及者。旣已求其生而不得。則不復以囹圄爲福堂矣。刑之於市。與衆棄之。旣酌死者。又警生者。此亦以生道殺民。何傷於仁。第當以古之酷吏論囚。渭水盡赤爲殷鑒耳。殆不嫌起一酌中之例。令各省直總核獄囚之多寡。而定其差等焉。直指使者。或會京差部郎。或會外臺風憲。秋後審錄。每歲量於千中去百。百中去十。十中去一。率以爲常。如遇特旨停刑之年。

則明秋不嫌量浮其數。蓋重辟得緩一年之死。亦已幸矣。治世原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小慈實大慈之賊也。其不麗於死比者。自應以大誥減等之實按之重。聖誥又當先重。聖德今士流但見高皇之紹宋元正統。而罕測其紹堯文道統矣。何責於民乎。姑以趨時之義論之。竊謂大誥外。尚有大明律令。集禮會典。及御製文集等書。士子當與經書性鑑並習者也。諸集中。定有庶人相見禮儀。冠婚喪祭等式。以及孝

從先維律議

卷之三

十五

慈錄教民榜文等書。民庶當與大誥律令並讀者也。此非目前院道諸司之通責歟。但使學憲將國書與古籍並課策論。則必有賢者識其大者。又使民牧將誥令與律法頒布鄉耆。亦必有不賢者識其小者矣。斯權大半握於憲臣。士持則在廟堂之上。愚竊參中庸憲章文武之義。而知今日之憲。高皇即所以憲文武也。故發其隱於此。

吾讀虞書。見大禹之贊皋陶曰。皋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懷之。蓋聖臣之不蔽寅僚政績也。乃國律之禁上言大臣德政何嚴哉。防姦也。叔世姦黨易成。在漢尚有以上書頌德移災祚如王莽者。而况德又下衰乎。故不得不遏其萌也。今邊臣報捷之疏。叙功及於輔臣樞臣。猶有溢於德邁民懷之譽者。不淫於律之上言德政乎。於義則該科似當參而不之參。蓋亦入於褒叙之例。而有戀心矣。更有可嫌者。臣子唯於聖節聖旦。中宮東宮。有四六之表箋。而今外僚之於

從先維律議

卷之三

十六

當軸元僚。屬吏之於統屬大吏。有所候問慶賀。亦用四六綺辭。而侑之以禮物。此所謂上交之諂也。言路迄無議及於此者。豈亦自爲已地耶。姑置已。即據邇年中外奏章。非無指事直陳。鑿鑿可采者。類多推敲筆法。隱括微辭。不問明主之理會與否。而專以動人爲尚。此不爲目前格心計。而爲日後刻集計。縱合有犯之義。而亦違於勿欺之忠矣。以此成風。乃致蔭行例行。圖僥倖於一擲。不辭苦肉以博名高。而文則多

情於名筆。迂士詭士。賈聲價於弄奇。故擊登以要宣達。而行則尤濁於山人。若而人者。豈不自附於直言無隱之條。而要其末露。則將來之上言德政者。卽斯輩也。吾見隆萬間。氣節之敗於晚年者不少矣。何以故。能盜名者。必能于寵。只在一轉念間耳。及早辨之。則可不者。媮風且日長。而國步將有大艱焉。○吾讀周詩。見周人之思召伯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蓋盛世之不遺里巷口碑也。乃國律之禁見任官。立碑何嚴哉。防僞也。叔世僞習滋多。在漢尚有以僞增戶口。要上賞者。王成者。而况風又日降乎。故不得不杜其漸也。今有司陞任之頃。部民卽爲之索記立祠。有不待於追思甘棠之後者。不淫於律之見任立碑乎。於法則監司當究而不之究。蓋亦徂於培植之久而有恕心矣。尚有可厭者。古稱循吏。貴在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見思亦在心口。不在翰墨。而今陞任正官。在縉紳例有送行之文軸。在山人更多贈別之詩。

謠不問循良貪酷。一槩矯情讚歎。而益之以別。侑此所謂以僞相感也。正士亦無誅及於此者。將亦自爲身家計耶。姑置已。卽據邇來民牧實政。非無繁已愛民。班班可數者。亦有亟取賢聲。好行結納。不辨士民之可獎與否。而輕以旌額相加。此不爲百年風教計。而爲一時功名計。縱不拂百姓以從已之欲。而亦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矣。以此結民。遂致矯情僞士。濫受善人孝義之旌。匾額一標。輒揚揚然號於衆曰。吾已受知當道。而起脅制細民之心。薄德狂流。襲取高雅。隱逸之譽。于旌一及。輒囂囂然矜於人曰。吾自倒屣公卿。而騰顛倒是非之舌。若而人者。亦欲自附於負氣負節之流。而察其踪跡。凡倡爲見任立碑者。皆斯輩也。吾見浙直間。豪俠之巧於逢迎已甚矣。何以故。能遠交者。方能近攻。總在一起念間耳。有以過之。則可不者。僞風且日盛。而蒼生不無大憂焉。吾竊見今之有司。言及考錄儒童一事。則閉目。

搔首於鑽刺之多門也。秉公者欲執法以拒之而卒不可拒。愚以爲不必拒。不必不拒。曷不揆古今取士之典以裁之。古者天子建學立師。原令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而不及中下士之適子。則亦有節也。

聖祖實采其意。洪武初。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能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此又不但適子而推及品官之弟矣。然以通文義爲言。則亦不許濫收也。此制雖更。而遺意則猶可想。然則士流

從先維俗義

卷之三

七九

一入甲科。其子豈非元士之子。子弟之通文義者。國初尚許徑送國學。則府縣家於收考儒童時。取其文義之畧通者。量錄一兩名以聽督學之去取。似不爲過。第吳越名邦。貧寒之士既多。士大夫之家亦衆。則亦但可錄及適子適弟而已矣。或者名位之未尊者。止錄其子。名位之已尊者。兼錄其弟。如無適子適弟。則可借一於適孫適姪中。如無適孫適姪。則可借一於適婿適甥中。請托者。非適派不可開。受託者。非通文

義亦不可徇也。若封君鄉舉等項。則亦量摘嫡子一人。視其文義之通否。以行去取可矣。在郡守之權衡當如是。而州縣則尚可以從寬焉。惟不可受私人之囑託。以招物議。卽額數之寬取。亦必先儘民間俊秀之果通文義者。然後可及士夫子弟之畧通文義者。至於督學使者。則雖樞軸之關節。一毫不可通也。乃士大夫一乘考錄之會。輒認不宗盟之同姓。以爲子姪。亦認不姻親之異姓。以爲甥壻。良足羞已。卽誣猶子爲

從先維俗義

卷之三

八

適子。誣族壻爲適壻。亦不可與天知。府縣家雖核其實。而以大義拒之。非過也。或曰。得無失權貴之意。而肆中傷耶。當信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情苟止於禮義之中。一切利鈍。亦聽之天而已矣。○吾又竊見今之有司。言及編審。均徭一事。則扼腕感額。於詭寄之濫觴也。奉公者欲設法以清之。而卒不可清。愚以爲可以清。可以無清。曷不綜古今限田之制以裁之。古者造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則仕者原應免役。而祿田實有限制。卽大國君田不過三萬二千畝。卿田不過三千二百畝。大夫田不過八百畝。降及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百畝。可見也。聖祖亦采其意。洪武中。生員卽免二丁。雜泛差徭。而隨朝官員。則於本戶合納稅糧外。一應雜泛差役盡免。雖故官。亦免其家徭役三年。惟清查詭寄之法。爲最嚴。二十年。嘗令監生往勘兩浙等處富民避役寄產之弊。畫圖編號以備查考。此魚鱗圖冊之所自起。然則士大夫之優免雜役。固舊額。而富民之詭寄避差。亦宿弊也。但國初議俸已薄於古。而懲貪更嚴於古。雖有盡免差役之令。宦家寧有田連阡陌者。所蠲幾何。沿至今日。吳越間。有世祿之宦。亦有驟富之宦。籍且占數邑。田且踰千頃。浸浸乎類元末之巨室矣。不節。則小戶將盡併於豪家。節之。則有司必得罪於巨室。卽今嘉湖間之官民相吼可驗也。徃歲有劉中丞公應麟者。撫吾土。曾起限田之議。欲以萬畝限甲科之士。

千畝限鄉科之士。百畝限學校之士。踰限。則編其徭役。與齊民等。余微以更張太驟。諷之。乃止。今而後。知其起念於嘉湖間之民瘼也。有識者。猶謂鄉科之限千畝。庠生之限百畝。尤當。而科甲之限萬畝。尚寬。意者吳越名邦。有三台八座。進而授一品勲階者。可從萬畝之限。未進。且以八千畝爲限。此下則難銖銖較量。當以品級。參權要而折衷之。京堂自三品至六品。及部寺臺省諸京郎之七品以上者。方面自二品至五品。

行身故槩遵三年免役之令。但有田在限外者。悉令另立子戶。以均民役。然而士夫應役於有司。亦不甚便。莫若倣先年役米役銀之例。總裁貼役一法。數則緣於古制之什一。額則緣於國初官田起科之升斗。按洪武初。官田起科。每畝以五升三合五勺爲額。今且削合勺之零數。而存五升之成數。限外之田。除正額本折色外。每百畝再征五石。千畝再征五十石。萬畝再征五百石。官爲催科。分給區民之應役者。有司不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全

榜其田。忽以千計。浮於古之大夫倍上士。又忽以數千計。浮於古之卿祿四大夫。良可訝已。甚者見弟行之。拓田踰萬。總收官戶而全庇之。奴僕行之。置田踰千。陽分子戶而陰遮之。亦惡可與君知。州縣家雖核其弊。而加重於花詭之家。非刻也。或曰。將無形受寄之過。而速官謗耶。當知君子平其政。焉得每人而悅之。政苟裁於情法之安。一切毀譽。亦聽之人而已矣。吾又稽學校之制於前代。其待士並未有如我朝之厚者。廩諸生。不異品官之俸祿。而教官則叙諸一切襍職之上。重其爲教化之淵藪也。今學政之漸弛。無論已。卽官牆殿廡。日頽敗而不脩。有司雖欲繕之。而苦於鍍金之不足也。漸致學舍鞠爲蕪圃。則如之何。不特此耳。一切祠宇公廳。橋梁道路。孰非有司分內之事。而財用則奚出耶。然坐視其廢弛。而不爲之所。非法也。愚以爲不必盡資爵錢。可借古者用民三日之法。以理之。試思文王之靈臺。不日成之者何人。而

全

聖祖之建金陵崇墉。分百里之雉而築之。彌堅者。沈萬三也。今吳越間。誠無富侔沈萬三者。兩數十萬金之富戶。亦有之。計其丁力。豈下萬指。約萬指而用其每歲三日之力。則百廢可以盡舉。然又不必果用其力。而姑令其以銀差代力。差計萬指一日之力。當費百金。三日之力。當費三百金。此可議於擁百萬之家。貴者。從此漸降。至於拾萬金之家。可議三十金。五萬金之家。可議十五金。減及萬金之家而止。此知州縣事者。從先維待議 卷之三 八五

之責。而知府則總覈其數焉。每歲如舉此例。則州縣以報於府。府以報於道。而事大。則兼報兩院。庶可以杜有司侵匿之端。而平日必毋科索富戶。養其全力以待用焉。或曰。此不近於法外之征乎。則愚竊有聞於 聖祖之遺言也。謂百姓不可使太逸。亦不可使太富。蓋有懲於元末之亂而云然也。况乎用民三日。原有所本。夫民勞則善心生。而太富。多召籍沒之禍。與其籍沒於後。曷若從前稍抽其力之爲愈乎。且今之

貪官汚吏。未必不於暮夜括富民之金。今明以公家之役征之。正庶民之所當于來者也。第其家資。則不以田之多寡。及丁之饒乏爲較。而以積之厚薄爲較。此非至公至明之有司。難與覈耳。○吾又稽軍旅之制於前代。其養兵並未有如我 朝之厚者。蔭武官。不異公侯之世襲。而屯軍。則許量免田。差於月糧之外。念其爲官民之保障也。今軍政之懈弛。弗論已。卽禁城夥賊。且四出而無忌。當道雖欲按之。而蔽於衛家之彌縫也。設有大盜起於肘腋。則如之何。不特此耳。目今島夷海寇。萑葦潢池。實多燕雀處堂之衆。而干城誰與寄耶。然欲募兵以防患。而不先議口糧。非策也。愚以爲不可復加賦額。可倣近代訓練鄉兵之法以行之。試思項籍初起江東。所集八千子弟。其人豈在異方。而 聖祖龍飛之始。尚無千里之幅員。其東征西伐。卽取給於應天數郡也。今吳越間之財力。誠竭已。而官大戶之擁厚貲者。尚有之。投石超距之夫。亦不

從先維待議 卷之三 八六

少摘其尤者。豈下八千。但得每縣精選百名而訓練之。則一皆可以當百。鍍金不足以支兵餉。亦當權派於多藏厚積之家。每選精兵一名。歲以十二兩爲餉額。伍人之長。加什之三。十人之長。加什之五。百人之長。則倍之。在大戶。則百萬金之家。可出二十兵之歲餉。以漸而降。至於十萬金之家。出二兵之歲餉。五萬金之家。出一兵之歲餉。三萬金以至一萬金之家。則半之。大戶之不足。則議及於官戶之有典鋪者。大典可給二兵。中典可給一兵。小典可給半兵。典鋪又不足。則亦於優免限外之役銀足之。兵則不分近城近郭。濱江濱海。但有猿臂熊力之驍士。飛簷沒水之別材。俱收入伍。而以具將材之頭目。統之以精武藝之教師訓之。即可權名州縣官之子弟兵。而有急。則道府隨宜調用焉。歲餉雖取諸官大戶家。而有司亦須畧加時賚以作其氣。當院道出巡之日。卽令隨現在官兵同操以試其技。春秋亦間令出洋習戰以鍊其膽。而平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

則但以備本府本州縣之緩急焉。或曰。此不近於生事擾民乎。則愚實有感於嘉靖中之倭變也。蕭謹以五十餘殘倭。敗留都四十八衛軍兵於郭外。皆以無素練之精兵故也。而邇年朝鮮之事。亦一殷鑒。今不早爲衣袂之防。一旦有警。兵食兩乏。官固倉忙無措。富豪獨能保其有乎。且富豪家子孫。多以荒淫賭博。一朝而費千金。乃今止以公家之急少損之。必好義者之所樂助者也。但其等第。則亦不以官之崇卑。及田之多寡爲較。而以積之厚薄爲較。亦非任勞任怨之當道。不能持耳。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

制書何曷不申明訪舉之條而嚴課廩生之等也。斯議也。豈謂不達國體而勢或有所難行。則以末世之鑽刺多門故耳。然必欲使學者脩實德務實用。則亦何可以無激勸之道。今之司風紀而釐士習者。非直指與督學憲臣乎。直指出巡方域。固於舉劾諸司之外。別有佐貳教官之類薦。又於類舉地方人材之外。間有邊材之特薦也。曷不於中添一薦額。以地方人材爲一剡。當方面有司之常薦。以孝廉隱逸合邊材爲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元

剡。當佐貳教職之別薦。孝廉隱逸當以山林之負才德者爲主。而舉貢亦叅之。通省不得過三人。邊材當以大計中之削籍者爲主。而謫逐亦叅之。通省不得過五人。銓部亦不嫌於諸薦剡中。每歲量摘三五人。與類薦之人材叅用。此所以存薦舉之餽羊也。乃貢額則三等之例誠難拘。拘則正貢俱當絕望。而傾陷之弊且生。中有衰頹之極。不可充貢者。似應以冠帶榮身之例待之。而於補廩補貢之時。則當分爲二例。廩生

或從文理停降。及他生之以舉貢出缺者。仍以考案之優等補之。或從劣行革黜。及他生之以死亡出缺者。可以德行之超群者補之。不使相濫。貢生有以給冠帶不赴京而頂其缺者。仍取諸陪貢中。或以給文病故不赴京而頂其缺者。卽拔諸德行中。亦不使相濫。嘉靖中有行之者。天臺耿先生之拔應天府學廩生楊希淳。及蘇州府學附生王敬臣是也。楊以狷德。越次起貢。王以孝行。特拔補廩。旋復補貢。時論或以好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元

豈之。此未察於先朝之事例也。卧碑中有一款。生員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提調官奏聞面試。如果真才實學。不待選舉。卽時錄用。是特用猶可。而何有於拔貢。又宣德中。令廩膳十年之上。學無成效者。祭附近充吏。六年以上。并鄙猥殘疾者。悉黜爲民。是徑黜猶可。而何止於奪貢。乃今督學使者。類以念老憐貧之心。行姑息之愛。此殆不思國初設立學校時。原以爲儲材之院。不以爲養濟之院也。

舉此姑息廩行一事而一切政額之以小惠傷大德者皆此類已。○吾又見士之評舉行監行者曰。今天下有極肆難檢之士類。莫如會試下第舉人一行。而監行則有。國初之舊額在舊額止有舉貢恩蔭送監之例。而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納粟馬起於宣正之後。端為邊需缺乏故也。成化中嘗革之。令生員雖遇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納粟納馬等項出身。則其例已止矣。迨弘治復開。以至於今不廢。兼起加納拔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九十二

選之例。而舉貢正途之選。且扼於其下矣。士論頗為不平。曷不稍束鄉科之士。而嚴杜援例之端也。斯議也。豈謂不切事情。而勢亦有所難行。則以積習之相沿已久故耳。然必欲風仕者尚廉恥。遏僥倖。則亦何可以無節制之方。今舉貢之選額頗同。而舉行獨肆者。非以上無法網之拘。而下無鄉評之畏乎。查照洪武十八年。令會試下第舉人寄監卒業三十年。令再試下第舉人。中式者除教職。不中式者為州吏目。成化十

四年。令坐監舉人。撥歷未及願依親者。聽其學并分巡官。及各該有司正官。照例提督考校。先是已有令。放回監生。不許輒入公門。囑托。或往他處邀求。其令甲一一在也。目今下第舉人。豈無守義安貧。以古人自期待者。而犯姦犯盜。亦有之。遨遊傳食。且不遠數千里。而以仕路中之年家通家為壟斷矣。竊以為再試除官之例。固難復。而囑托邀求之禁。則可嚴。有司考校之例。似難行。而憲司提督之例。則當飭。觀風使者。既有薦舉山林隱逸之權。又有訪拿無賴頑民之權。似應於久不第舉行中。核其年在五十以上者。果有懷材抱德之實。可借訪舉之例以拔之。抑有方命圯族之狀。即用訪拿之例以懲之。兼檄府縣家有入公門請托者。類籍其名。有往他處邀求者。暗稽其迹。此所以正鄉士之簿書也。若監行。則納粟之例已難革。革則宦家之子孫無路。而司農之告匱亦起。唯粟行中有老疾鄙陋。不堪作養者。自當以成化間給冠帶閑住

之例處之。而白丁援例一條。委屬可革。蓋監生卽不肖。將來當授府州首領。州縣佐貳等官。殊非白丁之所可濫。而富豪既能援例入監。亦能加納授官。遂當班次清要京郎。而立舉貢行初授之上。亦非所以惜名器也。故莫如遂停此例。令一切富民子弟。凡不從督學考入泮宮。及經歲考一次者。並不許起文援例。濫入太學。唯品官出身於正途者。其子孫不在此限。蓋國初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祿後乃漸爲限制。一品至五品。其子俱從四等以下流品中敘。六品至九品。其子俱從未入流品上中下職事內敘。敘蔭必從監中出身。至成化中。方乃奏准三品以上子孫。聽令一人送監。然則品官子孫。國初原許送監敘錄。不與富民援例者同流。今雖不得徑以蔭敘。而例則何嫌於徑援哉。近例許廩生之年深者。從監納貢。又許監生之隨任者。從例加納。蓋未嘗不合此意。而士論尚以濫觴爲虞。則恐例一成而難返。

也。國初於富民。亦有賜爵里士社士。便與縣官平禮者。然無以納銀授京官之例。其有大役亦未嘗不派。及巨富之家。甚有籍沒其產以充公用者。然無賣官鬻爵以濟邊需之例。今至公私告竭。大司農無以爲計。不得已而鬻爵於粟監中。此殆不思日後國家有事時。科罰緩於無名位之富民尚易。求義助於有名位之富宦甚難也。舉此假借名器一事。而一切政事之以近憂傷遠慮者。皆此類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以上諸條。大槩從身所親歷。及見聞之有據者。述之。亦禮法中之枝末耳。國家尚有極重之典章。及機密之政務。未之敢及。匪但疑殆當闕。義亦不當代庖也。志雖竊比於孔子之從先進。然亦何敢謂生今之世。遂可反野人之禮樂。第邇高皇開國之憲章。以爲先進。而猶有難於盡執者焉。不敢言禮樂而言禮法。中但及禮而不及樂也。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追及於野人之初。今亦但

於君子中從先進而已矣。

仰稽 大明集禮合儀禮及朱子之家禮以訂四大禮議

冠婚喪祭人間世之四大禮也載在儀禮十七篇中從違不一而朱子參合古今事宜裁有家禮一書胡元亂華士猶知有古道者朱子之功居多我太祖稽古定制頒大明集禮於天下其定品官庶人之四大禮大槩以儀禮為主而取節於朱子之家禮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

從先維修議

卷之三

九三

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為春秋之儉禮者發今世富貴家之奢僭固多而唯此四禮則固陋亦復不少請以憲章之義訂之

下分四段

國制之品官冠禮即古之士冠禮也見於儀禮首篇古何以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冠禮按古者二十而冠唯天子諸侯有以幼冲踐祚者或十二而冠故亦有其冠禮而後世失傳焉大夫非五不服官政寧有冠禮故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婚禮又曰公侯之有冠禮

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士猶士也天下無生而

貴者也然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子皆稱士其冠皆以士禮此士冠禮之所以獨傳而國制本之以定品官冠禮也其制筮日筮賓宿大賓宿贊冠者布席設帨等儀無一不宗古規而節目亦多從殺則取其近於人情也古者三加三醺既畢方取脯見於母母拜而受之今則以再加時奠脯於母再拜趨出然後進三加之冠亦不令母答子之拜此不以品官家之母混士庶

從先維修議

卷之三

九三

母也其冠制初加必以緇布之冠古今同之古者再加之冠曰皮弁今以進賢冠當之三加之冠曰爵弁今以幘頭當之弁制未必盡肖於古而體裁必倣之蓋一洗腥羶之陋制而追周道者也周以前三加冠禮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元士之適子皆用之國朝何以另有東宮親王冠禮而以士之冠禮獨行於品官之家也蓋四海為家之天子頗類釋典中之四輪王較分封時之共主為尤尊東官亦祇輪王之灌頂世

子親王亦高於三恪之公侯。分與品官之子弟隔絕。不得不別其禮。而品官家苟非承恩蔭之適子。則不足以當古之士也。何哉。古之所謂士者。非公卿大夫元士之世祿胤子。卽鄉學所升齒於國子之俊秀。皮弁爵弁。乃其本等服色。

國初蔭子及於郎官。依然仕者世祿之遺法。世祿必以嫡長承之。時雖未仕。而有恩蔭之望。三醮時。借用皮爵二冠。亦不爲過。故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如有成也。三加彌尊。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國制良有取焉。庶子但冠於房外。而不得用三加之醮法。豈徒以其不著代哉。亦爲皮弁爵弁之不可以濫加也。况乎農工商賈之子。而敢僭用士之冠禮哉。庶人冠禮之不見於儀禮。其從庶子加冠之例可知也。以此義揆之。則今品官家之胤子。未入恩蔭列者。除初加之緇布冠外。再加第以角巾代皮弁。三加第以儒巾代爵弁。其可矣。庶人雖有適子。但用緇布冠之一加。而再加三加。不必

備也。蓋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三加三醮。君子之禮樂也。野人何必僭君子之禮樂。但近世品官之家。多於冠禮闊畧。則此禮不可以不講焉。以上冠禮

國家所定婚禮。自天子納后。東宮納妃。及

親王公主婚禮外。有品官納婦之禮。有庶人納婦之禮。品官全祖士婚禮之式。六禮次第舉行。而庶人則以文公之家禮節之。六禮者。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五請期。六親迎。是也。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禮義由賢者出。亦由貴者出。既貴既賢。何可曠禮。然古者亦取成禮。不取備物。納采重在一鴈。當其奠鴈之頃。儼者與主人再拜行禮訖。卽執鴈以問名。原以二禮合爲一禮。納吉之禮頗重。重亦在鴈。納徵尤重。故有玄纁束帛儷皮之幣。而所重亦在鴈。請期與問名相彷彿。不過以一鴈致虔而已。唯親迎之禮爲最重重在男子以身迎女。而不在物。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

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而集禮於親迎一節獨詳一節中分出同牢儀與廟見與見舅姑與盥饋與舅饗丈夫送者姑饗婦人送者爲七款凡以重人道之始也亦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與品官家之苟簡而庶人則不求備焉但云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婚娶先遣媒氏通言女氏許之次命媒氏納采納幣至期婿盛服親迎主婚者禮賓明日婦見祖禰畢次見舅姑婿往見婦父母蓋并問名納吉之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九

禮於納采中又并請期之禮於納幣中納幣卽納徵之別名也損六禮爲三禮以從簡便而親迎之期婿有故亦聽媒氏往迎則禮中之權也合卺之次似削品官家同牢廟見二儀而止存見舅姑見祖禰及婿見婦之父母與饗從者之四款此係禮之必不可缺者而可省則省大都從朱子之所裁也古者婦至三月而廟見朱子以其太遠改用三日而國制卽於婦至之明日有宗廟者拜廟無宗廟者設祖禰神位於廳

事中而拜焉更爲簡便唯夫婦同牢合卺在本日婦見舅姑舅姑饗送者在次日古今之制皆然而今士庶家益趨簡便往往先見舅姑而後合卺縮兩日之禮數於一日間此變體也則亦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竊謂世祿名家還以從舊爲正位未尊祿未厚則去煩以從約亦不必以棄禮違制誅之其有極鄙極陋而不可爲訓者殆在新進科目以子女殉錢神甘蹈婚娶論財之戒也而豪貴之以侈汰僭踰相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十

高亦傷雅道考職掌親王定親禮物除幣儀外金不過五十兩花銀不過四百兩納徵禮物除服飾外金不過四百兩花銀不過一千六百兩珍珠不過二十四兩寶鈔不過五十貫則品官雖入台鼎之位祿享千鍾當減親王幾倍而從鎮國將軍以下之體何疑也且大臣當以素絲之節風天下乃或以寵賂肥家媾姻於遠方之門閥相當者借六禮之名色誨侈誨墨吾亦無取焉唯以苟且鄙吝之習荒大禮則亦非所以

範俗也 以上婚禮

禮莫重於喪祭。而三年之喪禮尤重。故儀禮十七篇。於喪獨詳。而禮記諸篇。論喪獨密。蓋人子情文兼致之時也。孔子一言以蔽之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戚在人子心中。禮不能載。可載即屬易不屬戚。如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却是言戚。孔門學者無飾語。以身體驗小祥之日。哀思已衰。而猶以衰經倚杖。何用此矯情爲。故起此問。使但如今人之衰冠麻經。仍赴縉紳讌會。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塲中。則雖終身之喪何難焉。宰我之緣情而問期喪。賢於今人之違情而飾終喪遠矣。其言則何可以爲訓。是以孔子病其不仁。而發三年免懷之至情焉。國制所裁品官庶人喪禮。雖本儀禮。然多撮其簡便而根心者存之。則宛然孔子寧戚毋易之旨也。其目曰。初終曰小歛。曰大歛。曰成服。曰弔奠。曰擇地。祭后土。曰葬。曰虞。曰卒哭。曰祔。曰小祥。曰大祥。曰禫。凡十三款。以經喪禮之常。又開聞喪奔喪及改葬兩款。以盡

喪禮之變。情至而文亦不忽焉。冠婚祭三禮。品官與庶人別。獨喪禮諸條無別。而儀文微有詳簡。蓋殺其易而不殺其戚也。此中深至之情。奚但庶人不著不察。即品官之究心者。可幾試畧演之。初終之頃。法莫嚴於正寢。義莫深於三呼。古人最重考終命。故遷父母於正寢。令侍者坐持手足。書遺言於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以正終也。氣既絕。古人復升屋三號。曰。臯其復。而集禮第令

左執領。右執股。招曰。某人復。男子呼字及伯仲。婦人呼姓。三呼而止。不於屋上而於室中。以從宜也。古人通神明之德。知鬼離於鬼。必有所遊。故猶庶幾其一返。而後儒乃言人死即歸斷滅。無鬼而有理。豈知升號之義哉。今人以三呼爲迂闊。絕不用之。而亟延浮屠擊磬招鬼。亦不違於三呼之義。蓋內典謂鐘磬俱足以招亡靈也。敝在絕久而始招之。則何益矣。古者三日而歛。小歛於戶外。即今之殮衣衾。大歛於阼階。即今

之入棺槨而集禮以喪之明日小歛又明日大歛俱以盡哀爲度。一皆古道也。大歛之明日成服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自此以至於虞朝夕如之遇朔望則具殷薦有時物則薦凡百日而卒哭此正孝子蔬食水飲之時也親戚僚友之弔奠賻於是行焉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出謝賓之弔慰方有辭此祖古之稽顙而後拜者也制稱弔者與喪主相持哭盡哀則今吳越間幕內答拜似乎非體古者天子九月而葬諸侯五月

從先維俗義

卷之三

三

大夫三月上踰月非獨辨其等威亦量其財力也。今不問品官庶人俱以三月爲葬期最適情理之安。蓋三月之內無地者當擇地有地者亦筮日也近世形家日家之說行士多拘忌乃有越十數年而不葬者此豈孝子之道而陰陽禍福之說委不可以盡廢則亦當度德量力以求之斷不可圖非分之禁地以徼異福圖禁地卽是無君福未必應而心田已喪矣大地多以無心而得何可以薄德求也集禮但本古人卜其

宅兆之意爲擇地者告而實之以五不葬之說曰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廓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卽所謂美地也。旨哉擇地下揭祭后土爲一重事則亦從古之通神明德者起斯禮也。俗儒將曰木石無知寧有耳目口鼻之神人能事生人之祭則先王何以祭地於方丘孔子何以祭神如神在卽此亦可以辨宋儒鬼神屈伸之義之疎也。葬禮中不廢刻誌石造明器備大舉作神主諸事皆本古人之法

從先維俗義

卷之三

三

但古人誌石唯誌姓氏年月使知爲某人之墓而已。今士大夫好侈其親動以千百金求碑銘於顯者非古也。古人題主亦但令子弟善書者書之而已。今輒先濡墨以書亡者位號虛主字之一點以待顯者濡朱足之亦非古也。事雖不古而意在顯親榮親亦可於有過中求無過。唯神主旣題之後喪主卽當奉置靈車上執事者爲徹靈座內外從哭以出墓門而今或不然靈車至宅祝奉神主置於靈座喪主以下哭畢卽

還次沐浴以俟虞。而今亦不盡然。蓋苟簡隨俗者多矣。禮有三虞。虞之爲言安也。謂既葬而安父母之神於殯官也。始虞卽在葬日。古人類用柔日。近世有術家之時日。或難拘泥。再虞則必以柔日。三虞則必以剛日。所以者何。柔日取其靜。初安欲其神之靜而常在。剛日取其動。既安欲其神之動而如生也。三虞後復遇剛日。乃行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乃祔廟。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然則古人葬親。殆無經宿

從先維恭議 卷之三

二五

於墓所者。經宿禮之變也。夫何故。古人葬畢。卽取窆帛埋之屏處。因罷朝夕之哭。此正初虞時事故。非亟歸不可。墓次倘有未完之緒。則令子弟任之。觀孔子合葬於防。先反。雨甚。門人後至。而有崩墓之悲。可見也。今世士大夫。或有葬親於三五十里外者。入壙稍宴。則非次日不歸。或有葬親於二三百里之外者。掩壙必親。則非數日不歸。不無妨於虞祭。則如之何。此於古禮無徵。而集禮則已及之。云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

虞於所館行之。墓遠途中遇柔日。則再虞亦於所館行之。若三虞則必須至家。方可行禮。此言初虞可行於墓次。再虞可行於途次。三虞必行於殯官也。蓋三虞後主當祔廟。安得不於至家之日行之。又按古者葬禮。左傳雖言大夫三月。士踰月而戴記。則以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爲大夫士通行之禮。唯卒哭則士云三月。大夫云五月。註者以爲士通死日死月數。大夫以上。則除死日死月。而以殯歿後之來日數。是以士必葬於三月之內。卒哭不出三月。大夫實葬於三月之外。卒哭在五月。士唯三虞。而大夫有五虞。諸侯以上又益之。充斯義也。顯貴有力家之葬親遠地者。於途行再虞。於家足五虞。殆無不可。古禮主旣祔廟。殆不復出。後有薦事。一槩皆於廟中之行。蓋古者大夫三廟。祖考各自爲室。而今也同室異龕。難以小祥大祥之祭。混祖宗之吉祭。故令以卒哭之明日。但以新主告祔於祖考之廟。三獻旣畢。仍匣之以反於靈座。次第行薦事。待祥

從先維恭議 卷之三

二六

子 88—362

祭畢然後徹座斷杖埋當遷之主於墓側以爲新主入祔地焉然猶未遽入廟也間一月乃禫禫者澹然平安之意謂哀思漸以平矣將禫先以環琰卜上中二句吉日吉則從卜不吉則直以下旬薦禫事三獻畢辭神盡哀乃送神主至祠堂而永安之此所謂禮以義起者歟愚昔嘗疑祧主當藏於廟今而後知埋墓之爲安也士庶家多無祖廟亦多不立神主第從葬後以魂帛入靈座并三虞爲六虞而朝夕仍薦饗殮之

從先祭議

卷之三

二

奠此所謂委巷之禮也揆以先進之禮樂似亦無大害焉近世士大夫亦沿此例虞祭雖異魂帛未埋或隨神主全入靈座葬亦未必在卒哭之期葬畢亦未必以三虞之薦告祔祖廟服終以主祔廟多不從卜而聽命於奉瑜珈之教者此亦所謂委巷之禮也使有少連暮悲哀三年憂之至情則亦不必深求焉唯古人居喪非小祥不食菜果非大祥不食肉而今似有難於律人者蓋古人不但禮教素閑而稟氣亦厚曾子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毀生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人不以爲異今人一日不入水漿必困三日不見齒亦難而可繩之以古禮哉居憂之士苟非氣稟旺而年力強者或於百日卒哭之後權食菜果期歲小祥之後間用酒肉其亦可乎喪大紀原云有疾食肉飲酒可也又云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此言衰老者以氣血之衰殺禮也又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言卑幼者以尊

從先祭議

卷之三

頁

長之命節哀也復又云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解者曰酒醴謂見顏色也此又不與其同吉讌之合歡盡量也果如孔子責羊我之言則祥禫之內斷不與其食稻衣錦而吳越閩楚之間則以食稻爲常事蓋淮北多黍少稻江南有稻無黍南之食稻猶北之食黍也此不足責唯衣錦果非孝子所安然五十非帛不煖七十唯衰麻在身則內帛外麻似亦不違於禮蓋有大違於禮而又不可過責於人者男女之合是也按

禮大祥後中月而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曰哀未忘也。檀弓云。孔子既禫。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聲猶不成。而况如鼓瑟琴之好合。然末世鮮克已復禮之士。安可以聖人望人。服婦中。欲求敬。委共姬。尤不可得。盖有琴瑟久睽而生他釁者。曷若順人情而稍通之。且衰老既可以寬酒肉之禁。則壯強亦可以通男女之禁也。是以聖祖特去前朝服內生子之律。豈以徇人情慾哉。有天理之極致存焉。盖見世有孤危不祿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夏

孝子。執終喪。或遂至於無後。復有中年鰥嗣之孝子。幸有後。亦可以慰亡人在五日不成聲之聖。與三年不見齒之賢。誠不以情奪理。而設處今日。未必不以國法而通人情之窮也。竊謂喪既卒哭。即可通情於中年之艱嗣者。喪及小祥。亦可通情於少年之孤危者。聖祖之爲生民立命也大矣。乃今豪貴家有不檢之子。姓臨喪不哀。蕩然舉禮法而弁髦之。盖有哭未終七。而窠婦及家服未及祥。而娼優滿座。則真夷

狄之道也。宦家猶爾。於浪子乎何誅。更有一微幾之當察者。存今理學之家。吾見先輩中有諱理學者。雖遭大喪。亦以聯朋聚徒。義重聚樂爲美事。考之孔門。子夏子張俱以除喪見孔子。與之琴。一成聲。一不成聲。然則弟子雖遇聖師如夫子。亦非除喪不見也。今之居憂聚樂。不幾於以吉事濫凶禮乎。似非孔門之遺矩也。何以爲解。或者借義於既葬後之君食。大夫食。父友食。不辟梁肉而辭酒醴之例乎。蓋君可食。則何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章

於師。大夫可食。則何擇於先達父友可食。則何擇於畏友。偶從吉會節哀。良亦有辭。然非出自尊長之命。則不可。若身自爲長者。殆無起大會以集朋徒之禮。或者弟子有從葬後請見就慰問中求教益者。則不嫌於銜哀應酢。而咏歌莞笑。則非體。宰我所謂禮壞樂崩。正有感於此也。居常讀禮。或於寢廟。或於墓廬。皆無不可。而問水尋山。亦非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莊周之鼓盆而歌。此遊於方之外者也。而理學家多忽於

此矣。聞喪奔喪之禮。古亦有之。而於儀禮無徵。徵諸戴記。曾子問中。集禮所裁。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正與孔子述老聃奔喪見星之旨同。以是知古人原有奔喪之禮。而儀禮失其傳也。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朝。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此則皆出古人之矩。亦天性之自然。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月成服。此遠遊不遠遊之別也。父母在不遠遊。寧有不急奔至家成服者。不奔喪而四月成服。此爲品官之驅馳王事及庶人之行貨四方者言耳。而二者亦有別。品官以王事聞喪於外。猶可以國爾忘家爲解。庶人以行貨聞喪於外。其如不遠遊之戒何。或者奉君命以從征。領父命而宦學。則有不可以遠遊辭者。國制議品官之奔喪。亦不遺於庶人。此聖祖之盡人性處也。葬凶禮也。改葬則介乎凶吉之間。故用吉帷。不用凶帷。服僅用總麻。祭僅用一廋。以別於初葬也。至墓則哭。開壙則哭。柩車詣帷墓。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三

所則內外俱哭。易棺則仍設床歛尸。如大歛之儀。不易棺則不設床。但設靈座於吉帷內。埃事而徹之。此又畧倣初葬之儀而從殺焉者也。此制多爲卿大夫之既貴而顯親者設。而亦不遺於庶人。考律令。且許品官以改葬給假還鄉。體恤尤至。當念聖祖設身處地之深仁焉。讀皇陵碑。隱然有改葬淳祖之意。以地臧下協。故止。因知士庶中有同此念者也。此又聖祖之盡人性處也。中庸章有之。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品官庶人之所以無二制歟。以上喪禮。

祭有二統。有吉祭。有凶祭。禘以前之祭。祭於靈座。凶祭也。統於喪禮。禘以後之祭。祭於祠堂。吉祭也。統於祭禮。凶中之吉。則虞祭。禘祭是已。吉中之凶。則忌日之祭是已。國初未定大明集禮。原以朱子家禮爲主。後乃祖儀禮中特牲饋食之禮。與少牢饋食之禮。裁爲品官家廟享儀。品官得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四仲月十日以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三

祭而庶人未有家廟。但奉祖父母父母。二代之祀。其時享於寢之禮。但曰太羹略同於品官而已矣。按祭法。曲禮云。大夫以牽牛。士以羊豕。解者曰。此天子之大夫士也。儀禮則以特牲饋食屬士。少牢饋食屬卿大夫。解者曰。此諸侯之卿大夫也。蓋侯國之大夫。僅當王朝之元士。故其等殺如此。少牢饋食。必筮日。特牲饋食。不諏日。筮則禮煩。不諏則禮簡。此侯國大夫士之辨也。國制所定品官享家廟儀。祭必筮日。實本少牢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百三

饋食之禮。而文多從簡。又參特牲饋食之禮。其合大夫郎官而一之者歟。大槩體統從少牢而節省。又從特牲也。然其儀亦不謂不備矣。中分一十六款。一曰時日。四時必用仲月。月必擇或丁或亥二日。並於孟月下旬。謂卜之。古人用筮而今但以環珉之一俯一仰爲憑。從便也。將祭先期齋戒三日。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正古人之齋法也。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正古人之戒法也。第古人七日戒。三

日齋。而今並以三日爲限。亦約矣。齋戒之次日。乃陳設。則主祭者。帥子弟及執事者。洒掃洗拭。設四親及祔食者之位。而陳祭具焉。陳設之次日。乃省饌。則主祭者率衆丈夫。省牲汙殺。主婦率衆婦女。滌濯祭器。以待行事焉。省饌之明日。乃行事。則主祭偕主婦。設酒炊饌於正寢之東階。率與祭者詣祠堂。序立階下。請神主出。就正寢。然後降階復位。行參神之禮。則主祭以下。敘立如祠堂之儀。立定俱拜。乃行降神之禮。則主祭升詣香案前。斟酒灌茅。俯伏而興。再拜。乃降復位。行進饌之禮。則主婦從主祭進羹飯於四親位前。諸子弟婦女分進祔位。乃降復位。行酌獻之禮。則主祭奉盤盞。跪進高祖妣前。祭畢。俯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以進。祝者取板跪讀祝辭。主祭再拜退。諸位獻祝如初。是爲初獻之禮。亞獻。則以主婦終獻。則以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行之。並如初獻而不讀祝。兄弟衆男。則分獻各位之祔享者。三獻畢。又有侑食之禮。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百四

則主祭執注斟酒。主婦扱匙正筯。再拜復位。然後主祭以下皆出。序立廟門之外。祝者有門掩門。無門降簾。是曰闔門。即古之所謂厭也。然後祝聲三噫。欬乃啓門。主祭以下皆入。奉茶分進於正位之前。是曰啓門。奉茶既畢。乃受胙。祝者以神命錫主祭者酒饌。主祭俯伏而興。再拜跪受。先嘗之。旁及諸與祭者。方乃對祝告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是爲受胙之禮。胙既受。然後再拜辭神。神既辭。然後納主於櫝。奉歸祠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十五

主既納。然後主婦監徹酒饌。是之謂徹。酒饌既徹。然後設席以饗宗人。徧及微賤。是之謂餞。此品官享家廟之始終條理也。至於神主位次。則先用朱子家禮儀式。以西爲上。後乃更制。奉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而下。則以次而列於西。神主櫝韜籍式。則采伊川及溫公之遺制。以嘉定中臨海潘氏所得會稽司馬侍郎家之圖爲徵。尺寸並本周尺。蓋雖聖祖之敦尚古禮。而一時儒臣佐下風之功。亦不可沒也已。然而

究此禮儀。殆非公侯世祿之家。及故家之存有大宗法者。不能一一遵行也。蓋儀禮中。少牢特牲二禮。俱屬大宗適子事。古者唯宗子承祧。得祀繼別之祖。禰於家廟。餘皆祔食。四時之祭。徧召諸宗人助葬而享胙焉。集禮中所指主祭主婦。即本古之宗子宗婦。所指祔食於四親之諸位神主。即本古之支子。不祭而祭於宗子之家也。今宗法久湮。而品官之恩蔭有節。世祿之家甚寡。蓋有位登台座而無家廟者。奚暇考求古人祭禮。即有家廟而無宗法。亦不能聯族人心。攝召未必如期而集。乃民間一葬父母。則諸子分靈座而家設之。終七之後。不復會哭於一堂。而况禪後之吉祭乎。即品官家。亦鮮克舉四仲月之祭。大槩從民間歲時俗節之薦享。或加臘日忌日之祭而已。聖制所定品官享廟之禮。亦謂卿大夫中。豈無孝子順孫。志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故存古額以俟之。而亦不槩律諸貧宦。是以祠堂制度中。又慮品官有家貧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十六

地狹者不能爲三間則止爲一間亦可不能爲一間則于廳事之東亦可祠堂旣可以家貧地狹而從宜則享祀豈不可以家貧族渙而從省也或者黃曆之祀日有徵則隔月之三旬可毋卜家廟之邊豆素餼則陳設省饌行事之三日可合并古有祝史今無祝史則取板讀祝及闔門之禮似可裁古有公尸今無公尸則飲福受胙及對祝告成之禮似可省古有旁祔之主今無旁祔之主則衆丈夫衆婦女之召集似可節

從先雜儀義

卷之三

重三

古有助祭支婦今無助祭支婦則主婦率衆婦之分獻似可已唯齋戒之誠不可無而進饌酌獻之儀不可廢然世俗亦多以丈夫行獨自主祭而主婦或不入廟矣斯誠違禮之大者而亦有難於膠執蓋宗法旣不明家廟又不立則采盛不從廟厨中出而從家厨中出非主婦其誰司之權於俗禮中審其便宜或者於脩食辭神之際主婦出而拈香補拜因脩扱匙正筯之儀卽隨主祭者辭神而徹饌焉其可也此亦從仲

月之祭請主出廟者論耳倘廟制寬敞可奠高祖居中及諸祖考昭穆之位而又無祔位者則神主可無出廟請主納主之儀皆可畧而四仲月之祫祭亦唯貴而且富者可行貧宦力不能舉則從民間俗節亦無大害蓋民間原有夏至之祭可當古之夏祀冬至之祭可當古之冬蒸唯春秋之仲月無祭而清明之墓祭亦可以當春禴中元之俗祭盡可以當秋嘗也禮不欲疎亦不欲數加以臘饌饌窮元旦上元下元之祭

從先雜儀義

卷之三

重六

及朔望茶餅與時新之薦亦不謂之疎矣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則孝子順孫之大致又不可以禮數求也更有一大幾焉古人最重血祭故有省牲泣殺瘞毛血之禮自西竺瑜珈之教來士乃有知戒殺之義者祭先雖用犧牲類不呈殺卽有殺亦殺小牲不殺大牲大牲多取之於市又自梁武帝起麪爲犧牲之例後世效之有祀先全不用牲殺者似於古人血食之制有乖儒者往往非之愚以爲此義當求之於

先進禮樂也。太上民風淳厚。與物相友而無嫉害之心。其時必無宰牲祭先之事。不得已而以犧牲祭先。此中古之聖人。緣人情而起禮者也。記不云乎。禮之近乎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殺生物以祭亡人。其非禮之至可知矣。然則聖人何以起斯禮。曰。斯禮豈起於聖人。聖人特因人情之所趨而爲之節也。如天子以太牢祀郊廟。正戒有位者之不得濫殺太牢。卿大夫以羊豕祀祖先。正戒無位者之不得濫殺羊豕。而古俗亦與今俗不同。古者雖有市脯。而無屠牛屠羊屠豕。割肉分市之垣。有大典。必用牲殺。而今既有屠垣。則不宰牲而市牲亦足以供祭饗之事。唯小牲不得不殺。而殺機亦少損矣。損殺機而益生機。未必不爲祖先培德。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設有祖父生平雖不戒殺。而臨終悔殺。或有遺言戒殺。則義在順志。不在備物。雖違少牢特牲饋食之禮。何害焉。饋食之不用牲。正先進之禮樂。孔子之所願從者也。記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重刊

祭之日。思其所嗜。祖考之所嗜不齊。或嗜牲。或嗜素。亦從其遺志而已矣。據釋教以殺生爲大戒。殺生奉先。非孝也。而今以世教兩存之。蓋處於先後進之間。此中又復有說。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故先王所制葬祭之禮。不致死。亦不致生。而孝子思其所嗜之心。則致生之心也。佛氏洞明十方三世之故。謂人死。受生六道。然則子孫雖有祭饗。詎能返六道受生之神。使之仍入家廟。乃之死而致生之何居。噫。斯義類非儒先之所能徹也。自昔議禮之聖人。豈不知遊魂爲變。六道無所不之。而乃導人子以無益之悲。又累人子以無益之費哉。深知此心。此神出幽入明。無所不至。父母縱在六道中。子孫以一念之精神攝之。宛似磁山之吸鐵。然潛感潛通。感者神亦不往。通者神亦不來。而一點來往真機。肇自先天祖炁者。冥然混合於無去無來之中。結成合而離離而復合之天親眷屬。多生會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重刊

入乾元果海則孝感之植因最深也。況其中實有魂入中陰未及受生者。業墜鬼途欲受濟度者。二氏家且能以呪力符力攝之。乃感之以孝子順孫之真精神。而不來格來饗者哉。故曰神之格。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禘嘗之義之所由深也。今庶人中尚有因二氏之說信七祖九玄之非誣者。乃儒者輒謬悠之以鬼神爲烏有之物。祭典特先王假神道以設教耳。豈非人死神滅之說誤之哉。讀集禮享廟諸條。可以懷然。

省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德行焉。以上祭禮

右四大禮議。特就會典中所載大明集禮諸條。畧爲之演。其大義而觀其會通耳。生平雖嘗涉獵五經。獨於禮經最踈畧。豈敢自謂無漏。姑以備明哲者之采擇焉。又緣起家農籍。習染重而聞見孤。躬行多所不逮。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愚亦曰。士庶之大禮四。愚未能一焉。孔子之未能四道。蓋自歎生平未得君父兄而事之。又不能以有餘施朋

友而先之。劣於遇也。愚則劣於德矣。故不敢以已所不能者求諸人。而緣情隨俗之議居多。唯論及損殺生處。則先進中之先進也。

喪祭補遺或問十二條

或問卿大夫既有家廟。卽當有四仲月之正祭。祭用吉服。禮也。設遇三年大喪。將廢祭乎。將易服而祭乎。曰。此義已著。戴記曾子問中。古者三年之喪。吉禮俱廢。四仲之正祭。吉祭也。吉祭必行旅酬之事。喪服至於小祥。連人練冠以祭而不旅酬。旅酬必待大祥之祭方舉。其廢四仲之正祭可知。然祖廟何可三年停祀。練冠可以祭考。則亦可以祭祖。意者三虞卒哭之後。不舉四仲之祭。而舉俗節之祭。不嫌以墨衰從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孔子嘗述老聃之言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夫所謂卒哭成事。正指三虞之後而言。主既各反其廟。則虞祭後之有事於祖廟無疑矣。故曰。喪三年不言。唯祭天地宗廟

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卿大夫之墨衰而祭家廟。猶天子之越紼而祭宗廟也。載考朱子答曾光祖書云。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以是而推先正居喪。未有以凶服舉吉祭者。又古禮重父輕母。父在。僅爲母服齊衰。其年。母喪。旣不敢以其年外之凶服侍父。則父喪安敢以三年內之凶服享祖。朱子以墨衰行

從先維俗義

卷之三

重三

俗祭。可謂酌古今而用其中矣。在我朝。又似有當通之變焉。蓋太祖旣均父母之服。則人子於母喪小祥之後。父雖易吉。而子之凶服無改也。居母喪者。旣許其以凶服侍未亡之父。則居父喪者。豈不許其以凶服享已亡之祖。或者祖朱子俗節之獻。而不泥其墨衰之服。亦於憲章不悖也。唯祭主之子。母或先歿。當父杖菴畢日。詎不可以凶服助吉祭。如父命助祭。則以墨衰相從可也。此亦論於居嫡母之喪者耳。若

庶子居生母之喪。又別。蓋妾婢皆不可以祔廟。父且不爲生子之婢服菴。子安敢以三年內之凶服助父四仲之吉祭哉。卽墨衰亦不爲例矣。主祭者自有菴功之喪。其祭當用何服。曰。據禮。總不祭。而喪服自菴以下。大夫降。諸侯絕。其所以降且絕。正爲凶服之有礙於朝祭大事。而故爲之節也。今按大功以下。非屬幼喪。則屬外喪。服降而情已殺。卿大夫殆不必泥總不祭之文。而廢四時正祭。或者易錦繡之服。而以素服角

從先維俗義

卷之三

重三

帶從事。其可也。菴喪當分二例。居尊長之喪。可以素服襲齊衰。此卽墨衰遺制居卑幼之喪。可去衰而易緇素袍服。此降墨衰一等。喪正室。從墨衰例。喪庶叔。從素服例。蓋事亡如事存。使考妣未亡。而遇二等之喪。在尊長。卽與喪主同服。在卑幼。則多降一等而爲服者也。此亦參古禮與憲章而用其中者。設生朱子之時。又當別論。或問墨衰而獻俗節。則少牢饋食之享。其不舉於憂制之中無疑矣。然則卿大夫祠堂之祭。與

士庶寢祭之苟簡何別。曰。古人祭品。原不過豐。按禮。諸侯不過七牢。大夫不過五牢。士不過三牢。正祭猶然。而况俗節之享。又按朱子家規云。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月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止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又謂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自虞以後。方謂之祭。以此而推古人之祭。不但俗節從簡。卽正祭亦不過豐也。末世風俗漸侈。豪貴

家。至以百品饗客者。義不得獨儉於祭享。酌古今而權其宜。竊謂卿大夫雖以墨衰行俗節之享。五鼎之殷。三獻之酒。亦不可少。必泥朱子二味一斟之儉。則膠矣。唯讀祝受胙之大禮。委非居喪所可行。而今卿大夫家。雖因仲正祭。舉此禮者絕少。愚亦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或問古者葬後三虞卒哭。乃行俗節之享。今世有三年除服而猶未葬者。則虞祭已失其節。享又起於何時。曰。此所謂拂經者也。就拂經之中。

而牽禮以從俗。則不得不以百日爲卒哭之期。朱子蓋深非之。以爲必三虞而後卒哭爲得。乃近世又似不以百日卒哭。而以七七之期當之。其不爲朱子所取可知也。乃習俗則已成矣。聖人獨能違時乎。竊疑三虞卒哭之後。遽以墨衰行廟享。似非孝子所安。而朱子却云。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朱子蓋深於稽古者。而裁有此議。孰曰不然。今奉 聖朝均父母服之制。而推衍之。卽卒哭後可毋遽用墨衰。雖

以衰經行三年俗節之享。殆無不可。或者小祥之後。用墨衰以存古意。亦非於憲章有乖。唯俗士諱言死。而不早營墓地。子孫亦諱言祖父死。葬之事。而不爲預擇吉地。致使葬祭皆失其期。厥過不小。噫。敝也久矣。或問古者三年之喪。不許弔外喪。而許於卒哭後。與喪家饋奠之事。蓋爲居大喪者。荒迷失次。卽獻饗上食。亦須以人代之。代則必用有服者。故天子諸侯之喪。非服斬衰者不奠。大夫之喪。

非服齊衰者不奠。士則取於朋友之大功以下者。蓋以養人子初喪之至哀。而亦同哀相恤之誼也。今世此禮已廢。則虞祭以前之奠。孝子當舉盃自奠乎。曰。既無與奠之人。安得而不自奠。然與奠未必果無人。也。凡昆弟子姪在。墓功之數者。皆是矣。以之行獻。聲上食之事。而喪主自舉哀。跪伏於下。其猶行古之道歟。至於卒哭虞祭之後。則身尚可以與天子諸侯之奠。而况自舉祭乎。然孔子但許居重喪者。與天子諸侯之奠。而不許其與大夫士之奠。故曾子問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荅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又問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荅曰。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以是知居重喪者。但可相親識。虞祭以前之奠事耳。脫衰行奠。不脫衰而行弔。皆非也。乃吳俗之講此禮者。甚寡。蓋有祥禫之內。以重喪弔重喪。獻聲上食。以爲常者矣。不古孰甚焉。愚以孔子荅曾子之問。揆之親故有喪。啣哀清弔。尚可托於擯相之說。若以

牲醴獻饗。則淫於脫衰與奠矣。更有不可爲訓者。居重喪而以慶賀居間入公門也。此風不革。文獻之邦云乎哉。或問家廟既立。便當倣古宗法而行。倣宗法。則支子必祭於宗子之家。倘兄弟有分居遠者。則如之何。曰。拙議中。曾有招魂分座拜廟請衣二說。正慮及此。然猶就分居之不甚遠者言也。若甚遠。則分座可行。而請衣不可行矣。乃朱子亦已先有定裁。謂兄弟相去遠者。凡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又云。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愚謂標位之說良是。一獻似嫌太簡。萬一兄賤弟貴。此議尤不可執。但當知標位分獻。畢竟是權。唯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爲正也。苟不祭於宗子之家。貴者雖以上牲祭。標位不失爲厚。或問卿大夫於三年喪中。復遭適妻適子之墓喪。親友往弔。亦可暫釋斬衰而易齊衰否。曰。此義已著禮經雜記中。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

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則妻子不待言已昔曾擇之嘗問朱子三年喪復有暮喪者當復暮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輕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朱子所答正以雜記之文爲據也然則豈但當易服以待弔者凡臨喪之際皆然耳蓋孔子以之死而致死之爲不仁若臨暮喪而不易重服是致生於三年之親而致死於暮年之親亦非天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重事

理人情之極致唯卒事則反初服則重者無失其爲重輕者無失其爲輕矣然暮喪不等則所以待弔者亦不等諸父昆弟之喪自有喪主受弔弔未必及暮親之門唯妻子二喪則身自爲喪主或難執重喪以辭弔客然既在大喪之中所重有在弔子必辭弔妻則卑幼不必辭而尊長可辭如平交不可固辭則臨喪易服卒事反服之議當矣

或問古者子從父服亦從父祭喪母至於小祥

父服既釋母座必徹矣今聖制許於父在

之日服母斬衰三年是父已釋服而母之靈座猶在也然則小祥以後之祭夫主之乎子主之乎主自夫無乃以吉服行凶祭主自子無乃以凶祭侵父權如之何則可曰此當以朱子之說爲正有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以祭如弔喪忌日之服可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重事

又云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以子爲喪主未安愚按凡筵三年而除之說亦宋制非周制也周制小祥之後夫釋服子亦釋服何必論及小祥大祥之主祭者朱子之說正可行於今日或問神主之位必註奉祀者於旁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此亦當以朱子之說爲正謂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蓋夫在妻亡雖以神主附於考妣之祠然猶未正廟位必待夫亡合祔而後自成一廟之主于時乃得旁註孝

男某奉祀。夫在安得遽書。或有父在而子先亡者。可註孫男奉祀否。曰。亦如夫在妻亡之例。必待祖歿而後可書。書祖位。可註父諱奉祀否。曰。不然。但當書孫男某奉祀。

或問。國朝封典。分妾與婢妾爲二例。在服制則妾有服。婢妾無服。而所生之子。則三年之服同之。婢妾所生之子既貴。父既無服。不成喪主。子又不敢自爲喪主。弔者或臨其門。則如之何。曰。世無婢死而受弔者。父必辭弔。子則立几筵。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

於私室。辭尊長及貴客之弔。而受三黨中卑幼之弔。可也。得無嫌於自爲喪主乎。曰。孔子尚不禁伯魚之喪出母。而况生母之未經父出者乎。其喪也。既可立几筵於私室。豈不可於私室受弔。但不居喪主之名耳。父歿則子爲喪主。亦可以受貴者之弔。銘旌宜何如書。曰。不得書父之側室以混妾。但書某官生母某氏之柩可矣。亦可於私室立神主乎。曰。此義在朱子答竇文卿問中。竇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

所。附於何所。朱子曰。妣者。媼也。避嫡母。止稱亡母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愚按朱子所謂題主。蓋就喪几中之神位說也。其稱別於嫡母。正與銘旌之例相通。然此主不可以附廟。喪畢。則同魂帛之例。瘞之墓所耳。但言祭於私室。而不言所附。何也。妾婢原無附妣之禮。不待言也。或疑禮有妾附妾祖姑之文。今卽無附獨不可立主私室乎。曰。此亦情之近乎禮者。但不無貶家廟。匹嫡母之嫌。則以禮奪情。可也。祭亦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

紙榜標位之例。品饌則不得與考妣同豐。或問身爲人後。而所生之父母死。近例已許引告治喪。從心喪三年例。亦可以受弔否。曰。古禮有難復於今時者。此類是也。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爲生而不爲死。豈必俱向死者之位行拜奠也。觀孔子哭于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可見已。師生尚爾。况於所生父母之喪哉。近世非喪主不受弔。非向死者之靈位不行弔。於是所生父母之喪。亦以不弔爲常矣。此

雖委巷之禮而人子身既不爲人後豈以弔不弔爲重輕從俗可也。唯仕者旣以引告求歸而未仕者乃於服中應舉於心安乎。程叔子云。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當如此。然則所生父母之喪可推已。但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以此自嚴則可。以此責人或不可。蓋末俗躁進成風。尚有匿父母之喪以應舉者。而可以法令外之禮教繩人哉。近世居父母之喪者。七七後居常答人以制生帖。答弔從先維俗義卷之三

重書

客以孤子哀子帖。而暮喪或書杖期。或書期服。今於所生父母宜何書。曰。近見錫山有名紳曰。高雲從者。於弔客書降服子。居常書降服生。最當。或問考妣生則同牢而食。死亦同牢而饗。有一考而繼室之妣至數位者。亦止享以一牢乎。曰。犧牲之牢一。而杯與筋則隨妣數而增焉。可也。設妣中有用素者可分牢否。曰。不嫌特設一牢。但不得如同牢之大。如但一考一妣而董素異。

饗則牢器之大小須同。又問近世頗重清明及十月朔墓祭。倘如朱子之考妣分葬。或一考與一妣合葬。而餘妣分葬。亦可執同牢之享乎。曰。墓祭與廟祭不同。廟祭中有四仲之正祭。而墓祭僅當俗節之祭。古者正祭豐而俗祭儉。祭墓不必豐也。旣分葬。何嫌分祭。然朱子分葬考妣於數千里外。世儒亦不必慕而效之。還祖孔子合葬於防之例爲正。人子繼妣或多。勢必與考分葬。其墓亦須相近爲妥。蓋取其便於祭掃也。從先維俗義卷之三

重書

考有妾婢多而嗣息廣者。葬埋之法宜如何。曰。婢妾之無出者。隨地可埋。卽用釋門茶毘之法。亦無大害。有出。則所生當爲厝於考妣壙墓之傍。卿大夫家未必無得力之妾婢。不忍委諸火化。而又無子息可依者。又如之何。此不妨於身在時預爲之地。可從壽穴近處預立二壙。一厝諸妾。一厝諸婢。如郡縣之厲壇然。戒令子孫掃墓之次。旣祭后土。亦以紙錢酌酒妥之。仁也。或問禮有子放婦出之條。設有家子已衍孫枝。

而罪不得不放。其承祧還立放者之子乎。抑立放者之弟乎。曰。此有往牒可據。帝乙舍庶長啓而立少子紂。則長子不承祧矣。微子舍其孫臚而立次子衍。則嫡孫不承祧矣。卿大夫家之祭統亦然。冢子放。則以次子承祧。冢孫放。則以次孫承祧。爾或疑罪在放者。於其嗣子何尤。曰。罪至於放。則生不得助廟祭。死不得補禰位矣。父不補禰子。又安得承祧。亦許其入祠堂以祀祖乎。曰。此如介子之例。不主祭而助祭可也。於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重刊

則助祭矣。於其被放之父之歿也。則祭於何所。曰。畧如別子之例。其長子繼禰而不繼祖。別於寢室祀禰。或又問禰雖見絕於祖。設祖歿後。或以遷善改過起令名。或以邁迹得時居高位。亦可爲之創立一廟。起五世則遷之宗法否。曰。可也。但不得援繼別例。起大宗法。蓋大宗起於別子。別子云者。別於世及之諸侯。而自以大夫起祖也。固有身自起爲大夫者。亦可稱別子而爲祖。但不可以見逐於祖之父當之。父不得正別

子之祖位。子安得起繼別之大宗。起大宗是有父而無祖矣。設荷君寵而至於封祖蔭孫。亦執祖命而不許禰祔廟乎。曰。唯君命能奪祖命。父果以被放始。而以顯親揚名終。祖亦必收之矣。雖祔祖廟庸何傷。父雖祔廟。其適子亦難遽襲宗子之位。蓋承祧已先有人矣。承祧非介叔。即介弟。誼當讓於祔廟者之適子。三讓則可從宗人之年高有德者。以祝文告祖而復之。倘父未祔時。已先有祔廟之主。如庶長兄嫡介弟之類。則如之何。曰。宗子之位可正。則祔廟之主亦可正也。祔補過顯親之適子於祖廟。而遷權祔廟者就介子之原位。亦改權承祧者。就繼禰之宗法。孰曰不然。萬一介孫承祧。出自祖之治命。則雖祔位可正。而宗子之位不可正矣。待夫受祖命者之歿也。然後以所應奉祀者告於廟而正之。又或父雖放子。而子能以封典及其父受乎。不受乎。曰。當觀其行。子有處仁遷義之實。受之可也。仁不處。義不遷。而徽榮顯於一旦。則焉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重刊

日後之倚伏若何而受之不受得無嫌於輕君寵乎。曰。否。子無令德而父却其倘來之封。義也。若孫爲祖放。放後成名。能以恩封及父。父當受否。曰。此亦當勘其有處仁遷義之實。先爲之投誠。懺過於祖。而後可受子封。不然。亦寧却其封以崇父命耳。唯顯親而至於贈祖。又或以奇功膺世襲。則所謂以君命奪祖命也。

右十二條。皆喪祭中之疑義也。在禮經多有明徵。唯異世或不相襲。故士大夫每懷兩可之見。而前議尚未之及。故補之。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重臣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從先維俗議卷之四

古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總觀世教民彝會通以宗孔矩議凡一百三十八款

身心成法

士君子立身立心俱有成法。立身之成法。蔽於子思四言。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立心之成法。蔽於孟子二言。曰。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其要只在慎獨。志道平日言多尤行多悔。然自有從先維俗議朱子聞於耿先生之後。無一日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焉。

耻躬不逮

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人不但自述行誼爲然。凡與人論學。落筆爲文。皆然。今人不逮古人。正在此處。其心多欲。而言必妝點。依於無欲。其身多過。而言必推敲。立於無過。其習染尚在功名富貴場中。而言妙道。則駕在六經語孟之上。其行境尚在生死輪迴海中。而

言妙悟。卽跳出三乘賢聖之上。皆古人之所耻也。愚也不敢不日以此三省吾身。

謙忍思誠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士君子脩身踐言。而不能遽孚衆志。無乃於謙忍二字上未足歟。多言亦坐不能忍。愚生平正坐此二病。雖緣宿習流來。亦緣少年未受師友大鉗錘故也。垂老痛省及此。故作謙嘿二箴。而噬臍已無及矣。猶未及於忍箴。忍之一字。從先維俗議。卷之四。二十。該謙該嘿。實聖賢立大德濟大事之根基也。特惡夫學謙學忍。而不以誠。遂流於鄉原耳。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立身謹始

士君子居鄉。縱不能移風俗。決不可壞風俗。凡身負氣節之標。而以虛驕長後生之狂根。身博寬厚之譽。而以媵阿長後生之偽根。皆壞風俗之尤者。大丈夫欲立身於天下。不可不謹其始。

忠厚正直

士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此先正之格言也。居鄉亦何獨不然。然而幾微之間。亦有辨。凡以忠厚領正直者。猶如冬日之日。人必親。凡以正直領忠厚者。猶如夏日之日。人必憚。與其令人憚也。寧令人親。義在周易大小過之象傳。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忠厚勝也。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正直勝也。於卦義俱謂之過。唯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而大過亦聖人事也。中人以下。可小過。不可大過。小過近乾三之惕。大過近乾上之亢。惕无咎。而亢有悔。聖人不避亢龍之悔。而賢者必以寡悔爲道。

中庸遯世

達則行道濟人。窮則明道淑人。大丈夫之事也。然淑人最不易言。不但以德。亦以時與地相協焉。釋氏是以有知時知處之說也。釋氏演出世法。當不爲名利中人所忌。猶懷四顧如此。而况操素王之木鐸者乎。士胥知王天下有三重。豈

知師天下亦有三重。王天下之三重曰德位時。師天下之三重曰德地時。孔子得師天下之三重者也。卽有孔子之德而無孔子之地與時。不乘潛龍則乘惕龍。不以見龍之榜揭於世。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之爲言非避世。避地避人之謂也。易曰。天山遯。天運於上。山止於下。兩相見而兩不相通。故謂之遯。龍德之君子。日以庸言庸行。近人而人以氣味不相蒙。自遠之。遠則疑。疑則忌。忌則謗。是以有遯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

默贊化育

大丈夫必不虛生於世。終其身遯世不見知。其變也。德不孤。必有鄰。舉世豈無一人知之。老聃

見知於孔子一人。達磨見知於神光一人。周元公見知於程淳公一人。而此生之功行畢矣。亦有當世莫宗。而以遺風興起百世者。如伯夷之廉頑激懦。柳下惠之寬鄙惇薄。其尤也。皆於化育有默贊焉。究竟則皆入於乾元果海。

爲孔子闡幽十事

志道生平才薄。德薄學問亦薄。不揣爲孔子闡幽者几十事。其案俱取諸孔籍中。世咸謂孔子以刪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統。愚獨闡其終身任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文統。不任道統。道統必握於有三重之王者。此於文不喪天。述而不作之案叅之。其事一。世咸謂孔子以講學樹天下萬世之師道。愚獨闡其終身居臣道。不居師道。師道必遜於作禮樂之天子。此於夢見周公。竊比老彭之案叅之。其事二。世咸謂聖人不生則已。生則必有刪述之六經。有從遊之七十二子。愚獨闡孔子設乘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寧有六經設乘不在天不在田之惕龍。寧有七十二子。故曰。君子而時中學

聖人者。必毋若步邯鄲然。趨孔子而反失孔子。此於天何言哉。及中庸遜世之案叅之。其事三。世咸謂大成之聖。不見於世則已。見則必不聖。於伯夷之清。不聖於柳下惠之和。愚獨闡孔子。設有遜國之事在先。有養老之遇在後。必不從。鷹揚而從叩馬。如伯夷。設有叔梁紇。顏氏在堂。有盜蹠之弟在外。必不從。周流而從三黜。如柳下惠。故曰。無可無不可。論聖人者。必毋若界華夷然。尊孔子而反局孔子。此於天下有道不與易。及父母在不遠遊之案叅之。其事四。世亦知聖人之學。莫深於知天命。而孔子於五十進之。然但指爲於穆之理。愚獨闡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是以能知文之在茲。能知百代之損益。斯乃大而化之之終。聖而不可知之之始也。此於易傳論何思何慮之聖學。言及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案叅之。其事五。世亦知聖學之傳。莫要於聞一貫。而孔子於曾子子貢及之。然但謂曾氏獨得其宗。愚獨闡聞一貫尚屬悟門。實

之必以行門。是以二子之聞道雖同。而不得與顏子同稱好學。子貢默銷多學於一貫。而不以言唯。其悟境亦在曾子之上。此於孔子問子貢。汝與回也孰愈。合諸家語得賜。門人益進。得回。門人益親之案叅之。其事六。世咸疑孔子與西方聖人不同道。愚獨闡其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方見孔子之道之大。此於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案叅之。其事七。世咸疑孔子問禮老聃之事爲謬。愚獨闡其猶龍之贊。與受盛德若愚之贈。俱是實事。名曰問禮實叅道德。方見孔子之心之虛。此於曾子問中。助葬巷黨。聃呼丘名之案叅之。其事八。世咸忖孔子之從先進。在周初之禮樂。愚獨闡其以野人爲先進。必遡黃帝堯舜以上。而及於衣裳文字未立之先。蓋聖人懷古之思之遠也。此於志太道之行。與追太一之禮兩案叅之。其事九。世咸忖孔子得位。必不圖桓文之伯功。愚獨闡春秋之事。必用齊桓晉文。桓尤正

而不謫。使孔子得遇齊桓。必由管仲九合一匡之轍。但不由其三歸反坫。以奢僭分君過。蓋聖人匡時之權之審也。此於志在春秋。與義取魯史兩案參之。其事十通此十義。然後知所以宗孔子。知所以宗孔子。然後能與中人以上者語上。中人以下者語下。以範子孫。以刑後學。不然。非導僞。卽導狂耳。慎諸。

誅鄉原實誅亂賊

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在誅亂臣賊子以定萬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上

世之綱常也。歷聘七十二君。所遇率多亂賊。然亦不敢顯言誅之。獨於鄉原有顯誅。曰。德之賊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夫何故。誅鄉原。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原之標。則必有爲鄉原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原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至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原始。至於亂

賊旣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原。又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而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之人。不足以動國君大夫。此修鄉原者之所以盛也。今日之流風又異是。山林訪舉之途旣塞。學校三等之簿復荒。士不以鄉原進。而以雕蟲之技進。亦以鑽刺之門進。殊不以行誼之優劣爲重輕。何事學鄉原爲。設有知所自愛而學爲原人者。孔子未必便以爲德之賊。而拒諸門外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

也。故未進身之士。多狂躁而鮮原人。至於一入仕途。則非闖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今名而取高位。又或詿議居鄉。則又欲以月旦掩官謗。是故宦流中之賊德者。鄉原猶居半焉。天下縱有大聖大賢。必不能奪鄉原之譽。而鄉原一出。却能奪大聖大賢之譽。此非俗目所能辨也。所不可欺者。唯有如電之神目。所不能逃者。唯有冥府之業鏡。而宋儒又掃因果之說。頗似爲鄉原開一宥罪法門。誰肯自錐自劓。至於穿窬克類

盡處儘有身入鄉原場中而猶口排鄉原者正是鄉原之魁傑。吾有一言作斷案曰。凡言鄉原亂德而不信因果之理者皆未斬鄉原之根者也。姚江倡學以來講學家之鄉原更不少。充類至義之盡。一切濫於收徒。躁於張幟。以巧言令色爲善誘者。其去竊國侯門之仁義一間耳。省夫。

鄉原難迷道眼

鄉原能迷俗目。不能迷有道者之目。究竟則俗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

目亦難終迷。昔嘗與劉中丞芝陽孫右都悅峯同郎署時。論及於此。劉曰。孟子狀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能塞言官之口乎。孫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愚曰。然哉。古但聞有鄉原。不聞有國原。天下原也。以鄉黨中閹然媚世之夫。投之以天下之大任。手足必露矣。然世情類喜軟滑而嫌端方。卽受齟齬亦必有從中回護之者。而鄉原亦無大過可摘。唯不能於國是中作砥柱耳。故涉世亦利。然

而釀成上言德政之風者。必此曹也。俗目豈能遽識。至於蓋棺而公評亦出矣。先正雖言誠能動物。而世教衰微之季。却是偽之入物也。易而誠之動物也難。但偽之入物不可久。而誠之動物可久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至於蓋棺而後定。究竟鄉原縱能動人。不能動天。至誠則天人交動。誠至於動天。則亦何論乎人之動與不動哉。是故鄉原非不利於名利之途。君子斷不以彼易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二

拒楊墨與誅鄉原同意

幼嘗疑孟子之闢楊墨爲無謂。今天下曷嘗受楊墨之害哉。何勞孟子之過爲世慮也。邇乃省及其所以闢之之原。孟子不顯關當時富國強兵從衡遊說之士。而搜其根於楊墨。亦猶孔子不顯誅當時亂臣賊子之徒。而搜其根於鄉原也。何以見之。嘗欲使慎子爲將軍。得孟子勝齊不可之規。而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按莊書。有所謂慎到者。卽慎子之名。有所謂禽滑釐者。卽

慎到之師。而滑釐則墨翟之徒也。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申子卑卑。施於名實。正楊朱之流派。而楊朱則從老子道德教中出也。舉此二子源流。而一切權謀功利之士可推已。蓋當時策士顯於諸侯。雖以權謀功利爲實。亦以仁義爲名。仁義必有所祖。楊墨戰國仁義之祖也。孟子遊齊梁。所遇富強縱橫之士。鮮有不從楊墨中出者。是以力辨其爲邪說暴行而欲杜之。其隱意自有所在。嘗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從先維俗議。卷之四。十三。

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乃其闢之之所在也。不然則孟子之闢楊墨迂矣。今世固多處士橫議。近於戰國之充塞仁義者。却不從楊墨教中出。而從孔孟教中出。又畏途中倚勢作威傷風敗俗之豪類。皆言孔孟之言而行實背之者也。此有二種。非同流合污之鄉原。則肆無忌憚之小人耳。其弊端與楊墨絕不相關。乃不自反其所以塞仁義處。而以楊墨之徒當之。此謂無稽之談。不但迂而已矣。審諸。

鄉原合小人反中庸

人品唯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闢然媚世之潤色。則所謂鄉原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原孰賢。曰鄉原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盡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原之闢然媚世者。俱非三五以前人物。當春秋時。則已多此二項人矣。鄉原。但曰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之。無忌憚之小人。乃被之以中庸之名。其曰反中庸云者。謂其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庸相反也。則亦賊德之別稱也。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原。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以吾觀於今日之天下。似乎學鄉原之無舉刺者。什之三。學

從先維俗議。卷之四。十三。

小人之無忌憚者。什之七。究厥源流。又似鄉原之來已久。而反中庸之來未久。其端則誰倡之。曰。倡於講良知之儒學者。什之三。倡於講罪福性空之禪宗者。什之七。罪福性空之宗。從狂禪牽引儒流者。什之三。從狂儒牽合禪流者。什之七。而宦流倚勢作威。誣上行私之黨。又在外焉。欲挽此風。其機在上。而吾儕求所以爲潛移默奪之方。則非深入君子時中之窟。不可也。

唐虞二凶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

鄉原與反中庸之小人。亦不起於春秋。唐虞之世已有之。皋陶之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別傳以爲孔壬。卽共工之名也。巧言令色。非鄉原而何。四嶽舉鯀治水。堯曰。吁。咈哉。方命圯族。能方命。能圯族。非反中庸之小人不克。鯀非鄉原中人。而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却似合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爲一人。在唐虞已有此等凶人矣。而况春秋以後哉。學者當思孔子與楊墨同時。豈不能稽其無父無君之敎。而無一

言及之。獨惡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蓋照見百世後道中之賊。唯此二凶耳。絕此二凶種子。雖有百陽墨並興於世。皆吾道之羽翼也。近世二凶俱出。孔孟教中。則如之何。愚亦曰。君子反經而已矣。

理學家方命圯族

耳考四凶之誅。鯀殆不以治水無功。殛而以方命圯族。殛。書但曰。九載績用弗成而已。不謂其無績也。績用弗成。而方命圯族之罪狀已成。安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得不誅。參以八議之律。鯀得其四。曰。議故。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而不能贖羽山之一殛。以是知聖世之操方命圯族嚴矣。曷謂方命。謂能以一己之識見。議論聳人耳目。格天子之命令。使不行也。能方命者。必能圯族。蓋有凶黨相爲應和焉。豈可容於堯舜之世。太公之誅華士亦然。華士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正方命之雄也。戰國處士橫議之後。遂激而爲始皇之坑儒。其端皆起於方命。今世有跌宕不羈。臧否朝

政之山人。無乃近之。山人特其粗者。其精者。實在理學家。聖祖頒榜文。教四民各安生理。而士有抱泰州之木鐸者。且曰。吾將以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也。何以生理爲。此方命也。聖祖頒監規。教國子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本。而士有淫於二氏之學者。且曰。吾能以無上菩提。先天秘訣。超生死也。何拘世法爲。此方命也。聖祖又謂佛仙之幽靈。暗助皇綱。註道德經。作心經序。隱然導士君子以出世心。行經世事。而從先維俗議。卷之四。十六。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亦非比方人物之謂。方人之方。猶方

命之方。謂以一格囿一人。而不圓之於別格也。方得妙時。便是曲成萬物而不遺。故孔子以遜辭規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凡下聖人一等者。自格不厭方。格人不厭圓。以吾觀於近世賢豪。有不蹈方人之轍者鮮矣。

言有大而非誇

昔人云。言有大而非誇。如孟子狀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言儘軒昂。義則平實。宋儒乃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從先維俗議。卷之四。十七。

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便近於誇。儒者果能不階一命。爲三才立心立命乎。天何必復作之君。果能以紙上空言。爲萬世開太平乎。天何必復作之師。此等話頭。大槩染着禪宗氣息。子思以前未有。

孟子未透易

孟子亦有言大而近於誇處。如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天下縱無人。亦不宜自占地步如此。其贊孔子曰。生民以來未有。亦非所以安孔子

之地步。果若所言。將置羲皇以上諸聖於何地哉。宋儒贊孟子善用易。愚不敢以爲然。孟子似未嘗透及乾龍无首道理。透得此理。寧有此言。學者但當學孟子之知言養氣。不可執其高擡聖學之言詮。

師道

周元公說師道最穩。曰。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匹夫之所以陰贊化育者。

從先維德議

卷之四

十六

也。泰州王氏高其標。曰。達則爲帝王。師窮則爲萬世師。便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鈐可配禪流黃葉止啼之案。不可爲訓。

明道四語

愚最愛程伯子四語。曰。有恁你管得我。有恁我管得你。但願有致太平者。我只願爲太平民。噫。此仁人之言也。正與子貢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通人已間一毫無加。

則亦一毫無損。無加無損之極。便是平等性智。子貢平日之志願在焉。孔子又照見其力量有未滿處。故曰。非爾所及。蓋安心平等之難也。叔子之敘明道。乃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果若斯言。則千四百年之間。遂無贊化育於其中者。必待明道先生之出。而化機始續耶。似非平等性量中流出語。此伊川之不及明道處也。大槩宋儒之張皇絕學。酷似五

從先維德議

卷之四

十九

花開後禪流之張皇宗學。雖能動學者向上之思。不能遏學者虛驕之氣。

伊川未知孔顏至處

伊川敘明道之盛而結之曰。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是也。若就伊川身上說。則亦但可許其知向孔子。而不敢許其知孔顏之所至。知孔顏之所至者。子思也。孟子似猶未達一間。孟子之尊孔子已極。然不如子思之透聖宗。聖宗何在。

在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川流極於至聖之配天敦化極於至誠之浩浩其天。此一貫之宗也。孟子未得親受業於子思。故於此不無恍惚。然亦見得大而化之之上。尚有聖而不可知之之神。而程朱所見於孔子之道。但至於從心不踰矩而止矣。尚未窺到孔子之所謂過此以往處。而於顏子之所至。亦似恍惚然者。顏子三月不違仁。其不違仁之初。正是天下歸仁。一得永得之頃。與孔子之四十不惑同符。此聖境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也。而乃疑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似未透及不違仁之消息。其曰欲從末由。正是入聖後望道未見之胸襟。亦向過此以往處說也。程門槩以大可爲化。不可爲判之。豈知三月不違。亦既大而入於化矣。化後尚有窮神知化之道岸。此莊書所謂七聖皆迷者也。以此推之。明道於顏子之卓爾。猶在恍惚間耳。既恍惚於顏子。獨能不恍惚於孔子哉。然程子見得到此地位。工夫猶難。又大段着力不得。却是中窺之言。殊不類

近儒綽掠宗門話頭。以非有非無。亦有亦無見解。釋卓爾末由之義。此等見解。乃是顏子請四勿時心境耳。近儒以爲奇特而拈之。不亦陋乎。學者須知達磨安心了不可得之宗。孔門七十二賢。靡有不見此大意者。遵此實際。則唯顏子一人。而曾子啟手足時亦及之。餘雖未必皆徹而宗門百尺竿頭之見地。不乏也。不然。則孔子之所謂日月至焉者。至何地。冉有子夏所悅於夫子之道者。悅何物。豈果如晉人所謂名教中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克無穿窬之心

孟子歿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伊川儘有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但不無走作。孟子心宗處。孟子於克無穿窬之心一句最得力。而伊川之克未盡處多也。伊川實隨明道同事元公。半年後得聆太極圖說。明道猶對人言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又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則傳受自不可掩。而伊川故掩之。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明道先生也。大抵欲以程氏之經學。掩元公之太極易通。不然。則所作敘傳中。何無一言及於二書。宋儒中。唯伊川所遇父兄師友淵源爲最盛。其著述中有微言。多從太極通書及禪書中翻出。除明道外。並不見其推尊一人。如孔子之所謂吾聞諸老聃。曾子之所謂吾聞諸夫子者。却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主

又不恕周茂叔。而科之曰窮禪客。亦不恕邵堯夫。而評之曰。於儒術未見有得。將非陰取而陽蔽之。充類至義之盡。不謂之曰穿窬之類。吾不信也。朱子則無此病。而學脉實從伊川來。不敢搜根及此。沿至今日。學者渾身入於穿窬類中。竊人之見以爲己見。旋復伸己之言以遏人言。心旣不信於天。言安得信於世。愚於此有深懼焉。所以力矯其敝。思與同志共挽之。援本塞源。不得不以戈入伊洛之室。此關不破。而欲求孔

子之至處。是猶緣木而求魚也。

群龍无首

先儒解易之大謬處。在於以四時之春訓乾元。掩生天生地之根因。以剛變爲柔訓乾元用九。掩無可不可之天則。而其進退古今。表裏人物之有失衡處。則皆爲群龍无首之義。不明也。朱子亦言六龍皆聖人。有隱顯而無淺深。豈無所受。獨未悟到无首處耳。學者當知群龍无一可。以爲首。而隨時隨地。則群龍无一不可以爲首。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主

論到乘龍之聖人。則必以九五之飛龍爲首。而九二次之。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雖統言乾道。而實歸重九五。一爻其孰足以當之。操三重之聖王。出三界之法王。其選也。孔子正當見龍之位。龍見於田。亦不尊。又見於春秋亂賊之世。則必以見兼惕。究其願力所乘。又似不以生知安行之榜見。而以學知利行之榜見。故其自道之語。每於聖王法王兩遜焉。思及大道之行。

與三代之英。則曰。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論及三皇五帝及西方之聖人。則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聞強識人也。不知者。以爲孔子委是凡中之聖。非聖中之聖。其知者。以爲孔子尊三重之聖王。此以臣道遜君道。尊西方之法王。此以人道遜天道。苟求其實。直是時乘之道當然耳。乘飛龍者。其道近亢。故武王自負作君作師。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不謂之驕。釋迦自負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而不謂之誕。時乘也。乘見龍者。從先維俗議。卷之四。三

見龍禪惕龍

往歲有所往復於李中丞。見羅公。論及古今道脉。妄謂飛龍禪於見龍。見龍禪於惕龍。此微詞也。爲姚江泰州之流敝而發也。公不疑而旁聽

者多疑之。知言良不易哉。蓋上古君師道合。標三重之王者。卽君卽師。王迹旣熄。君不能統師道。天乃以斯文之統屬仲尼。而濂洛關閩繩其武。故曰。飛龍禪於見龍。至於姚江泰州之衰。而見龍之道窮矣。於斯際也。當有龍德君子。起於不尊不信之中。孜孜唯進德脩業是務。不樹道標。而道脉隱然歸之。此今日之天命所屬也。故曰。見龍禪於惕龍。愚實以此言破泰州家當見龍之執。義本淺近。而辭涉幽玄。是以動豪傑之從先維俗議。卷之四。三

言不必不立。戒於輕。必於不作不立。則潛龍之事也。潛亦有時當乘。而吾儕既立身於冠裳中矣。安得潛。以潛龍之心。行惕龍之事。庶爲不負此生。而惕亦不粘一格。如夷惠之以流風興起百世。亦時乘者之所不廢也。必於作人立言則膠。

人龍時位

五代時有衛元嵩者。作元包名乾之九三曰人龍。最當蓋九三。人位也。諸爻潛見飛亢直稱龍。

從先維格義

卷之四

三六

躍亦隱然是龍。獨三以君子稱。不以龍稱。爲其不天不田。混迹於衆人之中。莫有諒其爲龍者。龍而人也。然以忠信修辭之學。達於至之終之地。是謂下學而上達。人而龍也。元包之取名確矣。今借惕義以名龍。特取爻辭中本色字眼耳。其實群龍皆含惕意。何獨九三爲然。吾謂見龍禪於惕龍。亦不專謂日乾夕惕之心。可行龍德正中之事實。就重剛不中之時位言也。謂不在天而在田之德業。今當以不在田而在人之

德業承之也。蓋三已現身九二之上。而又有九四壓之於下。似君子之頭角出群。而受制於上之有權力者。不相軋而相戕。則相疑而相忌。故多危。日乾夕惕。持危之道也。今日之道脉。何以獨當屬於人龍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疚疾。又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危地。正君子疚疾苦心之地也。世有德尚未龍。而處見龍之地。蚤已爲人所利見。其稽敝也。必踈姚江泰州之所以一再傳而狂。

從先維格義

卷之四

三七

僞並起。正坐此也。使其久困人龍之位。不信不從。多憂多懼。豈遂能以未圓之規。未方之矩。立極於世。蓋以孔子知命耳順之年。尚需徐而不驟發者。二子已發透於不惑年之前後矣。師以偏圓偏方之極立。弟子以作狂作僞之根應。亦固其所見龍之脉。安得不窮欲正此脉。非磨百鍊之精金。發千鈞之重弩。不可。而以百鍊發千鈞。則必人龍中之疚疾多。而心志苦者也。故今日之持道脉者。多不屬於似見非見之田龍。而

屬於不天不田之人龍時所乘也。更有一弊。非人龍不挽。古者尋師取友。不憚千里裹糧。端爲道。不爲利名。如遊夏之趨孔壇是已。而師友間陶鍛亦不憚。雖心刺骨有大過。則鳴鼓之攻。取瑟之歌。不廢也。今見先輩之開講堂者。大槩假名位以招之。儲糧糗以待之。煦暱以辭色。獎借以名譽。纔發一知半解。卽縱之遊。大人以成名。非分之求。無故之獲。若以爲分所當然。而無忌憚之中庸。乃盛矣。資勢力以立道標。其弊必至。

從先儒議

卷之四

主

於此在危地之人龍則不然。非君非師。勢力猶在人下。而以德業熏人。則純是天真本色。又發於目乾夕惕之後。解行必符。齒德必合。寧肯以狂僞之端示人。而狂僞之徒亦不肯近。闇然進修之士。此見龍之所以禪於人龍也。禪不由人。由天也。設有生知安行之聖人。應飛龍以出世者。又當別論。

孔子在惕見之間

易諸卦各有一主。昔人有判乾九三爲成卦之

主者。非也。乾卦主自在九五與坤之六二。屯之初九例通唯三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正屬求志尚志之士。而日乾夕惕。正士人進修之心法。雖標之爲萬世士流之卦主可也。乾卦下三爻皆屬士。初爲人所遺逸之士。二爲人所信從之士。三爲人所疑忌之士。而龍德則無優劣。故士之出潛者。幸則見。不幸則惕。孔子猶在見惕之間。由萬世視之。全屬見。由春秋視之。半屬惕。必如舜之耕稼陶漁。成聚成邑。以至升聞於帝。方應見龍在田之象。衰世之龍不但難飛於天。亦難見於田。龍不見於田。則唯闇然進修而已矣。愚德不龍而所處正在九三之地。故於惕義獨詳焉。

從先儒議

卷之四

主

六龍各有典常

易不可爲典要。而率辭揆方。原有典常。近儒好以圓辭混之。不曰一人之身而六龍備。則曰一日之間而六龍備。往往圓六龍之義。以合於一龍。伸飛見而退潛惕。聞者以爲妙譚。不知皆屬

禪門中合頭語。孔子之訓乾龍却不然。於初則曰龍德而隱者也。於二則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於三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於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於五。則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於上。則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一一各有典常。但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一案收之耳。豈若世儒斷頂之語。蓋世儒動以已見訓易。而孔子則以文王之文訓易也。噫。自良知煽入禪宗之後。士大夫見圓語圓而行亦圓矣。見圓語圓。不過虛狂氣習。而行亦從圓。遂成無忌憚之中庸。可歎哉。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一

曾孟程朱有首

見群龍无首之學。此孔子一生大槩柄也。顏子子貢步趨焉。顏子蓋智及而仁守之矣。子貢似於仁守之力未克。故孔子之鍛鍊獨密。晚年定入顏子地位無疑。曾子不無有首意在。而志亦向於无首。何以知其然也。以弘毅任重道遠。即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一

是首意。以忠恕貫夫子之道。卽是向於无首意。其不肯以夫子事有若。正從有首意中來。其不忘若亡若虛之故友。又從向於无首意中來。較諸顏子子貢之委身默贊夫子。寧首人而不首已者。則有間矣。子思敏達不下子貢。弘毅不下曾子。豈無纖毫首意在。而中庸一篇。則宛然群龍无首之家學也。不然。何以寃及至聖之時出。至誠之無倚。至孟子而龍首全見矣。既以孔子爲千古群龍之首。亦以自已爲戰國人龍之首。想其私淑諸人。未及淑易。第從誠明學脉中。覩破時中妙用。遂舍私淑之人而遯孔澤。亦舍象賢之孫而崇乃祖。雖速肖如顏子。亦曰姑舍是。却不沒曾子之守約。則其淵源可知也。意者當時子思筆傳之易。已入壁中。商瞿子夏等口傳之易。又遺於私淑中。故於乾元用九之義有遺聞耶。至周元公得陳圖南之傳。而易學復興。亦以私淑諸人得之。太極一圖。雖標聖人主靜立極。而以無極爲究竟。无首之旨躍然。二程得其

傳而未竟。從樂處認得本體。遂脫卸於六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伊川且欲自出聖宗。駕元公之上。渾身是首。而明道亦欲繼孟子而出首。其言曰。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無乃道統爲儒家之私物哉。匹夫任道。顯是天子無道矣。孔子又何以有中庸避世之說。程學走作孔門一線。正在於此。孔子但以學之不講爲憂。而未嘗以道自任也。與人爲善。取友輔仁。乃儒者家常茶飯耳。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如曰有道可任。却是於庸德庸言上。多添一分意思。此子貢之所謂我加諸人也。紫陽夫子益申道統之說。而以上古聖神繼天立極之統。盡屬諸三代後之匹夫。君相無一與焉。晚年雖悟前非。以盲廢未遑釐正。而我朝學者。則悉執其中年未定之見。以爲案。姚江翻其格物。而不翻其道統。其徒泰州王氏。且以一龜丁舉身於堯舜伊尹之上。自任帝王師。萬世師。於是潛龍之迹削。飛龍之格卑。而群龍之首。全屬於見龍。

矣。孟子後。唯禪家有益天蓋地無君無師之話。頭而今乃滯於儒家。則泰州倡之也。是故一失則狂。再失則僞。又再失。則狂僞兩合。而成無忌憚之小人。皆從有首之端起。有首之端一起。正耶真耶。猶爲子莫之執中無權。狂耶僞耶。未有不流於小人之反中庸者。伊洛之興。斯文闢邪說。其子莫執中之前導歟。泰州之首見龍。薄堯舜。其小人反中庸之前導歟。迦流窮源。孟子亦與有責焉。此幾至微。君子不可不察。愚於三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歲時。卽有省於无首之義。刮磨三十餘年。而灰烟猶未滅也。學者其毋以快口便舌。輕言用九義哉。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宋儒知尊孔子矣。而於孔門諸賢。則唯放過顏曾二子。餘並吹毛求疵。幾無完品。釀起後生浮薄之根。往往不揣分量。而妄議古人長短。又不察其密意隱德之所存。而以皮相格之。損德不小。豈知論語書中。所載師友箴規薰切之案。多

從悟後下鉗錘。但言工夫。不言本體。又多舍其所長而攻其所短。不類近儒之以暖言軟語媚同志也。其有矯枉過正之訓。則多因時因事而發。不類今人組織格言莊語。以求不朽於世。而後人乃以凡心折衷之。陋矣。試思今人一入姚江泰州門牆。便欣然若獲拱壁。一聆壇經合論。意旨便囂然若喪故吾。豈以天縱之聖師如夫子。雲龍會合之高第如七十二子。而見地遂落今人後耶。甚矣宋儒眼孔之窄也。明儒自姚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意同。蓋事亡如事存之真念也。曾子之所執誠正。而三子羹牆之思更切矣。奈何主此奴彼。孟學正從曾脉中來也。其守定大成繩墨。不肯放鬆一步。大槩類此。苟虛其心而圓其見。則於心喪畢後。備有若為祥禪後之道尸。有何害焉。三子未必便是无首之龍。而此舉却从无首脉來。曾孟未必果是有首之龍。而此執却從有首意來。是難與俗儒道也。學者又當知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語中不載孔子推敲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出雌黃之口哉。總之孔門諸賢。無一非古心古道。希聖希天之君子。不可以凡心忖量也。程朱語錄傳註中。大有我慢之根在。吾今敢爲二先生一懺之。奉勸後賢。必毋以影響之見。造此滔天口業。

志道據德依仁遊藝

今之以孔學關二氏者。大槩爲孔子爭門面耳。曷嘗深究孔子之學。孔子之學。發脉於乾元。起足於坤元者也。義在乾坤二傳中。而論語以四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言蔽之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也者。乾元也。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之祖也。非大明終始之聖人。不足以滿其量。則志之而已。志雖在於乾元之道。而行遠則必自邇。一舉足。便入坤道。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正坤元承天之道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不據之。必失之。故所據在德。據德。卽稱有道之士。德不能外師友而自成也。故所依在仁。依仁。卽是就有道而正焉。日用之間。又不可無所事事。如今之閉目觀心。清

談娛志已也。故所游在藝。藝卽道中之節目。緣所志之道。以據德。是謂以乾元入坤元。緣據德。依仁游藝之功。以造道。是謂以坤道行乾道。此孔子之所以下學而上達也。學人試思程朱而下。非不以庸德庸言。學孔子之學。而卒不能知命從心。達孔子之達。過在恁處。此不在游藝上。而在據德依仁上。亦不直在據德依仁上。而在志於道上。

孔子志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孔子十五志學。已向道中行矣。三十而立。正是據德之時。適周問禮。在三十後。則猶不廢依仁也。自任博聞強識。則遊藝自不待言。然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道果猶未結也。蓋聖人之學。不以精義入神。利用安身爲極。則而以窮神知化爲極。則窮神知化。卽是大明終始。大明終始。方稱人中之乾元。此孔子之志之所在也。學人雖無孔子之才。然不可不志孔子之志。雖志於道而德非天縱。豈能三十而立。則據德良

未易言。唯依仁遊藝爲最要。而依仁尤要。依仁非吾之說。出於註疏。

儒者去偷心

志於道四句。註疏儘說得好。蓋謂道無體。故志之。德有體。故據之。依仁是依仁人。此本孔子泛愛親仁之說也。朱子殆嫌其道德之訓。近於老子之失道後德。失德後仁。而依仁之訓。與據德高之例不合。故易其註。果如朱子所註。則據德高於志道。而依仁濫於據德矣。殆不如舊註之說。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八

之長也。漢儒去古未遠。如孔安國。如馬融。如趙岐。儘有窺着道德之大意者。獨以重訓詁而輕體驗。似乎有游藝而無據德依仁。程朱則於據德依仁上得力。言德儘親切。而言道多涉影響。唯恐入於二氏之虛寂。而以平實爲本。道體豈不平實。而悟亦有門。悟後卽事卽理。而悟前亦不嫌於事迹之外。參理參理不在見聞上。亦不在思索上。而伊川考亭二夫子。中年尚涉影響焉。其所謂志。但可謂之志於德。志於仁。不可謂

之志於道也。程學本於濂溪。其據德之功。亦從禪宗之鍛鍊。性體轉脉過來。旋即操戈而攻之。因掩周子之太極。此是偷心未盡處。儒者果欲志孔子之道。據孔子之德。必自去偷心始。

乾元果海

儒者類曰。學莫先於立志。言志必本程子二言。曰。言人當以聖爲至。言學便以道爲歸。此亦孔子之所謂志於道也。然孔子之所謂志。似別。試思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二語。今人視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九

之。有何奇特。而孔子乃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何也。此其微意可知已。所志之道。必根極於乾元。所求之志。必求入於乾元果海。當行義時。卽以上達乾元之學。達諸政事間。使群生各正其性命耳。此豈易言哉。勘破此機。又當想及轍環天下。曷嘗一日不以立人達人爲事。何獨於匡圍危迫之際。忽發天之未喪斯文一語。此豈若韓歐輩諸文豪。以立言爲不朽哉。亦豈若程朱輩諸鉅儒。以繼往聖之絕學爲大業哉。蓋念平

夕不可死。程朱之於世教勤矣。獨於此處提人不醒。其言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却不錯。但亦可貫未聞之先。既聞之後。而難以論朝聞夕可之消息。朝聞夕可之消息。在論語。亦微露於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案。唯顏子得之。而曾子之唯一貫。子貢之默喻一貫。猶在可死不可死之間。何者。三月不違仁之初際。即可死。而日月至焉之際。猶未可死也。世儒未見此消息。漫曰。吾能言性。吾能居仁由義。拒楊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

墨而關佛老。生順而死安矣。此其異於日用不知之百姓能幾何。欲參朝聞之案。不嫌印諸西來之宗。但母學禪士之張皇叫號耳。而老莊亦儘有警策人處。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莊子曰。使道而可進。則人孰不進之於君。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親。使道而可傳。則人孰不傳之於子孫。如使但聞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則下士胡以大笑。而子孫胡以不可

日木鐸所至。不過隨世機緣。拯人溺於生死海中。尚有天地未分前。聖賢未生前。無去無來。無修無證。一大源頭。未經點出。則乾元一脈是也。此願未畢。天必不終奪之。豈其死於匡人之手。却又難於顯言。且不敢破述而不作之戒。幸有周易可贊。將借此點出人物不生不滅根因。以待後人之參出世教者。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亦權辭耳。其實意在乾坤二元。先天後天之密旨也。其言未喪。則從知天命中出。噫。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

微矣。會得此意。便知群龍无首之天則。或潛或見。或惕或躍。各有時義存焉。後天而奉天時。乃吾儕事。慎毋若禪玄一家狂徒。浪以先天性命之宗。播弄豪傑也。

朝聞道

志於道一句。當與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案相參。此道何道也。豈在三綱五常之外乎。除却綱常。卽無天地。寧得有道。抑卽指三綱五常而言乎。世人亦有明此綱常之道。行誼且無虧者。胡爲

傳也。是可以參朝聞道之案矣。而猶未可以參志於道之案。志也者。通乎未聞之先。既聞之後。而一以貫之者也。必至於登乾元之道岸。而後無所事志。其與皆含於大明終始。及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義中。知至知終去處。宋儒罕有破斯者。吾以西來之宗。老莊之語印之。則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

孔子二案

昔晏子言孔子於齊景公曰。當年不能究其禮。從先難後。議卷之四 四三

累世不能殫其學。愚亦謂孔子之學。鉅儒不能入其淵。高禪不能窮其際。五宗豈不見性。緊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擬議思維。便是鬼家活計。提人亦既緊矣。亦窺着孔子志學時。豈不破揀擇思維之關乎。何以復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是思何物。無乃墮入鬼家活計中也。又謂百尺竿頭進步之後。絕學無爲。拈來皆是。縱非七十從心之境界。亦是四十不惑之境界矣。頗有窺着孔子知天命後學已具通何以復

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憤因何而發。無乃尚在百尺竿頭上也。此二案最是難參。今亦未敢提破。待好學者自求之。厥旨亦含在志於道一句中。

述而不作

孔子不但贊周易。修春秋。刪詩書。定禮樂。是述而不作。平日言道言學。無一非述而不作。其所述則皆周禮三物之教也。三物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上言志於道。則既本於文王之乾元矣。據德匪他。卽智仁聖義中和之實也。依仁匪他。卽孝友睦婣任恤之士也。游藝匪他。卽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六德中。尤重聖仁。六行中。尤重孝友。六藝中。尤重禮樂。則又揭其要而述之。學不厭以此。教不倦以此。而心則恒空空然。蓋孔子心透先天不違之宗。身行後天奉時之事。所以立萬世爲人臣者之極。孟子似已微走一針。明道亦然。伊川考亭更移之。何者。

從先難後。議卷之四

四三

孔子但言志於道而不自有其道。孟子則若自有其道。孔子但述文王之文而程朱直以道統屬匹夫掩帝王之文也。唯其作傳而不作經。集註而不續經。此亦合於述而不作之法。然其訓述作。則又曰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似謂德至聖人。則不必在天子之位。皆可以作。而不知孔子之家法不然也。孔子能作而不敢作。正爲不在天子之位。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聖

文。吾深病儒先判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爲斟酌四代禮樂。立萬世常行之道。又謂春王正月之筆爲孔子行夏時之實事。以日月爲義例。以一字爲褒貶。謂孔子自起義於其間。六似以無君誣孔子。何者。不操三重之權而酌四代。是非天子而可以議禮也。不稟史官之筆而易一字。是非天子而可以考文也。必不然矣。蓋周監二代備三恪。凡夏時殷輅韶舞。成周俱參用之而不純用。故孔子以從先進之意貫其中。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聖

以爲不如時純用夏輅純用殷舞純用韶之爲愈也。非改周之正朔法度也。其筆魯史之文。則自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謂取其文之合大義者。筆而存之也。若自出一筆。則義自我起矣。豈曰竊取其義。孟子雖已照及於此。而七篇中又有作春秋一句。似謂匹夫可以行考文之事。卽此便是走孔子一針處也。或者七篇出於門人所記。則作字係門人之謬筆。亦不可知。而意亦必本於孟子。七篇之中。有精粲有批糠。讀者可以意會。而程朱有自振師道。立言傳世之心。孟學正投其所嚮。故拔之於諸子之中。亦抽大學中庸二篇於戴記中。配論語爲四書。流行於世。學脉爲之一正。其功大矣。然學庸出子思之親筆。毫無走作。而七篇出孟子之門人所筆。儘有走作孔矩處。程朱似未之深察也。其發端甚微。而流敝最大者。乃在走作孔子述而不作之矩。後人復益之以遮人露己之偷心。此實小人反中庸之本。去孔子志道據德依仁之脉絡。遠

矣。吾故研其幾以俟後焉。

名根起偷心

偷心之說。起於禪門。卽孟子所謂穿窬之心也。此心槩從名根中起。名根從欲上上之心起。欲上上之心。卽含在以道自任中。以道自任之勇。又起在志於道中。甚矣性體對鍼之難也。從志於學中上那一鍼。便起出不度德而任道之心。從任道上那一鍼。便起出不下人而上上之心。從上上之心一充。便入名根。從名根上一充。便從先羅俗議。卷之四 平六

楊墨名根未斷

名根最傷仁體。正爲偷心從此而出。偷心能盜天工。而況於奪人乎。却又最細最難察。然而發出偷心。亦粗矣。其細者。在中庸末章。曰。德輶如

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明德君子。不從乾元知至知終上起進修。但有纖毫向世人出頭意在。便屬名根。便有聲臭。聲臭卽是如毛之輶。德入於無聲無臭。則道岍登矣。道岍豈能遽登。須先有箇真正願王出頭始得。真正願王。卽是天下歸仁之體。一日克己復禮。則願王之頭出矣。然使但從世教上起念。仁體終不現前。頭出頭沒。縱斬生前名根。猶伏死後名根。此釋氏所謂隔日之瘡也。當以楊墨照之。墨氏

從先羅俗議 卷之四

平七

斬自私自利之根。委其身於天下。蓋幾於無我矣。以仁根浮而不實。終有生前近名意在。楊氏斬功名富貴之根。謂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自治。則幾於不顯惟德矣。以學苗從坤元發。不歸根到乾元上。終有死後近名意在。使墨氏能斬斷生前名根。便是仁者以天下萬物爲一體。楊氏能斬斷死後名根。便是依乎中庸。遜世不悔之聖人也。能辨楊墨根原。然後能稽楊墨流弊。竊恐今世之能言拒楊墨者。猶在楊墨

坑塹中也。

名根著書入罪案

數年前嘗與屠儀部長卿言。名根未盡。慎毋著書。爲其觸造物之忌也。蓋自老氏有三不朽之說。士欲不朽於立德立功。俱不易。唯立言爲稍易。是以文豪爭奔走焉。豈知人間之墨未乾。天上之案已定。仁體未圓。德行未實。縱有高世之見。驚世之文。前無作者。後無述者。總從穿窬之心。出來。入罪案。不入功案。何事蠹紙災木爲。况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甲八

器小

道理出自古人之書。從中偶發新知。便自以爲妙悟。議論起自今人之口。從中微加裁剪。輒自以爲獨得。此孔子所謂器小也。器小者。名根必

重。此不但是穿窬之類而已。以此上沒古人。下掩時人。便是欲害人之類。其誰識而克之。在詩文家無足怪已。今乃染及譚道家。謂之何哉。皆由未知翰墨流傳。有造物者尸之耳。易傳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此義最當玩味。

執射執御義

耿先生嘗以執射執御之義示予。其義精甚。曰。距詖放淫。恢張孔子之道。古今能執射者。莫如

卷之四

甲九

孟子。蓋其的之審而發之力也。乃若裁成輔相。以人治人。循循然忘其躬。以持載天下萬世。使天下萬世。日範我馳驅。趨於大道之程。而不自知者。微夫子不足與此。是則夫子自任執御意也。余捧而繹之。夫子承黨人大哉博學之譽。發出執射執御義來。其不局在藝上說明矣。耿先生之論。實從身所體認中來也。因復緣此義而綜孔門諸賢之所執。曾子子夏執射之學也。爲其持孔子之理學經學立的於世故。顏子子貢

執御之學也。爲其舍一生之身。左右夫子。使門人日進日親。故人但知曾子之傳之遠。不知夾持熏切。養其立之地。步者大半皆顏子子貢之功也。孔子任文王之文。筆春秋之義。亦是射者之事。而以執御自居。其意良遠。蓋執射。師道而執御。友道也。射者一不中的。便是虛發之矢。御者範我馳驅。雖終日不獲一禽。過在人而不在我。易傳於大明終始之聖人。猶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執御非細事也。聖御天。賢御聖。上有在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天之龍。則見可以御飛。下有在田之龍。則惕可以御見。孟子既歿。周程未生。中經千有餘年。而人心不死。綱常不移。孰維持是。其的或不在儒而中間自有御天御聖之人在也。程朱必以儒術囿之。而謂道統絕於孟子。續於明道先生。亦屬偏說之說。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上古無書契。而天地位。萬物育。豈以大學中庸之有無爲絕續哉。此皆未透孔子執御之義者也。然程朱之標孔的。亦是贊化育之君子。

曾孟未盡孔子子思

自唐以前。儒者多以孟荀並稱。混七篇於諸子中。而程朱方以孟配孔。自宋以前。大學中庸二篇。久混於戴記中。而程朱方表之以配語孟。名曰四書。且不獨講究之。實體驗之。此其所以高出漢唐諸儒也。第謂孟子盡傳子思之學。子思僅傳曾子之學。殆未必然。孟子似不足以盡子思。而曾子亦似不足以盡孔子也。此不必稽諸周易。但細玩魯論中庸二書自見。若大學一篇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之規模旨趣。則曾孟委得其宗矣。以大學爲曾子之書。以中庸爲子思之書。此緣未覩曹魏石經所表賈逵學經庸緯之說而臆判之。無足怪者。第古本久圯。大讀太指爲天子之國學。今去其圈。徑作大學。而起小學之名以配之。殆不無師心自用之過。嘗不揣而訂正之。已見石經大學章句別敘中。

孔子名狀

狀孔子者多矣。莫辯於中庸篇祖述一章。譬諸

天地四時日月。而根極於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此孔子之實際也。在論語。則唯與子貢告武叔之旨相通。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言敦化也。百官之富。言川流也。若但以江漢秋暘。皜皜性體爲言。猶未足以盡聖人神化之盛。孔子平日亦多自道之語。而描寫真容。則莫著於中庸篇素隱一章。寧無述於後世。不素隱行怪。以求述。寧依乎中庸。以遯世。不遵道而廢於半途。以求見知也。此孔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素隱一章義

素隱二字難解。素。漢書作索。非也。探。廣索隱。聖

人之事也。孔子何以弗爲。孔子所不爲者。素隱行怪之學也。當卽以中庸別章印之。素。卽素其位之素。本色之稱也。隱。卽費而隱之隱。幽微之意也。素隱。謂不素其費而素其隱。蓋不以庸德庸言爲本色。而以入幽入微。絕塵邁俗爲本色。如莊列家之道遙物外。御風而行。是也。其道亦高。後世安得無述。孔子以中庸之道範天下。居常含性道而顯文章。寧無述耳。豈蹈素隱行怪之迹。遵道而行之君子。何以廢於半途。蓋中庸之道。平淡無奇。不能猝然動衆。名根未絕。必舍之而脩動衆之行也。孔子亦寧終其身遯世不見知而已矣。必不以彼易此。然何以又不自居而歸諸聖人。蓋孔子亦以龍德見於世矣。故不以見龍自有。而遯德於潛龍。若以聖人之受人知爲倘來之遇。而以遯世不見知爲聖人之本分也。孔子志在乾元果海。故不以一世之知不知爲重輕。宋儒中。猶有達此意如周元公者。明儒於此若嚼蠟然。心齋以下。則皆淫於素隱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怪之習。

學庸二篇義

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爲本。大學專爲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於沒世不忘。中庸兼爲遊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於無聲無臭。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卽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脉。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

費隱上下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戴記中一切篇名。不緣古額。卽緣時額。或緣人物之名。如曲禮內則等篇。古額也。太學明堂位等篇。時額也。檀弓曾子問等篇。人名也。玉藻郊特牲等篇。物名也。唯中庸篇名爲最奇。一無所緣。而緣於精微之理。中庸篇中。則唯君子之道費而隱一句爲尤奇。將道體者之難狀者而強狀之費。卽夫婦之所與知與能。隱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也。人至聖人而猶謂有不知不能。斯言亦近怪。匪子思亦安敢爲此言。此其得諸乃

祖歸魯後之微言。可知已。蓋後儒但知幽明隱

怪之談。出於二氏。豈知三代以上。原有性與天道之秘傳。故莊生敘道術。有神何由降。明何由出之語。孔子以爲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故恒言費而不言隱。子思又恐人不察費中之隱。遂與日用不知之百姓同流。故揭費隱二字。隱字特從費中研出。而語意皆向費上。蓋以爲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卽在愚夫愚婦知能中耳。此所以取中庸之名也。肝江羅氏有云。凡讀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中庸全書。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最得其旨。且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四名。不知含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蓋智仁聖義之極致也。子思一切從公身中。志性情發之。以爲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修道便是教也。中和非聖人之絕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中。節便是和也。皆言費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

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真一之性。率性之上。豈無爲物不貳之道。修道之上。豈無出離生死之教。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中也。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其名目。以誘人之入道哉。非也。察乎天地之道。卽造端夫婦之道。道體本如斯。君子以人治人。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智者覷破此幾。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從先難後。卷之四 五十六

中庸全篇大旨

羅氏以中庸二字貫全篇。當矣。然持論亦多滲

漏。如以有不知有不能之聖人。屬夷惠等聖。而以篇末至聖至誠。屬孔子一人。是也。愚玩中庸一篇。開口說道。約其大指有五。首言率性之謂道。繼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天下之達道五。繼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繼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繼言大哉聖人之道。雖曰一以貫之。而指歸亦各有在。至於仲尼祖述章後。又有至聖至誠二章。似謂大哉聖人之上。復有至聖。至誠無息之上。復有至誠。其義尤與大要不出費隱二從先難後。卷之四 五十七

時出尊親配天則出乎人道之上矣猶屬人道中之天道與上章高明配天之至誠同必至於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之至誠而後爲天道之極致豈非釋氏所謂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語費極於此語隱亦極於此矣此孔子上達乾元之道脉也儒者不參孔子乾元道脉而曰願學孔子但是學孟子不是學孔子謂學孔先從學孟始亦不錯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十八

唯天下至誠

今儒者參性宗於禪案類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卽本來無一物之宗也見此性宗凡夫立躋聖地更無事矣豈知性體雖見習氣猶存遂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乎立大本乎知化育乎此但是乾元之因地非乾元之果地也然經綸大經實化育之聖人能之矣立大本則慎獨之君子能養未發之中者亦庶幾焉至於知天地之化育則非登乾元果位之聖人斷不能臻其際

也子思合經綸立本與知化育並提此以果該因之說

經綸大經

朱子訓經綸二字核矣以五品訓大經則義猶未盡如但以敬敷五教爲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何必天下之至誠所謂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也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頡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自古所無而今創之或自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此非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觀孔子自謂能知繼周百世損益便知其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但述而不作者何經綸大經之權不在也卽至誠之經綸亦是後天而奉天時之事不足以盡其統天之德故曰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蓋所性不存焉

立天下之大本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十九

至誠所性。在立天下之大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立卽立此未發之中乎。曰大本豈離未發之中。而聖凡之心量則別。此中固是乾元。亦是坤元。在至誠渾然無我。便是乾元之中。誠未至則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微微含有意根在此。坤元之朕兆耳。至誠之立大本。立乾元也。無分已發未發。純乎三極大中之矩。太極圖說中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已。然而但言主靜立極。則贊化育之至誠亦足以從先維俗議。卷之四

知天地之化育

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卽易傳大明終始之說。釋氏謂之正徧知。儒家類疑釋氏之徧知十方三際爲幻說。以爲中國不見有此聖人。胡以獨生

於西竺也。此不知乾元之義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亦釋氏之言乎。乾元旣資萬物之始。豈有德合乾元而不能知化育之終始者。特此聖人不世出。卽出而身入綱常中。亦必隱全智而顯半智。不似法王之以一大事。因緣現耳。謂天下必無洞徹十方三世之聖人。是無乾元也。儒者須開此眼。然後知道岬之所在。知道岬之所在。則必不以一生局聖人之事業。

至誠有不能無不知

至誠旣知天地之化育。亦復有所不知不能乎。曰贊化育之至誠。卽有不知有不能之聖人也。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繫辭上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屬乾。乾知太始。何所不知。能屬坤。坤作成物。則不能違時。節因緣而有作。至誠乾坤合德。蓋以乾元統天之知。行坤元承天之事。經綸大經。卽承天之事也。經綸不先天以開人。卽是不能不能。不足爲至誠病。故釋氏有三不能之說。謂不能盡有情

果不能度無緣衆生不能逃定業也。此卽不先天以開人之義。既不先天以開人焉。得先天以發智。曰聖人當無感時。亦未嘗有知。一有感則窮切無不知者。此所以爲大明終始也。孟子亦云。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知化育合天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可謂知天地之化育乎。曰化育固是天命之流行。而但言知命。則釋氏家有得宿命通者。亦足以當之。未盡知化育之量。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李三

也。而知命亦未易言。天命中有理有象有數。遺象數而言理。則世儒所譚於穆不已之命是也。儒者自負學貫天人而實未能真知幽明之故。則以會得於穆之命爲精義矣。畢竟不離顓頊語。豈夫子之所謂知天命哉。有能以理合於數。而知元會運世。則幾矣。然或倚於數學而知不謂真知。有能以理合於象。而知消息盈虛。尤深矣。然或倚於象占而知。不謂真知。一有所倚。尚不能真知天命。而况化育耶。至誠知化育。夫焉

有所倚者也。化育亦只在於目前。特非至誠不能知耳。卽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何以六。肢何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以曲。鵠何以白。鳥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學雖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幾猶難徹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贊化育之上。合理與象與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着此境而言。乃乾元之道。岬所在也。究竟及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李三

然後知顏子之欲從末由處。亦知孔子之不厭不倦處。蓋雖知命耳順之後。而精進自不廢焉。能無忘食之憤乎。然則孔子於知化育。猶未達一間歟。曰。究孔子之來。因安知不從知化育中隱迹而來。然此生願力。則但以知天命之因地。現不以知化育之果地現也。在學者則當知知天命之上。尚有一等知化育之聖人。方是登乾元道岬者。子思闡及於此。真是將乃祖心宗。滿盤托出矣。儒者必欲局孔子之造詣。而以知化

育一着讓釋氏也。謂之何哉。

夫焉有所倚。

子思既敘至誠三德。仍束之曰。夫焉有所倚。此義最精。世儒輒以目前見解求之。或曰。不倚名位權勢而贊化育。此素王之業。賢於堯舜者也。斯則泰州派中豪儒之見耳。或曰。不倚見聞覺知而徹性體。此圓頓之宗。不歷階級者也。斯則五花開後豪禪之見耳。子思所謂無倚。乃就登道岬之聖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二傳中。坤元承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

天。故有倚。乾元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不可以初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未登道岬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之學。孔子自言好古敏求。似倚於古。自言吾學周禮。似倚於時。然而不可謂之倚也。以先天之心。行後天之事。似倚而實無所倚也。蓋學至於

知天命。則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無倚之天道現矣。亦必至於立本知化之極。而無倚之分量乃滿。故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乾元統天之全德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達天德

聰明聖智欲其固。固者。堅凝之意。不固。不足以達天德。天德。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聰明聖智。總是入德。一不固而聲臭現矣。何以達無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聲無臭之天德。至於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誠之德。然則肫肫淵淵浩浩之心體。豈易測哉。然而但曰知之。則猶未與其合也。蓋達天德之聖人。亦未必皆登乾元之道岬。必至於御天之功用。既滿。能資萬物之始。能統六合內外之天。而後謂之登道岬耳。然則無乃絕德歟。又不然也。下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便是入德之要。入德者。入中庸之德也。淡簡溫。卽中庸之德。中庸之德。入於無聲無臭。便是天德。

大道至道

易以大哉稱乾元。以至哉稱坤元。聖賢論道稱大者。或不兼至。稱至者。亦不兼大。而中庸獨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既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亦大亦至。何居。此智崇禮卑之說也。從制禮之聖人說。則智崇如天。禮之高妙。亦通極於天。故曰大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乾道也。從由禮之君子說。則禮卑如地。不敦厚。亦不足以崇禮。故曰至德凝至道。至德所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李本

凝之道。坤道也。乾坤合德。是以亦大亦至。蓋孔門之教。全重禮。禮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禮也。程朱慎守此矩。故後學有所準繩。而今之譚道者。三千三百。且掃地矣。乃欲以寡空無上之大道。籠人。其誰信之。

明哲敦厚

愚昔受學於耿先生督學書院中。得先生一錄讀之。見其自述悟境。以爲先有疑於子思言聖

人之道。蜀爲以發育峻極起首。乃以明哲保身收尾。似乎頭大尾小。忽一夕從衾枕上。覺得此身一無所有。只此一點明哲之體。惺然不自知其手舞足蹈於枕席間也。余觸及此。不覺身心蕩然。頓空諸有。若另換一乾坤也者。踰旬月。則習氣重來。頰復之厲生矣。如是三五年。自省解勝行劣。有何實際。乃掃除見解。專修行門。如是又二十年。而深有愧於敦厚崇禮之學。蓋禮不崇。則悟必不實。厚不敦。則禮必不崇。敦厚者。敦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李本

博厚載物之體也。吾何有焉。此其所以愧也。省察既久。偶得肝江羅先生講義爲之躍然。大畧云。聖人發育萬物之道。盡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禮以敦厚而崇。此卽忠信學禮之意。凡溫故知新。以上工夫。俱爲崇禮而言。未引明哲保身之詩。卽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三復斯言。不但印我心曲中事。亦若鍼我夙昔病根。而今尚有打對同不過處也。則敦厚崇禮之難也。因慨世之道問學者。類肯出頭於高明覆物。而不肯

立脚於博厚載物。欲以至德凝至道。遠矣哉。

仲尼道果

生民未有之說。倡於前。兼善萬世之說。和於後。儒者好以虛標尊孔子。謂中庸仲尼祖述章後。所標至聖至誠。皆是推尊夫子。此見亦不始於羅氏也。泰州之徒。實倡之。耿先生亦以爲然。在道理儘說得去。終非所以道孔子之實道。孔子之實者。子思也。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卽以仲尼之川流敦

從先緒傳議

卷之四

宋

化收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三百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下遂無純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敢謂仲尼從心不踰之上。遂無進處。進則進於何處而極。至聖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業之極也。至誠之經綸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德之極也。故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參以乾坤二傳。則至聖正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正乾元統天之極果。川流敦化。斯其至矣。而仲尼之道果實在

焉。第未知仲尼從果地逆流而來耶。抑從因地順流而入耶。此則非凡智可測。而子思亦難筆諸書也。儒者必謂至聖之徧尊親。至誠之知化育。仲尼已臻其盛。固誣仲尼。必謂仲尼之從心不踰。已證極果。過此以往。別無至聖至誠地位。亦誣仲尼。孟子尚有誣仲尼處。唯顏子子貢畢照之。而未嘗筆諸書。子思中庸一篇。乃是發顏子子貢之所未發。

微言大義

從先緒傳議

卷之四

宋

漢儒儘有尅核之言。如云。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此言非宋儒所能道也。獨怪何以不及子思。蓋孔子之微言。盡寄於子思之筆。不待言也。又何以不及孟子。蓋漢儒夷孟子於諸子。不與其承子思之學也。然孟子儘不乖於大義矣。吾今爲翻一案。曰。子思歿而微言絕。孟子喪而大義乖。續子思之微言者。周元公一人也。通孟氏之大義者。程朱三夫子也。姚江之衰也。微言以微言乖大義。

子思矩方見圓

子思持孔子之矩最方。此有所資於曾子。見孔子之道最圓。此有所資於顏子。故其作太學也。以十目十手三語足慎獨之意。其作中庸也。以擇乎中庸而服膺之。折衷行道明道過不及之弊。熟玩學庸二篇。不但子思之造詣可窺。而其淵源亦可想已。子思以方矩守孔子圓宗。正是後學榜樣。宋儒似能測子思之矩之方。而未測子思之見之圓。故雖表章學庸二篇。而於解中庸大有滲漏。在若子思誠明之學。則宋儒已得其大義矣。近儒大走子思之方矩。其弊更難收拾。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李光

知命論世

儒者不知天命。又不論世。而欲以道術見於世。皆罔也。如春秋之世。義在以桓文之事。尊周室。使孟子亦以尊周說齊梁之君。便迂戰國之世。義在以純王之道。黜伯功。使孔子先以王道進七十二君。則倍何得執孟子之拒楊墨。程朱之

闢佛老。為可通諸萬世也。楊墨不待言。程朱

之闢佛老。雖過當。然亦暗合時乘之道焉。何者。程子正當五宗猖熾之後。學者未得其悟。而先染其狂。朱子兼當林靈素濫觴之後。玄門之蹊徑日駁。當時孔孟之徒。不足以勝二氏之徒。雖矯枉過正。庸何傷。今天下已不受楊墨之害。而聖祖又已總三教而經綸之。則天命可知已。故今日之所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偽儒之亂真。儒。今日之所當闢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

評孔

孟子尊孔子為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已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圓。而孟子之語滯。孟子鑒定孔子為開闢後之一人。便乖大易羣龍亢首之旨。子貢第以千古之道。眼表孔子。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此挑出太上未有禮樂之聖人說。

也。亦不鑒定素王德業。爲百王之所未有。故圓。有若就凡民類中表聖人。謂聖人出凡民之類。拔凡民之萃。然未有盛於孔子者。此挑出飛龍聖人之不入凡民伍者說也。亦不鑒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特無盛於夫子者耳。故亦圓。二子真是智足以知聖人者。若宰我賢於堯舜之評。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評。然謂孔子賢於堯舜。猶可。謂孔子賢於生民以來一切大聖人。則不可。自子思之中庸出。而孔子之真容乃見。宋儒高從先雜俗議 卷之四 主

其標而局其學。大似子路使門人爲臣。

評思孟

明道先生之評孟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不敢以爲然也。此評却可加於子思。程先生深知孟子。而不能深知子思。蓋以至聖之莫不尊親至誠之知化育爲形容贊美之辭。而近儒之染禪狂者。則謂子思雖言化育。亦若今之言於穆不已者耳。豈必洞知十方三世之故。如釋氏之六通。不知儒聖之言性命。只

宜引而不發如此。蓋混沌嬾於太鑿也。唯今日既有釋氏正偏知之案。故不嫌會而通之。以表聖學之至處。

性善養氣

程子曰。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論亦核矣。而猶未盡也。以性善破諸說。非見未發之中者。不及此。然但以情驗性。以孩提之良知良能驗性善。猶非究竟之語。究竟在周易之乾元。不歸

從先雜俗議 卷之四

主

根於乾元。則性善得非無頭之論耶。且不可謂性善爲前聖所未發。元者善之長也。孔子已發之易傳矣。程子蓋不以乾元爲天性。而以乾元爲天命。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人生而靜以上。是命不是性也。大槩宋儒於天命之謂性一句。不無模倣之見在。養氣之說。委不起於儒門。尼父亦不以此爲教。蓋聖人委其身於天下萬世。重持志。不重養氣也。然唯聖人以志御氣。無事於養。下聖人一等。則氣壹亦能動志。養

氣之功何可無。孟子出此二字亦妙。但亦不可謂爲前聖所未發。谷神不死。發於軒轅。專氣致柔。發於老子。此卽養氣之學之所自來也。程子關佛無闢老。故忽畧於黃老之傳。安知孟子當時不參及此。宋儒欲掃禪門性學。故伸性善之宗以遏之。欲掃玄門命學。故伸養氣之功以遏之。其論亦不甚公。第性善之案近於偏。養氣之學近於禰。得程子之一表而孟子之道光矣。此則大有功於孟子者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

道性善

近世談道家。若以性善一宗爲衣鉢。然愚竊以爲不透性善之根元。而隨聲附和。此亦孟子之妾婦耳。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乳則啼。仁義豈能勝甘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義豈能勝悅色之性。安見荀子性惡之言之盡非也。性介善惡之間。殆似確論。何以必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周子之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

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然而一成人性。流浪多生。善必不能勝惡矣。善雖不能勝惡。而惡人流浪已極。則未有不轉於善者。以本來太極之根在也。但就一生而論。則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而餘皆可移。故論性有三案。論諸天地同根之始。但有善而無惡。論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

流浪多生之後。殆少善而多惡。論諸物極必反之日。又靡不轉惡而爲善。然則孟子性善之論。乃原始要終之論也。不原始。不要終。而但以情之可以爲善者驗之。是以不能奪告子之說。而荀子遂以性惡易性善之案也。孟子之後。善言性者。莫精於周子之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原始而言性善之因。軋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要終而言性善之果。

性善三緣

性善固是真詮。儒家必謂明此一宗。便可以接道統。吾亦不取其說。孟子雖道性善。後人亦豈因聞性善之說。而一一興起於善者哉。所以使人興起於善者。有三緣。一緣先哲裁有易惡至中維世之教。二緣世主操有遏惡揚善礪世之權。三緣別教家。助有勸善止惡出世之宗也。前二緣。士皆知之。但欲以道統爲儒家之物。而張性善之案以承之。似隱然有弁髦世主而自立人極之心。却於率性上增出一層意思。至於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五

一緣。則士之悟及此者甚寡。而聖祖有獨鑑焉。其御製之文有曰。釋迦道成。善被兩間。靈通上下。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程子專闢佛老。以孟子言性善爲大功。而聖祖却以減刑法而天下治。歸於佛化之博被。其言孰圓孰偏耶。愚竊取御製之義。出一斷案曰。孟子之言性善也。粗而畧。釋氏之言性善也。精而詳。四書中。缺孟子七篇不得。六經外。缺釋氏三藏十

二部不得。學者但會得釋氏闡提皆有佛性之說。亦自無疑於孟子性善之說。

語孟中庸論性

古今論性之案。最精而最奇者。莫過於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既含着洪濛未判先天之性。亦含着流浪多生後天之性。劈頭點出太極初落人身真境。卽可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體印之。所以爲精。然何以爲之奇。太極一分兩儀。性命卽成二物。子思乃合之而爲一也。蓋性是含靈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六

之物。非無知。命是含氣之物。非有知。太極初落人身。性命猶是渾淪一物。命尚不滴於氣數。性尚不墜於情緣。可以曰。天命之謂性。亦可以曰。天性之謂命。所以爲奇。其平易無奇而義則最精者。在孔子性相近三字。此就後天雜揉性中。根着先天真一之體說來。大意則向上智之下。下愚之上。善惡可移者說。其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指習。不指性也。性則不但智愚賢不肖相近。上智與下愚亦相近。習自遠之耳。且性

體同根太極相近亦屬權詞其亦精亦奇而費分疏者則孟子性善之說是也發先天之真性豈不謂精破後天之諸說豈不謂奇然以四端徵性善亦似以後天蔽先天天下豈無豺狼成性四端全不發見之人哉故費分疏而其旨則與中庸之所謂天命孔子之所謂相近俱不違也告子與或人三說雖不純指性善而亦有善者在猶是半與孟子相違其全與孟子違者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意在闢孟子之學故以性

從性推善議

朱子

惡掃性善之案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荀子故曰桀紂性也孟子謂堯舜性之荀子故曰堯舜僞也此言出自成心而其意亦是諷人反桀紂之惡以入堯舜之善然而戕賊人以爲仁義矣今儒生槩陋其說而戰國之時信從荀子者似反出於孟子之上則亦豈可一筆勾銷蓋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爲染污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也孟子之性善但

可以論上智而難以齊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以論下愚而難以齊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齊已發或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已發而難以齊未發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但可以論中人上下之性而難以齊上智下愚之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爲正者性善之論也謂有始可原有終可要也不原始不要終而曰性善性善直是盤旋宋儒腳根下附和雷同耳

從性推善議

朱子

犬牛人性

孟子戕賊杞柳之喻過顚在山之喻不謂不警醒矣何以不能遂服告子之心只爲性善源頭上分別欠清故也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語與天命之謂性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孔子性相近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

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推敲耳。然而仁內義外。告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揆。故謂之內。如節飲食。戒渙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薰陶得之。故謂之外。此杞柳桮棬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性矣。故違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故其說不可從。先難俗議。卷之四。七元。

易而其詰辭却難執。據其詰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其意固自有在。而辭則頗近於拙。何可以破生之謂性之案。內典不云乎。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胡得謂犬牛之性非人之性也。告子正見得犬牛與人同有本來之生性。故以為無善無不善。孟子似以仁義之性專屬人。以食色之性偏屬物。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然則宇宙間。唯人性為善。而禽獸則有善有不善也。豈知人物同根太極。

並無不善之性。降本流末。人可為獸。獸可為人。其性特為一生之形骸所囿耳。毒虺亦當為人。闡提亦當作佛。豈可執一生之幾希。而岐人物之性體哉。莊列家書亦有程生馬。馬生人之說。孟子似未究及於此。故但論及性善之發端。而未及性善之究竟也。究到蠢動皆有佛性。闡提亦當成佛。而後告子荀楊諸說。不攻自破。惡人雖欲不反於善。亦不可得矣。

孟子能裁告子不能服告子

從先難俗議 卷之四

八十一

告子岐仁義之性而二之。孟子合仁義之性而一之。此是孟子之能裁告子處。告子合犬牛與人之生性而一之。孟子分犬牛與人之生性而二之。此是孟子之不能服告子處。

率性盡性

耿先生嘗講天命率性之義。曰。率性之率。猶將領統率之率。性若無統。則聲色臭味之慾。如潰卒四出而不可制矣。有命焉。所以率之也。此義亦精。但與朱子所訓率義不同。朱子以天命之。

性無不善。但在順而循之。此所謂不戕人性而爲仁義者也。然亦須點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卽爲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出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有盡性致曲之說也。中庸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性之中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和而處盡之也。孟子全向率性上說。告子以人性爲仁義。却亦含有致曲意在。但其認義爲外。此見性不

從先難後獲

卷之四

全一

性善卽乾元

性超形氣之上。是曰乾元。性入形氣之中。是曰坤元。天命之謂性。指乾元而言也。乾元卽是太極。太極既流於天命。則乾元已卸於坤元矣。坤元不離形氣。然則子思之所謂天命亦兼氣質而言也。兼氣質卽是相近之性。但孔子之所謂

相近。就性之不離乎氣質者說。子思之所謂天命。就性之不離乎氣質者說。其致亦一而已。率性率乾元乎。率坤元乎。曰。率性之謂道。既曰道。則坤元統於乾元矣。然坤元之外。實無乾元。故率性亦豈率於身心之外。率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已。率未發之中。正是率乾元之性也。一發便屬坤元。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便是卽坤元爲乾元。故中庸不曰性不可離。而曰道不可離。隱然謂人有不中和之性。而無不中和之道。道

從先難後獲

卷之四

全一

孟子分說性命

子思卽以天命爲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爲正。但其提點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以及四

肢之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撓越。卽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爲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食色旣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人從先難後獲。卷之四。全

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天地間之正氣也。非養此氣。不足以當天天下之大任。然纔說着氣。便有一分英雄意在。孟子之擔當世教固在此。其不及孔顏處亦在此。孔子但曰。志於道而已。旣志於道。其氣自然至大至剛。然但養志不養氣也。孟子全是曾子之學。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此亦隱然有浩然氣在。其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便是當大任而不動心之意也。蓋孟學得於子思者。淺得於曾子者深。但曾子浩然之氣。潛而孟子浩然之氣著。似又當讓曾子一着。程朱全學孟子養浩然之氣。所以未窮無極老翁之學也。

至大至剛以直

至大至剛以直。孟子之所謂浩然也。直卽人之生也。直謂率其至大至剛之本色。本色上纔加一毫氣。便不直。不直便是客氣。客氣不可養也。孟子養氣之訣。全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句。勿忘勿助。則玄家所謂火候也。耿先生每提

後學且毋遂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乎其言之也。孟子既曰有事。何以又言勿正心。此中冷暖最難調貼。豈卽中庸之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耶。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却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是玄門之養氣。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卽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孔子則渾身是道。亦渾身是志。全不資於養氣之功。周流所至。氣血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全五

却有欠調時候。是以亦染危疾。子路使門人爲臣治喪事而不自知。至於病間方知。此養志不養氣之驗也。孟子則終身無大患矣。程門教人靜坐。亦是持志之中帶養氣。

集義義襲

養氣而至於塞天地。則能配義與道。此朱子之訓也。昔與天臺先生之仲弟子庸論及此。子庸曰。善養至大至剛之氣。塞天地間。此集義所生也。配義與道。無是則餒。此義襲而取之也。余爲

之躍然。蓋氣塞天地。則道義從心而出。奚用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也。只緣平日無集義之功。氣自氣。道義自道義。偶觸道義。而以氣配之。如今朝士之激於義氣。而冒死陳言是也。一時理直氣壯。亦似剛大。塞天地間。久而受挫受誣。無聊之態百出。欲助之長。而苗已枯。遂多不慊心之行。道義不在。則氣亦不在。而索然餒矣。以若人而當大任。詎能不動心乎。是故當大任而不動心者。縱非不惑知命之聖人。亦必是知

孟子集義

卷之四

全六

言養氣之君子

持志養氣

人身中有視不見。聽不聞之物。而養之則有端倪者。氣是也。故就養氣者說。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人身中有操則存。舍則亡之物。而執之又無方體者。心是也。故就持志者說。當曰。必正心焉。而非有事。其致則一而已。道德經曰。虛其心。實其腹。此養氣之案也。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持志之案也。

兼論孔孟志氣

孟子之志於學。全宗孔子。而性體似不逮孔子之空空然。爲持志上帶着一毫養氣意思。孟子養氣之功。頗類玄學。而不爲玄門所囿。爲養氣上自有一段持志工夫。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孟子必戒於助長而不爲。然發憤忘食。何以不流於助長。憤發於志。不發於氣。所謂德性用事者也。孔子有甚矣吾衰之歎。則氣血亦以不養漸虧。而孟子之遊齊梁。可謂老而益壯。此得諸養氣之功居多也。玄門復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之法。亦以勿忘勿助成之。及其至也。形神俱妙。則冲舉形與神離。則脫胎。而孟子不爲焉。其志自有所在也。志何在。在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也。此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也。孟子何以不爲。凡從事於煉精煉氣之術者。志在超生上界耳。陽明先生有言。得鳶之性者。可以戾於天矣。得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然則孟子之超入

從龍維俗議

卷之四

全

上界久矣。何以煉精煉氣爲。

夜氣

孟子於養氣上得力。其論仁義之心。亦帶氣上提人。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蓋仁義之良心。雖日夜生息無間。然恒梏於晝氣。而復於夜氣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使晝夜永無間斷耳。其以仁義之心爲主。則所謂持志也。平旦之氣。卽是浩然之氣乎。曰。未易言也。此當與陽明所論未發之中參看。陽明先生曰。未發之中。不可謂常人俱有。則浩然之氣。亦豈可謂常人俱有。蓋平日不從慎獨上得力。則安得有未發之中。不從集義上得力。則安得有浩然之氣。但言夜氣亦可謂浩然之端倪耳。

知言養氣之原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言當大任而不動心之原。而非孟子學問之原也。其原在存心養性。存養之原。又在知性知天。孔子五

從龍維俗議

卷之四

全

十而知天命。孟子遂能知天乎。曰。知性知天有二軌。有解悟之知。有徹悟之知。徹悟中。又分二軌。有頓悟之徹。有證悟之徹。頓悟者。徹及性善本體。是知天之發端。證悟者。徹及天地萬物根本。是知天之究竟。孟子已徹性善之體矣。故亦可謂之知天。唯知天尚在頓悟場中。是以不廢存養之功。至於證悟。則何所庸於存養。知天命者。頓悟之終。證悟之始也。孟子雖未至於證悟。亦既知天而事天矣。是以能知言。又能養氣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

學者亦毋輕言知言養氣之學。知言養氣尚難輕言。而可妄譚孔子之知天命哉。

建白

甚矣集義養氣之難也。耿先生嘗就言事者演陽明先生格致誠正四義曰。卽今建白者。雖是正言。謫論淵謀。閱議第有纖毫名節意在。是固毫傑之作用。視聖人作用猶遜也。如當時目及民瘼之孔棘。國是之大滯。不得已而憤發一舉。不爲一己利害贊毀所撓。便是從無善無惡之

性體發出也。一舉而上契宸衷。下對輿情。斯則物格知致已。先生斯言。不但貫大學格致誠正之旨。亦貫孟子集義養氣襲之旨。愚在朝亦微有所建白。反此良有愧焉。

孟子悟門

道必由悟而入。嘗疑孟子七篇中言仁義蓋詳獨未得其入頭處。今乃知其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中也。其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此是孟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

之悟入處也。當其私淑諸人之時。必從四端中有所感觸。恍然悟到性體之一毫無滓處。信得性無不善。而日充之。有火燃泉達之意。知言養氣皆從此出。然其所觸何端。亦不可得而考矣。觀其狀牽牛入井之情況最親切。得非從不忍之端入耶。然學者之悟門多端。又不可粘定四端說。或從見色聞聲而入。或從澄心靜慮而入。皆不可知。蓋有不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上觸發。而於渾然全體中發出端倪。其悟或有

大焉。此亦在擴而充之也。既從全體上發悟。後復觸着一端。則無一而非火燃泉達之勢矣。此端最難名狀。必欲於難狀之中狀之。舍四端殆無可言者。孟子所以點出牽牛入井之景也。然牽牛入井二端。孟子亦特借此指出良心真切處。令其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即暫識取而不充之。旋即埋沒。何火燃泉達之有。如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一針。即面赤發汗浹背。楊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即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四十不惑合四十不動心

方是真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悟本性。且能擴而充之者。而禪門之悟境多不然。愚亦薄有悟頭。却不在四端上發。亦不在禪案中發。

學唯悟境不可言。一言便落光景。亦不可執。一

執便落窠臼。孟子真有大悟者也。觀其從四端

中撥出性善。必是發悟之時。洞見先天真一之

體。一毫污染不得。方敢道出此語。因而知言養

氣四十遂不動心。非逼神光雪際安心。慧能燈

前見性之悟境。不能也。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又不敢輕許。孔子之不惑。隣於知天命矣。孟子似有微惑在焉。爲其於孔子之知至知終處。猶有一塵之隔也。然則與顏子之一日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仁之消息合否。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己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碍於克己。謂養氣中難盡已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符。曾子啓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必泯。吾知其達於顏子之不違矣。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仁聖二學

孔子之道。雖曰一以貫之。而學則有仁聖二脉。孔子。仁聖合一者也。天下亦有近於聖而仁未至者。優於仁而聖未入者。則一貫之分量亦不同。在顏魯思孟四大賢則奚若。曰。顏子。聖人之一貫也。子思近之。曾子。仁人之一貫也。孟子近之。此中消息最微。而往哲復多圓語。實非粗心

者之所能測。如克己復禮。本聖學也。而孔子以
荅顏子之問仁。則圓聖學於仁學。忠以行恕。本
仁學也。而曾子以發孔子之一貫。則圓仁學於
聖學。子思之中庸。豈不極重脩道之仁。而究竟
則在聖學上。故以至聖至誠。無聲無臭之天載
終之。孟子之七篇。豈不極重時中之聖。而究竟
則在仁義之學上。故以君子反經。堯舜文孔之
道。統終之。蓋仁必含聖。聖必含仁。道本無二體。
而作聖必以仁學。識仁亦以聖學。學亦無二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

也。然仁學必從立人達人上發端。充其量于博
施濟衆。聖學必從何思何慮上發端。極其量於
知化窮神。其脉亦自有在。正所謂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以何思何慮之脉。發立人達人之心。以
立人達人之功。盡何思何慮之量。是爲仁聖兼
該。非孔顏不足以與於此。而中庸能發其蘊焉。
其次則必由仁以入聖。觀孔子荅子貢之問悖
施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顯是聖在仁之上也。
孔子自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仁不如圓。

則謂仁量難滿。而聖量更難滿耳。其實孔子聖
而顏子亦聖矣。曾子可謂仁人。子思得家傳之
聖學。孟子希聖之志尤銳。其等猶在仁人之科。
歟。聖不可以懸思。而仁則可以力勉。吾故謂志
學必宗孔顏。闡道當稽子思。而造端必由曾孟
之程途入也。

聖學一爲要

聖學始於悟。終於證。悟證之間。則有脩。脩卽仁
者之事也。佛氏言悟。言脩。亦言證。而孔門恒言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

脩。罕言悟證。此隱聖學而顯仁學。投後學之機
也。亦微有發露。聖悟聖證處。聖悟。露於朝聞夕
死一訣中。聖證。露於窮神知化一詮中。平日則
皆言爲仁之方。不言所以作聖之要。周子却爲
補此一案。曰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
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
明通公溥。庶矣乎。此與克己復禮之義正相通。
學者不能生而無欲。則必克己復禮。而後可以
無欲。克己云者。無我之謂也。既無我。更何欲。仁

學以無我爲要。聖學以無欲爲要。其義正同。但無我可以盡仁。而無欲尚不足以盡聖。學者須知入聖必以仁學。然不可謂仁學之外無聖學。周子之言聖學。卽孔子告顏子之仁學也。聖學之至。在乎窮神知化。則周子含在太極圖說中矣。周子尚以聖學提人。程張諸子。唯恐聖學溢於佛學。其於窮神知化四字。徃徃淺其地步。深其義理以解之。而謂佛氏之四智六通皆妄語。此始以仁學局夫子。而以聖學一宗拱手而讓。從先緒修議 卷之四 九本

克己字義

克己二字。是聖學仁學第一義。而近儒巧爲之解。以能訓克。以自訓己。謂克己復禮。乃能自復禮也。然則復禮之上。克己二字可削矣。按左傳載有孔子傷悼楚靈之言。則克己復禮爲仁。原係古語。而孔子卽引之以告顏子耳。其對楚靈王說。實重克己二字。而別傳於此二字。且有不

書克而書尅者。尅己亦可以訓能自乎。蓋儒聖提人多危詞。不類禪門之尚輕巧。而後儒動多輕巧之訓。則亦從禪案中染來也。朱子絕不用巧。此是善解經書處。獨以貧窶訓屢空。以生財訓貨殖。則亦嫌於太陋。且夫子貢之實。此則當從註疏原解者也。較之近儒以大學誠意章之自慊。作自謙。以論語首章不亦說乎之悅。作說則陋而且倍矣。

太極圖西銘宗祖

從先緒修議 卷之四

九本

程子推尊張子厚西銘。以爲韓子原道宗祖。愚謂太極圖說。又西銘之宗祖也。西銘言及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委是仁者渾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然使不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作此解。猶屬意想。且人與天地萬物許多障隔。豈是塵勞暫息時一點油油煦煦襟懷。便能合爲一體。必也轉識成智之聖人乎。不能轉識成智。合根塵於無極太極。生天地之初。而曰萬物一體。其去禪門之合頭語。一間耳。故太極

圖是西銘宗祖。而太極圖之爲宗祖。亦非以其說之能窮造化根因已也。無欲之學。周子實身有之。故與其能圖太極。能說無極。程子親受業於元公。乃掩元公之太極。而尊張子之西銘。吾不能爲之解。

周子圖宗方矩

周子說道。至於太極通書。子思之後。無兩矣。而持身又最謹嚴。爲政又甚嚴密。當道有不合。寧委告身而去。不肯殺人以媚人。所至洗冤澤物。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生

寧以身觸瘴癘。不憚深入窮鄉。既得二程。卽以興起斯文屬之。退處潛龍之地。王介甫之贊亦卻焉。此所謂以圖宗出方矩者也。其稱中興之道祖也。允宜近儒言道。頗有追及元公之圖宗者。究到方矩便乖。

周子合程朱學脉

周子以無欲爲聖學之要。正是一以貫之嫡派。與孔子發成九四。憧憧往來。義通。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致而百慮。此聖學之發脉處。天道

人道皆統焉。正所謂一爲要也。從此脉進於精義入神。利用安身。爲人道之極。又進於窮神知化。爲天道之極。此意亦唯周子見之。故於無欲下。言到明通公溥。此非孔子不惑。顏子不違之境乎。僅結之曰。庶矣乎。謂明通公溥。猶是精義利用境界。非窮神知化之境界也。窮神知化。孔子猶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周子敢輕道之哉。則但以庶矣乎三字。結在明通公溥之下。而已甚矣。周子之言。似孔子也。其點出孔顏樂處。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生

以誘程淳公入道。尤高。蓋孔顏之樂處。從無欲中出。卽使淳公尋無欲端倪也。淳公會得此意。遂能轉樂體爲仁體。義見識仁一篇。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淳公之深造自得處也。識得渾然同體之仁。而不防檢。不窮索。本是仁聖合一之學脉。而稽其所造。但合仁者忠恕之一貫。未達聖人精義入神之一貫。何者。仁學貫於經世。而聖學貫於出世。淳公猶

未能以孔子之一貫。貫釋氏之一大事。因緣也。然其心境之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亦可謂升一貫之堂矣。正公則尚有防檢窮索意在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涵養進學爲兩事。則用敬必須防檢。致知必須窮索。與一貫之脉尚差一針。故未達乃兄一間。而師道却振於乃兄。蓋其繩墨可守也。考亭夫子實宗之。翻其案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卽正公主敬致知交相養互相發之學脉。而語意較圓。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

扶忠孝節義之大綱。有宏施焉。而於孔門一貫脉絡。畢竟湊泊不上。蓋後世心竅已粗。不必道臻一貫而後可以輔世也。朱子晚年亦大徹。而訓註已不及改矣。儒者但欲匡扶世教。立衰世之砥柱乎。程朱之教自足。如欲反到性命源頭。以求夫子之所謂一貫也。不嫌於傳註外探周子無欲作聖之脉焉。

尋孔顏樂處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

尋仲尼顏子樂處。果是入德之門乎。未盡也。元公益投大程夫子之機。而云然也。孔子十五志學。顏子仰鑽瞻忽以求道。豈其以尋樂入門哉。孔顏之樂。生於見道後耳。人心無欲自樂。孔子空空如也。顏子屢空焉。得不樂。樂中亦自有憤。亦自有憂。與樂體全不相碍。唯教人不見意趣。必不樂學。故孔子亦提時習之悅。朋來之樂。而記者筆諸魯論首章。良有深意。則元公尋樂處之說。亦不獨投大程之機而已。但當辨孔顏之樂處。與曾點童冠偕遊之樂處。其體微有不同。

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禮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爲狂。此毫釐千里之幾也。昔嘗以此義質諸耿先生矣。亦緣先生於督學時。曾答一生尋樂之問曰。世儒輒言尋孔顏樂處。孔顏亦有憂處。何不於憂處亦一尋也。此言最妙。蓋樂處卽是憂處。樂從見道中出。憂從見道中出。但知孔顏樂處。不知孔顏憂處。其樂必浮。鮮有不入于狂者。豈但入狂。亦將入於無心。憚之中庸。今有一種豪夫。稍見大意。卽便猖狂。狂禪復爲之助其瀾。學者不可不戒。

先憂後樂

先正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終其身無一日而可樂也。此不可以顏子簞瓢之樂格之。亦不可以曾點舞雩之樂格之。而孔子必有取焉。何者。顏子之樂。乃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悔之器量也。而范公則廟

從先儒集議

卷之四

百一

堂憂民。曾點之樂。乃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宵襟也。而范公則江湖憂君。是安可以一格取裁。蓋顏曾久受孔子薰陶。胸中並無障礙。不於世上起平地風波。故隨處皆樂。而范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亦是大乘根器。非規規於事功者。孔子賢顏子。亦賢禹稷。與曾點。亦不薄三子。則於范公可知。試觀歸曾之後。猶請討陳恒。且以示喪之文爲己任。亦隱然是先憂後樂之衷也。近時譚學家。往往高擡曾點之樂。而薄視范公爲不聞道。此不知應化聖賢之矩者。

從先儒集議

卷之四

百一

名節道之藩籬

名節者。道之藩籬。格言哉。卽如伊川考亭二夫子。豈謂其見地能齊孔子。而學者景其行若山斗。奉其言若青龜。則以藩籬之固也。蓋至於姚江之衰。而藩籬乃盡撤矣。辭受進退之間。多踰大閑。而於辭受尤濫。然非姚江之過也。當時及門高賢。作俑有誰乎。吾最惜盱江羅先生。足稱

姚江亢宗之孫。而於此多放過處也。

行已有恥

孔子論士品。首曰行已有恥。論成人則曰。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蓋行已而不知恥。卽非士品。得不思議。危不授命。久要忘其平生。卽不成人。乃猶談仁談義。談性命之學。吾訕欺欺天乎。

取予得失二關

先儒謂伊尹格天事業。從一介不取一介不予。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十三

中來有味乎其言之也。世未有多欲鮮恥之徒。而可以樹蓋世之功名者。至於功名之際。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古人尚不屑爲。今有口談仁義者。爲一官得失之故。甘於行一不義。擠一不辜而得之。豈非孔子之所謂鄙夫哉。愚恒以此三省。自幼至老。雖於一介不取予處。猶不能與格天之聖。一一打得對同。而得失關頭。頗能自樹。纔有纖毫枉尺直尋之萌。卽便掃去。非欲矯情立名。實不敢虧孟子之浩然。

也生平但以一刺千人。一言媚人。而希援引。浩然之氣。餒矣。老而自反。能無愧乎。每見世有同舟風波之士。事後多相負。遂過責而成仇。負者固大不義。而仇者亦欠寬洪。皆由未照千生之因果故也。愚頗有省於此。身處高亢之地。必不敢負翟黑子。處介之推地。必不以歲寒之松柏誅人。

毀譽關難過

士於得失關猶易過。唯毀譽關最難過。蓋得失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一百四

之風波在一時。而毀譽之風波終吾世也。人情聞譽則欣聞毀則感。亦只爲不通因果之理。果通因果之理。則毀之出於有因者。却是爲我懺未盡之過。毀之出於無因者。更是爲我銷多劫之愆。何芥蒂爲。若譽出於不虞。則反是增罪消福之因也。達人亦有明知此義而不能遣諸胃中者。何。或者自反猶有不縮處耳。近遇一友。言及孔子嘆人莫我知。知我者其天乎。以爲孔子與天相知。則於人之知不知。曷計焉。爲之擊節。

嘆賞

毀者士之常

昔人有言。貧者士之常。當知居今之世。毀者士之常也。馮太史開之嘗云。盜憎主人。盜豈與主人有仇。所利在此。所害在彼也。故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賢士之見嫉。於不肖。正與美女之見妬於醜婦同。妍媸相形。勢有不得不然者。今當四海爲家之日。朝士猶或隱忍相容。而居鄉之嫉妬更甚。儘有同負時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名而相詆相厄者。此真衰世之風也。若乃道不相謀。不信心而信迹。如仲尼之見毀於叔孫武叔。又不足怪已。仲尼雖有武叔之毀。而魯多君子。歸向者亦多。是以猶應見龍在田之象。假令生於處士橫議之鄉。又乘重剛不中之位。竊意毀者豈獨武叔哉。子西桓魋漁父盜蹠之徒。將交發而並至。在田之德施亦隱矣。然而孔子之爲孔子自如也。孔子乃萬劫之孔子。非一生之孔子也。孔子亦不以萬世廟祀之報爲歸宿。故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愚也德非孔子。而所遭似更蹇焉。受此風波最多。嘗此滋味最熟。何敢自負知我者。唯天。唯念到孟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於此中受益不淺矣。

家邦必達

孔子荅子張之問達。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又極惡夫觀察下人之不以誠者。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中消息穩當。便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不流不倚。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達自已達。謂家邦皆無障礙。非能必家邦之有令譽也。

聖人心平如水

聖人心平如水。於恩仇了無芥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歸魯之後。以君命請討陳恒。而康子竟拒其請。

其於孔子薄矣。而孔子處之坦然。問弟子孰爲好學。仍以告哀公者告之。問殺無道以就有道。則告之曰。子爲政。焉用殺。開心見誠。待相知不過如此。此等氣象。豈淺丈夫所能付量。蓋置其身於天地萬物之外。忘其沮我遏我也。不怨不尤。卽此可見。嗟云。若無天度量。怎得聖胚胎。是可爲處權貴者之法。

孔子是非不假借

孔子不以一己之稱譏用舍爲恩仇。而於天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七

之公是公非。却又分毫不假借。季氏舞八佾。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旅泰山。則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伐顓臾。則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蓋事關紀綱風化之重。持論不得不嚴。雖然。不有孔子之素望。而輕發此激烈之言。未必不召殺身之禍。故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

事君二局

吾嘗謂大臣事君。止有二局。非周公之迂身事

君。不避流言之謗。則孔子之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也。管仲正祖周公之局。不以匹夫之小諒自經。而三歸反玷。以分君過。其結局在於取威定霸。樹九合之勲名於天下。其敝也。必枉尋而直尺。孟子正祖孔子之局。寧所如不合。必不肯以詭遇獲禽。其結局在於明王道。正人心。立天民之榜樣於天下。其敝也。必迂遠而濶於事情。然孔子之以道事君。儘寬儘恕。內嬖六人。如桓公尚以爲正而不譎。而管仲之一匡天下。不復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青八

召忽之死。誅之。使處周公輔成王之地。其迂身何難。縱不遇成王而遇桓公。但不若管仲之三歸反玷。而致曲亦自有道。只緣未遇周公。管仲委任之主。則迂身之道何施。唯有循事君之正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而已。孟子原非迂身事君之格。其守定不枉道而徇人之繩墨。最富。然必以已格物。過卑管晏之功名。則猶有末俗苛於責人之病在也。孔子終身不以已之所能者愧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病人。吾儕當奉斯矩

武未盡善

非程朱不能張孔子之學。然亦有埋沒孔子頭面處。不但乾元統天群龍无首妙義而已。亦將其尊王之意而埋沒之。卽如孔子評韶武之樂。謂武盡美未盡善。特謂武樂失傳。不如傳韶樂之令人忘味耳。此見於賓牟賈之問答。問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曰。非武坐也。問武音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既失其傳。安得如韶樂之作。季札一聞之而嘆其如天地之

從先維倫議

卷之四

百九

下流訕上

孔子賤今之從政者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孟子賤公孫衍張儀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哉。此皆上流裁下流之語。今有盜名盜利之僞夫。雖黃士大夫之立德立功立言者。總謂之下流訕上流。蓋有立言於詩文中。而雖黃有德有言之

士。猶然是下流訕上也。不挽此風。鄉評亂國。是亦亂。

士不往召

士往役不往召。古未之前聞也。此義殆起於戰國。而孟子以重道之義發之。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天下豈有旣名曰臣而猶不可召者。此亦權辭耳。古者天子但有召之師。而無不召之臣。諸侯上壓於天子。下夷於友邦。乃有不召之士。然而凡言不召者。苟非幼

從先維倫議

卷之四

百十

所嚴事之畏友。則必月告存日有秩之耆英耳。非是分不可召。乃是義不可召也。若曰分不可召。則匹夫以抗君爲義矣。惡乎可。戰國時。何以獨倡此義。殆從竊國之諸侯起也。戰國七雄。竊國者居四。齊魏韓趙是也。田和魏斯之流。不折節於賢士。不足以得國人之心。而士有薄其竊國者。或不屑受其禮遇。而故拒之傲之。卽段干木之踰垣而避文侯。田子方之途遇子擊而不爲禮。其徵也。當時段干木必心鄙文侯之竊國。

而不屑於見。子方則與卜子夏同爲文侯之師。故偃然自挾父師之重。以臨子擊也。不然。則二子當受華士之誅矣。孟子折衷不見諸侯之義。竝以段干木之踰垣。泄柳之閉門爲過。吾竊以爲段干木之踰垣。未必是過。而孟子之以王道說齊梁。亦未必便是中庸之道也。何者。齊宣梁惠去竊國之祖。僅再世耳。竊國甫再世。而子孫遂以王道王天下。奸雄何事守行不義。殺不辜之禁。而不以王業開子孫也。一王天下。不但朝

從先維修議

卷之四

三

秦楚亦當朝周。周鼎將入齊梁之境矣。是時周室誠不可扶。然何至以齊之時勢較文王。謂齊王猶反手。事半文王而功倍之。竊恐孔子生戰國之世。未必如此。孔子生於戰國。不爲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則爲伯夷之隱於北海。柱下可潛亦潛。帝秦可止亦止。大槩依中庸以遯世而已矣。子思真得乃祖之家法者。故當三晉田齊竊國之際。仕魯亦仕衛。而足迹不入齊梁之庭。此其微意可知也。至於居衛有齊寇。則曰如彼太

君誰與守。殊不以不召之節自高。其於繆公友士之間。有所不悅。則爲繆公旣以師道事我。而復以友道問我。非稱情當機之間也。得無穆生醴酒之感乎。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其幾或在於此。而吾猶疑七篇中。不無訛傳。卽子思與繆公一段公案。未必是實錄也。蓋子思確然守孔子爲下不倍之矩。而孟子之放鬆處多矣。孟子之不愆孔矩者。在不枉道而從人之大節。不在陳王道於齊梁。宋儒於此有欠察處。而後世山林狂客。遂以笑傲王侯爲高致。則效顰於藐大人之義而失之者也。故爲之論其世焉。

從先維修議

卷之四

三

孔子挽回天命三事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舉動必合氣機。而有三事不類知天命之所爲者。孟氏之成不受墮。而故墮之衛輒之名不可正。而欲正之哀公三子。必不能討田恒。而請討之。豈其輕發淺謀。姑示人以名義而已也。成雖不墮。而費卽墮矣。當時自無因成之難墮。而并留費卽之理。成不墮。則何

辭於叔季二氏。故不得不圍。圍之不克。是子產之所謂國無政。非孔子之失謀也。衛君待子爲政。而夫子乃曰。必也正名乎。此隱然示不仕輒之意也。以拒父爲尊祖。名義不正。孔子亦知其不終有衛矣。討恒有二意。一在警三子之不臣。一在實春秋之虛筆也。春秋嚴誅亂賊。而當機乃放過陳恒。麟經無乃買名之虛筆乎。故雖絕筆獲麟之後。猶有此請。蓋聖人之言必顧行也。然使魯國之力不能討恒。夫子亦必不請。故傳

從先維義

卷之四

重三

又述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又聖人之舉必量力也。伊川乃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則迂甚矣。愚嘗謂孟子論王齊。全憑勢力。勢力可跨文王之上。遂謂事半功倍。曾不思天下不當定於竊國之子孫。陳王道何爲。此亦策士之餘謀耳。伊川論討恒。全憑名義。名義可興問罪之師。遂欲徧告王侯。曾不思當時天王已不能行河陽之狩。伯主已不能舉召陵城濮之師。

徧告何爲。此亦腐儒之疎見耳。以言乎經綸天下之大經。吾皆未之敢許。蓋孟學於孔子之知命尚達。而程學則於孔子之不惑亦達也。若孔子三事。則從知天命中出。而知命中。尚有挽回天命之意在。至於天命有必不可挽回處。而成不果墮。名不果正。恒不果討。則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儒者必曰。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亦屬迂說。

孔子不仕周

從先維義

卷之四

重四

嘗疑孔子以三十五歲適周。但問禮於老聃而不求仕。越一載。魯亂。適齊。却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不仕天子而仕諸侯。何也。曰。夫子意在尊周。不仕周。乃可以尊周也。凡仕於天子者。義不復臣諸侯。仕於諸侯者。義不復臣大夫。周室東遷之後。天子不能以王道令諸侯。而諸侯却能以伯圖尊天子。孔子不得不舍天子而之列國也。至於歷聘七十二君。無一可與。張王室者。乃復反魯而筆春秋以見志焉。故孟子曰。春

秋。天子之事也。王燭曰。忠臣不事二君。此君亦當從天子說。若以諸侯當之。則孔子所事。且不止於二君矣。

聖人不輕就

聖人不擇官而仕。至於德尊望重之後。亦有難於輕就者。故未宰中都之先。委吏乘田可仕。高昭子之家亦可仕。及以女樂去魯之後。亦有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至於自衛反魯之曰。哀公待以賓禮。三子皆在子弟行中。非委國而授之以從先維俗議。卷之四。重五。

伊尹五就湯桀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嫌於事二君乎。曰。湯事桀。故尹事桀。事桀卽事湯也。豈謂二君既事之。何以伐之。曰。此天吏之萬不得已也。如言奉天伐暴。則奸雄孰不可以天吏自居。此正來世口。

實。湯之自負慙德者也。仲虺之誥。道及湯之苦心。曰。肆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蓋湯桀之不兩立明矣。使湯死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桀俱亡。湯亦何愛一身之死。唯天下咸懼湯之死於非辜。湯乃不得執匹夫匹婦之諒矣。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當知易言革命。故以湯武並稱。若論君臣之際。則湯與文王正爲一例。而武非湯例也。湯嘗事桀而入夏臺之囚。武王繼文稱王。從先維俗議。卷之四。重五。

文王至德

湯雖以臣放君。而稱王却在桀既放之後。然不免有慙德。文王雖以三分有二之天下事殷。而稱王似在紂未伐之先。孔子乃以爲至德。何也。

此當參孟子論世之案。殷周並屬唐虞世之分。封侯國。而子孫世守之。第以德轉相君臣。非若秦漢以後分定之君臣也。即使文王朝出。姜里夕率諸侯以伐紂。亦似越王句踐之初。臣夫差而卒滅之。天下不得以伐君罪。句踐而文王乃率有二之諸侯以服事殷。此人之所難也。末年殆以有二諸侯之請。稱王九年。時雖與紂為敵國。不朝不聘。而猶隱然以共主存之。此與湯之慙德有間矣。其時亦緣紂雖極暴。尚憚文王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七

得衆而不敢先發。故文王得而全之。觀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可見也。設使處湯之地。與桀勢不兩立。則亦未必不負湯德之慙。而集大統。即集大統。亦何損於文王之聖。而至德則隱矣。文王之所以為至德。在乎力能勝殷。而不用其力。不在乎名當稱王。而猶以伯稱也。春秋以前之世。德盛則諸侯可推而為天子。德衰則天子可夷而為諸侯。此常事耳。安得以春秋後之事例裁之。或疑民無

二王。文王安得稱王於紂在之日。則牧野未陳之先。武王亦既以周王發。商王受並稱。而曰。唯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矣。武王蓋以西王伐東王。非以西伯伐天子也。戴記中庸篇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而不言追王文王。則末年之易稱伯而稱王。何疑。參之周詩雅頌。皆然。獨與記中大傳之文不合。大傳謂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本

此漢儒附會之說。攙入戴記中。不類中庸篇係子思之的筆。出自孔壁者也。大槩論君臣於三代之上。與春秋之後不同。三代之上有百世之諸侯。而無百世之天子。以諸侯在封建中。天子在推戴中也。封建革而郡縣興。天下定於一矣。中原雖有分據之時。而天子必無比肩之國。假其權而攘之。則不義。世其恩而倍之。則不仁。是安可與湯武之世例論也。是故文王稱王九年。而不克紂。孔子猶以為至德。曹操一議九錫而

不稱帝君子即以爲不臣論世之道存焉耳。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之筆。二千餘年不決之大疑也。胡氏謂孔子以夏正朔改周正朔。固是以無王之筆。坐孔子諸儒必謂魯史以夏時之春冠周之子月。亦似以不經之制坐周王。愚蓄此疑良久。而於公羊傳有省焉。則恍然如涉文武周公之世。而想見其心事也。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夏正

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此可以判春王正月之案矣。春果借夏時之春。而正月實周王之子月也。曷爲係春於周之子月。武周雖集大統。制禮樂不敢易文王之正朔也。文王曷爲春其時而冬其月。稱王之意。不起於文王。而起於三分有二之諸侯也。文王豈欲自改正朔哉。諸侯欲王文王請以冬十一月爲朝賀之期。以別於商王之十二月。文王不得已而從其請也。亦如孟津之會。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然何不直以冬十一月爲正朔。而繫之以春。曰。三正之來久矣。改元必以三正。正月必從歲首。春歲首也。諸侯以歲首行朝賀事。史卽以此紀年爾。然則武王既革殷命。何以不正夏時之統。曰。武王雖革命。不敢以創業自任也。一一歸功於文考。觀其誓師之辭曰。予克受。非予武。唯朕文考無罪。則安敢易文王九年改元之正朔哉。曾襄周禮。其史又安得不以春王正月書也。公羊與穀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夏正

梁實傳子夏之春秋。故能知春正月之所自。不以王屬武。而以王屬文。此卽可以辯九年稱王之實錄矣。假令文王自欲稱王而改正朔。未必便以冬十一月爲春正月。使春正月不起於文王。則周公作禮樂時。亦未必不以寅月之正正之。此見文武周公。並無利天下之心。特時至而事起耳。要之三正雖互用。而夏時則正中之正也。周時唯正朔不用寅月。而所頒時政。用夏正之法居多。故孔子有行夏時之說。夏時非指正

朔指授時之政耳。朱子援言夏小正之屬得之。

尊王賤霸

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霸爲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爲王。五霸之所以爲霸也。王霸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父事之。之謂王。奉正朔以合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周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王

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伯主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伯。不可以論文周召畢之伯。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饗於周王。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就檻之嫌。而迂身以分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極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

以其功而已哉。蓋使孔子得位於春秋之世。豈得行湯武之放伐。唯有九合諸侯以尊周室之事。爲可行而已。有所征討。勢亦不能一一請命於天王。卽文王之伐密伐崇。曷嘗先請王命也。軍機貴速。貴密。捷則告成於王。先發後聞。無不可者。蓋管仲之一匡天下。已先得孔子之同然矣。茅檻車之囚。孔子必不就。三歸反玷之事。孔子必不爲。其幾又在於始進之慎。不慎。而不在得君之後也。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又不在三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王

反玷上。而在耻功名之不顯。詭遇以成一匡之功。與堯舜浮雲事業之度量較遠。故不得謂之至仁。而以假仁槩之。則孟子之苛論也。孟子研王霸之幾。誠有功於萬世。但觀其引會西之語。似以管仲合諸侯尊天子之功烈爲卑。而以王齊反手。邁文王而竟追湯武之功烈爲高。畢竟兼弱攻昧之意多。興滅繼絕之意少。豈無一毫霸幾伏焉。夫苟以德行仁。則如西伯之存殷。桓文之存周。有何不可。而必以湯武之革命爲快

也。故以孔子之仁。管仲。繩孟子之卑。管晏。煞有商量在。而宋儒於此。衡鑑大欠公平。不研其幾。至於充類至義之盡。必有認王作霸。認霸作王之弊。乃功名富貴之徒。蒲腔子是假仁假義之根。猶以尊王賤霸爲口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吾耻之矣。

吳楚不可稱王

湯可以放桀。楚何不可以問鼎。文王可稱王於殷之末世。吳楚何不可稱王於周之末世。而春秋不假借焉。何居。聖人但許以仁易暴。不許以強凌弱也。以強臣凌弱君。亂賊無時而息矣。是故齊桓晉文。猶不得罪於湯武。而操懿莽溫之屬。則大得罪於桓文。孟子許田和魏斯之子孫。繼周而王天下。吾亦謂其不可以訓也。陳王道於齊梁。殆不如陳王道於秦楚。

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孟子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此論仲尼於禪受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五

之世也。如論春秋以後之世。當日匹夫而有天下者。君必若桀紂。而又未嘗受君一命之恩者。故漢高可有天下。我聖祖又軼而生之。若

唐宋則俱有慙德也。隋煬之暴。非不浮於桀紂。而唐王已受隋爵矣。似無資其勢而禪其統之理。宋祖之黃袍加身。此晉王匡義之陰謀。非宋祖意也。心雖可質諸天。然無樂毅之拜書。終難見柴世宗於地下。裁之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案。皆有愧焉。操懿莽溫。又不足道也。獨怪石勒一羯胡耳。乃曰。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此不可以人廢言。

箕子爲之奴

箕子寧爲殷奴。不爲周僕。仁人哉。武王封微子於殷之故墟。賓之也。封箕子於朝鮮。實以其罔爲臣僕。而邦之荒服之外。示不敢賓也。可謂兩得其道矣。然亦唯殷周之世爲然。秦漢以後。鮮有繼絕世舉逸民如武王者。亡國之大夫不死。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六

節則高蹈而已矣。文文山之從容就義。謝疊山之自甘餓死。豈不毅然大丈夫哉。趙孟頫有慙德矣。

殷有三仁

殷有三仁之案。非聖人不能斷也。使以宋儒之見評之。不置是非。亦置優劣矣。然其斷王諸呂之案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當以狄仁傑爲法。則亦有仁三仁之遺意焉。至於陽節潘氏之斷。乃謂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則三仁從先維俗議。卷之四。重五。

至德仁人

論語中稱至德者二。曰文王。曰泰伯。稱仁者四。曰微箕比干。曰夷齊。曰管仲。曰顏子。文王之至德易見。泰伯之至德難見。顏子之仁易評。微箕比干夷齊管仲之仁難評。智者於孔子之仁。顏子。便知其江漢秋陽。皜皜之性體。於孔子論泰

伯文王微箕夷齊管仲之仁。便知其所以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矣。

聖人人倫之至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自聖人而至。人倫之變。亦自聖人而至。自堯舜以至孔子。並未有不遭人倫之變者。堯舜有朱均之子。舜禹有瞽瞍之父。湯文有桀紂之君。周公有管叔之兄。蔡叔霍叔之弟。孔門有三世當出之妻。此釋氏所謂缺陷世界也。非但天降大任於是人。以此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亦爲未至聖人者立極。大其心。寬其眼界。使知遇變之不足爲君子病焉。

天王明聖

韓退之以幽操發文王羨里心事。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違情之論也。先儒以其言足勵臣節。故表之。在聖人之直道。豈如此。至德如文王。亦但安義安命。不動一毫怨君讐君之念而已。何至遂奪是非之心。自謂有當誅之罪。而以聖明目紂哉。甚矣文人之論之不情也。周詩痛厲王之不君。借文王以寓刺。曰。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此乃忠臣憂君實語。孔子亦曰。我觀周道。從先維俗議。卷之四。言天。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聖人必無違情之言。

孔子身任綱常之重

孔子雖獵較。而簿書必正。雖微服過宋。而歸魯亦不徒行。雖不能止三桓之拜上。而自拜則必從下。雖不能追討季孫意如逐君之罪。而陳恒則必請討。此以一身任綱常之重。而不輕放過目前者也。便在今日。其所以匡朝範俗之大槩可知也已。

孔子事父兄

孔子三歲而孤。其先兄則歿於孔子未生之日。故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不曰。不得父兄而事之。乃曰。事父事兄未能。蓋聖人宅心之虛。反已之厚如此。乃今有父不能以孝事。有兄不能以悌事。而猶口談聖人君子之道。若將跳身於人倫外者。行已有耻之義何在哉。

五常以重奪輕

從先維俗議。卷之四。言天。天下惟三綱之重不可奪。五常中。則有以重而奪輕者。故臣無叛君之理。子無叛父之理。妻無叛夫之理。其重不可奪也。君有必誅之臣。則寅僚之誼爲君奪。孔子之所以誅少正卯也。父有必誅之子。則兄弟之誼爲父奪。周公之所以誅管蔡也。此謂以重奪輕。以此義推之。諸侯欲危天子。大夫必以死諫。不可諫。則逃之。父欲危其祖。子必以死諫。不可諫。亦逃之。妻欲危其夫。妾不必以死諫。當爲夫白。妻謀不可白。則死之。此

中皆有天則存焉。

朱均伯魚

孟子謂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孔子則才顏子而不才伯魚。今考其世。朱均特對堯舜而稱不肖耳。書曰。虞賓在位。丹朱甘作虞賓。無一毫忤舜受天下之心。後世有此不肖子乎。伯魚亦對顏子而稱不才耳。見父獨立。則趨而過庭。聞詩聞禮。則退而就學。後世亦有此不才子乎。堯之不以天下與丹朱也。爲其詘訟也。口不道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三

忠信之言爲詘。好是已而非人曰訟。今天下人子之不詘訟者蓋鮮矣。居今思古。果有趨庭之伯魚乎。何必更羨顏子。雖慢遊傲虐如丹朱。但自殄厥世。而害不及於生靈。何可盡掩其啓明之質。恐亦未必不賢於今之所謂肖子也。

舜禹事父母

嘗疑玄德如舜。何以不能早得瞽瞍之心。此非但以瞽之孽後妻溺少子已也。亦以父子格局相反焉。瞽蓋一鄉善士之格。而舜則天下萬世

善士之格也。瞽但斤斤保守爵土而已。舜乃善與人同。自得七友之後。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殆嫌其務外而不情也。是以逐之歷山。逐之河濱。雷澤。使其自作生理以困之。又不爲之納室。則甚矣。然則安得謂爲一鄉善士。曰自暴至於瞽瞍。無失德者。此亦史氏之言也。既無失德。非善士而何。善士何以稱頑。曰此亦四岳以舜照之。而目其爲頑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心則德義。非聖即賢。然則古今之頑父豈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三

少哉子非聖。則不形父之頑耳。瞽瞍之爲頑父。正鄉黨自好之流也。惟其爲鄉黨自好之流。是以終格於舜。使如鯀之方命圯族。則雖堯舜之君亦不能格矣。而况於子乎。是故鯀之難爲禹也。不如瞽。而鯀之不可格也。尤甚於瞽。舜但號泣於一時。而禹則遂成終天之恨。卑宮惡服以終其身。有以也。噫。吾儕觀二聖人之所以事父母。措身寧有地哉。

忝忝人不格姦

吳有隱逸君子曰王博士敬臣嘗與予論虞舜
忝忝又不格姦之義曰人子最忌傷父母之心
格其姦則傷矣舜但忝忝自進於義不敢格父
母之姦也惟其不格所以久而自格知言哉博
士事繼母最孝此正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
而有味也

不告而娶

人子幸而遇聖明之父惟有武周之繼志述事
伯魚之趨庭習禮而已遇頑嚚方命之父母則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有致曲之法是故不告而娶惟三十而鰥之聖
人可以權行亦爲堯以君道臨賢賤無事於告
也如論事親之常道定是出必告反必面家有
不告不面之子逆子也聖人制禮教之不可必
怒怒之不可必放不怒不放禽犢之愛耳堯舜
之爲父必不然堯不但以二女女舜亦以九男
事舜豈非欲舜之并刑其子歟抑亦九男中有
不可教不可怒者卽此便是不教之教不怒之
怒不放之放也

曾子耘瓜受杖

曾子耘瓜誤去其根受曾點一擊而斃甦卽趨
而慰父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可謂孝矣夫子
乃戒門人曰參來勿納也叩其故則以小杖受
大杖走之義爲言此夫子故迂其詞以薄其父
子之過也當其擊時何暇虞及大杖而走哉蓋
耘瓜去根此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也曾
點杖之豈惜一瓜之根哉怒其心不在耳然何
至一擊而斃曾點之心亦粗矣夫子義不責點
而但責參姑以勿納示意雖警參之放心亦愧
點之粗心也聖門之學之切實如此今世亦有
悟一貫之高賢而耘瓜受杖者乎亦有斃於杖
下起卽趨前故示無恙以慰父心者乎爲師而
聞此變也亦有含幾示警不以失杖咎其父而
反以受杖咎其子者乎省及於此有不竦然內
汗也者便是麻木漢

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

古人不諱出妻然孔門三世出妻亦異事也伯

魚喪出母。子思亦喪出母。而獨禁子上之喪。何居。此必其出同。而其所以出之之由異也。子思難言出妻之由。而又不欲以父之喪。母爲非道。故但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伋則安能而已。蓋有隱諱存焉。獨怪當時門人。何不徑問子思之喪。庶氏母。而問及先君子之喪出母也。蓋伯魚之母。從孔子出。正猶子上之母。從子思出。若子思之母。則必伯魚請於父命而出。不從伯魚自出。故不援以例子上也。此處俱有天理人情之極致。不可不察。

從先儒議

卷之四

一頁

親睦九族

書頌放勳之盛。首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族何以言九耶。族有二義。按宗法。期功之親。稱家人。總麻以下。方稱族。此別同堂之子。姓而稱族者也。三命不齒之義。取諸此。又按左傳。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別氏於姓而稱族者也。八元八凱之稱十六族。取

諸此。堯之惇睦九族。蓋氏族之族。而非總麻之族。然亦該於其中矣。蓋從軒轅分派以來。有此九氏。與元凱等。而堯之明德先被焉。所謂通可達在茲也。王文恪公辨姓氏甚核。謂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繹

從先儒議

卷之四

一頁

之上亦非義之所安。是以國制中有筵宴別席之例。蓋出其席而不易其序也。途中相遇則如之何。此以行止遲速相遜避可矣。

服親不婚

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蓋殷以前五世親盡則相與通婚。故堯舜同出軒轅而流派既久。族姓已別。堯遂以女妻舜。不以爲異也。至周而姓氏之辨嚴矣。故以同姓不婚別之。此天則也。是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兄稱弟婦

兄稱弟之妻。於外姓曰弟婦。其來已久。而大傳不以爲然。故發其義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蓋不與伯兄之呼弟婦也。今按古人之稱弟婦。亦非無謂。古以事

父事兄並稱。兄之屬宗子者。亦有父道。嫂之屬宗子婦者。亦有母道。故兄雖不面呼弟名。而對尊客亦不嫌於稱弟名。雖不以婦面呼弟之妻。而對外姓亦可以稱弟婦。於義未嘗不協也。記中大傳一篇。儘有妙義。而其中之欠核者有二。一謂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在牧野克殷後。於詩書俱不合。一謂兄不可稱弟婦。是也。兄不稱弟之妻爲婦。則對人當用何稱。此其出自漢儒。而非孔壁之真傳。無疑已。雖然。兄亦有不可繫稱弟婦者。其身不負父道。而弟却在三命不齒中。乃混以弟婦稱。諸外姓亦嫌於亢。大傳之文。或有取爾也。

無服有服

古者叔嫂無服。姑姨姊三夫無服。國初定律。三夫之無服如故。而叔嫂則爲之大功。此亦變前代之制矣。俗士不無以古非今者。試虛心以叅之。昔人不制叔嫂之服。爲遠嫌耳。論義則婦從夫服。昆弟之服皆暮年。曾不推及於昆弟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配於義似漏論情。則幼叔儘有受嫂氏之撫育者。伯兄亦有受弟婦之侍養者。而臨喪則漠然不服一經。於情亦涼。國制殺朞喪而定大功之服。可謂酌情義而用其中矣。

爲師心喪

古不爲師制服。而心喪三年。則見於禮經。先儒以爲師不制服。爲其服難制故也。此義已畧剖於人師經師議中。稽我聖祖最重師範。而亦不爲之議服。何歟。蓋亦有感於末世之師。難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以例於洙泗杏壇之師也。觀其定仕途四拜之禮。不以官長當之。而以民間業師當之。則禮亦可以義起。蓋有舉業外之人。師能陶人之德性者。亦有舉業中之經師。能迪人之志節者。此亦古者心喪之師也。當此教衰之日。縱不能如孔門之治任三年。而以祥禫餘哀之服。從受恩之深淺。隱然爲朞爲功爲總。其猶行古之道也歟。畏友亦可殺師一等。而權爲之服。

古人重得師

論語書中。曰親仁。曰依仁。曰就有道而正焉。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俱向尋師上說也。蓋古人最重得師。師之所以爲重者。全在景行憲德。而乞言次之。今自舉業之途盛。而天下幾於無師矣。士由釋褐以至歸田。聞有折節於禪玄二門之狂豪者矣。未有親仁事賢。追古人憲老乞言之風者也。欲世教之不衰得乎。聖祖設科取士之意。必不如此。其誰識其重而反之耶。

當仁不讓於師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語曰。當仁不讓於師。朱子爲之註曰。雖師亦無所讓。言當勇往而必爲也。此意甚當。蓋與告顏淵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意通。近時立爲巧說曰。當仁者。不以師道讓人。則好爲人師之端起矣。姚江之流。人人欲爲先覺。此非以仁爲己任。乃以師爲己任也。然朱子以任仁訓當仁。亦近於鑿。究夫子之本意。直謂當其爲仁之時。雖師亦無所讓而已。爲仁者。不至於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無休心處。可因師之不力於仁。而退遜

以就之耶。一遜則半塗而廢矣。此當仁不讓之訓所由發也。昔者江陵不奔喪時。館中沈修撰君典走趙檢討汝師處。議出朋名疏糾之。而吳編修子道隨至。子道止君典曰。此舉當讓我兩人爲先茅。子姑愛其死以有待也。君典曰。論科當讓二先生。吾其草救疏以代臺諫之庖耳。已而吳趙杖闕下。君典疏草爲座主所奪。不果上。余勸君典引疾長往以謝兩君。不三年而病卒。於時綱常之疏不發於臺省。而發於史局。固未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刊

知其果合於仁與否。而三子會議之頃。亦是當仁之時。吳趙可謂不讓。而君典則有讓先輩之嫌矣。愚嘗題君典墓蹟。言及桃源三結義而傷之。如劉先主念生死之盟。不以漢室之讐。易關張之讐。亦有當仁不讓之槩也。夫然而其粗也。論到細處。必如顏子之請事四勿。而後可稱不讓之勇。

朋友之交

三綱中無師。五達道中。亦有朋友而無師。夫何

故。師道不囿於綱常內也。太古尚有出世之師。卽論世間之師。亦有定名而無定位。君有道。卽君是師。父有道。卽父是師。兄有道。卽兄是師。而古者天子有師臣。則臣亦可以爲師。此師之所。以不列於綱常也。周官九兩中。有以道得民之師。此則攝在朋友一倫中。例諸三綱。師卽友之綱矣。然師以嚴憚爲義。而友以切磋爲義。友道尤爲親密。故孔子無顏子。則門人不日親。無子貢。門人不日進。七十子雖得聖師爲依歸。而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刊

列薰磨之助不少也。今日之吳中。不但師道絕。友道亦絕。未遇之先。非舉業弗友。既遇之後。非詩酒弗友。以仁義爲桎梏。以經史爲敕帶。而宵人乃巢穴於其間。無論洙泗薰陶氣味。求如吾山洛社之遺風。亦邈乎不可再得矣。何怪乎後輩之侮先輩。下流之訕上流哉。言及於此。真可痛哭流涕。

毋友不如己者

孔子雖教弟子泛愛衆而親仁。而於忠信之君

子必戒以毋友不如己者。其別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界限又甚嚴也。自近世姚江泰州之脈流。講道家類以濫交爲當然。以擇交爲狹隘。蓋借口於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說。不知當時子張之對子夏門人。蓋應機之藥石也。孔門以道相成。大率類此。今玩其言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則德非大賢。豈不戒乎匪人之比。又曰。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則以不賢見拒者。豈無內省之心。使人人能以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聖

賢內省。則友道亦振矣。故論交還以子夏之言爲正。今亦毋論士之進德修業者。當近直諒多聞之友。遠便辟便佞善柔之友。卽舉子業中。樂群一濫。相誘相牽。終日言不及義。業荒於嬉。行毀於隨。日後顯晦殊途。晦者自負窮交。將以不仁不義之久。要責顯者。不復顧其官箴。而以非道干之。一拂其欲。怨謗四起。或遂至於敗官。卽不敗而所損亦不淺矣。然後知子夏之可者。與不可者。拒正。今舉子擇交之龜鑑也。況其進於

文藝而稱道交者乎。

見危授命

士無見危授命之志操。不可與論綱常也。古之人不但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而弟子亦爲師死。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執友亦許相死。故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古人之重道義而輕死生也如此。故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邵堯夫謂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遂判聖人無死地。然則比干之死。非耶。此言殊不可執。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聖

守死善道明哲保身

雖有六聖大賢。當不得不死之時。亦死耳。蓋不特時義當然。抑或願力有在也。然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亦有立於不死之地者。其道在於素位。其用藏於幾先。此於論語篤信好學。及中庸至德凝道兩章見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其義在善道二字。曷謂善道。卽中庸之道也。篤信者信此好學者好此守死者守此。謂篤信好學

於此道守之至死而不變也。下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即守死善道之作用。皆有炳幾之智寓其間。以此爲道必無亢龍之悔矣。然但可以論異姓之卿。不可以論貴戚之卿。中庸謂至德凝至道。其要歸於敦厚以崇禮一句。敦厚者敦博厚配地之德。崇禮者崇峻極於天之禮也。禮以敦厚而崇。故常立於不驕不倍。可與可容之地。是謂君子而時中。明哲保身之用藏矣。雖謂之無死地亦可。此雖龍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臺

德聖人之事。然但可以論潛見惕躍飛之五龍。而不可以論亢龍。亢龍有悔。身不必保。不必不保也。故曰其惟聖人乎。下聖人一等。求所以安身而動之法。則守死善道與明哲保身二義。其矩歟。但非殉名殉利之徒。可以語此。孔子而後其孰能與於此哉。守善道以俟死。而危不入亂不居。曾子子思以之。兼明哲以保身。而上不驕下不倍。諸葛武侯郭汾陽以之。如文文山。如于忠肅。則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者也。不

可以優劣論。

綱常絕不絕

天下從三綱論。則上可絕。下不可絕。上故君可以義絕其臣。臣何可以自絕於君。父可以義絕其子。子何可以自絕於父。夫可以義絕其妻。妻何可以自絕於夫。師不隸於三綱。而有君父之重。其義亦然。故吳起不奔毋喪。曾子絕之。而冉有受鳴鼓之攻。惟有改過遷善以求容於師門而已。從五常論。則惟天合之倫不可絕。而人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臺

合皆可以義絕。天合中亦惟子不可以絕父。而弟亦可以絕兄。蓋兄弟從父母分體。兄苟不父其父。則弟可不兄其兄。此周公之所以誅管叔也。兄非無父無君。則弟亦無絕兄之理。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亦有不合而不可去者。貴戚之卿也。故箕子奴而比干死。湯文之臣桀紂。不但非貴戚之卿。亦非異姓之卿也。徒以一統之義。戴爲共主而已。故夏臺羑里之囚。既出。湯文亦可以絕桀紂。春秋以後之君臣。則不然。

夫有弑父與君之惡。妻雖以大義請自離焉。亦可也。弟子亦有絕師之理乎。曰。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蓋爲成我之恩。與生我等也。師無成我之恩。而有無父無君之大慝。不成師矣。何嫌於絕。亦有德雖不能成我。而恩或有以生我。則亦絕以義而不絕以恩。收其骨而存其後。孰曰不然。朋友但以責善爲道。不與其以非道合也。忠告不可入。則踈。大故不可原則絕。交絕不出惡聲。則善矣。末世拍肩執袂之徒。先不成交。後奚言絕。雖然。五倫而至於絕。皆非有大故不可。

從先維義議

卷之四

五

右一百二十八條。類揭經書中之關於世教。民彝者。核而裁之。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吾未之能行焉。所願有在耳。中或以孔顏之矩裁孟子。卽以孔孟之矩裁程朱。亦以程朱之矩裁時學。非敢輕議先賢也。考趙岐謂七篇係孟子門人所記。其中豈無失孟子之直容處。如出真容。亦不嫌以孔子之真

容正之。程朱而後。則雖名世鉅儒。走漏孔子之矩不少矣。故不揣推敲於其間。蓋究到孔子從先進之根原。不得不及於此。知我罪我。聽之後賢。

從先

俗議卷之四終

卷之四

五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深追先進遺風以垂家訓議內分二款

積陰德於子孫

昔人有云。積金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此萬世傳家之寶訓也。其義本於孔聖。贊易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而曰積。不尚陽德而尚陰德也。慶而曰餘。不在一身而在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子孫也。必舉家咸務陰陽。而后可稱積善之家。亦必此身先得本然之慶。而後子孫受其餘慶。是故餘慶易曉。而本然之慶難曉也。書曰。考終命。又曰。祈天永命。此可以言本慶乎。未盡也。蓋有比干之仁。而以諫死。顏子之仁。而以短命死者矣。豈積善之慶。延於後而反遺其身乎。此當以二氏因果之說。參合易傳之說。道家謂積功行者。天曹除其冥籍。昇諸仙籍。以至於入無極大道。佛家謂修淨業者。臨終往生上界。及十方

佛界。以至於成無上正覺。皆言此身之本慶也。

其義隱然含於餘慶二字中。而儒者未之察耳。有宋鉅儒興起斯文。以忠孝節義之綱維末造。真有罔極之功於萬世。而於此不無遺照焉。乃廓然盡掃天堂地獄之說。以及三世修因證果之說。此大謬也。程朱蓋曰。君子有所爲而爲善。則其爲善也不真。何事談及因果爲。以吾觀於君子小人之心。槩未有無所爲者也。君子之作善也。多爲名。苟不徹於十方三世之因。必不足以滌其名根。小人之作惡也。多爲利。苟不惕於罪福報應之果。必不足以奪其利根。程朱勉君子無所爲而爲善。無乃驅小人無所忌而爲惡耶。然後知孔子道及餘慶餘殃之際。乃徹上徹下之言也。愚講修身齊家之道。一一以孔子之庸德庸言爲矩。而所以行庸德。謹庸言。亦必歸重於程朱之繩墨。獨於三世因果。及三祇脩證之實際。則不得不破程朱之關。正欲斷君子之名根。拔小人之利根。而使之同脩陰陽也。修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二

陽亦豈易言哉。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克無穿窬之心。則陰陽可修矣。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而以忠信出之。報人之德。不報人之怨。分人之過。不分人之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人之惡。不隱人之善。我不負人。而聽人之負我。我不謗人。而任人之謗我。以深心提人於生死之海。而人以淺心鈍置之。母棄母亟。以熱心共人於風波之舟。而人以冷心遐遺之。母忤母求。銷大釁於曲突徙薪。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而勲名有所不必取。蒙極誣於受金盜嫂。而心迹有所不必明。爲國家扶欲墜未墜之紀綱。則衆嫌不必恤。而又不以氣節自有也。爲世教發難明當明之道術。則衆咻不必虞。而又不以門戶自標也。流俗之所爭趨者。吾避之。流俗之所共惡者。吾察之。幽則必闢。而過則必原。其道必不詭於中庸。而其心則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患人之不已知。而求爲可知。求可知之中。不求可爲鄉愿知。而求可爲狂狷知。不求可爲狂狷

知。而求可爲中行知。不求可爲一鄉一國之善士知。而求可爲天下之善士知。不求可爲天下之善士知。而求可爲萬世之善士知。亦不必求爲萬世之善士知。而求可爲依中庸之君子。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默相知於天眼遙觀天耳遙聞之中。又不求生前之遐福。而求可質諸三界之鬼神。不求死後之榮名。而求可俟千百年之后聖。則陰陽之至也。陰陽之至。人不知而天知之。可以轉凡身而爲聖身。離人道而登天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四

上帝命之治世。諸佛提之出世矣。此非從身所感。本然之慶歟。一身不足以盡積善之慶。故其餘又及於子孫。如正考父之三命益恭。而產大成之聖孫。其上也。不然。亦如竇氏之五桂王氏之三槐。歷歷有據。而聖祖導人爲善。亦曰十世積德。必有王者。此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其間亦有仁者無後。後亦未必昌者。儒者槩曰未定之天。豈知來因自有所在。或緣報父母一生之德。而來身盡。則父母之福亦盡。其眷屬自在。

他生或緣了自己多生之願而來。願畢則身後之緣亦畢。其果報自在別界。更有道果既圓。不以一家之子孫爲眷屬。而以十方之法子爲眷屬者。如來是也。餘慶又不足道已。拘儒未究此理。乃執鄧伯道之無兒。房杜之有蕩業兒。疑天道之無知。不已陋乎。語及於此。豈但積金未必能守。卽能守亦造罪之因也。亦豈但積書未必能讀。卽能讀非種德之本也。守財之能造罪一恒人能辨之矣。何以言讀書非種德之本。蓋今之魚然宇內。敗祖宗之世德者。大半從讀書中出也。中有博學能文之子孫。富述作以成名。於世尚屬罪業。何者。文無關於世教。又不本於躬行。而徒以狂僞之風。導後學。此天曹之所不收。而陰府之所紀過者也。蠹木災紙。造罪滋深。祖宗縱有陰德。且爲子孫之浮名蕩盡矣。吾謂文人不知天命。不可以有作。正爲此也。况乎以靡詞艷曲。道人慾而增人悲者耶。故辭章家之子孫多不肖。陰隲之源空焉耳。傳家者審諸。

折衷術家禍福之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聖人探本之論也。而術家之言發福。則曰一相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此爲士人之讀書求進者說。蓋謂福源在前四者。讀書特其媒耳。此言亦足以遏人狂。而輕重則失其倫矣。稽諸至理。當以積陰功爲第一。讀書次之。風水又次之。相與命。勿道可也。何者。相法非無。而許負麻衣之輩。不恒有。何事問真術於假人。命則誠有主者。而不在年月支干之八字。以年月支干言命。則世之八字同而遭際異者。不少矣。况相隨心變。命亦隨心變。李廣以殺降之譴。削侯封。裴中立以還帶之騰。削餞籍。則二者亦可以陰功轉移者也。真希元以命詢日者。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君子亦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唯風水之說。則儒者不可盡廢。以守義安命如晦翁。而於此猶究心焉。則不忍委父母於匪人之手也。然吾猶以爲有晦翁之德之功。而爲父

母求吉地。天必以吉應之。無晦翁之德之功。而希分外之大地。亦妄也。晦翁亦嘗斷斯案矣。當其提刑江右時。嘗爲巧奪人之吉地者所中。事後覺之。而書其墓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雷神隨轟烈而裂其柩焉。此可以知吉地之不以凶人承矣。吉人雖可以承吉地。而亦戒乎越分之求。是故禁地非忠臣之所謀也。謀禁地。卽是亂賊今將之心。險地非孝子之所營也。營險地。卽是小人僥倖之習。二者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焉。卽有陰功亦斬矣。是以有德之君子。且母爲子孫圖驟發富貴之地。而專爲祖宗卜永培福德之地。種德之子孫多。則祖宗之氣脉厚矣。先風水而後陰功。此術士之不善言風水者也。唯讀書爲士子本分事。不問相與命。及風水之相應與否。而窮理正心以之。顯親揚名亦以之。祖宗雖有裕後之德。匪此則發身無由也。其當次於積陰功之下。何疑。以陰功啓後之祖宗。召讀書邁迹之子姓。此天理也。而地理亦未必無

助焉。故風水當次於讀書之下。陰功與風水合。其發福也必速。風水不與陰功合。其發福也或緩。即使不合。而祖宗之樹德果深。天必默以吉地畀之。即使兩合。而子孫之植惡漸長。天亦默以凶地待之。又至於積善積惡之極。則吉地將不能爲福。凶地將不能爲禍。蓋地理又制於天理矣。然此亦但論餘慶餘殃之流。而未及其本也。本不在子孫而在己身。蓋此身乃六道輪迴之身。亦三賢十聖脩證之身也。欲究餘慶餘殃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八

之本。當參釋氏華報果報之說。釋氏分別十善業與十惡業。俱有上中下三品。下中品之善業。詎能勝多生之惡業。故現猶不受勝報。唯上善微有現報。如延齡錫胤等慶。皆華報也。果在所登聖界。及人天二界。下中品之惡業。詎能勝多生之善業。故現猶不受劣報。唯上惡微有現報。如橫死絕嗣等殃。亦華報也。果在所墜火塗。及刀血二途。今使子孫以祖先之餘蔭在高位。而己身已落三途。又使此身以宦迹之浮名騰海

內而身後漫無一路。斯際也。讀書之效窮。風水之蔭亦窮矣。夫然後知陰功之果不朽也。道經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蓋亦隱含此意。但不似佛氏之滿盤托出耳。或曰。佛言華報之果。信乎。曰。此卽大易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苟無三世因果。則不但郊社禘嘗之禮爲虛文。而顏之夭。蹠之壽。鄧伯道之無後。張湯之有後。皆不可得而解。而餘慶餘殃之說亦窮矣。宋儒本以積善導後學。而不窮慶與殃之深。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

因。又不究善因之歸宿處。何異引人升堂。而既閉其門。又錮其室也。愚故不避知我罪我之嫌。而爲程朱補此缺焉。或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今以華果之報。證餘慶餘殃。不近怪乎。是不然。因果之理。神也。非怪也。曰。神亦夫子之所不語。又不然。夫子以怪之力。足以亂神。故不語。而神則未嘗不語也。易不云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夫子且進上士以窮神之學。而豈諱之哉。第神化非中人以下之。

所可語。而輕以語人。是余之口過也。有鑒於衒士之妄言禍福。而推原及此。則以堅脩陰陽者之志焉。

教子孫敦實行

無間縉紳韋布家。教子弟。須以 聖祖所揭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爲根本。以 聖制所頒六經語孟鑑史性理爲課程。飲食宴樂間。或不嫌提及罪福因果。以興其修福遠罪之心。至於禪玄二家之實際。勿道可也。何者。禪門之無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

生法忍。玄門之先天秘訣。俱上達事。上達不可以言傳。言傳卽是導狂之竇。且末世子弟。具中行之根器者有幾哉。不具中行根器。而獵教外別傳。鮮有不馳騫虛玄。弁髦禮法。蔑君父而輕先達者。使有長者詰以躬行。則必逃之無上之道。不曰。大悟不拘於小節。則曰。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內雖有賢父兄。外雖有嚴師友。且柰之何。今世有一種宦家子弟。此風方起。吾不知其所終矣。愚爲此懼。所以雖參儒釋異同。而對子

姓眷屬。絕不談及出世密旨。惟以庸言庸行率之而已。然猶有背而馳焉者。豈身教不足以符言教歟。或曰。子以因果誘人。獨不使子姓與聞出世之旨乎。曰。出世非子弟之急務也。人道不修。而躡等以希天道。徒造孽耳。欲出世者。必以菩提心。行普賢行。一切普賢行海。大要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矣。舍下學而求上達。卽屬魔說。且吾儕身在綱常中。刑家自有矩矱。家人之傳。不云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不正。天下不治。而曰。吾將從無上導師於三界外也。此身果能一旦高飛遠舉。不衣食於人間乎。其鹵莽亦甚矣。故出世一宗。相研當在師友間。不在父子兄弟夫婦間。蓋行門不可亂也。亦有就父子兄弟夫婦間。而團聚共說無生話者。其前代之傳大士。龐居士乎。此亦世外之英。不可爲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法。二士旣不可以爲法。則曷不并佛門因果之理而闕之。曰。易說餘慶餘殃。因果瞭然。特不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一

言三世之報應耳。無奈被宋家諸儒。撰一說以掃之。大類撥無因果之外道。故不嫌借佛經以証孔宗。而孔門之矩。又在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如之何其可濫也。溺因果而濶畧於民義。狂僞之端又起矣。故戒之。雖然。究因果之實際。則必入於無生之理矣。今使子弟信因果而獨使之不信無生法。忍可乎。曰。學者果信無生法。忍則必圓修普賢行門。果修普賢行門。則必知當務之爲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務孰急焉。斷不壞世相以求出世法矣。惟今之後生小子。多有不悟正因。妄求上果者。佛智未入。而儒行先虧。淨土未生。而泥犁已就。是以無生之理。悞此生也。故不得不爲子孫防焉。周雅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前言禪玄實際之不必譚。雖曰傳家之道。亦爲小子有造說耳。進而入於成人有德。又當別論。孔子論弟子之道。蓋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爲急務。而足之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言造小子之法也。在今世則學文亦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二

可謂之餘事。當與孝弟謹信並修。如在成人有德之列。則學文又不足以囿之。當曰學文修行有餘力。則以讀出世之書可矣。但非行有餘力。亦不可。

孝爲道本

孔子自言行在孝經。而有子亦以孝弟爲人之本。然必有父而後有兄弟。又本於孝也。故道本唯在一孝。其典要具在曲禮中。古以三物之教造士。必於父在觀志。父沒觀行。一切溫清定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出告反面之節。正士行之所在也。造士以之。選士亦以之。故春秋戰國之世。雖曰亂賊交作。其變多在上而不在下。里閭尚以孝弟爲行門。匡章責善於父。則通國稱其不孝矣。今世子姓。殊無講於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之節者。匪獨以古禮湮沒之故。其因尚有二端。一則以父兄之教子弟。專重舉業。不復繩以朝夕侍奉之儀。一則以子弟樂放肆而憚拘檢。其負才智者。則借禪玄二窟以藏身也。蓋以父母之生色身爲輕。以

法王之生法身爲重。且曰。吾將遠父母以證法身。還復以法身度父母。何事用力用勞之小孝爲。自有佛教以來。此見之在人心已久矣。而玄門亦影其說以誣世。使聖祖目擊今日士

風之敝。必有術以轉移之。將不徒以經義取士。而乃容其影二氏以長悖逆乎。彼子弟之藏身二窟者。亦是滅裂叛緣。誣陷二氏之祖耳。祖道豈然。旌陽令許遜。非得太上之真傳者乎。其教純以淨明忠孝爲主。曰四美備具。不鍊而仙。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四

謂世有大忠大孝之士。上帝自以神霄大丹錫之母。以九還七返爲也。服食鍊形。特中下之仙品耳。故仙家之先天秘訣。非曰無之。大要已藏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中矣。若佛氏大乘戒經。則明以孝順父母爲首綱。而其初來四十二章。較量飯僧功德。却曰。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儒者身不出家。奈何影射緇流之得道度親。而虧現在之實行哉。大槩入佛未深。而逐其迹。未有不種地

獄業者也。傳家之道不可不嚴於此。

戒子孫作浮薄口業

儒者有尼父無毀無譽之心。又有尼父差等百王之眼。則啓口容聲。闡幽誅隱。皆陰陽也。不然論古論今。總屬口業。是以馬伏波戒子姪書曰。奸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伏波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卽有浮薄之子。尚不敢挾三界導師之重。卑古聖賢。亦不敢托蓮臺九品之胎。早已父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不過議及時流時事而已。而伏波之督過兒曹。其嚴如此。使見今世宦家子弟。一獵出世之宗。便薄四恩而侮千聖。痛恨當何如哉。予最恨吳中有孤樹裏談一編。出自徐武功之黨。將我朝聖主忠臣而誣蟻之罪。不在謗佛弑君之下。若而人者。端爲欲遮武功奪門之醜。則誣于忠肅以反謀。捏出景皇疑辭曰。于謙這廝作天子耶。又恐此狀不信於天下。復援齊東野語。誣及高皇帝中山武寧君臣之際。以爲公孫洩焉。謂

高皇入開平之譖。有疑於武寧。武寧從平胡歸。龍江關擁兵不入。上不得已。出關慰勞。乃入。

當是時。開平歿於柳中久矣。譖何自來。其不根孰甚焉。更有甚焉者。如殊字之疑爲歹朱。作則之疑爲作賊。此桀紂莽溫之所不爲。而謂

聖祖爲之耶。汚蟻皆如此類。顧今學士大夫。猶有喜聞而樂道之者。卽此便是無君之心。使佛氏地獄之說而誣也。則已矣。如其不誣。能逃濯口拔舌之罰乎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此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

橫議中。當服善戰之刑者也。連諸侯者次之。其近代之詞宗。自負旗鼓中原。剿二氏以助班馬之波瀾者乎。彼其方古人也。唯尊一佛。餘無怨者。而褒記獨蒲槐棘之堂。其方今人也。唯庇同黨。餘亦無怨者。而獎借偏在三遊之客。其是非好惡之公何在焉。後生旣資其筆法。則亦必染其氣焰。合狂與僞交發焉。罪亦不在謗法謗僧之下。而今學步邯鄲者。正未已也。傷哉。乃如伏波所刺議人長短。是非政法。恰中邇來不得志。

山人之病較前二種其猶在辟草萊任土地之科歟凡事必起於微而成於著欲端子孫氣習先從伏波之戒始

同居擇里

古唯大宗百世不遷小宗則五世親盡亦遷矣既以親盡而遷必無同居之理而唐有張公藝九世同居亦異事也然則親盡之宗殆不嫌於同居乎曰同居及於九世此真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末世何可多得考諸序卦傳乾坤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七

受之以屯屯受之以蒙蒙受之以需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然則同宗共爨久而不分亦聚訟之囿也與其聚而成訟孰若分而各寧其居世無張公藝之忍德而效張公藝之同居必不克矣然古人稱兄弟之子為猶子又稱同祖之兄弟為同堂則祖父在堂子孫之不分居可知今吳越間唯貧家有二三代同居者而富室諸子既長父母已先為之各構一宅矣雖非淳古之道而風會已流至此聖人且柰之何

若究情理之中當是同堂之兄弟主於合而小功以降之兄弟主於分也又參魯論里仁為美之說則仁人亦不嫌於擇里既擇里豈能合族人而胥遷之周元公從道州徙江州朱晦翁從新安徙延平不聞以族人遷也元公意在近東林總而晦翁意在親李愿中豈以擇里奪合族耶而我吳范文正父子之卜居洛陽似不但擇仁里而亦兼遠橫議之里焉智矣哉太范公自郡遷洛而愚乃自婁遷郡此其得失何啻天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六

而今亦頗有以自慰焉者先正有言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愚於此受鍛鍊不淺矣竊亦妄擬濂洛關閩諸大儒涉世風波儘大猶欠涉及此邦曲盡毀譽不根之變態也吾今復衍里仁之訓為後昆法曰仁者無用擇里智者不嫌擇里擇里可與同居之義相參

養不中不才

中才之父兄養不中不才之子弟擇師友其第一義歟一南容也初年載寶而朝孔子病之已

而隨孔子適周問禮。目擊聃尼授受之際。有悟焉。遂三復白圭。成言修行道之君子。至於鄙羿。慕。專禹稷。蓋薄三家之所爲。而儼然起先進之思矣。師友之功大矣哉。如南容者。真以不中才入中才矣。而孟僖子臨終一命。實啓之。僖子亦善養子弟。之不中不才者哉。顧古之所謂中才。似與今異。今世所稱中才子弟。未必非古之所目。不中不才子弟也。有以忠信廉潔之似投世好者乎。父兄必中之矣。有以巧文辯慧之技諛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

以易子之教哉。
子孫當擇仁術
孟子論函矢。巫匠之仁不仁。而曰。故術不可不慎也。此爲當時富強縱橫之徒發也。蓋士當擇仁義之術。不當擇功利之術。愚謂斯言可作傳家之範。傳家之範。習儒上矣。其次莫如習農。農家服田力穡。以供上稅。克勤克儉。仁者之術也。習儒而不仁。不如習農而仁。又其次則習醫。亦可醫而精。最便於行仁。然輕試必傷人。故質鈍者不可習。又其次則習賈。亦可賈而節。不至於傷仁。然多藏必厚亡。故性貪者不可習。醫與卜同流。而卜則入於賤業。非有嚴君平之高雅。忘操弗習可也。賈與商同流。而商則入於壟斷。非有計然子之儻心。曾弗習可也。此外尚有堪輿。占候。風鑑。子平。識緯。術數。百工技藝等術。非謂道皆不載。而習其術者。多入於不仁。世家子孫之擇術。不在是焉。

三途當守正額

卷之五

十

國家雖以三途取士。然士爲薦舉而修德。卽僞德也。今世薦途已塞。士惟謹庸行。信庸言。以求天知而已。慎毋染山人餘習。樹黨相嗟。陽樹德而陰釣名。僥倖薦舉於萬一也。吏員乃仕途之必不可廢者。第刀筆壞人心術最易。苟非至誠至仁。出自天性。疇能行陰陽於刀筆之中。三吳澆僞成風。尤不可令子孫習此業。唯讀書不讀律。昔人所譏。而國朝大明一曆。又精義入神之書也。儒者不可不以學文餘力習之。孔子之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三十一

論孝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今世之士。所以顯親揚名。立身行道。惟有科貢兩途而已。不科不貢。則行法以俟命。可也。科貢之外。尚有援例納粟一途。雖非國初正額。而既有此例。則亦觀光用賓之階梯也。志大者。或不屑就。而亦無害於心術。其異途之不失爲正者歟。武科與儒士之額亦然。掾史胥徒。正古之所謂出鄉不與士齒者。去倡優隸卒一間耳。衣冠家之子弟。毋入焉。

子孫勿習閑泛詩文

蓋有往昔名賢之所甚重。而末流遂成長物。當今達士之所通厭。而畏途猶復聚羶者。應世詩文是也。而詩之流弊尤甚。蓋今世青紫中人。多借嗟生諛死之文。納款於館閣名流。爲日後資緣地。而淹滯之流。欲求終南捷徑。此亦其一階焉。故今之以左國班馬關竒者。皆僞實也。然文壇之牛耳。亦難執。蓋山林之士。多不能爲廊廟之文。雖欲效頌左國班馬以入文壇。亦東施耳。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三十一

至於五言七言。則習儒不就之山人。皆可以刷足其中。而攘臂四出。以要當道。不但僞實。亦狂實也。詩本先王理性情采民風之具。而濫觴一至於此。豈非世間長物。豈不爲達士所厭。而世猶相率聚羶者何。勢固有所不能革也。國家之選庶吉士。不廢詩。館閣名公之應外交。不廢詩。詩或於山人有資焉。而郡邑有司。則有委身詩社以獵政聲者。爲此曹能興譽。亦能興謗也。故邇來騷人墨客之請託尤靈於失時之縉紳。

親之者如芝蘭。而畏之者亦如蛇蝎。流弊且不知所底止。非憂慮遠之君子。孰能照之。我聖祖革去前代詩賦取士之制。可謂洞燭弊源矣。而豈虞後世之以館選發斯罔哉。今亦末如之何也已。然名本造物所忌。假詩文高士之名。以然利。鬼神尤嫉之。是以詞家之後嗣多不振。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在今日。當不言史而言詞客矣。然性固不長於詩。而以詩爲戒。實有鑒於此。初釋褐時。猶但戒詩不戒文。黽酌嗟生諛死。從先維俗議。卷之五。三

戒子孫濫聯詩社

古人資游藝以治心。藝外無學。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六藝中。詩禮樂最重。而詩之興。又在禮立樂成之先。誦詩三百。即能達於政事。專對四方。孰謂詩可輕視哉。第今之詩。非古之所謂詩耳。考亭夫子嘗評之曰。古今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音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自唐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寧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蓋考亭夫子。雖不以詩名。而實長於詩者。其爲論。蓋以三百篇之風雅。裁漢魏以後名家之詩也。今詩家最重李杜。由考亭評之。亦在沈宋以後律詩一等中。較陶柳當輸一着。而況其下乎。愚幼即想古人之學。何以獨興於詩。

爲其得性情之正也。李杜滿腔豪氣。發爲詩歌。儘有引人入狂處。性情何由可理。李詩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夫千金之輕散。以何緣。其復來又以何術也。杜詩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夫文章驚世何足誇。而車馬江干何足耀也。此等狂詞。不但不能正人性情。抑且可以銷人陰陽。而豪門浮薄子弟。將有歌此音而喩喩神旺者矣。傳家者何可不以爲防。然李杜猶有性情之真在。乃近代之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詩者。又異於是。大槩舉業不足以取青紫。而卒業於此。資之以走高門。而有司者也。子孫一入其中。祖宗之元氣必斲矣。雖然。宦家有負才氣之子孫。艱於仕。疎於農。舍詩文一路。殆無可以收其心者。但令遏狂遏僞。親正士而遠淫朋。其亦可以無害矣。倘具近道之資。尚有向上一着。與其研晉唐後之選律。不若研曾諡前之竺墳。研選律者。縱入李杜之室。猶種多生罔念作狂之因。研竺墳者。縱落聲聞之坑。亦植萬劫克。

念作聖之本。何不以此奪彼。此亦爲後生狂心難歇。不得不開此方便法門耳。果入孔子下學上達門庭。亦何用此方便爲。蓋國朝自何李楊旌。七才子奪幟以來。詩社之濫觴已甚矣。懲嗜廢食。固不可。矯枉而不過正。亦不可。愚竊有感於劉文靖公之言也。嘗有譚李杜於公前者。公曰。此唐朝兩箇醉風漢耳。何足羨耶。斯言殆爲何李而發。大逆詩人之耳。然非盛世卿相不能爲此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家晏勿張戲樂

馮祭酒開之有言。和尚家作詩。正如秀才家唱歌。謂其雖非過惡。而皆失其本分也。吾竊以爲儒流之學曲。尤醜於緇流之學詩矣。詩本儒家分內事。所以戒子孫濫入詩社者。特爲詩社中多不檢之士。詩亦無復古風。往往雕色相而迷本真。用之以畧名畧利。故可厭耳。使以陶柳風韻。敲李杜音律。不失幽人本色。則何惡於詩哉。唯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戲文。不問貴遊子弟。庠。

序名流。甘與俳優下賤爲伍。群飲酣歌。俾晝作夜。此吳越間極澆極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爲怪。以爲此魏晉之遺風耳。豈知遊風煽於外。淫風煽於內。閨門慚德。必從此起。始作俑者。其有帷簿之變乎。愚深有慮於此。則并尊賓之侑觴。戲樂而絕之。因戒後昆。匪從別墅宴賓。不得用梨園子弟。端爲戲樂誨淫故也。或者潭府深沈。內外懸絕。不必慮及於此。而防範子孫。當以清白節儉爲本。則有不得不以身先之者。是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一

寧冒違衆之嫌而不辭。每見吳越間縉紳燕會。卽不張樂。幕賓亦以曲聲唱和爲常。愚謂雅歌投壺。古人之盛事也。與其以淫曲導慾增悲。有若復古詩歌更唱迭和之爲雅哉。而今鹿鳴舊讌。且爲戲樂所奪矣。卽曾黠童冠咏歸之趣。查不可追。誰與復先進之禮樂耶。

借旁藝以收子弟放心

記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詩書禮樂。猶藝也。藝入博奕。則下而又下矣。然孔子於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者。却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朱子爲之訓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肯哉言乎。蓋今富貴家豪放子弟。讀書不成。豈肯復安生理。娶頑重。挾娼妓。日與燕朋燕辟之侶。賽賭淫樂。趨入下流。端爲心無所用故。則用之博奕。亦稍可以收其放心。昔人傳奕爲堯所創。以教丹朱者。理或有之。蓋丹朱啓明絕世。而性喜慢遊。能爲罔水行舟之事。此不可以禮法繩也。惟有精絕技藝。或可以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一

其雄心耳。奕雖未必果自堯作。使堯作奕以節丹朱慢遊之習。亦是盡性致曲之一事。至於逸民高士。亦有借此藝以遣興陶情者。故陸子靜曰。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卽是道。然琴瑟委是古人所操。而博奕亦喪志荒業之具也。此外復有象局。相傳起於武王大公伐紂之時。其繫心與博奕同。總之子弟之知所用心者。戒之可。子弟之無所用心者。習之可。夫子曰。爲之猶賢乎已。此爲醉生夢死者開方

便門也。乃如今之流蕩子姓。心無所着。而又不
能終日無事。則以賽骰抹牌爲樂。此乃破家蕩
產之本。又不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矣。

戒子孫好古玩

周太保作旅獒。用訓於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
不貴異物賤用物。而今世家子姓。多作無益多
賤用物。不惜以重貲市古玩。生則以之娛目。死
亦以示喬木家藏云。愚竊以爲此非崇德象賢
之事。乃損德敗業之事也。君子之好古。自有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无

天下惟不生不滅之心爲最古。士胡不此之好。
而好今人染汚生滅之心。心之所以爲古者。不
出三物。智仁聖義中和古德也。孝友睦婣任恤。
古行也。禮樂射御書數古藝也。好此三物。其心
乃古。士之所好皆不在。而獨於古之物玩役心
焉。下矣。成周以稼穡開國。選士必起於農。農桑
正屬古物。今子姓或賴祖父遺澤。一切耕夫織
婦之所汗血艱辛而成者。吾皆坐而享之。視古
人已越分矣。乃不推有餘以濟不足。而甘積無

益之物。何爲哉。雖有商彝周鼎。飢不可以爲食。
寒不可以爲衣。而卿士之家。又不可以陳於祖
廟。亦長物也。况吳越間奇技淫巧。可供兒戲者。
真不祥之器耳。歷考古今好積古玩之家。鮮有
不煨於火者。故有道之君子弗屑也。唯古籍古
字。屬六藝中物。不嫌蓄之以動後昆好古之思。
而其本亦不在此。本何在。曰。在六德六行。

父爲子待諸母地

聖朝之制。待繼母庶母俱重。人子一不盡道。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无

冒不孝之名。此在爲人父者。當有以豫爲子地
也。按古禮。唯宗子七十喪偶。亦必再納宗婦。以
領支婦。苟非宗子。則有中年喪偶。而不再娶者。
但不可以槩有家之卿大夫。卿大夫有鼓盆之
變。不但中饋不可無主。卽主婦亦不可無輔。於
此有權衡焉。從四十外喪偶。而家有寡婦。但納
妾。勿納妻。蓋妻後冢婦而進。非極孝極順之子
婦。難諧也。從六十外喪偶。而苟無侍妾。但納婢
勿納妾。蓋妾以少艾而入。非極貞極烈之天性

難馴也。適子於庶母。俱當服。父多妾。子亦多服。故側室中有年盛未出者。父在日。但妾其體而不妾其名。可矣。庶子於所生妾婢。俱稱生母。妾可封。婢不可封。故支子中有從父婢出者。父歿後。但母其服而不母其封。可矣。此皆防微杜漸之道。父當預爲子地者也。至於人子所以事諸母之道。大略具在前議中。

嫡庶授產有別

家人唯妻妾之間難調。嫡庶昆弟叔姪之間亦難調。其禮儀隆殺之等。前議已略備矣。唯授產一事未及議。或曰。子無嫡庶。國典也。授宜均。或曰。庶子不得與嫡子同冠禮。古規也。授宜殺。愚竊有取於嚴文靖之授法也。嫡出者自爲一例。而冢子仍有分外之祭田。庶出者自爲一例。視嫡出之男減半焉。其得情禮之中也。夫唯爲子構姻行禮。或從姻家爲重。輕難拘此例。而授產之時。或庶長賢而早立。嫡子又後庶長而生。則從四六之例。亦可。

處嫁出之女

家有未孝未敬之子婦。不可教而後怒。不可怒而後放逐。內則之言盡矣。度德量力。因時制宜。則存乎人。女適外姓。有不孝敬舅姑。不順夫子者。則如之何。曰。反諸家而教之。教之不可。亦怒之。怒之不可。仍反諸夫家。聽其自生自死而已。爲夫所出。寧收諸家。使昆弟間終養之。勿再醮以累人。舅姑有必不可事者。夫有必不可順者。離則生。不離則死。又如之何。曰。當勉其委曲以盡婦道。至於橫逆之極。身不能一朝居。夫婦離者。聽國法也。夫可以明出其妻。妻亦可以陰達其夫。或者借歸寧之名。寓分離之意。而父母昆弟則以不得已之故。告其宗戚。聽舅姑另擇婦。聽夫婿另納室。兩不傷生。此禮之可以義起者哉。

重烈女體孤孀

不事二君曰忠臣。不更二夫曰烈女。忠臣國之寶。烈女家之寶也。維忠維烈。使其出自天性。一

無所爲皆非大乘根器不能而烈女尤爲難得
吾婁近有一人曰王曇陽未適夫而夫亡遂守
志而以仙化毀之者以爲邪妖之祟譽之者以
爲五陵之師皆非中論也愚則不重其立化於
白日中重其以貞姑入仙道耳爲人婦者蚤失
夫而守志已難矣况乎未成婦而守死不變者
哉家有是寶父母安得不成其志然聖賢却不
以此難行之事責婦人孔門三世出婦皆聽其
改醮心更惻矣世衰道微丈夫因多世盜名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三

宗族尊不師卑

女子亦有然者與其陽守節陰喪節以益家門
之醜不如聽其改節耳故傳家之道還以孔門
三世出婦之法爲正
古者宗廟之禮亦序爵亦辯賢亦序齒今有世
家大族支派蕃衍尊於分者或卑於年卑於分
者或尊於德亦可以三達尊之重使五服外之
祖行叔行師賢且貴之孫行姪行乎曰否師也
者父兄也聞有子師父弟師兄者矣不聞有祖

行師孫行父行師子行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縱有人師經師在子孫行中亦但以心
師不以身師以身師則濫空門之法矣然則三
命何以不齒於族曰不齒者國法不師者家法
也

以義米代義田

范文正以義田贍三族古今頌之當余從嶺表
投劾而歸有一友以此相勸余曰是舉也有文
正之德之業則可無文正之德之業則倍也中
庸不曰爲下不倍乎凡義舉出於一時而難爲
後之爲人上者皆倍也使自孔孟而後凡有名
世之望者皆立義田以贍族天下無尺土不義
田矣有司何以定編氓之徭役哉愚以爲士大
夫如有欽賜之產方可立爲義田不然雖立義
田亦難世守與其募義田之名而貽子孫以難
守之業莫若量出義米以贍三族中之貧乏者
子孫能繼則繼之不能繼則終吾身而已矣愚
實以此小試婁中則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文正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三

公之可者也。

仕者家居戒素餐

君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士大夫以義米周貧族。特親親之一法耳。仁愛之普施何在。公孫丑嘗問於孟子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二氏家猶念四恩當報。吾儕身受皇家之蔭弘矣。可僅僅爲恤族計乎。卽致政居家。亦必有所及於物而後可。言爲世法。行爲世則。陰贊天子之功化。其上也。然君子能爲可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可則不能使人之必我法。必我則依中庸者多。至於遯世。則素餐之耻猶在。其何以釋之。在力厚者。當自廣布陰功。力難廣布。則亦隨分隨力而已。愚於先慈存日。頗從救荒濟飢飯僧護法上行薄施焉。雖承母志以從事。亦自愧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所補於造化以爲愆也。却不敢於衆所趨名處施恩。則深戒乎近名之損陰隲耳。名不近而謗橫生。未必不消生前罪垢。而省身更有賴焉。倘後昆力量懸薄。亦不可不知達

嫌弭謗之道

子孫拓產節限

每見唐宋名賢進而食公餼。則饒退而家食。則置蓋其謀國密而治生疎也。國朝弘正間。士夫尚有此風。而今則治生密於謀國矣。兼以交際日煩。浮費日起。不肖者遂衣食於居間。而賢者爲養廉計。亦有不得留意於生產者。倘念天道虧盈之理。亦如公子荆之苟合苟完。而可止矣。獨今吳越間。賦重役重。士夫雖不苦於役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亦苦於賦。千畝之產。僅足以食千指。猶稱貧宦。一遇婚喪大故。水旱異災。便有不給之憂。性或好交好遊。更非千畝之所能給。不取之於居間而誰取也。在謹身節用之君子。則寧不納世交而已矣。安肯以不義自污。治生以養廉。則義也。亦無取於多殖。廉足養矣。而猶殖貨不已。此孔子所謂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不但士論卑之。造物亦忌之。何可不爲子孫戒。欲戒子孫。則以身先之耳。曩嘗與曹撫臺嗣山公言及傳家之道。

當戒子姓縱入九棘三槐。拓產不得過三千畝。曹公曰。數滿三千。亦盈矣。余卽轉一念曰。善哉。然則戒子孫毋得滿三千畝也。公首肯之。要之吳中田卑利薄。在台座田及三千畝。猶是勉強支吾。在官之清白則可知已。與其不清白而富。則寧清白而貧也。或者奕葉之後。葬地日增。此又不當束在三千數內焉。蓋吳越間山場湖蕩。原不與田畝同論。

仕者勿庇族以厲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仕者父母在。則兄弟無分戶之理。蓋父在。子不許花分。國律也。然昆弟借仕者之庇以拓產。亦當有節。拓至千畝萬畝。亦不得不分戶以應役矣。古之賢大夫。拔園葵。去織婦。此何心哉。而今科第之家。昆弟受蔭。逃役積田以千萬計。獨累小戶當差。義乎。不義乎。此其欲何可諉諸父兄也。父兄實仗我以聚斂。而我又以聚斂委父兄。其何辭於天下。君子可無克己之勇哉。父在。則請命於父。出昆弟以聽役。不得請。亦當委曲調

停其間。或捐米。或捐銀。以助役。父不在。則昆弟自當分戶。分戶而不當差。猶不分也。卽以貼役代當差。亦有虧於絜矩之道。或者本宦原無厚產。而昆弟之產。但以百計。不以千計。則仕者以父母同胞之義庇之。而有司以優免餘丁之例寬之。庶不至於厲民矣。然士固有發迹寒門。不數年而昆弟之產業。其數反浮於出仕者。雖曰不以非義得之。吾不信也。乃今賢士大夫。類知同胞之爲一體。而不知齊民之爲一體。目擊里中艱難。而不忍捨昆弟以應役。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也。是里中出一官戶。乃衆戶之蠹耳。明使有司不得均百姓之公徭。不可謂仁。陰使祖宗不得留身後之陰隲。不可謂孝。而世俗且以爲厚道。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其斯之謂歟。昔劉中丞銳清三吳官戶。詭寄。愚衷中尚守父籍。不無期親之寄產在焉。而不敢吐也。則以先慈尚在堂。而昆弟中亦無拓及千畝者。故不得以詭寄之例爲誅也。竊謂士從初世出身。不嫌於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美

父源頭上存些厚道。再世而後。便當以義奪情。除同父兄弟外。卽不受片畝之寄。可矣。

仕者勿徇親屬私情。以虧祖宗餘慶。

記云。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充斯義也。君子當顯親揚名之日。可爲三族中人代鳴不平乎。曰。此不但較情。亦當較理。不但較理。亦當較分。父兄果有意外不平。子弟寧得坐視。然使父兄之所不平。而輿論之平在焉。則又當以三自反之義勸父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矣。至於子弟之抱不平。義在裁之以理。而不當徇之以情。非抱大不得已之枉。不必爲之代鳴也。若子弟以不欲施諸人而外人反之。則寧爲外人白冤。不爲子弟護短。何者。父兄吾所事奉。子弟吾所教督。教督不先。而至於加人橫逆。咎實在我。方自責之不暇。而暇於責人乎哉。此亦論於同堂以內者。而再從以外之宗。則更緩。毋妻二黨亦然。苟非極冤極枉。通國之所爲抱不平者。弗預可也。蓋不但情分漸疎。而有司之議。

亦戒於越位而謀矣。凡祖宗有發福子孫。必以

陰隲啓之。陰隲之至。莫如不報無道。今屑屑與

族人理是非。而不思祖宗不報無道之脉。必使

百年之積德。消盡無餘而後已。亦大悖也。愚德

雖薄。亦頗致嚴於此。宗族中一有以橫逆加人

者。聞之若刺心然。蓋念祖宗既以積善之餘慶

發子孫。子孫豈不以積不善之餘殃。斬祖宗之

德。祖宗之德。既爲同宗者所斬。則餘慶能獨厚

於仕者之子孫哉。是以不得不惕也。又念先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四

之世。所以使三命不齒於族者。豈徒以尊爵故哉。實以旌別防檢之權。屬諸族人之有位者。使不受制於尊行。以行其民胞物與之政耳。奈何徇同宗以戕異姓哉。仕者如欲厚祖宗之陰隲乎。刑家要矣。匡族急焉。

抑僕從奢僭

孟子歷數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待妾數百人。豪貴之態。皆曰。我得志弗爲也。以其非古之制也。此爲當時大人之驟得志者。發今吳

越間大人尚少是態。而世家之豪僕。却驥駸有此態矣。假令孟子生於今日。其抱賈生之慟可知。賈生傷風俗之薄惡。曰。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此所謂舛也。夫庶人但制於國君。不制於家長。有此豪奢。賈生猶以爲舛。使其入於吳越大人之羣。目擊僕隸舛狀。又如之何。按古者大國卿田不過三千二百畝。大夫田不過八百畝。今吳越間公卿大夫家相。越在大國卿大夫之上者。多矣。雖曰一統之世。不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聖

以分封之侯邦論。而風化得無傷乎。官非世爵。世祿。日後能無尾大不掉之慮乎。竊謂有道之君子。亦當識其重而反之也。愚欲戒子孫拓產必無滿三十頃。蓋亦兼防此弊云。

支子出家當慎

唐宋士大夫。蓋有送子弟入空門者。自程朱之教行。而名家始以爲諱。今有家貧子衆。父母不能爲子婚配者。亦與其通斯例乎。曰。此自有國朝之律令在也。律令民間長子及第二第三

子。俱不許出家。第四子乃許出家。此可仰見

聖祖推情逮下之周。而藏身之恕。亦卽於此可

見。蓋

聖祖於昆弟行中。實居四。嘗以荒亂

故。從兄命送入

皇覺寺。權事文彬爲師。故亦

以此例起諸民間。是可爲萬世捨子出家者法

矣。究竟則與釋律原不相悖。釋氏亦不與長子

辭親出家。雖許次子出家。而亦不許其違父之

命擅出也。蓋佛雖世外聖人。其經綸世法。亦未

嘗不密。而

聖祖僅許民間第四子出家。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聖

意更密。蓋度僧雖出世之因。而僧多。則遊食者衆。農之家一而食焉者之家六。亦耗民之因也。故律中又嚴於私自披剃。私勸菴院二條。此又不但以僧多傷農之故。如來原有遺識。末法中魔子盛行。是以聖制節之。其所以不廢二教者何。佛仙之幽靈暗助皇綱。何可廢也。然邇來道教大衰。玄門中幾於無師矣。民間如捨支子出家。夫亦擇空門中之有梵行者。而巾瓶之庶無失身之悔歟。

以上二十六款。大槩以陰陽爲本。以防微杜漸爲用。此不言君子之禮樂。而主於追野人之禮樂者也。蓋孔子以先進禮樂爲野人。以後進禮樂爲君子。非朱子所訓先輩後輩之謂。謂宇宙間天然真率之禮樂。先起於無位之野人。燦然明備之禮樂。繼起於有位之君子。此先後進之說也。吾儕身入冠裳中。一切事上使下。愛衆親仁。豈能廢君子之禮樂哉。不過於後進中存先進之意耳。至於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際。則純是野人之本來禮樂用事也。孔子用世。尚從先進。則不用於世而專用於齊家。其主於先進。奚疑哉。愚昔有感於顏氏家訓。即欲自筆幾條。以示子姓。而以德行荒落。家規草創。未遑也。今畧引其端於此云。

仰稽 聖祖經綸三教憲章以表大成聖脉以正儒流偏見議 九三十五款

聖祖主賓三教大意

儒者執韓歐程朱壯年未定之論。則二氏之書可焚。二氏之徒可絕。而 聖祖之經綸大經殊不然。理則融三爲一。不與其相非。教則鼎一爲三。不與其相濫。而主賓自有在焉。大意見於御製三教旨釋二論中。三教論獨表老子。謂其密三皇五帝之仁。實與仲尼之志齊。而以赤松子之仙術。配孔釋爲三教。末云。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唯常是吉。夫論以三教爲名。而以萬世永賴稱仲尼。以暗助王綱稱佛仙。固主儒宗而賓仙佛者也。宦釋論獨表釋迦。謂其以因果幽玄之教。翊帝王綱常之教。而不言孔。不言老。蓋攝其道於帝王中。首言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漸

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入之道而同焉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實之道耳夫論以宦釋爲名而以佛道爲陰爲虛以聖賢之教爲陽爲實亦主儒教而賓釋教者也蓋聖祖之經綸大經密矣豈若韓子之作原道論歐陽子之作本論程朱之祖孟子闢楊墨未得二氏之髓輒攻其皮毛者哉然其頒經制於天下則於五經四書之外羽翼必以程朱傳註何也古今訓釋聖經未有如程朱之平正通達者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四五

也而朱子尤爲註中之傑蓋身負忠孝節義之標而其文之平正通達又足以挽素隱行怪之敝於世教豈曰小補 聖祖誠不以其見地之未盡合而沒其翼經之功也此見 聖祖宅心之虛取善之寬也假令傳註中尚有深達一貫源流善別三家旨趣訓義在程朱之上者聖祖未必不捨此而從彼試觀 御製集中有自訓魯論攻乎異端及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二章實以朱訓爲未妥而更釋之餘可推

已然猶其小也至發策問及於天地鬼神及佛仙則迥出程朱見地之外矣然猶其畧也至作心經序道德經序則及於釋氏色空妙理道家鏡月端倪不但程朱見地不及而持論亦大與之相反然則 聖祖雖以程朱羽翼仲尼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意耳豈與程朱能盡仲尼如以程朱能盡仲尼則三教與宦釋之論皆誣矣雖然程朱未可輕議也就集註中亦是大醇什之七小疵什之三疵處不嫌本 聖祖之意而推敲之醇處自應以 聖朝之制而遵守之而今談道家喜立巧說動以禪宗之餘吻掃傳註此倍也舉子家專尚新說至以西竺之方音入經義亦倍也却又難以爲下不倍之律繫繩之端爲 御製聖集原有所異同於程朱故耳一道德以同風俗於此必有道焉如以尼父刪述六經之案參之則今之經書傳註亦或不嫌於刪訂也夫

儒流參二氏法度

聖祖嘗自製僧律二十六條。頒皇覺等寺。內一款云。凡有明經儒士。及雲水高僧。能文道士。若欲留寺。聽從其便。諸僧得以詢問。道理曉解。文辭。夫緇流。出世人也。尚許其兼叩儒道二家。豈以儒流。應世中人。有綱紀二氏之責者。而廣叅乃在。緇流下哉。叅二氏之徒。以何體。曰。此卽以叅儒之矩絜之也。夫行童之初入寺觀也。頗似蒙童之入鄉塾。然進此受牒受衣。與緇黃伍。可當農民之待農民。不得與科目齒。又進此習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聖

習律。耻作庸流。可當儒童之待。儒童亦不得與科目齒。又進此叅禪。覽教。兼以戒德有聞。則可以當庠生之待矣。庠生可與鄉科目齒。而難與甲科目齒。又進此解行相濟。能於宗教兩門中出一頭。則可以當舉貢之待矣。舉貢可與甲科目齒。而難與甲科中之耆宿齒。如其宗教兩通。戒行且篤。爲倫輩所皈依者。斯可以配科甲之英矣。卽貴士何嫌以畏友待之。而法臘亦當叅論。此張天覺之所以降心於堯率悅。亦以小友待六慧

果而錐剗之也。復有道行備而法臘高。真能出離生死。與古德相上下。斯則可以稱方外之達尊矣。以方內之達尊。遇方外之達尊。何嫌折節。而盛年學道之士。更不嫌降體而叅叩焉。此周元公之所以友佛印。友東林總。而坡公遂兄事此二禪也。唐宋間如禪門之五宗。玄門之七真。皆其人歟。然則可以師事乎。曰。在散人則可在。士大夫則不可。在唐宋之士大夫。猶可。在今日之士大夫。斷不可。何者。自有程朱教後。儒者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聖

清議重矣。而佛氏亦有息世譏嫌之戒。胡得濫師方外之流。今儒者亦不甚艷玄學。而艷禪學。咸知濯漚之宗。爲出世之捷徑。若恨不得面覩達磨而師事之者。然達磨豈必賢於仲尼。後世罕聞達磨之徒。師仲尼之徒者。而獨以仲尼之徒。師達磨之徒。此世教中之一大譏嫌也。況五宗七真之因地。豈必在程朱之上。乃不師程朱之徒。而師五宗七真之徒乎哉。假有真達磨者出。則五宗七真。又在下風矣。移其所以師孔孟

程朱者而師之可乎。曰。以心師之則可。以身師之則不可。蓋心師猶在師友之間。身師則遂與傳衣執巾之侍者伍矣。譏嫌孰大焉。亦不獨以息世譏嫌之故。佛氏原云。不壞世相而證菩提也。士習詩書禮樂之教。衣食於孔子道中。自應以儒門之先正爲矜式耳。不師達磨以心。而師達磨以迹。世相壞矣。壞世相亦非達磨所與。何者。達磨觀自在之化身也。觀自在能以三十二應度有情。豈不能以機宜俯順後學。乃與儒者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兗

之不師心而師迹哉。或曰。韋刺史不師盧能。裴平章不師黃蘗乎。曰。此正所謂在唐則可。在今則不可者也。韓退之荅孟簡書曰。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但言下及公卿輔相。而不言上自天子后妃諱之也。蓋唐宗偏重老釋。且導儒流以師釋。其不師釋而力排之者。唯退之一人耳。聖祖之教則不然。固重釋。尤重孔。其作官釋論。且欲簡緇流之堪用者。以歸孔。卽此便是憲章也。吾儕其可違諸。或曰。

尊周莫如孔子。何以師老聃乎。曰。老聃。周之柱下史也。非方外士也。後儒錯認爲金丹黃冠之祖。而名之曰異端。豈知孔子之所從而問者。周禮也。是以 聖祖極贊其道之玄妙。而爲之註道德經焉。仲尼焉不學。非老聃之師而誰師。然老聃豈必賢於達磨。安知孔子生梁陳之間。不以師老聃者師達磨乎。曰。單傳之宗。卽以一貫之心法耳。孔子已先得達磨之同然矣。何必師。意者志學以後。不惑以前。學未至於知命。而有先知如達磨者出世。其何憚於請車之行。然使生今之世。則亦但以心師。不以身師也。爲有 聖祖之憲章在也。聖祖之尊釋迦則至矣。假令出於今世。亦以心師。不以身師乎。曰。如來者。世所尊爲無上法王者也。此師出世。與諸師別。經謂如優曇鉢花。曠劫乃一見耳。是以大千界內。一切天主人主。俱北面而皈依焉。獨儒流也乎哉。然使如來不出世。而治世之聖王出世。則道權統於天子矣。儒者又當以君師

二統竝歸天子。而以師範歸輔世長民之賢。故如來遺囑。特以佛法付國王大臣。而大弟子如迦葉等。第令之護持正法而已。仲尼正應如來隱囑。而爲天子維世教者。也是以師萬世之帝王。亦師萬世之臣子焉。使其生與釋迦同時。亦移其所以師老聃者。師釋迦否。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文武之所師。仲尼亦師之矣。苟論其世。則仲尼亦不必師釋者。考內典釋氏生於周昭王之世。歿於周穆王之世。據永平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年

年間。博士王遵奏有周書異記。載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日有五色祥光。入貫太微。太史蘇由筮之得乾之九五。曰。此西方聖人降誕之相也。王命鑄石置之南郊。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日午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召太史鳧多筮之。曰。此西方聖人示滅異感也。此與列子記孔子對太宰蕩之言相應。蓋周書異記。漢臣猶及見之。孔子知西方之有聖人。其源必本於此。然以佛身未入震旦。周王未之師也。越千年

而漢明乃師之。孔子始生。亦現素王之奇徵。稍長。卽負達者之重望。天實以震旦之師道畀之。特不以一大事因緣顯耳。佛法亦不能逃時節。因緣。其遲入中國。天正欲使孔教先流。釋教繼至也。孔子與老聃值。不與釋迦值。後先離合之間。三教鼎立之微機在焉。孔子何必身師釋迦哉。其贊周易乾元統天。亦旣得釋迦之同然矣。釋迦應乾之九五。孔子應乾之九二。易曰。見群龍無首吉。世人亦不必賢釋迦於孔子也。然而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年

孔子之心最下。果遇萬劫難遭之法王。義不爲主而爲伴。卽不以文殊師利法王子之身現。亦必以維摩詰居士之身現無疑也。據其對哀公之言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推是義也。果現身於宰官居士中。未必不師釋迦。然亦必從時王之服。不從法王之服矣。豈獨孔子哉。文殊普賢。助佛揚化之大士也。摩訶迦葉。傳衣付法之上足也。不聞祝髮隨聲聞衆。而况身膺世教之責者乎。故今之學士大夫。

敢於裂冠毀冕。濫迹空門。皆聲聞小乘之矩。非
晉賢大行之矩也。或曰。無孔子之因地。而亟求
出。生。死。則。以。吾。之。不。可。學。孔。子。之。可。庸。何。傷。
此有二喻。可以定儒釋之綱紀也。論行門之分
派。當以父執之交爲喻。孔子以經世之家法師
儒流。吾道中之父也。釋氏以出世之家法師
流。吾道中之父執也。孝子雖以事父之禮事父
執。然未有不承父祧而承父執之祧者。繼別之
宗。有。在。也。論性海之同源。當以祖父之脈爲喻。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孔子以三綱五常之教。含一大事。儒門中之父
脈也。釋氏以一大事之教。含綱常。儒門中之祖
脈也。仁人雖以嚴父之心嚴祖。然未有不禰其
父。而上禰其祖者。世及之統。有在也。執此以定
紀綱。而心師身師之義。較然矣。然則儒者必不
可師二氏之徒乎。又不然也。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耕稼陶漁。至聖猶取。而況出世之宗徒乎。愚
所以嚴師友之防者。蓋不專爲濂洛關閩諸儒
出後。儒家之譏嫌。日多一日。亦爲五宗七真諸

雄出後。二氏家之龍象。日寡一日也。果有出世
龍象。在二氏中。儒者能破拘攣而師之。吾且以
爲奇士。然而欲師出世中人。亦必還朱紱於魏
闕。還青衿於學宮。入山之深。入林之密。不干有
司一政。而後可。何者。陽旣竄迹於法門。以奪儒
門之重。陰復借光於君榜。以取法門之重。非穿
箭之類。亦二本之回也。而二氏家之霸徒。且乘
此而自擡聲價矣。即使當下真能跳出生死關
外。猶種他生退墮之因。而况染狂染僞者哉。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以君子不由也。雖然。俗儒爲拒楊墨之案所悞。
溺名利而迷出世之因者多矣。有能知二氏之
有別傳。而不耻求師也。不猶賢於撥無因果師
心自用者哉。

儒者護持正法

程朱乘氣運以遏狂禪。亦不違於天命。學者當
知其所闢之法。非佛之正法也。不屬外道。則屬
小乘佛已先自闢之矣。近世儒流中。頗有知護
持正法之義者。亦未必果察於法之孰爲正。孰

爲邪也。佛藏末法中。魔子披緇壞佛正法。豈繫異人。卽今談宗談教之流也。可槩護持乎哉。摧邪扶正。乃所以護正法也。考涅槃經。釋迦深讚護法功德。高出六度之上。而其自述往因。則言嘗作國王。爲護一善知識故。至與惡知識戰傷身歿。以此因緣。遂生阿閼佛國。永離三惡道。以至於成等正覺。則所以護持正法之義可知已。蓋不摧邪法。不足以扶正法。正法非魔子所能持也。而末法中魔徒。偏能竊佛正法。以聳衆聽。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與。蓋本於釋迦之瞬迦葉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交付於汝。汝善護持。毋令斷絕。此所謂正法眼藏。又不以魔法對正法。而以像法末法對正法也。何謂正法。有教有理有行有證。四者咸備。是謂正法。像法中缺證。末法中行證兩缺。釋迦所囑迦葉護持正法。蓋護教理行證完備之法也。目今儒釋兩家。涉教涉理者尚多。惇行證果者絕少。豈不應佛之譏。釋門縱有豪夫。亦皆空談般若。戒裂行門。而儒流中有負時名者。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不辭爲之招羣立幟。鼓舞倡率於其間。可謂之護持正法乎哉。竊謂佛法未入之先。震旦聖賢所持。未必非佛正法。佛法既入之後。末世王臣所護。未必是佛正法也。儒生不具擇法眼。其母輕言護持正法。噫。自達磨入震旦以來。孰不以單傳之宗爲正法。而今亦漸流爲魔法矣。

金湯外護名義

釋門於儒家之護教者。名曰佛法金湯。狀其以內外護內。若金城湯池之不可破也。蓋佛法有內

外二護拈花之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屬大迦葉。入滅之期。以結集三藏十二部屬阿難。又於刀兵劫後。滅盡還增。起而轟揚三乘教法。屬十六應供羅漢。二者總名內護。而有所謂金湯外護者。則屬之國王大臣。其重有加於內護。此以折攝二門寄之也。蓋王臣護佛法於增劫初滅之時。易護佛法於滅劫將終之季。難護增劫初滅時之佛法。但有攝而無折。護滅劫將終季之佛法。則折攝必須並行。而末法中。則折法更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嚴於攝法。是以金輪王化被四洲之界。壽彌八萬之齡。而遇佛出世。輒捨王位。入比丘群。而聽法。此用攝不用折之驗也。而釋迦當人壽百歲時出世。遂不聞王臣中有辭位削髮者。正爲末劫多魔。如來不但寄之以攝法。亦寄之以折法也。法何以必兼折攝哉。邪法不折。則正法不可得而攝也。法無邪正。邪正由人。盧行者不云乎。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歸邪。今有宗研五派。仍以華嚴之合論掃五派。

教析三乘。仍以法華之一實廢三乘。而出之以狂心。飾之以偽行。總屬魔法。儒者不察而護持之。總屬護魔。於此能辨邪正。審去取。則庶幾乎可以言護法矣。然而涅槃心未徹。正法眼未開。猶恐所護者。未必是正法中之正法。乃像末法中之正法也。曷爲護正法中之正法。正法既以教理行證全備爲義。則護法者。必有以鼓末法中人。通五時之教。明一乘之理。修無漏之行。入涅槃之證。而後可當金湯外護之名。吾觀唐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名賢作禪講二家之金湯者。護教護宗則有之。罕有達於護行護證之旨者也。愚嘗謂儒者不透孔子一貫之心宗。不見乾元用九之天則。斷不可與護持如來正法。何者。言不能慮其所終。行不能稽其所敝也。近有一越僧欲續國初岳宗佛法金湯編。諸余覓侶。嘗爲之言其大畧。今筆之以轉諮護法者。曰。夫所貴於金湯者。爲其護持正法也。未有身不行正法。而能護持佛之正法者。金湯編中。誼辟盡臣。委有應佛囑之

摩訶菩薩在焉。而影響疑似之間。亦當有辨。如梁武帝當塔廟堅固之會。造寺寫經。不可勝紀。而達磨却訶之曰。並無功德。此但像法之金湯。非正法之金湯也。武則天以篡唐女主。而大演華嚴。亦斯侶已。又如張天覺當關諍堅固之會。叅宗護教。不遺餘力。而杲禪師以彈論司馬。看實詰之。則自供曰。後生性燥。急欲取大官耳。無乃能護過去正法。而不能護現在正人。此亦末法之金湯。非正法之金湯也。呂惠卿蔣之奇等。

從元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以誤國儉人而偏向三寶。又其下已。無怪乎今之守程朱案者。槩謂末世信佛信法信僧之侶。多在不正王臣中也。其無愧於金湯者。則考亭夫子所舉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五君子是已。頃陸宗伯平泉先生。撰有金湯編題辭。復推文寬夫。司馬君實。趙閱道。張無盡。蘇子瞻。諸公。謂爲佛門樹赤幟者。今按其實。唯文趙二公。勲德名世。晚歸佛乘。與考亭所舉者同流。君實雖人倫師表。於佛道尚在疑信

之間。難言金湯。予瞻帶有風流氣習。節行不足以勝詩文。其以蜀黨侵洛黨。亦與無盡之論。君實相狃。槩以金湯歸之。亦似名浮於實。然者。上下二千年間。孰爲佛法中真正金湯哉。我

聖祖總理三教。方其矩而圓其規。真百王之傑出者也。而名世見知之士。則宋景濂。沈士榮。其選歟。乃今日之所謂金湯。又與唐宋之際別。唐宋之際。有真禪。亦有真儒。儒禪合於心。而不合於迹。故不以行勝解。劣之方儒爲金湯。而以

從元維俗議

卷之五

本

禪解之足爲儒門導者。爲金湯。當今之時。多僞儒。亦多僞禪。禪儒合於迹。而不合於心。故不以解勝。行劣之圓儒爲金湯。而以儒行之足爲禪門重者。爲金湯。故今日欲續金湯。當知三重。一曰德行。二曰願力。三曰知見。德行欲密。大而忠孝全德。細而辭受纖行。無敗缺也。願力欲堅。八風不能搖其願。百鍊不能移其力。有餘忍也。知見欲正。佛子必攝之以慈。魔子必折之以威。勿以小仁賊大仁也。三重闕一。則金湯之量不完。

雖使宗徹五綱。教通三藏。兼以捨宅爲寺。傾產飯僧之功。行而如來之正法。不屬焉。雖不以續金湯可矣。况乎敗類宰官。虛聲居士。徒以塵飯塗羹之餘。讚揚佛事。其偈贊留在人間。若有助於大法也者。此佛門之少正卯也。金湯云乎哉。越僧法名如惺。其師象先。大有戒德。臨終現奇徵。末法中之麟角也。如惺能守其戒。而濟之以文。可與言如來正法者。故爲之述此大意。名曰結侶續佛法金湯編引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尚論

聖祖護持正法之實

聖祖護持正法之實。大端見於遊新菴一記中。儒者有志於維教乎。斷不可不知斯理。其記蓋爲靈谷寺僧求施崇建者。發而折攝之機具在焉。謹述其畧。記謂僧曰。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冀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

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謫及法門。三武因此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祐。乃君愚昧非仁。連謫於佛老。爾尚弗識。何愚之篤。復云。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元君順帝問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來之教。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苟能悟我誠導。則君之修。甚有大焉。所以修者。宵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肝食。修明政刑。彝倫攸敘。無有紊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豈不永爲人王者歟。以此觀之。貧僧百劫未達於斯。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貧僧之右。又丞相撈思監至。齋盛素羞。亦問於指空。意在增福。指空曰。修行多道。途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於君。孝於親。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矣。吾

將敦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欺君罔下。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以菴爲朕增福。可乎。又諭僧曰。財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復諭之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釋斯記也。不但仰見聖祖之深於佛法。卽指空之告元君元相。言若甚粗。義則甚奧。非宗教兩通。不及此。亦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三

聖祖獨觀其深也。於此參之。護持正法之義。瞭然矣。蓋如來等衆生爲一子。則帝王亦當等衆生爲一子。何厚於緇流。何薄於黎庶。何欣於出世法。何厭於治世法。而況現在功德。必先有以安世間之黔黎。而後可以庇出世間之釋子。此天則之自然也。不者。卽是邪道。故梁武陳武之捨身事佛。以及秦皇漢武等之偏信方士。匪落魔法。亦落小乘之法。而聖祖之不以民膏濫作佛事。但護其教而流行之。真大乘菩薩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四

道也。獨怪指空。一亡國之僧耳。乃不效前代宗師談無生於世主時官之前。而專言祈天永命。知人安民之道。此與陳希夷告宋宗之大旨同。其對元帝。則及於生生世世永爲人王之說。對元相。亦及於立人間天上王臣之說。此匪但破其妄求增福。亦含三祇出沒深因。而其自述地位。若謂世有明聖之君。永可爲大千界內人皇者。望之猶懸百劫。此可以想三皇五帝之果位矣。因警元君墮落彌深。雖千劫難出已右。則隱然自謂福德之可受王報而不受也。又有賢明之臣。永可爲天主人王輔佐者。望之猶隔數劫。此可以想稷契伊周之因地矣。因警元相不義行施。雖萬劫莫與已齊。則隱然自謂階級已出。宰官之上而不爲也。語意間或廣言三千大千。或畧言人間天上。或量言百劫千劫。或較言數劫萬劫。大有權衡在焉。絕不類合頭狂宗。輕施棒喝於宰官居士者。若而人者。得非從根本智入差別智。兼得他心宿命二通者歟。第不知斯

案何由達於

聖祖之天聽而記中描寫之

真至此唯聖知聖唯賢知賢非異僧不能出此案亦非

聖祖不能撰此記也蓋不但爲王

臣立現在護法之準亦爲王臣示過去未來作受之因矣儒流可以程朱之案格之耶要之過

去不必論而現在護持正法之行實將來究竟

正法之因也現在之護法孰先曰出世法不離

世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

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治世之正法也仁敬孝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五

慈之圓修便是普賢行海仁敬孝慈之實際便

是毘盧性海出世法貫其中矣王臣護法必毋

使二氏狂徒以宗掩教以術掩道鼓弄詖詞奪

人仁敬孝慈之心務執急焉寃到佛事門中不

捨一法則出世法何可不護其要亦只在去我

人衆生壽者四相而已五倫不敘四相不除而

專倚造寺飯僧持經禮懺爲功德此達磨所謂

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者也唯儒家之

言仁敬孝慈也局於現在之身其因淺而佛門

之言性海行海也通於過去未來之世其因深

故儒者不嫌於經世法中兼護出世之法焉特

惡夫舍現在之躬行而懸思過去未來之因果

反有傷於正法耳愚故揭

記以爲不善護法者作戒焉

尚論

聖祖頒行經教隱意

聖祖以禮記中之學庸二篇及孟子七篇配魯

論頒行天下全據程朱之案至於推尊釋迦老

子配尼父而並頒其書又全反程朱之案真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六

謂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豈

等夷智慮所及第其頒布群經之時尚有四顧

躊躇之隱意學者未必能察今當以意逆之論

語二十篇不但人間重之天宮亦重之真萬世

脩已治人之龜鑑也是以

聖祖之精神獨

注焉學庸二篇孔學之淵源具在然不無缺文

錯簡而當時無從考訂

聖祖亦闕疑以存之耳七篇中則有門人緣飾附會之言如舜避

河南禹避陽城益避箕山伊尹之不起於滕臣

割烹百里奚之不起於五羊食牛。論則高矣。俱非實錄。而冠豔可以視君。貴戚可以易主。則聖祖初亦疑之。欲撤其四配之座。而以天象示異。乃止。竊謂學庸之缺文不可補。而錯簡亦可釐。七篇之精義不可磨。而訛傳亦可削。夫善繼父之志者爲孝子。則善繼君之志者爲忠臣。世有周公。何憚續文王之文辭。世有孔子。何嫌演周易之十翼。士君子當此超三邁五之盛朝。而無善繼。高皇之志如周孔者。謂之何哉。唐伯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七

元之進石經大學。亦信而好古之遺也。君子取節焉可也。佛老二藏最浩且襍。聖祖雖廣收而並儲之。其精擇自有所在。於道藏獨尊道德一經。而爲之序。復爲之註。於佛藏獨頒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而於心經亦爲之序。按道家以玉清元始。上清靈寶二天尊。合太清道德天尊爲三清。其來已久。而聖祖不然其說。以爲此時人妄立名色。使人慕而隱其機耳。夫聖祖旣以道德信老聃。則何疑於上玉二清哉。

此其隱意可窺也。蓋欲使子孫臣庶。殫精於道德。欽若於上帝。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平矣。道藏尊三清於玉皇之上。列老君於三清之末。將使愚狂易敬天重道之心。以慕空界。故立論以防之。而卒不令道家毀三清之象。蓋其慎也。又按佛藏五時教中。以華嚴法華二經爲圓宗。爲滿教。並稱經中之王。而聖祖所頒三經。雖屬大乘宗教。而義猶非圓滿也。聖祖曷爲不頒經王。令僧專習。而偏以三經爲日課哉。其隱意亦可窺也。華嚴四無礙法界。非大心衆生不入。法華一乘實相。非久修菩薩不入。中下根器承之。鮮有不增虛見而損實行者。聖祖未稽其利。先稽其敎。故姑舍是。而以般若破相之宗去人執。以楞伽印心之旨發人悟。俾之出小乘以入大乘。至於圓滿實教。則以待上根利器之高僧。與內闕外現之大士焉。蓋又慎乎其慎也。其不以道釋二典頒學校中。亦是此意。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下。不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八

以語上也。聖祖之盡人性質化育類如此。

然考其論沈士榮之書提及閩中有一士兼涉儒釋道三宗者其言本不甚當於聖意却獎之曰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如是亦可謂學之足矣然則世有英材間氣聖祖豈

以出世之因自秘而不與之研窮哉愚頗嫌永樂間儒臣奉詔輯性理大全收及邵子元會運世蔡氏律呂新書洪範皇極而於聖祖

所揭心經暨金剛楞伽道德等經無一及焉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充

四典者使入諸五經四子之中等與士子作經義命題固不可或附諸性理大全之後間與士子作策論摘題亦何不可蓋宋儒錯認佛老為異端故界諸藩籬之外聖祖明言三教難

缺一何不收諸性理之中如曰學戒多岐當防其漸則宋儒之防曷嘗不密而今之豪傑偏染

指於二家也為人心不死而聖祖統一聖

真之精神鬱極不能不通也今學者不知杜執一二本之漸而欲杜統一聖真之漸亦已過矣

唯二教既流儒者爭趨向上一路行門未必不為解門所奪其漸委有當防者則亦嚴以孔子之矩裁之耳

尚論

聖祖實學

昔人尚友千古而吾儕尚不能窺

聖祖之

學非夫也聖祖之學深於老子之道德亦深於達磨之性宗因以老裁仙以宗裁教而兼稽學仙學佛者之敎自謂不深於儒而於孔子之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却有符節相通處且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

所知而闕所疑悠然有望道未見之懷不執一不二本遠非有宋鉅儒所及何以驗之嘗讀其論沈士榮脩身之旨曰古智人有為身而修身吾不知修者誰也或曰身為神而修或云神為身而修果身修神歟抑神修身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以修者為神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斯旨甚深蓋從老子道德經中載營魄抱一悟來也一切上仙性命雙修之學攝是矣又讀其論

僧印心之旨曰。朕嘗聞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使佛見前。安不爲諸徒之所辯。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朕不知法。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倍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誨。還契不立文字者。斯旨尤深。此從達磨單傳訣中。覓心了不從先難後得。卷之五

可得悟來也。一切宗家明心見性之學。攝是矣。然聖祖雖深於性命之學。而於儒言地獄。鑊湯。玄門所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以爲非實象。謂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又謂天堂地獄。昭昭於目前。時人自不知耳。此皆以人道該天道。近於司馬君實禪偈六首之說。二氏家寧不以膚淺影畧見疑。不知明君警世之言。理合如此。所謂隱實顯權者是也。試思聖製集中。道及釋迦靈通上下。津津不

香口出。亦採及指空三千大千人間天上之語。豈謂真無天堂。既有天堂。豈無地獄。天堂地獄既有。則一切幻化之境皆有。仙家之洞裏乾坤。壺中日月。是或一道也。必以爲皆非實象。則佛家之毛端現刹。塵裏轉輪。亦近於幻矣。吾是以知其爲警世之言。是權非實也。聖祖嘗作修教論矣。謂釋佛亦載道成。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演小乘之法。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謂教乎。聖祖此論。本爲天界住持之懶修招報者發。未及性道教三義。則自達達人之權實皆在焉。蓋其論沈士榮及論僧身心性命等義。自達之實也。率性之謂道也。其以現在之禍福論佛天之地。及天堂地獄。達人之權也。脩道之謂教也。通乎此旨。則闢諍之風熄。而曲成之義行矣。

尚論 聖祖闡幽至德

愚嘗細繹曾論中孔子微言。聞古今賢聖之幽居半焉。蓋士君子不遇於時。唯聞幽功德爲最大。聞幽與王者興滅繼絕之仁同。乃如三大聖人之幽。非聖祖不能聞也。世儒槩以賢堯舜。冠百王。推尊孔子。此門面之談耳。聖祖獨闡其脩道陰陽之幽。於襲封衍聖公孔訥。誥文及勞孔希學勅諭見之。誥云。三皇五帝之道。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兼以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獨從先維俗議。卷之五。先師孔子。定真析僞。以成詩書。其脩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勅云。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由陰陽之重云何。以其明彛倫。攸敘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二也。夫語孔子之師萬世。而歸諸陰陽。語孔子之陰陽。而歸諸定真析僞。攸叙彛倫。真所謂微其顯而聞其幽。卽可以定儒學之紀綱矣。世儒之於老釋。槩執其長生久視之說。出萬生死之說。疑其有自私自利之心。洛閩姚江之見皆

然也。而聖祖獨表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夫仲尼之志何志也。老安少懷之志也。於是老子自私自利之誣白矣。又表釋迦之心。以爲世人罪重危山。愆深曠海。佛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意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群生。夫利濟群生何心也。亦仲尼立人達人之心也。於是釋氏自私自利之誣亦白矣。聖祖能聞三大聖人之幽。而善齊獨不能聞。聖祖之幽。亦足醜也。但聞聖祖之幽。則三聖人之幽俱聞矣。儒者兼脩六度。釋氏有六度圓脩之說。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智慧。謂之六波羅密。梵語波羅密。華言彼岸到。卽大學止至善之義也。儒家以爲異端之教而排之。禪宗亦以爲漸脩之階而掃之。然六度如之何其可掃。理須頓悟。事以漸除。漸除非六度不可。五常百

行三百三千之儀無一而非六度也。近儒頗有見及於此者。然六度中亦有似是而非之幾在焉。且入塵之行亦與出塵之行有別。不有正知見以裁之。縱不流於外道。亦必入於小乘。當爲之畧剖其義。

釋門有二諦曰。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人天路上。作福爲先。儒者當知此諦非誑語。作福莫先於檀度。釋門之論檀度最精。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究極於法施。無畏施。此孔子之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三

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者也。但論財施亦以三輪體空爲極。謂不見有施者。不見有受者。亦不見有所施之物。是亦何可易言。今且緩言空三輪之體。先言正三輪之體。貧者賤者。但以分文顆粒施於其所當施。豈但人天福田亦是菩提德本。乃不正之施。多在富貴場中。益有爲人臣者。高官納寵賂。卑官剥民脂。而以奇贏要福於空門。又或行不義之居間。捐少分以作佛事。是謂不忠不義之施。又有爲人子

者。受父母之劬勞。毫不知德。分昆弟之財產。較及錙銖。一切宗黨之休戚。小民之痛癢。漠如也。偏認供佛飯僧。爲無漏功德。破慳貪以應之。此不孝不弟之施也。復有上不急公家之賦。下不償親友之逋。而專以希福心。行媚佛事。總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福報尚賒。而罪報必先至矣。愚於忠孝實德乎誠不足。語及檀施亦畧知緩急先後之序焉。從畏途歸。先了生事死葬人倫中事。然後敢及人天福田事。福亦頗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六

從護法飯僧中脩。絕不敢要人天之福。亦不敢以一毫不義之取。爲作福之資。貴遊中有壞世相以作佛事。歛民怨以市僧德者。不各規焉。貴念諸佛等衆生爲一子。何擇於緇素也。但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則緇流正在孤獨中。施恩於不報之地。此其人矣。在當道之行仁。尚有先於此者。而俗士欲植出世之因。則三販其在茲乎。乃豪富家擁貲巨萬。曾不肯捐分毫之財施以佐法施。亦可醜也已。以上言布施度

釋門之論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儒者不可不信此理。蓋自程朱之教行。儒家論生身之本。槩曰。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又曰。父精母血相感而成也。豈知人之所受於天地父母者。精氣耳。一點靈知之性。天地不能與諸人。父母不能與諸子也。不從界外四聖分身而來。則從界內六凡輪轉而來。六凡惟人天二道爲善道。非夙生脩持五戒。斷不入五戒之中。有性戒。有遮戒。婦殺盜妄。謂之性戒。飲酒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之遮戒。儒家不但遮戒難持。卽性戒亦難盡持。爲男女乃生育之源。而特殺亦祭饗太烹之所不廢也。是以儒生多疑釋律爲不經。豈知世界有成壞。劫數有增減。增劫中原無殺生之事。亦無酗酒旁淫盜財妄語之事。惟夫婦一倫不絕耳。至於茹毛飲血。則皆起於減劫。減劫中。婦殺盜妄之風已成。聖人只得俯順人情。去其太甚而已。觀其所制祭祀之禮。七日戒。三日齋。所制婚姻之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

交不親。則豈以殺生邪。婦導天下哉。釋氏謂婦殺盜妄之根不斷。必不能證菩提。五戒不持。必不能生人天二道。此則拔本塞源之教也。然五戒但該身口二業。其戒猶粗。五戒歸於十善。則兼身三口四意三之惡業而俱斷之。戒斯精矣。精而又精。有所謂定共戒者。則性戒合於般若波羅密。此則正合孔子空空曠曠之性體也。今緇流但持得不殺生。不飲酒。不邪淫之戒。則眼空塵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俗。自以爲出世高流矣。考其偷心妄語。何異族姓中人。而意根之貪嗔癡。視族姓或更有甚焉者。惡在其爲持戒也。姑置已。唯吾儒亦自有戒門不持。何以範俗。持儒之戒。又不在區區戒酒戒殺間也。儒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分內事。卽不飲不殺。曾何以當普賢行之萬一。而一言足以儆事。一念足以殺人。雖有小因。詎贖重垢。卽使言寡尤。行寡悔。而出謀發慮。不爲天下萬世起念。僅爲一身一家起念。如大乘之戒。何儒者

之戒經。備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而大要則蔽於易傳見龍一爻中。曰庸言之信。口戒也。庸行之謹。身戒也。閑邪存其誠。意戒也。斯之謂大乘菩薩戒歟。噫。自維摩詰經有婦殺性空之案。而狂儒倚之爲口實。今又牽扯華嚴發心便成正覺。八難卽超十地以文之。謂持戒盡屬人天聲聞小果。蓋小人之中庸日盛矣。柳宗元作一律師碑文最佳。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

從先維摩經

卷之五

七

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唐文蓋以韓柳並稱。柳入伾文之黨。品在韓下。而此論過韓子原道遠矣。以上言持戒度。

釋氏最重忍辱行門。以爲是超劫證果之因也。儒門則以綱維世教爲重。雖言忍以濟事。亦言士可殺不可辱。有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然則忍辱非儒道歟。曰。此亦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蓋聖賢所乘願力不同。乘繫矩平天下之願力耶。道在稱物平施。以直報怨。報怨德。

其施乃平。當其情理兩迫。父母兄弟之仇。亦報四凶之罪。亦誅唯藏身。則必以恕而已。此儒家之所以克己復禮也。乘慈悲脩出世之願力耶。道在難忍能忍。觀彼冤仇。如己父母。其忍乃真。當其機緣所至。雖歌利王割截身體。亦誓道成首度。雖調達累劫作仇。亦與授記作佛。然亦度之於報盡罪滅之日而已。此釋家之所以克己復禮也。在聖人易地則皆然。學者胡得執此議彼。唯吾儕既立身於冠裳中。則亦守孔子之矩

從先維摩經

卷之五

八

而已矣。孔子亦聖人中之忍辱者也。見逐於季孫。見沮於子西。晏嬰而不尤。絕糧於陳。蔡之間而不愠。受匡人之圍。遇桓魋之難。蒙叔孫武叔之毀而不懟。非夙生證過無生法忍者。殆不能吾儕不能安而行之。亦可以勉強而行之。其幾不出於孟子之三自反。以上言忍辱。

釋門諸度皆實。惟精進一度近於虛。介在忍辱禪定之間。蓋所謂合外內之道也。在儒門則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其精進之

大端歟。要其至。則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精進於思者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精進於學者也。思即悟門。學即行門。但當體驗孔子之所思者。思何事。其所學者。學何事。不食不寢之思。必在四十不惑之先。忘食忘憂之學。兼在五十知命之後。其上達之實際。雖難窺。而下學之工夫。亦可想也。學者應知儒釋兩門之精進。俱合內外之道。而釋道多從外合於內說。儒道多從內合於外說。蓋釋氏之內

從先維修識

卷之三

二

心解脫不待言。患其不合於外。精進則外必合於內。如釋迦因中。不吝捐頭目髓腦以求道。而佛子入定。有歷百千萬劫。不起於坐之時。此皆出世聖人精進之實。非幻語也。儒家之外行。嚴密不待言。患其不合於內。精進則外必合於內。不特孔子之不食不寢。忘食忘憂為然。成湯之昧爽不顯。周公之坐以待旦。皆是也。此則在世聖人精進之實也。今緇流多務外而不務內。儒流有染於禪狂者。不但心不精進。且并其外行

而掃之。口又能責緇流之不精進也。學不日進。則日退。退則何所不至矣。悲夫。以上言精進度。禪觀之學。難言也。梵語禪觀。華言靜慮。蓋在思與不思之間。正所謂寂寂惺惺者也。人之心體。不思。既入於昏沉。有思。又入於妄想。調停為最難。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此謂惺寂雙流。一心三觀之法。然非識得本體。則禪觀亦何所施。是以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此即禪門止觀之義。

從先維修識

卷之三

三

也。蓋聖門自有止觀正宗。因聖學失傳。而止觀乃入於禪門耳。惟釋門棟別禪定為最細。除外道禪外。從四禪入四空。八界為凡夫禪。從此入滅盡定。為聲聞禪。通前四禪四空。名曰九次第定。猶未入於大乘。大乘禪復有二名。一名攀緣。如禪謂已透悟性宗。得百千三昧。而出定入定之間。境猶未能合一。非受佛力加持。則不能弘無上正真之道。故曰緣如。宗門張為祖師禪。在佛則謂之攀緣如禪耳。一名如來禪。禪曰如來。

是爲楞嚴大定。大定者。無動無靜。無出無入。不動道場。徧周沙界。卽易傳乾元統天之境界也。義皇以前。未必無此聖人。據耳目之所睹記。則不得不以釋迦當之矣。然乾道攝盡六度。非禪度可得而名也。禪度攝在艮卦。大小乘禪之義。亦畧露於艮之彖傳中。夫子先發伏羲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大乘禪定之宗也。過則爲如來禪。及則爲祖師禪。其孔子之自道歟。次乃釋文王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全三

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此二乘禪定之宗也。九次第定。皆攝其中矣。定性書似尊艮止爲乾道之學。義非不精。而非孔子訓艮辭之旨。艮者。一陽止於二陰之上。乃乾之偏位也。故文王以艮背取義。而孔子以上下敵應釋之。敵應云者。固非拒而不應。亦非順應兩忘之謂也。正類二乘坐禪入定之學。蓋不見其身。便有身在不見其人。便有人在。與時行時止了無

方所者不同。而境界亦已高矣。夫何咎。但言無咎。亦與復初之元吉有間焉。孔門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全不用艮背之學。蓋緣七十二子中。大乘根器居多。但以知止入門。卽從事物場中。鍛鍊純熟。將心體打成一片。不期定而自定矣。顏子之心。齊坐忘以此。至孟子而後開養氣之門。至程子而後開靜坐之門。養氣則近於玄。靜坐則近於禪。雖曰持志養心之捷徑。而習此二法。多入上下敵應心所中。與孔矩似差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全四

線也。雖然。上乘兼修中下。則艮背真寡過之道歟。學人有孔顏上乘之資。則直從乾元上發脈。時行時止而已矣。下聖人一等。則艮背之義。胡可忽。然而亦未易言也。以上言禪定度。佛稱兩足尊。謂其福足慧足也。檀度及禪度。俱屬福度。獨般若一度爲慧度。修及慧波羅密。則世間之功行圓。而出世間之功行亦圓矣。依華嚴則慧度之上。尚有四度曰方便。曰願。曰力。曰智。此亦不出慧度。特滿慧度之分量耳。智有權

智有實智。分般若與智爲二度。則前九度俱屬權。而後一度方屬實。印諸易傳。總含在咸九四一爻義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所謂一以貫之也。透此根原。是爲入般若度之始。幾在何思何慮。率天機之自然。下言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正言天機不假思慮。復提尺蠖之屈。龍蛇之蟄。何居寒不透骨。則梅不吐香。以屈以蟄。卽是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之意。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則精義入神。可以致用而安身。

從先維律議

卷之五

全五

矣。是爲般若波羅密之境。權智該其中矣。過此以往。則有窮神知化之事。此則一以貫之之極致也。是爲智波羅密之境。實智該其中矣。姚江單提良知之體。盱江兼提赤子不學不慮。知能之體。俱不悖於孔子一致百慮之宗。然特智度之端倪也已矣。學人得少爲足。便以輕口快舌。蔽精義入神。窮神知化之義。是以狂禪入之。多流於小人無忌憚之中庸。然欲由精義以窮神。既非思慮之所可及。亦非不思慮之可坐。

致也。其幾含於孔子提子貢多學一貫義中。全且未敢道破。姑舉禪家之影畧多識一貫義者。爲學人作參求題目。曰。多聞無智慧。是不知實相。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多聞卽多學而識之之謂。智慧卽一以貫之之謂也。今之以講究義理求聖學者。離着五經四書。便無話柄。豈非有多聞而無慧歟。今之稍見本來無一物。而不禁叫號者。言及三世因果。及三祇修證。便謂落第二門頭。豈非有慧而無多聞歟。越此二坑。然後可與窮孔子之智度也已。以上言智慧度。

從先維律議

卷之五

全六

易道具足三皈

釋門最重三皈。一曰皈依佛。佛者兩足之尊也。二曰皈依法。法者離欲之尊也。三曰皈依僧。僧者衆中之尊也。今不問緇若素。槩以披袈裟證果者爲佛。從闍崛結集者爲法。受三衣祝髮者爲僧矣。綜其實則不然。佛以覺滿爲義。卽儒家至聖至誠之稱也。十方佛。儘有不以旋螺髻現相者。釋迦特比丘中之一尊耳。豈足以盡佛法。

以軌則爲義。卽儒家規矩繩墨之稱也。十方方法。儘有不以語言作佛事者。釋典特音聲中之一教耳。豈足以盡法。僧以賢聖衆爲義。卽儒家列聖群賢之稱也。十方僧。儘有不髡不緇。純現菩薩莊嚴相者。比丘。特四衆中之一類耳。豈足以盡僧。旣不足以盡佛。盡法。盡僧。則三皈之義。亦將不盡於此。而易書中乾卦六爻。則已具足此義焉。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皈依佛之義也。蓋飛龍之至。非福慧兩足之大人不能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利見此人。不曰皈依兩足尊。而何此尊却不必見。釋迦丈六比丘相也。而釋尊亦未嘗不應飛龍之象。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此皈依僧之義也。蓋見龍之至。非衆中推聖之大人不能當。利見此人。不曰皈依衆中尊。而何此尊亦不必見。迦葉阿難輩比丘相也。而迦葉輩亦未嘗不應見龍之象。先天後天之法。自飛龍出。庸言庸行之法。自見龍出。而潛亢惕躍。亦無一非乘龍御天之法。如是妙法。攝於九三傳知至知終。

二義中。究竟歸於無欲。此皈依法之義也。從此妙法。進修不已。不曰皈依離欲尊。而何此尊亦不局於三藏十二部也。而三藏十二部。亦未嘗不該時乘六龍之法。舉一乾卦。而餘卦之皆具三皈義。可知也已。又以群龍無首之義推之。不問世間出世間之妙法。非乾元果地之龍不能作。非乾元因地之龍不能述。龍德雖無優劣。而玩孔子傳易語意。似以九五當果地之龍。而以諸爻當因地之龍也。旣分因地果地。則亦微有優劣矣。何以曰。見群龍無首吉。蓋從用九二字取義。九者。老陽之數。以用爲言。此向聖人乘龍御天上說也。乘龍御天之用。不但證乾元之果地者能之。但入乾元之因地者皆能之。于稽其實。却是因中聖人。乃行乘龍御天之實事。在果上則屬權乘。何者。果上聖人。卽是統天之乾元耳。證統天之果。而行御天之事。此所謂帶果行。因逆流而來者也。中國應運之聖人多有之。不具文王孔子乾元眼界。何以知龍德聖人之無。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八

首哉。儒者亦曰：六龍有隱顯而無淺深，不知六龍雖無淺深而有權實。總而核之，出世飛龍之位，名曰法王，必以十方三界爲報土，故非福慧兩足之尊弗居。若在世飛龍之位，名曰人王，但主人界，不主天界，則兩足尊固居之。衆中尊亦居之矣。夫子以見龍之德爲君德，正謂信庸言，謹庸行，閑邪存誠之聖人，卽可以居飛龍之位也。見龍旣可以居飛龍之位，則潛惕躍亢之四龍，可以例推。蓋凡曰龍德，卽使福慧不皆兩足。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

亦必衆中尊之稱聖者也。然聖衆固稱僧，而賢衆亦稱僧。唯乾龍屬聖，不屬賢耳。故今有疑亢龍之非聖者，錯解也。兩足尊之當皈依，不待言矣。衆中尊之皈依，則不但皈依聖，亦當皈依賢。蓋天下亦有閑邪存誠進德修業之君子，尚未優入聖域者，不謂之衆中尊，不可也。潛亢二龍，人最難識，其身雖立於聖地，而俗目猶未必信其爲賢也。何者？潛龍之用藏，而亢龍之道窮也。此唯具擇法眼者能皈依之，以皈依之人難識，故皈依

之法亦難辨。釋尊臨涅槃時，弟子有以外道亂正法爲憂者，釋尊特以八正道揀之，謂天魔能盜佛法，而不能盜入正道也。所謂入正道，寧有出於乾元用九一語者乎？然六龍之變態孔多，疑狀亦多，則正道亦復難揀。文孔所以別爲六格，而又收之以無首之天，則也究竟及此，而三皈之與義乃盡，然而難言之矣。卽以此天則二字，起義於家國間，其三皈更有切近也者。人莫不有天然尊佛，在家曰父，在國曰君，雖德非調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

御丈夫，其重亦與兩足尊等，不此之皈，而皈丈六之佛，皈依卽是謗佛，亦莫不有天然尊法，家曰義方，國曰令甲，雖道非出離生死，其重亦與離欲尊等，不此之皈，而皈西來之法，皈法卽是謗法，亦莫不有天然真僧，家曰諸父昆弟，國曰官長寅僚，雖品非教授同修，諸善知識，其重亦與衆中尊等，不此之皈，而皈祝髮之僧，皈依卽是謗僧，何者？不務本而務末，天則已亂，雖皈三寶無益也，通乎此義，然後知三寶隨身具足，三

飯易地皆然。易道不獨爲經世人用。釋道不獨爲出世人用。孟氏以來。執一與二本之障。可以一齊掃却。

儒書含攝八識四智三身義理

釋氏之學。至於轉八識成四智。東四智爲三身。而佛道成矣。聖製每言天下無異道。聖人無兩心。則儒籍中。何以不及此理。曰。此理具於易。而名義亦攝於大學八條目中。八識云何。以眼耳鼻舌身之五根。攬色聲香味觸之五塵。識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

其中。名曰五識。以意根攬法塵。識生其中。名曰六識。意根緣心王而起。我相名曰七識。心王合真如無明而起。業識名曰八識。佛謂二乘聲聞。但知六識而不知有八識。蓋七八二識最細。非見性者弗燭也。第八識雖以真妄和合。名阿賴耶識。然見分相分猶合。人與天地萬物無二體。離此識體。而求真如性體。更不可得。然使卽認此爲真性。則妄又襍於其中矣。疑真疑妄。執之卽成七識。此釋尊之所以常不開演也。七識無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

體卽以六八二識合而成體。乃八識之我執相。而六識之帶質境也。此識未起。全是八識。此識一起。便入六識。是以謂之傳送識。此二識者。二乘猶迷其相。而况未發意之凡夫乎。學者不入朝聞夕死悟門。未有能見七八識之面目者也。然則於八條目中。奚屬曰。心。八識也。意兼六七二識。意根卽七識。意識則六識也。然則意根屬靜。而意識屬動乎。不然也。六七識俱有動靜。靜則合而爲一。動則七識細而六識麤。人心中有微茫我相。似有似無之端倪。含在方寸中。一觸則微微而起。不復能合。天地萬物爲一。此是七識動處。至於由微入著。百慮紛然。則入於六識。而七識之頭面隱矣。眼耳鼻舌身之五識。似亦統於六識中。何以分而爲五。曰。此識體之分司也。目司視。耳司聽。鼻司嗅。舌司嘗。身司覺觸。雖統於意。而亦各自有識神在焉。其所以別於意識者。幾在了別分別之介。不動念而觸境卽覺。謂之了別識。此五識之識也。旣動念而着境。籌

量謂之分別識。此六識之識也。然六識亦有了別之境。與五識同緣。此卽七識之帶質境耳。五根既攬五塵。亦必入於分別。分別卽屬六識用事。而五識不用事矣。然則五識屬心乎。屬意乎。曰。識則並屬心意。而五根與五塵。則屬格物之物。以本末論。則根本而塵末。識又根塵之本也。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格致原非二事。則五識亦屬致知之知。然根塵屬物。心意獨非物乎。五識屬知。六七八識。獨非知乎。曰。知必貫於

有本末。則格物者。必先本而後末。知本豈粗事哉。卽此便是上達之始矣。至於意誠心正。學已上達天德。而物亦未嘗不格。知亦未嘗不致也。是以平天下猶用絜矩之道。絜矩非格物而何。是故格物致知四字。雖敘於誠意正心之初。亦通於齊家治國之後。而一以貫之者也。精之又精。格及爲物不貳之物。本來無一物之物。則五識合於八識之體。而六七識亦貫於其中矣。第儒家之論性學也。敎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八字。其義約而該。釋氏之研性識也。開爲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其義詳以密。如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釋典何可不研。而謂釋氏所研八識。出於心意知物之外。則不可。四智之義云何。識者。含真含妄之名。智者。去妄還真之名也。轉識成智。卽格致誠正之究竟處。五識轉而爲成所作智。物格知至之極也。六識轉而爲妙觀察智。知至意誠之極也。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意誠心正之極也。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心正身

修之極也。第釋家所品轉識成智之境。其甚高。六七識從因中轉。乃七地入八地之事。五八識從果上轉。乃十地入等正覺之事。初入聖地者。尚不能與於此。而況三賢乎。若儒家格致誠正之學。則通賢聖而爲言者。而向賢希聖。分上說居多。唯於格致義中。提出知本知止。此是聖學悟門中事。而於誠正義中。却從好惡忿懣之發於作用者說。未及返流全一。六用不行處。似非究竟語。蓋釋門重出世。多從未發之中上。提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見性。儒門重經世。多從已發之和上。導人制情。不可執一論也。然曰慎獨。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非見未發之中者不能。而首章卽以明德止至善爲綱。亦非大聖不能滿其量。要之學不達於大圓鏡智。則正心修身之案未結也。故大學所第格致誠正。雖未必果究到轉識成智處。而義則含於其中矣。三身之義云何。大圓鏡智爲清淨法身。法身卽心體之盡無明而還真如者也。平等性智。合於妙觀察智。爲圓滿報身。報身卽

意業之盡塵垢而成莊嚴者也。成所作智。分於大圓鏡智。爲百千億化身。化身卽知體之離羣礙而入圓通者也。此則儒門聖人所秘而不言者。大學雖言修身爲本。亦未必究及三身之義。然使明德果止於至善。格物者。至於無物可格。致知者。至於無知可致。誠意者。至於無意可誠。正心者。至於無心可正。如中庸所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三身自然齊現。特儒書但含其理。而釋教則顯其證耳。或曰。釋流每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佛教之淺淺。猶勝儒道二教之深深。今以大學八目。蔽四智三身之義。將無誣深作淺。擡淺作深歟。則吾固有徵於釋尊明星悟道之案。亦有取於六祖壇經之說也。釋尊於悟道之旦。歎曰。奇哉。衆生具有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爲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則四智三身。豈出於衆生身心意知之外。而六祖之答僧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此言四智之不假外求也。又曰。

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百千億化身。汝之行也。此言三身之不由外鑠也。聖凡豈有二心哉。迷卽凡。悟卽聖。修證雖有三祇。佛眼照之。猶旦暮耳。如必以深淺爲較。則釋尊亦誣深作淺。六祖亦擡淺作深耶。唯末學狂徒。不窮身心。意知實際。不用格致誠正實功。而好襲禪門之合頭語。則害道委是不淺。亦當有以防之。如欲防之。則大學之八條目亦嚴矣。此猶就大學一篇論也。究及易道。則三身四智。分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見在乾元一傳中。更不得與竺墳較深淺。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性海也。非清淨法身而何。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智證也。非圓滿報身而何。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神用也。非百千億化身而何。四智則何所屬。曰。大明終始。爲乾元統天之證。大圓鏡智也。六位時成。了無我相。平等性智見矣。時乘六龍。唯變所適。妙觀察智見矣。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曲成萬物而不遺。不曰成所

作智。謂之何哉。然則亦該八識之義否。曰。乾元卽八識心王也。流形性命之中。諸識之心王。心所俱在焉。但傳文所謂大哉乾元。大明終始。實從證過三身四智之聖人說。不必復言轉識成智矣。轉識成智。以坤道入乾道者也。其義亦含在九二九三傳中。所謂閑邪存誠。進德修業。是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正是轉識成智之案。蓋孔子之傳乾象。專言乾元之果。其傳乾爻。則兼言乾元之因也。或又有疑易道之未盡佛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道者。不知大哉乾元。卽諸佛敦化之海。塵沙諸佛。卽乾元川流之淵也。謂孔傳不盡佛法之纖悉。則可。謂乾元不該諸佛之因果。則不可。蓋周易一書。正與釋藏中之華嚴相表裏。是大學中庸之鼻祖。亦三藏十二部之經王也。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言大謬。但可云。不如看一乾卦耳。然亦不可以作是說。如作是說。便長學者虛驕鹵莽在根。罪過不小。而俗目不無珍視華嚴。礫視周易者。則此言亦中其膏

肯矣。作聖之要。又如何。曰。在知至至之一句。

儒釋家賢位聖位淺深權實之辨

曾論中。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四稱。七篇中有善信美大聖神之六號。大學篇有格致誠正脩之五階。中庸篇有誠形著明勳變化之七級。皆有賢聖次第。寓於其間。然未有如佛經之行布森嚴者。其大義見於華嚴楞嚴瓔珞三經中。賢分十住十行十迴向。聖分十地。開爲四十心。三賢之前。復有十信初心。而發端於三漸次。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元

聖之後。復有十一地等覺。而究竟於如來。此非儒書中所有也。果儒教之疎淺耶。抑釋教之支離耶。蓋有說矣。儒聖闕多生之因果。而從一生論進脩。其判位自畧。釋聖畧一生之事業。而從三祇論脩證。其判位自詳。各有攸當也。如欲窮乾元之道岸乎。畢竟儒之所判是權。釋之所判是實。而其理亦不出於易傳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中。昔嘗於六龍解微及之。而不敢竟其說。恐滋末學之疑也。蓋曰至之曰終之兩字。

必有所指。指則必指乾元。至者。至乎乾天統天之因海。終者。終乎乾元統天之果海也。知至至之。攝三賢以上初地聖人境界。華嚴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楞嚴所謂不歷僧祇而獲法身是也。知終終之。攝十地以上成等正覺境界。華嚴所謂十方同成正覺。楞嚴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是也。然則知終不攝如來。知至不攝十信初心。二乘小聖乎。曰。如來逆流已過。知終終之境界矣。此攝於統天用九二義中。不攝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二十

九三進脩義中。十信未入賢位。難稱知至至之。此所謂先迷後得主。坤道也。然大乘圓信位中菩薩。亦可謂之知至。但未登至之之岸耳。亦當攝於乾道中。而中下二乘菩薩。入識猶迷。豈知乾元至處。此其攝於坤道。不攝於乾道無疑也。乾道中之聖人。蓋有知至至之而不能即至者乎。曰。有。地前三賢菩薩是也。必入於初地而至之之岸乃登耳。亦有知終終之而不能即終者乎。曰。有。自初地以至十地諸聖是也。必至於成

等正覺而終之之岸乃登耳。然則禪門何以有一超直入之說也。曰。凡言一超直入者。皆非過量之言。不及量之言也。蓋謂大心凡夫。頓獲根本性智。卽與佛心無二無別。從此進脩。永無退墮。三祇只是剎那。何用稽其次第。故謂之一超直入佛地。其實佛性雖見。細惑難除。賢地不知聖地事。十地不知十一地事。而可以凌節助長哉。苟過三賢十聖之量。而成無上正等正覺。則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碍圓融。六十聖位。森然如掌中觀果。亦蕩然如空中鳥跡矣。唯初機不及此量。易爲法塵所縛。故禪師以斬絕心路之案掃之。而曰。三賢那得明斯旨。十聖焉能達此機。此黃葉止啼法也。移在易傳中。亦可助發知至二字之義。而於至之終之之岸尚遠。故曰。此非過量之言。不及量之言也。或疑孔子傳易。未必及於出世之旨。所謂知至知終。不過從忠信脩辭上說耳。安得牽引入於佛學。則曷不以乾元彖傳。及九五文言味之也。彖傳曰。大明終始。

此非正偏知。漏盡通之謂耶。文言曰。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無上士。人天師之謂耶。九三亦群龍無首中之乾龍。非先迷後得主之坤馬也。則至之終之之義。可推已。或又疑乾以易知。何用此三賢十聖之階級爲。則繫辭傳有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知險之中。三祇之次第存矣。蓋悅心研慮。定天下之吉凶。正三祇中脩道事也。此亦但言乾元之因中事。不言乾元之果上事。玩孔子發進脩之義於三爻。顯是從因中說。不從果上說也。唯乾元一彖。與大人先天一爻。是說果上事。而亦未必指着西方之三界導師說。乃就初首出御世。帶果行因之。如來說耳。何以知其然也。如但言乾元統天。豈不是無上法王。而下文却承之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又以大人作乾元御也。固帶果行因之義也。如但言先天而天不違。豈不是人天導師。而下文復綴之曰。後天而奉天時。是又以大人兼行坤元。

承天事也。亦帶果行因之義也。蓋初原有此等大聖。從如來逆流而出。一時人類。聲應氣求。未必不在釋迦之上。然非專爲一大事因緣而出。則演法又未必如釋迦之徧昇天宮。此亦當以群龍無首之繇攝之也。若三賢十聖之該於知至知終二句也。更何疑焉。以此二義配四書中所判賢聖之等。則何若。曰。孔子嘆聖人善人之不得見。爲當時之君相發也。聖人原有二等。有知至至之之聖人。有知終終之之聖人。夫子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百三

誠之心。未正而正之。此知至至之之聖人也。從多切誠過。而今猶開邪以存誠。心從多切正過。而今則從心所欲不踰矩。此知終終之之聖人也。作大學者。必從士希賢。賢希聖。說雖以八條目顯聖學之全局。亦只蔽於知至至之一句中耳。中庸從盡性說到其次致曲。朱子所謂通大賢以下而言。是也。曲能有誠。即是物格知至。亦至於動則變。變則化。而後可當知至至之之聖人。至於化。則知至至之之終。知終終之之始也。然則知終終之之聖人。又在至誠之上乎。曰。中庸原分至誠爲二格。贊化育之至誠。與天地參。此知至至之之聖也。知化育之至誠。浩浩其天。此知終終之之聖也。子思論聖學。窺到至誠知化育處。此其淵源於乾元一傳可知。凡擇善固執等義。皆知至知終之義疏也。孟子道性善。則其言可欲之謂善。必從見性中來。善有諸已之謂信。此亦可入知至之列。至於大而化之。則登至之之岸矣。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則知終

終之之境界也。然聖不等。神亦不等。照中庸末章。有至聖至誠二格。至聖之功夫。至於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固神也。至誠之妙德。至於立本知化。非達天德者孰能知。尤神之神也。配天之至聖。猶可以八地以上菩薩當之。浩浩其天之至誠。則非等正覺不能當矣。未審孟子所指之神何居焉。吾觀孟子謂孔子爲生民之未有。而孔子則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天下有不生而知之聖人。而無不生而知之神人。然則孟子之所謂神。其孔子之所謂聖歟。參諸華嚴經中所敘十地神通變化。匪夷所思。而三賢願力。亦有非二乘小聖之所能窺者。然則十地皆可謂之神。而三賢皆可謂之聖也。孟子未嘗親受業於子思。則亦未敢謂其必精通於易傳。不通易傳。則於乾元大頭腦。豈無影響模糊。所定善信美大聖神六案。豈必合於三賢十聖之案。然而見得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則出於宋儒之見亦遠矣。要之儒釋家所分賢聖之等。其

淺深實有不同。而唯易道必與華嚴之旨相合。故可會而通之。易傳畧而釋經詳。儒者何嫌以釋經畧易傳。然而日用工夫。則亦自足於易道中。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至之終之。則存乎人之造詣焉。

剖儒釋現悟脩證境界

朝聞道。夕死可矣。可當知至至之之案歟。曰。聞道亦有二等。有往劫尚未聞道。從今生驟聞者。剎那間亦可以了生死。然而習氣濃厚。隔蘊還迷。

倘遇退緣。卽有墮落之患。釋尊所謂雖悟無生之理。其力未充。而爲生死所留者。是也。此是七信後心。十住初心之位。教科六住以前俱名退位菩薩。則初住七信可知已。單傳門中。多有此人。或可謂之知至。而於至之之岸未登也。有多劫已過。朝聞夕死之關。今生暫爲隔蘊所悞。旋卽大徹精進。而入金剛悟門者。斯乃釋尊之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也。自是永離分段生死。而入變易生死中矣。是爲十地初心之位。十

地初心。名歡喜地。何以名爲歡喜也。人心唯有法喜一味最甘。入此地中。自信當下卽是佛心。亦信多劫必證佛果。豈無大喜。而喜中則含大悲。蓋十大願王出頭矣。達磨西來。正顯此門。是乃知至至之之終。知終終之之始也。愚謂達磨本係等覺大士。而現初住法門。以此考釋典中。多指十地爲十住。而華嚴楞嚴瓔珞等經則開之。達磨之現初住。乃初地也。馬祖以後。似落十行前之住位。五宗以後。又似落十住前之信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蓋禪士之根器漸薄矣。而馬祖五宗。或亦十聖位中菩薩也。其教體則總攝於知至至之一案中。乃朝聞夕死之關鍵。却是儒門塞之。而禪門開之矣。試以此案較量儒門聖賢。曾子唯一貫之傳。可謂知至至之乎。可與其夕死乎。曰。知至則幾矣。而夕死猶未可也。爲其智雖及之。而仁猶在。日月至中也。至於放手啟足。免戰兢之慮。而夕乃可死。斯則可與其知至至之也已。蓋曾子。正現儒門之初住相者也。顏淵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此可信其知至至之。夕可以死乎。曰。顏子。知至至之之聖也。仁至於三月不違。永不違矣。豈非不退位中菩薩。蓋顏子。正現儒門之初地相者也。如論顏曾之多生因地。豈初地初住之所能局哉。而現相止於如此。亦猶達磨之以觀音應化。而現初地法門也。觀於顏曾。而孔子可知已。觀於孔顏。而釋迦又可知已。孔子十五志學。亦從朝聞夕死之門入否。曰。孔子之因地遠矣。然當志學時。亦必現入此門以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

後學。至於三十而立之後。正釋門所謂行起解絕。唯如如正智獨存。蓋孔子已透知至至之一關。而以知終終之之行門現者也。釋尊入雪山。苦行六年。觀明星而悟道。得非亦示人以朝聞夕死之相乎。曰。釋迦之成佛。已在塵點劫前矣。此生特以菩薩最後身。示永離生死之相。奚但朝聞夕死而已。蓋釋迦兼透知至知終兩關。而但以終之之果證現者也。然則孔釋之地位殊矣。曰。愚不敢判其地位之高下。但謂其現相有

勝劣也。現相必隨願力。願力又從因緣。釋迦以一大事因緣而出。孔子以整三五之類綱因緣而出。安得同。然而龍德不可爲首也。雖曰無首。畢竟釋迦乘統天之龍。孔子乘御天之龍。釋迦應飛龍在天之象。孔子應見龍在田之象。見龍安得不遜於飛龍。不但見遜於飛而已。卽人王與法王同在飛龍象中。而人王亦必遜於法王。爲其統三界以爲家。合人天而普度也。獨繼天立極之至聖。多從古佛逆流而來。又不必首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迦於群聖之上矣。經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則亦胡可以三十二相之不完具見諸聖。但論學人脩證次第。必無有不從普賢行門而躐證佛果者。亦無有不從達磨悟門而徑脩普賢行者。朝聞夕可。達磨之悟門也。學不厭教。不倦普賢之行門也。儒者不飯孔子而誰飯哉。如欲深究孔子知至知終之學。則釋藏其海印。然愚亦不敢勸儒流之浪參佛道也。爲佛道能發君子之正智。亦能發小人之狂心也。儒者果負

顏子聞一知十之資乎。聞易道卽知佛道。聞佛道亦知易道。參固有助於博文。不參亦無損於約禮。若聞一知二如子貢。及聞一知一。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嘖諸賢。則以一貫爲正。因亦以多學而識爲助。因生今之世。苟不得言性與天道之夫子而師之。釋典其不厭參也已矣。其下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此則聞一不能知一者也。多聞適足亂心。不若專守下學一路。而以往。生西方之因助之。又其劣者。啟明闇訟如丹朱。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足拒諫。言足飾非。如殷紂。其資未必不在聞一知一之上。而根頑性拘。一入佛教之圓通。適足以滋其僞而長其狂耳。何如不參之爲愈哉。吾見今世儒流。從佛法發正智者。什不一二。從佛法發狂僞者。什常八九。僞必發於小人。而狂亦發於君子。竊意子貢子與初聞一貫之時。豈無微狂。唯其一發卽斂。入於克念作聖之學。所以爲聖門之徒也。狂久發而不收。必成無忌憚之小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文殊所以匡之。別編

地是藥之案。以爲此藥能生人亦能殺人者也。曹洞臨濟之狂徒。不足論已。吾黨中亦有中此毒藥者。影窺佛法。大煽狂風。輕出焚書藏書以召殺身之禍。豈不應文殊之遺識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慎之哉。慎之哉。

衡 參釋門行起解絕之義以定儒家論世權

尚論古人當論其世。孟子之言當矣。然論世不通三世。論猶未精。欲論三世聖賢出沒當參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典中行起解絕之案。案謂菩薩入脩道位中行起解絕。唯如如正智獨存。不明此義而輕論世。此五宗家所以擡祖師禪於三賢十聖之上。有宋鉅儒所以私道統於窮居講道之匹夫也。智者以爲諛辭。蓋世出世間不越五法。一曰名。二曰相。三曰妄想。四曰正智。五曰如如。名相妄想屬世間法。正智如如屬出世間法。辨世法之孰正孰邪。及出世法之孰小孰大。孰漸孰頓。孰圓孰偏。固解也。厭世法。欣出世法。於其大者頓者

圓者。真參實悟。至於離四句。絕百非。不歷僧祇而成正覺。亦解也。是以初地菩薩尚在見道位中。解猶未絕。至二地入脩道位。則行門起而解門絕矣。解門既絕。誰爲之宰。則唯如如正智獨存耳。曷謂正智。卽八識所轉之四智。曷謂如如。卽三身中之法身也。菩薩自初地達於十地。四智猶難頓轉。而根本智俱已獲矣。故正智之種子常在。三身猶未圓成。而真如俱已得分證矣。故如如之種子常在。帶此如智種子。出沒於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祇劫中。隨分隨力。行菩薩道。作者作師以此爲將爲相以此建大功。享大名以此蒙大難。冒大難以此。更有不辭異類中行者。而亦間入空門。脩本等六度之法。大槩從世法中現身者。什之九。從出世法中現身者。什之一。從出世法中現身猶樹解行相應之標。從世法中現則唯隱解顯行而已。此義含在華嚴十地品中。淺中者莫察。試觀徐陵爲陳僕射時。不過偏安之名相耳。至唐貞觀間。以五願再來爲智威禪師。從章安咨

受心要。遂証法華三昧。郭子儀爲唐汾陽王時。亦不過勘亂之名將耳。至金元間。以夙根再來。爲道悟禪師。一聞馬嘶。頓悟無始。遂獲他心宿命二通。當其爲徐僕射。郭汾陽時。名位非不尊高。而聖解何在。禪士豈不以爲未發意之凡夫。儒流豈不以爲未聞道之貴客。乃其再來之獲三昧神通。此豈一生脩持之力所致也。其因地遠矣。郭汾陽之屬行起解絕。何疑哉。而徐僕射甫三歲。寶誌公卽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亦胡可以輕視。况進乎此而稱名世之英。若五臣。若十亂者乎。愚每病洪覺大慧諸禪。不能辨當朝名士之因地。而下掌下錐。終有我慢之根在。亦病伊洛關閩諸鉅儒。不能照先代仁賢之苦心。而加斧加鉞。終有刻薄之根在。如以孔子差等百王之道眼。合如來豎窮三際之佛眼。而參照之。則一切訶佛罵祖之徒。顛倒豪傑。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不是行未起。解未絕。新發意之衆生。而宰官居士中。或有忠孝性生。寬仁天

植德慧術智。迥出凡流者。卽不參禪。不脩玄。不講聖學。未必不是行起解絕之大士也。論世者不開此眼。而以一生建立。判百代天挺人豪。可乎哉。卽宰我之賢。孔子於堯舜。孟子之劣。夷尹惠於孔子。周元公之科伊尹。顏淵於大賢。吾猶以爲皆一世之論耳。未必中的。蓋至於孔子之首大帝堯。兼巍舜禹。至德泰伯文王。並仁微箕比干夷齊管仲。而後可信其爲論世之的。則以徹於如如正智之源。而隱然照見行起解絕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境界也。然則如如正智之端何在。曰。此不出於孟子四端之說。惻隱之心。如如之端也。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正智之端也。孟子第以爲性善之發現。不知乃是宿因之發現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便是開迷起解之因。亦是絕解起行之因。又究如如正智之所自來。則如如之因。卽乾元正智之因。卽乾元中之天則。歲誤聞六祖爲徐陵後身。已筆諸牘。今得別志。而知其爲智威禪師也。故改正之。因懺前過。

聖學印合頓漸圓宗兼稽重解輕行之弊

釋門頓漸二宗。相相觝也。皆以未透華嚴圓宗。故華嚴雖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及序十地脩證。行布亦復森然。吾嘗謂千聖千賢。並無一人不於剎那見佛性者。並無一人不於三祇證佛果者。佛字亦屬假名。其實只是天然覺性耳。在儒籍中。孔顏自有成案焉。曾論記孔子之言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仁仁至。正從朝聞夕可中來。其告顏淵之問仁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歸仁。正是不歷三祇而成正覺。此非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五

言

剎那見性之旨而何。易傳述孔子之論聖學。至於利用安身以上。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言非一生之所能取辦也。顏子之自道亦曰。如有所止。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知道果之不結於一生也。此非三祇脩證之旨而何。蓋悟證二境。俱現於剎那間。惟脩程爲最遠。非三大阿僧祇劫。則塵沙之惑必不盡。世間出世間之功。行必不圓。孔顏正以悟後圓脩。脩中企證之榜。見於世者也。悟境與證境何別。曰。悟但透自性體。

亦照衆生本來是佛。如神光之安心於了不可得。是已。孔顏已從無量劫中透過此關矣。證則通十方三世爲性體。卽見衆生同時成佛。如釋迦之懸授諸大弟子某劫某界成道之記。是已。其孔顏望而趨之之岸歟。何以驗其然也。釋迦預識孔子以儒童菩薩降生。顏子以光淨菩薩降生。亦自叙在七地時。曾爲儒童菩薩。然則儒童乃七地菩薩之位也。光淨似屬六地。蓋楞嚴表六地菩薩。性淨明露。名現前地。而華嚴謂菩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五

言

薩住現前地。得十百千空三昧。顏子生而屢空。其宿因之微露歟。達磨六祖之地位縱高。而其教則初地之教也。故知單傳法門。孔顏之透過已久矣。然孔子既現七地聖境。猶曰。聖則吾不能。其所指聖境又何在。顏子仁不違於三月。亦既入於純一不已之地矣。乃猶有欲從末由之路。其所欲從又何在。此非望乾元之果海而云然耶。故知無上正等正覺之證。孔顏猶在企望中也。然則孔顏畢竟劣於釋迦乎。曰。其迹則然。

而其實未必然。孔顏或從帶果行，因中來也。帶果行，因而猶望果海以爲歸，則示人以知終終之之榜也。亦如釋迦之成佛於塵點劫前，猶以六年苦行示後學云。然而孔顏之屬權屬實，則非吾儕思議之所能及矣。唯吾儕悟境不逮孔顏，而身已入於脩道場中。行門實爲至緊，今談道家槩曰：先悟毘盧法界，後脩普賢行海。不知毘盧法界亦非積功累行之君子不入。故行門不但是悟後之實地，亦悟前之根基也。自六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七

之壇經。李長者之合論出，其中不無掃六度及三祇之微辭。而狂夫執以爲案，便謂八難卽超十地，放刀立可成佛。一悟罪福性空，娼房酒肆莫非遊三摩地也。曾不思八難屠兒兩案，特三祇中之權現頓挫耳。其實因自有在焉。而狂心方熾，莫之察矣。其端先發於禪門之豪，而儒豪之喜矜高侈肆者，機正與之相合。於是以單傳之頓教拂漸教，還復以合論之圓宗拂頓宗。宕其言，則三賢十聖皆兒曹。宕其行，則十惡五逆

如兒戲。儒豪猶僅以狂吻動外紳，而禪豪遂能以巧術要內施。昔唯有棒喝流徒，鍊降敵之舌鋒。而今乃移於儒家。近亦有良知餘派，習鑽王之徑竇。而今乃移於禪家。相牽相倚，使天下罔然易其守義安命之思，而入於浪遊奔競之習。不曰魔家眷屬，吾不信也。試思達磨盧能，雖以立地成佛之宗導天下，而榜樣亦嚴。面壁至於九載，隱獵至於十六年。梁武帝邀之不還，武則天召之不至。此是何等行門。而孔顏從綢常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八

立教，則不但闕證境，亦闕悟境，而兢兢以作聖求仁之的示人。此何意也。果如今之毀行門以譚性學，毫無忌憚。性學大爲天下蠹矣。愚爲此懼，頗以空言挽之。而今乃見於言官之疏，噫，此風不熄，吾恐大創尚在後耳。

儒釋兩家詖辭

儒釋兩家俱有極詖之論。而古今相傳以爲格言者，不通大易乾元用九之旨，及佛道權實隱顯之宗，莫之能破也。試舉其畧，如韓退之叙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統以爲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叔子徑以明道先生一人續之。朱元晦綴諸七篇之末。孰不以爲格言哉。釋門之論又不然。王介甫嘗問張安道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安道曰。豈謂無人。亦有過孔孟者。介甫曰。何人。安道曰。馬祖一。汾陽無業。雪峰存。巖頭。丹霞。然雲門偃。介甫意猶不解。安道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介甫乃欣然嘆服。後以語張天覺。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五

覺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又孰不以爲格言哉。苟以易道佛道裁之。俱屬詖辭。蓋皆以一生之見解論人。而未察於群龍無首。及行起解絕之義者也。程朱論道統之滲漏處。前已畧及之矣。果如張安道所評。擡馬祖汾陽諸師於孔孟之上。則孟子之來因。固不可知。而孔子則釋尊所識爲儒童菩薩應現者也。亦可判馬祖諸師在儒童之上否。卽以一生之解地論優劣。則孔子知天命之性境。亦自難窺。不得其門而入焉。

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况聖賢出沒三祇劫中。亦何定相之有。安知孔子再來之不現。祖師相馬祖再來之不現。儒宗相乎。據迹而論。却是孔孟在行起解絕。脩道位中。馬祖以下。猶在行未起。解未絕。見道位中也。吾儕不具佛眼。則姑以群龍無首一案收之。可矣。故二案皆屬詖詞。然亦有不諛者在。蓋道統誠不以講學之儒爲絕續。而孔子下學上達一脈。委是孟子以後。至周程而復振之。躋馬祖諸禪於孔孟之上。誠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五

而末世儒門淺薄。不能收拾大聖大賢。則亦不易之斷案也。雖然。今禪門亦收人不住矣。

別孔門下學上達之義

孔門下學上達之義。未易言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卽禪門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耳。形而下者謂之器。卽禪門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耳。禪士雖言不離有爲而證無爲。畢竟跳出三綱五常之外。離喜怒哀樂酒色財氣以爲學。卽透實際理地。亦是向上而學。向上而達。非下學而

上達也。儒者置身於綱常中學問工夫。卽用於喜怒哀樂酒色財氣之中。每爲情境所奪。是以入聖爲難。卽使立功立言。而無關於實際理地。亦是下達而非上達。唯孔子卽下學卽上達。不離庸德庸言。而徹性與天道。此其所以匪夷所思。而知我者唯天也。周子發此蘊於太極說中。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蓋卽善惡萬事之中。而主靜立極者自在。此言深得下學上達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重

旨。而程伯子之言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指示更爲明切。於是學者知無上之道。卽在三綱五常間。見性之學。卽在應事接物間。而不必問道於禪宗玄伯矣。或疑禪家之上學上達不賢於儒家之下學下達乎。曰。不然也。離下學而上達。此小乘菩薩之事。亦初發意菩薩之事也。卽下學而上達。此逆流如來之事。亦久發意菩薩之事也。胡可欣彼厭此。唯儒生但下學而不能上達。則輸悟道禪師一着矣。

儒釋重天重佛之辨

儒家以天該佛。釋家以佛統天。儒家似不知有三界導師之位。而推上帝爲至尊。釋家乃推天。上天下。唯佛爲尊。而以六欲四禪天主。爲十地菩薩之分位。其中之最尊者。莫如色頂天主。而如來出世。亦隨四衆請轉法輪。乃今郊壇所祀昊天玉皇上帝。則三地之位也。然則儒家所尊上帝。下佛地位遠矣。噫。其然。豈其然乎。道德經云。名可名非常名。十方諸佛。稱名最爲不等。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重

有稱佛爲天尊。爲天仙者。佛豈尊於此而卑於彼。唯曰天中天。聖中聖。則名之稱其情者也。儒書絕不言佛。但言天。則該佛於其中。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及天命之謂性。則該佛理。如曰。誠者天之道。及至誠浩浩其天。則該佛證。唯所謂裡祀昊天上帝。必是釋典中之忉利天王。而周公制禮。又分天帝爲二祀。郊祀后稷以配天。尊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親之也。后稷文王。旣分二神。則天與上帝。豈無二位。此非

通神明之德者。不能議斯禮也。文王之配。初利
天主。無疑矣。后稷所配之天。何居。得非初禪之
大梵天。及四禪之摩醯首羅尊天乎。愚以乾元
之義推之。周公之意。必以毘盧法界之位。當天
位也。不究竟於毘盧法界。則天爲有外之天帝。
爲有上之帝。非周公以始祖配天之意矣。然毘
盧法界。佛之理也。非帝也。毘盧遮那如來。佛之
證也。卽帝也。周公制禮之時。曷嘗聞有毘盧遮
那之名。而揆之以理。其意必有所屬矣。若以乾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十三

元統天之義約之。則毘羅遮那如來。亦攝在乾
元二字中。乾元旣統天。豈不統佛。是乾元足以
該毘盧。毘盧不足以該乾元也。但聖人祀天。則
天神格。格則非格。乾元之理。格其證。乾元之果
位者耳。毘盧如來。固證乾元之果位者。然未必
享人間大牢之祀。亦或非因地聖人之所能格。
意者仍是六欲界中之天主。臨之。亦未可知。而
天主中。多有如來應現者。亦不可以定相求也。
緇流不知此義。故以人天劣乘。卑視世間郊祀。

之上帝。卽有知諸天之主。爲菩薩遊三摩地者。
亦未必知有如來權位在其中。卽有知別界天
主。不無如來權位者。而未必信今所祀之上帝。
卽權位中之一尊。此金剛藏之所謂劣解衆生
也。而儒門豪傑。又泥天尊無對。胡乃又有尊於
天帝之神。果有此神。先王何以不列祀典。嘗不
思周公以后稷文王分配天帝之祀。后稷旣尊
於文王。則天尊豈無尊於上帝者。惡知其非證
乾元果位之佛。此又不必援佛經以爲證也。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十三

儒解天帝二字之義曰。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
主宰而言。謂之帝。信斯言也。周公制祀典。將非
以后稷配天之形體。以文王配天之主宰乎。必
不然矣。此亦千古大疑。不嫌一剖。

易道六龍无首。合華嚴十地爲首微旨。

易言見群龍无首吉。而華嚴十地品中。却云。我
當於一切衆生中。爲首。爲勝。爲殊勝。爲妙。爲微
妙。爲上。爲無上。爲導。爲帥。乃至爲一切智依止
者。何也。無乃欲以天德首群龍耶。曰。此卽孔子

之所謂志於道也。道乾元也。乾元原是首出庶物之主。志於道而不思首出庶物。便是當仁而讓於師。鮮不廢於半途矣。孔子不志於爲首爲勝。則發憤忘食何爲哉。蓋必有爲首爲勝之志。而後無首之龍德乃成。龍德既成。則先天而天不違。爲首固可。後天而奉天時。不爲首亦可。乃有見道未真。體道不實。輒起好爲人師之念。而曰。我當於衆生中爲首爲勝也。彼哉彼哉。

聖學叅同楞伽法華佛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五

孔案之最難叅者。莫如天何言哉。及依乎中庸。遯世二案。前雖屢發其義。而猶未盡也。儒者不透此宗。斷不能勘孔子上達之學。世頗有叅宗教大意者。能以聖學之不言而信。合於禪家之離四句絕百非。以爲禽鳥樹林。俱宣妙法。此天何言哉之義也。義亦深矣。猶屬半義。又能以聖道之大莫能容。合於禪祖之九年面壁。絕類離群。以爲獅象遊行。豈求伴侶。此中庸遯世之義也。義亦高矣。猶屬淺機。然則未盡之義何在。曰。

此當以楞伽法華一案叅之也。味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意不在言天道。而在言聖道也。如言聖道。當曰。太上何言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化育曷嘗以言不言爲興替也。其推重西方聖人。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亦是此意。厥義見於楞伽經中。釋尊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夫其所謂自得法者。謂本來之法。原離言說相也。其所謂本住法者。謂法本古聖之法。我但因之。非創說也。孔子心境空空。隨扣隨竭。非所謂緣自得法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所謂緣本住法歟。茲但舉時行物生之天道。則二義俱含於其中矣。蓋孔子心徹乾元。隱然見得統天法界中。時行物生。是常住法。而音聲爲教。非常住法也。圓通品不云乎。此方真教體。寂靜在音聞。則言教之不足以盡十方界可知也。苟證乾元果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五

海乎。音聲之教何有焉。此義乃一以貫之之深源。非忘言絕慮之禪悟可盡也。亦唯子貢可與道此耳。噫。淵矣。其言依乎中庸。遯世。則從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說來。道非欲速見小之器所能承也。如欲不廢於半途。則三祗劫中。未有不歷遯世不見知之一關者。此所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者也。非八地以上聖人。真得無生法忍者。不足以與於此。故曰。唯聖者能之。厥義見於法華經中。釋迦自言因中。作常不輕菩薩。對四衆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言。汝等皆當作佛。作是語時。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如此經歷多年。不生瞋恚。此與孔子之伐木削迹何異焉。然猶因地聖人事也。又有大通智勝佛者。其佛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乃至十劫結加趺坐。猶不現前。至劫滿而佛法乃現。夫常不輕之甘受衆侮者何。聖人不獨於人知處布種子。亦於人不知處下種子也。倡而不和。豈非遯世。而怨親普度之深因。則已植於木石打擲

中矣。其奚悔。大通智勝之趺坐十劫者何。聖人不以自證菩提爲佛法。而以有情之同證菩提爲佛法也。法不現前。是亦遯世。而成熟衆生之密教。則已敷於十劫冷坐中矣。又奚悔。孔子之在春秋。既不忍舍人羣而同羣鳥獸。又不能頓化人羣。而起居夷浮海之思。蓋兼常不輕菩薩與大通智勝佛之襟況。而其栖栖之迹。却近於常不輕之受侮。而遠於大通智勝之結趺。猶自以爲不無欲速見小之態。是以又思遯世之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人也。此義通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奚但不患人之莫已知求爲可知而已哉。亦唯子思能述此家學耳。噫。又淵矣。或又疑孔子以庸德庸言教人。豈其深論及此。愚玩孔子援天仰聖語意。非淺也。不推及此。則二案近於不情。且與平日誨人不倦。無道與易之志行相反。故非印諸二經。則孔子之深心未盡也。而察諸言外。又隱然有望道未見之思焉。但曰予欲無言。而不曰吾從志學。以至從心。中間不說一字。亦但曰唯聖

者能之。而不曰。我能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又邈果地聖人一步而不自聖也。德愈盛而心愈下也。今自姚江泰州之木鐸出。學者不復知有無言之教。而邈世中庸之案。輒以圓辭混之矣。吾是以惓惓於此。奈躬行之未得。何。儒者欲究孔子上達之深心。則請於此。着眼。

發明坤道以破無師自悟之說

儒先以聖賢生稟。歸諸氣化。謂春秋氣化已薄。豈能容兩聖人。是以顏子遂夭。孔顏亦無前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特一時之氣稟使然耳。此真所謂邊見也。世道有升降。則聖人之現相有優劣。委是氣運使然。而聖賢豈無宿因哉。凡從乾元因地中來者。未必皆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然必具有無師之智。無師之智。卽如如智之獨存於解絕者也。既曰解絕。亦不必皆悟禪門之最上一乘。而氣稟自別。或抱汪汪千頃之量。或含肫肫同體之悲。或蘊沉幾先物之哲。或負壁立萬仞之標。赤子一離母腹。而大人體段已具矣。之人也。悟固上

達不悟亦非下達。有師固悟。無師亦時至自悟。悟則孔子之所謂聖人。不悟則孔子之所謂善人也。善人雖不於此生悟上乘。而上乘之根性自在。或臨終。或隔世。一還本來面目。依然在初發意菩薩之上。卽郭汾陽之再來可驗已。汾陽其具無師之智者歟。然而悟亦必從師証。此道悟禪師之所以仍師白雲海也。古德云。威音王以後。凡言無師自悟者。盡屬天魔外道。是以仲尼學無常師。而顏子必以孔子爲師。孔顏皆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乾元位中再來而猶不廢師承如此。況下乾道一等。而入坤道者乎。乃今青雲之客。湖海之豪。起念不出功名富貴。天賦器度才猷。又未必在。中人以上。其爲坤道中人無疑矣。一旦研儒禪二家之遺籍。而發一知半解也。便曰。我得無師之智矣。我能不由師傳而自悟矣。不知能逃天然外道之斷否。是故乾道猶可以無師。而坤道必不可。以無師。不易之理也。斯義卽於坤之卦辭見之。辭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夫天地間只

有箇乾元而已。乾元之外。何以又有坤元。坤之元。卽乾元之落於氣質者也。初落時。元體未濶。故始則必亨與乾元同。而貞則利於牝馬。不同乾始之不言所利矣。此朱子所謂減於乾之半者也。所以減於乾之半者何。乾得無師之智。而坤卽以師乾爲智也。義在先迷後得主二句。乾得無師之智。可先人。亦可後人。坤缺無師之智。利於後。不利於先也。先者。不師人而師心。強出乾元之首於世。自負先覺。覺後覺而至之終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二五

之岸茫然。見其迷而已矣。後者。不師心而師先覺。所主在於乾元。得乾元之主以爲主。則用六永貞以大終矣。其利可知。卽此二句。含有從迷入悟。從悟起脩之法。始雖別於乾道。終復合於乾道。如來之所以廣收三乘通教菩薩。用是道也。在孔門。則顏子之下。子貢曾子等諸賢皆由之。不然。便落天然外道矣。然則坤道得主之後。遂與乾道同流乎。曰。坤之得主。卽乾之知至也。後得主而有常。知至至之矣。工夫之緊要何在。

曰。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敬義立而德不孤。克已復禮之乾道。攝於其中矣。但當味直方二字之義。直與曲反。直其內。不曲其內。則敬非作而致其情者也。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歟。方與圓反。方其外。不圓其外。則義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所謂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者歟。執此以裁今之染狂學者。輒以權巧詭合之心。曲其內。以跌宕豪縱之行。圓其外。而曰。我得無師之智。先本無迷。後本無得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二五

此正佛氏所謂迷中倍人耳。愚不敢自謂得無師智。而半生實在先迷中。是以三復斯義而重有省焉。

敬義合楞嚴圓通之義

古聖賢未有無頭學問。如乾九二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必從乾元頭腦說來。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從後得主綱領說來。不推原到得主處。而直提敬義。便是無頭學問也。敬義從得主中來。是謂合外內之道。此道卽是寬居。

仁行。亦即通於出世之學。楞嚴經中。諸大菩薩證二十五圓通。即敬以直內之極。觀世音現三十二應。即義以方外之極。或疑敬義坤道也。觀音圓通合佛。坤道豈足以囿之。曰。固也。觀音既以聞思脩入圓通。豈脫得坤道。賢勝如來以後。凡言不從坤道入乾道者。亦落天然外道。觀音之自叙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即坤道之後得主也。得主便入乾道矣。然後言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住。覺所覺空。漸增不住之中。豈脫得敬義二字。敬義即坤道即乾道也。至於空。竟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滅已。寂滅現前。此不習無不利之極。即乾道之先後天而不違者也。楞嚴此義甚精。會解第以信位菩薩當之。大謬。或又疑觀音從耳根入圓通。儒者恐不可用此學。不知此方教體在音聞。出乎口。必入乎耳。獨不能反聞聞自性耳。斯正日用於耳根圓通中而不自知者也。智者果得反聞自性之竅。其於得主不難矣。或又

疑觀音之聞思脩。既屬坤道。孔顏何以獨從乾元位中來。曰。從今生聞思脩得乾元者。是爲坤中之乾。從往劫得乾元再來增進者。是爲乾中之坤。亦有不從坤入乾者乎。曰。有。賢勝如來是也。賢勝即塵點劫前之佛。塵點劫前之佛。即是統天之乾元。

儒者當守敬義繩墨

內必直外必方。方以行其直。固儒鵠亦二氏之鵠也。乃梁代有傳大士翕者。披衲頂冠。輟履以見武帝。帝問是僧耶。則以手指冠。是道耶。則以手指履。是俗耶。則以手指衲衣。是亦可繩以敬義直方之矩否。曰。此從彌勒逆流而來者也。一時之願力必有在。而不可以爲訓。陳尊宿不從定光佛現乎。永明壽不從彌陀佛現乎。僧律原自截然。傳大士殆彌教之象。非立教之象也。學者有大士之因地。則可。無大士之因地。即魔耳。亦有居士濫迹於禪。而不失爲在塵出塵之一範者。其陶弘景。李通玄。孫思邈。龐蘊諸賢乎。吾

卷之五

三

猶以爲道行誠高。儒者亦難踐其迹也。至於陸法和之統軍討賊。自梁歸齊。馮道之喪節救民。歷事五季。在佛法未必不收諸方便門中。而儒者守身之矩不存焉。則亦姑舍是而已矣。今乃有高其風而慕之者。影圓宗以掃方矩。髡首角巾。不儒不釋以遊於世。此正不善學傳大士。而入素隱行怪之科者也。其末竟流於自刎傷哉。吾猶以爲此華報耳。誤已誤人之報。尚在他劫。愚嘗答其生前一書。有以一悲結案之識。亦所從先維俗議。卷之五。百五

儒釋禁戒異同

不問三教中人。未有不以成等正覺爲究竟者。此定理也。然釋門之教。謂不斷盡淫殺盜妄四根。而冀無上菩提。辟如蒸沙。不能成飯。儒門唯偷盜妄語之戒。與釋教無二無別。媼則唯戒旁媼殺則唯戒濫殺而已。不許衆生以絕媼斷生育之源。以止殺廢血食之祭也。然則率儒家聖

人之教。必不可證菩提乎。曰。二道雖並行不悖。而幾亦已微矣。從凡夫入聖位。必無不斷媼殺盜妄之根。而可證無上菩提者。此如來真實語也。天下亦有二等異人。不可以此例論。一則逆流之如來。顯權隱實。故於無媼現媼。無殺現殺。示衆生以媼殺之過。漸引入於不媼不殺。此則不爲已身。而全爲衆生示過者也。不必問其菩提之證與不證矣。一則久脩之菩薩。留惑潤生。卽於媼中了媼。殺中了殺。導衆生以媼殺之節。同究竟於不媼不殺。此則雖爲衆生而亦兼爲自性除垢者也。亦不必詰其菩提之證在何劫矣。彼未發意之凡夫。自應以斷淫斷殺爲菩提正路。而可援以爲例乎哉。然則儒聖何以不爲凡夫入聖計也。曰。聖人非不爲凡夫入聖計。勢實有所不能也。豈但儒聖而已。卽如來亦不能使初機衆生。頓熟道果。大通智勝佛之十劫坐道場。而佛法不現。以此也。蓋人各具一佛性。亦各具一佛力。使佛能以神力斷人媼殺之性。則

凡夫乃無自性。而一一聽命於佛。豈復能以自脩自證之力入佛地哉。唯佛力不能頓斷衆生。淫殺盜妄之性。而儒聖之禮樂刑政乃起矣。禮樂刑政亦爲凡夫入聖計也。然則希賢希聖之徒。如欲自爲出生死計。遂斷淫殺之事。可乎。曰。何不可也。處世苟無後之憂。又不在鼎食之列。而戒淫戒殺。正是善學柳下惠者。但不敢以此立儒門之榜。何者。儒以逆流之如來爲世師。以順流之等覺爲世外師。亦以留惑潤生之菩薩爲執友。而以斷惑入滅之菩薩爲方外友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摧邪扶正之意。行於護持佛法之中。則可謂云爾已矣。如曰。專持禁戒以教出世。則有十力弟子在。

留惑潤生之義

或問留惑潤生之義。曰。凡從三界受生者。不從見思二惑中來。則從根本無明惑中來也。惑盡則生不潤。不復來三界受生矣。故留之。留惑潤生何爲。曰。以四弘願未滿故也。四弘願云何。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言七

度無邊之衆生。斷無盡之煩惱。學無量之法門。成無上之佛道。是也。欲滿四願。何必留惑。曰。非留惑。固不潤生。而惑亦難乎永斷也。見思二惑。二乘能斷之矣。根本無明之惑。非得等覺最後心不斷。但斷見思二惑。卽棄三界而耽寂滅之樂。此二乘之所以爲二乘也。在小乘。亦謂之無餘涅槃。在大乘。只謂之有餘涅槃耳。所以謂之有餘者。正謂四願未弘。雖出三界而非真出也。至於大乘八地。則真得無生法忍。可入無餘涅槃矣。然菩薩作是想時。十方諸佛恐其墮二乘地。勸令說法利生。則以四願未滿故也。欲說法以利生。亦必留惑以潤生。必至於無明斷盡。成無上正等正覺。則雖普賢之行願不減。而惑亦不必留。生亦不必潤矣。是則所謂最上無餘涅槃也。釋迦雙林樹下。正現此象。而以其現於比丘相中。則猶疑於小乘之涅槃云。舍曰涅槃。而言留惑潤生。其惑發在何處。曰。惑雖起於根本無明。而見於潤生之後。端必發於五欲。蓋五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言八

皆從三惑中起。三惑卽前所謂見思無明。五欲則財色名食睡是也。在醫書則畧名食睡而專以酒色財氣四者爲病本。酒卽攝於食中。氣亦攝於名中矣。是五欲者不但地界中人染之卽六天界中之衆亦染之。而凡聖之染情則別。大聖不染而染。染而無染。此八地以上菩薩之事。難以凡情測已。就凡聖之間而較其輕重。財者小人之所殉也。其欲最濁。天下必無殉財之君子。名者君子之所殉也。其欲稍清。天下亦無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名之聖人。食與睡則對禪天稱欲。而人間以爲庸行者也。不著不察卽小人。著且察卽君子。而聖人則天機於此矣。唯酒色二欲。聖人留惑之迹多寄焉。何以驗之。睿聖如衛武公。而有酒戒之作。大成至聖如孔子。而不爲酒困之言。可見二聖之不斬根於酒也。帝堯之德之淵也。得關四妃而兼舉堯摯稷契。文王之德之純也。得關睢進賢之太姒而百斯男。可見二聖之不斬根於色也。得非四聖亦留此惑以潤生歟。不然則

從逆流中來。染於迹而不染於心者也。蓋聖人等醇醪於明水。等行婬於嚼蠟。特應衆生之緣耳。學者旣非逆流之如來。又非留惑之菩薩。殊不可借此案以文染污之過。

究孔子上達道岸

孔子上達之道岸。宛然見於軋元一傳。而中庸末後至誠章亦及之。儒先槩莫之省也。唯周公默會此意。發其端於圖說易通中。而後儒頗有以別學疑之者。蓋其語意渾融。已含佛道。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未敢顯言易道之該佛道也。愚不揣遵高皇帝之遺教。爲千古破此疑團。卽拈周易中庸文句。究孔子上達心宗。學者庶於是乎知儒釋之同一道岸矣。則智者必復起一大疑。曰。果若斯言。釋迦之誕登道岸。不待言矣。孔子果逆流入凡之如來乎。抑順流入佛之大士乎。如曰逆流何以遜於生知之聖。如曰順流則地位詘於釋迦之下。而祖孔不如祖釋矣。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儒教自達磨西來後。一貫之脉。盡爲禪門

收去。賴元公轉還儒門。而學者猶未知孔子從多劫透過見性一關。爲當世立行起解絕之榜也。愚爲點破此機。孔道良不薄矣。曷不從此尋知至知終脉路。而乃與孔釋較長較短。豈非所謂他家活計哉。雖然。尚論古人。此亦第一義矣。果見此中端的。何嫌爲之一剖。柰非凡智之所能及也。如以迹而已矣。釋迦能於華嚴會上。身不離菩提之樹。而九會已徧天宮。又能於法華會上。境不越瓦礫之場。而三變卽成淨土。孔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聖

者。釋迦旣成佛於塵點劫前。則當其七地作儒童時。必在塵點劫後無疑矣。及金河顧命。時輒對大衆唱言。我成佛實在大通智勝之前。久遠若斯。則惡知孔子現最後身時。不言我在塵點劫前成佛也。如言我從塵點劫前成佛。則成佛亦在釋迦前矣。吾何敢執儒童之案。而謂孔子非逆流如來也。又就軋元因果之理。而細推之。衆生必從軋元因海中流出。實無一人不分身於塵點劫前之佛者。衆生必歸軋元果海中示寂。亦無一人不合體於塵點劫前之佛者。殆不獨孔釋爲然也。唯不能知至至之。則軋元之因地不現。不能知終終之。則軋元之果地不現耳。是故孔子之在因在果。吾不能知。而其上達之道岸。必究竟於軋元果位無疑也。釋迦果地上之所達。吾亦不能知。而儒者欲望如來果位。必不能逃孔子下學上達之矩。又無疑也。學者亦必先破朝聞夕可之關。然後可入下學上達之室。而朝聞亦不易言。積因原在下學。至於卽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聖

學。卽上達。便是行起解絕之事。是證果之因。不啻聞道之因矣。果是行起解絕中人。亦不汲汲於悟境。孔子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不如學也。吾與瞿元立言。禪門之超捷不必欣。儒門之拙遲不必厭。總在毘盧性海。與普賢行海中。學者當以深心持之。蓋本諸此。然而信及此者寡矣。儒者或疑華嚴徧昇天宮。法華三變淨土之說爲幻語。不幻則儒道無乃太庸。此又無足疑者。人心原是出有入無不可方所之物。特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舊五

爲無明生相未破。故神爲形圍。而形亦爲神圍耳。無明破。則形神俱妙。自爾交攝互入。所謂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疑乎釋氏之昇天宮。變淨土哉。然則孔子何以無此妙用。曰。孔子如在因地。則四智猶未圓成。如在果地。則以願力闕之也。學者但慕神通。便失正智。則亦循下學上達之矩以俟之而已矣。

儒者當究一大事因緣之義

釋門中人。唯不知行起解絕大士。多在國王宰

官中。而一一裁以見性之案。是以多向命世人豪作口業。若儒門之口業。却在不知一大事因緣之義。而以無父無君詆人天師。其邊見正相等。而口業之垢。儒尤甚於釋矣。何則。非聖者無法。古人等之於要君無上。不孝無親之科也。一大事之義云何。天下之事。惟有提衆生同出苦海一節爲最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是生死苦海中因緣。非究竟之地。二乘聲聞。自出苦海。不能與衆生同出苦海。亦非究竟之地也。故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舊五

來不以世間法圍人。而以一大事提衆生共出苦海。欲提衆生共出苦海。而乃先棄現在綱常。其謂之何。蓋無始以來。原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倫皆起於物染之後也。且無論宇宙最初劫已。卽混沌重闢之始。種民必從禪天中來。尚無男女二相。頗似五種不男之相。此梵相也。是時既無夫婦。寧有父子昆弟。既無父子昆弟。寧有君臣。雖入生死之海。而猶未深也。已而久濡地味。所感天地絪縕二氣。與夙生男女媾精。

之染因相合。而牝牡之相乃見。牝牡一分。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天敘悉起矣。天敘既起。善惡二業亦起。於是展轉輪迴。苦海日深一日。雖有出生死之聖賢。於中顯現。亦只就綱常上調停宣變而已。非不教人存心養性。而不遽提出世之因。豈其有所吝惜。爲羣生之機緣未至也。機緣未至。而強提之。反有揠苗助長之患。則寧含之而已。亦有微露其端。而不顯露者。則如黃老之拈玄牝。文孔之拈乾元。是也。必至於如來從維俗議。卷之五。重刊。

出世。而後一大事之教。傾囊掀出。則爲因緣有在此。機不可終秘耳。所以必置身於綱常之外者。何也。正表無始以來。無有君臣父子夫婦之象也。既表無始以來之象。何不并廢師友一倫。蓋劫初生人。原有師友一倫。而無四倫也。不獨劫初爲然。劫運之終。亦然。劫運終時。大三災起。人類不入佛界。亦入色頂及無色天界。而梵相仍現矣。是時但有先覺後覺。而綱常之教。何有哉。故古佛凡以一大事因緣顯者。身必立於綱

常之外。而應世聖人則不然。聖人方以身爲三綱五常立極。而亦以一大事之教顯。便是言與行違。天下其誰宗之。易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苟反厥終。天下實無一人一物。不以出生死海爲歸宿者。亦無一聖一賢。不以度盡衆生。出生死海爲道岸者。蓮經是以云。止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也。當其整頓綱常時。雖絕口不提一大事。亦無不可。而當下所值忠孝因緣。則不可一毫躲過。纔起一毫躲過之心。則今生之

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業債既重。而欲儆佛力以求出離。佛豈度不忠不孝之衆生哉。故儒聖但以庸德庸言提人。令其踏着實地。其以庸德庸言爲實地。正所以爲一大事地也。儒者欲究一大事因緣之故乎。可借宦迹爲喻。聖凡之性。同一不生不滅。猶赤子之本來頭面。其脫去凡心。初入聖解。猶士人之釋褐登科。其入三祇劫中。行三綱五常之事。猶宦迹之經營四方。其三祇功滿。而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正猶

致政者之功成名遂退身還於初服。蓋達人之視萬劫一息耳。儒者固不可謂吾聖人綱常之教。帶着世相而疑其非赤子本色。亦不可謂如來一大事之教。離着世相而疑其爲無父無君。試觀宦流中。未有不以致政終者。則世教中。寧有不以一大事終者。然則一大事之教。實以世教爲之基也。孔矩詎可違諸。

爲儒者慕上乘希捷徑剖疑

近世儒家亦多知有宗門向上事。其根性稍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重刊

者。則以高心求道。妄意三乘教外。別有最上一乘。可以躡取佛證者。而欲從之。此狂見也。却亦影響佛說。蓋疑於達摩之單傳。亦疑於李長者之合論。其根性稍鈍者。則謂性宗難透。莫若專念彌陀淨土。可以橫出三界而入蓮臺。或專持准提真言。可以躡躋八地而獲法忍。此正見也。却難於一生取驗。蓋身口意業不淨。未必不以成佛之因入魔因。當爲畧剖其義。佛言出世之法。盡於上中下三乘矣。三乘之外。更無別乘。九

言最上一乘者。非對小乘而贊上乘。則對菩薩智而贊佛智之詞也。蓮經蓋以羊鹿牛三車出火宅。起三乘之名。豈謂牛車之上。又有一車。他經復以兔馬象渡河。別三乘之品。不聞象王之上。又有一獸。故謂如來禪外。別有最上一乘。祖師禪者。魔說也。然而大乘經中。言及實際理地。亦有等三乘而劣視之之言。至於宗門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及合論之闡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則似明言有個最上一乘在教外矣。夫何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重刊

達摩病義學之縛於教相。特以頓宗掃漸宗。李長者又患初機之困於階級。復以圓宗合頓宗。總之是黃葉止兒啼。未盡如來真實義諦。真實義諦自在蓮經方便品。藥草喻品中。方便品謂諸法實相。非聲聞辟支佛之所能知。而喻品分爲三草。其上藥草。則指辟支之住最後身。將入大乘者說也。故曰。求世尊處。我當作佛。台宗以遍教收之。此在凡眼。豈不認爲大乘中人。而世尊則未之許也。故可標最上一乘以別之。方便

品謂新發意菩薩。不能知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不能知。而喻品分爲二樹。其小樹。正指菩薩之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說也。故曰。自知作佛。決定無疑。賢首宗以始教判之。此在凡眼。亦將混諸辟支佛中。而世尊以爲了達三界。求最上乘者也。然不與其能盡最上一乘之法。故謂之不知佛智。佛智雖不知。而品則入於最上一乘中矣。蓋佛法止有一乘是實。二乘尚屬權乘。其寃必廢而歸於一實。寧得又於一乘上。支生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重聖

最上乘。岐三乘而爲四哉。唯菩薩之入上乘。有深淺。釋尊不但策二乘中人。棄小歸大。亦策大乘中人。從淺入深。故以最上第一妙法。獨歸於窮盡諸法之如來。別三乘人之未窮佛智者。此乃特尊佛證之稱。而狂夫不解。以爲佛法中。果有不階三賢十聖而入等覺之事。浮其心以企之。然則釋迦之累劫苦行。是鈍佛。而禪宗之一超直入。是利佛矣。傳燈初祖。殆不應出於釋尊會下。又錯認合論中意。以爲八難衆生。三生卽

證佛果。善財童子。一生能圓佛果。而不察其深因實證之所在也。漫以劣識薄行之身。攀善財之近叅。徼佛光之遐攝。馳情界外。自謂我心已安。曾不思華嚴十地品中。原以一地望一地。至八不動地。則謂一切二乘。乃至第七地菩薩。所有善根。無能及者。至十法雲地。又謂一切聲聞辟支佛。乃至第九地菩薩。智慧光明。悉不能及。而合論乃以初發心菩薩超之。無乃合論中教體。反出華嚴本經之上。而李長者。則不但鈍置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重聖

三千諸佛。亦可跳出傳燈諸祖之上。另起最上一乘之宗。如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並受剎記於無量劫後。一一皆是鈍根羅漢矣。有是理乎。學者當信楞嚴經中理。須頓悟。事以漸除兩言。是不易之案。毋學狂禪。枵心妄語。反將最上一乘入魔說也。年來此見。溺人已甚。故不可不爲之剖。乃若念佛持呪二門。則委是菩提正因。儒者未必信。信亦未必能行也。二案並出佛口。豈以誑語。賺衆生。而其中則尚有隱幾焉。脩西方。

固是橫出三界之路。然不可以少普根因緣而生彼國。持準提。固可疾證無生。亦未有不從多劫信心成就而得之者。人但知十惡五逆之徒。臨終十念。卽生九品。不知此因實從無量劫前種來。亦但知一生持過準提一千萬遍。博地凡夫。不歷三賢而登八地。不知但是八地之因。而非八地之果也。亦若一稱南無佛之成佛道然。今之脩西方者。儘多。而往生者少。持準提者亦多。而取證者少。何也。匪獨此生念不純一。亦夙生之根行薄也。乃又放過目前功行。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而曰。吾有捷徑能超生死。卽此便是偷心。偷心何足以感聖果。轉一皮囊。卽失正念。增長惡業。便入三途。待報盡而真因復露。則實心實行之君子。已先受佛力之加被矣。及以正心趨正果。則三祇仍在。而十地增進之勳階。一毫不可越也。儒者果入孔子下學上達之法門。于念佛持呪二門。可以無問。或自反根器淺劣。而欲於釋迦法中。種出世之因也。不妨以脩行

之餘力從事焉。唯怯此二法。而忽畧於儒行。則與不務民義而敬鬼神者。其弊正同。此又不可不戒也。

儒門微妙親切公案

今儒者多艷禪門公案。而魯論中自有極微妙極親切二案。莫之察也。二案云何。孔子之天何言哉。曾子之啟手啟足是已。孔子何以重歎天。之何言也。若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此宗門之所謂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者歟。張子厚云。風雨露雷。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近之。晦翁之訓義亦微。然落擬議窠臼中矣。曾子何以召門弟啟手足也。若曰。小子欲問道乎。啟予手足。宛然在也。向者雖聞一以貫之。猶未喪我有如臨深履薄然。今喪我矣。無罣礙故。無有恐怖。戰兢吾知免夫。蓋是時。曾子自信永離生死。與顏子不違仁之心境合矣。晦翁僅以身體髮膚爲言。其猶未盡歟。今儒者爲利祿攻書。不爲性命攻書。誰肯參求及

此卽有從別典叅及此意者。又將貴禪賤儒。且有未得謂得之病。間有省及生死根之難斷。不敢得少爲足。則必恍惚於神光之雪際。安心慧能之燈下。見性以爲儒門性境匙鑰。豈能遂與禪門打過對同。則請從顏子一日歸仁上討消息也。蓋顏子於三月不違之初。剎那間。生死命根斷矣。斷後又當若何。曰。法門無量誓願學。此其時也。卽多學。卽一貫矣。子貢晚年亦入斯室。此又何以驗之。曰。於獨居三年之心事驗之。世

從先羅俗議

卷之五

百五

傳孔陵之檜。植自子貢。但有聖主應運。枯枝必發新芽。此雖素王道力所感。而子貢之性境相通。亦可覘已。故子貢之悟地。立乎顏子曾子之間。卽其忽疑多學。默喻一貫之案。其深於曾子之唯無疑也。夫子自處於一貫。不處於多識。然則多學與一貫。二轍歟。又非也。多學而不貫於一。是謂背覺合塵。卽釋尊訶弟子汝但舉心。塵勞先起。多學而一以貫之。是謂背塵合覺。卽釋尊自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其幾只在毫厘間。

耳。然毫厘有差。天地懸隔。學者不透此中消息。便是孔子宮牆外人。省夫。

學戒得少爲足

學者大患。在乎得少爲足。得少爲足。必以未了之義。發不當之機。功行日薄。而其輕心慢心。復加於內。閱外現之大士。則意業合口業而交作矣。吾深以此自省。前非因亦爲儒釋兩門高賢動念焉。蓋孔子之學。自顏曾達於子思。意俱密傳至孟子。褒然獨負命世亞聖之才。而得少爲

從先羅俗議

卷之五

百五

足之端已萌矣。達磨之學。自神光流於馬祖。意儘密。分入五宗。彬然俱抱超佛越祖之見。而得少爲足之端亦現矣。何以故。古德云。智過於師。與師平等。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孔子與達磨之智。豈易齊哉。孔子兼脩仁聖二學。孟子得其仁學之頭腦而已。殆不知上古有中庸遜世之聖人。當世有內閱時中外現獨行之君子。而槩以孔子之規格繩之。則於其尊老聃。下顏子處。必有遺照矣。是以疎老聃而力攻楊墨。舍顏子而

并異夷尹。此見孔子於經世而不見孔子於出世者也。假令孔子遇達磨。必以聖諦第一義相印證。而孟子則藩籬之矣。以此垂訓。後儒安得不浮。兩程夫子。遂祖孟子之拒楊墨。以闢佛老。固其所也。然猶可解也。蓋至於今日之儒。以良知之影響。合單傳之影響。而淺陋乃極。其流毒且入彈章矣。達磨兼該權實二智。五宗得其實智之大槩而已。殆不知上古有不一大事出現之如來。當世有內闕菩薩外現凡身之臣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圭

而槩以達磨之性宗禦之。則於其憐雙馬開五葉處。亦有遺照矣。是以雖與郭汾陽同時。並未見其往因之通他心宿命者。此得達磨之涅槃妙心。而不得達磨之正法眼藏者也。假令達磨遇孔顏。必洞見其心之不踰矩。不遠仁。而五宗則土梗之矣。以此立榜。後禪安得不狂。兜率悅洪覺範輩。遂襲五宗之駕馭禪流者。以藐達士。匡其所也。而猶有本也。蓋至於今日之禪。以少林曹洞支之狂談。合牛山臨濟支之狂焰。而

鹵莽已極。餘羶且染儒紳矣。究其病根。皆坐於得少爲足耳。則其根之所自起。又何在。蓋爲儒禪家有二錯見。大槩以久迷忽醒之影悟爲真悟。又以初發心之解悟爲證悟也。今有不著不察之徒。忽於斷言語。絕思慮。處處露出本來性善面目者。其時不禁自得。便以爲達磨六祖之性宗在是矣。不知此乃影悟。非真悟也。揆諸子貢子與初聞一貫之消息。尚未必打過對同。而可輕望神光之雪際安心。慧能之燈前了性乎。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圭

顏子之一日歸仁。則逼真。是安心了性之境界也。子貢子與於夫子歿後亦及之。而兩家門徒之入此室者。有幾哉。安得不以影悟爲真悟也。然顏子達磨亦從多劫證過此門。而今生復現者耳。禪師中實有多生在影悟場中。而今生始徹者。此正華嚴之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也。西天東土諸祖。正現此門。禪者侈爲最上一乘。祖師禪。若謂釋家明星悟道之旦。亦若是而已矣。不知此乃解悟。非證悟也。蓋釋尊一從明

星悟後便見大地衆生一時成佛亦一一能授其記孰於某劫證道孰於某界作佛而初發意之禪師有是乎哉雲門五葉中之一葉也以三世爲王遂失神通殆不如佛光道悟禪師從郭汾陽再來爲僧神通猶在而謂禪宗之悟境遂可同於釋尊之悟境乎若孔子之言過此以往顏子之言欲從末由則逼真是望著證境而說孔子之傳乾元又分明說出證境其惜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所謂止亦向證境說也此則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儒流參酌命學

學有性命二宗命學亦儒者所當參否曰易言至命孟言立命此命學卽性學也老子豈非命學之宗然而所重在道其曰道生一一卽太極太極卽性也老子曷嘗於性外脩命哉自仙家

分精氣神爲三寶神屬性精氣屬命乃有性命雙脩之說又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之說此命學之別傳也術非不正而非事君事親之君子所能行又有所謂外丹服食者服之可以冲舉君子豈以玄門之術外之然不有魏伯陽之引內養性許旌陽之忠孝淨明吾知上真之不加護也上真不護而強爲之其不奏功明矣何用僥倖於萬一爲黃白男女之術旁術也縱得真傳亦造物之所嗔厭而况賣此二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折衷脩性脩命二宗

者多玄門無賴之流乎或者却病延年之術無害於天理者不嫌祖孟子養氣之功以爲持志之助然而苟無真訣則求却病而反增病求延年而反促年者有之吾竊有味於文中子之蒼長生問也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爲長生

法判禪流爲脩性不脩命。有詩曰。饒君縱悟真如理。未免拋身却入身。何似更兼脩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二說孰是。曰。脩性不脩命。禪門委多若人。然特下乘禪之未悟真如者也。果悟真如之性。則已成無漏真人。而大藥不必脩矣。蓋玄門之所謂真如。乃禪門之所謂識神也。識神乃拋身入身之本。而張平叔認爲真如。誤矣。若玄家所開天地神人鬼五仙。委不出於楞嚴所科十種仙中。中有性命雙脩者。入天仙品。有脩命不脩性者。入地仙以下諸品。要之仙雖以命脩性。而性宗終未徹也。一徹性宗。卽超凡夫地。生如來家。證初地菩薩之位。而天仙不足以囿之矣。然而天宮聖賢。則不但初地權位於此。亦有八地以上菩薩。權位於此。如紫微係藥師化身。雷尊係普賢化身。斗母係文殊化身。太乙及碧落教主。俱係觀自在化身。此豈可以天仙目之。卽梓潼大茅等真君。張葛許等諸真人。俱屬行起解絕菩薩流品。亦豈十種仙之所能囿也。

從先雜議

卷之五

三

蓋大經如華嚴法華楞嚴等章。俱導人以出世正因。故不但伸大乘亦伸中下二乘。而於人天小果。並以爲世法而抑之。他經則有言及菩薩升沈變態者。雖天魔外道中。亦有大乘果位菩薩在焉。何獨於天仙而疑之。故亦不可執楞嚴十種之說。而薄視天界聖賢也。總而核之。學者當辨悟脩二軌。從初發心者說。必以悟上乘爲第一義。雖二乘猶當棄之。而況人天之果。從已發心者說。則菩薩脩道於三祇劫中。六道何所不入。天文地理醫卜詩文博奕局戲等技。一有不精。便不能過五地。人間天上二十五有之中。一切方便助道品。一有不透。便不能過七地。況於命學。亦脩性中一大因緣。而多劫獨漏此果乎。但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慮。所先或不在是耳。時節因緣既至。聖人亦必後天而奉天時。爲主爲伴。皆無所擇。乃禪流草芥玄學。至有以北帝爲龜蛇。而欲毀其象者。則真半邊漢也。病亦起於得少爲足。儒林當以爲戒焉。

從先雜議

卷之五

三

釋道判天界菩薩低昂辨義

蓮經判人天道轉輪聖王釋梵諸王俱屬小藥草一欸尚在緣覺之下而道經則尊三清四皇爲七寶並屬古佛分身孰爲定論曰皆是也蓮經從聖凡之界判其等則天主皆在凡位不異人世間之帝王道經從化現之果究其因則天尊多屬古佛遠過出世間之小聖不有蓮經藥草之喻何以發人超凡入聖之大心不有道經七寶之徵何以動人格天響帝之真念儒者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毋舉一廢一

儒先論三教得失

天下尊信程朱攻異端之說久矣近乃有疑其爲謗佛者此又非所以論程朱也凡謗佛者必與佛心相違或口談佛理而身毀清規或語牽佛經而意入魔見此謂謗佛程朱特認佛不真耳非謗佛也或者卽奉佛敕而來亦未可知昔調達永世與佛爲仇而釋迦猶稱之曰善知識況程朱儘有中狂禪之膏肓處其爲禪門之善

知識何疑哉獨惜其硬遏出世一宗盡掃天堂

地獄因果之理謂人物但有現在而無過去未來小人既無所虞於報應而君子亦無所究其指歸生死苦海何由得出後生出離之門既閉則教主證果之岸亦迂矣雖不受謗佛之報亦必群盲脩衆生久滯於生死苦海中如其受逆流之佛敕也又當別論程朱未出之先惟文中子之持論最公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斯言真千古不易之斷案周元公實洞照之意在轉禪學爲聖學是以隱釋顯孔而兩程遂操戈以入二氏之室其時亦有劉忠定公元城者持論最方最圓其言曰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又曰古今大儒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爲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猶鼎足也令一足失可

乎。則鼎必覆矣。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教。亦從而詆之。以爲佛法皆無足取。非也。士大夫多以禪爲戲。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而爲一笑之資乎。此論真是先得我心之同。及考元城立朝大節。表俗高風。靡不亭亭物表。實與趙閱道不相上下。程朱雖闢佛。絕不敢議其非。蓋使信佛皆如元城閱道等。則孔子之道益光矣。今自浙學倡後。程朱之教漸衰。禪宗之焰復起。人但知爲風會所趨。而不知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祖之精神不泯也。當此之時。不患三教之不合。而患合之。不以其矩。合之。不以其矩。則儒不儒。禪不禪。玄不玄。而世教且斁。不如各執本宗之爲愈也。愚故以一貫通單傳之宗。而以孔矩別聲聞之行。或者可贊聖謨之萬一歟。

學者當於三教關疑慎言

孔子贊老子爲猶龍。出於莊子之書。其與太宰蕩論及西方聖人。出於列子之書。儒者多以謬悠荒唐之說疑之。然禮記載有曾子問一篇。孔

子自述吾聞諸老聃者九四。老聃殆精義入神之聖也。惡可疑猶龍之讚爲虛。魯論載有太宰問一章。太宰聖孔子而頗嫌其多能。然則太宰亦知道在一貫。不在博聞強識。可與尚論古之聖人者也。惡可疑西聖之言爲誕。學者信得及。則信之。信不及。則姑闕此疑。而慎言其餘。可也。乃或置卜度於其間。必造滔天口業。况吾儕無程朱之德學。自當以揣己分量。求安身立命之方。於太宰章最宜細玩。應知太宰以多能病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子誠疎而疑聖不屬於多能。見却正也。子貢表夫子以天縱兼多能。誠確而後學或因之以習多能。敝亦當稽也。是以夫子鄙多能爲少賤之事。而以君子不多。賞太宰之知。此謙已誨人之深意也。以此推之。吾儕亦安身立命於一貫之宗。可矣。何事學孔子之博聞強識爲。雖東二氏之書於高閣。豈謂少也。愚頗爲之分經串絡。無乃達君子不多之訓耶。曰。此又不可以執一論也。聖賢之願力。常與氣運相通。天命孔子以未

喪之文。故縱之以博學之長才。又貫之以空空之性境。有主則必有輔。顏子子貢。孔子之二輔也。顏子則速肖矣。子貢亦具博聞強識之胎胚。而空體不逮顏子。是以獨受夫子猛火之鍛焉。先以不受命而貨殖裁其博。繼以多學而識之。啓其約。然後一貫之衣鉢乃授。無言之秘藏旋抽。子貢於是不貨殖而屢空矣。是故顏子卽孔門之長子普賢。子貢卽孔子之少子文殊也。皆以大乘根器。合孔子之願力以乘氣運者也。不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臺

然胡爲得回。則門人益親。得賜。則門人益進。耶。曾子不具博聞強識之才。則以守約爲道而已。一貫之傳最確。其孔門之傳燈迦葉歟。阿難又以迦葉單傳之宗。貫釋迦五時之教。則子思子足以當之矣。學者有子貢子思之才品乎。何嫌學孔子之多能。以滿一貫之量。苟無二子才品。而求多於見聞。則多能正足以窒空體。人心能有幾多智慧。而欲攬天下之長以爲己長乎。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之守約。正是善學。

孔子之多能者也。雖然。使曾子上無大成之至聖爲之師。中無知十知二之上賢爲之友。下無青出於藍而深於藍之聖孫爲之徒。而光以守約之宗見於世。則何以收博學強識之通材。及一超直入之敏士。其去釋門之聲聞小乘無幾矣。故多能亦聖學之助而不可廢也。或多或不多。亦顧學者之力量何如耳。審己分量擇而處之。便是安身立命之準。若孔子之讚猶龍。懷西聖。程朱猶信不及。而可責諸時賢乎。闕疑慎言

卷之五

夏臺

則君子寡尤之學也。愚也。一貫之宗既未徹。博聞強識之具亦無有。守約乃吾分耳。不揣而爲三大聖人分疏。過也。夫。過也。夫。然於孔子下學上達法門。則守之頗確矣。所守原在曾子之約。而以己方人。則不敢。

評唐宋叅禪豪傑

唐宋見性禪師。善能指點儒門豪傑。有以黑風吹之。喻點于頤者。有以心頭火之。譴點白居易者。有以狗子佛性話頭。點趙閱道者。有以德山

托鉢末句點張天覺者。有以四大本空轉語點蘇子瞻者。有以相公入來富弼在外語點富鄭公者。有以子韶格物晏晦物格語點張無垢者。有以童子趨吟萬象之中獨露身點馮濟川者。諸公皆於言下有省。禪林侈爲盛事。適年有一豪僧好施棒喝。常恨當今不得遇此等朝士而鉗錘之。而朝士之知有向上一着者。亦若恨目前不得遇此禪師。受其鉗錘。愚按前者諸師。信乎能攻他山之玉矣。叅以釋尊靈山榜樣。似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不帖帖處釋尊。惟於巾瓶弟子。直下鉗錘。如何難徵。心不契。則咄之曰。此非汝心。善星問義。太乖。則訶之曰。痴人。猶吾夫子之野于路。而小樊遲也。至於對波斯阿闍二王。則口口稱爲大王。對領徒八百之外道仙。亦口口稱爲大仙。指點最明。辭意却婉。殊不以無上法王之尊嚴。而沒貴貴老老之世法。豈其機鋒落禪師後耶。以是知諸師見地。雖確。終帶有英雄降人餘習在也。惟大顛面折韓子之原道論。祖印面折歐陽子

之本論。此乃對症之針砭耳。愚亦竊歎當時明公。但信得禪流中有一生了道之耆宿。尊之太過。不信得儒流中有夙生絕解之大士。求之太苛。如蘇子肯下佛印東林總。而不肯下程正叔。正叔豈必不從夙生禪悟中來。富公肯下投子圓照。而不肯下韓魏公。魏公實紫府真人之應化也。以佛眼照之。並是顛倒見耳。今世儒豪之見。大率類此。或先達或同袍。豈無可入憲老乞言之選者。槩以地醜德齊。難於相下。而禪玄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門有豪夫焉。聳之以棒喝之粗機。輒驚投之以立竿見影之小術。輒動有不難於五體投地者。然多以虛影相吊。未必如唐宋名公之果有所得於諸師也。風尤下矣。雖然。其猶賢於挾貴師心之流也夫。

尚論大儒晚年悔悟以警狂學

韓子作原道論以闢二氏。而卒乃降心於大顛。歐陽子作本論以攻佛。而卒乃降心於祖印。近儒有姍笑之者。不知此乃二公之不昧本因處。

也。韓歐之因地必遠矣。此來其以先迷後得主之影象示人歟。然韓子與孟簡書。尚有門面話頭在。歐公則倒身入於禪窟。臨歿猶借華嚴經誦至八卷。乃逝。亦深悔從前作本論之非。則何如蚤不作之爲愈也。孔子重戒不知而作。有以哉。程朱先已見性端倪。而後闢佛。其論尚爲有本。故立於韓歐之上。而晚年悔悟之狀。亦頗類於韓歐。則以落葉歸根。天機有所必至耳。淳公爲監察御史裏行時。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測其旨。近看華嚴。恰說得分曉。是約喻。應機破惑。名之爲光。心垢解脫。名之爲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教化得人。光照無盡世界。只在聖人心中。光明所以諸經之先。皆說放光一事。此言亦只道得法身邊事。未盡三身之義。而悔心則已切矣。正公爲崇政殿說書時。嘗致書於靈源清禪師。叩問禪要。師答書中有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歷叩殆遍之語。則正叔曷嘗不參禪學。而對徒輒諱之。殆不如淳公之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言

心見誠。不事遮蓋。歸涪之後。尚言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則其所叩於靈源禪要者。謂何。豈從夷狄叩心要耶。亦猶韓子之降心大顛。而猶存門面於孟簡之意也。吾謂叔子穿窬之心未盡。以此若晦翁晚年。真有大悔。亦有大悟。嘗作開善道謙禪師祭文。其略曰。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言

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生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此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經所謂降伏其心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伏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入無餘涅槃。只是一無字。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此謂離相卽名爲佛。此見晦翁之有深悟於禪也。然味此等語意。亦但信及達磨六祖悟境。而未必信及如來證境。其見則已超過伊川。而合明道之解地矣。學者當於此驗濂溪發脈。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五

五十五

之幽之遠也。以愚臆斷。若淳公。若晦翁。殆是修道位中之人。暫隱夙生見地。而末乃歸根於此耳。坤道先迷後得主之榜樣。微二先生誰與立哉。世儒槩以尊孔闢佛窺晦翁。豈知其晚年心事。全向達磨之最上一乘。將一生之事業文章。而芻狗之也。愚幼實傾心於宋學。自以德行不倫。不敢踐迹。晦翁著述之年。正愚影窺宗門大意。而絕立言之年也。晦菴晚以盲廢。愚幸不盲。而以機緣所迫。頗從三教鬪諍場中出手眼焉。

後世必有以窮禪客目我者。不知吾今心事。實不敢妄想達磨之立地成佛。而純向孔顏下學路中行也。僭謂孔顏所達於達磨之悟境。在往劫。不在今生。今生所現。是權非實。孔顏所達於如來之證境。亦不在今生。但難判其在往劫。在來劫。往則必在塵點劫前。來則必在星宿劫後。今生但以普賢行門現耳。悟證二境。是孔顏之實際。而示人但以影略。普賢行門。是孔顏之影現。而垂後則成楷模。蓋有乘龍御天之願力存焉。學者無孔顏之因地。則其上達之學亦難入。必也學曾子乎。曾子從影悟起真修。從真修發真悟。其萬世儒學之的歟。晦翁當悔悟之年。纔能與曾子打過對同匙鑰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晦翁有焉。乃儒釋兩家雄夫。類欲以偷心望聖果。夫名利猶可以偷心取。而道德可以偷心取哉。誼當闡晦菴之幽。以爲作狂作僞者戒。

從先維修議

卷之五

五十五

總究儒禪大小孔釋權實密義

儒有小儒大儒。禪亦有小禪大禪。小儒何足以當大禪。故達磨出而語言文字之儒如燭火。小禪亦何足以當大儒。故元公出而繩床學語之禪皆野狐。然初發心之大禪。終不能奪絕解圓修之大士。故以孔子之從心不踰矩。視棒喝之機鋒。兒戲耳。遇九年面壁之祖。則必以遯世之中庸聖之絕解圓修之大士。又當遜德於如來之以一大事出現者。使孔顏與釋迦同時。不作內護。亦作外護。此不但因地遯於果地。卽帶果

德業修談

卷之五

音重

發真歸元之頃。十方虛空皆悉消殞。何以不能盡有情界也。有情界從八識建立。識情可滅。識性不可滅。有情界盡則識性亦滅矣。佛能滅識性乎。然有情界生本無生。滅亦無滅。亦何盡與不盡之有。謂有情界不能盡。亦順凡情說耳。但學佛者。切不可起盡情界之想。纔起此想。卽落斷見。斷見非大乘之路也。佛於四生六道皆能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何以不能度無緣也。衆生八識田中。真如與無明和合。無明之緣日親。則真如之緣日疎。無明之生相最難盡也。諸佛非三祇不盡無明。而獨能令衆生頓盡哉。無明未盡。卽是成佛之緣未至也。佛能度諸然無明受真如薰。必復還於真如。畢竟無緣皆入有緣。但非一生之所能究竟耳。釋尊從明星悟道之旦。盡未來際之因緣。悉知悉見。實無一人不受度者。言佛不度無緣。亦從凡夫之情見而云然也。在學佛者。不可一日無度盡衆生之心。亦不可一日起強度無緣之念。纔起此念。便入狂

德業修談

卷之五

音重

因圖奉施設。將與衆生同墮惡道。吾嘗嘆今之狂師偽師。輕談般若。人已之等。兩蹠皆先陷衆生於地獄。而以天界佛界。待如來之拔濟者。律以八正道。卽是無緣衆生。而彼且以爲當下卽佛也。迷孰甚焉。學者窮理及此。而後可與論文。孔乾元坤元之易也。已。

儒者當治禪玄二門闡提

人有恒言。唯佛大慈大悲。儒者不可不求其實。佛言殺一蟻子有罪。殺一闡提無罪。梵語一闡

律義維俗議

卷之五

言美

提華言信。不具謂一切世出世法。無一足以動其信心者。乃四端全滅之人也。王法非士師不殺人。而佛法似許人人殺之。此豈以煦煦爲仁者哉。成闡提。未有不入阿鼻獄者。其人果作何狀。在俗則有弑父與君之賊。入此款中。而出家則撥無因果之魔僧。其尤也。蓋以犯義犯刑之身。談罪福性空之旨。撥三賢。亦撥十聖。何況人天之小。因小果而不撥耶。佛以爲殺之無罪。而族姓家。且有爲之揚旗插標者矣。經言天。魔。

人說法。弟子與師。當受王難。明以折伏魔僧之權。付之主持世教者。而勝國以前。君有捨身布髮。稱弟子於法師者。有勅僧尼犯國法。不與民同科者。又有詔法師坐受群臣禮拜。入殿廷。亦不隨班拜跪者。臣下亦從而附和之。致使狂魔肆志。激成三武滅僧之慘。而勝國則不久遂亡。此不講於佛之大慈大悲。而以姑息開闡提路者也。然後知我聖祖之束二氏於禮部。嚴禁師巫邪術。真得如來心印矣。玄門亦有闡提。

律義維俗議

卷之五

言美

在黃白男女二術中。術固卑卑。而剽掠衆同悟真之唾餘。引入於財色。妄言金丹入腹。我命不制於天。其撥因果。固未必如盜法魔僧之甚。而廉恥則掃地盡矣。律雖以左道科之。而未詳竊以爲問刑條例中。當附此二款。凡以黃白偽術坑人財物者。事發。同強竊盜論。凡以男女穢術。汚人閨門者。事發。同僧道犯姦。及平民強姦論。儒者慎毋墮其術中。

右議以從先維俗爲名。而究及三教聖人。根

因何居。不究及三教根因。則先進之源頭不徹也。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愚敢爲申其義曰。孝弟不從。盡性至命中出。孝弟猶爲無本。禮樂不從。窮神知化中出。禮樂猶爲無根。此不可與中人以下者道。道中人以上而不及此。則從先之義粗矣。故以此義終焉。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十三

從先維俗議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管志道撰。是書多論往來交接之禮。其四五卷皆講學之語。理雜二氏。且明立三教主實之說。並謂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是孔子與佛同道。又云達摩安心了不可得之宗。孔門七十二賢。靡不得其大意。至遵此實際。則惟顏子一人。而曾子啟手足時。曾及之。其附會尤甚。蓋心學盛行。而儒墨混而爲一。是亦明季之通病矣。

無甚高論七卷（原缺卷四
至卷七）

〔明〕趙鴻賜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無甚高論
七卷》提要

無甚高論題詞

子思之作中庸揭言性道教矣已而不
言性不言教直系之以道有旨哉莊周
不云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禪
宗亦曰我不會佛法只會道道何如其
會之哉庖犧氏之初一畫已耳嗣後紛
紛強名曰道徐之枝繁歧漫無所統一

無甚高論

一

而道且為天下裂迨至今茲儒佛道之
名鼎足而列所入父之所出奴之黨枯
護朽各相彈射而迄不可解予友樅江
趙承玄丈桐子國大中丞柱野先生之
胤也蚤而穎異長乃邃深博綜百家貫
通三教所著為書滾滾數千言命之曰
無甚高論不遠千里走一价索序於予

予惟承玄丈之所稱述允矣大方予何能贊之聊以予之偶有所聞者揚摧陳之玄家且置時之膚學罔不曰聖曰佛已第不知聖是孔乙巳佛是老比丘我是大丈夫我自聖修我自妙用我自有大光明智照耀天地輝絕古今赤灑灑露裸裸自在自由古人云尼父不識字

無甚高論敘

二

能仁不解禪彼尼父氏能仁氏與予同叅却是叅何誰還會麼儻若信孔祇是說孔行孔信釋裨是說釋行釋謂之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見孽亦名見魔古所云聖魔佛魔總謂之多脂帽子鶻臭布衫大丈夫意氣冲天一恁驀直去孔釋俱捨人法兩忘是名信孔信釋何

故如此予之大光明智從本已來未嘗變動所以三教決定不是我我祇從三教中行履得若三教中但著一教是我矜其血氣櫻其心胃而賓賓以學子為嗟嗟根椽片瓦無非是釘是楔且見外來者為主而我即受變矣一切都捐纖塵不立此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始

無甚高論敘

三

有少分相應矧古人每每言智不是道心不是聖此智此心是恁麼尚不得作見聞覺知會故曰人心無住處踪跡不可尋尤有異焉即今稱衛儒之嚴者宜莫如程朱第伯淳嘗曰我於天壤間真自孤立仲晦亦曰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有無超矣一真自孤此豈佛境焉

得儒名世之褒衣往往無大人作畧被
書冊子上一落索套着便轉身不得透
不去說恁麼儒釋玄遙憶予與承玄丈
促膝留都時隔別三十年於茲矣一旦
奉雲翰展琅函急讀一過真所謂獨鏡
千古坐斷三聖唐宋以降未有是論予
方兀兀菰蒲無隣不聊忽有舊交高相
無甚高論叙

四

印可予其庶乎恍若御長風而翩然遊
太清已手爰書數語弁其端歸焉桐有
觀我吳太史先生一代英賢頃與予有
所徵對試以予言質之不知謂予何
萬曆戊申孟夏之吉

吳郡魯川曹胤儒汝為甫敬書



題無甚高論

夫道有高下乎中庸言辟如登高允自
卑又言極高明而道中庸夫不自卑非
所以為高也不道中庸非所以極高明
也蓋率性謂道證者視以為常自夫未
易證者名之為高云爾余讀無甚高論
書固所以為高也乎吾中國自三五而
無甚高論叙

〇一

下迨于尼父握道樞以立極于宇宙至
矣而隱其高者以待人自證二氏家時
時喫緊提掇其為揮闡摘發大有裨于
中國之教者不細我

高皇謂其暗助王綏此

大聖人之所以一聖真扶人極也柰何
束于教者互為詎斥未證謂證者流為

無書高論敘

○二

猖狂苟有證者于其間固無已於同人之懷而為之一饒舌也然而尸之者固難其人哉海內以是鳴者不少而不能無間然者何多也鄉先正桐城柱野趙中丞公余未及奉其杖屨而仰其懿範久矣嘗讀其遺書數種上達乎性命之微而克敦乎倫常之素旁通乎緇黃之旨而下不廢游覽嘯歌之事大都率性真而屏拘攣殆無有一話一言與私心有間然者今讀其嗣公承玄氏無甚高論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余所頌承玄者亦如頌夫子已爾至是承玄氏書來徵序昔人云使同乎已者正之既同乎已矣惡乎而正之余也毫凡承玄氏所著

無有乎弗同者又胡從而正之乃其博稽精擇不為臆說往往取證于名談俾學人有所據以信入用心亦良苦哉說者謂承玄隱淪著此以見于世此淺之乎視承玄者也吾將以此書為承玄氏之木鐸

萬曆戊申重午後二日上元如真老生

無書高論敘

○三

李登拜書



題無甚高論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信斯言也道若甚高然胡弗論也不知有高即有及有及即非高乃不可及之高則未嘗有高在也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豈謂道有已甚而人不可為乎謂天下原無

無甚高論叙

一

已甚之道耳原無已甚之道而天下咸不知之故索隱以為之故行怪以為之而唯仲尼獨知之故曰吾弗為之蓋非得為而不為第以為之而不得也天下豈有為之不得者猶可階而升耶是故佛說直下便是我謂無有是處又說動念即乖我謂無有乖

處何也唯無是處故當下不離唯無乖處故著念不得也以此知方所不立而意象霍泯擬議無門而口耳俱喪矣夫何容著一論乎而况論其甚高者乎故謂不可及者正謂當下之不可及謂不可階而升者正謂當下之不可階而升也皖桐趙承玄氏潛

無甚高論叙

二

心聖學嗜味道真蓋有日矣無亦見及此乎故為一編而命之以名則曰無甚高論余未讀其編先玩其名則思過半矣乃編中所採徧及三家無非是義且其二則中所嗟及者有云浮生易盡聖宗難明母論是儒是禪且保自性自命旨哉言乎切中學者

不自反求之弊果能因言猛省向內
尋求真解一開妄見自息乃知直下
便是乃知動念即乖乃不可及而及
及無所及乃不可升而升升無所升
至是則豈但甚高者無論即無甚高
者亦無論已

萬曆戊申重午日秣陵瞿文炳譔

無甚高論叙

三



無甚高論叙



夫太音不入里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
心豈衆人之心視聖迥絕情見封之自
信不逮爾爾羅近溪先生曰仁者人也
分明我即是仁却不自信為仁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即是
知却不自信為知抑何迷妄顛倒直契
無甚高論叙

一

本心之難是以一入信門便獲家寶粗
言妙義皆可證知本地風光正惟賢聖
祇為此事皇皇逢時指點借路宣揚
原非有分毫增添本心之上信此終身
不愚疑此終身不靈何以故從心分路
品位頓殊譬如貧兒衣珠晃耀信有則
富疑無則貧貧富之分信與不信間耳

此吾師樅江先生指人信門而有是編也先生幼承其先中丞公家訓即具丈夫智一切却掃精研茲事當時名賢若羅近溪史惺堂張甌山王北陵焦弱侯諸先生長老悉共訂正冷然獨暘尋與諸同志有宜秘洞會有陋巷會會有十戒約單提本心直以無聲無臭之旨

無甚高論叙

二

為準的云居恒名義禮法稟令周孔於書無不讀尤愛關切性命者嘗曰桔梗鷄壅以時為帝牆壁瓦礫俱可明宗矧往聖達哲語語心為訣者手以故洞究三教微旨晉列先儒格論以次及兩家篇中皆掇其直指心體者一切似語不錄以見悠謬遠真之譚寧獨儒者所不

道則又在兩家門庭外者嗟嘯聖人應時立教期于明心岐路一分謬立封畛識見不定者妄希學仙學佛俗執不除者未得我之宗派而專摘彼之支流燕石異同不顧家寶又烏知彼先我而覺者疲于津梁乎總之皆緣境起念信心不真其于無音之音無言之言對面千

無甚高論叙

三

里矣夫學者性命為惡性命之功以聲臭雙絕為至苟違性命雖吾黨之言可略苟不違性命誰非至寶而執相生疑迷之迷矣善乎王文正之言曰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一歲者終不聞道矣先生合編三教意蓋如此至讀篇終有曰孝弟其龍德乎能剛能柔能屈

能伸能大能小而為物之至神者龍也
貫古今通遠邇兼萬善而為德之至神
者孝弟也吁嗟至矣請返顧自心將無
能孝弟乎不孝弟本心有聲臭乎不參
此信此是為正信吾以知是編三教之
功臣也

萬曆癸卯春正月望日門人范一謨頓

無甚高論叙

首譔



無甚高論自叙

嘗謂九土一土四生一生沸宿與理
星並疆洙泗與堯伽共派圩頂與曼
耳無異龍躡與獅踞何殊常編貝典
冥逗機緣浮海度關潛消朕跡茲曷
故哉蓋性無封畛見有盾矛岐談興
寧免朱歎染語吐即動墨悲矧聞如

無甚高論叙

旁魄咸疑裏加疑而辯似鼻音率執
上增執以多自證彼此相攻以同自
安世道交喪嗟乎起佛法之想者檳
鐵園而弗容存淨智之習者覓普賢
而莫覩良有以也僕素昏眇識孤堅
寡聞遜林宗隱括之評睇元亮遙集
之侶瑟居剖帙泐筆隨書欲息百氏

之舛馳竊拈群詰之了義俾知心外
無法水外無波世出世間手覆手仰
象體畢露誰摸尾牙乳色橫陳奚較
鵠雪三既不立一亦何歸總是天游
寧墮潮陷豈不悟平常之為道而厭
奇誕之滋害哉昔文始經謂善聖者
不留一言鬼谷子謂口可以食不可

無甚高論叙

二

云

以言其寄慨抑何深也大哉孝文帝
之言乎曰卑之無甚高論請以斯語
名編
萬曆壬寅歲中和節日皖桐趙鴻賜
承玄譔

無甚高論或問二則

或問此編諸論首標儒宗次擢二氏不幾於
援墨入儒乎愚曰此亦仲尼從周之義云鴻
賜山澤迂叟炳燭晚研日以含經味道為課
伏讀

聖祖之言曰仲尼之道萬世永賴佛仙之靈暗
助王綱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誦斯言也仰睹我

聖祖至仁如天大智若神開諸儒不敢開之口

無甚高論或問

一

合三教不能合之談輒憬然自盟于心謂士
逢昭代有不誠服而欽從者是自用自專者
也眎仲尼從周之義不大悖乎且編中所載
皆二氏悟後語足以闡發性靈有補於聖宗
不少矧誕漫謬悠之弊彼家具眼者業已嚴
擯之矣儻肯虛襟而實究焉自有灑然會心
處柰何被儒字壓頭遂終身閉目而不敢一
窺也哉

或問禪愚曰儒者諱言禪以禪字為釋氏拈

出其名甚殫其道甚謬詎知唐虞許大事業
孔子只以一禪字括之蓋唐虞之學洞見此
靈體發而未發即從微處入手虛豁豁脫灑
灑時時透露色色本來以與而不與之心成
為而無為之治云爾如曰傳賢為不與則傳
子可為不與乎所以稱夏后殷周繼者謂能
善繼其道而亦不害為禪也夫禪為聖帝寶
藏獨仲尼具千古眼一口道破今廼舉而界
之釋氏亦何見而然哉且吾人此個靈體居

無甚高論或問

二

倫物湊泊者恒難外倫物湊泊者恒易瞿曇
氏應機立教開方便門接引鈍根世或以此
而悟亦多以此而迷仲尼八字打開就平常
處循循善誘毫無奇特毫無滲漏第曰不可
使知又曰未可與權其慮深矣今儒者惡虛
寂而喜實踐不知虛寂與實踐是一不是二
彼百姓日用者何物行不著習不察者又何
說也豈有靈體現前之夫而至于猖狂無忌
者哉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始及篤行

則知行之緩急見矣仲尼發憤忘食忘憂忘
老只為講得此靈體到手則憤幾自不能息
顏子欲罷不能亦自憤如是也柰何學者多
從名義上發願承虛接響手忙脚亂隱隱墮
在對筭窠臼無自由分若從靈體上發願則
一切不與渾然未發境界天地自天地萬物
自萬物子孫自子孫而無為之大業成矣不
然內捉念外脩容茅纏紙裹不識靈體作何
狀究竟奚益耶嗟夫浮生易盡聖宗難明勿
論是儒是禪且保自性自命所當發憤猛省
哉

無甚高論或問

三

無甚高論卷之一

桐城趙鴻賜承玄輯

富鄭公謂伊川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閒人曰某
做不得天下閒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
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
卧無不在道何為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
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有人問甘泉湛先生曰程子云禪客最忙恐亦
是不識心體不免矜持助長否曰聖人之學勿
忘勿助何等無事禪客只是要拂此塵又拂不
得終日無奈此身何不知心體自然何用忙也
愚謂學者能識得心體則君子自強不息夫子
終夜不寢正是真閒

或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上蔡謝先
生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
儒喚作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吾儒要就上面
體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裡有進步地
位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

切衆生亦是為自已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
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愚謂儒
者果能放得下則佛亦無柰他何竺經當束之
高閣

朱晦翁早從學於延平李先生久之恨不發明
徧謁禪老與呂東萊張南軒同問道於大慧禪
師晦翁十八歲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必留心
舉業遂搜其篋惟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帙次年
登科致書於開善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禪師
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
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
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翁覽之有省於竹林
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
曾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
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有書啓國清禪
師曰寒山子詩刻成日幸早見寄寄山居僧詩
曰方丈翛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清連蒲團竹
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塵客

室空那許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
五味禪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者何也晦
翁荅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
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
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
臨了捨宅為寺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劉元
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法
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孔
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魂魄十二緣生出華嚴

無甚高論卷之二

三

合論佛說本欲盡去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
窠臼倡為禪學尤為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
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
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禪宗有云有物
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
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
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
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

下也又曰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

西山真氏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
旨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
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
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怒形於
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
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
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
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

無甚高論卷之三

四

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
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
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宋李樂庵先生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
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
此而我從之是之謂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
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遏其
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吾不遏其味鼻
欲嗅吾不遏其嗅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

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辭此所以未達一間也○一日召對選德殿奏事畢上因論禪學乃奏云所謂禪之說儒家亦有之但今人只於釋氏留意殊不知昔周公亦坐禪惟孟子能知之上愕然又徐奏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豈非坐禪乎天下只有一理周公平日坐而思之者無非愛

無書高論卷之二

五

人利物之事只此便是佛心何須更問禪乎上領之○釋氏稱無量壽佛佛在甚處自家一念不動在太極之先不為高在太極之下不為深先天地生不為久長於上古不為老此外更有甚佛○人之為善不可出於有心有心於為善則與為不善同昔人有嫁女者曰爾行矣慎毋有心為善女曰將為不善耶曰善且不為況不善乎處心到這裏方可○或問釋氏地獄之說果有否先生曰不可謂有亦不可謂無皆由心

之所生一念善處便是天堂一念惡時便是地獄且如人問崑山有獄否告之曰無你若殺了人便是獄了地獄之說只是這箇道理○先生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此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年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顛頓於生死之塗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

無書高論卷之二

六

數老氏獨缺其一此何意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聖人得此則翕張造化遊戲生死○陳了翁一日往某處或言此間有一得道者可就見之了翁曰他自得道于我甚事此便是了翁過人一著處這段事須是自家自去理會如何倚靠得人○太祖一日居殿中小黃門塗糊其壁即欲殺之且曰此天之物也汝焉得損之正合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又嘗露坐或諫以星月在上帝曰爾以為茅屋之下星月所不及耶正合不欺暗室之意○司馬溫公清修寡慾家無曳綺之妾而婢僕之禁甚嚴一日有客自輪盤隙中見一婢蓬首垢面疣瘦如鬼不覺驚嘆乃知前輩治家嚴內外之分如此愚謂近日縉紳之家婢僕皆曳綺闌入亦足羞矣

王心齋曰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

樂書高論卷之二十一

七

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隱則如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群者是已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德而隱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非見而何○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孔子則自不暇耕稼陶漁無非與諸人者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

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殷時訓宗伯曰天命之謂性謂天命者何曰中庸已自釋之矣其自釋云何曰下章不云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於穆不已是天命也於穆不已何以謂之性曰中庸已自釋之矣其自釋云何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

樂書高論卷之二十一

八

已知不顯不已為文王之德則知於穆不已之為性矣不特此也至其末章中庸又自釋之矣其自釋云何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故無聲無臭是天命也夫言德而至於不大聲色至於如毛可謂精矣而猶不足以言性也必至於無聲無臭而後至焉是天命也是所謂人之性也中庸恐人不知天命之旨錯認性體故於中引於穆不已為天之命而又以文王之德之純表之末復推言不顯之妙而終之以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之言始終發明首尾照應其彰明較著如此後之論學者或不求之本傳而自為一說豈中庸之本旨哉下文修道之功乃其戒慎恐懼則惟在於不覩不聞之間莫見莫顯即其隱微者是也噫此其為盡性之學也歟○

無聲高論卷之二

九

手扣槃捫燭之說億中之言也惟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言如撥雲霧而指青天直示本體明白易簡非諸子之所能及也學者於此一言而真有默契焉是謂知性知天之學自然念念歸根無復他岐之惑矣○問孟子道性善此千古折中之定論也於中庸何如曰聖賢立言因時垂則各有攸宜乃其宗則未始不一也夫既曰天命自渾然至善矣故謂善即命可也謂命即善亦可也孟子欲覺天下之迷故其言確而顯子

思欲著道體之精故其言微而深其歸同也雖然孟子言性善善矣究言之人性上不可加一物若猶有善可言則豈直如毛而已乎夫惟示之以於穆不顯無聲無臭之真體則善與不善泯然無迹之可寄不尤為親切而精微乎此中庸直指人心見性成道之旨夫子之所罕言而門人所不可得而聞者子思子於此發之○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以見心也性也天也一而已矣惟中庸首章雖心字亦不說只單提性之

無聲高論卷之一

十

元

一言不尤為至妙者歟不言心何言乎妙也今人聞舉心字未能覲體呈露而又以先入之聞見主之便易作内外有無之想便易粘軀殼易落形器或認赤肉團或執腔子裏及分疏得出已不勝其煩矣惟單提性之一言聞者自然虛靈活脫自不粘軀殼自不落形器自不作内外有無之見至簡至易至精至微是謂還丹一粒可以點鐵成金知性之學其喫緊如此而天命二字莫究其原宜乎後學者說之愈長而愈晦

求之愈遠而愈離也○盡性而必曰至於命者何蓋無聲無臭不可觀聞而於穆不已者吾性之真體必至於是而後為復其性之本然命非有加于性亦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命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又曰纔盡性便至命○或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中庸意或本諸此曰非也自太虛於穆而言謂之天自主宰神靈而言謂之帝湯之造邦也用

無善高論卷之二

十一

九

使民知有上帝之尊則莫敢不欽承也知有君師之重則莫敢不敬應也於中庸豈相蒙乎蓋書以神道而設教故必曰上帝降衷而綏猷者后也中庸以明道而開來故惟曰天命而即謂之性矣夫謂理降于天是猶與天為二今只曰天命則天人渾然一理矣或曰天命自天命豈可以謂人性哉曰此非然而成之焉能不言而信乎雖然非予一人之言也子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

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又曰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噫何其切至也由此數言而觀之子思子之精義可以思過半矣若謂天命自天命不可以謂人之性是不能無泥於文字言詮之末而求天人於形似色象之間竊敢謂之非具眼者○盡性必曰至命者蓋不至於命猶為不知性也不至於知性猶為行不著習不察焉耳故夫子於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

無善高論卷之二

十二

九

曰未知焉得仁惟聖人之盡性至命則順帝之則不識不知故寂然不動感之遂通而從容以時出之雖不告而娶非違也以天下與子非私也四凶之放非以為威也管蔡之誅非以為薄也周流列國轍環天下非以為佞也拜下踰階非諂也不脫冕而行非速也諱昭公為知禮非黨也獵較非同也將之刑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非急也南子之見公山氏之往非汚也如四時之錯行百物之露生莫知其然而然夫是

之謂天下之至和也非立天下之大中者其孰能與於此○子思子憂天下後世知人之有性而不知性為何物則無以安身立命故特揭以示人曰天命之謂性其言確然如金石之不可移炳然如日星之不可掩使中人以上者可悟其微言中人以下者亦識其大意昔公孫丑問孟子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性體之難言尤不止於浩然之氣而形容親切精微如是此是子思子苦心喫緊為人處真孔門傳授心

無書南論卷之二

十三

法也今學者終年卒業徒白首而茫然猶不知性體為何似既不明性體為何似則亦不知率之為何物矣夫形骸修短窮通貴賤孰不可謂天為何事矣夫形骸修短窮通貴賤孰不可謂天所賦予乎何必性也則非確然不易之言使人終身習之而不知性體為何似則非炳然不可掩之說此予之所惑也或曰由子之所訓說不幾於幽深玄遠乎非顯明平實之義也曰性與天道固夫子之所罕言子貢之徒不可得而聞

者本自幽玄不可測度今畏其玄遠而必遷之使近恐其幽深而必矯之使平是棄咸英韶濩為非樂而拊盆扣鈸名之大雅舍陽春白雪為非調而巴歌里謠謂之正聲於理其何如也不知文王不顯之純本自於穆不已君子篤恭之妙本自無聲無臭未嘗不顯明平實也但此理非情解之所可及非思議之所能緣乃見謂幽深玄遠耳而實非幽玄也蓋此理可以默識不可以言傳者也子思子不得已而以衣帶明珠

無書南論卷之二

十四

和盤托出反啟後人杳茫幽遠之疑則夫子之所罕言而門人不可得聞者不其深哉○天命之性愚於兀然宴坐中偶有此悟難以語人比因有感悟之簡書遂涉辯議離真遠矣學者或有見於天命本旨而著於意見落於言詮非真知也昔有僧誦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不得於心沉潛參究專精數年一日聞柳上鶯啼遽發明自性乃述偈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觀此僧既稱寂

滅却向花發驚啼處有省得何玄機一聞驚聲
口耳俱喪透過聲色叢中直見本來寂滅天命
之性却被伊窺破一班愚謂契理當如此僧可
謂冷灰中豆爆其庶乎自得者矣○道不可離
非不當離也雖欲離之而不可得也道率乎性
者也性可須更離乎試以耳目譬之目之能視
也性也視離性則視而不見矣非不見也視之
不明猶不見也耳之能聽也性也聽離性則聽
而不聞矣非不聞也聽之不聰猶不聞也即視

無書高論卷之二

十五

聽而言動百為可例觀矣故可離者外物耳若
率性之道何嘗離乎離之則狂率之則聖聖狂
之分惟在乎一念之間而已矣○一念之頃謂
之須臾須臾之際人所甚忽容易放過殊不知
此處不得力處處不得力此處不現前處處不
現前矣不知上窮乎天下際乎地橫極乎四方
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只是
此須臾之性更非他物別無絲毫間隔亦無絲
毫虧欠萬古非久須臾非近天地非大須臾非

小學者悟此須臾之性乃見純真世界盡大地
是個中和妙境色色呈祥時時露體求一毫異
相了不可得也○陽明先生云戒慎恐懼不曾
在不觀不聞上加得此子認得真時亦可說戒
慎恐懼是本體不觀不聞是功夫旨哉言也蓋
本體而非戒慎恐懼則恣睢縱逸之根未盡其
所存者必不神功夫而非不觀不聞則正助矯
強之病未忘其所過者必不化愚嘗謂禎祥妖
孽鸞鳳鬼魅之分看來只在意念萌動影響恍

無書高論卷之二

十六

惚間分天分人造生造死豈必發露橫流而後
乃為害哉於此乃知中庸云慎獨是頂門一針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千古聖賢只是識破此竅
更無別學曰隱曰微恍惚萌動夫人皆易而忽
之惟聖人知其為至見至顯除此更無顯見即
此戒慎恐懼外更無工夫學者能透此語誠
知隱微為至見至顯則絲毫欲念無所覆藏妄
想根原不得萌發反觀是中不容他物終日洞
然無非緝熙光明之真體矣○釋典有云一比

丘臨池宴坐偶嗅荷香有神責之比丘曰罪我何甚曰毫釐之念夫神見之如泰山之大此亦可以觀顯見之幾矣或謂隱微雖非顯見由隱微而長之斯顯見矣竊恐不然○君子之學將以動天地格鬼神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若絲毫夾帶撓格如何動格得今在塵勞世欲中用功正是入水入火的境界若不於隱微處鍊修至淨盡廓清之地焉有不焚不溺之理○羅豫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李延平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至延平先生教人亦如之嘗曰為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愚謂默澄體認即是靜中看未發功夫靜中看未發即是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功夫初無毫釐差別此乃作聖之真正血脉入道之直截路頭如登匡廬必泛彭蠡浮沅湘必涉江淮若舍此而他之焉則為多岐之別運矣○中庸示人盡性功夫只是戒慎不觀恐懼不聞慎獨而止耳學純而德成則

中和自見喜怒哀樂一節只是贊語未發處不可著功夫中節處亦無功夫若在中節處著功夫即離未發之中已乖大本豈復有達道之和哉欲求中節轉不中節矣且工夫欲到發處方用是未嘗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也若未嘗有戒懼工夫而但於發處求中節其弊有流於靜取用智而不自覺者或依傍格式憑凌意氣而自以為得當者有之矣否則徇俗為人此鄉愿之徒所以心勞而日拙也狂者惟志慕古人而行不掩言有所不顧故聖人猶有取焉未有有中而無和者亦未有無中而有中節者也陽明先生謂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雙江先生謂致虛守寂以養乎未發之中而於感應之變化聽其自然人力無所與也竊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或曰情至於怒何有於和曰聖人無動氣之怒故通謂之和如舜誅四凶可怒在彼我何與焉王者以生道殺人雖嚴威肅殺無非慈愛之流通也若未發之中少為所遷即

喜與樂亦不得謂之和而况哀怒乎○有客過予論學謂處事停停當當要到恰好處方是中節子曰噫天下事無常形而中無定在孰為恰好乎孰為停當乎及汝分辨得出刻去久矣而刻舟何為也曰然則何以曰中節曰非子之謂也人情之發不患其不及而恒患其過之節之云者所以制其過中節云者不過其則適得乎未發之中也其來也而無將也無迎也如閑雲度巖岫至輕而不能為之礙也如玄酒太羹至

無善不善卷之二

十九

淡而不能使之著也其去也而無固也無我也如紅爐點雪所過即化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此之謂中節也如是則冲氣常存而先天太和盎然保合之不離矣雖萬變紛然而常應常靜常感常寂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自然時措咸宜而妙用顯於無窮此豈外求而可得者哉若惟規規於停當恰好之是圖則固必之私掩覆之念皆將由是而潛萌矣曰其來也豈不用情乎曰吾惧其鑒智以徇俗矣若夫過宗

廟而生欽見孺子而怵惕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然雖用而無用也曰其過也豈不留情乎曰吾惧其牽欲而學於愛矣若夫猷畝不忘者無所逃於天地者也終身而慕者不可解於心者也雖留而無留也曰然則孰制其過乎曰性自不過非人力可得而與也若無未發之中豈復有中節之和哉是故規矩設而方圓不可勝用矣舍規矩而求方圓於梗梓祇見其勞而無功也已今子之停停當當將求之梗梓乎將求之規矩乎

無善不善卷之二

二十

客以為然而退○聖學至盡性至命無以加矣中庸首章說盡性至命之功至精且備亦無以加矣學者苟能實有自為性命真心只消一句上便可得力豈必全章也蓋此章之言字字歸真言言徹底如天命之謂性只此一句理會得透至神解默成即一生受用不盡便可繼往聖之絕學便可開萬世之太平更不消得第二句來幫補以至下文如曰率性曰修道曰不可須臾離曰戒慎恐懼曰不覩不聞曰莫見莫顯曰

未發之中曰中卽之和隨證一言皆可轉凡成聖所謂一通一切通一處了一切處了也蓋聖門至教如獅子搏物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大言小言莫非妙道多說少說俱無剩語善學子得一善一言當下便會取不別貪求如鱗鱣巨艦可以渡江蘆葦一葉亦可以渡江此方是處處省力處處得力底真工夫方是斬斷葛藤踏翻窠臼跳出黑山鬼窟底真手段若一句不了更須第二句湊貼此條未盡必待彼條發

無善高論卷之二

二十一

明此乃章句之業非反躬神明之學也若論此事一滯言詮卽淪意見吾恐天然生機終無披露煥發之期矣有希聖之志者安可以不悟真知乎哉○吾人於穆不顯之性原與天地同根與萬物同體本無絲毫間隔乃以性通而非以情合者也以天遇而不以人為者也是故渾然與之同體而非畔援也油然而欲立之欲達之而無意必也故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

當得天下萬物是以中和既致而位育自臻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未立已而徒想像牽合必求其同竊恐性滅於情天以人隱而已化為物所謂澄然無事之體吾見其存焉者寡矣是豈中庸不可親聞戒惧之功哉○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後人讀此或不察其誠敬存之之旨而徒泥於與物之言則往往以與物之愛為仁體自今觀之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採薇而餓此何預與物之愛乎而夫

無善高論卷之二

二十二

子以為求仁得仁令尹子文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可謂有與物之愛矣而夫子曰未知焉得仁三千之徒三月不違者顏氏一人而已初顏子問仁而夫子告之克己復禮為仁夫克己者無我之功復禮者順其天則之謂也而與物之愛無聞焉及讀上蔡書亦云呂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程子他日又云仁是性愛

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可於是乃知孔門求仁不必言與物程子前說蓋取諸訂頑而渾然之體果以性通而非徒以情合者也或難之曰然則君子不與物乎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君子之與物蓋如此而未嘗有物以為之礙也詩稱文王先登於岬者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而已詩人其善言文王者歟吾懼學者真性未有超脫之幾方懂憧然日講求於與物之情則程子指示仁體之意不既荒乎是不可以不辨也○或曰中和致而位育臻言有是理耳豈必實有是事耶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感通之理焉可証也故聖王在上而日月順度雨暘時若民無凶饒妖孽之疾年無水旱昆蟲之災地出醴泉山出器車鳳皇麒麟游於郊藪則不特有是理亦實有是事矣曰其在下也宜何如曰聖人立中和之極達而在上則其道行寤而在下則其道明明與行

雖殊而位且育焉其功一也曰自生民以來不得位之聖人未有感於夫子者也今春秋二十四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六鷗退飛五石墮墜水旱饑饉螽蟃蝻并起烏在其位且育耶曰人有聖狂而災祥感召因之以異此貞勝之机理之自然者也中和致矣固足以臻位育之效而反中庸者亦足以傷天地之和戕生化之原致者寡而反者衆則雖聖人不難以寡聖而奪衆狂春秋之時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而諸侯僭大夫強陪臣執國命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反中庸而無忌憚者滔滔皆是也其戾氣傷和甚矣吾夫子以一人之中和不勝其反中庸者之衆故凡春秋之災異妖氛紛然成象則反中庸而無忌憚者實感召之而位育之在吾夫子固自有不可掩者夫子固自知之有非衆人可得而測識者矣南華稱藐姑射之神人乘雲御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彼專氣致柔者

能若是而況至誠盡性者哉抑春秋嘗書西狩獲麟矣夫麟之生也必待聖人是麟為夫子出也麟之出為夫子則春秋之反中庸者亦不得以其眾而奪夫子之祥矣若曰有是理不必有是事則是理自理事自事天下容有理外之事矣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謂有理外之事乎哉殷時訓宗伯曰晁文元公有云百骸之動動而去病道家之法用資保命此言導引之事蓋戶樞不朽之義也予詳其理猶是不了義之說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玉清金簡籙云元氣之在人至靜乃見是先天之氣也屈子遠遊賦云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豈非保命之了義乎○廬山紹慈初恭照覺問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慈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蘸口打慈擬開口覺又打慈於是省予因閱公案至此稍見吾本來無念之體本自心言元非造作一心不生萬法無欲故禪門

要訣惟以無念為宗向上古宿直是不許人起念念起妄增是謂捫空追響徒役心神如磨蟻旋環豈復有休息時耶故德山示眾曰諸子莫狂休歇去無事去你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未明云以瞥有一毫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真實雪竇云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况言句乎古人舉揚如此真可謂悲心懇到矣或有曰惡念不可起善念亦不可起乎此非知道之言也昔洞山訪隱山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隱山曰我見兩箇泥牛闌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是他親證之人自知有此境界豈口談憶想者可得而窺測其萬一哉○予索居寡侶切於尋師求友數年不可得遇然而世趣殊途時情叵測未能請益反足招尤一日忽有省乃自信曰無位真人是我師也我師在此何煩別求予於四威儀中有時染緣起念無位真人則顧我而笑我曰汝又逐妄也我則赧然而妄離有時著境起念

無位真人則顧我而笑我曰汝又迷幻也我則釋然而幻破幻破妄離妄歸本際則無位真人亦泯然無迹自今以往乃可超然獨處秘爾自娛矣况琅函寶書良用滿几明牕宴坐得益有餘乃至花發鶯啼水流風動雲行鳥飛星羅月轉心外無法觸目菩提亦何莫非師友哉○六祖之後禪分五宗五宗之後傳者惟臨濟為盛昔臨濟接人機緣多用一喝蓋其宗旨本欲超脫於言語文字意識影響之外直截斷人命根

若作一喝會失其旨矣奈何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後世學徒執其規矩遺其巧智習其孤峻之蹤而無得於正法眼藏往往流為麁獷不遜方且貢高矜大皆自以為宗風而如來柔和詳雅威儀細行不復問矣正謂獅子咬人韓盧逐塊以此稱為臨濟的派豈不負哉○谷神不死此道經精妙微言嘗粗述其槩云夫曰谷神者何此形容性體也夫至虛而空者谷也何物之有焉然而呼之即響應大聲則大應小聲則小應有不疾而速者矣非神乎雖不見其端倪而靈響寂然常存此谷神也吾性之真體亦若是而已矣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谷神至虛能應而又隨應即隨止無少遺餘有過化之妙焉方其應也莫測其從來及其止也莫究其所往至無而至有者存焉至感而至寂者根焉而有無寂感不足以及之此非吾性之真體乎而谷神如是非老氏其孰能形容之若此哉谷神

其不生而能生生無不為而無為故贊之曰玄
陰符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吾以是知
玄牝之為天地根也綿綿者無間之喻存而無
存不以人力與焉存不足以言之故曰若存若
存之功無少間斷是謂綿綿若存用之云者乃
無用之用用而不用者也孔門戒欲速孟子
勿助與老氏之云不動其義一也嘗觀白玉蟾
註於綿綿若存白云只是如此用之不勤白云
無為而已豈不謂得其骨者邪古賦有云惟天
地之無窮兮衆人生之長勤噫此道之所以鮮
能於天下也歟○白樂天詩云惟吟一句偈無
念是無生朱灣詩云問我別來何所得解將無
事當無為夫無為無生至道之準而語其要訣
乃無念而止耳無事而止耳不用一毫外來
補不用一毫人力撐持何其輕省又何其簡易
也世人皆欲讀書破萬卷抗志凌青雲顧予安
能為惟願於無生之理一念相應永無退轉如
象駕崢嶸從容進途以漸入於如來妙湛圓明

性覺之海即一生大事畢矣○世人日用夏
而冬裘飢食而渴飲道非不存也而行矣不著
習矣不察自至人觀之悉名虛度人生一日十
二時以一月計之三百六十時以一年計之四
千三百二十時若有人於四千三百二十時內
但能於一時中息於塵勞得無念心體現前予
謂此人此生不為虛度更若繼續其光明其入
法流而躋聖域如水之東注沛然誰能禦之○
古宿偈云人身苟無業生死何足疑吾以是知
人之生死莫不由於緣業有此業故有此生也
又李長者十明論中偈云常於諸行中植心之
種子生諸有漏業成於後有身生死恒流轉吾
以是知人之有業莫不起於生心有此心即有
此業也學道之人誠知萬緣虛假委順而過諸
念不起一真自如如是則其生也如寄逆旅其
死也如歸帝鄉去住得以自由出沒無非自在
矣吾聞梁劉歆有異人謂其必破生死者母乃
亦以是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無業真如其能

破而出之也哉○是文元公舉圭峰密公云外事內身了不相關而自云氣質心識亦不相關自覺氣質年年減心識年年增以氣質屬外非由已善能保守心識屬內則由已善能觀練也言則美矣未盡也不若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又曰形骸久已化心在澹何言見理精真微言可詠觀其信道從容如獅子象王遊行自在死生不入於念矣造物其能為之礙乎○孟子浩然之氣從不愧不怍中來今人見

無善高論卷之二

三十一

謂浩然便於軀殼上認取纔涉軀殼便是血氣血氣麓浮非浩然也須知浩然是無聲無臭之氣非風恬浪靜時不足以見之行有不慎于心則餒矣○嵇康論養生云思慮銷其精神鄭敬謂鄧惲亦云勉正性命毋勞神以害生蓋勞神莫過於思慮故中庸云慎思之言思之不可以妄動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由是觀之聖學之思乃睿照也而非計度營慮之思也思允曰睿猶視必曰明聽必曰聰云爾若營慮計索是懷

懂往來也豈作聖之功乎易大傳釋懂懂之義乃再言天下何思何慮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何思慮之有乎或疑何思何慮非學者事也夫學者不希聖乎不欲希聖則已如欲希聖舍何思何慮又何之焉昔樂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山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曰非思量又洞山召雲居而示之云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噫安得若斯人者而啓我以無思之體乎○謂之反

無善高論卷之三

三十二

息者其老氏若存之意乎曰無出入息者其近於胎息乎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口鼻嘔吸如在胎中也其習閉氣之法常令入多出少皆不欲令自耳聞其氣出入之聲葛仙翁每盛暑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正以其能胎息故也但抱朴子之說主於閉氣山人之學主於定性各有所歸焉耳此可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也○崔公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白沙先生夜坐詩云半屬虛空
半屬身氤氲一氣似初春末云亥子中間得最
真其二云不著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
末云誰會求之未發前此皆真功夫中所得真
景象也而性與命皆在其中矣然須從虛極靜
篤中來而方技之士誘人者乃謂於紛華開熱
中可成妙道此何異登木採芙蓉乎吾恐其得
亦非真也○洞山价禪師偈云吾家本住在何
方鳥道無人到處鄉君欲出家為佛子能行此

無甚高論卷之三

三十三

路萬相當僧問如何是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
此宗門要訣也吾觀世之論學必曰無我無人
乃洞山宗不爾第曰無人不及無我豈語有偏
全哉此中心法竅妙惟親證方知非言議可得
而顯也○遊於名場者不可告以出世之微言
束於教相者不可語以無生之大事非各法而
棄人也語之祇滋其尤而益其不信故不若忘
言為省事也此盖有所試矣吾觀古今有大豪
士其聰明氣魄福緣慧性卓然加於予輩之上

不啻倍蓰已也而性命一事莫究其宗其文章
閒望非不赫然震耀當世垂名方來惟至死生
之際始知平生所作所為一毫無可用處惟與
茫茫業識同趨於汨亂苦惱之鄉亦有老死而
不悟者矣徐推其受病之因盖好名與拘教之
心誤之也由是觀之所謂一塵飛而足以翳天
豈不信然乎哉學之不可以不大也如此○或
曰如子所言事有定數人惟順緣而過不亦善
乎其或操行不執動無忌憚而曰我生有命在

無甚高論卷之三

三十四

天人事其如予何將不為大亂之道歟曰否不
然也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故易以道義
配禍福使人從善去惡乃所以趨吉避凶也豈
有從逆而不凶者哉楊子云人定亦能勝天此
則有非數所能拘者矣惡勝有數不能拘亦有
善勝而數所不能拘者吾觀大雄氏之學了鬼
神觀不破之機出生死不相關之路如唐汾洲
無業禪師不欲赴穆宗之召乃深身數座為弟
子惠惜等中夜說法言訖跏趺而逝此時未至

而先行者也洞山良价禪師將順寂披衣聲鐘
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哀號移晷不止師忽開
目誠衆令辦愚痴齋乃復延七日端坐長往此
時已去而能留者也豈不謂去住得以自由出
沒無非自在者乎如此聖流蓋已超乎陰陽造
化之外矣又況乎區區利害得失之間哉然非
常情所得而測度之也○人皆曰疾惡以為美
談予初不悟亦以為善念蓋更練既久而後知
其非也於作聖之功此其為鴆毒乎若以之從

無量壽論卷之二

三五

政或循此一念發之不覺而過當則損德招尤
胥此焉出矣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是故君子之於不肖容之而已矣矜之
而已矣未始疾之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疾之言嫉也曾是君子而可嫉以存心乎
或曰然則君子有惡惡稱人之惡云云又何謂
焉曰稱人之惡猶然惡之况疾人之不善乎疾
人不善則人之不善已先有其一矣胸中無疾
惡之心自覺溫然祥風盎然和氣廓然太公而

無礙粹然至冲而不滿豈不謂有道之仁人哉
故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有味哉其言也惟君子善善
長而惡惡短與四海長厚之風養國家和平之
福即博厚悠遠之治由此其選也偶憶予昔處
友一事於茲深有愧焉姑識之永以為戒○宋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
公為遜謝狂生隨後肆言公但於馬上踧踏曰
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張天祺請罷條

無量壽論卷之二

三十六

例司諫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王介甫以扇
掩面而笑天祺怒曰叅政笑哉亦笑叅政豈
惟哉笑天下無不笑之者夫貴莫貴於天子之
宰相人猶或犯之其事雖殊而皆能容之不校
如此况出世學道之人忍受惡言乃其常分也
若不自寬含執名相而生分別增長嗔癡此亦
何以為高賢名慈忍三昧乎○孟子所謂浩然
之氣即其所謂疲氣也學者或因劉大之言而
鼓作血氣以當之誤矣夫可作者血氣也浩然

之氣不可作也。作則擾苗者也。苗斯稿矣。然理氣一也。血氣亦豈可作乎。老子曰：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作氣之害如此哉。予每愛道樞西升篇有云：天下莫柔弱於氣。此妙語也。非學道不足以知之。註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惟上蔡不然。第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此語却有歸宿。○或問楞嚴有云：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後乃復云：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無始見病所

無甚高論卷之二

三十七

元

成。夫同一山河大地。既是妙明心中物。又何得為見病耶。曰：此正生佛之別。不可以例推者也。楞嚴自明言之矣。前章不云乎：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為物。失于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能含受十方國土。此時阿難未悟真心。故其目觀山河國土。不脫於見。未免妄情徧計。措心分別。則所見境皆是前塵。所謂失于本心。為物所轉者也。是屬無明。寧非見病。

若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了見萬法。惟一圓融。清淨寶覺。見與見緣。咸是菩提妙淨明體。亦無是與非是之相。如華嚴論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何形量之有。可立豈分別之所能及哉。此非能轉物者耶。復何見病之有。○嘗觀北溪陳氏有云：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即這一箇靈活知覺。底常在面前。便謂之性。北溪此說。不知何從得之。此必為當時

無甚高論卷之二

三十八

元

野狐禪所誤耳。豈足以知如來圓明淨妙不動真常耶。楞嚴云：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則陳氏所指乃正能所。妄明覺明為咎者耳。文殊云：元明照生。所立照性亡。又云：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而陳氏乃欲以衆生知覺為佛之玄妙。認賊為子。豈不誤哉。傳燈云：修行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彼所謂靈活知覺常在面前者。正識神耳。○世之論人者。每欲循迹

責備執一說以盡天下之變愚竊惑焉不知人生所遭自有幸不幸雖聖智不能使膠柱而猶芳獨奈何以常理盡天下也是故以堯舜周孔之聖而猶病於齊家之化此豈關於至德哉大學既叙齊治平矣而括之則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豈不以係于人者不可必成為於已者所當自盡若規規然取必於齊治之間其不流而為功利之私乎甚則矯情飾偽焉耳矣蓋聖人一体之心無不欲人入於

無甚高論卷上

三十九

善而性有不移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聖人於此亦曰我將自盡焉爾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雖然此世間法也吾觀古來出世了道之人悟性圓明則三界情盡體露真常則靈光獨耀皆如孤雲野鶴浩然自適於天地間彼於瑣瑣世境不啻飛埃之過乎目耳其緣之遇與不遇又豈足以少動其空中哉○先儒有言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予嘗以意逆之夫人未聞道而居山者聲色貨利是非利害一切不交乎

前則自以為超然能勝之矣然而根塵未盡激驗無從觸境遇緣安知其不萌芽乎故真修之士必於人情事變中脩心養性物來順應行所無事過矣即化無迹可留而太公之體廓然常存於此不染是真不染於此無礙是真無礙矣如李宜春云認得底却要人中磨鍊待烟消火滅鍊盡金純自然現出無位真人自在受用夫謂人情事變上用功意或如此若謂須於人情事變上計度營慮調停相應以是久習吾恐神

無甚高論卷上

四十

理與世情混為一途將終身同於流俗之學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豈立教者之初心哉嘗觀大慧答徐提刑書亦云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因緣若是有智慧者只就這裏許做功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為如來種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汚泥乃生此華若就裏許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又云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在富貴叢中忝得禪只這三公老便是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

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
然後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不見
魔居士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鉄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
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
慮菩提道不成○學者默喧超寂不能忘情於
動靜之分說靜說動說真說俗以慧眼觀之正
謂小知間間小言詹詹者也何為大言大知其
惟華嚴法界乎華嚴經云如此華嚴世界海中
無問若山若河乃至樹林塵毛等處一一無不
皆是稱真如法界以智體無依無方不徧普觀
真俗總不思議森羅衆像無邊境界總為一真
性海無緣不寂無事不真即此娑婆世界即是
蓮華藏世界一一世界互相含入又一塵之內
含容十方一切佛刹衆生刹世界不小微塵不
大十方世界所有微塵一一塵中總皆如是非
強為也為華嚴中純真境界總為智故無虛妄
界故由是觀之則盡大地求一毫異相了不可

無甚高論卷之一

四十一

九

得何喧之可避何寂之可趨何靜之可欣何動
之可厭乎是故道人立處必超然脫於動靜喧
寂之外到純真法界之場始是本來清淨覺地
平等不動之際至佛果動禪師對張無盡之言
則又指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悉遮為
法界量未滅與祖師西來意且沒交涉直到事
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麻
三斤如何是佛乳糜飯又舉真淨偈云事事無
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趣出娑坊未
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故無盡歎曰美哉
之論豈易得聞乎是則開發華嚴妙義若勤公
之談乃可謂無理可伸絕意路而亡言詮矣

無甚高論卷之一

四十二

九

無甚高論卷之一終 男廷登梓藏淡菊丛中

無甚高論卷之二

桐城趙鴻賜承玄輯

羅念庵先生冬遊記王鯉湖問慎獨之旨龍溪曰獨知甚微雖至微却是大命脉縱是口說得是事幹得好誠與不誠終逃此間微處不得畢竟分分曉曉皆能自覺費力與不費力一毫瞞他不得聖學舍此別無下手處矣鯉湖曰但令善意必行惡意必改接續去如何龍溪曰如此却是大不慎矣古人所言慎者正指微處不放

過說正是汚染不上正是常設得不欺皆如好色惡惡臭始得若善惡二念交起此是做主不得縱去得已非全勝之道矣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曰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太聖之學矣問如何是真為性命龍溪曰拚得性命是為性命余曰如何龍溪曰如今為性命不真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說著為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是隨

人口脛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若是真打破的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為性命真為性命時時刻刻只有這裡著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歎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為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箇甚便說打破已是可歎矣問心齋王先生正已物正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

已未盡善已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已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余於此言頗有深省見得精神更不須向外時時刻刻只有自了一著於吾人最緊切因論仁之於父子一段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極為闡發東廓鄒先生曰學者喜較異同却錯過自家工

夫就使較勘甚明於我何益譬如總算手人戶
百萬盡在腹中依舊是個窮漢無勺合米受用
念庵羅先生曰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
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與
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縱不開口誰不取證
若以此作大事件恐講論不明將至誤世某則
以為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
明又何曾誤了春陵

楚侗子闕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

無華高論卷之三

三

如○龍溪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
能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
于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
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此子意思便
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
氏身分上辯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本宗
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辯耳聖人微言見于
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
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

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
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
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
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
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
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
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
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

無華高論卷之三

四

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
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
者乎無思無為非是不思不為念慮酬酢變化
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
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
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
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
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
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

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此
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此伎倆同此
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
三昧然自無所遜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
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
耳○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
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至此不得不然春秋
之時五伯功利之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
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箇仁字喚
醒天下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
墨之道塞天下至于無父無君人心戕賊比之
洪水猛獸為害尤甚不得不嚴為之防故孟子
復提出箇義字非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
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教淫于中國
人心陷溺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
汲汲以禮為教明道見禪家行禮嘆以為三代
威儀蓋禮失而求之野之意執禮便是宋儒學
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

無書高論卷之三

五

離至分心理為兩事心學晦而不顯鬱而不暢
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
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
緣設教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
異也○龍溪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
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靈
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
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循
習既久求之尚覺含糊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
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尤為簡易所謂時節因
緣也
愚謂今日學者通病總是信不及蓋吾人這點
靈明處即是良知即是明德氣稟物欲不能拘
蔽無時而昏人人具足時時未發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焉能晚了這箇明德色色信他本來則
位育參贊皆此德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末言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正描寫此箇明德出
來若一落聲臭便與物相對便非獨體便有遺

無書高論卷之三

六

漏不滿之處便視聖神過高自生退屈永墮沉淪苟能時時體認未發氣象即聖神之名何處安著論語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說箇民字極有深意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中性往重信之一字人皆草草看過了然則致良知者當信此明德現成包坤括乾則目前無一法當情又何患聖神之難及哉孟子論聖神必先自有諸已之謂信說起真是千古學脉則信明德無時而昏者又今之時節因緣也○李樂庵先生

七

云有諸已之謂信此一句孟子說得分曉須是自家省得我所固有者如此然後信得及若無知之人謂聖是別箇執肯自信我與聖人同此下士聞之所以大笑也○愚謂帝堯咨舜止允執厥中一語帝舜命禹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唐虞先天學脉只在未發處著到中之云者即子思子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也舜益以人心十二字特就發而未發處示人見得人心只一危字足以盡之

而道心只一微字恐人不悟復益以惟精惟一即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未復歸於允執厥中則渾然一中未發而明德之光自被四表格上下不見而章石動而變無為而成巍巍蕩蕩莫能名者此也後儒以精一為工夫則意見用事漸流於功利豈先天之學脉哉允執亦是時時信他未發之中大段着力不得

太史鄧定宇云顏子三月不違仁一生事業已了不待問為邦而後知也陳仲醇云顏子王佐才也孔子栖栖皇皇急于救世顏子只是端居不動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覺得陋巷的無此勞攘厄于絕糧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頓且欲居夷浮海畢竟歸宿於疏水曲肱地位始知顏子早年道眼清徹而三歎其賢也故終日不違不見他如愚惟在簞瓢陋巷時絕不露王佐伎倆亦不露少年圭角方見如愚氣象愚謂認得未發的學脉透徹則天下歸仁而唐虞事業如浮雲過太虛他何足道

哉

耿子庸言曰蔡學博述心齋王先生一日在白
下聯衆同志遊某寺中初心齋同衆友覓塞前
往維時諸友忘分忘年熙然類聚心齋指示之
曰此箇景象便是義皇世界有頃東廓先生偕
涇野諸縉紳長者悉至時諸友以齒以分秩然
列坐心齋先生復指示之曰此箇景象便是三
代世界日暮將歸與夫僕隸紛然搶攘心齋先
生又指示之曰此箇景象便是戰國景象叔子

九

曰義皇時便有箇義皇出來提撥三代時便有
箇禹湯文武出來提撥就是戰國時也有箇孟
子出來提撥不然不成世界余顧學博曰叔子
此語良是子能理會否心齋先生此語是指點
人令默識當下本體未可就眼前口耳上接應
看做一番閑議論也○孔氏之仁與堯舜之仁
同其兼濟天下之心無弗同也顧所以為仁之
方則異耳蓋堯舜之濟衆也必待于施施則有
及有不及難乎其博矣濟衆之病勢則然也孔

子之為仁也立已而已而立人焉達已而已而
達人焉此蒙莊所謂火傳也火傳則何盡之有
濟天下及萬世到今蒙濟焉所謂賢于堯舜遠
者如此蓋其為仁之方近取諸已而不勞施也
○嘉靖癸亥歲遇家宰介川毛先生于淮上介
川舉孟子口之于味也一章義相質渠因述龍
溪解已余曰性命元非二件即中庸解甚明中
庸首章曰天命之謂性明解性即命也後章引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四字形容天命又
更分明矣蓋自性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
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即性字
義從心从生可知矣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
于聲等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
不聽聲便是死入安得不謂之性然直窮到根
蒂上此等俱從無生若一縱其性而不知節可
成世界否是以達人於此尋向上根原立命處
既見得親切色聲臭味自不能染着即異教家
所謂攝情歸性初亦此意也當時告子輩一種

學術只認得聲色臭味都是生生之性而未肯更透一步是不謂命也故孟子云然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落着到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裏了故忠孝之念自不容已君子於此竭力致身務盡其心合下見得性如此也當時莊列家母死而歌等類只因他止見得無聲無臭處是他立命所在此處都要逆而銷之是不謂性也若使人人如他家宗旨也不成世界矣故孟子復云然先儒云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己固亦是第非如此反身研窮一步未免猶以道理交持于性命更隔耳介川深有省云○東廓先生曰曾子三省首曰為人謀謀所以為人也蓋孔門之學學為人耳仁者人也實心為人則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矣不能仁為己任則一善自足為弗弘不能死而後已則半途而廢為弗毅是無實心為人之心非忠於自謀者此曾子所為首省也然人之所以為人者全賴師友實心為人則取

友親師自不容已故次之信友次之傳習總之三省咸省所以為人也愚按曾子自治誠切者若曰之三省首即為人謀而省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不得為守約之功矣○楊太宰孟山曰汎愛衆是正經大同道理說到親仁處便入細微形迹不著矣此是顯比朋亡意思深于易者乃可與此此老涉世久有為而發秉衡當軸者所當深味也○漸庵李太宰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即侯明捷記第欲並生謹說珍行猶不憤疾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云○舉直錯諸枉玩錯字非含棄之謂蓋錯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不忍終棄云○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云夫學謂之大能以萬物為一體也惟明便能親惟親便是明只此一親字便是孔孟學脉能親便是生機此子意思人人俱有但不知體取而保任之擴克之耳○至善即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其心

休休焉休字即休罷之休也余頷之大為賞快
漸菴曰此實是予近受用處第向他人言不省
承兄賞音得印可矣余曰昔人云千休千處得
亦是此意趙大洲曾寓廬山書云所云休者非
休官休事也休其不了之心也當下休當下了
當下了當下徹矣休字甚可味當下字又甚可
味也以語舒司寇司寇曰然曰休休休而又休
也顧孰能休得下余曰人人有休時顧不能體
取而受用之便錯過矣○楊太史曰仁者通天

無書而論卷之三

十三

下為一身若只管分別人己是非却是自家心
中先已不平如何到得天下平真修人方一念
分別時便與修去不容此念更生此便是從根
本上修譬之種樹者修去橫枝傍蘂獨存正幹
令之敦榮故曰以修身為本到此地位便自隱
惡揚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
之能禦也○達夫胡子問夫子云所求乎子臣
弟友未能如何卓吾亦漫爾答曰惟是求故不
能此雖未是夫子語意卓吾意指蓋謂庸德之

行原自不學不慮過求焉則失之耳此見亦是
顧余自省實是于此等處多不盡分不敢不勉
也○卓吾解易之群龍無首云原無尾又何有
首卓吾無生無滅之見即此解可識矣張子曰
推之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後而不見其終
之離亦是此意顧易象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又何謂也可深玩矣○周柳塘嘗云養心莫
善于求友余深味之竊謂較孟子養心寡慾訣
更直截矣又因論佛氏三乘柳塘云友一鄉是

無書而論卷之三

十四

下乘友一國是二乘必尚友四方與千古方為
上乘云余亦深味其言也或聞柳塘論學車提
求友為宗間相與譴曰藉令一友來問天命之
謂性但曰求友一友來問率性之謂道亦曰求
友可乎仲子曰使柳塘逼真信得天命之謂性
只是求友率性之謂道只是求友豈非覲道至
論耶余側聆之大為然顧述以語人人鮮有
契者頃述為內翰楊復所道復所喟然嘆賞曰
吾師此指乃了手訣也○昔有朝紳曰趨闕下

公務者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于一方士方士語之曰第時時默識已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朝紳未達以語余余曰此至言也須自靈識近日魏中丞與余聯珮入朝余謂中丞曰往入朝獨趨則覺勞但與友聯珮入則勞頓減若與同志友聯珮入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憮然曰人已原是相通的故也識此而柳塘求友之指豈淺淺哉○友述內典云衆生汨於情想諸罪業者則墮地獄輪迴為禽為獸旋或為人綜之六道惟不信道法者則永墮無間阿鼻重獄終無輪轉期云余曰此語亦自警策可省顧彼所云地獄輪迴云者即吾人當下見在所受非直待死去後有之也夫人當下忽緣違逆憤怒暴發裂眦焦中時便墮火坑湯鑊獄矣忽緣聲色嗜慾萌起波蕩橫流時便墮沉淵幽牢獄矣失榮割愛蒙毀被讒喪氣銷魂時便墮劍樹刀山獄矣即牽絆世情拘率俗禮恭辭鞠臆時亦便墮枷杻桎梏獄矣獄而不省則為禽為獸不遠也

如使天良不泯倏然易慮改行是故復登天堂輪迴為人矣夫倏而地獄倏而天堂倏而人天倏而禽獸一日之間衆生不知輪迴幾道而不自覺者著念故也念無常故輪迴亦無常耳惟知道者通極於性不倚於念故雖物感紛交情境異態而自有真常者在是以時駐天堂不墮地獄而得免於輪迴也若衆生雖時墮地獄不免輪迴然人雖下愚不無幾希之間見聞見時即天人也惟彼一種偏執傲戾之儒憑其意見任其習氣悍然不顧冥然自信以道為虛談而且歛辯飾過堅行遂非終身貿貿不可與議矣此真永墮深獄更無輪轉期也吁可哀也哉○梁生談佛氏有六通曰天眼通曰天耳通曰它心通曰宿命通曰如意通曰漏盡通云余曰惟求自心一通耳自心一通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天眼天耳通矣已所不欲勿施諸人絜吾此矩於上下四旁它心通矣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古今

一息宿命通矣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源如意
通矣聲色臭味咸無所染而視聽言動一秉於
禮漏盡通矣蓋自心一通將萬化可通豈獨六
通哉○友有脩佛氏淨土教者謂佛氏有無量
壽佛者產西方弘化於是宗其教者以彼為極
樂國淨土也若東方則穢濁土矣釋迦者經令
人發大願心脩十善持三歸則得轉生西方受
享安樂云余曰此化人誘引凡愚之權術也蓋
吾人自有識以來凡心習氣種種流染膠膠擾
擾靡所寧止化人哀之令人觀想彼方庶心有
所繫因嚮往為善耳為善未有不樂者玄家教
人凝神於淡亦此意也雖然人苦未識本心耳
苟實識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則東海有聖
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謂東方為淨土可也南
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謂南方北
方為淨土可也即彼氏云有人識得心大地無
片土孰為淨孰為穢哉嗟夫吾儒之學在止至
善至善吾仲尼萬世之淨土也傳者取象於邦

畿丘隅明且切矣顧世學貿貿竟未有參斯理
者可慨也夫○胡正甫氏曰以天地萬物出乎
吾心惟求吾心不昧而不致力於天地萬物者
此禪學所以為出世也以天地萬物莫非吾心
即以吾心天則而順應乎天地萬物者此聖學
所以為經世也止於出世故釋氏所以未盡雖
經世而未嘗不出世故聖人所以為全余曰否
稽古至聖上賢未有不出世而能經世者徒志
經世而未知出世皆隨世以就功名者耳其下
混世又其下希世不足算也試言之彼有天下
而不與禹舜之出世也乃能猶飢猶溺平成唐
虞之世千駟萬鍾弗顧弗視伊尹之出世也乃
能若撻若溝允殖者商之世若吾尼父能經萬
世至今不衰者由其知天地之化育立天地之
大本直從無聲臭中經綸而無所倚故也它若
孔明子房長源諸人亦皆具眼觀破世俗垢氛
超然蟬蛻於埃滓外以此能幹辦得一時匡濟
事功耳蓋古來卓識人止藉名位以行己志若

將此身汨溺在世界欲境中世何賴焉譬之抱
甕者須身在甕外方能舉甕若身在甕中即勇
齊貴育焉能舉甕哉所謂經世須出世者蓋如
此雖然真能出世者亦自有經世用在即釋氏
廣大慈悲之教我 國家存之不衰謂其亦足
導俗善世也乃若惟求了已生死而逃倫棄
物視世若無干涉者此則禪那之下下者耳何
以稱焉○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吾友羅近溪
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

無量壽壽壽

十九

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
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
等待在啗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於
心長跪數十頓首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
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多
是錯過即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撐下者惟在書
冊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著風動搖而所謂不
加不損者成虛談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
下理會識取譬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

無量壽壽壽

二十

中原一片田土反為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
子可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衲子云有
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此天地間自然
必然之理程伯子云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
對每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足蹈云云亦是此意
自今觀之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譏
讚毀升沉得喪與夫天地晝夜山川晦明高下
大小語默動靜有此必有彼有彼必有此此造
造化造循環無端至妙至妙萬古不易者顧所
謂無獨有對者蓋在造化中言也有對之中故
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當下只這等是已吾人
若混在有對中未免為造化輪轉汨沒苦海而
悲喜欣戚隨景變遷聖人從根原上觀破此著
故不獨能出入造化而造化在我以此景態萬
狀而真常自如所謂分定故也○靜字游大夫
問於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
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為鬼窟天與吾
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

矣柰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脩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余聞之跽然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於玄脩者○楊太宰謂我曰孔孟之學不離事物故曰在格物曰費而隱宋儒亟言心性則不免隱而隱矣見

無量壽經卷之三

二十二

天地之化所資以贊而民物之命所資以立也彼離倫厭事蔑棄禮教猥云別有出世法不生不滅殆猶致遠者舍車而坐書空誕矣文仲子曰心迹之判久矣蓋嘆茲也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離字可深玩

無量壽經卷之三

二十二

太史焦弱侯曰孔子與老釋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群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為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紬老子老子亦紬儒學紬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紬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為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

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扶盲眼之金鑑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為篤論○人之未知性命強詞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氏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為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為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無論異端也○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氏菴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王目中國之人世寶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揜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裔夏寶無裔夏也况裔夏原無定名繇人自相指射我指彼

為裔安知彼不指我為裔耶達者可為一喙○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持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教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為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即堯

夫詩云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由
此言之正不當以縑素為斷也○孔孟之學盡
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
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其能明此理為吾性
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又何
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
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
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孔老釋迦之出為
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
無量阿僧祇劫出於世間
二五
出現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
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
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
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
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為甚偉矣不知道無三
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
手分壁虛空又有惡分壁之妄者隨而以手一
之不可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耿子庸言
登東山而小魚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

子也但可為孟子之自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為曾子之自道或
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淨則
遺垢聖人之道無淨○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
路禪家非也豈唯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
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吾儒之路數語甚
當者嚴問馮山西來意馮山曰我既自我的不
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馮山
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
無量阿僧祇劫出於世間
二五
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
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
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學
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
乾坤方成真受用何憂甘心死人脚下○羅先
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即是仁却不肯自信為
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即
是知却不肯自信為知世人顛倒徃徃如此華
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

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
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
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
涎淚皆水○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
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
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
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
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
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雖然三僧祇劫蓋實
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
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
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
以故有佛有眾生非究竟法故○佛者覺也言
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為法縛也三昧者
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真
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惑非真際故華
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
一法不可得○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

無量壽經卷之三

二十七

元

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
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
世人或祛妄懷真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
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為人也擇乎中
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
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胸中即余
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余論真
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
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嚴頌云
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
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
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真性以如是
業而迴向○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為自然凡
夫見為生死聲聞見為四諦緣覺見為因緣小
菩薩見為但空大菩薩見為中道諸佛見為實
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
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
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為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

無量壽經卷之三

二十八

元

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
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
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現
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法同
時文始經曰知道无時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
以百年為一日知道无方者能以一里為百里
能以百里為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眾生三
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
法依心而現念既无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即

無量壽經卷之三

三十九

現三世事物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无量
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
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眾生心
想生一切剎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問
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
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為遮
具種種功德為表其實遮中即是表也起信論
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
真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

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
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无二
故無明不起即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
性離見即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
動即是真識無有自性即是清淨非常非樂非
我非淨即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
即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即此一心更無
所念即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即如來藏即如
來法身○普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

無量壽經卷之三

三十九

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
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
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
而寂回光返照本地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
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
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
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普楞
嚴曰逆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
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

一情冥為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无方便波羅密者為方便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為礙畏愛自為礙若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為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為善或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六道眾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撮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

華嚴論卷之三

三十一

名經○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佛與眾生本无差別了之則境即成空執之則法亦為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遺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著有而起罪皆為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智嚴曰世人但兢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晁太傅曰仕宦之間暗觸

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為深省○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目前無物是真見佛○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宴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即乖真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

華嚴論卷之三

三十二

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即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汝為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无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為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即无作處無作法即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

作法即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无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即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為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這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

無量壽論卷之三

三十三

九

氣何患是太傳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通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為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曰學道之難為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為無捉摸無捉摸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

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曰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濟其截佞佛者又第啜其醜執著名相

無量壽論卷之三

三十四

元

遺戾真宗為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无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為利心豈其絕无生死之念耶抑未穩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无悅生惡

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
无生終不能不為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
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持其餘
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問何謂原始反終曰
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
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
得始終了不可得即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
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子絕

樂善論卷之三

三十五

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剥分
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
外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即八識也楞伽於
八識約為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
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
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為想染淨非他得喪在
我如反覆手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
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

想可遣是則還有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
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
能得即於比處有無我離取著若其心不生何
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
脫心則不思議○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
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
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即得離苦乃至誦
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
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

樂善論卷之三

三十六

一時破以入真空一法除故

先中丞鼎卿云有人見群僧浴水中問之曰此
玄陰池也於是大聲噪之即化為群蛙唐李淳
風奏北斗當化為人明日至西京飲酒候之乃
七僧共飲二石太宗召之忽不見夫僧為人所
愛北斗亦喜變為僧何況儒者乃蛙亦變而為
僧蛙真得輪迴之理者乎○黃山谷勸濂溪先
生致敬真淨文禪師朱文公守南康日與應庵
華禪師遊蓋於道既有得不以形迹為累濂溪

與真淨禪師結青松社以擬白蓮社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此亦達人高蹈○淵明醉酒石上有耳痕并吐酒痕石之靈勝吾藤枕遠矣一笑愚謂千古相率為偽者都向此笑中消盡○先君宜秘洞會中見學者率侈然自尊因作幾希圖說以箴之曰昔舜之居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也者幾希夫幾希者何即惟微之義也舜之自聖以此故後之命禹亦以此夫舜大聖人也其在歷山時

無書高論卷之三

三十七

耕者流也在河濱時治者流也在雷澤時漁者流也當時耕者治者漁者不知舜之為聖曰瞽子吾友也舜亦不自知其為聖曰耕者治者漁者吾友也此舜之所以善與人同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此則幾希之發用而耕者治者漁者當此之時與舜對面千里矣此舜之所以大異於人也今之學者不知務此或挾富或挾貴或挾閑閑或挾才學恨恨然使耕者負耒而避治者抱器而避漁者揭竿而

避曰我豈凡民流哉噫使其中有如舜者顧可目之為凡民乎夫凡民者非布衣之謂也待文王而後興者也如學者不知存此幾希勇於為善徒自挾以高人反在凡民下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去凡民則遠禽獸不遠矣可慨也夫○先君最愛者麒麟山山去城四十里風氣淳朴中有石鼓山甚秀拔公營壽藏其上題曰俟立取脩身以俟之義隆慶改元二年戊辰五月公自作文祭之畧曰人之生也

無書高論卷之三

三十八

皆資于土其終也皆返于土是土皆可生則是土皆可藏自堪輿之說一行而尋龍之法滋起謂可拱手救貧謂可立地取貴天若無道地獨擅權遂致多門鮮有一驗惟茲一丸之土寔在萬山之中本無奇形亦非異穴但歲時耕於斯雲霞自足料他日老於此魂魄亦安吾知山川有待造化無私山靈必不拒吾吾亦不負山靈吾有古書一腹仁義一腔山水眼一雙挾天口一張詩酒腸一丈觀化之日一副將來與山靈

出入于清泉白石徙倚于脩竹茂林無古無今
任來任去不亦樂耶清醑芳品盟心告虔神其
饗之○先君云胡鈍庵常謂人曰鳥至五鼓則
群噪而分飛意各有適也今人至天明睡而不
起莫知所事反鳥之不如矣其言有足覺人者

無甚高論卷之三

桐城趙鴻賜承玄輯

華嚴論云第一小乘戒經為情有為宗者為如
來創為凡夫造業處說是應作是不應作捨者
善不捨者不善如此立教未為實有如此有教
且約凡情虛妄之處橫計諸惡以教制之令生
人天是故戒序云若欲生天上及生人中者常
當護戒足勿令有毀損衆生有為作業虛妄非
實得故生人天無常虛妄非實未得法身智身
非為實有宗且為情有宗於小乘中為執持教
也如華嚴經持戒即不然經云身是梵行耶身
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
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
是故名為清淨梵行如梵行品說如是清淨行
者名持佛性戒得佛法身故乃至初發心時便
成正覺以持佛性戒故與佛體齊理事平等混
真法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
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

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當如是觀如是性戒即法身也法身者即如來智慧也如來智慧者即正覺也是故不同小乘有取捨故○第三般若教為說空彰實為宗者為如來初為人天凡夫說二乘教繫著理事俱實不能離障為說空教破所繫著故般若經中說十八種空法世間三寶四諦三世等一切皆空空亦空廣如經說此乃空却無明諸障等業無明總盡障業皆無自性涅槃自然顯著此為真有不名空宗雖然為真有所說教門多有成壞故未可為圓如華嚴經具報相好莊嚴能虛能實當部之內當品之中十十菩薩等上下自相輪貫空有之法不獨孤行又以普賢文殊上下交參理事相徹互相交映一部之典品品相徹句句相參一品之中四十品經同入一言之內十萬之頌齊靡一成即一切成一壞即一切壞總以性齊時齊行齊故如上等齊說法亦齊如是齊故如今成

佛與三世佛齊成佛故為無三世故為無時故不同彼教成壞別時故因果前後故○第四解深密經為不空不有宗者如來說於有教空教之後說此一部之教和會有無二見為不空不有即說九識為純淨無染識如瀑水流生多波浪諸波浪等以水為依五六七八等識皆以阿陀那識為依故如彼波浪以水為依如深密經云如善鏡面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影起非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滅盡可得此明五六七八識所依第九淨識處也又云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此經意欲令於識處便明識體本唯真智故如彼瀑流不離水體而生波浪又如明鏡依彼淨體無所分別含多影像不礙有而常無故如自心所現識相不離本體無作淨智所現影相都無自他內外等執任用隨智無所分別以破空有二繫為不空不有故深密經頌曰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阿陀那識甚深細者引彼凡流就識成智不同二乘及漸始學菩薩破相成空不同凡夫繫而實有不同彼故不空不有何法不空為智能隨緣照機利物故何法不有為智正隨緣時無性相故無生住滅故以是義故名不空不有此經雖復如是於心識之處令知空有無二華嚴經則不然但彰本身本法界一真之根本智佛體用故混真性相法報之海直為上上根人頓示佛果德一

無著論卷之三

四

真法界本智以為開示悟入之門不論隨妄而生識等○解深密經方便安立七八識外別說九識為純淨識云七八識以淨識為依止故未即直為說第八種子識為如來藏者為彼學徒畏苦習故若說業種恒真生怖難信故是故權且安立第九阿陀那識為淨識故欲令不滅識性長大菩提是故維摩經云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受既不滅想識亦然如楞伽經直為根熟者說第八識業種為如來藏下文更明

維摩經云塵勞之囀為如來種等夫修道之士品類異途解行差殊千端萬別除二乘之外菩薩之乘有四品不同一修空無我菩薩二漸見佛性菩薩三頓見佛性菩薩四以如來自性清淨智以五位加行起差別智滿普賢行成大慈悲菩薩究竟不出剎那際充滿十方佛果門此略示名目下文廣明如華嚴經說有一類菩薩經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密不生佛家猶名假名菩薩廣會在下文以雖見佛性未彰智

無著論卷之三

五

業猶名假名菩薩○三不思議德神通別者如維摩經說菩薩神通以須彌之高廣納芥子中能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又小室之內能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各各高八萬四千由旬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人維摩詰置其右手掌擎其大眾往諸菴園又以手斷取東方妙喜佛國來至此土示於大眾送還本處如是神變且為權學三乘聲聞菩薩等眾現如斯事何以故為權教聲聞菩薩等見道未實自他未亡所現

神變依根所見皆有往來分割限量又是一時之間聖意以神力變化起諸小根令漸增進故非是法余力故如華嚴經中以本法力法如是故能以一塵之內含容十方一切佛剎衆生剎總在塵中世界不小微塵不大十方世界所有微塵一一塵中總皆如是如經所說菩薩於一小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廣度衆生其小衆生不知不覺當知佛以權教引小根故身外見佛現神通力而有來去實教之中以自本覺自覺本

神力分割往來擊來送去致斯妄見違本法身障真善提本覺性智是故淨名菩薩現斯神變已方陳實教維摩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如阿閼佛品廣明是故權教小見樂欲希奇菩薩稱根粗施接引令生樂學方授實門不可以執化成真恒迷智眼識權就實遷入法界之門有作法難成隨緣無作易辦作者勞而無功不作隨緣自就無功之功效不虛弃有功之功效皆無常多劫積修終歸敗壞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說法華經時三變世界令成淨土移諸天人置於他土然後安置他方來衆變此穢境令成淨刹說華嚴經時即此娑婆世界即是蓮華藏世界一一世界互相含入經云一一世界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世界不增亦不減無比功德故如是又云諸佛成道在一小衆生身中化無量衆其彼小衆生不知不覺只為凡聖同體無移轉相纖塵之內自他同

體不同法華之會移轉人天方明淨刹○七龍
女轉身成佛別者如法華經龍女於剎那之際
即轉女身具菩薩行南方成佛如華嚴經即不
然但使自無情見大智逾明即萬法體真無轉
變相如維摩經中舍利弗謂天女曰何故不轉
女身天女謂舍利弗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
不可得當何所轉如菴提遮女謂舍利弗自男
生我女當知萬法本自體如有何可轉如華嚴
經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善知識文殊普賢比
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塞童女仙人外道五
十三人各各自具菩薩行自具佛法隨諸眾生
見身不同不云有轉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
以世間肉眼觀無真不俗以法華經對權教三
根見未盡者令成信種且將女相速轉成佛令
生奇特方始發心趣真知見不堪本法而起善
根此明且引三權令歸一實又破彼時劫定執
三僧祇令於剎那證三世性本來一際無始無
終稱法平等裂三乘之見網撒菩薩之草庵令

歸法界之門入佛真實之宅故令龍女成佛明
非過去久修年始八歲又表今非舊學轉女時
分不逾剎那具行佛果無虧毫念法本如是自
體無時權學三根自將見隔自迷實法迺稱為
化不知躬已本事如斯全處宅中猶懷滯見云
何界外懸指僧祇此見不離定乖永劫迴心見
謝方始舊居何如今時滅諸見業徒煩多劫苦
困方迴如華嚴經法界緣起門明凡聖一真猶
存見隔見在即凡情亡即佛稱性緣起俯仰進
退屈伸謙敬皆菩薩行無有一法可轉變相有
生住滅是故不同龍女轉身成佛○五所來之
眾聞法別者此涅槃經為諸聲聞二乘權教菩
薩行諸觀行未離執障樂著諸行執持行相於
此行相迷無作法身無證無修本來自體也以
行修生修顯建立菩提涅槃能所等證如來為
此根故於此涅槃經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
滅滅已寂滅為樂所行善行及能證菩提是生
法故所證涅槃是滅法故既心存能所生滅不

休以生滅不休便滯真理今此涅槃經中故說
諸行及能證菩提所證涅槃二俱滅故方應真
理故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是故如來隱身不現及諸能所心盡名大涅
槃二乘涅槃可有所能有證是故名為有
為無漏是故如來涅槃無有能所是故涅槃經
中純陀向文殊師利菩薩言莫謂如來同於諸
行復次文殊師利為知而說不知而說而言如
來同於諸行若言如來同於諸行則不得言於

集書南卷之三

十

三界中為人天中自在法王是故大般涅槃令
彼三乘令知諸行菩提能證所證涅槃悉是無
常生者本無不證諸滅無行無修名大涅槃是
名圓寂是故涅槃經令諸三乘樂著行者離行
離修有所證者令行無證無修如華嚴經所有
他方來象此土人天需其會位從始發心即達
理事自在理行無礙文殊理普賢行一時頓印
如印印泥一時頓印無有先後中間等皆依本
法法介如然若存始終因果先後皆是凡情皆

是生滅有成有壞皆是隨根破繫不關成佛正
宗諸教引生之門皆入華嚴理智果海方為契
當教門明著龜鏡宛然宜可遍覽經文觀智隨
照豁然開悟智日雲披頓陟妙峯俄登智海凡
聖二見因定永而滌除悲智二門以法身而方
現此華嚴經直為最上大心者說如將寶位直
受凡庸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如涅槃經所說
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純得醍醐無有
青黃赤白黑色最上大心眾生亦復如是頓見

集書南卷之三

十一

佛性便成正覺不從小位漸漸而來是故今言
來眾聞法別以涅槃經攝末從體未論智慈真
俗並用無礙○六報土淨穢所居別者涅槃經
佛報土指在西方過三十二恒河沙佛土有釋
迦報土為三乘權學垢淨未亡見此娑婆穢惡
不淨如來於是權指報土在於西方華嚴實教
法門即此娑婆世界清淨無垢十方世界清淨
無瑕為實教菩薩垢淨盡故境界純淨權教菩
薩無垢淨處自見穢故故指報土在於西方○

從初發心十住之始頓見如是如來法身佛性
無作智果遍行普賢一切萬行隨緣不滯悉皆
無作涅槃經云佛性非是作法但為客塵煩惱
所覆故是故今從十住初位以無作三昧自體
應真煩惱客塵全無體性唯真體用無貪瞋癡
任運即佛故一念相應一念成佛一日相應一
日成佛何須劫數漸漸而修多劫積修三祇至
果心緣劫量見障何休諸佛法門本非時攝計
時立劫非是佛乘○十從初為友執範別者如

無量壽經卷之三

十二

涅槃中說雪山童子遇羅刹而發心重半偈而
輕命聞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言佛性涅槃不可以行修不可以心證為不
可以行修行是有為是無常故不可以心證有
能所故是故行不可以修其性心不可以證其
理為心即性更無能所故是故純陀言莫謂如
來同於諸行如華嚴經善財童子所立執範從
文殊師利發菩提心至末後普賢菩薩五十三
善知識一一皆云我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云何教我學菩薩道行菩薩行不云諸行
無常等事何以故為此華嚴經明緣起法界門
理事無二無緣不寂無事不真十方世界一真
性海大智圓周為國土境界總為性海為一真
法界非有情無情隨業說故為華嚴中純真境
界總為智故十住菩薩以慧為國十行菩薩以
智為國十迴向十地以妙為國不說情與無情
二見差別以華嚴經為彰本法異三乘權學教
故是無情是有情有生有滅故是故涅槃中

無量壽經卷之三

十三

以雪山童子說諸行無常者為三乘根種性行
下劣故佛令以行調柔折伏麤惡方堪入道便
於所說計行成實障無作性廢契真理以是義
故說諸行無常能證所證亦是生滅法不同善
財一念發心頓無能所了三世性性絕古今自
覺自心本來是佛不成正覺不證菩提身心性
相無證修者不成不壞本來如是隨緣動寂不
壞有無所行諸行皆唯智起是故不說諸行無
常○如涅槃中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

科處胎如是八相成道皆為曲見即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以無時即無去來設使衆生不自見知自己身心本來正覺自己身心正覺全德本無有滅設有衆生若自見知自己身心本來正覺於自正覺本來無生本如是故本無能覺所覺者故若有覺者還如是覺本無能覺及以所覺者故如是本覺佛之境界無凡無聖無定無亂不修不證不智不愚不生不滅三乘權教為下劣者說上根引來至此華嚴實教頓授佛門○八此經若有大心衆生於此法門深生信心不讀餘經深明體用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初發心時十住之首位齊佛果如來出現品中所說云設有菩薩於無量百千那由他劫行六波羅密修習種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

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名為假名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得聞此如來無量不可思議無障無礙智慧法門聞已信解復順悟入當知此人生如來家隨順一切如來境界又下文佛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功德少作功力得無師智自然智又普賢菩薩言見佛聞法不生信者亦成解脫智種如食少金剛等喻廣如經說此經有如是威德不思議法門超諸三乘廣大無比九此經有表法之首善財童子不離一念而經一生不離一處遍至十方經歷五十三善知識得一百一十城之法門一一菩薩法門諸藝行相身色形貌攝生之軌皆齊法界具足無盡廣大行門不離一生便成正覺更無始終前後之際即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如是廣大無比○是故於此法中起信發大菩提心十住初首便即見性起法身佛智慧便成正覺然始即從性起智慧之位行諸行相教化衆生即覺行圓滿佛不同權教先行菩薩行學

障故為觀當情真如成障所行之行並是有為所發菩提心並未離生滅所有能斷分別無明由觀折伏十地之位方能見性經三祇劫方始佛○若上上根人信解此經明知不謬即當乘如來乘直至道場當所乘時即是道場更無可至○是故門前之駕是佛權施露地白牛方明法界法界性相本唯真智所有分別皆是智為是故法華經云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聲聞及緣覺不退諸菩薩皆悉不能知此等即是門前三乘也為未明世間相常住是法住法位為三乘同有厭苦集樂修滅道之心未明苦集本唯智起不了滅道本自無修無造無作化諸群品如幻住世性絕無明即是佛故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何須苦死要三僧祇但自了三界業能空業處任運接生即是佛也何須變易方言成佛龍天變易豈為佛耶三乘之人亦變易何故待三僧祇佛方

大神力而欲望見調御士彼即瞋目顛倒見彼為不識最勝法佛者覺也覺業性真業無生滅無得無證不出生沒性無變化本來如是即是佛故○淨名經云雖成正覺轉于法輪不捨菩薩之道是菩薩行故以此善財十住初心於妙峰山上德雲比丘所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即便成正覺然後始詣諸友求菩薩道行菩薩行當知正覺體用之時即心無作處即是佛故不須修行設當行滿亦不移今故如化佛示成化相之時若行麻麥剃髮持衣捨諸飾好藉草等事為化外道樂苦行者及三乘之根有放逸者經中佛已和會非佛自須如是等行無增上慢者豈須如是一念任無作性佛智慧現前無得無證即是佛也還如善財證覺之後方求菩薩道行菩薩行何以然者為覺道之後方堪入纏處纏無縛始能為眾生說法解縛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說時前

後法是一時是故當知若欲行菩薩行先成正覺○憶念者常無念也一切諸佛境界者無念即無內外中間無內外中間故即佛憶念境界也○第六時說法華經引權歸實教者為羅漢隨空會寂緣覺會十二緣生法皆無體性以明六根識及名色心境三事自性無生如是二人皆心識滅三界業滅智慧不生又為析法明空以空破惑樂生淨土及留惑潤生菩薩並不了一切眾生無明諸惑皆從一切如來根本性清淨善光明無中邊智之所生皆有淨土穢土自佛他佛忻厭等諸邪見不稱真理引此三根令歸本智故即以妙法蓮華令知無明生死性本唯智體性自無染但迷悟不同無有二性以蓮華像之引彼三根令歸本故是故法華經云明世間相常住○此經教門無始無終是佛實報果德性相圓周若求其頭尾長短始終路絕讀括諸教諸行世間境界一切行解依本總作一時一際法門本如是故該彼三世諸時為一際

一刹那時教猶如眾法皆歸海故出此法外別生情量總是權門非究竟說如此法門佛不出世亦無涅槃為依本法非情教故依本法者即無出入依權學者即說出世入般涅槃從初發心十住之首以三昧力頓印三界三世一際諸法一味解脫涅槃常寂滅味更無始終因果一際諸性一性諸智一智諸相一相諸行一行三世一念一念三世乃至十世如是等法自在無礙此經法門無始無終名為常轉法輪是故此經教門依本安立以備大根依本一際不立始終為非虛妄見故入一總得餘為法界一際故不同權學見未盡故入餘總得一為法界體無礙故如圓珠無方如明鏡頓照如虛空無隔如響無依如影不礙如化人所生此法門者是該括始終一際圓滿無礙無成無壞無出無沒常轉法輪若人了得此法門者佛智自然智無師智之所現前為此法無出沒故還以自然無出沒智而自能得之非情計思量之所能得也○

又如化佛所施因果教行定經三僧祇中所有
佛功德總是修生百劫修相好業燃燈得光明
不殺得長壽布施得資財忍辱得端正一一因
果屬對相似具足仍對治種種法門始得見性
成佛如華嚴經即不然一念頓證法界法門身
心性相本唯法體施為運用動寂任無作智即
是佛也為一切佛法應如是無長無短始終畢
竟法皆如是於一真法界任法施為悉皆具足
恒沙德用即因即果以此普門法界理智諸障
自無無別對治別修別斷不見變化變與不變
無異性相故普觀一切無非法門無非解脫但
為自心強生繫著為多事故沉潜苦流故勞聖
說種種差別於所說處復生繫著以此義故聖
說不同或漸或圓應諸根器如此經教頓示圓
乘上上乘人所應堪受設不堪受者當須樂修
究竟歸流畢居此海是故餘教先因後果不同
此教因果同時為法性智海中因果不可得故
為不可得中因果同時無有障礙也可得因果

即有前後有所得者皆是無常非究竟說也若
先因後果者因亦不成故果亦壞也緣生之法
不相續故即斷滅故自他不成故○一念佛力
修戒發願力生於淨土是化佛淨土非真淨土
為非見性及不了無明是一切如來根本智故
是有為故如阿彌陀經是也二作淨土觀行所
生淨土是化淨土從心想生故是有為故不見
佛性本智慧故即無量壽觀經是也三修空無
我觀所乘門者為初說般若破凡夫實有二乘
生空我執故多修空法空有俱空為空增勝故
雖行六波羅蜜修種種菩提分法得六神通行
菩薩行福勝人天不生佛家不見佛性為析法
明空不了無明是如來智慧故○如涅槃經云
記屠兒廣額於賢劫中成佛闡提創發心尚有
越劫之功何況具足信根復能少分見性者何
有僧祇之哉世有諸德解屠兒廣額是化作小
者此乃曲逐人情未詳佛意者也漸漸引權向
實豈令見劫存情令遠本耶漸漸引至龍女善

財一念之中得成佛者始成實說三乘小見但念長時時體本無空嗟忻仰無繩自縛何有休期○問如涅槃經聞常住二字尚七劫不墮地獄如華嚴經云設聞如來名及所說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種必得解脫至成佛故何故今言第六住心及從凡夫信立猶言有退此意若為和會解云十信之中勝解未成未得謂得便生憍慢不近善友不敬賢良為慢怠故久處人天惡業便起能成就大地獄業若一信不慢常求勝友即無此失若權教中第六住心可有退位實教中為稽滯者責令進修如舍利弗是示現聲聞非實聲聞所作方便皆度眾生使令進策如權教中第六住心可說實退何以故為權教中地前三賢總未見道所修作業皆是有為所有無明皆是折伏功不強者便生退還若折伏有力亦不退失如蛇有毒為呪力故毒不能起但於佛法中種於信心謙下無慢敬順賢良於諸惡人心常慈忍於諸勝已者諂受未聞所聞勝

法奉行無忘所有虛妄依教斷除於三菩提道常勤不息夫為人生之法法合如然但不長惡而生何須慮退○實教中十住初心便登聖性體齊諸佛十信之中若不信自身與佛身因果無二者不成信解是故如來出現品云菩薩摩訶薩應知自心之內一念念中有十方諸佛成等正覺轉正法輪何以故佛心與自心無二故如是信心名信故何況十住之位不證此心若不證此心云何能住以是義故住於佛住名之為住是故初發心住便成正覺○又賢首品中從凡夫位以信為首決定取佛大菩提果故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心不動智與自心無異智故只為無明所迷故無明與十方諸佛心本來無二故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身根本智與自身無異故何以故皆是一法性身一根本智猶如樹枝一根生多枝葉等以因緣故一樹枝上成壞不同故從凡夫地信如來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我悉盡能行之何以故自憶無始時

來波流苦海無益之事尚以行之何況如今有
益之事菩薩萬行濟眾生事豈不能為從凡夫
地信十方諸佛皆從三昧生我亦當得何以故
諸佛三昧皆從如來自性方便生我亦具有如
來自體清淨之性與佛平等從凡夫地信十方
佛一切神通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神通依真
智而得我但依真性智中無有煩惱無明成智
一切業亡唯有智慧通化自在從凡夫地信佛
智慧我亦當得何以故一切諸佛悉從凡夫來
故從凡夫地信佛大悲普覆一切我亦當得何
以故諸佛大悲從大願起我亦如諸佛法大願
故從凡夫地信佛自在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
自在於性起法門智身法身入眾生界不染色
塵諸根自在我亦不離性起如來智故從凡夫
地信自發心經無盡劫修功德行滿位齊諸佛
不移一念何以故為三世無時故如是從凡夫
信解始終徹佛果位如上所發十種信者必能
決定成就十信之門住於堅固之種永不退轉

○權教之內所說菩薩諸地位次但說假真如
為因果仍地前三賢未緣正證初地之中一地
證一真如十地證十真如證十真如之後方能
始見佛性前證真如後言有十真如障真如既
能成障明知權教之中即施設假真如非本真
也○十住初心之上便成正覺為從證果本智
為因也是故此經下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不
同權教菩提同有為故立能證所證也一念之
間無有能所所能所盡名為正覺亦不同小乘
滅能所也了能所本無動故此乃性法性故動
寂皆平為本智非動寂故妄謂為動愚夫不了
靈動而求寂為大苦也故維摩經云五受陰洞
達空為苦義為小乘有所厭故即苦生也○如
人以指畫空作百千微塵數分復以手除之令
盡然彼空中無有增減以情量故見彼虛空數
有增減此經亦亦所有菩薩安立諸地法門增
減亦復如是為成諸有情故便令進修若也一
樂皆平無心進也凡夫無有策修之心發心修

至末修方知萬法無修也。而實教菩薩一得一切得。為稱法體中無前後故。猶如帝網光影互相參徹。相入無前後際也。亦如百千寶鏡同臨妙像。一一鏡中影像相入。色像齊平。如佛果位中諸菩薩。為從性起法身根本智。為十住之中創證心。故所有法門境界。皆悉依本以體用通收。皆悉徹故。還以性齊。即時齊。故更有餘不齊之法。為不可也。不同權學情障。來古尤地已來。未見佛性。所立地位。皆有分別。而實教菩薩。未見佛性。有假真如障。故是故經云。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如是地位。法門權施。增減為遷。衆生情故。體道者真俗便為一真也。一切真故。都無假法。不可於此圓教作增減。見同其漸也。○第八明所施法門。理事別者。如化佛權教中。說有情有佛性。無情無佛性。一切草木不能成道。轉法輪等。如華嚴經。即是越情實教。即不如彼化佛權教。約凡化教。如功德林菩薩等。十林菩薩所從來國。國亦名慧。一切境界。總名慧體。何以

然者。無有情無無情。故所以然者。無二見。故為一真智境界。無成佛者。無不成者。故夫有情無情者。此是修業說。夫論成佛者。非屬業。故若非屬業者。即非有情。非無情。故何得於出情法上。計言有成佛。不成佛。耶。彼有情此無情者。是業收。非佛解脫。故豈將自己情業之計。作如是卜量。情與非情。成與不成。如經所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世間相常住。諸法住法位。如是之道。為有情法體。為一佛智境界。更無餘事。莫得凡夫情量。妄作斟量。悉存情計者。見有情成佛。見無情不成佛。此為自身業執。如是解者。終不成佛。夫言理性。遍非情者。而不同有情成佛者。此由未見法空。不依實慧。未了得世間諸相。本來常住。但見隨情識變生滅之相。而妄斟酌。言非情。但有其理。遍故。只如成佛。豈可理外。別有佛耶。若理即是佛者。於此理中。情與非情。本無異相。豈從妄見。立情非情。耶。如佛是非情。應不得成佛。若有成大善提者。不依此二見。

是故法華經會權歸一實經云種種性相義我
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聲聞辟支佛不退諸菩
薩如是等三乘權學總皆不能了廣如彼經如
華嚴經中無有情與非情俱為智智境界一切
山河樹木皆能現佛菩薩身及說法與佛體同
能同能別自在無礙佛於世界中位持安立自
在莊嚴境界差殊莊嚴各異於其妙刹國土莊
嚴一一境中纖塵之內佛身出現刹海重重佛
身無盡佛身毛孔亦復如是境界重重佛身無
盡互相徹入能同能別全同全異淨穢國土無
障無礙不論如是情與非情是故今言所施教
門別又權教之中諸行為先佛果在十地之後
此教之中佛果根本智為先證以差別智而互
為資因果行相一時頓徹無中後際一成一切
成一壞一切壞不同餘教一地修一地以為性
齊時齊行齊智齊故以修定慧用智觀之莫將
情解○又餘經漸迴彼二乘分學及頓學等根
成其悲智雖修十波羅蜜猶修假真如觀作諸

法從本已來自體凝然不遷不變觀破修空有
二執成不生不滅法門猶觀當情九地已來未
明佛性為修彼假智乃成障故如前已說如此
經為上上根人頓示本智初心創發十住位上
即與佛同智慧如善財妙峰山頂得憶念一切
諸佛智慧光明是其義也依本智法即無所
修故本無障故任運悲智不作而成隨緣六道
無非法界了緣生法自體恒真更無修作所有
念慮皆從智生但知任運對現色身說法應機
如響相對恒處生死流法身常寂雖經多劫體
不移時入死出生非沒生也任大悲智法隨緣
故法應如是性無憂惱不住證修法如是故龍
女善財總明如是此法難信三乘拱手遙推是
化非是人修直說僧祇逐情立劫焉能信此無
時智門是故經云能信此法為甚難者即其事
也設經多劫勤苦作修有得有求作長作短作
是作非作成作壞捨身壞命豈有成佛之期何
如初心即須如是入佛智境修學豈不省力不

枉功耶以此義故聲聞緣覺權教菩薩不真解
四諦十二緣及真如法身實智境界皆是毗盧
遮那方便引修向此華嚴真實之海令歸本法
任智施為所修諸地隨智所作不起能心而皆
成辦一切種智不似諸教地上別作對治但十
信終心十住初位即自了知混然法界本智慧
境凡聖不異脫體全真不見有情無情有性無
性如是繫障任法不生如經所說如來成等正
覺出興於世以其自身之智普見眾生成等正
覺善惡情絕性相無殊雖度眾生而無度者是
則名為種如來相諸善根故如是之法付囑流
通全與三乘淺深懸異如大乘權學二乘及人
天不聞如此華嚴經典上上根流唯希佛因果
位諸菩薩等而能聞之○一人中見佛但有三
十二相二諸天見佛但有八十種好三諸龍見
佛或同人所見或見但為大龍王也餘畜例然
四諸仙人見佛但見仙人五諸餘外道還見佛
與已同類六八部神等見佛與已為王七小乘

人見佛為大聲聞人緣覺人見佛還為緣覺九
權教中菩薩見佛但為三千大千世界之主福
智充滿三千大千世界十一乘教中菩薩見佛
為十佛剎塵遠華嚴世界海為法界主具云十
佛剎塵遠華嚴世界為明無盡總攝一切剎故
福智充滿一切諸剎無盡相海重重故如上十
種見佛不同皆由發心之時信樂差別以信樂
力故見佛不同○第九唯心淨土者自證自心
當體無心性唯真智不念淨穢稱真任性心無
悲礙無貪瞋癡任大悲智安樂眾生是實淨土
以自淨故教化眾生令他亦淨故是故維摩經
云隨其心淨即佛土淨欲得淨土當淨其心第
十毗盧遮那所居淨土者即居十佛剎塵遠華
佛國土淨穢總含無礙無淨無有上下彼此自
他之相一一佛土皆充法界無相障隔言十
佛剎塵國土為知無盡佛國不出一塵為無大
小故不立限量故以法為界不限邊際相海純
雜色像重重此為實報非是權收○如是法界

佛果法閉諸有信解及初發心證入之者猶如
師子王之子初生之時雖則未能如其師子王
力勢自在然則師子相全體無異一切諸獸皆
當畏之如於此華嚴經佛果法門修信解及初
證入者亦復如是能信自己身心性相全體同
諸佛果自體恒真本大智故及證入者同諸如
來佛果之門本無修造自體全佛以此真門成
備進修差別萬行恒無始終一真果德雖未能
堪力用如佛是則名為種佛種子在於身田以
信為始以定慧力證入之者初發心時十住之
首已入佛智慧是則名為生在佛家為佛真子
已與佛智同故具足如來諸善根故便即超彼
三乘得神通菩薩九地等見一切三乘人天外
道智所不及○明不動智佛是十方凡聖共有
根本之智明於此智能起信心故號之為來此
不動智佛一切衆生常自有之若取相隨迷即
塵障無盡若一念覺迷達相即淨若虛空但為
隨迷稱外悟處言來而實佛刹本無遠近內外

等障亦無去來○此不動智是一切諸佛一切
衆生之地以此智故而作衆生以此智故而成
正覺以此智故隨迷作衆生時於六道中隨天
上人間及惡道中皆有隨衆生依正之果報也
隨業羸細不同以此智故隨覺悟時成就三乘
及法界圓滿一乘佛果依正妙報若無此智元
是虛空亦非衆生亦非諸佛故問曰一切衆生
本有不動智何故不自應真常淨何故隨染眷
曰一切衆生以此智故而生三界者為智無性
不能自知是智非智善惡苦樂等法為智體無
性但隨緣現如空谷響應物成音無性之智但
應緣分別以分別故癡愛隨起因癡愛故即我
所病生有所故自他報業便起因執取故號
曰末那以來那執取故名之為識因識種子生
死相續以生死故衆苦無量以苦無量方求不
苦之道迷不知苦者不能發心知苦求真者還
是本智會苦緣故方能知苦不會苦緣不能知
苦知苦緣故方能發心求無上道有種性菩薩

以宿世先已知苦發心信解種強者雖受人天樂果亦能發心求無上道是故因智隨迷因智隨悟是故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正隨迷時名之為識正隨悟時名之為智在纏名識在覺名智識之與智本無自名但隨迷悟而立其名故不可計常計斷名也此智之與識但隨迷悟立名若覺始終如空中求迹如影中求人如身中求我依住所在終不可得故新長短處所之相也如此無明及智無有始終若得菩提時無明不滅何以故為本無故更無有滅若隨無明時不動智亦不滅為本無故亦更無有滅但為隨色聲香所取緣名為無明但為知苦發心緣名為智但隨緣名為有故體無本末也如空谷響患之可見○此明從凡入信心者難故為凡夫總自認是凡夫不肯認自心是不動智故○六千比丘之眾亦皆是智慧猛利人類精奇一聞多曉悟緣起仁意專求大道以利含生皆是一生性滿發心入位人也若不信自心元

是不動智佛者即永劫飄淪何能利人濟物如經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一切處金色世界一切處文殊師利明無性淨慧遍故佛號不動智為無明本空無體可動名不動智故但有應境知法應器知根如響應聲無有處所形體可得名之為智無可取捨故名為不動三配當位因果者妙慧為因不動智為果亦不為因果若以妙慧善揀擇法顯智故即以妙慧為因不動智為果若以慧由智起即不動智為因妙慧文殊以為果故或智之與慧總因總果明體用一真無二法故亦智之與慧總非因非果為體無本末依住所得故是性法界自在知見非如世間因果比對可得故此文殊師利不動智佛初起信心亦從此起乃至信終亦不離之故迨至自行圓滿示成正覺亦不離之故此明以佛智慧示悟眾生欲令眾生入佛知見佛知見者文殊師利妙慧不動智佛是此是凡聖等共有之佛示凡夫使令悟入○大慧明此

經發十信心但以法界不思議乘一切智乘而發其心不依佛不依佛法不依菩薩法不依聲聞法獨覺法不依世間法不依出世間法而發其心但無所依發菩提心但以一切智發菩提心不如三乘依倚物故發菩提心不依三祇劫後有佛果故發菩提心不依現在三世有佛果故發菩提心以是義故入此信者皆無有退故設習氣未淳熟者暫時念退信及住位一往不退為正信自已身心總是法界佛無自他性故以十方諸佛無依住智幻住莊嚴門等法界虛空界法性恒遍十方如影對現色身同自身故本不二故體無差別故十方諸佛智身如影所言如響如是信解當得成佛我今信者亦如是知如是信解云何有退全身一心一切境界總是法界一真法身體用理智住在何所退至何處若也身心有所依住故却依處即有退失自了身心本無依住本無所得一切語言分別如空中響應無作緣任物成聲本無依住了如斯

法而生信解即無退轉有所依法而發心者放却所得所依看處即有退轉是故起信論云證發心者多住退位為有所得可證故是故乘此不思議乘一切智無依住乘發菩提心一往不退若有退者只為信心不成故於佛教法及如來所乘有所得故有取捨故未成信故不入信況又此經云設有菩薩經無量百千劫由他劫行六波羅蜜具六神通由來聞此大方廣佛華嚴經猶名假名菩薩不真菩薩復聞時不信不入具如經說○像此十住位佛所住法身妙智慧海故是出世高勝義故妙峯山者不動義諸天所居妙樂義莊嚴義像此住菩薩以方便三昧寂然不動無思無心不收不攝任性而定稱平等理與法身全忽然妙慧從此定生無始無明總無所得住佛妙慧都無所依得法妙樂智慧莊嚴出過情見諸佛所說解說微妙經典無不解了為生在如來智慧家故三界無明一時頓盡唯有習氣煩惱漸漸以法治之○為此

經法教門依一切諸佛根本不動智而發心故
以乘如來一切智乘而發心故於此十住位中
能與如來同智慧故不同三乘但將三空觀且
折伏現行於此經中發心之者從佛不動智而
發善提心設有餘習還以無依住智治之還是
根本智不伏不斷為本寂用自在故無體可斷
故無可伏故設修三昧任性淨故亦無收攝亦
不伏捺故任自淨故設行分別任性智慧隨事
用為亦無取捨故如是任法調治習氣使稱理
智今慣習增明如佛願行稱隨事世間成長大
悲不出生沒故以心境一真無出生沒故○此品
名初發心功德品者創始發心見無古今名之
為初無心智應名之為發身邊見盡名之為心
不為而成夫果名之為功但化利一場不忤來
報自獲無邊妙相莊嚴故名之為德又福智遍
周名之為功事無不達名之為德○或但說有
眾生著有或但說無眾生著無如經星宿幢普
薩頌云眾生著分別是佛是世界了達法性者

無佛無世界如下文法幢菩薩頌云寧可恒具
受一切世間苦終不遠如來不親自在力此二
頌皆相成就有無恐隨邊見○此四十心中位
成佛果及普賢行非論人王梵王之位但論位
位之中以如來智生身等法界眾生界對現一
切眾生前身非論意生身隨意所往也但以根
本無明成一切智海一切世界一切處現形隨
類應現不論於三界外別受變易生死又於此
一乘智用境界中無別論變易生死但以智用
善達心境智無礙性等法界性無去來性無造
作性不見過去是凡夫未來是變易現在是分
段有此心者皆是虛妄非正見故若斷惑中但
以五蓋十纏十使達為智用不於三界外別受
變易之生死於毛孔微塵之內刹海凡聖如影
同居焉得別有三界之內外也不變尚自本無
焉能有別忻變化但以大悲本願之力以法界
普光明智性自等周任器而與同光無別方所
往來者之性故純以世間一切境界人天魔梵

為一佛土而作佛事不於他方別有淨土也五
蓋者一貪欲二瞋恚三睡眠四掉悔五疑十纏
者一無慚二無愧三眠四悔五慳六嫉七掉舉
八昏沉九怨十覆達智具悲此等用為智海為
慈悲喜捨為諸佛知見故○如善財表法中見
彌勒菩薩是其行也明同其善財一生成佛果
故遂於樓閣之內現三生之行總在如今三生
者一過去久遠見道修行生二現在得果圓滿
生三當來示現成正覺出世生總在樓閣之內
無量壽佛卷之三
如今現前無古今去來現在不可得故然亦不
廢三生之相現在其中但以智知為隨俗利人
故即三生也若約真論無發菩提心時無修行
見隨時無現生得果時無當來示成正覺時以
三世及心量無性體故無安立故無處無依住
故名為成佛時也若見自心有能發菩提心時
當來成正覺時即為情識生滅不名發心時故
○如經初所陳其地堅固金剛所成寶樹行列
宮殿樓閣等是皆煥耀光明遍周法界此明智

體報居之宅遍一切處一切處總在纖毫之內
不可拘其處所以智遍觀其宅亦復遍周十方
總是無限境也於此普光明嚴說十信法門明
以舉果成信還將智果報得宅中說本不動智
佛以為信位明信自心是不動智佛約此以為
信體心外有法不成信心故即如來根本智宅
還信自心所有分別是如來根本普光明大智
本無動故只為迷本妄為動故第三會於須彌
山頂上說十住表入理契智非生滅心所得至
無量壽佛卷之三
故如須彌山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
足攀攬所及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
於一切法無思無為即煩惱海枯竭塵勞山便
成一切智山煩惱海便成性海若起心思慮有
所繫緣塵勞山逾高煩惱海逾深不可至其智
頂明以定為方便是故法慧菩薩入方便三昧
方說此法門當知亡思即智現在想即迷存滯
寂智潛情虛智發此乃見道之初生佛智慧家
之始約表出凡超世同天自在得智慧山之頂

又以方便定止心不亂為山體故以更為山為
止此為十住位也初生佛智慧家住佛所住明
依定發慧像漬彌山故第四會夜摩天宮說十
行以此上天堂居表約智慧法樂而為行體即
處世無染文明此天名時分天明菩薩處行知
根生熟時非時也不妄利生○第九會又在普
光明殿說離世間法明以普光明智遍周十方
普利眾生不染眾法名離世間以普光明智具
普賢行恒在世間不入名離世間故以智
體恒用而無依故名為離非厭離故如此三會
總在普光明殿者明行因與果并普賢行滿總
是十箇普光明無始終無依住自在大智故若
眾生發菩提心者不見此智不名發心見此智
者方名發心若心外見佛者及取相求真者皆
且作善未名發一場智心故經云乘一坊智乘
直至道場以乘普光明大智之乘還不出普光
明大智道場名之為至此名發心究竟二不別
是故發心先心難明此智難信信得即能入故

失證發心易先起信發心難信極即入位故但
須方便三昧現之即智境便現○此普光明智
十方諸佛及十初眾生同共有之諸佛已達眾
生迷之故然體用是一迷悟不同望此教中發
心之者言悟即知見如佛如法華經以佛知見
示悟眾生欲令眾生入佛知見乃至乘一切智
乘直至道場又此經云乘如來乘不思議乘勝
乘無上乘等是如初卷中歎諸菩薩德中善知
初佛平等法已踐如來普光明地此普光明
智眾生迷悟為迷悟者悟迷成普光明智為悟
是故初會神天示現入法獲益入即同佛所入
同佛知見與眾生作入法之樣令後學做之是
故此三會總在普光明殿者意明五位昇進信
亦不離此智悟入修行亦不離此智時劫無體
可轉智復不異此普光明智以十迴向法門和
融悲願即自在神通總在其內如一生修有漏
十善尚得生於天上得業報神通十念成就尚
得往生淨土何況依智發心又復更加悲願諸

波羅蜜之行豈此一生之後不得智體自在神通望以智境會實而論設無盡劫元來不出一念今言一生者特終不延智終不異生終無生必不可逐情見生滅之生但以真智知即萬迷不惑也如西方淨土十六觀門總是作想想成由自報得神通尙況達理智無依明淨遍照了身心無體內外見亡者但任理智廓然興大願海會融悲智一刹那際對現色身供養諸佛教徒眾生獲無作者性皆平等無心無主無性無相凡聖一如如無所住以無住法隨無住智供佛利生如是修行何慮不獲大力神通○善知此若聖諦者不同三乘厭苦忻淨方求聖諦故但達此世間諸苦體無故即苦無滅性道無生性當知苦體即不生不滅即與聖道無二性故故云善知苦聖諦○得入明淨隨順無生忍如稱理契無生忍即七地以出世間智慧善能入世間智慧能隨一切眾生塵勞之行不異世間不壞無生○有無緣起皆無自性將用教化衆

生隨根開解令得解脫眾生及名字言音皆無自性以此名字圓滿清淨音聲輪無所障礙以一音聲說無量名皆以一音聲與無量名無量字作體故即無量名無量字總是一字故以聲性無體故無量名字與一切聲作體故即以名字體自無能所分別性相故以眾生自無性故以此無聲之聲無名之名無說之說教化一切無性眾生令其破業至其本地○問何故十行之初先見比丘為明菩薩所行之行皆令一切眾生無諍離染出世間故為行之首皆須無染出世間以此先見比丘明心離世間方堪處俗同光利物○十住中解脫長者即入三昧明身舍佛刹之門表創居定體此十行中定明行體恒定表處生死市鄣攝化眾生無虧定體明動用俱寂性自離故○烏洛迦地名栴檀者香樹也明此地最毒常患毒熱以身遠此香樹其毒氣便息表若有眾生聞說心境俱空本無體相無有處所無一法可得之香信而悟入一切

煩惱毒熱自然清淨○表法而論一切總實是
佛故若一法一物不是佛見者當知是人即是
邪見非正見也即有能所是非諸見競生不得
入此普賢文殊智眼境界○一切世界海微塵
數劫所有諸佛出興于世親近供養者明無功
之智遍周無法不佛佛即法也十方虛空無有
間缺針鋒毛端不是一切法一切佛故但有微
塵許是非染淨心皆不是見佛也以智眼印之
○此瞿波十地道終出世智滿欲令諸菩薩至
無量壽壽之十
十地道者八十一地普賢行門如蓮華處水不
濕成處世大悲破其染淨二種習障方得八十
一地普賢行如前十定品十地位中灌頂受如
來職位出世智慧二行已滿猶於十一地位三
度入百千三昧門畢竟覓普賢菩薩不得如來
令生想念志求方見普賢菩薩為有出世淨智
習在准此例知○經云一切眾生自厭離生死
修第三禪者此厭離生死自是譯經者誤也應
云一切眾生性自離生死故修第三禪悉能息

滅一切眾生眾苦熱惱

無量壽壽之十

四十六

無甚高論卷之三終 男延登梓藏淡菊丛中

無甚高論七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明趙鴻賜撰鴻賜字承元桐城人嘉靖中副都御史
武之子也此書雜引佛經及釋子語錄而以聖
賢之經傳互相辨證大旨以援墨入儒爲主

何之子一卷

〔明〕周元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廣快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何之子一

卷》提要

何之子序

鬻熊知道。文王諮其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所自始。遞至淮南以後。子書絕響。非無子也。不知道也。道失而求之。騁藻新響。無當也。何之子。知道矣。深峭沉醞。管子也。精微。何之子。奇變。老子也。抑塞支離。關尹子也。脩詞瑰異。鵬冠子也。模擬變撰。子華子也。宗虛順適。列子也。淵博崇古。墨子也。鈞箝揣摩。鬼谷子也。喻引妙發。孫子也。沈驚峻刻。商子也。辯真晰應。孔叢子也。痛疾名實。公

孫龍子也。吞吐出沒。韓非子也。蠟
 卷絞紛。淮南子也。拙義宏秘。楊子
 也。憤激遐舉。抱朴子也。微言渠論。
 文中子也。生死坐忘。天隱子也。恢
 譎跌宕。玄真子也。旨遠詞文。譚子
 也。洗滌自恣。莊子也。動合機宜。尉
 繚子也。天地盡微。亢倉子也。一子
 能子衆子。何之子也。何之子知道
 矣。合子之初。繼子之絕者耶。

廣快書卷四

西湖何偉然仙隱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何之子

刪周元平本

天外覆地中藏語大而一。天地者。恕地也。日洞
 達。月曲蔽。語明而齊。日月者。護月也。水通險。山
 居方。語用而同。山水者。党山也。玉完白。金易形。
 語實而等。金玉者。譽金也。蘭輕逸。芝重滯。語香

何之子

卷四

十

而並芝蘭者。諛芝也。兩形並宜。千古入評。泥常
 襲故。孰衡孰權。誰謂史冊而可盡信哉。

山居上。水居下。山其君子乎。山居爭。水居棄。水
 其君子乎。山居方。水居曲。山其君子乎。山居固。
 水居通。水其君子乎。山居易。水居險。山其君子
 乎。山居常。水居變。水其君子乎。處宜上不宜下。
 而上者衆爭。下者人棄。守宜方。不宜曲。而方者
 固執。曲者流通。行宜易。不宜險。而易者泥常。險

者適變。故參之伍之。其道不窮。君子居焉。

未見而慕。既見而親。去而懷。所藏者厚矣。未見而先聞。及見而敬。已去而畏。其機弗可測也。遠而無聞。就見而愛之。去矣而若無所係。其味淺矣。千里而名聞。促席而心邇。少語而稍異。積久而淡。慎毋以貌棄也。聞所聞。憾不即見。見所見。且悔所聞。我故幸無聞矣。人實幸無所見矣。

子羽持重壁渡河。河伯欲得璧。命二蛟夾船而

何本字

卷四

二

奪之。子羽怒。擊殺蛟。竟渡而後投璧于河。河伯弗敢受。子羽碎壁而去。叔舍旅處。養其嫠。館人乘其怒。晉也。而請嫠。叔舍弗予。少間。晉歸舍。舍即烹嫠而食。館人夫子羽非愛壁也。惡其挾我也。叔舍非愛嫠也。惡其懼我也。然則君子安可挾而可懼也。

村家貨帛。帛墜。驚爲希捧而適通都。啟重裘而呈珍。通都士人厭棄之矣。都邑小子獲羽禽。綠

毛朱吻。其老長謂非雛鳳亦異也。籠以金絡。食

以梧桐。鄙陋山叟。閉不使見。山叟跪請焚香而出禽。則翡翠也。山叟笑而退曰。嘻。吁。何辱我跪。我歸以十百遺汝。夫重無常。重重所罕有。輕無常。輕所狎見。使世無都人。則墜帛埒文錦矣。世無山叟。則翡翠齊鳳凰矣。悲夫。

蚊遇蠅。匪曰蠅大。蠅遇蟒。匪曰蟒大。蟒遇蟬。匪曰蟬大。蟬遇雀。匪曰雀大。雀遇鳩。匪曰鳩大。鳩

何本字

卷四

三

遇鷲。匪曰鷲大。鷲遇鴻。匪曰鴻大。鴻遇鵬。匪曰鵬大。鵬遇蚊。匪自曰大。何哉。小不見。大大不矜。小故也。

治世如居室。時草昧則度址構材。其道爲創。創宜大而固。時承平則封戶掃砌。其道爲守。守宜謹而靜。時中葉則完牆補漏。其道爲緝。緝宜密而勤。時末路則改棟易榱。其道爲更。更宜通而變。

集毫爲頡。字書由之。集絲爲帛。衣服由之。集水爲池。魚鱉由之。集木爲材。宮室由之。集之功用大矣哉。是故治世者。集人治心者。集義。昭明臬鳥而似鳳。雖虞仁獸而類虎。貌之難以知人也。車狸哮咆而衛主。化猥柔語而攫婦。言之難以知人也。糞蛙負穢而脩清。木蟻飲流而飽朽。迹之難以知人也。卵可擊不可再。玉可碎不可污。一事之難以知人也。

荀子

卷四

四

真儒殆能徹佛之巔。上佛亦能窺儒之際。認知識爲佛者。智慧也。佛之中乘也。鹵莽者驟得其說。更面貌而秘之爲寶。乃徑寸之珎也。遇石崇當以鐵如意碎之。鸚難言而解縛。默之所寬也。鶴善鳴而宅壽。語之所延也。鵲避歲而多育。巧之所奪也。鵠重構而仍巢。拙之所便也。駝徐步而察水。遲之所詳也。驢疾驅而渡深。速之所超也。豹隱霧而文蔚。

深之所藏也。喙起口而見心。淺之所露也。鳩積歲易羽化鶴。其陳良乎。雀溺水染汚化蚌。其陳相乎。鶴惜尾栖稊死餓。其石崇乎。鷄斷尾毀形免犧。其司馬懿乎。良昌正而變俗。相入邪而改常。崇抱貨而速亾。懿傷疾而脫難。甚矣相崇之不如鳥也。

荀子

卷四

五

其疾惡之如寇仇矣。夏日集陽。萬物銷鑠。冬分其餘。曝者熙和。固知仁不可流。義不可勝。仁流則溺。義勝則決。決者賊物。其溺亦然。列炬然膏。夜光如晝。何如晝也。干甕抱汲。流水若雨。何如雨也。巧女剪彩。林花若春。何如春也。三軍撾鼓。聲聞若雷。何如雷也。是故任天者便任人者勞。

魯以重稅廢井田。而適得聖人之權。秦以私意

廢封建而適得聖人之學。漢以姑息廢肉刑而適得聖人之仁。

劍光曜晝。投暗失彩。珠光燭夜。過日遁色。螢光照藏。外觀弗顯。水光鑑象。內照混然。物之有所適蔽也。物靈含光。含光而普。是爲神光。神光合內外。通晝夜而常明。

兩小不能相容。兩上不能相容。兩實不能相容。是故容也者。以大容小。以下容上。以虛容實。

何之乎

卷四

本

事不如意。安得以意料之。人不循理。安得以理料之。

人有所短。亦有所長。修己者貴補其所短。用人者貴取其所長。

松栢挺立而不樛。藤蘿朋從而好附。則易同者莫如小人。難同者莫如君子。君子難同。小人固皆疾之。小人易同。君子亦常喜之。

蠅鳴戶。蟬鳴林。細人之名不出境也。有以夫。如

鳳凰翔鳴。龍虎哮吟。極若撞黃鍾而震雷霆也。天下聞之。非豪傑與。聖人則又異是矣。古之聖人。無名者與無可名者。而非名者。故謂之大名。登高故能見其遠。容多故能成其大。然則吾爲太山乎。爲東海乎。太山莫高于天。東海莫深于地。何可已也。

先其機。則天下莫爭。秘其機。則天下莫測。機由于我。而若不在我。則天下莫趨。機由于人。而能

何之乎

卷四

七

默運之。使之在己。則天下莫疑。

持寸斧者。必不伐十丈之木。得百金者。必不駕萬斛之舟。小之無補于大用也。飾金玉者。必不爲戰陳之刃。多雕彩者。必不爲適遠之車。文之無裨于實用也。

亮也。賢胡失之。謬好也。夫光也。賢胡失之。確好同也。夫好奇則謬者。聞中其求。好同則諂者。多投其曲。

益莫益于自虛。損莫損于自實。然無定見者。似于自虛。有執持者。似于自實。

樂遜而遺棄者。高流也。蹇途而果藏者。智士也。深潛而睥睨者。曠俠也。窮路而坐困者。齊民也。僞退而鈎進者。淺夫也。孚合而師事者。天相也。抱異而籍試者。世豪也。感激而馳驅者。良弼也。制伏而奔走者。徒奴也。涵養而服役者。默畜也。斯數者。出世處世之大較也。若夫出而不出。出而之乎。

卷四

八

可以處處而不處。處可以出。無出而無不出。無處而無不處者。聖時也。素信而卒離者。疑我也。漸離而急合者。膏我也。天下皆同我。我其奈何。曰。舍其所同以避之。天下皆異我。我其奈何。曰。取其所異以招之。招異而無乎不同。舍同而無乎或異。蓋異同同異同之術也。同同異異。異之根也。

無爲人先。無爲人後。先後之間。可以藏身。無爲

人厚。無爲人薄。厚薄之間。可以處世。無爲人舉。無爲人毀。毀譽之間。可以完名。

治大者宜簡。愈大則愈簡。故簡莫簡于君。而相次焉。治小者宜密。愈小則愈密。故密莫密于令而守次焉。

錦以寸。吾知其不如丈布也。金以絲。不如鈎鉄也。珠似粟。不如巨石也。璉以碎。不如完缶也。何也。物以能用者貴也。夏以裘。吾知其不如敝葛

何之子

卷四

九

也。陸以舟。不如蹇驢也。薪以棟。不如荆棘也。弓以玉。不如竹角也。何也。物以適用者貴也。

狷夫道雅。介徒指墨。其言正。懼其不通也。已。談宗彫天。慧口風辨。其言大。懼其不經也。已。道流志寓。禪會使意。其言玄。懼其不典也。已。學士遠引。賈儒雜述。其言博。懼其不當也。已。俗子話今。村老數曲。其言切。懼其不文也。已。甚矣哉。言之難也。

巨貪者。誘而激之。其貪益甚。貪甚而昧死。可以
先嘗。喜詐者。詭而激之。其詐益巧。詐巧而行險。
可以中疑。持力者。抑而激之。其力益奮。力奮而
決往。可以排難。尙氣者。就而激之。其氣益銳。氣

卷四

+

銳而思騁。可以陵暴富智者。度而激之。其義益
熟。智熟而出奇。可以料遠。好義者。獎而激之。其
義益堅。義堅而傾心。可以權變。惟至人不可激。
庸人亦不可激。不可激者。隨所用之。亦不可激
者。無所用之。

人之心非我也。安得以人而度之於我。我之心非人也。安得以我而度之於人。故知我則可以自度。知人則可以度人。自度而度人之終身。

嵐氣不竭以其無也。源泉不窮以其有也。門樞不朽以其動也。頑石不崩以其靜也。谷神不死以其虛也。喬木不折以其實也。

士不幸而有才。女不幸而有貌。貌異便淫。才異便傲。

日月啟明明通日月不知雨露迴稿稿生矣雨露若無海濡渴渴朕溢而海晏然山普用用者

卷四

正

取足是用而山不色矜夫爲而不有宰而不持
 亾論天地日月雨露山海亦如之是謂六大世
 人施顆粟累寸土同步而施施何小也故仲尼
 聖同于兩宗子淵賢比于六大

累石爲山。峻峭突兀。鑿池引水。曲折紆迴。奇矣哉。遇真山真水。而失其趣矣。古洞幽崖。禽木環笑。溫流清沫。漱石鳴風。奇矣哉。遇華岱洞庭。而失其觀矣。吾于是知文章貴于自然。又貴于大。

也。

急名者思以得名始也必勉露其長幸名者思以完名終也必曲護其短

欲人同已異之際也欲人信已疑之根也欲人尊已卑之漸也欲人服已陵之階也矧已異人而緣異求同已疑人而隱疑示信已卑人而因卑挾尊已陵人而用陵強服惑殆甚矣

管仲才敏而功集晏嬰見遠而識超管晏未可

柯之乎

卷四

主

羞也而孟軻氏羞焉惟軻固可羞也然亦此軻之所以不及仲尼也後之人標說而輒羞管晏吾竊爲管晏羞之

琴音平聽者不煩故君子之交欲其平也谷味淡食者不厭故君子之交欲其淡也寒暑漸受者不病故君子之交欲其漸也狐審地而窟鶴審木而巢故君子之交又欲其審也如弗審則平也淡也漸也俱爲謫交矣

無食飢死無衣寒死死所不足善涸溺死善墜墜死死所有餘

括八城共三百萬里有奇而東震不過萬八千里計元會共一十二萬年有奇而漚生不過百年耳目所覩記者幾何而又何笑乎蠻畜蜉蝣哉

爭名者以爭得名歸名者以歸得名讓名者以讓得名毀名者以毀得名爭名之名小讓名之名大歸名之名遲毀名之名速大小遲速爲修

柯之乎

卷四

主

不同好名之心一也

侈盈傲分不如操約負重疲力不如舉輕綜繁馳神不如理要索奇駭俗不如安常達素移數不如守一標利見穎不如含光約則要要約則一則輕一輕乃常常乃光

持賤器者懼其忽忽則遺亡捧重寶者懼其慎過慎則墜棄是故輕生者死重生者亦死聖人

重以持輕。輕以捧重。輕重均則忘。忘則無有。無有則能常有。

師道難矣哉。猶賢然。通五運。察六脈。讀百草。而後能視疾。泥執古方者。利害半之。舉已所服。食而投之。人人百不一應。如謾無所深入。勦浪說。而稱岐黃。人惑誤。寄死生。無益又害之矣。

蟬語噪。狐語聒。犬掉尾。鵲鳴步搖。君子觀此。而可以謹言慎動。

有之者

集

書

何之子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周宏禴撰。宏禴字元孚。麻城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事迹附見明史。李沂傳是編。乃其初謫代州州判時所作。汝南吳同春序稱其語似關尹子。然九流競起。雖多以怪譎爲宗。要無不可尋文索解。宏禴此書。乃以常詞故爲澁體。其命名之義。似取禮記。倂倂何之之語。已爲好異。至如書中太虛奚無。無以無。無無無。無則無。無無無。則虛虛虛。則實實實。則極極極。則易易易。則始諸語。殆至不可句讀。則尤爲無取矣。

鴻苞四十八卷(一)

〔明〕屠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元儀刻
本

鴻苞序



今夫虛空之中忽然而有
天地天地之中有海嶽而
海嶽中有丘陵原隰溝
澮川瀆以及于一微一塵一
漚一沫自漚沫微塵浸淪

序一

而至天地不可以數計形模
也而揔為虛空之所苞舉
則是虛空者之為物詭與
妙合耦對哉嘗試觀之
惟人之靈通神明類萬物
函虛躡實參兩天地而稱

三才世人往々枉枯束之波
流汨々故子輿氏有不能
盡其才々嘆世有才子而後
能散列虛空籠絡宇宙
堅壁々為功而精溢々則
為言屠長卿先生所著

序二

鴻苞一編是也長卿少負
不羈以文章自豪釋褐
成進士為青浦令時與馮
開之沈君典丁右武諸公相
頡頏青雲睥睨當世入為
儀曹郎仍以豪羅歸志

業不遂而益注其才情
於著作之林幾與弇州
新都輩爭流競爽晚乃
棲心于禪玄二氏又欲綜三
教之旨於一毫端時出而
為竺乾為柱下為尼山

序三

罪乎落筆為花流液為
珠玄黃黼黻其辭以自愉
快于是析天人研性命剖兩
儀締萬類渙獵諸子網
羅百家以及齊諧虞初叢
聚謔浪之譚凡書々所有

目之所淫喉舌之所吞吐盡
舉而載之於筆蓋其心靈
無所不映澈而其長才無
所不游徙其瑰磊歷落之
氣不竟於名位而輒覽山
川揮洒詞賦猶不足以

序四

滿其清湛浩蕩之胸讀
是編也不可謂長卿非才子
亦不可謂長卿不能盡其
才者已雖然神明往則靈
焉託馳驟歇而才安歸六
秋猶為陳登玄釋不過

傳響此編即稱博雅功
臣而謂為長卿易簡理
得之書不可也公選茅氏為
吾友水部薦卿之子博文
嗜奇愛付剞劂屬予序
之以資同好者流覽兼愛

序五

全書未加詮擇然予聞之
長卿辭世偈云生平一過
多言多語鴻苞等書付
之一炬嗚呼霜降木落
則長卿之為長卿覩矣
庚戌春二月寓庸居

士黃汝亨書於玉
岑山下



序

鴻苞居士傳

友人張應文成叔甫撰

自古文章之士其才人人殊大小遲速奇正虛實各繇所得諸天者成名於世而其人亦人人殊上之大聖賢下至垢士悖夫判若霄壤而以文論並得列於藝苑要以才大而品超身共世游神與天合則吾友鴻苞居士其庶乎居士姓屠氏諱隆初字長卿後易緯真別號赤水晚而著書曰鴻苞因

鴻苞

傳

乙

稱鴻苞居士焉世居于鄞代有顯者至居士舉萬曆丁丑進士出爲潁上青浦令治行第一遷禮部儀制司主事以讒去官林居二十載乙巳八月二十五日病卒享年六十四歲 明興作者之盛至弘正嘉隆間有推李獻吉何仲默唐應德王道思李于鱗王元美汪伯玉諸公萬曆中元美伯玉先後沒海內遂推居士爲詞宗居士天才宏麗萬言立就未嘗屬草讀書不攻苦而學無所不窺吐詞

捉筆萬斛泉傾士相顧驚服晚留意釋典鴻也所
繇著焉其書以參合三教爲本網羅宇宙古今精
入造化散及名物微言與義率宇內所未有而能
暢其詞令讀者渙然氷釋所開示來學甚多世競
崇居士詩文妙識是書者居士亦頗秘之居士爲
人清韶性儻蕩無纖芥不疑人欺輕財好施出于
天性自其爲貧諸生贏一金輒與朋友共或詭爲
逋負居士心知之弗言也坐不可一日無客客無

鴻苞

傳

二

雅俗咸禮接卽生平背憎懷卻者詭自前無閒也
頗樂豪華不問瓶粟罄而張聲伎娛客窮日夜世
因疑居士治生踈脫接物曠曠絕血味而日開尊
皆所不解張子曰余觀列仙傳神仙多混迹自穢
世莫測之乃其所以爲仙彼固自知卒之世亦知
爲仙此必有終見信于世者仙之足終信于世必
不在倏詭習惟之奇亦明矣居士寓形人倫之內
游神八極之表其所爲徒者天所緣督者人人間

世重脩名故著善者稱焉夫執斯術以賈名于世
甚易而居士有所不屑也以故居士之實其可爲
當世立名者畢其身而世卒莫之與有愛居士者
曰請子毋廣交母悅音母輕作薦書毋妄散金錢
杜門尊晦以需世用且完名居士不答世或詫其
文亦或異其爲人或曰赤水真人或曰溟滓子或
曰南宮仙史或曰文昌遷客居士亦不荅寢疾數
日不火食命其子玉衡曰吾將歸矣其薄歛殺俗

鴻苞

傳

三

禮勿溷我援筆作辭世詞其一曰六十年中常思
過咎頗有身瑕寔尠心垢其二曰生平一罪多言
多語鴻苞等扁盡付一炬其三曰一片熱腸天下
所信烈士不欺天下所印其四曰生平人欺我不
欺人矯詭不罪我之因其五曰譚何容易一絲
不掛古人臨行說句大話其六曰去亦何難只難
苦痛四大如此要他何用其七曰紅杏枝頭白雲
堆裏善爽清靈亦自可喜其八曰萬事瓦裂無一

足取只六十秋足矣足矣書畢條然而逝此其爲
鴻苞居士云其書有由拳集十卷白榆集十二卷
栖真集十卷泠然草二卷橫塘集二卷南游草二
卷破迷論一卷娑羅館清言一卷佛法金湯二卷
發矇編一卷荒政考一卷行于世絳雪樓文部十
卷詩部十卷并鴻苞四十八卷未受梓子玉衡余
壻也才奇雋能世其家

論曰孔門四科非十弟子有能有不能也各標所

鴻苞

傳

四

長以列科耳緯真孝友篤至談議清辨下蔡由拳
之政號曰神君儻游洙泗可附諸游夏之科乎而
靈心慧性直透悟門使獲與聞性道之旨必大有
闡發也惜乎其不專以儒名也

贊曰緯真文士明習爲吏篤信玄解密娛道秘混
沌清虛逍遙游戲捐彼小慧洞廓大智

鴻苞集目錄

卷之一

二儀說

天解

地解

天言

說天

卷之二

鴻苞

目錄

天道生物

天形地氣

天不言

天地

天地道大

大地山川

天地精華之氣

理數

道化	理氣	形氣	罡氣	造物微權	陽九百六	寒暑	天界	鴻苞 目錄	雷神	金陵	卷之三	九州風土	興圖要略 _上	卷之四	興圖要略 _下	卷之五
								二								

大臣著龜	明目達聰	砥障	延祚	保邦	人臣體國	無慾	選舉	鴻苞 目錄	用人	禮	奇兵	南北備倭策	卷之六	兵	荒政考	古今官制沿革
								三								

卷之七

古今風俗

世降

浮巧

化俗

吏治

核實

務真

鴻苞

目錄

古今人不相及

風靡

相人

皮相

清議

· 蒼語 上

卷之八

· 蒼語 下

四

卷之九

人品

· 猶龍

讀書聞道

是非

小心謹慎

英雄

蛟龍

鴻苞

目錄

成敗

英雄局面

士不遇

乞兒

愛憎毀譽

大英雄

卷之十

軒輊

五

・持論

卷之十一

質英雄

倖功

曹操

晉人

火蛾

寥廓

鴻苞

目錄

六

王戎

陶侃

庾亮

王導趙普

支月旦

半人

兩雄

梁武帝

・高允

岳武穆

居鄉

真不真

我朝人物

風俗

華亭相

鄒爾瞻

鴻苞

目錄

七

趙文肅公

王元美先生

虞長孺

包孝蕭

卷之十二

古人

庸奇論

・清士

溪刻

卷之十三

、異人

、詹炎

卷之十四

、詹炎

卷之十五

義士傳序

鴻苞

目錄

左儒 傳上

其思革子

豫讓

青笄

張胥鄙

虞卿

貫高

樂布

八

灌夫

任安

孔車

張酺

雲敞

劉茂

劉文饒

周嘉

鴻苞

目錄

禮震

楊政

李善

鄭弘

朱寵

陸績

廉范

樓護

九

繆彤

孫斌

景毅

李膺

郭亮董班楊匡

王成

朱震胡騰張敞

趙岐

鴻苞

目錄

十

巴肅

公孫瓚

申屠蟠

朱儁

孔融

趙戢

尾敦

田疇

臧洪陳容

王修

龐涓

孫禮

孫瑾張逸張瓚

戴就

牽招

沮授

鴻苞

目錄

十一

王朗

郭憲

邴原

梁習

袁煥

關雲長

卷之十六

義士傳下

韓珩	脂習	吳範	張紘	陸瑁	謝淵	楊阜	向雄	鴻苞	劉佑	馬隆	何攀	孫拯	江統	陶侃	俞縱	王安
								目録								
								十三								

羅企生	朱綽	華軼	孔祇	荀闓	高允	謝弘微	何無忌	鴻苞	邊榮程邕之	韓階	石崇	釋曇遷	呼延年	張進之	傅弘之	謝方明
								目録								
								十三								

莫嗣祖

蔡興宗

王份

吳達之

許明達

孔琇之

庾黔婁

李大亮

鴻苞

目錄

吳保安

王方翼

宋璟

李撫

狄仁傑

裴冕

荀巨伯

顏泉明

十四

古押牙

陽城

徐晦

柳宗元

薛昭

王回

沈忠

趙時賞

鴻苞

目錄

劉子俊

唐珣林德陽

杜環

楊榮

康海

卷之十七

六經

道德陰符

十五

鴻苞	目錄	十六
文章	文行	求名
古今鉅文	三長	論詩文
卷之十八	詩文	錄詩
	幽居詩	震旦篇
	采真詩	詩選
卷之十九	遐覽	○博蒐上

鴻苞	目錄	十七
卷之二十	○博蒐下	卷之二十一
	○博物知幾	○通微
	○名言	○異書
	○奇書	○清穢
	○海外山川	醉夢
	遺名	巧拙
	忘機	○尊生達生
卷之二十二		

理推

大化不齊

嬰兒

乘理

遺機

○廣桑子遊

沈君典諸公遊紀

、答友人

鴻苞

目錄

、史彌遠

安義命

、耳聰不入

、瀕洞

卷之二十三

知命篇_上

卷之二十四

知命篇_上

卷之二十五

知命篇_下

卷之二十六

知命篇_下

卷之二十七

、鹿園論

三教至處

、清淨

鴻苞

目錄

虛靜

止宿

儒佛

、密秘藏

、與汪司馬論三教

人解

、三教一道

、與陸平泉宗伯

十九

、答張觀察論佛老書

毀佛

、僊佛

聖人

、三教相傳

三教贅騰

中庸

孔孟

鴻苞

目錄

二十

、度世

儒禪

俟定

圓通

卷之二十八

佛名理

佛功德

懺悔

志大

不取

闡提

離境修行

卽境調心

一切惟心

虫食葉

捐身爲物

鴻苞

目錄

三十

大小乘

世法

洪昉禪師

鹿園居士

禪淨土

像心

、孫武進雜言

口實

布施

卷之二十九

佛道二藏

多寶藏

戒妄殺

戒殺文示諸子

戒殺放生文序

禮懺放生文

鴻卷

目錄

圭

卷之三十

勸諭比丘文

放燄口疏

長水塔院記

起信論跋

論如果文

補陀山靈應傳

補陀洛伽山寶陀禪寺碑

招寶山補陀寺重修觀音殿募緣疏

重建天井寺募緣疏

補陀洛伽山記

補陀觀音大士頌

有序

補陀洛伽山志序

雙寺遊記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五臺居士頌

鴻卷

目錄

圭

贈無盡燈上人序

卷之三十一

漢武帝

列仙傳補

瓊笈考

上

卷之三十二

瓊笈考

下

卷之三十三

、諸真

○鉤玄

動靜體用

卷之三十四

○胎息

○丹經品目

○服食丹

○靈真秘記

鴻卷

大目錄

圭

郁氏女

重修冲虎觀募緣疏

通玄觀重修三清殿募緣疏

卷之三十五

真妄雙遣

無欲

靈光

有無

空不空

澄明

心境

消搖

知足

却見

心神

形神

鴻卷

大目錄

圭

心境

性物

清靜

識勝

去智

悟入

見性

物性

○氣禁

妄離

頓漸

觀空

修空

虛無

空實

、不著

鴻苞

目錄

圭

參破

性命

窮理

真我

真心

純心

降心

調心

調心有三難

心悟轉法華

養神

以神馭氣

卷之三十六

了義

公虛

忘覓

鴻苞

目錄

圭

疑參

去繫戀

凝神

含光

形神

死心

精專

提醒

覺悟

覺照

覺照貴早

絮沾泥

佛道離妄

夢境

常思

聞道

鴻苞

太自錄

夫

物化

舟筏

嬰兒

陰陽太極

大慧語錄

真正大英雄

真我

與王季夏言

玄覽

卷之三十七

天如答問

真定

破妄

撤障

剗情

解脫

鴻苞

太自錄

无

知非

了手

慧業

供奉

宗行

苦行

資學

學道堅精

學道患有住

求真師

修悟

得一

空有

定慧

悟性

卷之三十八

鴻卷

目錄

手

智識

橫豎

內外藥

慾清濁

返本還元

澄神養氣

收斂精神

實修實證

道驗

原道

無住

涉世出世

有為無為

無思無為

無心無思

借假修真

鴻卷

目錄

手

學道因緣

坐禪

人我相

降伏其心

無畏

學道有魔

天道魔道

魔事

外道

煉睡魔

・真諦

虛無

心如太虛

、照忘

寶珠

卷之三十九

潘菴

目錄

三三

廣陵語

曇師遺言

鄭子元

釋道欽

太清

好道

徐常孺

列子

答張文學成叔書

虞長孺

答虞長孺

與虞長孺

與趙汝師太史

與田叔

答汪文學

與彭欽之徐孟孺郁孟野書

潘菴

目錄

三三

再答馮開之

讀書

卷之四十

與虞長孺

與聞仲連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答陸五臺司寇

與虞長孺道兄

與張洪陽司成

與龍君超

與沈純父

與鄧汝德少宰

生天

積善

覽物

沾沾文字

湯菴

目錄

圭

妄語戒

文傷率易

大義

與陸與繩司空

與陳思進督府

卷之四十一

因果

發矇

冥報

冥事

冥報

冤對

圓照

周時化

回頭和尚

天然和尚

湯菴

目錄

圭

李含之

卷之四十二

十迷

楊萬春

天道

太上感應篇序

帝命

魚言

天命	秘受	朱汝虞	李觀察	御史舸	五聖神	鬼神	奇術	鬼侮	鬼神	獄鬼	關真君	告關真君疏	定數	劫數	卷之四十三

世界	心義	金方	藏拙	錢神	帝均	四大洲	三道	包荒	夢境	教子	多岐	綺語	地中仙都	不見不聞	地水

易理

盜言

省悟

大利

刺荒

卷之四十四

領略山水

愚公谷

潘菴

目錄

去

論法

炎涼

辯狂

要言

成敗

與伍使君

與劉中丞

與丁右武

韓崇

湖歎

知分

夢醒

止足

堪輿家言

人我

豔歌

潘菴

目錄

去

卷之四十五

○銷夏言上下

卷之四十六

紀夢

溟洋子論不動心

爲善不徹

死節

誠僞

在宥

祝史

海覽

證道

書法

經傳

心行

書紳

著龜

孟氏

應劭

柄文

芝草醴泉

辯神滅

相知

愆怒

畢

交態

酒德

卜筮

卷之四十七

范孝子傳

上母太夫人九十序

與陸

與王元美司馬

與馮開之

輕得失

上城隍疏

守藏吏

上官對

辭諸生

青浦風俗

元夕記遊

畢

張元弼

拙宦

辯劫盜

謝巨室

卷之四十八

恤囚

汪璠

王錦

鴻苞

目錄

聖

書記欺詐

辯姦

匿民帖子

白冤卒

對部使者

辭窖錢

賑災傷

視河工

辭父請修縣治

張萬良告殺胎

王強

卜寡女

王大京

辯黠囚

辯偽券

辯錢亨謀

鴻苞

目錄

聖

潘麟

禁大秤

朱家仕

才與誠合

催科

臺使者

辯婦誅殺親夫冤狀

張龍公

高義

鴻苞

目錄

四



鴻苞 卷之一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二儀說

天地之所以成位者太極之理爲之主宰而陰陽五行幹旋造化也天地混沌至盤古氏開闢盤古以前其爲開闢而混沌混沌而開闢不知其幾矣

鴻苞

卷之一

二儀說

一

豈有盤古以前向無天地向在混沌至盤古而後開闢有天地耶天地之所以混而開闢而混循環輓轡而無端者何也太極之理不能不墮於陰陽五行一墮於陰陽五行便有盈虛消息今夫四時之序寒暑推遷萬物之生生死代謝寒暑生死此混闢之小者也自無而倏有謂之造自有而倏無謂之化陰陽五行流行運用久而漸敝滅息之幾斯存陰陽五行醞釀伏藏久而漸開生息之理已

顯此天地之所以混沌開闢也天地之所以開闢而不免混沌者陰陽五行代謝必至之期天地之所以混沌而必有開闢者太極主宰真常不滅之理也氣有盛而必衰故開久必混理無時而滅息故混久必開譬如人之形骸氣也人之心靈理也形骸有壞而心靈未嘗滅也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混沌矣而太極之理未嘗泯滅爲之主宰成造復開天地天地既立萬物漸生皆自然之妙不假安

鴻苞

卷之一

二儀說

二

排者也天地混沌息極而消消者自消而非有物以消之也天地開闢消極而息息者自息而非有物以息之也究極而言之太極至清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清有濁太極至善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善有惡太極至醇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醇有駁太極常真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成有壞所以有混闢者陰陽五行之爲也所以混混闢闢而終於不滅息者太極真常之爲也至人盡空萬物獨

寶靈明則超出於二五之外而渾全乎太極之真天地有代謝而至人無死生古人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嗚呼至矣哉

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三家之說惟渾天爲得之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剛氣圍合包絡凝固不散大地

鴻苞

卷之一

二儀說

三

孤懸虛空而無墜陷以此天上之星辰河漢懸空不墜亦以此但觀鷹鷂低飛兩翼搖動不止摩天而上兩翼平舒而不復動剛氣扶之也星辰時而有墜者大地時而有動陷者固結之氣或小有洩也人知大地之上有虛空不知大地之下亦有虛空日月初出其形巨至中天其形漸小天地之東西相去差近上下相去差遠也古人云天體左旋以日月星辰之行而驗之夏日晝長夜短以日晝

行度遠夜行度近冬日晝短夜長以日晝行度近
夜行度遠惟春秋分晝夜均平者以日晝夜行度
遠近均平自冬至起日晝行度漸遠故晝漸長自
夏至起日晝行度漸近故晝漸短黃道赤道星曆
家言之詳矣月之所以有圓缺者何也月無光映
日而有光月體本常圓以映日有正側故月光有
圓缺也趙緣督曰如懸黑漆丸於簷下映日必有
光轉射暗壁其半邊因映日故有光而半邊元暗

鴻苞

卷之十

二儀說

四

也遇望與日度躔相對半邊之光全向于地普照
人間半邊之暗全向于天人不可見也及漸相近
而側相映則向地之邊光漸少矣至晦朔則與日
同經日與天近月與日遠其半邊之光全向于天
半邊之暗全向于地及相遠而側相映則向地之
邊光漸多矣月體之光暗半輪旋轉人目所不及
因謂其有圓缺耳其與日對望爲月所隔猶能受
日之光者陰陽精氣之潛通如吸鉄之石感霜之

鐘莫或間之也月明不全瑩而似瑕者如懸明鏡
照水處則瑩照地處則瑕世以爲山河所印之影
是也緣督此論不可易矣又曰陽精猶火陰精猶
水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月
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
日同度謂之朔衝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
晦昏旦側見謂之弦此數語更明矣又曰月行於
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

鴻苞

卷之十

二儀說

五

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
光也日月星辰天氣所凝結而有光者而與人事
往往相感應天之氣與人物之氣同類也人事得
則日月光華星辰順度人事失則日月食珥星辰
彗孛應若桴鼓也日月之食旣曰行度正交則是
自然之度而以爲災異者何也有道之世日月雖
正交月應避日而不食也日食書災月食不書者
陽貴陰賤也星之北極南極不動者天之樞紐猶

門之樞車之軸所以幹旋衆星者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謂之五緯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并日月謂之七政二十八宿所以分九州分野者天氣與地氣通故也人事不修謫見于天或歲星食月或熒惑犯南斗北斗或太白經天晝見甚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橈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旗填星之精變爲天賊太白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枉矢故爲政者不

鴻苞

卷之一

二儀說

六

可不謹也王者之德上格于天天爲之清不德則日食星隕天譴告之也王者之德下格于地地爲之寧不德則山崩川竭地譴告之也太極之理墮於陰陽五行而有天地天地生人物而有人事究極之則天地之所以混沌開闢而不已者人事爲之也此聖人之所以重人事也

太極者理也又云無極者卽太極之理之至微至妙者也非太極之外又別有無極也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陰陽生水火木金土名爲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也天地不外乎陰陽五行之所成也輕清爲天氣也重濁爲地形也形氣不外乎陰陽五行也氣者陰陽五行之所見也形者陰陽五行之所結也人物者陰陽五行之所生也人事之吉凶休咎善惡成敗陰陽五行之生尅刑德所召也天地者形氣也而所以天天地地者太極也人物者天地之形氣所分也而所以人人物物者太極

鴻苞

卷之一

二儀說

七

也太極具于既有天地人物之後而立于未有天地人物之先宰於天地人物之中而超于天地人物之表天地之太極人物之性靈是也

天地間之鬼神此必有者也太極陰陽理氣妙合則靈具形氣而靈者爲人超形氣而最靈者爲鬼神人心本靈或礙于形氣鬼神既超形氣故最靈也上帝者鬼神之至靈至尊者也先儒諱言鬼神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帝者天之主宰之稱不過

一理氣而已理氣主宰運行而成天地人物就運
行而言謂之鬼神就主宰而言謂之帝就生出而
言謂之人物烏有所謂端拱上清分列天曹職掌
地府上帝百神哉胡其不經而惟誕也嗟乎人之
生也固非冥然無知塊然一物也耳聽萬聲目視
萬形心通萬變可謂靈矣夫天地間非能自有此
人人非能自有此靈也太極陰陽理氣之所生也
太極陰陽理氣生人人何以料必不生鬼神也天
鴻苞 卷之十一 二藏說 三十三

有顧畏名義者乃若下愚窮凶之人善根既不得
之性生修持又不知學問內之不難於負本心外
之不復知畏名義第告以上帝可畏鬼神難欺或
庶幾恐懼而少戢耳申生之得請于帝呂雉之遇
蒼狗擗掖也司馬懿之凌達爲祟也桓溫之遇先
帝形見也當此之時雖強如賁育猛如狼虎未有
不震懾而悔罪者先此之敢于包休荼毒而無忌
則無鬼神之說誤之也幽厲桀紂秦始漢武天元
鴻苞 卷之十一 二藏說 三十三

子業隋煬之爲帝王商臣豎牛田蚡梁冀董卓曹
操之爲權臣張角盧循祿山朱泚之爲盜賊殺人
無算罪惡滔天彼其必不知有鬼神故也使其知
有鬼神豈不可懼哉故無鬼神之說爲害不淺也
孔子不云乎敬鬼神而遠之何嘗言無鬼神哉言
無鬼神者陋儒也晉阮瞻作無鬼論一日遇鬼驚
怖而死既言無鬼而遇鬼猶當勉自主持何至遂
驚怛而死乎其始亦何所見而妄持論乎愚願世

之君子必云有天地有人物有上帝有鬼神有善惡有報應而恐懼修省日有孳孳則大幸也

世又言有天地鬼神而不甚顯愚觀古今正直善良者多蒙福祐回邪凶毒者必受誅夷間有修正得禍者既享修名復有後報有好回令終者既遺臭穢更禍子孫鬼神何嘗不顯赫哉人自迷而不悟耳

上帝七廟名山大川制之聖王載爲祀典有其祀

鴻苞

卷之十

二儀說

十一

必有其神聖人豈謂本無神靈而姑爲是虛文故事哉第人必以修德行善而饗祀潔豐然後胥蠶焄蒿神降之福苟愆慢姪邪而徒事諂瀆神必不祐何福之求季氏行僭竊而旅泰山始皇肆姪虐而禪梁父武帝好殺戮而祀汾陰孝桓寵閹人而祀老子觀其禱祠則如此按其行事則如彼德行有負神明祝史不告貞信神豈饗之乎是故知鬼神之必有又知鬼神之必不可徒諂則儒者之學

也

皇天者天神之最尊者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諸神咸隸焉后土地祇之最尊者也山川嶽瀆城隍社令諸神咸隸焉尊神統其權出其令萬神分其職宣其教於是有所察有考覈有賞罰有報應愚人以爲渺茫智者信其必有以爲渺茫而過日積信其必有而德日崇吾何爲而不信哉

儒者之不言鬼神謂言無鬼神則常也言有鬼神

鴻苞

卷之十

二儀說

十一

則恠也此亦衆人之見而已矣衆人生而耳目之所常經則以爲常生而耳目之所未經則以爲恠今夫日月朗然雷霆轟然雲霞晶然霜雪皚然風颺颺然江海澎然山嶽突然卉木爛然孰造之而孰司之斯亦奇矣惟人生而習見之故不以爲恠若有一物向未嘗見而驟而遭之有不奔走而狂駭相告以爲怪事者乎明而有人物幽而有鬼神此理之常何足爲怪人物無識則以爲鬼神爲恠

若使鬼神無識則亦將以有人物爲怪耶人夜行畏鬼則或自咳嗽或自謳吟多作不道而畏言有神明於是取而荒唐謬悠之是咳嗽謳吟之意也天地之生物也人之耳目口鼻千萬人皆同而千萬人皆不混是孰爲埏埴乎鳥獸之毛羽蹄角千萬鳥獸各有種而千萬鳥獸各別是孰爲之主宰乎花木之枝葉形色千萬花木各有類而千萬花木各不亂是孰爲之剪裁乎人無羽毛則能製衣服鳥獸不能製衣服則生羽毛人好害鳥獸則善避而不與人習近燕與狸狴不善避而好習近人則使人自不生賊害鳥獸與人無害則處城郭而種類多虎狼蛇虺害人則處山林而種類少物性之不耐寒者則使之善伏藏物之不能恒得食者則使之善服氣物之蠢而最無知者使之知順時令逃寒暑遠害而全身天道亦大靈而巧矣豈徒一蒼蒼瀛瀛之氣哉

鴻苞

卷之十

二儀說

十一

鴻苞

卷之十

二儀說

十一

天地有壞虛空不壞虛空有乎無也虛空無乎有也虛空近乎遠也虛空遠乎近也虛空不可見乎可見也虛空可搏乎不可搏也天地生虛空乎天地不能也虛空生天地乎虛空不知也虛空幻乎虛空不滅也虛空不幻乎虛空何物也大雷震之大風吹之大雷震之虛空也雲盡而朗然風止而寂然雷收而閤然虛空也雖欲有壞烏得而壞之至人之心虛空也天地之刳運有所以主宰之者有所以感召之者主宰之者因感召之者而定主宰之者無心也治亂興衰循環反覆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既失則氣數斯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故氣數之盛衰有長短上古聖人治世遠至萬歲帝王盛時賢聖相繼而無有昏德不肖雜於其間氣數亦久盛而不衰叔季昏庸惡逆接踵而出若六朝南北五季奸雄擅命元惡流毒天下沾於水火豪

倅拯之甫臻小康轉盼之間尋復禍亂氣數盛衰如反掌迅速天地氣運何嘗有一定之數哉氣數盛衰本於陰陽五行消息盈虛之幾天地得而宰其權天地亦不得而逃其數政以生人之受劫運由人事之乖錯自取之人事失於下而劫運定于上天地能降人以劫天地不能爲劫也雖曰人事亦囿於氣數氣數終是人事所爲也故君子不論氣數而論人事氣數久盛之後本有將衰之幾君鴻苞

朱子
二儀說
上中
三

子知而力修人事天地豈曰人事雖善而氣數當衰求治而得亂求興而得亡無是理也譬人之死於水火雖由氣數若知而避之鬼神寧推而置之水火哉故愚嘗爲之說曰氣數有定乎曰有定定以人事也氣數不定乎曰不定不定以人事也陰陽生人殺人者陰陽也草木生蟲蛙草木者蟲也至人雖生於陰陽而卒超出於陰陽已生而不生不生故不死

鼓一鳴而三軍進金一鳴而三軍退至人之心無金鼓陽一舒而萬物茁陰一慘而萬物彫至人之心寒暑事一快而人情喜物一逆而人情怒至人之心無喜怒境一來而人心擾境一去而人心寧至人之心無去來孔氏之所謂絕四也道家之所謂常清靜也如來之所謂生滅滅已也天文之說諸曆家徃徃言之然天道遠人道邇卽精其說者不能無或差錯晉張華淹博無不綜覽鴻苞

朱子
二儀說
上中
三

太白晝見中台星坼禍在眉睫而猶然不知北魏崔浩洞曉天文推步占驗明若觀火至譏漢史論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猶不免謬舛爲高允所駁浩不服考之歲餘始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以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世之士大夫無輕譚星曆矣

天解

天之氣爲太清天之理爲太極天之神爲帝玉清之上實有是帝摠萬物生萬物威命靈爽端拱無爲玄德默運真宰鑑錘經云昭事上帝又云上帝臨汝聖人嘗顯言之後世俗儒乃云天者理而已帝者天理主宰之稱非實有上帝之神何其陋哉茫茫下土含靈爲人人之共主亦號爲帝乃謂玉清之上無上帝之神獨一理耿茫生人生物是天

鴻卷

卷之一

天

上

三百九十四

能生聰明靈覺而不能自有其聰明靈覺厥理杳然厥氣漠然必如是而後謂之天乎其所謂無亦以其耳目之所不及世間耳目之所不及者多矣可盡謂之無乎又以其報應予奪生殺之權不大顯灼夫報應予奪生殺不大顯灼者帝之道大而體尊故宜爾似疎而密似隱而顯是帝之神道也今夫人中帝主高居九重尊嚴簡默非羣臣不得見非近侍不得親四海九州之人睹其丰神聆其

謦欬者寡矣可亦遂謂之無乎且世間神明鬼怪妖祟往往有之書傳所紀載耳目所見聞何可掩覆而謂上帝獨無陋矣推之而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山川社稷之神及諸天仙釋何所不有余友魏允中嘗與余論及仙釋曰古今所傳仙釋果有之乎余曰判剖以來有之至魏生而絕邪曰其道何如余曰始乎人道合乎虛無曰人道吾儒中自有之何必仙釋曰三教道一用處不同儒者修人道

鴻卷

卷之一

天

上

三百九十五

而還造化其理實仙釋修人道而超造化其理玄魏子曰人生靈秀寓爲形骸爾我皆在所謂仙釋安在乎吾以爲盡幻妄耳卽神鬼妖怪摠之茫如捉影捕風余曰宇宙大矣一切俱無而獨有其魏子何其不見大也子不見聞世有見聞之者桃虫生梔核羴羊生於土中彼將謂天地萬物俱何有千萬世聖賢傳信經典豈盡誣乎且問子玉清之上天帝居焉無邪有邪曰帝烏乎無曰子謂上帝

亦無則可帝誠有之則有天官萬靈行教宣化以
佐上帝邪正之氣雜揉不齊故又有妖怪而悉無
之天有孤帝爾非通論也物有麟鳳山有五岳人
中獨無三教之聖乎嗟乎天神仙釋一切皆無此
說若行慙愚怠棄而不修姦雄肆志而無忌爲害
不淺是余之所以嘵嘵也

海

卷之一

天解

大

二

地解

柔順利貞坤之道也承天施行其爲德也隨吐納
蒸出其爲機也活磅礴渾淪其爲體也厚藏疾納
汚其爲量也弘理氣凝結名曰積塊天包地外地
立天中天氣無窮地形有限人在地上見以爲天
最高地最下不知地之下空處皆天也使地下無
天則根盤結實日月西墜後豈從結實處行乎或
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古聖人
定論如此若地下有天則是地又在上天又在下
陰陽高卑之理舛矣曰不然天尊地卑陰陽定理
天位乎地之上而氣包乎地之下何害其爲尊地
之下有天而天終在于地之上何害其爲卑

海

卷之一

地解

五

天言

子曰天何言哉蓋就人不時聞天言而云也非謂天不能言也亦謂天不必言而時自行物自生也宋人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乎是謂天必不能言必無書徒冥冥漠漠之天也聖人又何必曰天高聽卑天命有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人亦何必顧忌哉庾黔婁爲父病籲天空中顯與之語梁天監中雷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惟武王夫與黔婁

燭

卷之一

天

二

子

說天

隆嘗覽先儒之言天者曰天者理而已又曰帝者主宰之稱謂天不過一氣上浮一理主宰冥冥漠漠無天帝無天神又謂雷者一氣搏擊無神謂星斗日月風雲雨霜雪並是一氣無神漢楊震四知致堂氏胡寅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爲二天地則一而已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亦不可以知論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寅之敢爲此言以誣天大類醉狂夢囈隆不勝笑且怒也孔子之繫易辭曰天高地卑乾坤定矣一天一地一乾一坤一高一卑判然二也古者帝王蒼壁燔柴以祀天黃琮瘞埋以祀地子思中庸曰郊社之禮所祀上帝也宋儒註云不言后土者省文耳古人云皇天后土誰不知之胡寅乃忽曰天地不可以二言又曰亦不可以知論則是

清

卷之一

天

三

宋儒動輒自稱誦法孔子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寅謂震之云天知地知爲燭理未明然則孔子之燭理亦未明也想寅信筆立論時偶不及檢點孔子之言其孟浪如此不特誣天地又誣孔子宋人之疏狂大率類是嗚呼胡寅天地所生一人耳天地生寅能有血氣心知能言語文字而天地必冥然無知是何見也寅等之見謂天地間止有寅等一種名之爲人者有血氣心知能言

海

卷之十

說天

三

三

語文字此外必無天神無地祗無仙無佛無鬼嗚呼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夫天神地祗仙佛與鬼既俱無矣何爲而獨應有寅等之一種人也寅等之一種人盈滿世界彼此時時相見而絕不見天神地祗仙佛與鬼故謂之必無不知天地之與人尊卑隔絕也仙佛之與人清濁隔絕也鬼之與人幽明隔絕也今上尊居九重自三公九卿朝臣而外四海九州之臣民誰得而見之是亦尊卑隔絕

海

卷之十

說天

三

三

也名山洞府中溜流羽士闕迹弢光潛修高隱世人誰得而見之是亦清濁隔絕也鵠鵝鬼車之爲鳥狐狸野干之爲獸其性幽陰深夜乃出人亦不得而時見之是亦幽明隔絕也且寅之所不得見者多矣九夷八蠻侏儒獐醜遐荒絕域曠遠阻深西隔弱水北絕胡沙東阻扶桑南窮瘴海寅之足跡不得到目睫不得睹者何限也皆以爲無之可乎寅以人有血氣心思故有知不知天地之所無者或血耳氣之與心安得爲無也蒼蒼上浮茫茫下凝純是一氣一則曰天心二則曰天意易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豈曰無心然天有時乎雨血江海河漢之水則地之血脉也謂血氣心思寅有之而天地無之不幾于誣天地乎既謂天地無血氣心思而能生寅之有血氣心思者則亦安可度其必無知也胡寅有知靈然洞然天地無知蒼然塊然以蒼然塊然之物而生靈然洞然之人焉有

是理此輩非獨不廣覽佛道二藏亦不徧考儒書
經傳不窺性命之微不達天人之際愚不得已而
極陳之天人一理也人間有人主代天理物謂之
天子天所命也自盤古開天以至五帝三王秦漢
魏晉六朝隋唐五季宋元以至我 皇明中間君
有聖賢統有正閏要皆受天明命君國子民天命
所歸者雖百折千磨神靈助之終濟大業天命不
屬者雖強梁雄霸事已垂成卒至敗亡使天而徒

鴻苞

卷之十

談笑

二

三十三

冥冥漠漠無思無知誰為主張也人間有人主則
有三公九卿百官萬民致治分猷而成世道天上
有上帝則有仙卿真官千靈萬鬼宣教行令而成
天道人道中有師保傳者人主之所賓師天道中
有仙佛者上帝之所賓師乃至人道中禮曹翰林
以掌禮樂文章法司理刑以掌法律刑獄天道中
文昌斗府如人間之禮曹翰林地獄酆都如人間
之法司理刑無一而不有者也而上帝之群靈聰

明英爽視之人中之聖智賢詰奚啻什百千萬過
之哉今櫛撫二藏及儒書一二以明天道按楞嚴
經云降於日月居須彌山腰有四天王天東南西
北四天王居之超日月明居須彌山頂有忉利天
梵言忉利華言三十三帝釋主之卽玉皇上帝此
天有三十三皆帝釋所統也忉利而上有焰摩天
梵言焰摩華言善時分日月所不能上照以蓮華
開合知時分耳焰摩而上有兜率陀天梵言兜率

鴻苞

卷之十一

談笑

三

三十三

陀華言知足又云喜足又云妙足此天有兜率內
院兜率外院內院乃彌勒菩薩居之以教天人成
佛兜率陀而上有化樂天有所受用隨念而至化
樂而上有他化自在天謂所須受用不思而至四
天王天忉利天一在須彌腰一在須彌頂俱不離
地謂之地居天焰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俱在空
中謂之空居天已上謂之六慾天他化自在天而
上有梵衆天謂愛染不生無畱慾界身爲梵侶梵

衆天而上有梵輔天謂是人應時能行梵德梵輔
天而上有大梵天謂清淨禁戒加以明悟能統梵
衆大梵天王居之此三天名爲初禪天大梵天而
上有少光天謂此梵天統攝梵人圓滿梵行澄心
不動寂湛生光少光天而上有無量光天謂光光
相然照耀無盡映十方界徧成琉璃無量光天而
上有光音天謂吸持圓光成就教體發化清淨應
用無盡此三天名爲二禪天光音天而上有少淨

鴻苞

卷之十

說天

二十七

三十三

天謂圓光成音披音露妙發誠精行通寂滅樂少
淨天而上有無量淨天謂淨空現前引發無際身
心輕安成寂滅樂無量淨天而上有徧淨天謂淨
德成就勝託現前歸寂滅樂此三天名爲三禪天
徧淨天而上有福生天謂羣重相滅淨福性生福
生天而上有福愛天謂福無遮中得妙隨順窮未
來際福愛天而上有廣果天謂福德圓明修證而
住廣果天而上有無想天謂身心俱滅心慮灰凝

此四天名爲四禪天無想天而上有無煩天謂苦
樂兩滅關心不交無煩天而上有無熱天謂機括
獨行研交無地無熱天而上有善見天謂十方世
界妙見圓澄善見天而上有善現天謂精見現前
陶鑄無礙善現天而上有色究竟天謂究竟群機
窮色性性入無邊際此五天乃三果阿那含人居
之永不退還故名阿含天又名五不還天自梵衆
而下共十八天無有情慾但有色質名爲色界天

鴻苞

卷之十一

說天

二十七

三十三

色究竟天而上有空處天謂消礙入空空處天而
上有識處天謂諸漏既消無礙無滅其中惟留阿
賴耶識於未耶半分微細如是識處天而上有無
所有處天謂識心既滅十方寂然無所有處天而
上有非想非非想天謂識性不動以滅窮研于無
盡中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是四空天并
色質亦無惟有意識名無色界天天共有二十八
慾界六色界十八無色界四是爲二十八也佛家

謂少光無量光光音以至於色究竟天雖大梵王有所不知惟佛知之按道書有三清太清元始天尊玉清玉皇大帝上清道德天尊元始天尊即佛家所謂大梵天王也玉皇大帝即佛家所謂忉利帝釋天主也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也又云玉清聖境虛無自然洞真元始天尊上清真境玉宸道君洞玄靈寶天尊太清仙境真元教主洞神道德天尊已上謂之三清無上大羅金闕玉尊玉皇上

鴻苞

卷之十

說天

二十八

帝勾陳內座紫微上宮南極天皇大帝瑤天星主紫微中天北極大帝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已上謂之七御高上神霄玉清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統天元聖天尊高上清霄東極青華大帝太一救苦天尊高上碧霄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除災濟物天尊高上琅霄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天帝保制劫運天尊高上太霄六天洞淵大帝伏魔上上太一天尊

高上紫霄六波天主帝君博施法潤天尊高上丹霄九天益算好生司命可韓司丈人真君朱陵度命天尊高上景霄九天採訪朱陵大帝保運妙化天尊已上九霄又名九宸九靈太妙白玉龜臺玉光金真梵氣祖母元君即西王母東華木公道君五方五老上帝九天生神上帝三十二天帝君五福十神真君福祿壽星真君諸天帝后瓊闕高真聖慧先天斗母紫金妙相皇君摩利支天大帝圓

鴻苞

卷之十一

說天

二十九

明道母天尊萬法教主北極祐聖真君王虛師相玄天上帝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天師正一靜應顯祐真君即張輔漢太極左宮仙翁冲應孚祐真君即葛仙翁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太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許真君即許旌陽已上三真通上北極祐聖四真總屬紫微為童初五府九天玄都御史神烈吳真君諱猛大慈仁者高元宸照法王紫虛元君即南嶽魏夫人九天司命上卿三茅妙道真君

玉清演教紫清明道金闕殿仙進士白真人九天
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九天司馬監生大神衛
房聖母元君九天諸司真宰天曹大皇萬福真君
定名玉曆真君天曹諸司真宰日宮太陽鬱儀帝
君月府太陰結璘皇君以至各星君雷部各神將
吏各天將及風雲雨霜雪各有神各有名號不能
一一紀載又有上元一品九氣賜福天官洞靈元
陽紫微大帝中元二品七氣赦罪地官洞清元虛

鴻苞

卷之十

說天

三

大帝下元三品五氣解厄水府洞源元光大帝謂
之三官大帝中界則五嶽聖帝十山儲司佐命真
君天下名山洞天福地治化仙官下界則水府扶
桑大帝洞源賜谷神主三河伯四海龍王九江水
帝四瀆源王五湖大神十二溪真地司則土府高
皇大帝土主坤廣皇帝坤廣夫人勾龍后土神君
九壘地土皇君五方五土神君五土紫英夫人土
司千二百神幽冥則北陰酆都大帝冥府十王真

君三界諸神星羅雲布不能盡列此其大略而已
在佛道二藏所載章明較著如此儒者以爲出於
二氏不肯信也乃至六經者豈非孔子之所刪定
而儒者之所誦法者乎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書云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
望於山川徧於群神禮記月令孟仲季春月其帝
太皞其神勾芒孟仲季夏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孟仲季秋月其帝少

鴻苞

卷之十

說天

三

皞其神蓐收孟仲季冬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
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紫
而望祀山川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
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
爵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
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
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又曰祭法有虞氏禘黃
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

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帝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
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
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
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
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
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
地則不祭又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

鴻苞

卷之十

說天

三

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
本反始也六經之言班班若是天地神明凜凜也
寧亦不可信耶且記云報本反始天地生寅寅謂
天地無知報本反始之爲何又左傳曰子產曰實
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
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崇之內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

山其亾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杙次于丕
山其亾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鸛鷥鳴於岐山其
衰也杜伯射王於鄆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又記稱
趙簡子秦穆公嘗神遊上帝之居帝饗以鈞天九
奏之樂七日而始蘇也此皆非二氏家所載寧亦
盡不可信耶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蓋分明謂泰山之神聰明正直必不
如林放也若云無神則泰山一塊然土堆而已孔

鴻苞

卷之十一

說地

三

子豈謂塊然一土堆必不如林放哉若泰山有
神天地諸神何爲盡無也今考名山記五嶽神名
居然可睹東嶽天齊仁聖帝南嶽司天昭聖帝西
嶽金天順聖帝北嶽安天元聖帝中嶽中天崇聖
帝皆有上仙掌治不可謂盡誣也如寅之論天無
血氣心思不可云知則是天果蒼然一氣也孔子
所云知我者其天乎是求知於蒼然一氣而已而
古聖帝之制爲祀天享帝之禮一不過祭蒼然一

氣而已亦可笑哉夫寅不足道也後世拘儒持論大率如此誣天道誤後人關係不淺故不可不力辯也嗚呼上帝臨汝赫然也百神布列森然也而操莽溫懿林甫盧杞秦檜似道張角黃巢元禮俊臣古今元惡大憝以至市井凶人尚恬不知畏若云天地無知三界無神蒼然塊然冥然漠然則彼凶人者亦何復顧憚不知此輩奚見焉而必持是論也若欲自便而濟其私則此輩號爲儒者若爲

鴻苞

卷之一

雷

雷

世立法則又胡可以訓也我朝劉基一代異人也亦徃於先儒之說曰雷者一氣無神愚授雷書眞君天帝雷城將吏紛然基何所見而敢云無神及其臨終則謂其子曰吾北斗第六此或臨終而妄語也如其眞也則北斗有神而雷乃獨無神乎此必不通之說也愚考白紫清雷府奏事章云陰陽二氣結而成雷既有雷霆遂分部隸九天雷祖因之以部析五屬神霄眞王用之以宰御三界質

之於金笈玉錄玉樞有五雷大洞之雷書有五雷仙都之雷書有五雷北極之雷書有五雷太一之雷書有五雷紫府之雷書有五雷玉晨之雷書有五雷太霄之雷書有五雷太極之雷書有五雷一皆有其名不能盡載皇天建雷城設雷獄立雷官分雷治布雷化示雷刑役雷神統雷兵施雷威運雷器用之陰界可以封山破洞斬妖馘毒用之陽界可以除兇誅逆伐奸戮虐章奏上太清玄元

鴻苞

卷之一

雷

雷

太上無極大道太上道君虛無丈人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百千萬億重道氣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景霄琅書所載太上三五邵陽雷公五雷大法中主法大帝有高上神霄玉清真皇長生大帝雷霆都司元命眞人許眞君吳眞君丁公至人傳宗師派有六波天主帝君玉樞青靈帝君陳尼九眞人白海瓊眞人彭鶴林眞人葉天根眞人吳浦雲眞人主

法之帝又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五方雷霆大帝君邵陽雷公火車將軍五師九將十二神更雷公電母風伯雨師五雷使者雷神之多一至於此基都不能知而漫曰雷一氣無神何其陋也夫殷傳說爲箕尾周張仲爲文昌周伯王達芮兩高士爲瑞星蕭何爲昴宿東方朔爲歲星李白爲太白古人往往有之則基之爲北斗第六理所有信也但云雷無神妄耳夫雷未聞震帝王以帝王天

鴻卷

卷之一

亥

主太

子

男子衣赤衣曰蒼水使者授禹百川之理則知地有神也觀宋景公出善言三而災惑退舍月犯少微而處士謝敷死三台中圻而張華誅唐太白犯上相歷執法而李絳李吉甫武元衡王相皆不利嚴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荀叔陳仲弓會太史占德星聚則知星有神也赤松子神農時雨師天下欲雨則五日爲行雨旬爲谷雨旬五日爲始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雨武王伐紂將行之日大雨散宜生占不利太公曰不然祖行之日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又風雨避灌壇令不敢過則知雨有神也觀宋廷試唱韓琦名而太史奏五色雲現則知雲有神也觀劉昆在江陵反風滅火則知風有神也明明上帝主治上清何物而無神何神而無知哉北人魏允中與隆辯無鬼神而獨云有上帝隆以太清之上元然一孤帝折之允中語塞未幾死矣古聖人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鴻卷

卷之一

亥

主太

子

又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云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敬天之威無敢馳驅而乃敢云天無知此大罪
無赦也宋真宗行封禪天降天書此宵人僞爲之
也上天有書豈輕降人間有孫奭者言曰天何言
哉豈有書乎當時以爲名言若謂天必不能言必
無書亦誣也小子疑仲尼不言而何述仲尼曰天
何言哉時行物生言天道不必有言而時行物生
我不必有言而身教足述也豈謂天不能言哉上

鴻卷

卷之十

說天

天

帝尊居太清之上寶相金口必有宣言雲篆仙書
必有詔敕寧謂冥漠無言無書第天語尊嚴不輕
聞於凡耳天書秘密不輕傳於人間耳何則人王
謦欬臣民難聞國書紫泥草茅巨擘何況巍巍上
帝之尊高也隆讀道書上帝詔勅下及張道陵許
旌陽諸真者爛於日星特不到下土尸穢處而遂
謂其冥漠是蚍蜉蟻蠊之見也晉庾黔婁孝感天
神夜聞空中語曰非不墜孝子之誠奈徵君壽盡

是天言之一端也宋王旦親見天文書王旦二字
是天書之一節也此一見於正史一見於旦傳非
齊諧小說也自開闢以來世界之事何者非上帝
之主宰玄造無私觀臨有赫人將欽翼虔恭凜凜
不暇而敢公然侈口而譚天道無知哉嗟夫世界
混沌長夜漫漫忽生一人開闢建立必有主張於
其間者而後無中條有絕處逢生此天之有知也
三皇德足以皇天命之以爲皇五帝德足以帝天

鴻卷

卷之十一

說天

天

命之以爲帝三王德足以王天命之以爲王此天
之有知也周德下衰列國失道則生仲尼以刪六
經王綱絕紐七雄淫奢則生孟氏以明仁義漢道
興隆則漢高產于沛上炎祚再昌則光武生於白
水神堯膺籙則文皇起於晉陽宋祚當陽則匡胤
鍾於夾馬此天之有知也維德格天維天眷德何
其不爽也軒皇時之蚩尤夏商之桀紂周之幽厲
秦之二世漢之桓靈晉之懷愍周之天元齊之子

業陳之叔寶隋之煬帝唐之僖昭宋之徽欽或凶
暴淫虐流毒生靈或孱弱昏庸貽禍四海不堪負
荷神器則亟易之而歸于真人明德此天之有知
也廢昏立明易姓授命又何其不爽也觀軒后一
夢六相響應顓頊一起九黎彌亂禋祀上帝后稷
誕生赤龍發祥丹陵孕育高禔玄祐飛燕肇契姬
訾秉靈帝儀挺摯虞姚遜野大麓不迷神禹理川
玄夷告順玄牝集命履乃疑圖良弼養天下以興
鴻苞

卷之一

夢

中

祚清渭千畝非熊徵夢黃鉞斯舉白魚入舟大風
忽起彭城解圍層冰條堅滹沱師濟樓系大耳示
兆樹陰吳興異人呈祥朱簡神光異表老惕蕭公
虎步龍行蚤占天子若此者非天之明命集於厥
躬胡以致河嶽獻奇神靈助采天之有知抑何於
昭也又不獨帝王爲然棄捐中野神物護持文置
邳中於菟穀養青齊傳國靈避灌壇東土避讒雷
明金札畱侯虎嘯黃石進書僧辨龍驤神人夾陣

長源仙骨天子燒梨天樂臨庭家人搗蒜稚圭定
策夢再捧天臚唱琦名雲占奏史孟子云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偶然也哉天之
有知又何顯灼也無論大者梁鴻海島賈誼長沙
風送騰王雷轟薦福古今人之富貴貧賤生死壽
夭成敗禍福一衣一祿一飲一啄皆不出眞宰鑑
鍾人之才力智算何能爲也如拘士曲儒之論則
是天無言而能制有言者之命天無知而能操有
知者之權亦大奇矣且九州四海震旦特一國耳
而十方三界何限也戴髮含齒人類特一種耳而
天地神靈何限也拘士曲儒悉取而掃蕩之而獨
有吾一種人類居此震旦一國中是猶核虫宛轉
果核中而心口自語曰斯亦吾世界之至大託處
之至安吾核而外必無復物也人之本無也造之
而有人之本有也化之而無嗟之而榮華摧之而
枯槁漂泊之而無住推盪之而不停皆天也吾之

卷之一

夢

中

櫺栢悉握于天而乃曰天無言也天無知也是猶
蟻之旋轉於磨中蟻不知而曰磨無能爲也道家
云三清之天又云九霄又有清微大赤禹餘之號
三清至元始天尊而極佛家乃廉之爲二十八慾
界色界無色界其言鑿鑿如此無乃不可信耶嗚
呼佛之成道與戒人拳拳以妄語爲禁豈禁人而
躬自作此大妄語也梵天而上復有諸天惟佛知
之若不可信則佛說華嚴藏世界淨土香水海愈

鴻苞

卷之一

聖

聖

不可信而荒唐甚矣富貴家有大道有高門有華
堂有密室有別業文石雕闌朱楹畫棟望見者以
爲仙人之居也三家村貧子踐其大道叩其高門
登其華堂目眩魂驚歎未曾有若再詫以密室之
精別業之勝則非惟乍到貧子不能徧觀雖久客
賓朋亦未必盡識也嘗試與茅菴土室之人談朱
門華屋之景信不能及或以爲誑之耳村扉白板
而外有侯門相第侯門相第而外有皇居帝官理

也中土蠻荒而外有仙都天界仙都天界而外有
香臺淨土亦理也儒者必廓爾心胸寬爾眼界可
矣

鴻苞

卷之一

聖

聖

鴻苞集卷之一

終

鴻苞 卷之二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天道生物

溟滓子曰吾嘗靜觀細察而知天道生物之心無所不至也陰陽五行日月風雷雨露霜雪寒暑生殺無非以佐其生物之心物有怙惡不悛天怒之

鴻苞

卷之二

天道生物

乙

譴之疑不欲生之而其究終不忍遂盡棄絕水旱疫癘刀兵天札陽九百六皇天之示罰深矣似不復可挽回矣而苟見生靈之災禍已慘愚民之悔咎方新則必惻然而急爲之洗滌掃除與之更始如慈父於不肖之子罵詈捶楚出不得已固非其心之所忍苟其子稍知懲艾則回嗔破涕拊愛卽隨之天心亦如是耳今舉其微而顯者言之天之愛物何周悉也婦人生子方其子未產則母乳不

生子長則母乳絕子甫墮地而乳卽生不先不後

胡其巧也初生之子茫然一無所知而獨知食乳

胡其靈也及其長也慮其饑則生五穀以食之慮

其寒則生桑麻綿葛以衣之慮其疾則生百草以

療之慮虎狼蛇虺能害人則驅之深山陰穴以遠

之慮其勞苦則生牛馬驢騾以代之耳使之能聰

目使之能視手使之能持足使之能行心使之靈

明能思度覆露保愛一何周且悉也其於物也饑

鴻苞

卷之二

天道生物

二

言六

不能謀食則各生物以飼之寒不能謀衣則生毳毛以庇之鳥兩其足則生飛羽獸無飛羽則畀之四足蚊蚋蠅虱之屬至爲微細而趨利避害亦得與知其生物之心何所不至哉故人之四德以仁爲首仁卽上天生物之心也人而好殺悖天心逆人道常遇凶禍宜矣或曰天道有時乎殺物者何也其所以殺之者正所以生之也人殺物以生物則爲之

天形地氣

天之上盖有玉樓金闕天衣天饌天官天女廣樂九奏焉卽道家所稱鬱蕭之宮寥陽之殿彌羅之館真實不虛夫天豈徒蒼蒼無一物者耶或曰子無幻矣夫天積氣也氣何有形也樓閣宮殿形之屬也古人云天積氣地積塊又云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如子之論則是天乃積形地乃積氣天不必輕清地不必重濁古非定論矣曰天積氣也而有

清

卷之二

天形地氣

三

廿三

輕清之天也天之輕清亦遠故也豈可以山之蒼

蒼與天一色而遂謂其非形質哉太清之上既有帝矣卽種種名相必有無疑第皆一氣所化不築而宮不縫而衣不炊而食不製而樂不胎而人斯其所以爲輕清也與○日月升而沉沉而升升而復沉沉而復升均此日月也海水潮而汐汐而潮潮而復汐汐而復潮均此海水也土合爲瓦瓦解爲土解而復合合而復解均此土也花木開而落落而開開而復落落而復開均此花木也人物生而死死而生生而復死死而復生均此人物也是釋氏輪迴之說也俗儒不通方乃云人物偶然而合偶然而散魂升魄降入於渺茫已矣安得死於此復生於彼氣化玄宰新新不窮如釋氏之說人物初生自開闢以來千回萬轉只此人物氣化不既窮乎且言人物既死有冥府報應受諸刑罰形骸已化魂氣雖存將何受刑乎溟滓子曰萬化混

清

卷之二

天形地氣

中

混前者推之後者疊之以來爲往以往爲來故而
長新所以爲妙死於此而生於彼耳目覩記時時
有之何可厚誣也人能修大道證仙則仙證佛則
佛度世而超三界乃免輪迴其在衆生善惡福業
各爲因果作者爲因受者爲果修慧則得人中賢
聖修福則得人中富貴慧多福少則聰明而貧賤
福多慧少則富貴而頑愚福慧雙修則明君賢臣
福慧雙絕則傭保負販人業太重則化爲異類畜
業報盡則復還爲人此其大較也孔子云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孟子云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命稟於有生之初一定而不易正以
其前生之福業有以招之因前世而昭報緣善惡
以定命明若縣鏡平若持衡清濁厚薄貧富貴賤
苦樂修短萬狀不齊帝命胡舛也是乃所以定於
有生之初也以有前世之因在也不然人物未生
善惡未著何親於帝而生而命厚何仇於帝而生

鴻卷

卷之十

天形地氣

五

三十二

而命薄一成不改乎故應直待其有生之後作善
則厚其命作不善則薄其命隨時轉移以章賞罰
何爲而預定於有生之初非今之所能移也儒者
又爲之說曰命稟於有生之初非有前世之善惡
定之也一氣混沌紛紜錯出清濁厚薄萬有不齊
人物初生感其清而清感其濁而濁感其厚而厚
感其薄而薄命從此定遂不可移而必云宿世根
因亦幻妄矣曰造化之氣運於無心上帝之神肅
乎靈爽混沌錯出惟物所感則是造化之生物一
囊之倒屑也上帝之主宰如木偶之提戲也今夫
聰明善良之夫坎墮天折蠢愚狡狠之子榮華毒
考當其命厚冥行妄作立可摧敗而累微天幸終
以堅完當其命薄力計苦求必得饒益而神理撓
破卒與禍會若此者正爲大命以初定初定以宿
因故莫可改移也善惡之報應積於宿生而章於
今世也若本無宿生之善惡直以一時氣化感遇

鴻卷

卷之十

天形地氣

木

而然則生人之後胡不令得稍轉移以勸來者而必執之一成不改也是胡偶感之氣化而帝有成心也夫人死則神滅無復存理生則氣新非由宿世氣混混爾帝茫茫爾則是一氣蒸出如蚊蚋然偶蒸而爲人主偶蒸而爲公卿大夫偶蒸而爲衆庶乃有稱受命而爲帝王者爲受誰之命乎蓋受命於上帝也所受之命既出自上帝則受命之時必先有一人生果有宿因而非偶然蒸出矣且

鴻卷

卷之二十

天形地氣

七

人之善惡必有報應帝王在服公卿百執事盈朝人之賢良則有慶賞人之凶慝則有刑威陽報也上帝端居天宮萬靈擁衛香花幢蓋以章善人地獄刀火以懲惡逆陰報也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現世報也死而天堂地獄再生而人道異趣未來報也夫人間世之帝王公卿大夫衆庶皆上帝所生也賞善罰惡皆上帝所宰也上帝能生帝王公卿大夫衆庶以行陽報之事乃不能自有其天官萬

靈以章陰報之權乎莊子有言夏虫不可以語冰世儒夏虫也堂堂上帝之事而世儒欲以曲局愚鄙之見一切取而摧破無之斯諺所謂蚍蜉撼大樹哉夫謂人死形骸已化魂氣徒存誰爲受刑罰痛楚似矣殊不知人之受刑罰者形骸也而所以覺痛楚者魂氣也使受在形骸而魂氣無與則死人亦有形骸何故不知痛楚陽罰施於形骸陰罰施於魂氣生則以覺爲受死則以受爲覺也帝能使魂氣聚爲形骸不能使魂氣覺受陰罰乎今夫人夢被撻而知疼是形受乎魂受乎知夢則知死矣

鴻卷

卷之二十

天形地氣

八

三

天不言

孔子曰天何言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天何言曰天不言非謂其不能言也蓋天之體宜然也人主臨朝尊嚴恭默亦自有人君之體太清巍巍照臨下土而嘏嘏發言語於虛空中天之體衰矣天不言而時行物生無所事於言也豈以天之靈明而不能言如鳥獸木石哉物之不能言者非無聲則無知也天造化萬物賞善罰

鴻苞

卷之十一

天不言

九

三

惡非無知也雷霆砮鉤風竊怒號非無聲也春秋之時石言於晉非石言也天也漢宣帝時虫食葉曰公孫病已生非虫書也天也雷書蝌蚪非雷書也天也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今命汝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非手書也天也此猶有待於物者也宋王文正微時見天門裂大書王旦二字則天顯然有書矣天顯然有書而非常有者天之廣大深遠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

也謂天無知天無言茫茫蕩蕩爾此姦人凶德之所以接踵於世也或曰古稱補天射日乘龍觸山玄夷赤雀戴勝虎齒登崑崙之帝所返頽陽掩北斗姮娥奔天孫嫁伯有厲彭生崇臺駘妖怪誕不經誑惑愚昧子不語怪爲慮深矣夫子不語耳非無怪也帝命靈爽豈怪也哉云有怪則愚氓誑惑故應以無救之云無上帝鬼神則奸雄恣肆故應以有救之若一切俱無則凶毒荒淫快意當前唯

鴻苞

卷之十一

天不言

十

一

日不足矣人亦何苦而爲善何憚而不爲惡哉

天地

天覆地載雨潤日暄雷動風散而後萬物生成然則天地雨日雷風專爲生萬物而有者耶曰不然有天地萬物蒙覆載矣有雨日萬物蒙潤暄矣有雷風萬物蒙動散矣譬之木茂而鳥棲木不爲鳥而有水漲而魚產水不爲魚而生又如麟鳳之見天下自覩禎祥焉王者之出生靈自被福澤焉云天地專爲生萬物而有亦淺之乎論天地矣然則

鴻苞

卷之二

天地 十一

天地道大

天地之所以爲大者覆載生成無所揀擇無所去取包荒容惡藏垢納污生之不思殺之不怒功大不顯其能施大不責其報吐納元氣而無盡雕刻萬形而不勞浮雲翳之而不加點長風濯之而不加潔斯其所以爲大也聖人與天地同量其氣象爲何如今人試自照度有少分與天地氣象相似否無論庸庸者卽所稱賢人君子擇地而蹈擇人而與籌策利害分別賢否潔已污人是此非彼善則健羨惡則瞋恚有恩唯恐人不德有能唯恐人不知洗滌則滓穢暫去懈弛則塵垢日增此去天地氣象亦遠矣安能與天爲徒超出塵垢乎

鴻苞

卷之二

天地道大

十三

二十

大地山川

佛氏謂造化混沌既久自然開闢開闢終又復混沌如此循環輪轉所謂千萬億劫也方其混沌茫茫空水大風吹之波濤湧起漸次結沫平者結爲大地高者結爲山岳山岳峯巒往往作波浪痕以理度之想當實然佛氏固不妄語元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皆實理爲之也大地之形西北高東南卑故百川東之然亦就其通於東海者而言崑

鴻苞

卷之三

大地山川

十三

三九七

物故從此出也山多靈芝瑤草奇花嘉木仙靈寶藏者亦以其氣厚於平地故也水多神龍蛟蜃魚鱉螺蚌明珠大貝珊瑚玳瑁波臣水怪者亦以其氣厚於平地故也

鴻苞

卷之三

大地山川

十四

七十三

天地精華之氣

天地精華之氣凝結爲名山大嶽五嶽而外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其餘靈岳秀壤散在九州者不可勝紀俱有仙靈主之按五嶽記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爲佐命蒙山東山爲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迴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爲儲副天台山句

鴻苞

卷之十

天地精華之氣

十五

三〇三

曲山爲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爲五土之主周迴一千里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爲佐命太和山陸渾山同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爲佐命西域山青城山峨眉山嶓冢戎山西玄吳山同佐理北嶽衡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鎮州河逢抱犢山爲佐命

玄隴山崆峒山洛陽山爲佐理五嶽雖摠嶽神真

人亦有分理雜考傳記洞天福地而外亦尚有仙靈散處洞壑今據所見聞廣成子栖崆峒紫府仙人領青丘中黃丈人領青城甯先生治雲臺龍威丈人領包山左神幽虛天赤松子領崑林方回領五祚浮丘公司馬真人子微領天台王子晉真人領桐柏金庭武夷君領武夷玉虛師相領峯嶺王瑋玄領林屋韓崇領大霍山羨門子居蒙山黃初

鴻苞

卷之十

天地精華之氣

十六

三〇四

平領金華裴君理西玄洞三玄極真天甯真君理青城洞寶仙九室天西極西城真人王方平理西城洞太玄摠真天王遙栖馬跡山王喬入東嶽山太極真人杜冲領王屋山太清真人彭宗領赤城宮太清真人宋倫司中岳嵩高山神仙之錄黃庭真人王探領大有宮玄洲真人姚坦蒞玄洲白水宮秦隴真人周亮領秦隴宮匡阜先生續領廬山馬成子領鵠鳴山司馬季主理委羽洞大有虛明

天紫陽真人周義山領洞庭潛宮清虛真人王褒
理王屋洞小有清虛天樂巴居鶴鳴赤石山張輔
漢領龍虎山左元放慈居小括蒼山三茅真人茅
盈字叔申弟固字季偉衷字思和兄弟分治茅山
華陽洞趙廣信領東華虞翁生居陽谷朱孺子居
赤水積石臺韓偉遠居九疑山平仲節理括蒼洞
成德隱真天王道真栖鬼谷劉偉道居中山孫公
和登栖蘇門山陶通明弘景領都水許遠遊栖縣
雷山許長史穆子玉斧居雷平山葛仙公玄依皂
閣葛稚川洪理羅浮洞朱明曜真天楊真人義輔
佐東華許真君遜居玉隆謚母居黃堂趙子榮居
抱犢山潛山真君領潛山王夔佐小有洞天孫真
人思邈栖峨嵋山白驪先生張果隱中條顏魯公
真卿居羅浮山間丘大方栖大滌洞西嶽真人馮
長西嶽仙卿李翼領西嶽韓西華栖嵩高軒轅先
生集居羅浮鍾離雲房居鶴頂洞純陽先生呂洞

賓領紫極沈廷瑞居玉笥施肩吾居西山竇真人
趙知微居九華王崇陽居全真陳希夷居華山程
太虛居南岷九華安妃領龜山中候王夫人領陸
渾雲華夫人領陽明洞天魏夫人華存治南岳太
真王夫人碧霞元君領泰山紫霞王夫人領羽野
右英王夫人領滄浪山南極元君領長離毛女栖
西華明香元君領五龍崗許母陶科斗位易遷宮
夫人樊夫人栖四明洞天皆地軸鉤連孔穴相通
仙真往來徙居亦無常處蓋洞天福地玄聖靈人
氣適相應所以修真學道者必居名山小峯土阜
多爲鬼妖所據易生撓亂撓亂則真道難成矣

理數

天文地理人事及織緯術數兵略醫卜皆不外乎陰陽五行陰陽五行不外乎生尅所以然者以天地世界人物陰陽五行所生故也有生則有尅此氣化消息盈虛成壞一定之數也陰變陽化而生水火木金土天一生水水最先生火木金土次第生五行者陰陽所生出也然水又生水木又生火火又生土土又生金金又生水五行又自相生

鴻苞 卷之十 二十九

惟其有生是以有尅能生物又能尅物受物生又受物尅生物又受物生尅物又爲物所尅此往來循環一定之數也生者所勝尅者所不勝從所勝則勝從所不勝則不勝勝在我我不知而爲彼乘則彼反勝我勝在彼彼不知而爲我乘則我反勝彼不勝在彼彼知而避則不勝移我不勝在我我知而避則不勝移彼奪其勝而歸我謂之反生移其不勝而歸彼謂之反尅反生者物不能尅反尅

者物不能生此陰陽家至妙至秘非上智者不能知也陰陽五行者氣也數也所以主宰之者有太極之理在焉陰陽五行各互相勝不能勝理也甲子巳日也紂以甲子武王乃以甲子與均一甲子能亡紂不能亡武王何也紂暴虐有亡之理也武王仁聖有興之理也理當與數不能勝理也陰陽有壞至人獨存亦數不能勝理也

鴻苞 卷之十 二十九

世人恒言道術道與術二也術者囿于陰陽五行之中者也道者超于陰陽五行之外者也郭璞知數而不能免刑戮管輅知數而不能免夭折術也囿于陰陽五行之中故也萬物老成而仙真獨存劫運既終而釋氏不壞道也超于陰陽五行之外故也仙人與天地同壽佛氏則萬劫長存又迥乎不同者何也仙性命雙修猶存形氣佛單悟般若不落陰陽故也

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剛陰柔陽明陰暗陽善陰

惡陽動陰靜陽暖陰寒陽盛陰衰此定數也天包地外地固天中龍巨無量魚止尺寸此陽大陰小也日輪常圓月光盈虧此陽全陰半也男子強悍女子幽閑此陽剛陰柔也日照晝朗月照夕晦此陽明陰暗也麟鳳晝出蛇虺宵行此陽善陰惡也男性衢路女性閨闈此陽動陰靜也朱夏炎炎玄冬烈烈此陽暖陰寒也花木之向陽者必長向陰者多枯此陽盛陰衰也故陽常處其勝陰常處其

鴻苞

卷之三

理數

三

子

不勝此常也常則吉祥善事也陰勝其陽此變也變則災害凶敗也天高而上地卑而下日明而晝月遜而夕春夏主生秋冬主殺君子在朝小人在野男子制義女子順從陽勝而陰不勝也常也月反蝕日冬行春令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夫男不綱婦執家政陰勝而陽不勝也變也

陰陽有各居其所有互藏其宅天覆地載日晝月夜春生秋殺火溫水寒此陰陽各居其所也天高

而氣下降地卑而氣上升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男子純陽而終有離陰女子純陰而中有坎陽此陰陽互藏其宅也

鴻苞

卷之三

理數

三

子

道化

上帝既清虛一氣邨得有宮殿樓閣之屬曰此大道靈光所化也世界人物俱從胎生獨金母木公輩乃從氣化仙人道士嘗化出宮室花木人物豈以天界清虛而不能化宮殿樓閣乎然此宮殿樓閣在縹渺虛無間固非拘形滯迹物而不化者佛氏謂山河世界從衆生識神妄因而立夫惟山河世界從識神妄因而立故拘形滯迹天上宮殿從大道靈光而化故縹緲虛無

鴻苞

卷之三

道化

三

理氣

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氣也理以宰氣氣以運理氣如舟理如舵氣如車輪理如車軸原不相離種種萬物皆從此生出萬物局於形二五固於氣非太極爲之主宰形氣有時而息槁木非無形而不能生長者氣不屬也土穴非無氣而不能變化者理不屬也

鴻苞

卷之三

理氣

四

形氣

天氣也故無盡地形也故有盡或曰雖則無盡亦必應有盡曰必有盡者何言無盡也雖然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鴻苞

卷之二

三

五

五

罡氣

日月星辰倒懸於天萬古不墜者何天有罡氣也罡氣固結故弗墜也星辰有時而隕者氣微洩也大鳥低飛雙翅鼓動而不已及其挾浮雲摩太清翅平舒而不動飛漸高氣漸罡也

鴻苞

卷之二

罡氣

六

造物微權

天於富貴不甚愛惜惟清虛之福靳焉猗軟臃腫之夫終身福澤苟夙植粗濁之根卽以粗濁之福酬之肥羊美犬恣所厭飫體質日腴屠肆日近清虛好修者時加檢察時加摧抑名太高則毀敗道精進則魔試惡人多與福會善人多與禍會以此卒之福盡業增遂致沉淪身困道亨終爾超越是造物之微權也顏回原憲以清德軼軻雲長武穆鴻苞

卷之二

造物微權

三

一七九

以忠義殞滅屈於一時伸於萬世其爲福利大矣天何嘗以蜚蜚畧刻之榮厚四子哉

陽九百六

陽九百六天之劫運也弇州引靈寶經陽九百六劫之大者也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卽陰六也小則三千三百年大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爲劫終也俯仰歷代叔季亂亡國祚傾頽生靈塗炭皆當其劫運必有元凶大憝爲之煽虐稔禍此豈但人力不可挽回卽造物亦有不得而自主者禍亂旣極乃生一命世

鴻苞

卷之二

陽九百六

三

一八〇

英雄廓清掃除然則凶慙首禍英雄撥亂並皆受命而出者也凶慙果無罪乎曰天地間惡人與惡氣相感遇長平之坑至四十萬四十萬人運皆當死而白起之惡自不可逃被坑者與坑人者同罹劫運者也吾生而天性不好亂天其命我乎

陽九百六劫運所遭似非關人事亦以二氣雜揉人行凶德荒淫積穢殘虐吞噬醞釀感召適與惡氣會耳若清身有道之士雖生丁其運超然龍逝

趯然霞舉禍亂何由而及乎

鴻苞

卷之三

陽九百六

五九

寒暑

或問于堯光氏曰天道有大寒大暑何也曰皆人心之寒暑所結也一念忿怒不火而熾一念恐懼不寒而栗二六時中萬物竝然以此感召安得不結爲陰陽寒暑二氣乎不然仙都佛國何以不聞大寒大暑哉得道之人夏不扇冬不爐寒暑不入其胸中故也

鴻苞

卷之三

寒暑

三

天界

自四王天起至他化天謂之欲界天自梵衆天起至色究竟天謂之色界天自空處天起至非非想處天謂之無色界天自四王起至他化共六天謂之六欲天自梵衆起至色究竟共十八天謂之四禪天十八天中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故謂之四禪天自空處起至非非想處謂之四空天初利天此云三十三東西南北各八天中間帝釋主之共成三十三天從此土修持往生西方淨土謂之橫出三界從欲界天升至非非想天而出生死謂之豎出三界

鴻苞

卷之三

天界

三

下

雷神

天之有雷所以散重陰發陽氣蘇槁起蟄以生萬物也而有搏擊焉雷霆轟轟下擊萬物一氣奮洩有神實司之擊人物者罰惡也擊山林草木宮室者妖或馮之也非無神靈主宰一氣偶而漫擊也其所擊多治人宿生之業也擊多賤氓庸隸而絕不及貴人者氓隸之宿業必深貴人之宿業必淺也商武乙射天杖地則雷震及之其作過太重天道有時而顯也庸人無大顯過而雷及之者正以治其宿世也若謂人止有現在亦無過去亦無未來則飛廉惡來窮奇檮杌白起王莽曹操盧杞秦檜諸人當受天誅孰先焉而當其身皆不及之其爲漏網甚矣而世人之受誅者皆未聞有顯過若此者天道不太疎乎忠臣孝子世爲天神亂臣賊子世受天討明明上天奈何不敬且懼宋儒迂偏持論好平而不達大道乃曰雷者天之怒氣人之

鴻苞

卷之三

雷神

三

二九十三

惡氣適與之會嗟嗟雷自開闢常擊惡人不聞擊
善人則誅惡之威章章矣乃必欲歸之適會是必
欲目神靈之天爲冥頑之天也意何爲哉劉青田
一代異人乃亦曰雷一氣無神青田猶云爾何況
庸俗人哉夫上帝主宰世界者也帝王受天之命
者也上帝在上萬靈布列爲臣子誰敢言太清之
上無上帝無萬靈乎有上帝有萬靈獨雷部無神
乎我 高皇帝受天明命君臨六合青田以英詰

鴻苞

卷之三

雷部

三

元勲佐之削伐誅賞霆擊馳而倡言雷一氣無
神是人主能秉其事權而天帝獨不能行其威令
也青田之識如此難以語天人之際矣伯溫臨卒
謂其子曰吾返吾故所居位居北斗第六夫雷無
神而北斗獨有神乎身當北斗伯溫知之不宜矯
誣雷獨無神若始時不知臨終而後知之則先之
持論無乃太草草矣臆見妄語果何據而云乎○
按白玉蟾充上清太洞寶籙弟子五雷三司判官

知北極驅邪院事奏疏太清玄元太上無極大道
太上道君虛無丈人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
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萬億重道
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云臣乃初霄典雷小
吏粗諳雷霆所典之事忝佩雷霆所授之書飽識
雷霆所行之法臣聞陰陽二氣結而成雷既有雷
霆既分部隸九天雷祖因之以部析五屬神霄真
王用之以宰御三界如五雷者考玉樞之雷書曰
一乃天雷也二乃神霄雷也三乃水官雷也四乃
龍雷也五乃社雷也神霄之雷書曰一乃風雷也
二乃火雷也三乃山雷也四乃水雷也五乃土雷
也以至大洞雷書仙都雷書北極雷書太乙雷書
紫府雷書玉晨雷書大霄雷書太極雷書五雷神
號種種不同又世傳三十六雷皇天所以建雷城
設雷獄立雷官分雷治布雷化示雷刑役雷神統
雷兵施雷威運雷器是皆幹賞罰之柄宰生殺之

鴻苞

卷之三

雷部

三

權以之於陰界可以封山破洞斬妖馘毒以之於陽道可以除凶誅逆伐奸戮虐天地之內萬物時立未有不稟陰陽而生生者也所以有形有想者爲人無形無想者爲鬼人處於陽鬼處於陰以是而出入四生循環六道苟非天有雷霆則何以示刑憲而訂頑愚者哉夫白紫清上章議勲賞功明明上帝照臨有赫瓊瑤真仙丹書具陳寧有得道至人而矯誣謾語者邪劉文成何見不及此也燕

鴻卷

卷之十

雷神

三十五

三十

人育於越則不知燕之土地吳人長於楚則不知吳之山川文成身爲斗皇而不知雷神又何望於蚩蚩蠢蠢者乎成湯憂旱六事自責願以身爲犧牲若天界無神爲牲將以何禱夫子疾病子路請禱於上下神祇夫子不言無神而曰禱久也使威靈顯赫如雷霆者尚屬茫茫一氣而無神然則天上何物復有神乎自宋老措大倡爲無神鬼之說于是云仙官亦無佛祖亦無山川社稷風雲雷雨

江河岳瀆之靈亦無天堂亦無地獄亦無報應亦無輪迴亦無愚人執以爲實然而順無明忒匈臆宣淫穢逞兇殘放禮法之外快耳目之前生而跟踉踰死而冥冥漠漠已矣嗟嗟一朝神靈在上業報現前衆惡並論萬苦交煎明鏡莫逃躲閃無所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先死者知之而無處郵報後死者不知而久滯迷途此所以罪過日積而醒悟亡繇也則無神鬼之說誤之也晉郊超與汰法

鴻卷

卷之十

雷神

三十六

三十六

師約先死者相報及汰師先行後報超冥司善惡報應悉如人間所傳勸超力修德行以昇濟神明古來幸有此公案而愚夫猶復不省也則無可如何也已

金陵

王者建都居重御輕奔走萬靈宰制六合卜世卜年必擇善地義軒唐虞竝都西北時敦龐雄厚之氣維西北是鐘其後各乘便相機卜地定鼎而興衰綿促大都視人主之賢不肖矣漢高帝都關中曰西都光武都河洛曰東都劉先主都益州曰蜀都孫權都建業曰吳都曹操都鄴城曰魏都其後晉宋齊梁陳隋竝都建業曰南都至唐復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後高宗南渡則都錢唐主東都者則曰河洛天下之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汴洛背河左伊右瀍土地平衍四方道里適均玉帛朝宗寬夷洞達萬方輻湊周以久長卜年八百主西都者則曰洛邑雖天下之中土地平夷四面受敵無名山大川之限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關中天府百二之國左殽函右隴蜀被山帶川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

鴻苞

卷之十一

論

鴻苞

卷之十一

論

制諸侯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又謂漢唐威武强大享國長久率以西都六朝建都金陵徧安江左終不能混一區宇速取滅亡是則然矣然秦不都關中乎當始皇據關阻險鞭撻四海囊括六王則關中爲便二世不守沛公以一旅叩關而入易於破竹安在其爲四塞扼吭拊背哉而漢唐都長安最久亦以英雄帝業隆昌子孫讐守固不全賴地利婁敬張良謂河洛易以然周以八百不爲不長矣關中自昔稱英雄豪傑往往卜之至于今日未必仍如舊時山川地氣古今不同今土地物產財賦兵甲文武才略盛於東南矣而關中近則邑里蕭條財物瘠薄絕無復曩時長安之盛令帝王裹糧而西掩關塞土而局處於秦地吾未見可以號令天下控制寰宇也我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定鼎金陵成祖文皇帝駢逐胡元遷都燕薊夫坐控幽燕彈壓戎虜南面而制天下成

祖神算長策勝矣然而密邇虜人只尺胡馬蕭牆牀第不可不虞當有道全盛虜則願指氣使如駟犬羊一或不戒戎立生心矣此豈高枕肆志之地哉太祖聖明神武乃都金陵未必便爲失算議者徒以六朝徧安謂金陵非建都之地不知六朝之不能混一良由君臣徃於晏安溺於荒淫而無大志遠圖豈江東之地不足以制勝天下哉善乎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趨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黥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付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

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其論精矣爲今之計飭戎政慎邊防北都固不可不加意而修宮闕護陵寢南都亦不可不留心南北竝重兩都控帶緩急有備計出萬全誠在事者所當講也然南北兩都相距數千里一時有變猝難策應以北則順天有巡撫矣而威令不易南下以南則淮安有巡撫矣而威令不易北上故宜擇南北之中於徐州設建牙開府重臣以固國家保障以通南北咽喉此方今第一急務也世不乏深思遠慮之士奈何不聞一念及此乎今之設官往往重北輕南士大夫深薄南僚以爲閒局是豈知國家根本重計者哉南都本兵不可不慎選英偉忠篤之臣治兵講武

惡可緩矣



鴻苞

卷之三

金校

鴻苞卷之三

明東海屠

隆慶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九州風土

以九州風土大較言之西北土厚風勁故其民敦
樸而剛直惟魯而少文東南土秀風弱故其民文
物而輕清軟猾而多智然地氣南北亦有轉移今
鴻苞 卷之三 九州風土
東南吳越間顧有椎慝之氣西北秦晉間不少圓
轉之風似與古昔差異豈所謂自南而北乎所貴
賢者以學問勝之

輿圖要略上

九州廣矣圖志浩繁不能悉舉古今人往往因其繁而遺其要厭其小而忘其大神州赤縣疆域茫然見古郡國邑里山川之名不知爲卽今之何地見今郡國邑里山川之域不知爲卽古之何名人恒苦之及取圖志考之繁雜冗瑣又未免望洋之歎夫煩猥易忘泛漫非要不能舉之亦已矣要且大者而茫然烏稱博雅君子哉余考輿圖泛而不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

三

要者無暇悉載惟取先王疆理郡國邑里形勝阨塞要害名山大川洞天福地古今聖賢名人誕育之鄉帝王霸主興建之國英雄豪傑經營之地良將猛士戰爭之場忠臣遷客流播之士賢臣循吏過化之區至人仙釋修煉之都遁世隱逸幽棲之境莫不拈而出之經史之所稱某都某國某郡某邑某山某川卽今之某某今人之所稱某都某國某郡某邑某山某川卽經史之某某莫不拈而出

之悉如指掌焉世之圖志多至千百卷余僅以一

卷括之而要略皆在是余之所爲纂輯也散之千百卷中則難尋括之一卷則易舉卽如一大都會某聖賢生于斯某帝王湯沐建都于斯某豪傑經營于斯某將帥戰陳于斯某忠賢遷播于斯某循良惠澤于斯某仙釋修煉于斯某高人棲隱于斯某山川最勝某都邑最鉅某形勝最重大某關津最險要某城市宮殿臺榭最古某沿革興廢存沒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

三

最多如此足矣他山川地里之無大關要者雖遺而不舉何害或曰圖志惟其散漫是以山川地里易忘難舉而貴博洽之士今輯略纂要人人舉之則博洽廢矣曰嗟乎余猶思人之并此一卷置而不覽也覽而悉舉其要人人博洽也則余又何必獨擅而以詭人哉余之不取獨擅而以詭人蓋非獨此一端矣作輿圖要略

北京古幽薊之地天文尾箕分野遼金元雖嘗建

都於此然皆以夷狄入中國不足以當王氣占形
勝至我 太宗文皇帝建都始足稱萬世鴻基
順天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高陽氏謂
之幽陵陶唐曰幽都虞爲幽州夏殷省幽入冀又
爲冀州地周復置幽州武王封堯後于薊封召公
奭于燕卽此秦爲上谷漁陽二郡歷晉後周唐開
元間爲范陽幽州南自二十里有涿河合范河東
流入海故名范陽陳勝武臣擊范陽卽此邑有密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四

三

雲乃古檀州有白檀山故名遵化縣玉田縣爲古
無終國項羽立燕王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卽此廣
都乃玉田縣涿州卽古涿鹿居庸關在順天府北
一百二十里北枕沙漠南拱京師古北口在密雲
東北一百二十里關外卽沙漠地大喜峯口在遵
化北亦接沙漠皆要害口黃金臺在府東南一十
六里燕昭王築以延賢士

保定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兼昴畢分野戰

國時屬趙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慶都縣乃堯葬
母地堯始受封于此後魏爲樂浪北平上谷郡地
易水在安州城北燕太子送荆軻至易水卽此易
州亦以此水得名紫荆關在易州城西八十里倒
馬關在唐縣西北

河間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秦爲鉅鹿
土谷二郡地河間縣周爲唐叔封邑獻縣卽漢景
帝子河間獻王封國交河縣以潯沱高河二水交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五

六

流故名平津鄉在滄州鹽山縣界南漢公孫弘封
平津侯于此南皮縣在滄州袁尚攻袁譚譚敗兵
還南皮

真定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畢昴分野周爲并州
地漢初置恒山郡井陘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冀州屬真定秦漢爲信都國張耳陳餘立趙歇爲
王居信都卽此真定面臨滹水背倚恒山左接滄
海右抵太行恒山在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爲

北岳真定有高邑縣春秋時名鄣燕平王使栗腹將而攻鄣漢光武卽位于鄣南改曰高邑屬趙郡順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周時爲邢國地後屬晉戰國屬趙項羽改襄國按羽立張耳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卽此秦名鉅鹿晉時爲石勒所據石虎改置襄國郡唐初爲邢州唐山縣春秋時晉栢人邑堯所都漢高祖過栢人不宿而去卽此沙丘在平鄉縣秦始皇東巡回崩于沙丘卽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六

此處襄國以趙襄子得名

廣平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戰國屬趙卽邯鄲地後周及唐初爲洺州漳河源出河南磁州西山流經廣平入洛河叢臺在邯鄲縣北趙武靈王所築呂翁以仙枕授盧生于邯鄲逆旅炊黃梁卽此邯鄲故趙都

大名府禹貢冀兗二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商舊都春秋爲晉地戰國爲魏衛二國之境漢置魏

郡唐號天雄軍元城縣春秋時沙麓地春秋沙麓山崩卽此滑縣本古豸韋氏之國晉爲濮陽國地古顓頊都故又謂之帝丘白馬津在縣治南關公斬顏良于白馬解袁紹圍卽此又縣東二十里有延津袁紹軍次延津與操軍相持操破紹軍斬文醜于此濬縣西七十里商紂所都爲朝歌南有糟丘酒池潭淵城在開州城南五里春秋會盟于潭淵宋真宗退契丹于潭淵卽此馬陵道在府城東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七

六

南十里卽孫臏伏弩殺龐涓處瓠子口在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卽漢武帝築隄沉白馬玉壁作歌築宮其上名宣房宮處枋頭在濬縣西南八十五里晉桓溫攻慕容垂敗于枋頭卽此

永平府東至山海關一百八十里與遼東接界出關卽遼東路古恒稱遼西遼東入山海關以北幽州永平遼西也出山海關以東玄菟樂浪遼東也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初虞分冀州東北爲

營州卽其地商爲孤竹國夷齊所讓國也周屬幽州春秋時爲山戎肥子二國地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魏改盧龍郡有盧龍塞田疇不賣盧龍塞以取富貴卽此碣石山在其北昌黎卽營州地營州東北有柳城田疇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營州柳城北有龍山龍山之西命曰龍城慕容燕號龍山新宮曰和龍後契丹改和龍城曰黃龍府榆關在

鴻苞

卷之三

八

三

撫寧縣東二十里隋開皇間漢王諒將兵伐高麗出榆關卽此山海關亦在撫寧縣東通遼東一帶其北爲山其南爲海故名府治舊有令支縣趙石虎拔令支取其地卽此

隆慶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屬上谷郡南阻居庸北距龍門

保安州禹貢冀州之域虞爲幽州北境天文尾分野城西北二十里有磨笄山趙襄子姊爲代王夫

人襄子殺代王夫人磨笄自殺因以名山桑乾河在州城西南十五里唐人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卽此也

萬全都司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亦上谷幽州地宣府重鎮在焉前望京都後控沙漠左挹居庸之險右擁雲中之固地接飛狐俗同雁門

山西冀州以西地也

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舜初以冀

鴻苞

卷之三

九

州地廣分置并州後復省入冀周置并州成王封弟叔虞於此爲唐國春秋時爲晉國戰國時屬趙號晉陽又名太原又名河東曰山西者恒山以西也代州卽雁門郡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雁門關以山得名關飛狐山在雁門外通沙漠五臺縣以五臺山得名山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忻州定襄縣漢衛青將六將軍山定襄擊匈奴卽此崞嵐州爲樓煩胡所據趙滅樓煩以爲縣以崞嵐山

得名句注山在代州西二十五里爲太原之險

平陽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堯都平陽卽此其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襄陽縣以晉襄公陵在此因名岳陽縣卽漢上黨郡禹貢旣修太原至于岳陽卽此曲沃縣晉文侯弟成師封曲沃卽此蒲州卽蒲坂舜都解州春秋爲晉之解良榮河縣戰國時爲魏汾陰地漢置汾陰縣縣北十里有后土廟漢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躬祠后土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十一

睢音誰高土堆也

安邑縣卽禹都中條山在蒲州

東南十五里跨平陸芮城安邑夏縣解州境首陽山在蒲州東南三十里伯夷叔齊采薇之處歷山在蒲州南一百里卽舜畊處龍門山在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卽禹鑿通黃河處箕山在平陸縣東北九十里許由隱處九原山在絳州西北二十里趙文子與叔向觀于九原卽此太行山在絳縣東二十里山極高險而綿亘甚長西北諸山多其支脉

霍山在霍州東南三十里周爲冀州之鎮介山在

靈石縣東三十里介之推隱處壺口山在吉州西七十里禹貢旣載壺口卽此孟門山在吉州西七十里呂不韋曰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卽此砥柱峰在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黃河中流其形如柱禹鑿底柱以通河流王官谷在臨晉縣東南七十里唐司空圖隱此乃中條山谷也汾河沁河平水晉水絳水涑水皆在平陽以平水之陽得名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十一

大同府禹貢冀州之域虞周屬并州天文昴畢分野戰國屬趙秦爲雲中雁門代郡地白登山在府城東七里上有白登臺漢高帝爲匈奴冒頓所圍卽此紇真山亦名紇干山在府城東北五十里其山冬夏積雪故諺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北岳恒山在混源州南二十里雁門關在馬邑縣東南七十里馬邑城在朔州東廣武城在馬邑縣南八十里漢高帝封韓王信太原治馬邑

後與匈奴屯廣武卽此舊有五原縣今廢所謂雲中五原也飛狐道在廣昌縣漢酈食其說高祖塞飛狐之口卽此

汾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分野晉爲西河又名汾陽介山在介休縣東南二十里地名綿上介之推與毋偕隱處東漢郭泰介休人蔡邕郭有道碑在

遼州與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接壤禹貢冀州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十二

二五十六

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屬上黨郡

沁州禹貢冀州之域以沁水得名亦晉地石勒武鄉人

潞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商時爲黎國書曰西伯戡黎卽此秦名上黨羊腸坂在壺關縣東南一百六里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長平關在長子縣南四十里卽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處澤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名高都又名

長平太行山在州城南三十里自此東西一帶諸山雖各因地立名其實皆太行也

陝西

西安府東至山西蒲州黃河界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又爲鶉首之次周爲王畿地秦置內史漢武帝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晉後爲劉石姚苻所據所謂四塞之國被山帶河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總名秦地名關中關中者以函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十二

二五十六

谷關得名也長安縣附郭秦因古地名曰長安咸陽縣在府城西其地在山南水北山水皆陽故名咸陽臨潼縣以潼水爲名涇陽縣以涇水爲名渭南縣以渭水得名韓使水工鄭國爲秦鑿涇水爲渠卽此涇水藍田縣以山出玉名藍屋縣山曲曰藍水曲曰屋故得名商縣古商於地華州華陰縣並以華山得名武功縣以武功山得名邠州卽古豳國公劉所居也龍首山在府城北十里首入渭

水尾達樊川選詩龍首秋雲飛終南山在府城南五十里太一山在終南山南二十里王維詩云太一近天都酈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酈戎所居故名山之麓有溫泉唐玄宗嘗幸此地甘泉山在涇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甘泉所出漢甘泉宮在其上單于侵漢烽火達甘泉卽此商洛山在商縣東南九十里卽四皓隱處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十里卽西岳也少華山在華州南東連太華潼關在

潼關

卷之三

輿圖略

十四

三十一

華陰縣東南與河南閿鄉縣界元名衝門言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而東後因潼水更名自長安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華陰縣爲潼關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爲秦舊函谷關自靈寶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新函谷關也倒獸山晉王嘉子年隱處亦名玄象山在渭南縣東南三十七里土門山在耀州城東南四里中斷如門杜甫詩北上惟土門連天走窮谷奉天城在乾州

唐德宗從桑道茂之言築此城及朱泚亂果幸焉梁山在乾州城西北五里古公單父去邠踰梁山至岐下卽此太白山在武功縣南九十里武功山在武功縣南一百里杜甫詩遙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子午谷在府城南一百里秦嶺在藍田縣界唐韓愈所謂雲橫秦嶺家何在卽此王維輞川在藍田縣西南有孟城坳華子岡茱萸泝辛夷搗木蘭若鹿柴等二十餘景樂遊原在府城南八里漢

潼關

卷之三

輿圖略

十五

三十二

宣帝起樂遊廟在曲江北唐詩樂遊原上望昭陵細柳原在昆明池南卽漢周亞夫屯兵處始平原在興平縣北漢富人袁廣漢於此築園後徙入上林苑五丈原在武功縣西南七十里卽漢諸葛亮屯兵處馬嵬坡在興平縣西二十五里唐楊貴妃葬處鴻門坡在臨潼縣東七十里卽漢高帝會項羽處有渭河涇河洛河漆河沮河澧水鎬水澆水灞水樊川乃漢樊噲食邑地蘭池在咸陽秦始皇

引渭水爲長池築爲蓬萊山刻石爲鯨魚漢太液池在建章宮北曲江池在府城東南一十里漢武帝所鑿唐爲燕會臣僚遊賞勝處昆明池在漢上林苑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習水戰影娥池漢武帝所鑿以玩月使宮娥乘舟以弄月影故名皇子陂在府城西南漢陂在鄠縣西三輔黃圖漢諸宮殿盡在此地潼關在華陰縣東西十里爲東北要地子午關在子午谷中漢平帝置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本秦峽關沛公引兵繞峽關擊秦軍卽此駱谷關在藍屋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南通漢中漢將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卽此穆陵關在永壽縣南四里漢有五陵高惠文景武帝陵五時祀五帝枌榆社在臨潼縣東北十五里漢高祖初起禱于社神韋曲在樊川杜曲在府城南鳳翔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爲岐周地漢武帝更名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爲三輔地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十一

有隴山故名隴州有汧水故又名汧陽總名汧隴隴州有關山多鸛武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三十里大散關東宋吳玠大破金人於此三時原在扶風縣南二十里東連武功縣界史記秦文公作酈時宣公作密時靈公又作吳陽上時於此蟠溪在寶雞縣東南八十里周太公所居橐泉宮在郿縣東南本名祈年宮秦惠公所居牟公更名橐泉穆公葬其地後人又於此建祈年觀九歲宮在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宮回中宮在隴州西北一百十里秦建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卽此隴關在隴州西七十里大散關在寶雞縣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卽蜀漢諸葛亮出師處此地與蜀通漢中府西至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南至保寧府巴縣界禹貢梁雍二州之域天文井鬼翼軫分野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十七

東界與湖廣接壤秦置漢中郡漢高祖初爲漢王
都南鄭卽此秦蜀咽喉之地舊隸蜀今更隸關陝
褒谷在褒城縣東北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斜谷北
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餘里谷間褒水所經漢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曹操出斜谷諸葛亮由斜
谷取郿皆此道也陽平關在褒中縣西北曹操伐
張魯軍至陽平卽此金牛峽在沔縣西一百七十
里一名五丁峽秦惠王詐爲五石牛糞金蜀王令
五丁開道取金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滅蜀卽
此定軍山沔縣東南十里兩峰對峙漢昭烈於此
山下作營斬魏將夏侯淵山下諸葛亮作八陣圖
平涼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爲朝
那故地地有涇水故名涇原又名安定涇原環慶
之間外邊羌夏左控五原右帶蘭會黃流在其北
崆峒在其南控制西垂要地崆峒山在府城西三
十里廣成子所居黃帝就而問道回中山在涇州

鴻苞

卷之三

史圖考

十八

江

西五里上有王母宮漢武帝幸雍道回中遂北出
蕭關朝那湫在開城縣有神龍涇陽亦有龍湫蕭
關在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漢文帝時匈奴入
蕭關唐人詩夫戍蕭關妾住吳卽此古密國在靈
室縣周文王伐密史記周共王遊涇丘密康公從
卽此薛舉城在涇州東北十里唐破薛舉於此潛
夫王符皇甫規俱安定人
鞏昌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屬隴西
漢名天水東漢名漢陽西傾朱圉鳥鼠諸山稱雄
接壤羌戎通道隴蜀嶓冢山在秦州西南六十里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
郡之上邽一在漢中之金牛在天水者西漢水之
所出也渭水在府城北五里源出臨洮府渭源縣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天水湖在秦州南七
里其水冬夏無增減故名天水紫水在階州境漢
封璽書用武都紫泥卽此水之泥也漢趙充國隴

鴻苞

卷之三

史圖考

十九

江

西上邽人李廣隴西成紀人蜀姜維天水人唐李白隴西成紀人

臨洮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置隴西晉析狄道漢時匈奴寇狄道卽此漢置金城郡後爲蘭州今爲蘭縣趙充國云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卽此境接巴嶺皋蘭南峙黃河北繞鳥鼠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經其下其地鳥與鼠同處于穴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皋蘭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二十一

三

山在蘭縣南五里山下地勢平夷可屯百萬兵漢霍去病擊匈奴至此洮河在府城西南源出蕃地流入本境盤東山峽中千數百里始經府城南浩然奔放聲如萬雷唐詩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長城在府城北秦始皇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築長城起自臨洮卽此

慶陽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之先不窋所居號北豳春秋時爲義渠戎國秦號北地寧

州後魏改邠州又曰邠寧花馬池在府城北五百里周圍四十三里與羗中馬槽李羅等池相近

延安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時白翟所居後魏爲統萬鎮又置金明鎮又改延州取延水爲名又有鄜州總謂之鄜延又有綏德州謂之延綏秦時總名上郡疏屬山在綏德州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竇窳帝乃梏之疏屬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漢宣帝使人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十一

三

發上郡疏屬山於盤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問羣臣無知者劉向按此言以對無定河在青澗縣東十里南入黃河潰沙急流淺深不定故名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又云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橋陵在中部縣北軒轅黃帝昇仙後葬衣冠於此

寧夏衛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爲上郡地漢置朔方郡卽詩城彼朔方是也晉亂赫連夏

據之夏王勃勃初姓劉改姓赫連于黑水之南命將作大匠叱干阿利築都城名曰統萬城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匠作其城極堅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遂世據其地宋天禧間孫德明元昊相繼據此賀蘭山東有元昊宮衛城北有靈武營城南有靈州城唐肅宗卽位于靈武宋改翔慶軍元仍爲靈州 本朝州廢置守禦千戶所賀蘭山在衛城西六十里丹崖翠峯巍然峻大盤踞數百里寧鴻苞

夏倚以爲固唐張仁愿爲朔方軍總管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又洮州衛岷州衛河州衛靖虜衛並古西羌地山川險阻爲西邊要害又文縣守禦千戶所爲陰平道秦蜀出入兵之偏僻門戶魏鍾會伐蜀姜維請備陰平後主不從故及於難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爲甘州衛肅州衛山丹衛永昌衛涼州衛鎮番衛莊浪衛西寧衛沙州衛漢武帝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十一

號河西四郡晉時張軌據河西爲前涼呂光繼之爲後涼及李嵩遷酒泉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號北涼今甘州爲張掖肅州爲酒泉涼州爲武威又爲姑臧西寧爲西平謂之湟中唐詩殺氣繞湟中酒泉又爲燉煌祁連山在都司城西南一百里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因名本在匈奴地界後爲中國所奪匈奴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山在山丹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燉煌郡北大磧之外有伊州唐詩一曲伊州淚萬行又名伊吾盧又名胡盧磧崑崙山在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周穆王於此訪西王母處磧石山在西寧衛南卽禹貢導河之所黃河源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又河源志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登其旁嶺下視竇歷歷如列星名星宿海星宿海合流而東滙爲二澤復合流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十一

始名黃河九渡經崑崙西海在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俗呼青海又有蒲類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在火州之上又名婆悉海蔥嶺于闐之水皆注於此弱水在甘州衛城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莎界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玉門關在故瓜州西北十八里漢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班超在西域願生入玉門關卽此陽關在廢壽昌縣西六里唐詩西出陽關無故人

海苞 卷之三 五

謂此居延城在甘州衛城東本匈奴地以居延水得名居延水卽古流沙在玉門關外渥洼水在燉煌沙州漢元鼎四年得天馬于渥洼水中作天馬歌河西五郡塞外以北則爲韃虜以西則爲番羗番羗者卽漢趙充國所平先零罕开等羗也地在湟中以分流沙張掖居延沙州過無定河瓜州南過鳴沙山其沙履之百步皆動隨風流行謂之流沙漢張奐燉煌酒泉人段穎武威姑臧人

山東

濟南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尾分野古齊地濟南者濟水以南得名臨邑濟陽長清諸邑爲濟北泰安州以泰山得名德州古平原郡邑華不注山在府城東北十五里有華泉左傳齊晉戰于華齊師敗績晉逐齊侯三周華不注長白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抱朴子曰長白山乃泰山之副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卽東岳岱宗也舜東巡狩至此

海苞 卷之三 五

大明湖在府城內西北隅趵突泉在府城西突然趵起故名源出山西王屋山下濟南一名歷下以歷山得名陵縣舊名厭次漢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三國禰衡平原般人晉羊祜泰山平陽人兗州府禹貢徐兗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春秋時爲魯國茲陽縣古瑕丘地曲阜縣孔子後封邑神農少昊徙都之地武王以封周公旦是爲魯國鄒縣周時爲邾國魯繆公改爲鄒滕縣古小邾子

國嶧縣春秋時鄆國漢爲蘭陵戰國荀卿爲蘭陵
令魚臺縣春秋時魯棠邑隱公觀魚于棠卽此曹
州古豫州之域周武王封弟振鐸于曹秦爲定陶
縣秦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卽此汜水在
曹州西南三十里沛公卽皇帝位汜水之陽然後
西都洛陽又徙都關中濟寧州古徐州之域晉爲
任城唐李太白客任城有太白酒樓鉅野縣禹貢
太野旣豬卽此東平州春秋時爲須句國陽穀縣
鴻苞

卷之三

春秋時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卽此鄒城縣古鄒子
國尼山在曲阜縣卽叔梁紇禱而生孔子處龜蒙
鳧嶧共四山黃華山在東平州金翰林學士王庭
筠卜居於此號黃華老人穀城山在東阿縣卽張
良遇黃石公處漢以魯公禮葬項羽于穀城今羽
墓在故穀城縣西北三里礪礪山在東阿縣劉宋
檀道濟與後魏交兵於此今城南三土堆卽唱籌
量沙之所會通河在濟寧州漕運河道也

東昌府禹貢兗州之域天文危室分野秦漢爲東
郡地唐爲博平聊城縣卽魯仲連射書邑濮州古
顓頊之墟爲帝丘又名濮陽

青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土居少陽
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于此爲齊國漢
名北海臨淄縣齊國營丘蒙陰縣魯顓臾國在蒙
山之陰故名莒州古莒子國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東有瑯琊西有大河牛山在臨淄縣南十里景公
登牛山而流涕琅瑯山在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
里東枕大海景公遵海而南放於琅瑯卽此穆陵
關左傳齊桓公曰賜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卽此在
臨朐縣大峴山上古有畫邑在臨淄縣西北薄姑
城在博興縣卽古薄姑氏爲侯國斟灌城在壽光
縣東春秋澆用師滅斟灌姑幕城在莒州屬琅瑯
後入東莞魯仲連齊人邴原管寧俱齊朱虛人秦
王猛齊之劇人

登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爲斟尋國
唐虞時爲嵎夷地禹貢嵎夷既宅春秋時爲牟子
國蓬萊縣漢武帝於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築城以
爲名文登縣古不夜城後魏總名東牟又名東萊
郡之罘山在福山縣東北三十五里連文登縣界
三面瀕海秦始皇登之罘刻石紀功漢武帝亦曾
登登州四面皆海北去海五里春夏時遙見水面
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若交易也土人謂之海市

海菴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二十八

大崑崙山在寧海州一名姑餘山以麻姑於此修
道得名元王重陽真人及弟子七真亦于此修道
文登山在文登縣東二里秦始皇東巡召集文士
登此山論功頌德故名登州亦以此得名
萊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尾分野古萊夷地禹
貢萊夷作牧春秋爲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郕在
國之東故名東萊平度州卽東漢膠東膠東膠州
並取境內膠水爲名高密以密水爲名卽墨以墨

水爲名不其山在卽墨縣東南四十里鄭玄教授
此山下有草大如薤葉長尺餘號康成書帶草勞
山在卽墨縣東南六十里有大小勞二山記云奉
山雖言高不如東海勞言登陟爲勞也逢萌修道
于此田橫島在卽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
岸二十五里五百人同死於此遼東都指揮使司
禹貢冀青二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秦以幽州爲
遼西營州爲遼東冀州東北爲幽州青州東北爲
營州漢武帝拓朝鮮地并割遼東屬邑置樂浪玄
菟真番臨屯四郡一名遼陽一名東平華表山在
都司城東六十里因丁令威化鶴而得名醫無閭
山在廣寧衛西五里舜封十有二山以此山爲幽
州之鎮與山東接壤世人多以屬山東混同江源
出長白山北流經五國城又北合松花江東注於
海鴨綠江在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隔江卽朝鮮
國唐太宗征高麗耀兵于鴨綠水鴨綠江西北開

海菴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二十九

原城中爲三萬衛卽古黃龍府卽古肅慎國自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名五國城世傳宋徽宗葬於此卽女直國達萌管寧王烈俱避地遼東

河南古豫州地

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三國之境戰國魏都於此號爲大梁秦爲三川漢爲陳畱又爲汴梁五代梁都於此號爲東

鴻卷

卷之三

三

京宋金爲汴京祥符縣漢爲浚儀縣杞縣夏之後封于杞尉氏縣春秋鄭大夫尉氏之邑鄆陵縣又名安陵卽春秋鄭伯克段于鄆處

歸德州古商丘湯所居亳邑陳州伏羲所都周封舜後於此號陳胡公許州周爲許國魏改爲許昌新鄭周封黃帝後於此本鄭武公國榮陽本鄭都城古號國虎牢關在汜水縣六國時爲成皐後又名洛州春秋時名虎牢東漢廢縣爲關故名虎牢

關襄城黃帝所遊七聖皆迷之地首山在襄城縣南五里黃帝登焉具茨山在新鄭縣西南四十里又名大隗山黃帝登此山受神圖於黃蓋童子荆

山在鈞州城西北五十里齊武帝於此采玉夷門大梁城東門曰夷門侯嬴隱處空桑城在陳畱縣伊尹生於空桑卽此博浪城在府城北卽張良令力士擊秦始皇處葵丘在考城縣東春秋諸侯會盟於葵丘卽此梁園在府城東南一名梁苑漢梁

鴻卷

卷之三

三

季王遊賞之所固陵在陳州城西北項羽南走固陵卽此古官渡城在中牟縣北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口卽此高陽里在許州城內荀淑所居里關公故宅在許州一宅分爲兩院今有祠陳橋驛在府城北宋太祖爲衆兵擁立處壽山艮岳在府城東北隅宋徽宗築老子卽李耳苦縣人在鹿邑縣東今屬亳州列禦寇鄭人莊周蒙人韓非韓人張良韓人申屠蟠陳畱外黃人阮籍陳畱尉氏人

庾亮鄢陵人殷浩陳郡長平人謝安陽夏人陳搏
亳州真源人

彰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戰國爲魏
之鄴地魏曹操稱爲鄴都又名相州西通澤潞東
接大名南界衛輝北隣洛磁漳河源有二一出山
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
漳府城西南七十五里有玄武池魏史曹操還鄴
作玄武池以肄舟師九華宮在臨漳西銅雀臺東

漳水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

三九四

北後趙石虎建銅雀臺在臨漳縣西魏曹操築臺
可望西陵西陵操墓處也西園曹操作子建詩清
夜遊西園卽此韓琦安陽人岳飛湯陰人
衛輝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殷紂所
都朝歌地周武王克殷分其地北爲邯鄲南爲鄴東
爲衛康叔封地左孟門右太行蘇門山在輝縣西
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晉孫登隱此上有嘯臺百泉
在蘇門山泉通百道故名摘星樓在淇縣古朝歌

城上相傳紂與妲己觀斲朝涉之脛處牧野在府

城南陵西社朝歌之南周武王陳師處延津在府

城南曹操使于禁渡河守延津淇園在淇縣西北

衛武公園世恒言河南河北河西河東南宋與北

魏爭河南河北漢武帝時置河西四郡戰國時卽

有河東地名今考之以黃河分界開封南陽一帶

在黃河以南爲河南彰德衛輝一帶在黃河以北

爲河北山西一帶爲河東陝西甘肅一帶爲河西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

三九五

懷慶府與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接界禹貢冀
州覃懷之地天文室壁分野商爲畿內地周初爲
三監及邯鄲衛地總爲河內東帶沁河西連沁水
南據虎牢北倚太行太行山從山西至此連亘數
千里王屋山在濟源縣西八十里禹貢底柱析城
至于王屋盤谷在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歸隱
於此司馬懿溫縣人山濤河內懷人裴休濟源人
韓愈南陽人卽今修武縣北南陽城司馬承禎溫

縣人

河南府西與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接界禹貢豫州之域天文柳分野武王克商定鼎于郊鄩成王營洛爲王城下都至平王自鎬京東遷乃居王城一名周南一名洛陽一名三川洛陽有伊洛河三水故名春秋三川震卽此洛洛背河左伊右瀍洛邑天地之中孟津縣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卽此登封縣卽古陽城地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卽此封嵩

鴻苞

卷之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山自此而登故名轅轅關在登封縣西北九十二曲是爲險道沛公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轅轅卽此嵩縣古伊闕地秦晉遷陸渾之戎於此漢置陸渾縣陝州周爲號國地周召分治東西以陝爲界故名陝州二嶠乃嶠山在陝州西東嶠西嶠謂之二嶠中有文王避雨陵靈寶縣本秦函谷關地與陝西分界舊函谷關在秦中去長安四百里漢楊僕請于武帝移秦函谷關立于河南靈寶東僕靈寶

人不欲家在關外故移之是爲漢關去西舊關三百七十八里北邛山在府城北十里東漢諸陵及

唐宋名臣墳多在此緱氏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周靈王太子晉吹笙升仙之所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五岳之中岳陸渾山在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所出砥柱山在陝州城東四十里黃河中禹貢導河東至於砥柱卽此從陝至洛此爲界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禹貢導洛自熊耳卽此又

鴻苞

卷之三

三十五

三十六

宜陽縣亦有熊耳山光武破赤眉積甲與熊耳山齊是也鬼谷在登封縣北五里蘇秦事師鬼谷子於此新安縣西周地項籍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卽此潼關在閿鄉縣西六十里與陝西華陰縣分界

南陽府南與湖廣襄陽府襄陽縣接界西與襄陽府鄖縣界禹貢豫州之域天文張分野本夏禹國戰國屬韓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名鄧州古漢

縣有冠軍城霍去病封冠軍侯府城東北七十里
有博望城張騫封博望侯漢光武中興自春陵至
新野由南陽討河朔昆陽城在葉縣南光武昆陽
大戰破王尋於此葉縣沈諸梁封邑王喬爲葉令
飛舄化鳧朔旦朝京師卽此唐改仙鳧縣崆峒山
在汝州西南六十里廣成子隱此崆峒山有三一
在安定一在臨洮此處爲是臥龍岡在府城西南
七里起自嵩山之南數百里至此截住諸葛孔明

鴻苞

卷之三

圖經
宋

隱此得名丹水源出陝西商縣竹山抱朴子云丹
水有魚浮水赤光如火以其血涂足可步行水上
汝寧府東與鳳陽府潁州接界南與湖廣黃州府
黃陂縣界禹貢豫州之域天文角亢氐分野春秋
沈蔡二國又名蔡州又名汝南古息國在息縣北
三十里古黃國古蔡國在汝陽上蔡二縣界光州
在府城東三百里本禹貢揚州之域春秋爲弦黃
蔣三國地唐有蔡州李愬裴度夜半入蔡州城擒

吳元濟今有平淮西碑在府城內與江淮接壤故
名淮西長淮以西也天中山在府城北三里在天
地之中故名自古考曰景測分數莫正於此朗陵
山在確山縣南四十里確山舊名朗陵

四川古梁州地

成都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入參一度
古爲蜀國漢爲益州爲成都又號錦城孔明云益
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楊雄云華陽西極黑水南

鴻苞

卷之三

圖經
廿七

流左思云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緣以劍
閣阻以石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至黃帝子曰
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于蜀歷夏
商始稱王國曰蠶叢曰魚鳧武擔山在府治北武
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開明納爲妃不習水土而
死王遣五丁於武都山擔土爲塚故名青城山在
灌縣西南五十里乃蜀山第一峰前號青城山後
名大面山道書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

之府雲臺山在彰明縣北二十里一名天柱山乃漢張道陵天師昇仙之所支機石在府城東海上人乘槎至天漢得一石歸問嚴君平云是織女支機石浣花溪在府城西南五里鹿頭關在德陽縣北三十里玉壘關在灌縣西萬里橋在府城中和門外望帝祠蜀望帝杜宇錦官城在萬里橋南司馬相如成都人楊雄成都人袁天綱成都人保寧府西北至陝西漢中府沔縣界禹貢梁州之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八

三九七

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爲巴國地又爲巴西又爲閬州巴縣秦爲宕渠劍州卽梓潼縣地又云劍南劍門在北境孔明所立劍閣在劍州北三十里兩岩峻拔鑿石架閣爲棧道秦司馬錯由此道伐蜀洛下閭閭中人

順慶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又名宕渠嘉陵江在府治東自大散關歷興州大安軍利閬州至此爲一郡形勝

敘州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爲楚國漢犍爲郡東距瀘水西連大峨南通六詔北接三榮朱提山在府城西五十里山出銀黑水在府城東南十五里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南流入于海

重慶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時爲巴子國東至魚復西通楚道北接漢中南隣夜郎涪江在府城西北來自嘉陵江經合州至城北入岷江巴江在府城東北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三九

三九五

如巴字因名黔江自思州上發源經五十八節與施州江合流經彭水等縣凡五百餘里與岷江會于涪江之東以其出于黔州故名

夔州府東南通湖廣北接陝西漢中府平利縣禹貢荆梁二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初爲魚復國巫山縣以巫峽得名雲陽縣卽雲安據荆楚上游白帝山在府城東五里公孫述名山述自稱白帝有白帝城赤甲山在府城東北七里不生草木土

石皆赤漢時取巴人爲赤甲軍陽臺山在巫山縣北以巫山神女得名巫山十二峯首尾一百六十里巫峽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無斷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瞿唐峽在府城東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江心突兀而起諺云灩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瀼水宜灌田又有瀼西丙穴在達縣東北出嘉魚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杜詩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四十一

三

魚知丙穴由來美古楚宮在巫山縣楚襄王嘗遊其地夢與巫山神女遇永安宮在臥龍山下蜀先主崩于此宮杜詩崩年亦在永安宮瞿唐關在府城東八里城下舊有鎖水二鉄柱鬼門關在府城東北三十里胸臆城在雲陽縣西六十里胸臆屬巴東郡古地名

馬湖府禹貢梁州之東域天文鬼分野古夔侯國之境夷獠所居漢武帝通西南夷始置郡縣爲犍

爲犍柯二郡昔有龍馬潛于馬湖江因名又名龍湖南距戎瀘北走普資夷夏雜居散處山箐信鬼不藥

潼川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蜀地蜀漢分置梓潼郡又曰梓州據涪水之上游劍外一都會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張道陵天師在遂寧縣鶴鳴山修道

眉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亦犍爲郡地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四十一

三

又曰眉山青神郡古城在青神縣三蘇眉山人士嘉定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亦犍爲郡地

邛縣卽漢臨邛縣地漢司馬相如訪臨邛令王吉得卓王孫女卽此峨眉山在峨眉縣南周成王時葛由嘗乘木羊上此山又名綏山乃普賢菩薩道場嚴君平臨邛人

瀘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亦巴國地以

瀘江得名源自岷山流入合江縣界路通雲南交趾

雅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丙穴在州城南平羌江在州城北羌夷入寇諸葛於此平之李白詩影入平羌江水流

東川軍民府南界雲南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分野地名東川甸烏蠻仲牟由之裔

烏蒙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漢爲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四十三

三十五

洋洞郡地

烏撒軍民府東至貴州界南至雲南界禹貢梁州

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烏蠻地其民刀耕火種荷耜

被毳

芒部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烏蠻

地

播州宣慰使司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夜

郎地漢屬牂牁李白長流夜郎郎此

永寧宣撫司禹貢梁州之南境天文井鬼分野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宣撫司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秦

時爲氏羌地漢爲陰平道東界陝西漢中府沔縣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禹貢梁州之南境天文井鬼

分野古獠蠻地

黎州安撫司禹貢梁州之西境天文井鬼分野古

西南夷笮都地一名沉黎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四十三

三十六

平茶洞長官司西界貴州銅仁府禹貢荆梁二州

之界天文軫分野戰國楚爲黔中地藩籬酉陽路

通荆楚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西界吐蕃北界陝西洮

州衛禹貢梁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古氏羌地

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禹貢梁州之域天文觜參

分野古氏羌地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南界雲南武定府禹貢梁州

之境天文井鬼分野西南夷印都國地亦名越嵩
郡東連烏蒙西距吐蕃諸葛亮征南蠻五月渡瀘
卽此處

南京古金陵地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並於此建
都然僅保一隅不能混一龍蟠虎踞金陵王氣千
百年以來我太祖當之矣京城去秦淮五里盡
鍾山之麓城周圍九十六里

應天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

鴻苞

卷之三

廣輿記

四

國屬越楚威王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
金陵秦始皇改秣陵吳改爲建業又爲建康鍾山
在府東北因蔣子文死爲神吳大帝爲立廟改其
山爲蔣山石頭山在府西二里有石頭城吳築聚
寶山在府南旁有雨花臺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
經感天雨花覆舟山在府北七里東連鍾山北臨
玄武鷄鳴山在府西北七里齊竟陵王子良移居
山下集四學之士抄五經百家之書牛首山在府

南三十里二峯東西相對晉元帝作宮殿王導指
雙峯曰此天闕也故又名天闕山東山在府城東
南三十里晉謝安懷會稽東山築土山擬之茅山

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
山後因三茅君於此得道名茅山道書爲第八洞
天第一福地良常山在茅山小茅峯之北秦始皇
日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以往良爲常也乃
改句容北垂爲良常玄武湖在太平門外周圍四

鴻苞

卷之三

廣輿記

五

十里今稱後湖太子湖在府北六里梁昭明太子
植蓮於此秦淮水在上元縣東南三里秦始皇時
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乃使朱衣三千鑿方山
爲瀆以斷地脉以秦開故名秦淮八功德水在鍾
山東梁有胡僧曇隱寓錫於此乏水有山龍爲開
一沼景陽井在臺城內一名胭脂井陳後主與張
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後人名爲辱井投
金瀨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伍子胥投金於瀨以

報擊絮女子處臨春閣結綺閣望仙閣俱陳主建

在臺城內桃葉渡在秦淮口晉王獻之作詩送愛

妾桃葉桃根處報恩寺在聚寶門外天界寺在聚

寶門外靈谷寺在鍾山東南有寶誌公塔棲霞寺

在攝山有隋文帝葬舍利塢吳大帝陵在鍾山南

八里吳孫權葬處蝦蟆陵六朝葬宮人處冶城在

今朝天宮後吳冶鑄之地晉謝安與王羲之同訪

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志石頭城在府西二里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中本

臺城在上元縣東北五里鍾山之側其地據高以

臨下白下城在府治西北十四里齊武帝建謝公

墩在今朝天宮後謝安遊處華林園在臺城內晉

簡文帝在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條然臨水

便有濠濮間趣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烏衣巷在府

南晉王導謝安居此子弟皆烏衣因名巷口有朱

雀橋長千里金陵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甚長故

名長干山隴之間謂之干晉葛洪許邁俱句容人

陶弘景秣陵人

中都鳳陽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爲塗

山氏國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我 高皇帝龍興

之地戰國時屬楚淮南郡秦屬九江郡漢更屬淮

南東漢爲鍾離侯國壽州春秋爲六蓼國地楚遷

都於此秦爲壽春東晉改壽陽霍丘本周霍叔封

邑蒙城本漢沛郡之山桑縣泗州禹貢徐州春秋

時徐子國塗山在懷遠縣東南八里與荆山對峙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中本

禹娶塗山卽此荆山乃下和采玉之所八公山在

壽州東北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

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晉謝玄禦符堅堅

兵大敗望見八公山草木皆兵都梁山在盱眙縣

東南五十里產都梁香草淮水發源桐栢山人類

上界至壽州西北合淝水至懷遠縣合渦水東流

歷府北境又東北入泗州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

于海濠水府舊城西南有石絕水名濠梁莊子觀

鴻苞

卷之三

與圖略

四

魚於此汜水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渦水自黃河東流經蒙城縣沿懷遠縣東北與淮水合流東入於海潁水自河南項城縣界流入太和潁上下達淮泗西湖在潁州西北二里長十里宋晏殊歐陽修蘇軾相繼爲守宴賞於此壽州有真珠泉世傳淮南王煉丹所每聞人聲則珠泉湧出咄泉咄之則泉湧陰陵城在定遠縣西北六十里灌嬰追項羽失道卽此垓下在虹縣西五十里漢兵圍項羽垓下卽此漆園在定遠縣三十里卽莊子爲吏處金梭堆在壽州東十里淮南王遺金於此人多於雨後得之亳州古有苦縣晉改穀陽縣隋改仙源縣老子生此史記老子傳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今有老子宅及廟

苦音戶厲

管仲潁上人曹植譙人譙在亳縣

蘇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曾孫於此爲吳國又名吳

鴻苞

卷之三

與圖略

四九

會謂地本吳會稽二郡也又曰姑蘇以山名又曰吳郡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九里吳王闔閭葬此山葬三日金銀之氣結爲白虎蹲踞其上因名天平山在府城西二十里支硎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有支硎寺乃晉支遁居處靈岩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乃吳王館娃宮故地下瞰太湖望洞庭有西施洞玩花池采香徑琴臺諸勝陽山在府城西北三十里越王墓吳王夫差於此姑蘇山在府城西四十里亦名姑胥穹隆山在府城西南六十里洞庭山在府城西一百三十里太湖中一名包山下有洞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道書爲第九洞天三江在崑山縣南九里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松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流者爲東江併松爲三江其地名今名三江口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卽此石湖在府城西南十二里連越來溪太湖在府城西南五十里禹貢謂之震澤周

官爾雅謂之具區。愁泉在虎丘。僧愁。愁卓錫所出。銷夏灣在洞庭西山。吳王避暑處。錦帆涇卽府城濠。吳王錦帆經遊處。白馬澗在府城南二十五里。支遁養馬處。百花洲在姑蘇山。姑蘇臺在姑蘇山。高見三百里。楓橋在府城西七里。近寒山寺。響屧廊在靈岩寺。西施行處。長洲苑在太湖北岸。吳王闔閭遊獵處。要離塚在府城西四里。梁鴻墓在要離塚北。臯伯通曰：要離烈士。梁鴻清高。莽可相近。

鴻苞

卷之三

吳國要略

五十

唐詩旅墳三尺近。要離梁鴻平陵人。適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范仲淹蘇州人。

松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地又爲婁縣地。又曰雲間。以雲間陸士龍語而得名。機山在府城西北二十里。以陸機得名。山下有平原村。以機爲平原。內史滬濱江在府城西北六十里。晉袁山松築壘禦孫恩三泖湖在府城西南三十六里。天水晴徹時。隱隱下見故城郭街衢。

常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曰延陵。以季札名。漢名毗陵。晉名晉陵。又名句吳。武進縣梁爲蘭陵。無錫爲梁溪。宜興爲義興。又曰陽羨。又曰荆溪。錫山、慧山俱在無錫縣西七里。慧山泉爲天下第二泉。張公洞在宜興縣南三十里。善卷洞在宜興國山東南。蘇軾流寓陽羨。還媼買宅券。寓顧塘橋。孫氏逆旅而沒。

鴻苞

卷之三

吳國要略

五十一

鎮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地三國吳名京口。劉宋名南徐。又曰潤州。古名朱方。以其爲大江以南地。京口晉名北府。郝愔在北府。桓溫嘗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忌愔居之。府城內又有東堂。晉劉毅與知識嘗射于此處。今名射堂。丹徒秦始皇時望氣者言：其地有王氣，使赭衣三千徒鑿京峴山爲長坑，以破其勢。故名丹徒。丹陽秦名雲陽。金壇茅山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關。故名北固山在府城北下。臨長江。金山在府城西北七

里兀立大江中焦山在府城東北九里大江中以高士焦先隱此得名焦山有瘞鶴銘陶隱居書金焦兩山相望蒜山在府城西五里大江岸上唐詩蒜山晴日照揚州渌水橋在府治西杜牧詩青苔寺裡無馬跡渌水橋邊多酒樓丁卯橋在府城南三里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水涸以丁卯日奏立埭建橋故名唐許渾嘗築別墅於其側甘露寺在北固山上吳甘露中建故名鐵甕城吳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五

三

孫權築呂城在丹陽縣東五十四里呂蒙所築揚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地戰國時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初爲淮南國淮南王所都并壽州皆爲淮南興化寶應泰州通州總屬海陵地一名淮海一名維揚一名廣陵瓜步山在儀真縣西四十七里魏大武嘗屯兵于此狼山在通州南十八里一名狼五山臨大江迷樓在府城西七里隋煬帝建帝曰卽使真仙遊此亦自當迷遂名

二十四橋在府城隋置杜牧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高郵州城外九十二里有地名三阿一名北阿晉史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唐又名下阿

淮安府北界山東青州府莒州禹貢揚州之城天文斗牛分野古名淮陰又名山陽海州古郯國秦時秦嘉起兵於郯郯音談羽山在賴榆縣西北八十里卽舜殛鯀處射陽湖在山陽縣東南七十里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五

三

一名射陂胙下橋在府城西四十里卽韓信爲少年辱處圯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卽黃石公授張良素書之所城北百里有黃石山上有黃石公廟牽婦廟在海州城北三十里巨平山北前漢東海有牽婦冤死郡中大旱三年守祭孝婦天乃大雨因立廟漂母墓在府城西四十里韓信立塚以報漂母卽此韓信母墓在舊淮陰縣北信母死貧無以葬然行營高敞地今傍可置萬家邑卽此下相城

在邳州城西南宿遷縣秦名下相相傳項羽所生處張良韓人募力士以鐵椎狙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亡匿下邳韓信淮陰人陳琳建安七子射陽人徐有功東海人武后時爲司刑卿多所全活起居舍人盧若虛曰當雷霆之震能全仁恕千載未見其儔宋陸秀夫楚州鹽城人

廬州府西界河南汝寧府固始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以前爲廬子國春秋時屬舒戰國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五四

卷十三

時屬楚秦爲九江郡六安州古六國春秋爲六蓼國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布六人也浮槎山在府城東八十里相傳此山自海上浮來有梵僧過而指曰此乃耆闍一峯也梁武帝女爲尼于山建道林寺龍穴山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卽鄭祥遠與張路斯闢不勝投合肥西山以死處張與鄭皆龍也龍眠山在舒城縣西南八十里宋李公麟以龍眠居士爲號亞父山在巢縣東八十里范增居此山

故名巢湖在巢縣西十五里昔有巫言居巢縣門石龜口出血當陷爲湖有人以猪血戲塗之巫見驚走果陷濡須水在巢縣南曹操與孫權相拒於濡須月餘權與操書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乃還濡須塢在無爲州東北五十里相傳禹所鑿地接巢湖湖東南有石渠鑿山通水周瑜廬江人

安慶府西界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皖國戰國時屬楚秦屬九

鴻苞

卷之三

輿圖要略

五五

江郡一名皖城一名古舒潛山天柱峯在潛山縣西北二十里魏左慈嘗居此煉丹漢武帝封禪嫌衡山江漢道遠祀此山以代南岳故稱南岳之副皖山與潛山連小孤山在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江北岸孤峯峭拔與南岸山對峙如門大江之水至此隘束上有神女廟對彭浪磯故俗有小姑嫁彭浪之語晉何充何點何胤並潛人點與梁武帝有舊不就官而隱

太平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一名姑孰漢屬丹陽縣南指龍山北臨牛渚采石之險甲於東南繁昌縣西南十二里赭圻城晉桓溫爲袁帝詔入朝止之溫遂城赭圻以居牛渚山在府城北二十里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晉溫嶠燃犀照水恠之所又名燃犀浦采石山在府城北二十五里牛渚北昔人於此取石因名臨江有磯曰采石李白嘗與崔宗之乘月泛舟着宮錦袍自采

鴻苞

卷之三

與圖要

五十六

三

石至金陵卽此青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齊宣城太守謝朓嘗築室于山南又名謝公山望夫山在府城北四十里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之乃化爲石唐王建有詩螭磯在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螭老蛟也寧國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漢爲丹陽郡陵陽山在府城內陵陽子明居此得名敬亭山在府城北十里謝靈運李白皆有詩文齊山在寧國

縣西三十里晉翟劭披鹿裘隱此山桓溫嘗訪之宛溪在府城東句溪在府城東五里水形如句字故名赭圻城在南陵縣北一百三十里西臨大江吳所置赭圻屯晉桓溫入朝有詔止之遂城赭圻鎮焉

鴻苞

卷之三

與圖要

五十七

三

池州府西界江西九江府彭澤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舊亦屬丹陽郡一名池陽一名秋浦九華山在青陽縣南舊名九子山李白改爲九華山以山九峯如蓮華也秋浦在府城西南八十里李白杜牧皆有詩

徽州府東界浙江杭州府昌化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亦古丹陽郡地一名新都一名新安烏聊山在府城內東南隅城陽山在府城南二里唐仙人許宣平隱此黃山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黃帝嘗與容成公浮丘公合丹於此故名黃山白岳山在休寧縣西四十里一名齊雲山真武修

仙之地大鄆山在績溪縣東六十里舊名三天子
鄆山新安江源有四一出鄒縣黃山一出休寧率
山一出績溪大鄆山一出婺源浙水合流至新安
爲灘二百六十黃墩湖在府城西南四十五里陳
有程靈洗者射蛟于此

廣德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地名桐汭吳
之西疆故鄆之墟

和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皆爲

鴻苞

卷之三

五本

五本

五本

楚地屬九江郡舊名歷陽以歷陽山得名陰陵山
在州城北八十里卽項羽迷失道處橫江在州城
東南二十五里隋將韓擒虎平陳自橫江濟師卽
此烏江浦在州城北故烏江縣項羽敗垓下走至
烏江亭長艤舟不渡自刎卽此

滁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楚
之交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地琅琊山在州城南
十里晉琅邪王嘗駐此因名兩峯間有醴泉山上

有醉翁亭豐樂亭歐陽修有記又有庶子泉以唐
庶子李幼卿得名兩澗在州城西韋應物有詩清
流開在州城西南二十里卽宋太祖破南唐將皇
甫暉處

徐州西界河南歸德府北界山東兗州滕縣禹貢
徐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本古大彭氏國春秋爲
宋地戰國屬楚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於此按
自淮北沛郡陳州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

鴻苞

卷之三

五本

五本

五本

東海吳郡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
沙此南楚也徐州一名彭城東近齊魯北屬趙魏
南通江淮西接梁楚蕭縣古蕭子國彭城亦以彭
祖所居得名彭祖顓頊玄孫爲殷賢臣壽八百一
歲封于彭城有墓在畱城在沛縣東南二十里張
良受封畱侯處豐沛乃漢高祖湯沐邑豐縣有故
宅彭城山在州城東北三里雲龍山在州城東南
二里宋時山人張天驥所居蘇軾有詩桓山在州

城東北二十七里桓魋爲石柳三年不成處呂梁山在州城東南六十里下有二洪莊子云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波流甚險碭山在碭山縣東南七十里漢高帝微時嘗隱於山上有雲氣呂后與人俱求得之卽此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南流過沛縣至州城東北合沛水循城東南以達于淮周顯王時九鼎淪沒于泗秦時鼎氣浮于水上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獲汴水自河南開封府界

沛水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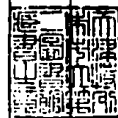
水

本

三百七十一

東流過蕭縣至州城東北與泗水通濰水在州城南六十里項羽敗漢兵濰水上濰水爲之不流卽此大澤在豐縣北六里高祖母夢與神遇處漢高祖斬蛇溝在豐縣西二十里沛宮在沛縣東南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燕子樓在州城西北隅唐尚書張建封妾盼盼所居黃樓在州東北隅蘇軾爲守增築徐城以捍水因作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放鶴亭在雲龍山張天驥作歌風臺在沛縣東

南泗水西岸高祖征英布還沛宴父老作大風歌戲馬臺在州城南項羽嘗戲馬於此厭氣臺在豐縣城中秦始皇東遊以厭王氣因築此臺蕭何沛之豐人曹參王陵俱沛人



沛水

卷之三

水

本

三百七十一

鴻苞集卷之三

終

鴻苞 卷之四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輿圖要略下

浙江

杭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地一名虎林後改武林一名古杭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外帶江海內抱湖山吳山在府城東南吳人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憐子胥以諫死立祠其上又名胥山南屏山在府城西三里孤山在府外西湖上有林逋墓祠秦望山在府城南十里秦始皇東遊登此大滌山在餘杭縣西南十八里名大滌極玄洞天居洞天第三十四許邁修真之所天柱山在餘杭縣西南十八里爲道家第五十七福地衣錦山在臨安縣吳越王錢鏐旣貴宴父老山林皆覆以錦繡號其幼時所戲木曰衣錦將軍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爲道家第三十四洞天山下兩湖若左右目故名

左屬臨安右屬於潛與湖州安吉州界南北二高

峯在府城西飛來峯在府城西二十里西天僧慧

理登此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

知何年飛來因號曰飛來峯呼猿洞在武林山慧

理畜白猿于靈隱寺月明長嘯清音滿室西湖在

府城西周圍三十里湖形頗高于城郭參寥泉在

西湖智果寺參寥子蘇軾方外友也錢塘江一名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羅刹江江東南有羅刹石橫截江濤如也羅隱詩云羅刹江邊地欲浮總名浙江潮水山海曲折倒流故名富春江在富陽縣南卽浙江之上流虎跑泉在府城西南虎跑寺性空禪師居大慈山無水欲徙忽有神人告曰明日當有水是夜二虎跑地湧泉故名宋大內在鳳皇山之東本梁安國寺地故吳越王宮宋高宗南渡建以爲宮增築皇城宋宮殿甚多不及悉記紫陽菴在瑞石山上

仙人丁野鶴修道于此今遺蛻存焉褚遂良錢唐人許遠新城人與張巡同死祿山之難錢鏐臨安人有功封吳越王謚武肅傳子文穆王元瓘孫忠獻王仁佐至忠懿王俶納土于宋羅隱佐錢鏐新城人林逋錢唐人張九成錢唐人諡文忠

嘉興府東界直隸松江府華亭縣北界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地名長水又名檣李又名就李胥山在府城東

鴻苞

卷之四

吳郡

三

十里伍子胥伐越經營于此故名秦駐山在海鹽縣南十八里秦始皇東遊嘗登此山因名鴛鴦湖在府城南三里一名南湖語溪在崇德縣東南一名語兒涇一名禦兒港陸贄嘉興人

湖州府東界蘇州府吳江縣西界廣德州北界蘇州府吳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古爲防風氏之國吳名吳興又名雪川峴山在府城南五里道場山在府城南十二里西塞山在府城西二

十五里唐張志和有詩太湖在府城北二十八里烏程長興之間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周三萬六千頃跨湖宣蘇常四郡境卷画溪在長興縣西八里古木夾岸叢修翳其下朱藤數其上景如罨畫若溪在府城西雪溪在府城南唐張志和號玄真子金華人寓吳興又號煙波釣徒沈麟士武康人號織簾居士沈約武康人陸龜蒙長興人孟郊武康人錢起長興人

鴻苞

卷之四

吳郡

嚴州府西界徽州府歙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一名嚴陵以子陵得名據浙江上游當甌歛數道之衝桐君山在桐廬縣東二里昔有共人於此山采藥求道結廬於桐樹下人問其姓指桐以示之因號爲桐君富春山一名嚴陵山在桐廬縣西三十里乃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唐方干桐廬人隱居釣臺施肩吾分水人遇旌陽授以丹方仙去

金華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爲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爲烏傷縣地金星與婺女爭華故曰金華又名婺州金華山在府城北二十里黃初平於此得道叱石爲羊東有臥羊山卽其處仙華山在浦江縣北八里一名仙姑山世傳黃帝少女於此得道上昇金華洞在府城北三十里卽道書第三十六金華洞元之天通四明天台諸山八詠樓在府治西南隅太守沈約建顏烏會稽鴻苞

卷之四

州圖要略

烏傷人事親至孝父亡負土成墳羣鳥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駱賓王義烏人張志和金華人宗澤義烏人

衢州府西界江西廣信府玉山縣南界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爲越西鄙姑蔑之地秦立太末縣又名信安爛柯山在府城南二十里道書爲青霞第八洞天晉樵者王質入山看二童子對弈斧柯已爛龍丘山在龍

游縣東四十里漢龍丘萇隱居於此與嚴子陵友善江郎山在江山縣南五十里俗傳兄弟三人登山而化爲石故名山頂有池產白蓮金鯽徐偃王廟在龍游縣西四十里徐山下殷浩北伐敗于姚襄爲桓溫貶爲庶人徙居信安今府城南六里有殷浩宅唐詩紅樹半藏殷浩宅綠蘿深覆偃王祠姑蔑城在龍游縣潑溪之南春秋時有姑蔑子處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越地又名括鴻苞

卷之四

州圖要略

蒼仙都山在縉雲縣東二十三里一名縉雲山道書爲玄都祈福洞天相傳黃帝嘗登此山山巔有鼎湖卽黃帝騎龍上昇之處括蒼山在府城西突星瀨在府城東四十里地名箭溪晉王羲之書突星瀨于石後里人苦州縣募打之擾推墮潭中處州爲古縉雲墟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黃帝煉丹昇真於此仙靈之玄都神州之最勝也本朝劉基青田人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紹興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禹會諸侯於此爵有德封有功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曰於越春秋戰國時爲越國餘姚者舜後支庶所封以舜姓姚故名上虞亦以虞舜之後封邑得名會稽山在府城東十二里揚州之鎮山也史記注禹到大越上茅山爵有德封有功更名會稽山中有孔穴號陽明洞一名極玄太元之天卽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也宛委山在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葛山在府城東十里卽越王使人采葛治布以獻吳王處越女歌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石帆山在府城東十五里遙望如張帆臨水射的山在府城南十五里山有半石室乃仙人射堂東峯有射的遙望山壁有白點如射侯秦望山在府城東南四十里始皇登此山望海雲門山在府城南三十里晉王獻之居此有雲門寺越王山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越王棲兵於此上有委馬岡伏兵路洗馬池支更樓故址蕭山在蕭山縣治西晉許詢嘗登此山馮林築室蕭然自放故名蕭山五泄山在諸暨縣西五十里上有泉水飛沫如雪客星山在餘姚縣東北子陵嘗居此故名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謝安居此有薔薇洞白雲明月亭遺蹟桐柏山今名池山在嵊縣東七十二里上有金庭洞道書爲第二十七洞天天下有丹池赤水宋宴殊云越有桐柏之金庭養真之

福地南明山在新昌縣治晉支遁葬此沃洲山在新昌縣東三十五里與天姥山對峙道書爲第十五福地晉支遁居之有養馬坡放鶴亭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五十里東接天台昔人登此山聞天姥歌謠之聲道書爲第十六福地錢清江在府城西五十五里以漢守劉寵一錢得名鏡湖在府城西南三十里王羲之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行曹娥江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漢曹娥求父屍不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畧

得投江而死故名其江縣長度尚葬娥于江南道旁屬邯鄲淳撰碑文甚美若耶溪在府城南二十五里與鏡湖合西施采蓮歐冶鑄劍於此了溪在餘糧山下產禹餘糧蘭渚在府城南二十五里卽王羲之序所謂清流激湍映帶左右處樵風涇在府城東南二十五里漢鄭弘采薪得一箭頃之有人覓箭弘與之間弘何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世號樵風涇固陵

又名西陵越王句踐與大夫種范蠡入臣于吳羣臣送之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卽此後錢鏐改爲西興蓬萊閣在臥龍山上錢鏐建舊志蓬萊山正屬會稽閣名蓬萊以此柯亭在山陰縣西北四十里卽蔡邕取竹作笛處蘭亭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五里王羲之與諸賢會處越王臺在府城中句踐登眺之所南鎮廟在府城南十三里祀南鎮會稽山之神禹廟在會稽山禹陵禹巡狩江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畧

南崩而葬焉故此處有禹陵禹穴在會稽山龍瑞宮側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今不可考矣雷門卽今府城五雲門會稽志雷門上有大鼓聲聞洛陽王尊傳母持布鼓過雷門謝安陽夏人王羲之琅琊臨沂人戴逵晉醺國人俱流寓會稽嚴光餘姚人王充上虞人虞翻餘姚人謝靈運上虞人虞世南餘姚人

寧波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古董子國

夏商周皆爲越地隋爲句章縣後爲明州爲甬東爲四明赤堇山在府城東四十里山上有草名赤堇縣以此得名加邑越絕書歐冶子爲越王鑄劍赤堇山破而出錫若耶溪洄而出銅鄞山在府城東三十六里貿加邑亦以名縣它山唐令王元緯築堰山下捍水至今有廟在堰旁天井山在府城西南五十里上有五井神龍所宅歲旱祈雨甚應阿育王山在府城東五十里舊名鄞山晉太康中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十一

并州人劉薩訶得阿育王瘡於此因名至今有舍利殿天童山在府城東六十里太白山在府城東六十里金峨山在府城南八十里四明山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周圍八百里跨紹興台州之境道書爲丹山赤水之天居三十六洞天之首九上有石窓四穴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劉綱及妻樊夫人於此得道大隱山在慈溪縣南三十七里晉虞喜嘗隱此山三召不起故名車廐山在慈溪

縣西南四十里越王句踐停車秣馬於此雪竇山在奉化縣西北六十四里中有雪竇寺千丈岩瀑布泉錦鏡池含珠林隱潭諸勝招寶山在定海縣東五里一名侯濤山峯名鰲柱峯補陀洛伽山在定海縣東北故昌國縣海中一名梅岑山一名小白華山觀音大士大道場鄞慈溪定海象山四縣皆濱海日本諸蕃市舶通道剡溪在奉化縣西七里入縣境凡九曲入奉化江日月三湖在府城中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十一

南隅東錢湖在府城東二十五里越文種鄞人秦夏黃公鄞人卽四皓之一漢任弈文章燦美句章人孝子董黯句章人吳闞澤句章人唐賀知章四明人宋陳禾鄞人

台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越地一名赤城一名天台蓋竹山在府城南三十里有洞名長耀寶光之天道書爲第十九洞天委羽山在黃岩縣南十里道書以此山爲第二洞天號大有空

明之天天台山在天台縣西一百十五里道書是山上應台星有石橋陡絕中有方廣寺國清寺晉孫綽有天台山賦桐柏山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此山乃王子晉所治山上有桐柏宮朝斗壇唐司馬承禎亦隱此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高萬丈絕頂可望滄海括蒼洞在仙居縣東南三十八里名曰成德隱元之天第十洞天也隱身岩在寒石山旁豐干禪師語太守閻丘胤曰寒山拾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

得卽文殊普賢後身也閻丘往見之二人笑曰豐干饒舌遂隱身入岩中岩卽隨合玉京洞在赤城山道書爲十大洞天之第六晉許邁居此與王羲之書云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謂此桃源洞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桃花洞又名劉阮洞劉晨阮肇入山遇仙女卽此處温州府南界福建福州府福寧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女分野越地漢初爲東甌王國屬閩地

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一名永嘉一名永嘉後改屬會稽華蓋山在府城東道書爲第十八洞天容成太王之天吹臺山在府城南二十里爲王子晉吹簫處雁蕩山在樂清縣東九十里有瀑布龍湫諸勝仙岩山在瑞安縣東四十里道書爲第二十六福地謝客岩在積穀山下謝靈運題詩石厓故名

江西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四

南昌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吳楚之交漢名豫章隋名洪都豫章以產木得名洪都以洪崖先生隱處得名西山在府城西大江之外三十里上有仙洞道書第十二天桂寶極真天道遙山在府城西南八十里乃道家第四十福地南有許旌陽玉隆宮松門山在府城北二十五里上有石鏡光可照人謝靈運有詩翻車岡在府城西南四十里許旌陽役夫許大者與妻運

米至此忽聞真君拔宅上昇倉皇奔歸遂覆車於此洪崖在府城西三十里乃洪崖先生得道之處近西山章江在府城西一名贛江上從豐城縣界流至南浦折而北流入鄱陽湖滕王閣在府城西章江門城上西臨大江唐高祖子元嬰督帥洪州時建閣成命至封爲滕王因名其閣王勃作序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有椒丘城吳孫策徇豫章攻華歆屯兵椒丘卽此紫極宮在府城南吳猛女吳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記

五

綵鸞下嫁文簫卽此處玉隆萬壽宮在府城西八十里晉許遜故宅舊名遊帷觀欽柱宮在府城內宮前有井水深黑與江水消長欽柱立其中鎖遠出長江真君鎖蛟處黃堂隆道宮在府城南許遜吳猛師丹陽黃堂謀母於此授淨明忠孝大道昌邑在府城北六十里卽漢昌邑王賀廢立受封處徐穉南昌人黃庭堅分寧人

饒州府北界直隸池州府建德縣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斗分野楚東境馬跡山在府城東北三十里道書爲五十二福地晉王遙煉丹其上鄱陽湖在鄱陽縣西四十里卽禹貢彭蠡也雷煥識豐城劍氣者鄱陽人陶侃鄱陽人洪皓樂平人

廣信府東界浙江常山縣南界福建崇安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迭爲吳楚地懷玉山在玉山縣北一百二十里南唐時縣令楊文逸嘗夢一羽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其孫億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記

六

生龍虎山在貴溪縣西南八十里道書爲三十二福地乃漢天師張道陵修煉之所

南康府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一名星渚一名匡廬廬山在府西北二十里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故名匡廬道書爲第八洞天山有五老峯香爐峯康王谷秦始皇并吞六國楚康王避難居此故名廬山有東林西林東林僧慧遠主之西林慧永主之金得

道高僧也元辰山在都昌縣西四十里道書爲五十一福地蘇耽曾居此修煉鉄船峯在廬山世傳許旌陽與吳猛乘鉄船二龍挾行住此石鏡峯在府西二十六里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影彭蠡湖在府東南一名鄱陽濶四十里長三百里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江白鹿洞在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隱此落星湖在彭蠡湖西北陳王僧辯破侯景落星灣卽此幸靈晉時有道士建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九

昌人

九江府西界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北界湖廣黃州黃梅縣禹貢荆揚二州之境天文斗牛分野吳楚地晉名潯陽隋名九江左匡廬右江湖陸通五嶺勢拒三江廬山在府城南二十五里大孤山在府城東南彭蠡湖中四面洪濤屹然獨聳上有神祠小孤山在彭澤縣北九十里歐陽修云九江有大孤山江側有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孤壻也柴桑

山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柴桑近栗里晉陶潛居此潯陽江在府城北源自岷山至此下流四十里合彭蠡湖東流入海江流九派故又號九江虎溪在府城南慧遠送客處道書爲七十二福地之一濂溪在府南十五里周敦頤嘗居此濂溪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居此號濂溪浪士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九

建昌府東界福建邵武府光澤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一名盱江一名建武麻姑山小有洞天麻姑於此山得道故名有麻姑壇唐顏真卿有碑記盱水源自血木嶺流六十里爲盱水又二十里爲巴溪宋李觀字泰伯盱江人

撫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吳名臨川宋晏殊王安石臨川人陸九淵金谿人臨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閻皂山在府東六十里道書爲第三十三福地漢張天

師晉丁令威葛孝先嘗修煉于此山玉筍山在新淦縣南六十里道書爲第十七洞天第八福地相傳漢武帝時有玉筍降壇上因名

吉安府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漢名廬陵又名螺川王山在泰和縣東八十里晉有王子瑤修煉於此道成仙去因名王山白鷺洲在泰和縣南惶恐灘在萬安縣西文天祥詩有此名宋歐陽修廬陵人劉安世安福人周必大廬陵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五

人楊萬里吉水人文天祥廬陵人

瑞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唐名高安黃蘗山在新昌縣西一百里黃蘗禪師與唐宣宗微時同觀瀑布處康樂城在府城西一百九十里高安縣東北四里劉宋封謝靈運康樂城於此

袁州府西界湖廣長沙府醴陵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一名宜春洪陽洞在分宜縣

西一十五里相傳葛洪及婁陽所居南唐宋齊丘萬載人九華先生

贛州府東界福建汀州府長汀縣南界廣東韶州府翁源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贛以章貢二水得名接甌閩百粵之區介谿谷萬山之阻章水源出南安貢水源出汀州贛水章貢二水合而爲一故名金精山在寧都縣西北十五里張金華女麗英不肯嫁長沙王吳芮給令鑿洞乘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二十

紫雲曰吾乃金星之精

南安府東界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南界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南扼交廣西距湖湘大庾嶺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南接南雄其上多梅又名梅嶺

湖廣古荊州地舊稱楚六千里疆土最廣

武昌府東界江西九江府瑞昌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夷王時地屬楚楚熊渠封其子

紅爲鄂王始名鄂一名鄂渚一名江夏一名武昌
南抵五嶺北連襄漢襟帶江湖控扼吳楚黃鶴山
在府城西南世傳仙人騎黃鶴過此因名有黃鶴
樓在城西南隅赤壁山在府城東九十里卽周瑜
焚曹操船處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非也鸚
鵡洲在府城南跨城西大江中黃祖殺備處嶂
嶸洲在武昌縣晉劉毅破桓玄處樊口在武昌縣
西四里與西山相連夏口在荆江之中止對沔口

鴻池

卷之四

輿地

三

夏沔水北曰沔江北之夏口名夏沔夏口城在府
城西黃鶴山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
以夏口爲名夏口者夏水口也吳大帝孫權赤烏
間自建業徙都武昌有宮殿遺址唐李邕江夏人
仙人羅公遠鄂人

漢陽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大別山在
府城東北漢江右禹貢內方至于大別卽此南北
之交古今必爭之地郎官湖在府城中李白與尚

書郎張謂泛沔湖改名郎官湖漢沔之水並在境
內息夫人廟在桃花洞一名桃花夫人楚莊王滅
息取夫人終年不言卽此陽臺廟楚襄王于陽臺
山夢巫山神女宋玉作高唐賦卽此

襄陽府北界河南南陽府新野縣禹貢荊豫二州
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穀鄧鄧盧羅都之地舜
封堯子丹朱于房秦漢改爲房陵唐爲房州中宗
廢居此峴山在府城南七里晉羊祜嘗登此山祜

鴻池

卷之四

輿地

三

廢襄人立碑過者墮淚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
五里諸葛亮嘗隱於此鹿門山在府城東南三十
里漢龐德公唐龐蘊孟浩然皮日休俱隱於此太
岳太和山在均州南一百二十里舊名峯上真武
居之改爲太和又名武當謂非真武不足以當之
也荆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下和得璞玉處漢
水襄水均水俱在境內檀溪在府城西四里昭烈
騎的盧一躍而過此磨鍼澗在太和山北真武遇

老嫗磨鉄杵作鍼大悟處沉碑潭杜預沉碑處習家池在府城南八里山簡醉處解佩渚在府城西十里漢神女解佩贈鄭交甫處樊城鄧城穀城羅城鄧城鄧城俱在境內春陵城在棗陽縣南三十里有白水鄉光武生此有故宅府治西北又有夫人城晉朱序守襄陽秦苻丕攻之序母韓氏率女婢築此城故名宜城出美酒杜甫襄陽人

德安府北界河南汝寧府信陽縣禹貢荊州之城

鴻苞

卷之四

與國

三

天文翼軫分野古雲夢地隨州春秋爲隨國隨縣有平林漢王莽時平林兵起與新市王匡等兵合卽此新市在孝感縣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司馬相如曰楚有七澤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卽此雲夢二澤名卽子國春秋時國名蒲騷城在應城縣北三十里左傳莫敖屈瑕徂于蒲騷之役卽此於菟鄉在雲夢縣北楚令尹子文生處黃香香子瓊瓊孫琬江夏安陸人

黃州府東界直隸安慶府宿松縣北界河南汝寧

府羅山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爲黃國楚徙邾君於此又名邾城黃岡麻城黃陂木漢西陵縣地一名齊安形連淮楚地接雲夢北控光蔡東峙潛皖赤壁山在府城西北漢川門外屹立江濱截然如壁而有赤色因名以爲曹操敗走處非是周瑜與操遇於赤壁在武昌樊口之上大江之南岸蘇軾誤也五祖山在黃梅縣東距三

鴻苞

卷之四

與國

二四

十里卽五祖弘忍大滿禪師道場四祖山在黃梅縣西北四十里卽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一名破額山柳宗元有破額山前碧玉流句白龜渚在府城大江之側毛寶放龜武昌邾城之敗龜載之東岸獲免卽此竹樓在府治西北城上宋郡守王禹偁建有記雪堂在府治東蘇軾謫黃以大雪中築堂成繪雪四壁故名木蘭廟在木蘭山下乃古木蘭女替父西征古樂府有木蘭詞後趙石勒時有麻

胡秋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雞鳴乃息其女麻姑賢有卹民心假作雞鳴羣雞效聲血工乃止父覺欲撻之女懼而逃入仙姑洞修道飛昇有麻姑崖在羅田縣東八十里相傳卽姑飛昇處

荊州府西界四川夔州府巫山縣禹貢荊州之城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爲楚郢都一名南郡一名荊南江陵縣秦南郡之郢公安縣漢末以劉備爲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二五

左公居此號公安石首監利二縣卽漢南郡華容縣地荊門州古當陽地夷陵州秦伐楚燒夷陵卽此歸州周爲夔子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極湘潭北據漢沔上流重鎮龍山在府城西北十五里孟嘉落帽處紫蓋山在當陽縣南八十里道書爲第三十三洞天黃牛山在夷陵州西九十里卽黃牛峽謠曰朝宿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明月峽西陵峽俱在夷陵吳以步關爲西陵督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二六

卽此白狗峽馬肝峽空舸峽俱在歸州當陽坂在當陽縣北一百里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追及于當陽長坂昭烈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卽此渚宮在江陵故城東南楚建仲宣樓在荊門州卽當陽縣城樓漢王粲登此樓作賦章華臺在府境有二一在府城外沙市一在監利縣東北皆傳以爲楚靈王築在監利者又名三休臺放鷹臺在荊門州北一百二十里楚昭王放鷹之所黃陵廟在夷陵州西黃牛峽相傳廟神嘗佐禹治水有功屈原有姊名女媭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因名其地曰姊歸今歸州舊名姊歸昭君村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昭君生此息壤在府境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伍員楚監利人申包胥郢人屈原宋玉俱郢人老萊子楚人庾信楚人岑文本江陵人唐介江陵人陸法和隱于江陵百里洲敗任約破侯景有道術異人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二二

岳州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秦爲長沙郡地劉宋爲巴陵宋爲岳陽左洞庭右彭蠡沅湘衡岳接其前漢沔荆峴帶其後君山在府城西南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游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嘗居之故名道書爲第十二福地天岳山一名幕阜山在平江縣北九十里夏禹治水至此道書爲二十五洞天山有紫陽觀太浮山在澧州西南一百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二六

青草生焉故名柳毅井在君山又有柳毅祠唐遇龍女傳書卽此岳陽樓在府治西南卽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呂仙三醉于此范仲淹有記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祠舜二妃者與君山廟爲二處與黃牛峽黃陵廟又不同長沙府東界江西袁州府宜春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又名湘東又名三湘南以五嶺爲限北以洞庭爲界鷺羊山在府城北二十里成少卿昇仙之所仙壇丹臺在焉七十二福地之一洞陽山在瀏陽縣西北六十里卽道書爲第二十四洞天唐孫思邈煉丹於此小瀉山在醴陵縣東二十里卽第十三洞天章仙山在醴陵縣東北七十里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臧真人得道之所西漢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寶慶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秦屬長沙郡漢屬零陵郡三國吳置邵陵郡接九疑之形勝

控三湘之上游呂仙遺跡在府城中宋賈宗奭倅郡呂仙自稱回處士來磨鏡畱詩而去

衡州府南界廣東廣州府連州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漢初屬長沙國又分屬桂陽郡一名湘東一名衡陽一名衡山襟帶湖湘控引交廣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岳之一是爲南岳靈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山有岫嶠峰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祝融峰位直離宮以配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二十九

火德乃祝融君游息之所道書爲第二十四福地朱陵洞道書第三洞天唐李泌遇懶殘於衡岳寺杜甫游衡山卒于來陽縣岫嶠峰又有禹碑禹治水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晉南岳夫人魏華存於此山得道冲舉

常德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商周時爲蠻蛋所居又名武陵左包洞庭之險右控五溪之

要綠蘿山在桃源縣南十五里道書爲第四十二

福地桃源山在桃源縣南二十里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晉太元中武陵人曾入桃源遇避秦人後劉子驥聞而欣然欲往未果病終陶潛作記有詩或云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鼎口水在龍陽縣東北昔有神鼎出其間宋改朗州爲鼎州葉少蘊述桃花源今在鼎州以此丹砂井在臨沅縣人飲井水世代壽考見抱朴子舜時善卷武陵人善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十

德山以此得名屈原楚人黃歇黔中人黔中秦郡名朗州刺史李翱參藥山師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遂贈以詩曰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朗州唐州名辰州府西界貴州鎮遠府禹貢荊州之地天文翼軫分野本古蠻夷地一名沅陵一名盧溪一名酉陽地連溪峒俗雜巴渝好鬼信巫刀耕火種大酉

山在府城西北四十里道書爲第二十六大酉華
妙洞天小酉山在府城西北五十里山下有石穴
其中舊有書千卷相傳避秦者隱此酉水沅水辰
水並在境內水經云武陵有五溪古龍標城在沅
州城南五十里唐王昌齡左遷龍標縣尉李白送
之以詩聞道龍標過五溪卽此段文昌子成式宦
遊至辰著酉陽雜俎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

永州府西界廣西桂林府全州南界廣西平樂府
富川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
爲楚南境漢名零陵晉名營陽南接九疑北連衡
岳控制百越暎帶三湘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
里九峰相似望而疑之故名舜南巡嘗登此山上
有舜廟斑竹岩在道州南五十里舜葬九疑二妃
從至此以手拭淚痕把竹遂成斑竹今名湘妃竹
湘江在府城北十里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海山流
經郡界至湘口與瀟水合水至清十丈見底舜二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

妃因從舜至此死爲湘水之神瀟水在府城外源
出九疑山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沱水合又東北
流至湘口會于河愚溪在府城西一里舊名冉溪
柳宗元改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浯溪
在祁陽縣南五里流入湘江唐元結自道州歸愛
其山水因家焉濂溪在道州西二十里周敦頤所
居鉅鉏潭在西山之西冉水南奔流至此潭柳宗
元有記七泉在道州東元結自稱漫郎故七泉有
一名漫泉帝舜陵在九疑山司馬遷云舜南巡崩
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疑有庠墟在零陵
縣窮崖絕徼舜封象處息壤在府城南龍興寺東
北阪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鵠吻色若青石
不可夷鋪鋪者卽死甘茂盟息壤卽此元結爲道
州刺史人稱元道州柳宗元謫永州司馬品題永
之山水

沔陽州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漢爲江夏

之竟陵縣地唐詩竟陵煙月似吳天雲夢二澤在
州城東漢有雲杜縣屬江夏郡在竟陵縣西北唐
陸羽竟陵人著茶經

安陸州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漢爲雲杜
縣一名郢中櫛木山在州城東楚武王伐隨出師
心蕩至櫛木而卒卽此漢江在州治西上至襄陽
七百里下至沔陽七百里自此經石城西南至沔
陽漢陽入于江白雪樓在州治石城西下臨漢江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十三

宋玉對楚襄王郢中歌陽春白雪卽此蘭臺在州
治東楚王與宋玉遊於蘭臺清風颯然而至王披
襟當之玉作風賦卽此
靖州西界貴州黎平府南界廣西柳州府融縣禹
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秦爲黔中郡地漢武
帝時屬牂牁郡湖南邊鄙溪峒險阻靖州志牂牁
武溪之間荆楚西南百蠻衿喉之地辰沅寶武之
藩籬

郴州東界江西吉安府龍泉縣南界廣東韶州府
乳源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楚長沙屬
地項羽徙義帝都郴卽此漢初于郴置桂陽郡又
名郴江以郴江水而名引衡岳而帶九疑扼交廣
而控湖湘靈壽山在州城南二十里出靈壽木可
爲杖漢平帝以賜孔光蘇耽郴人道成別母仙去
後嘗乘白鶴來止郡城樓上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十四

翼軫分野春秋爲巴國之界秦屬黔中竹王祠在
衛城東南卽夜郎侯祠也女子得嬰兒于水濱三
節竹中養之長而材武自立爲夜郎王以竹爲姓
名爲竹王施州本夜郎牂牁地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
野古蠻夷地秦屬黔中唐名靈溪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
分野蠻夷之俗短裙椎髻花衣帶刀漁獵淫祀刀

畊火種

福建古閩越地

福州府北界浙江温州府平陽縣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牛女分野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都此秦名

閩中晉名晉安唐名長樂東帶滄溟南望交廣北

睨淮浙閩中八郡延建汀邵號上四郡其地溪山

險阻福泉漳興號下四郡其地坦夷九仙山在府

城東南隅世傳何氏兄弟九人於此登仙故名又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五

九域志越王無諸重九日嘗宴於此大石尊尚在

山上烏石山在府城西南隅與九仙山對峙越王

山在府城內北隅卽越王無諸舊城丁戌山在府

城東霍童山在寧德縣北七十里神仙霍童所居

洞天記所謂霍林洞天是也大姥山在福寧縣東

北望海堯時有老母以染藍爲業得九轉神丹乘

九色龍而仙去漢武帝名曰大姥山閩王封爲西

岳螺江在府城西北三十里閩人謝端得一大螺

如斗螺中出一美姝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

遣我爲君具食今去畱穀與君端用以居糧其米

常滿故名

泉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一名清源

名溫陵近接三吳遠連二廣清源在泉山之巔有

上下二洞上洞名純陽後有石室宋裴道人仙蛻

之所號蛻骨岩下洞名紫澤有蔡如金真人洞金

粟洞在紫帽山之陰相傳唐元德真人鄭文叔居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六

之時泉人有客洛陽者遇一羽衣寄書與文叔旣

歸授書遺以粟米八升還家視之金粟也宋寧宗

御書金粟之洞四字刻石晉江在晉江縣治南晉

南渡衣冠士族避地者多沿江以居故名洛陽江

在晉江縣南二十里發源惠安縣至此入海唐宣

宗嘗微行覽山川勝槩有類吾洛陽之語因名江

上有洛陽橋一名萬安橋宋郡守蔡襄建建橋時

爲海神佑助其事大奇襄自有記唐秦系會稽人

天寶末避亂客南安縣隱于九日山改爲高士峯
建寧府北界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女分野吳名建安又名建溪武夷山在崇安
縣南三十里道書爲第十六洞天列仙傳錢鏐二
子名武夷居此因名有武夷君宴曾孫及控鶴仙
人事爲七閩羣山之冠洞宮山在政和縣東南道
家爲第三十七福地相傳古有魏虞二真人於此
成道因號魏虞洞天朱熹本婺源人父松爲九溪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七

伺劍浦人
汀州府西界江西贛州府瑞金縣南界廣東潮州
府程鄉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
興化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一名莆陽
壺公山在府城南二十里昔有人遇老翁於此忽
見宮闕似非人間翁曰此壺中日月也因名木蘭
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下有木蘭陂九仙山在
仙游縣東北四十五里世傳何氏兄弟九人於此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八

獵之所宋李綱邵武人謚忠定府城外有李忠定祠

漳州府南界廣東潮州府潮陽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一名清漳

廣東古百越地

廣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南越地秦置南海郡後趙佗據其地漢武帝時討平之復爲南海郡又云交州又云番禺又云羊城地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三九

總百越山連五嶺浮丘山在府城西四十里傳爲浮丘丈人得道之地浮丘卽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浮丘然故名白雲山在府城北二十里嘗有白雲覆其上相傳爲安期生飛昇之地番山禺山在府城內番山在南禺山在北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海中宋末帝昺駐蹕於此爲元將所逼丞相陸秀夫朝服抱帝赴海死羅浮山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羅山浮山兩山相合而得名零丁

洋在香山縣東一百七十里文天祥詩及之達磨井在府城中達磨給民下有黃金鑿井而得甘泉蓋有道者之權教非誑語也貪泉源出府西三十里卽晉吳隱之飲而作詩處也鮑姑井在府城內晉鮑靚女葛洪妻汲水處安期井在府城北十五里碧虛觀前慈元殿宋帝昺作于崖山以奉其母楊太后五羊城在南海縣趙佗城在府城西

韶州府北界湖廣郴州桂陽縣界禹貢揚州之域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四一

天文牛女分野一名始興一名韶陽唇齒江湘咽喉交廣韶石山在府城東北八十里相傳舜南巡登此山石上奏樂因名韶州之得名亦以此仙人石室在樂昌縣西五里卽七十二福地之一唐張九齡曲江人府城南有張文獻公祠府城北有張九齡墓唐盧能新州人傳法于黃梅五祖忍大師衣鉢在廣州法性寺號六祖

南雄府東界江西贛州府信豐縣北界江西南安

府大庾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一名浚江一名保昌大庾嶺在府城北八十里以嶺多梅故又名梅嶺張九齡開路與江西南安府接

惠州府北界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女分野一名龍川一名海豐一名博羅羅浮山在博羅縣西北三十里與增城接乃道書十大洞天之一昔有一山浮海而來傳于羅山合而為一故曰羅浮唐軒轅集博羅人隱居羅浮山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四

潮州府北界福建汀州府上杭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牽牛分野唐名潮陽鯉溪在府城東有鯉魚為害刺史韓愈為文驅之鯉徙六十里韓文公廟舊在金山蘇軾有碑文

肇慶府西界廣西梧州府蒼梧縣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古百粵地又名端州火畊水耨椎髻跣足以雞骨占吉凶以巫鬼當醫藥石室山在府城北六里南北有二門號為神仙下都唐李

邕作記鐫石六祖故居在新興縣縣東南有夏院乃六祖禁足之地

高州府北界廣西梧州府岑溪縣古越地天文牛女分野漢為合浦郡地三國吳為高涼潘山在府城東上有仙坡相傳晉永嘉中羽上潘茂名嘗于此采藥煉丹茂名縣以此得名高涼山在電白縣西四十里羣山森然盛夏如秋故名郡名亦以此廉州府西界廣西上思州北界廣西南寧府橫州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四

古南輿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為象郡地漢為合浦郡吳為珠官郡唐貞觀中改為廉州因郡有大廉洞故名瀕海而郡鑿山為城地無耕稼所資珠璣珠母海在府城東南八十里巨海中即古合浦也廉江在府城北三十里即合浦江欽江在欽州東源發洪牙山南入于海分茅嶺在欽州西南三百六十里漢馬援征交趾立銅柱其下與之分界雷州府古粵地天文牛女分野一名雷陽地在炎

荒海通閩浙雷公廟在府城西南八里昔鄉人嘗造雷鼓雷車置廟中爲雷神取去

瓊州府古粵地天文牛女分野漢名珠崖唐名瓊山又名瓊瑯郡在大海之中宋蘇軾任伯雨李綱趙鼎胡銓並謫居於此海中四州瓊崖儋萬隔絕中州炎荒僻壤也

廣西古百粵地漢爲荆交二州地

桂林府東界湖廣永州府道州北界湖廣寶慶府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四三

三百八

武岡州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戰國時爲楚粵之交秦名桂林吳名始安又名八桂東控嶺海右扼蠻荒桂山在府治東北獨秀山宋始安太守顏延之讀書其中伏波山在府治東北有馬伏波試劍石湘灘二江源出海陽山流五里分爲二南爲灘水又名桂江漢討南越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卽此行二百里合癸水至府城下合相思江入梧州界北爲湘水宋范成大云桂山之

奇宜爲天下第一千峰旁無延緣平地岬然特立王笋瑤參森列無際其惟且多如此誠爲天下第一峰蠻岩洞甚多今不悉載

柳州府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漢屬鬱林郡陳名象郡唐名龍城表裏頗崎嶇控扼峯洞檳榔爲聘鷄骨占年緝麻不蠶屋必架板真仙岩在融縣東五里仰視高遠青白錯雜靈壽溪貫串中出玲瓏清嚮如環珮聲中有白石巍然如天尊象名老君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四四

三百九

洞宋咸平中改爲真仙岩須太宗御書百二十軸藏于內張季祥磨崖大書天下第一真仙之岩柳江在府城南門外一名潯水源出懷遠縣流經象州至廣州界入海柳宗元于江上種柳作詩柳州之得名以此水大藤峽水在武宣縣東源出潯州羅池在府城東柳宗元有祠名羅池廟宗元與人言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

辛卯神降于州之後堂州人爲立廟羅池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亦靈矣語出韓愈碑文

慶遠府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漢爲交阯口南二郡唐詩淚盡口南珠卽此一名龍水一名宜陽黃庭堅謫宜州卒

平樂府東界廣東廣州府連山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百粵地一名昭潭居蒼梧始安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四

三八六

之間清湘九疑犬牙相入靜梧灘龍至此中分臨賀嶺在賀縣境卽五嶺之一秦南有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昭潭岡在府城東二里昭州以此得名灘江在府城南平樂溪在府城東二里流至昭潭合灘江平樂縣以此得名

梧州府東界廣東肇慶府封川縣南界廣東高州府信宜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古百粵地一名蒼梧地總百粵山連五嶺火山在府城南

隔江二里山上有光如火每三五夜一見正對東門外一里永井水甚甘冽元結曾飲之作漫泉銘都嶠山在容縣南二十里道書爲第二十洞天勾

漏山在北流縣東北十五里岩穴勾曲穿漏故名山有寶圭洞卽道書第二十二洞天葛洪求爲勾漏令煉丹卽此楊妃井在容縣西唐楊貴妃嘗飲此水楊妃容州普寧縣零陵里人父維毋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四

三八七

又從康求爲女携歸京師進入壽王宮玄宗召爲貴妃綠珠井在博白縣西雙角山下梁氏女有美姿容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山下有一水流合容江人亦呼爲綠珠江宋秦觀貶雷州放還卒于藤州今藤縣以藤江得名

潯州府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鬱林蒼梧二郡梁名桂平唐名潯江白石山

在府城南六十里有岩洞卽道書第二十一洞天
通容縣勾漏洞葛洪往來其間三國陸續爲吳鬱
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
林石

南寧府南界廣東廉州府欽州禹貢揚州之西南
境天文翼軫分野百粵地晉名晉興唐名朗寧內
制廣源外控交趾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柳宗
元記云是山峯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蓋亘數

鴻苞

卷之四

輿圖略

七

百里云云崑崙關在府城東崑崙山宋狄青破儂
智高於此

太平府東界交趾古南粵地漢屬交趾郡晉以來
夷獠居之唐爲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地號麗江

田州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

思明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思恩軍民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鎮安府古北粵地漢屬交趾郡泗城州古百粵地

漢屬交趾郡利州古百粵地奉議州古百粵地向
武州古百粵地都康州古百粵地龍州古百粵地
江州古百粵地思陵州古百粵地上林長官司安
隆長官司古百粵地已上並西南夷荒服蠻徼羈
縻而已

雲南古梁州之南境爲炎徼夷地漢置益州郡領
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至我
朝始入版圖

鴻苞

卷之四

輿圖略

八

五

雲南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周以前爲
徼外西南夷獠鳩獠獠獠毒獠等烏蠻所居地楚
莊躋略地西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漢武帝遣
將臨滇滇王舉國降遂置益州郡一名滇國一名
滇池接吐蕃際黔巫不鞍而騎善用矛劍椎髻編
髮勇捷好鬪此自舊俗今漸趨聲名文物矣碧鷄
山在府城西南三十里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
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滇

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合盤龍江黃龍溪水滙
爲此池漢武帝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
水戰卽此諸葛營在宜良縣南小石嶺諸葛亮南
平孟獲嘗營於此又有諸葛碑

大理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哀牢夷
唐開元間號爲南詔點蒼山在府城西高十餘仞
有峰十九蒼翠如玉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
也源自鄧州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滙于此形如

鴻池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兗

二十六

人耳

臨安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句町國
漢屬牂牁郡一名通江一名建水一名秀山北抵
激江西連楚雄南隣交趾爲雲南極邊

楚雄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一名威楚
激江府東界廣西府彌勒州禹貢梁州之界天文
井鬼分野古西南夷

蒙化府古西南夷地

景東府古柘南也唐時蒙氏爲銀生府舊爲濮落
雜蠻所居元討平之隸威楚荒僻之地不通漢書
惟用緬字

廣南府東界廣西泗城州西界廣西府維摩州儂
智高之裔居此

廣西府禹貢梁州之界古滇國東南境東瞰廣西
南拒交趾

鎮沅府古西南極邊地

鴻池

卷之四

輿圖要略

平

二十七

永寧府東界四川行都司鹽井衛地接吐蕃

順寧府本蒲蠻地名慶甸

曲靖軍民府南界廣西府北界四川烏撒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

姚安軍民府本滇國地

鶴慶軍民府東漢爲永昌郡西北境

武定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滇

國地

尋甸軍民府古滇國地昔棘刺蠻居此

麗江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爲越雋益州二郡地

元江軍民府古西南夷極邊之境

北勝州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始開其地蒙氏名其地曰善巨馬龍他郎甸長官司者樂甸長官司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並蠻夷地金齒軍民指揮使司禹貢梁州西南徼外地古哀牢國金齒繡面

通志

卷之四

三

此蠻俗也以金裹兩齒曰金齒刺文其面曰繡面後諸軍民府司並諸蠻之地總之所謂西南夷也禹貢所不載先王所不臣而今並入我版圖奉我正朔 本朝之威德遠矣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貴州宣慰使司西界四川烏撒軍民府南界廣西泗城州北界四川播州宣慰司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西南夷地雲南之西四川之南廣西貴州俱西南

夷俱可稱牂牁夜郎烏蠻等名夜郎國實在四川

瀘州南播州貴州東阻五溪西距盤江蜀西藩屏滇南門戶思州府東界湖廣辰州府沅州楚爲黔中地地連溪洞俗染蠻夷刻木爲契祭鬼弭災雞卜瓦卦以占吉凶思南府西界四川播州宣慰司北界四川涪州彭水縣禹貢荊州荒裔舊屬黔中牂牁要路蠻獠雜居言語各異鎮遠府禹貢荊州南境沿邊溪洞習俗質野石阡府西界四川播州

通志

卷之四

三

餘慶長官司禹貢荊州南裔刻木爲記不事文墨銅仁府北界四川邑樓長官司禹貢荊州南裔天文星分野古溪蠻地東連麻陽西接思南北控苗蠻南抵思州黎平府東界湖廣靖州南界廣西柳州府羅城縣北界湖廣辰州府沅州禹貢荊州荒裔天文翼軫之餘地在夜郎之旁漢屬牂牁郡普安州西界雲南平夷衛南界雲南廣南衛北界貴州宣慰司禹貢梁州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夜郎地

又名牂牁永寧州南界廣西泗城古荒服地有關
索嶺鎮寧州古荒服地安順州古荒服地已下安
撫軍民諸司並荒服地皆所謂西南夷也

夫古今之所以欲知輿圖形勝者大要不過四端
帝王定鼎也英雄經略也將士戰陳也高逸棲隱
也帝王定鼎欲據形勝占王氣扼險要制萬國立
子孫萬世不拔之基至重且大也周都洛邑天地
之中陰陽之交會道里之適均王帛攸同筐篚輻

鴻苞

卷之四

五

五

五

輿信王者之都也然議者以爲洛邑廣衍無名山
大川之限四面受敵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
亡故漢婁敬說高祖從洛陽徙都關中關中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左殽函右隴蜀披山帶河四塞以
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阻三面而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豈惟婁敬張良亦言之當時持
別議者又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安在其爲
金城天府此亦似有理哉其後符姚都秦秦之山

川險要非有改於昔也而皆不如漢之長久推斯

以譚帝王之保世永業或者有不盡由于定鼎者

耶漢唐都關中當時土風物產盛於西北江淮吳

越尚屬邊夷故都秦雍爲便乃今則雍州瘠荒無

復往時長安之盛而東南風氣日開生齒日繁貨

產聚于江海財賦甲於天下若都關中則僻在西

垂地阻關隴東南遼遠運道不通吾未見其便也

建康王者之都昔人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鬱蔥

鴻苞

卷之四

五

五

五

王氣自秦時鑒之厭之亦東南一大都會然僻在
江左難以經營中原六代偏安皆不能混一天下
是則然矣而我太祖實自金陵混一區宇則知
六朝之偏安良由人主之無遠略非地形限之也
北平雖稱天險世淪胡虜俗染腥羶若非我成
祖始封於燕萬年定鼎未必決于此地自成祖
徙都都城雄堅皇居壯麗北控沙漠南帶青徐
山川增奇基業永固烈矣盛矣然愚竊以爲邊界

堡塞密邇虜庭胡騎長驅朝發夕抵居近虎穴地
隣龍湫當其全盛虜貢市納款不敢生心萬一奸
謀巨測能無剝床蕭牆之憂乎大都帝王有道綱
紀修明威令宣布則雖奮迹徒步不階尺土可以
肇造鴻基僻處遐陬全無形勢可以彈壓疆宇不
然揭竿斬木可摧殺函攀樹緣崖可度蜀道險不
足恃也歷代帝王其祖宗以徒手取天下而其子
孫往往以天下輸他人古云在德不在險蓋之矣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五

五

英雄經略昔吳王夫差擁吳都茂苑之盛擅江海
魚鹽之饒控水犀魚腸之利統艤艗舳舻之師國
富兵強雄視天下越王句踐敗亡之餘僅存殘喘
甲楯五千棲於會稽此其大小強弱之形相去何
如也卒之夫差以奢淫亡吳句踐以憂勤霸越兵
力果足恃乎秦始皇仗雍州形勢併吞六國統一
四海自謂千萬世無窮之業一夫作難而七廟隳
沙丘之骨猶未寒也項羽獨據徐沛江淮東南要

地置沛公於西蜀限以巴江阻以棧道西楚霸王
之業屹於泰山而四維之矣然而蜀兵一起還定
三秦席卷天下漢龍興而楚猴滅何其反掌也吳
王濞當天下精兵處采山爲銅煮海爲鹽享國富
饒連合七國其鋒不可當亞夫奮臂一呼諸國散
走奚翅發蒙振槁哉乃若熊鬻之閒楚也栢翳之
啓秦也秦伯之肇吳也諸葛之治蜀也賈融之保
河西也劉虞之撫幽州也王猛之理符秦也張軌

鴻苞

卷之四

輿圖要略

五

五

之據西涼也李雄之君蜀漢也公孫之守遼東也
錢鏐之總吳越也皆斬荆棘披荊露立綱紀布恩
信化畏淦爲樂土易弱邦爲疆國功伐被於當時
聲名垂於後世豪傑經營何擇於地乎開天闢地
疆理九州其最大者莫如神禹四乘所至無遐不
到無危不涉無幽不探無險不捫山川郡國輿圖
扼塞悉了了而羅之胷中作爲禹貢一書犁然指
掌豪傑有志經略烏可不考鏡地形土風括其梗

槩也大抵西北風土碩厚其人物敦大而淳朴東南風土清弱其人物韶秀而輕俊此其大略也秦晉雄險其人壯悍燕趙疆大其人慷慨齊魯龐厚其人椎樸河洛中土其人冲和巴蜀桀阻其人峭利江淮澎湃其人僞慄徐沛戰場其人剛猛荆楚廣腴其人迅快三吳秀潤其人華浮越國吳風其人近靡豫章瘠土其人儉陋七閩饒沃其人膩柔交廣炎州其人漫散滇南遼遠其人閑適貴竹僻

鴻苞

卷之甲

輿圖要略

五

三

絕其人質野蓋土風從古如此乃近代以來地氣稍變燕齊秦晉之間向稱龐厚近則朴漸趨華拙漸趨巧脂韋妙捷有東南人不能窺其藩籬者而東南間或有直慙西北風又不可以執一論也晉之平陽蒲坂秦之雍岐經堯舜后稷公劉之後今不復見有帝王先聖風而咸陽渭水亦無復秦漢舊時富盛洛邑天地之中今其人民亦不見冲和秀雅獨以椎勝耳齊魯仲尼之鄉文學其天性然

太史公嘗言之今何寥寥也燕趙自荆卿高漸離後多慷慨悲歌士近亦無有而吳越在商周時號爲斷髮文身蠻荒之地不與中國冠帶之盟會今詩書文學遂以彬彬秀甲天下特嫌其文勝而稍不實耳聞楚文學頃亦有吳越風殊不似當時所稱蠻俗固知風氣有時而開習俗有時而變也沛碭徐淮間丁國家承平久不用兵其人不習戰鬪勇悍沉鷲之氣亦減而浙自嘉靖時被倭患慘

鴻苞

卷之甲

輿圖要略

六

三

酷士卒稍稍練習武事今遂稱浙兵吳從倪瓚顧瑛文徵明祝允明以來詩畫器玩清雅風調甚盛閩自考亭豫章自新建過化士大夫往往好譚理學乃知前人風烈近則漸摩遠則湮散自然之勢也善爲治者因勢而利導之故風土不可不知也將士戰爭必相地形險易某處平行可以布陣成列某處深阻可以藏機設伏某處高阜可據成建瓴之勢某處雄壯可守立堅壁之形某處爲首尾

當乘要害以制敵人某處爲腹背須置奇兵以防衝突某水通某川可以順流可以決灌某路達某地可以潛度可以直抵某處之人長於某技勿以我短而犯其長某處之人短於某技宜以我長而挫其短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言兵以地殊也鼂錯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

鴻苞

卷之四

史圖要略

五九

三十一

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饑渴不因此匈奴之長技也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圖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言技以俗別也陸戰之能南人不如北人故王玄謨敗於滑臺水戰之利北人不如南人故曹操困於赤壁三面可守一面制人故秦人卒併六國出可乘勝入可阻險故漢高昭烈卒成帝基不徑入關而先據陳畱就積粟酈生所以佐王業將渡河津而略南陽

下宛郡張良所以開帝基西築甬道屬大河以拒楚軍東屯鞏洛守敖倉以示形勢四百年炎祚規模宏遠矣陳餘不阻井陘之險故韓信得斬餘於泜水吳王不守武關之隘故亞夫得破吳於穀澠陳豨不據邯鄲阻漳水故軍敗代地英布不取吳楚併齊魯故因斬西蜀漢不塞陰平之口故後主降於鄧艾梁人不守采石之渡故武帝困於侯景戰陣之在先據地形也尚矣是以蕭何甫入關而

鴻苞

卷之四

史圖要略

六

首收圖籍知天下戶口阨塞識先衆人功高諸將以此也高逸棲隱或不受國君之徵聘養志山林或脫迹塵世之浮榮專修性命或借山川之映發抒文藻而品題故大禹有山海經周人有越絕書酈道元有水經東方朔有十洲記漢人有三輔黃圖王子年有五山記周處有風土記王存有九域志杜光庭有洞天福地記真誥有金壇林屋記盛弘之有荊州記常璩有華陽國志徐靈期有南嶽

鴻章

卷之四

東國要略

本

三

記程大昌有雍錄近世有方輿勝覽一統志名山記由赤縣神州以及大荒之外考究載錄之詳矣一丘一壑石隱終身者足跡不必徧九州居室不必託五岳昔人譏支道林云不聞巢由買山而隱是也然無論名山洞府通都大邑遐陬僻壤但有聖賢豪傑名人高士孕育棲託者故宅舊蹟往往歷千百世不可磨滅而古今鴻章佳什勒石摹崖流輝山川照耀天地者亦若爲神靈呵護垂之無窮

第一瓢一笠蹤跡所寄不過名山片石耳而後人必指之曰某山某高士之所棲隱也某山某名賢之所經遊也某山某文人之所題品也而栖真修道食霞絕粒之人亦多擇洞天福地而居之抱朴子謂小山僻地乃妖邪所憑恒妬人成道而思燒害之惟名山洞府正神掌治奸助善人護法衛道故修道者所宜隱處洪崖居西山匡俗居廬阜廣成居崆峒浮丘子晉居嵩高馬明生居東岳龍威

鴻章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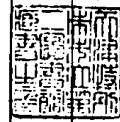
東國要略

本

三

丈人居洞庭魏王子竊居武夷真武居太和司馬季主居委羽張輔漢居皂閣皇初平居金華王瑋玄居林屋羨門子居蒙山沈文泰居九疑周茂山居金庭王褒居陽洛何侯居蒼桐王遙居馬跡葛由居綏山平仲節居括蒼茅真陶都水居句曲王子年居倒獸劉綱居四明許遠遊居懸甯蕭子雲居玉笥孫登居蘇門徐靈期居衡山單道開葛稚川軒轅集居羅浮孫思邈居峨眉侯道華居中條羅公遠居青城間丘方遠居大滌鍾離雲房居終南張紫陽居王屋陳圖南居華山至人成度度世皆有勝地神明相之上帝命之亦緣也數也夫建都也經略也戰陣也在世之事也棲隱也出世之事也之四者皆有資於輿圖輿圖烏可不研討也蕭相國之收圖籍專爲治世用王子年之記五山東方朔之記十洲陶弘景之記金壇林屋杜光庭之記洞天福地專爲出世資合而言之者不佞也

夫出世而或抱治世之略在世而存出世之心如是而後至人其幾乎



鴻苞

朱之甲

與圖要略

本

三十五

鴻苞 卷之五

明東海屠 隆興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大臣著龜

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偏則爲害惟虛明之人辨焉天下國家之事有當朦朧者有當分明者有當調停者有當決裂者有當簡靜者

鴻苞

朱之甲

大臣著龜

乙

有當振刷者有當柔和者有當剛嚴者有當圓轉者有當執持者有當深沉者有當開朗者有當廣愛者有當公廉者有當學古者有當通方者有當朦朧而不朦朧是爲苛察當分明而不分明是爲模稜當調停而不調停是爲過激當決裂而不決裂是爲無斷當簡靜而不簡靜是爲生事當振刷而不振刷是爲頽廢當柔和而不柔和恐傷暴戾當剛嚴而不剛嚴易涉選爽當圓轉而不圓轉未免

執拗當執持而不執持必至詭隨器不深沉則病於佻淺中不開朗則苦其艱深不廣愛則物不蒙福不公廉則人希私門學不知古則無以法先王所創立疎陋而不典才不通方則無以達時務所擘畫膠固而難行夫大臣之道若斯之純且備也則其任豈恒人庸品之所能勝哉諺云不啞不聾做不得家翁又云宰相鼻吸三斗醋察見淵魚黑白太別非大臣體物情不附是故若愚若拙若暗

鴻苞

卷之三

大臣著述

七

若謂忘恩讐混人我無露已之精神無發人之私隱謗我不怒譽我不喜沉光埋照故曰朦朧大臣居銓衡之地司甄別之權而模稜持兩端何以定國是必也分忠邪辨善惡某忠賢當進某邪佞當退某事善某事惡某言之當某言之不當如此則合國是如此則違公議明目張膽不辭勞怨使盈庭聚訟者不得混清臧否故曰分明國家有疑難重大猝急之事或廟謨邊事或吏治民瘼或盜賊

竊發或朋黨排搆大臣從中砥柱兀立不激不隨從容和解必得當而後養千百年和平之福故曰柔和如周公魯公以忠厚立國焉然或一於柔和則委靡遜與釀成頽廢則正色端範獨持風裁泰山壁立人莫得而狎近故曰剛嚴始謀非而後策是則舍前從後已見失而人言得則舍已從人不執成心不護已短惟其是而已從如轉圜故曰圓轉破狐疑之心去不斷之意吾所執者是萬夫不

鴻苞

卷之三

大臣著述

七

奪也故曰執持喜怒不形震撼不動汪汪千頃莫得涯涘是大臣之器也故曰深沉不藏町畦不設城府洞達光明青天皦日故曰開朗口誦萬卷腹絃千古明先王熟典故以文章潤鴻業以禮樂佐太平故曰學古知人情識時務不師心戾俗不泥古妨今無墮腐儒迂曲之見故曰通方愛黔首惜人才并包容容與天地同量故曰廣愛杜私門絕請託苞苴不行門庭如水故曰公廉要其根本之

地在已一時動於意氣攘臂奮袂取快目前恐事
不妥更生他變必也如調絃和羹不急不緩不甘
不苦故曰調停或事機貴猝應物情有牽制古人
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灼見機宜拔劍折矢計在
必行私昵不能牽羣議不能搖利害不能奪故曰
決裂國家以無事爲福好名喜功生事滋擾它日
誰任其咎尊清靜之風守畫一之法與國家相安
於無事故曰簡靜或大利當興或大害當除風靡
俗頽法敝人玩勢必當一飭治而因循荒宴吾身
享逸樂勞苦以待後人天下事日以大壞必也厲
精努力而爲之革弊竇塞禍源以貽後來者無窮
之利故曰振刷陽春肅殺雖曰並行乃肅殺所以
濟其陽春此天道也肅殺之氣太盛則陽和駘宕
無由發洩此申韓之所以禍天下也體好生布元
氣爲國家秉精誠存莊敬正心慎獨是後世大臣
著龜也

鴻苞

卷之五

大臣著龜

四

明目達聰

人主生於璇房瑤席長於宮嬪韶璫日習珠璣耳
厭歌吹其於生民利病之故國祚安危之幾是非
邪正忠佞善惡之介何由而知側身虛已明目達
聰所以廣采納而防壅蔽古帝王臨御尊嚴恭默
與後世同而延接采訪無論在廷在外小大臣工
卽封人田父工瞽瞍堯皆得親至人主之前有所
陳說人主亦爲溫顏降色而聽之故事幾之隱微
閭閻之疾苦姦佞之盤據忠賢之伏藏皆得洞見
悉聞至尊之與萬國精神血脉嘗流通而無所壅
闕此君德聖明而國運昌熾有繇也至秦李斯趙
高欲蔽主專權恣行胸臆乃欺紿二世令人臣罕
得見其面以爲尊貴惟日居深宮爲淫樂而已國
勢土崩盜賊蜂起天下危亡在旦夕上不知而下
莫以告斯高壅蔽二世昏愚作鑒萬古後世乃不
惟二帝三王之師而尊君卑臣多襲秦舊上下懸

鴻苞

卷之五

明目達聰

五

隔內外聯絕厲階爲梗久而沿習莫可如何余觀創業英主生長民間身經百鍊人情世故何所不曉至踐祚臨下又曰與臣民親接所以立法創制答休戚之本洞治亂之源師古宜今永垂鴻範後王承統漸以驕盈而近侍小人喜於自便稍立尊貴之體峻上下之防然漢唐宋間猶未甚隔絕小臣庶僚亦得與人主竟日面談盡吐胸臆如漢文帝慎夫人與后同坐袁盎引卻其座諫文帝唐玄

鴻卷

朱子五

明道

六

子十三

宗時縣令皆得燕見問以理人策韋濟具對詞理甚善從臣向子諲奏事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潘默成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第舉此三事其時君臣相與親密尚爾藹然近世相距益遠人主臨朝君臣只尺邈若山河卽近侍進講掇拾老儒庸熟數語背記面誦以塞故事此外不復敢設獻替一言講畢而退率以爲常而羣臣所入章奏又多忌諱莫

有盡言者下情何由而上達上德何由而下宣乎是在神聖之主洞察宿弊虛懷博訪數接忠賢平臺便殿之召對無擇公卿百官無拘內僚外吏皆得目覩天顏耳聞天語而仰伸其辭說於至尊之前經術古今之外間談世務廟謨邊計之外遂及民情堂陛君臣家人父子無事不聞無隱不達如是而君何憂不堯舜治何患不唐虞至唐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尤爲千古卓絕奇偉宰相欲行壅

鴻卷

朱子五

明道

七

子十三

蔽則諫官得而發覺之宰相議論不當則諫官得而駁正之而諫官中有挾私陰附妄言亂政者則又有銓曹之進退在如是則雖有斯高之姦不得面欺擅權九重四海精神流貫血脉交通而國家綦隆之福可坐而致嗟乎有天下者其深念而亟返之

砥障

夫攘木茹皮絢髮閭首鶉居穀飲豪昇風化豈不醇然太朴哉事省法簡民物顓蒙盡其性命咸登壽考有德者衆推以爲主稍爲整齊約束不知繁華不知恣睢君人者無大南面之樂而其去之也輕於魯縞快於釋負便于脫屣世道漸降風氣漸開文物漸盛詐僞漸長法煩秋荼罔密凝脂治民甚詳民亂愈滋搏噬患起爭奪俗成朝夕阡危莫

鴻苞

宋之五

砥障

八

二十六

延祚

太公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夫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漢高祖光武其次也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唐太宗宋太祖是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秦始皇魏晉六朝五代是也或曰堯舜最仁享國及身而止何也堯舜無我其澤及後世不必其祚延後世也况唐虞之胤作賓承祀綿遠無絕則亦不可謂之短促也

鴻苞

宋之五

延祚

九

二十七

保邦

陳氏專齊則君子知齊必爲陳氏有王氏擅漢則君子知漢必亡於王氏晉寵信戎狄則君子知晉必以戎狄亡梁納叛臣則君子知梁必以叛臣敗唐方鎮握重兵則君子知唐之禍必由方鎮宋盡收諸將兵權則君子知宋之難必由武備衰弱以此推國家治亂興亡之故所謂雖百世可知也善于保邦者求其故而豫圖之庶禍亂可彌國祚永

鴻苞

朱子

卷十

十

呂矣

人臣體國

古之言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爲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逸欲均饑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則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饑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惰淫卹其疾苦法令必審身範必端祭祀必誠崇雩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氣召和氣有利於民者興之如口腹之得

鴻苞

朱子

人臣體國

卷十

十

美飲食也有害於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贅疣也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今之人臣借官爵以梯榮假操柄以射利耳好淫聲目好美色口好美味身好華衣宅好其弘厥田好其膏腴僮婢好其奔走賓客好其獻諛山園好其佳麗珍玩好其充盈此其念在民乎念在身家乎縱勉作一二善事亦未必本其愛民之誠心不過緣此以博聲名獵大官大官未得尚稍爾檢持一登要津遂不勝盈汰

無復有矜名惜行之心而貪婪狼籍以爲吾卽止
於此可矣吾之身與吾之子孫足受享矣有臣若
此國家將焉賴之天下事每被若曹壞不有陽禍
必有冥報戒之哉

鴻苞

卷之五

人臣體圖

主

三

無慾

大臣當國以天下萬世之公擘畫大事勿參以已
見勿雜以私心其量欲寬其氣欲平其體欲厚最
宜加察者在親疎遠近之間余觀古今大臣其初
心亦欲杜私門章公道顧見之不明持之不定大
權在手漸改初心人之守正不阿者惡其異已雖
賢必抑選與善附者喜其親已雖不肖必扶以爲
不如是不足以尊體統而固大權或有真以異已

鴻苞

卷之五

無慾

主

三

爲不肖以附已爲賢誠細思之千金之子必有奔
走之人大臣權利既極誰不垂涎望風旨則利無
窮立崖異則禍叵測自非百鍊之剛鮮不從風而
靡而可以從違順逆之間定其人之賢不肖乎故
余嘗謂惟無慾之人乃可以爲大臣晏嬰豚肩不
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以舉火者三百
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親疎而罷官之日不
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斯真無慾者也宜其

相業粹白矣胡椒八百石鍾乳三千兩者已不足
論嘗讀李德裕平泉記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
以平泉一石一木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
爲權貴所奪則以先志泣而訴之貪癘如此立朝
烏有可觀哉

鴻苞

卷之五

無終

十四

公仕

選舉

昔漢末用人率以貨入買官詮曹列肆拜官僧易
家累銅臭者市井而大官貧乏阿堵者英俊而枯
稿選舉拔擢多非其人故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
不知書察孝行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
將怯如鷄仕宦者旣以訾市官則以貪取息溪壑
無恥賄賂公行政濁風頽天下日以亂亡晉重門
弟好容止崔盧王謝子弟生髮未燥已拜列侯身

鴻苞

卷之五

選舉

十五

未離襁褓而業被冠帶膚清神朗玉色令顏縉紳
公言之朝端吏部至以此臧否士大夫手持粉白
口習清言綽約嫣然動相誇詡鄙勤朴而尚擺落
晉竟以此雲擾唐工詩賦士習俊輕崇飾風流蔑
棄行檢附勢躁進不聞恬寂賦明河執虎子或結
宮姬或投宦寺或附權相或託優伶一通朝籍輒
宣盈汰家列歌舞官設聲伎湖守以部女而媚杜
牧韓滉以歌妓而奪戎昱武氏以碧玉而殺知之

當時士大夫勲業止於詩酒聲色而已唐祚之移
大都坐此 我國家以經術取士鎖關列棘糊名
易書主司所收士率不預知其姓名里籍故請託
不行其苞不入止程文秣羅真材不論高門寒賤
潘美左醜重經術輕詩賦不尚浮華抑絕奔競士
當官任事一以勤敏愼怒爲先不事清談放黜遊
燕登臨山水流連聲伎爲服官大禁清議嚴而國
法峻士大夫有朝夕矜矜愛名惜檢圖策立功二

鴻苞

宋志五

選舉

七

百餘年來士風端潔吏治修明 國家寧謐穆哉
綦隆矣近者荊州擅政陰賊暴恣多愆行私戚黨
依馮勢焰鼓煽縱橫有司望風叩門鑽穴童子何
知白丁不學諸生分代撰文主司競爲供帳勢要
子弟高坐棘闈飲醇啖肥而哀然已登危科上第
布列清華矣而富貴鉅家亦因以請託入賂公道
遂廢私門大開督學掄材之吏又多有愛少賤老
收炎棄涼才不貴其宏淹筆止取其輕俊釀成浮

薄漸以陵夷而士於微時亦曾不留心性命講求
世務期他日出而操履公忠建立粹白光榮竹素
不媿天壤而日夜惟望一旦策名天府先擬要津
貴埒金張富擬王石則大丈夫得意之秋矣甫挂
朝籍出膺民社置 國家安危生靈休戚悉不問
而汲汲爲潤囊橐廣田廬計以軟猾媚勢要以圓
巧奉上官以彌縫補敗闕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旣
收嘉譽不失其下憤之爲盜賊而其上愛之爲龔

鴻苞

宋志五

選舉

七

三十

黃受其欺掩者卽貪殘亦不覺也喜其承奉者卽
覺之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
志意並伸身名俱泰間有清白自將拙宦自許善
拊黔首耻奉上官不虐鰥寡不畏強禦砥柱於波
蕩之中者則咸笑以爲怪迂詆以爲矯激而獨行
不顧孤立無援大家媒孽上官憎賤摧抑之撼頓
之必敗而後已夫墨巧富厚而馳騁里閭榮誇廉
拙摧廢而悽涼妻孥怨訕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

剛有不作戒而改轍者哉由今以譚士風不可謂
清吏治不可謂美公考課嚴選舉抑奔競獎恬退
懲貪墨賞廉介非得當路者有道無私靈心偉手
擘畫振刷雷厲而風行之其何能犁然一變乎

清吏

卷之五

大

八

用人

今世歎真材寡實用厥有繇焉則制舉之學誤之
也當其學爲制舉之業時曷常虚心凝神入尼軻
理窟哉又無事講先王明當世之務維日鑽研論
孟故紙學一二帖括語以應有司梯進取所希望
不出富貴聲利間名挂逢掖而其心猶然市人雖
日誦聖人之書而不聞大道天地之所以位日月
之所以明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寒暑之
所以禪人物之所以生皇王帝霸之所以升降古
今治亂之所以循環何以爲禮樂名物何以爲神
化性命茫然也一旦出而應世學疎識寡目瞽古
今胥無義理措置烏有足觀乎古之用人或以夢
卜或以薦揚或以弓旌或以蒲輪或以賢良方正
或以直言敢諫或以智謀勇略或以孝弟力田或
以博學宏辭或以射策詩賦頓八紘設天網途亦
廣矣水搜蛟龍陸挂麟鳳野無遺賢賢有實用此

古之所以國享泰寧治登郅隆也夫國家之用人
不都將相大臣則署諸司牧伯上調陰陽下康萬
靈內安宗社外寧邊鄙非小物也今以調陰陽康
萬靈內安宗社外寧邊鄙之事而僅僅取之帖括世
雖有夔龍之德管葛之才隨夷之操曾史之行班
馬之文韓白之略而一不得志於帖括卽英雄有
老死蓬蒿而已夫帖括果英雄之長乎帖括果足
以得英雄乎又今之宰相取之吉士今之吉士取
之一詩詩者今時之所大禁而取吉士則用之夫
今之宰相卽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也其所職
經綸變理事也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所爲經綸
變理而取之吉士吉士則取之一詩無論詩鄙卽
其所爲詩高於李杜何關治忽大數而使郭汾陽
韓魏公諸公操筆爲詩未必冠絕秘苑一不得志
于詩則雖夙負公輔之器永絕台鼎之期矣非所
以收英俊而希上理也愚不自度妄立臆見制舉

之外當別開一途或備德行或負奇才或學識足
備顧問或辭賦足潤太平名流郡國取信鄉閭而
爲制科所遺者許有司特薦以聞 天子臨軒集
公卿大夫親試果有可采令得與制科士一體擢
用如遇非常之人則待以不次之位無徂常格以
制科羅英賢以特薦網遺逸庶可免明鏡蓋卮腰
鑱刈葵之患乎以詩賦取吉士亦不妨沿舊令甲
但無多而太濫而又於中外諸僚中勸其有可充
館閣贊密勿者咸許改入館職五品以上者竟充
官坊六品以下者仍充編檢出自吉士者熟國家
典故出自諸僚者識世務民情如是而並收叅用
必有可觀又不失朝廷隆重館僚之意不亦可乎
余觀唐宋狀元及第恒出授尉簿判幕等官翰林
學士每出知州郡入仍居翰林則閣臣何以必翰
林翰林何以必吉士諸僚何以必不得入館職哉
卽古起版築畊農而逕以作相者抑又何也

禮

鴻濛之世渾樸未雕如玉之韞石如穀之在卵其風穆穆乎而未始波流不流胡防也中古朴雕漸以虛狡竇始開流始決矣決所以防也夫禮防世之物也先王制焉儒者守之尺尺寸寸拘不言俗細不嫌瑣是生人之所以爲命也國君卿大夫士庶有禮則安存無禮則危亡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斯須廢禮則法廢法廢則佼暴者肆人雖欲

鴻苞

卷之五

禮

五

五

出門跬步而不可往欲杜門高枕而不得寧夫國法不加於人主而人主猶逡巡不敢行其胸臆者以禮爲之防稍踰禮則清議隨之也禮之於人非藩籬乎晏子曰今齊國五尺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晉阮籍乃曰禮豈爲我輩設此言非也禮以防人人人有防也嗣宗自以爲賢則禮豈專爲不肖設乎我故賢必不踰檢

曰何以禮爲則禮之防有時乎不到矣汰以蕩者不藉口邪故不可以爲訓

鴻苞

卷之五

禮

五

五

奇兵

兵有正有奇奇兵取勝英雄之長算也韓信張耳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二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否則

鴻苞

卷之五

奇兵

二

漢書

必爲二子所擒矣陳餘不能用遂敗于泚水周亞夫討吳楚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于殺澠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卒破吳楚諸葛亮伐魏魏延曰夏侯惇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惇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

東方相合而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危計不從鄧艾伐蜀上言漢兵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遂以破蜀左

鴻苞

卷之五

奇兵

三

漢書

車之說陳餘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左車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後信謂左車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左車之計固信之所深憚也武涉之計亞夫聞言而卽入若以石投水卒用其計以破吳楚鄧艾從陰平間道入蜀先是姜維請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後主惑于黃皓不從武涉之計亞夫納之李左車之策陳餘不能用而韓信知而畏焉鄧艾從陰平入蜀

姜維亦豫料及此信乎英雄之見略同也孔明不用魏延之計如公不死從斜谷坦道自足禽賊賊懿不必乘危然延計自是出奇成功可必英雄所急采而孔明不用蓋疑延之爲人不敢付以大事亦或其千慮之一失耶臨敵應變出奇無窮爲將者不可不知也

鴻苞

卷之五

奇兵

五

南北備倭策

東海布衣屠隆敬陳備倭一得以資采擇以安國家事隆明州人也生長海隅少遭倭亂究心世務頗曉夷情方今東夷陸梁邊報洶洶觸目感心不能自默聊吐愚見惟明公財察竊念倭酋關白者起廝養卒徒手篡取倭國吞六十六洲遂併朝鮮陰謀入寇狐突鴟張勢甚猖獗計其入寇之地東南則犯閩浙交廣東北則犯遼東登萊是以備倭之策南北並急顧寇東南則其志小寇東北則其志大寇東南則未必犯東北寇東北則恐并犯東南何也寇東南其志不過虜掠寇東北則不軌之謀叵測自世廟以來我浙兵屢與倭敵習而積強北兵向未當倭易生懼怯浙兵固倭所畏也以故東北調發南兵往彼防禦此倭所規知也計其入犯東北必分兵併犯東南牽制南北使東南自顧不暇何能策應東北謀必出此况近聞關白大兵

鴻苞

卷之五

南北備倭策

五

尚屯住本國遣將吞朝鮮吞朝鮮者北犯屯本國者南侵此不可不慮也今倭奴聲言渡鴨綠窺遼東以愚策之未必然賊若志在虜掠遼東則遼東荒涼之地掠無所得若妄圖不軌則阻隔山海關道里遼絕恐以渡登萊犯山東則窺天津窺臨清窺淮安皆便道賊計必出此且倭酋譎詐多智去年聲言犯閩浙使閩浙設備乃忽去而吞朝鮮以窺遼左今年則聲言犯遼左使遼左設備或忽去而渡登萊以窺神京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又不可不慮也○以東南備倭言之其說有八一日議防汎我浙兵船每歲各分數十艘散處陳錢馬跡下八山諸汎地巡哨防禦與其截之於登陸不若遏之於外洋此誠上計殊不知此僅可以待小醜耳非所以備大舉之寇也隆聞倭船一隻我兵船數十猝遇之尚邇環顧退却未敢輒前投以矢石攻以火器見賊勢稍狼狽然後合圍而攻之賊船來

海電

卷之五

南北備倭策

天

三十一

至二三艘便未必敢攻若大隊連踪多至百十外洋兵寡力何能支今宜收集各汎兵船聚在關隘咽喉處所併力防守兵分則勢孤而力弱聚則勢盛而力強又倭奴之入內地若必由定海關而入則一大當關萬夫莫敵悉力防守可保萬全不知後海沿邊一帶賊船皆可登岸故必盡收外洋戰船分布沿海一帶賊可登岸處並置防守庶保無虞也往時總兵官每年汎期止住劄舟山發兵防汎邇年侯撫兵親出外洋身犯波濤之衝遠涉鯨鯨之窟斯亦忠勤勞苦矣第此可行于承平之日若防大舉必須坐鎮咽喉要地斯可以號令諸軍指顧遠近遠出外洋驟遇波濤洶湧煙霧濛濛戰船彼此咫尺不辨大將于何而調衆軍于何而稟令紀律不肅進退無主此危道也大將主坐畫運籌諸將則摧鋒陷陣兵家常法不可易也一日講戰陣倭奴善用長刀跳梁衝突疾於風雨提刀向

海電

卷之五

南北備倭策

二九

三十二

空躍舞使我軍仰視而忽從地砍來此其長技我軍卒以篋筦長鎗制之彼刀未加而我鎗已及恒以此取勝然必列火器火箭鳥銃之類于前而後篋筦長鎗于後遠則攻以火器稍近則制以長鎗列如堵牆堅如山岳此岳飛之所以破兀術也方今破賊之法莫善火攻凡火攻有十三有火筒有火銃有火炮有火櫃有火匣有火牌有火車有火弓有火弩有火彈有火箭有火磚有火鎗制度皆有法妙用皆有機賊遇之難支當之立廢不可不畱心講究也雖有利器有如我軍望風而逃何所用之故將帥於平時當精訓練之方臨敵須嚴督陣之法而爲將者尤宜身先矢石以爲三軍倡將領遼巡退縮而欲卒旅鼓行而前無是理也一日議設伏伏者用兵之奇也賊方縱橫馳騁而我伏兵忽起或衝其胷或擊其背出其不意獲有不勝何也兵者氣也我埋伏而猝起我力方銳彼氣先

奪腹背受敵首尾難支考之史策自古豪傑名將未有不以伏兵勝者柰何近世之舍此而不講乎世廟唐順之萬表嘗募僧兵以巨棍擊倭立斃賊衆倭敗亡走僧兵逐北至一街巷居民夾道賊伏兩旁伺僧兵前追從腰腹突出盡殺僧兵無一得脫者夫倭能用伏我中國兵何獨不能乎况東南多溪山險隘林木陰翳尤宜設伏今爲計如我兵三萬以一萬四面埋伏要害以二萬與賊交鋒或失利或佯北誘彼至於伏所一鼓齊發賊可立盡此制禦夷狄之一奇不可不亟講也一日增兵艦往來兵數船數止可以平時防禦小醜今防大舉豈可復限於舊數哉衆寡不敵名將所難况今調發南兵北征南益單弱急須增造戰船多募精兵或謂朝廷錢糧不給嗟乎譬如人家無事則小費亦惜一旦有非常之事卽大費亦難辭夷方謀大舉入寇中國洵洵此何時而可惜財費哉有如

賊得志于我所殘破亡失何限而拘局若此當事者所宜急請于 朝力圖增置者也一日實城池每見賊人臨境守臣驚惶惟以慎守城池爲急閉關塞竇不放四野居民入城此是失策也城郭郊野並 朝廷赤子何忍棄之于急難賊掠得之益張其勢故一有賊報卽宜號召四野居民挈室入城樓住一以實城增守使民聚而不相離一以埽境清野使賊至而無所掠但居民入城之時不可

鴻苞

卷七五

南北備禦

三

三

萬一賊攻於此而級遠于彼恐登躡城垣搬運水火不及也賊之攻城恐其有佛郎機法煩地雷之類衝壞埤堦城垣則急取巨木置柵架城以捍賊入若不豫猝何以應至如張巡之守睢陽欲射賊首不識則佯示矢竭令賊走告以知其人城中射矢已窮則夜縋藁人令賊亂射以收其矢臨機應變九攻九却出奇無窮此又存乎人之妙用也一日審策應勢有輔車兵有犄角宜相地形之利便就道里之遠近豫爲派定以某處策應某處以某軍揀援某軍或相持之間益張聲勢或危急之際忽遇援兵我氣旣倍賊膽自落有不勝者否也一日察陰陽陰陽五行生剋中有妙理生者勝剋者不勝我生則彼尅彼尅則我勝彼生則我尅我尅則彼勝我生不能而有而或反爲敵乘則敵大勝我尅能善用而反起而乘敵則我大勝從所勝則寡可使衆弱可使強立于必不敗之地敵不知其所

鴻苞

卷之五

南北備禦

三

三

以然而入吾之彀中從所不勝則雖眾易寡雖強易弱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入敵之彀中自古英雄豪傑所以百戰百勝而無敵於天下者率精此理顧其訣由口傳妙由心悟非可筆紀而書載非可家喻而戶曉爲將不知是盲者之索塗耳以東北備倭言之其說有六一曰廣召募遼東登萊雖海道與東夷相通其不被倭患也久矣遼東北隣胡虜戍堡將卒舊有備設所乏者戰船至登萊

海屯

卷之五

南北備倭策

三

三

器不備亦當召南人之善造者督造而習用之不惟禦患一時亦北方長久之計也至造船一節亦須市木板於便地召工匠於南方就便置造使舟成而可至勿苦於駕運之艱難也一曰和師旅師克在和乖異必敗赤壁之捷孫權劉備諸葛周瑜同心共濟故能成功唐九節度之兵潰於湘州由師衆而不和各主而事權紀律不統一也今調南兵與北兵同處風土既異嫌隙易生功名所關疾妬亦起爲將吏者必力曉以同舟遇風之義共成王事之公不論南北無分主客使相聯如腹心相使如指擘如是則功成之本也一曰議戰具南人所置凡火筒火銃火炮火櫃火匣火牌火車火弓火弩火彈火箭火磚火鎗之類舊用之南方者于北方爲尤便平原曠野易于布列而尤便于火車列車如城發矢如雨賊莫能當也地既平衍賊易奔突北不習倭兵易驚竄則掠陣督陣之法尤不

海屯

卷之五

南北備倭策

三

三

可不嚴也一日戒冒險當事者今議南北兵遠渡
鴨綠直抵朝鮮地界于以誅討倭奴救援朝鮮橫
行賊中揚威絕域非不壯也顧其事勢有大難者
嘗聞夷狄寇擾中原不聞中原橫行荒服此亦勢
然也以唐太宗之威親督大兵渡遼水討高麗失
利而還他可知已萬一渡遼之師敗亡則我軍之
氣遂奪可虞孰甚焉不如頓大兵鴨綠之北岸阻
水而陣悉力防守相度機宜或半度而擊或近岸

清電

卷之五

南北備禦

奏

三

而截計不亦萬全哉一日防餉道國家糧餉關係
匪輕萬一賊得窺之爲禍不淺似宜另設游兵一
枝率以良將督以重臣賊將窺天津則急走而護
天津賊將窺臨清則急走而護臨清賊將窺淮安
則急走而護淮安往來游哨不得辭勞此根本之
慮也一日重徐州以北則有順天巡撫以南則直
至淮安始有巡撫南北相去不翅千餘里緩急有
患猝難策應燕薊神京所在可無深慮哉故愚意

宜於徐州南北咽喉之地增設一巡撫大臣置重
兵一枝于以彈壓夷虜控制南北通咽喉之氣貽
神京之安當事者奈何不念及此乎南北備倭大
略如此至若總南北而論之其略又有八一曰精
訓練以教士卒士不豫練所謂驅市人以戰聽鼓
聲而搖魂望旌旗而奪色鮮有不敗故必按陰陽
明生剋定主客審進退辨攻守爲主將者日與士
卒講究服習凡刀法鎗法射法步騎之類一二精

清電

卷之五

南北備禦

奏

三

練熟閒使三軍各知戰意各曉兵法有所恃以無
恐必勝之道一日明賞罰以激士心賞罰有重輕
有先後爲將者不可不知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
雖湯武不可以用兵賞浮於功則人懷僥倖功高
賞薄則士心不勸罪大罰小則衆無忌憚罪輕罰
重則人不堪命故輕重之間當審也先賞而後罰
則其賞易驕其罰易怨先罰而後賞則罰而知懲
賞而知感故先後之間當審也自古亂亡之國將

士離心豪傑解體債事喪功爲萬世鑒皆起于賞罰之不明也一曰著恩信以和衆志投醪挾纊古之善用兵者卒得鼓舞聯屬之法鋒鏑一交生死呼吸自非素得士卒之心願爲大將死斷無成功必也士卒之饑猶已饑士卒之寒猶已寒士卒之疾痛猶已疾痛寧已之受災而不忍三軍之茹苦寧身之不保而不忍失信于三軍精神肝膽常與將士流貫浹洽而無間如是而後可與臨敵戡亂

漢書
卷之五
三

矣一曰嚴紀律以肅戎行軍政不肅法律不嚴遇敵則退誰肯以父母妻子之身而蹈必死之地惟法律嚴明使士卒畏將而不畏敵寧進死一尺無退生一寸程不識高潁楊素李光弼卒以此取勝所謂節制之兵也一曰弘延訪以資長策漢高以羣策而帝項羽以自用而亡曹操奸雄豪傑爲用故基廣而業崇孔明智略一人獨勞故事盛而身隕爲主將者必虛懷折節咨訪智謀之士事苟可

濟謀不問何人功苟可成見不必已出博收而約取虛受而精擇毋徒自爲尊大詭詭拒人何則天下之變務無窮一人之智見有限也一曰破常調以收豪傑豪傑抱個倘之才負非常之志而欲以拘攣曲局常人之格處之必不爲我用漢高於韓信一拜而卽爲大將先主於孔明三顧不辭屈體古有朝爲布衣暮爲賓師斯稱豁達大度豪傑樂爲之用不然必鄙以爲不足與言英雄之所望而去也一曰重將權以舒展布豪傑掣肘難以成功分閫專制君命不受今之將帥權從中制一一令稟命于廟堂又俛首而受節制於監司文吏一錢一帛一行一止皆不得自專爲將者志念不伸意氣已餒尚安望其揚威破敵而立功名哉故事權必不可不還歸與大將也一曰寬文法以責成功馮唐之訟雲中守魏尚于文帝此千古之明鑑柰何後世之更甚也爲將者方出意見方有舉動利

害之形未見而三尺已撓其前成敗之勢不分而羣咻已隨其後將畏首畏尾救過自全之不暇而尚何暇于立功哉故紀綱雖不可以不立而文法又不可以不寬也隆業已屏居物外稱黃冠道民學攝心鍊性之妙法而世事方艱隱憂時起雄心未死俠骨尚存以故妄有陳說鄙見如此惟當事者采而擇之未必無補若曰尸不越俎藿不謀肉當路者業有大慮安事此野人者嗷嗷爲則不佞安所逃罪矣

鴻苞 卷之五

南北備後集

甲

鴻苞集卷之五

鴻苞 卷之六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兵

老氏有言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言兵然必有道而後知兵何以明之有道者無慾無慾故靈而善察機宜有道者慈慈故能得士心而願爲

鴻苞 卷之六

兵

乙

之死有道者了死生了死生故勇而臨敵不怯孫臏吳起白起王翦曹操司馬懿桓溫之徒皆無道而有機智善用兵無敵於天下然惟當其時不遇有道之士耳以無道遇無道則有機智者勝以無道遇有道則有道者勝此必然之理也今孫吳起翦曹馬當軒轅黃帝太公望張子房葛洪許旌陽佛圖澄陸法和之流立齏粉矣何以知之以司馬懿之用兵稱神矣與諸葛亮對壘累遭挫衄至蒙

巾幗之羞而不敢出若天不亡漢懿其免乎以懿之神當孔明則不神矣故曰無當于有道也

清卷

卷之六

兵

二

荒政考

夫歲胡以災也非五事不修時有闕政皇天示譴降此大眚則或小民淫侈崇愚積糶醞釀沴氣仰干天譴雨暘恒若水旱爲災歲以不登四境蕭條百室枵餒子婦行乞老穉哀號甚而拾橡子采鳬苽以爲食掩螺蚌捕鼠雀以克糧餒甚而斲草根剝樹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積骨若陵漂屍填河百姓之災傷困厄至此爲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視而不爲之所哉余退居海上貧無負郭值海國歲侵百姓艱食流離之狀所不忍言余不暇自爲八口憂惶而重傷鄉父老子弟饑饉乃參古人之成法順南北之土風察民病之緩急酌時勢之變通作荒政考以告當世貽後來維司牧者畱意焉一日蠲歲租之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歿不贍奚暇完租不惟饑荒之卹而迫日而征之民力必不支不填溝中則起而爲盜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

清卷

卷之六

荒政

三

蠲免

卷之六

義舉

田

三十四

有二聚萬民首曰薄征緩刑舍禁弛力西漢昭帝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唐憲宗元和七年以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國以民爲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卽命速蠲其租按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卹民如此其厚宋仁宗曰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十萬斛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償其悉蠲之神宗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於是中書修奏請蠲減賑卹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上御批大水飛蝗爲害最重之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次第保明奏聞量輕重與免租稅淳熙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於租額除豁元大德二年正月詔曰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殃已嘗蠲復賑貸尚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包銀俸錢盡行除免江南等處夏

蠲免

卷之六

義舉

五

稅以十分爲率量免三分大德五年詔曰各路風水災重去處今歲差發稅糧並行除免大德六年詔曰比歲旱溢爲災民不聊生民間應欠差稅盡行免徵大德七年詔曰比歲不登百姓困乏其大德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大德八年詔免災傷去處差發稅糧自大德八年爲始與免三年或與免二年或並行蠲免至大二年詔曰被災曾經賑濟百姓至大三年腹裏江淮夏稅並行蠲免至大二年正月以來民間逋欠差稅課程照勘並行蠲免至大三年詔曰各處人民饑荒轉徙疾疫死亡一切逋欠盡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延祐改元詔曰被災去處皇慶二年曾經賑濟人民延祐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國朝洪武元年詔曰今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踏勘實災稅租卽當蠲免宣德二年詔曰各處鹽糧稅糧除宣德二年以先未完者依例徵納其宣德三年鹽糧稅

糧以十分爲率蠲免三年三分宣德五年 勅諭
各處有經水旱蝗蝻去處從實體勘災傷田土明
白具奏開豁稅糧坐視不理者罪之宣德八年
詔曰凡災傷去處人戶自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
拖欠夏秋稅糧人戶鹽糧及官軍屯糧子粒悉皆
停徵其拖欠各色課程鹽課并各衙門見坐派買
辦采辦諸色物料顏料等及虧欠孳收馬驢牛羊
牲口悉皆蠲免仍免其今年夏稅宣德九年 勅

鴻苞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諭南京直隸應天蘇松府州縣今水旱蝗蝻災傷
之處但是工部派辦物料即皆停止其不係災傷
之處所派辦物料亦令陸續辦納不許逼迫正統
六年 詔曰今年被災去處踏勘是實其該徵稅
糧馬草子粒即與停徵備開戶部除豁正統十四
年 詔曰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踏勘得實該
徵糧草所司即與除豁景泰元年 詔曰各處但
遇水旱重傷之處所司從實取勘申達覆實具奏

戶部量與蠲免稅糧天順元年 詔曰山東順天
河間地方爲因上年積水未消不曾布種勘實具
奏該徵今年夏麥農桑絲絹悉與蠲免天順七年
詔曰各處被災府州縣所種田禾無收已經具奏
著巡按御史即與踏勘分豁以蘇民困其有具奏
曾經宥免者該部即與准理不許重徵天順八年
詔曰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巡撫官踏勘明白
具奏即與除豁成化七年 詔曰各處拖欠稅糧

鴻苞

卷之七

卷之七

七

馬草子粒農桑絹布等戶口食鹽鈔錠商稅河泊
門攤課程差撥銀兩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盡
行蠲免今歲奏報災傷去處曾經勘實者糧草子
粒悉與除豁成化九年 詔曰被災之處成化九
年夏稅小麥絲綿絹疋戶口食鹽盡行蠲免成化
二十年 詔曰各處該納糧稅馬草子粒農桑人
丁絲綿戶口食鹽門攤商稅魚課棗株諸色課程
錢貫拖欠未徵者自成化九年十二月以前悉與

蠲免

宋之太

荒政

八

蠲免今歲素報災傷去處卽行勘實糧草子粒悉與除豁弘治五年 詔曰各處先年爲因災傷小民拖欠稅糧草束馬疋物料等項有司畏罪捏作已徵及虛文起解後雖遇赦例以在官之數仍前追徵不與分豁者詔書到日撫按官務要用心查勘是實悉免追徵正德五年 詔曰應天并直隸蘇松浙江杭嘉湖等府近遭水患民不聊生該年一應稅糧各該撫按官從公查勘量加蠲免以蘇民困余考之前代蠲租免稅何代無之而我祖宗蠲免之詔更無歲不下 聖衷弘慈 皇恩湛濊至今上照屬萬國子惠黔黎尤肫切焉惟我良有司遇災卽聞聞速且詳毋緩毋隱奉行 恩詔務殫厥心使上覃至仁下霑實惠 帝鑒欣嘉神理孚祐可不勉旃二日發積蓄之粟以救饑傷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王者王食萬方四海爲家元元枵腹殆瀕死以爲民上坐擁困廩之饒而不急

蠲免

宋之太

荒政

九

救下民旦夕之命如爲民父母何民饑死且盡天下土崩而上能晏然飽食高枕無是理也按月令季春之月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庾以濟民漢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兗州水遣使賑卹唐憲宗元和間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卹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宋太祖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饑民粥曹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建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楊泗饑民多死軍儲尚百餘萬斛可貸于民至秋復收新粟帝卽命發廩貸民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

鴻苞

卷之六

雜錄

十

三

種熙寧七年河陽災傷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饑民六月詔常倉司衛判封權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熙寧八年沂州淮揚災傷特甚詔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孤貧戶元大德四年詔曰被災去處有貧乏闕食者所在官司量與賑給大德五年詔曰聞夏秋以來霖雨風水爲災南北數路民罹其害朕甚憫焉其議遣官分道濟卹大德九年詔曰諸處百姓有貧乏不能自存者中書省其議賑濟毋致失所我朝永樂十九年詔曰有被水旱闕食貧民有司勘實賑濟洪熙元年詔曰有被水旱災傷去處闕食貧民有司即便取勘賑濟毋得坐視民患宣德九年勅諭被災之處人民乏食委官前去於所在官倉量給米糧賑濟正統四年詔曰各處有被水旱災傷闕食貧民有司卽爲取勘賑濟勿令失所天順元年詔曰預備倉有司常加

鴻苞

卷之六

雜錄

十

三

修理蓄積糧儲遇有民饑驗口賑濟朝廷德意往往如此其在有司之良如畢仲游之賑濟耀州滕達道之賑濟京師張詠之賑濟成都富弼之賑濟青州皆肇畫得宜調停有法全活甚多號稱良牧夫賑濟者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何爲聚濟不如散濟聚數千萬人於一處而爲之給散上之給散難週有守候之苦下之喧湊日積有蹂踏之患夏熱氣薰蒸疾疢易作群居露宿栖泊無廬爲害不淺必也委賢能僚屬及鄉宦之良富民之有德行者分頭給散而正官爲之總管稽查可也何爲零濟不如頓濟卽如一人日給糧一升一月應得三斗令饑民僕僕焉奔走而日領一日之糧既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一月一月糧盡後復赴領官不瑣煩而民得安逸不亦可乎三日行官糴之法以資轉運夫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將議賑濟則

恐官府之困原有有限議勸借則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策須發官帑銀兩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於各省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糴於民委用員役分頭往糴如發官銀一千兩先糴五百兩至而糴與饑民卽發後五百兩往糴先五百兩糴完而後五百兩繼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復來如此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則百姓雖丁凶年之苦而常食豐年之糧積穀之家雖欲踊貴其價而官府平糴之糧日在市彼卽欲獨高其價勢必不能漸近有秋閉藏無用則亦不得不然平價而出糴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雜買苴粟蕎麥蔞粉芝蔴之類竝足充饑民恃無恐況豐熟而還帑官銀不虧耶移以逸民民饑獲濟若委用得人必無他虞卽勸富民自以已資往來糴糴民亦必從此最妙之策也若附近州郡無豐熟之處不妨稍遠所以貴見災而懼先事預圖也考

鴻苞

卷之六

荒政考

十一

三十四

宋慶歷四年遣內侍齋奉宸庫銀叁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饑民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次和賃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荳歸本處依元價出糴使通州災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董煟曰借內庫錢於豐熟去處循環糴糴以濟饑民古人高見卓識已如此故此非余一人之臆說也惟出糴之時須設法禁約糴者必係真正饑民人不許過三石嚴查重罰毋爲商牙揭販者所夾混頓糴展轉射利尤當嚴戢胥吏誅求役人抑勒此不能禁事瓦解矣四曰勸富戶之賑以廣相生夫富者珍寶豐盈一身而外長物耳倉箱充溢一飽而外何加焉卽令百姓垂斃而吾安享饒腴萬一民窮盜起戈矛相向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而富者雖有所積未關軀命饑者稍得所濟實延餘生以吾未關軀命之糧而爲彼實延餘生之助官府敬

鴻苞

卷之六

荒政考

十一

三十四

之百姓感之而又有陰德何苦不爲以此相勸有良心者必動昔眉州蘇杲遇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敗其業危於饑寒而不悔其後生子洵孫軾輒爲世大儒光起門祚漢州李長者遇歲不登輒爲食以食饑者自春徂冬日以數千乾道戊子民饑就食李家者日至三四萬人始自紹興之丙辰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損不貲所全活亦無算其後孫寅仲登鴻苞

朱子
卷之六
三

上第至禮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豈無尚義好施如二公者乎惟在上之人激勸而感發之耳而其本尤在司民牧者精誠以幹國豈弟以恤民如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已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粟所全活甚衆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大夫上躬先仁義而其下

有不望風響應者否也又須懸賞格以勸民頒科條以鼓衆或量其所捐而優以禮貌風以折節獎以旌扁榮以冠帶富民之所最欲得者給以印信一帖除重情而外預免其罪責一次令得執以爲信彼見吾之中心款誠調停詳安好義者必爭先貪愷者亦勉應矣但惟宜行勸誘聽其自願不宜妄行科派強其不堪其最要者在有司先自捐俸以感竦士民夫有司之俸幾何詎謂其便足以賑卹百姓而假以鼓舞倡率使士民無辭者在此也五曰籍饑民之口以革冒濫夫土上之賑濟以活饑殍也非以助奸民也余見里役之報饑民也家有需索人有納賄市猾之得過者欲爲他日規避差徭之地則賄里役以報饑民之實饑而流離者以貧無能行賄而反不得與則雖有賑濟之名無救小民之死必也罪濫冒罰遺漏嚴勘結密體訪如蘇次泰將饑民人口數合請米數實貼於各人

門首壁上如有虛名偽告首斷罪或拘集各役出其不意令各書報隔別互查或真正饑民被遺許詣官自陳重治報役如此則濫冒之弊必革而待哺之民罔遺矣六曰躬賑糧之役以防吏奸夫官府之行賑濟當其吏胥之發糧也則既偷竊於吏胥及其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克減於委役竊與尅者十恒得其七八而饑且死者十不能得其二三故事枝梧虛文搪塞如朝廷之得意何必也四境之內照東西南北分日擇地諭集該境饑民躬親查給勿委人悞事萬一地廣人稠一身不能遍歷委用廉能員役分頭管散親給糧食簿籍分明計給散糧食每一處共饑民戶口若干糧食若干每名口給與糧食若干逐一明白榜示使饑民曉然各知數目如有管散人役尅減短少許饑民即時首告以憑坐賊究問如律正官出其不意時一親到彼處驗查則後人斷不敢作弊而窮民沾恩矣

清老

卷之六

疏鑿

七

七曰詳村落之賑以遍窮簷夫顛連無告之民城市尚少村落爲多有司之行賑濟往往彌縫于城市而疎脫於鄉村城市之中饑戶稍有賑濟以爲觀美而不知窮鄉僻野之間橫於道路填於坑谷者不知其幾宋紹興中議賑濟事高宗曰拯濟爲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沾實惠矣乾道中孝宗御筆批云今春閩中艱食朕甚念之向聞諸處賑濟多止及于城市而不及鄉野甚爲未均卿等一一奏來大哉王言如陽春之遍爾谷大明之照窮簷爲有司者顧可不體此意耶必也多方撫循加意周徧無遠無近皆吾赤子近處則正官親臨遼遠則委用廉幹而詳於防範嚴於稽查使無不均之歎可也八曰行食粥之法以濟權宜食粥之法爲極貧者而設極貧者雖得升合之糧不

清老

卷之六

疏鑿

七

便炊爨日煮粥以飼之賴以全活顧所最忌者羣
百千人而聚食一處遠涉者不及食粥而或以道
斃羣聚則穢熱蒸染而易以生災甚而管粥者尅
米而多撓以水給食而不惟其時欲以救民之生
反以速民之死須慎選員役必躬親考覈峻而罰
治斯役人不敢作奸悉遵法令逐鄉而煮分箇而
食煮必以潔食必以時如古者按時刻照人數執
旗引隊群而不亂此法可行也要之愚意煮粥終

鴻苞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不如給糧零散終不如頓散也九曰設多方之策
以弘仁恩夫四方之地土風懸殊災變之來時勢
不一刻舟不可以求劍膠柱不可以調瑟必也順
風俗相時宜酌人情權事勢凡可以佐百姓之急
者術亦多端矣如漢鼂錯建言令募天下入粟縣
官得以拜爵除罪武帝詔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
之後漢永平年間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蕪菁
以助人食董煟曰饑年食蕪根煮野菜拾橡子采

聖米凡可以度命者隨所在而爲之西晉武帝時
螟傷稼度支尚書杜預上疏謂漢氏舊陂繕以蓄
水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
水去之後溟淤之田畝收數鐘此又明年之益以
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
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程珌知
徐州久雨珌謂俟可明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
得荳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荳

鴻苞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范純仁爲襄邑宰因歲
大旱度來年必歉于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粟
賴以無饑又古者行鬻爵令人輸粟照所入之數
以次補吏給度牒度僧每名入米三百石易度牒
一道以活饑民遇饑行權及熟即止乃若范仲淹
遇災荒募民大修營造而令饑者就工就食世人
不達以爲災歲興作擾民也而不知饑民反賴以
獲濟古人揀荒多方哉乃若出官帑銀而循環轉

運及勸富民之興販誘客商之糴糴此於荒政更爲吃緊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十日厲揭販之禁以祛市姦歲侵穀貴小民已不堪命而市井之猾牙僧之徒罔念民艱乘時射利凡遇有穀之家入市出糴結黨成群邀截兜攬稍高其價而收糴之以圖抑勒零糴取利倍增穀價之所以日長饑民之所以日困皆此曹爲之也有司須嚴查密訪重責枷鎖號令都市此風戢而穀價平矣十一日戒抑糴也

卷之六
荒政考
十一

價之令以來商糴夫民情之趨如水之流順而導之則通壅而遏之則決荒年穀貴民誠不堪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令抑減時價定爲平糴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興販者畏沮而不來本境之有穀者閉糴而不出民食愈乏人情益慌強則有劫掠弱則有饑死而已故良有司惟貴設法調停令穀價聽時低昂不强抑減而出官銀以行運糴卹商賈以來興販請皇恩以開賑濟懸賞格以

勸富民悉力調停漸近食新則穀價不減而自減不平而自平矣范仲淹知杭州包文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買至日多米價遂賤此前賢已行之明鑒也十二日子民間之利以充贍養民間之利如近山林者則有樵采之利近江海湖蕩河泊陂池者則有梁罟之利近龜場者則有煎煮之利近關津廠務者則有商稅之利須力請於上暫弛一二月之禁令饑民得依以活命一遇豐熟即便停止而又爲之嚴示約束不得乘機恣行非法搶擄犯者無赦是亦救荒之一策也十三日畱上供之粟以需賑濟夫王者爲民父母四海蒼生皆其赤子也寧有父母之廩食有餘坐視赤子之饑餓而死而漠不爲之拯拯乎損太倉之稊米滄海之一粟而可以活萬姓之命王人者所當急圖也余考宋大中祥符詔江淮發運司歲畱上供米五万石以備饑年賑濟紹興間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

卷之六
荒政考
十二

供之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以備水旱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截畱在州椿管上供米三萬石以賑饑民熙寧中浙西數郡水旱災傷詔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宋時人主憂民如此今朝廷不聞詔畱某項解京糧餉賑濟饑民所司亦絕不敢以此爲請而徒取境內藏積糧儲量行給散能有幾何譬如霖霖小雨灑久旱龜拆之田其何能濟虛文故事良亦可哀也已今遇

清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三

大侵願有司力請于監司監司力請于朝廷畱粟發粟如前代舉行者不然所司噤不敢出聲卽民間之疾苦何繇而上聞上人之德意何繇而觸發乎而乃令明時賑卹之仁遠遜前代是所司之過也誠有能將小民饑餓流離乞丐轉徙死亾僵籍傷心酸鼻諸苦狀悉描寫以上聞於當宁而懇其畱粟發粟則上之人必惻然而感動卽不然而言者未必便獲罪卽獲罪吾亦欣欣甘之耳嗟嗟

今南北水旱災傷殆遍而查不聞鄭俠流民之圖蘇軾腰領之札慷慨激切爲下民請命者何也十四日犯專擅之禁以救然眉嗚呼民命懸乎旦夕君門遠乎萬里閭閻之窘急星火矣吾不惟問閭之急是顧而惟私念其身家妻孥必請命而後行得報而後發道途往返未及施行而百姓必轉于溝壑矣萬一請而不得則小民雖纍纍而就斃且盡亦付無可奈何而已故余以爲賑濟之事若猶

清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可稍緩則當以請命爲恭若勢在燃眉朝不及夕則先發後聞以身當之可也漢汲黯奉命往視河內失火遇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蕭復爲同州刺史歲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停刺史或吊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尚書宋慶曆年間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

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曰國家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旨而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楊逸爲光州刺史荒歉連歲以倉粟賑給有司難之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以此獲戾乃所甘心韓韶爲巖長他縣流民入界韶聞之乃開倉賑拯主藏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又何歉夫捐一軀以活萬姓之命仁人志士猶爲之況此舉不過奪官重則問罪而已奈何顧惜而坐視百姓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危亡況古人專之往往反蒙朝廷褒美然臣子甘黜罰以犯矯制褒美固非其所覬覦褒美而嘗試爲之難哉十五曰假便宜之權以倡民牧夫大夫專境外將軍制分閫戎事則爾荒政亦宜然小民之危亡展轉在呼吸之間而朝廷之決斷制命在萬里之外有司之觀望顧惜者多捐身爲民者少君相不長慮遙燭而稍假有司以事權小民之倉卒奚告焉隋煬帝幸江都郡縣兢刻剝以充貢獻

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始采樹皮木葉或搗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官廩充牣吏皆畏法莫敢賑救百姓安得而不餓死天下安得而不敗壞乎宋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其租不俟報余讀此詔每爲感泣而頌聖明有司非除吏之職無封拜之權而古惟救荒則給空告身空名度牒與之而令得拜爵度僧專而行之豐熟乃罷古之良有司有不俟請命徑自截畱上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供者有專制發粟歸而伏罪者朝廷非但赦其罪狀又從而褒嘉旌異之無非優假有司全活黔首此在荒歲權宜不嫌于下移旁落惟君相深計而熟籌之耳十六曰節國家之費以業貧民夫天子燕饗賞賜每一舉動輒費鉅萬小民曾不得顆粒入口枵腹而終亦可悲矣漢桓靈隋煬帝唐德宗俱享四海之饒擁紅腐之積穀粟如糞土珍寶如泥沙而黎民阻饑罔知收卹奔亡破敗詎云不幸

鴻苞

卷之六

荒政考

十六

周禮荒政青禮蕃樂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侵之禮君實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漢景帝以歲不登令馬不食粟徒隸衣七纓布東晉烈宗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從停省唐憲宗宮中用帛皆計其數而惟賑恤百姓無所恡惜在朝廷稍事減捐不過省一飯一賞之費便足延間閭萬姓之生亦何苦而不爲乎十七曰立常平之倉以善備賑按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厥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原取惠利百姓以防水旱災傷初非較計出入利息以足公帑故增價以糴須照歲熟之大小減

鴻苞

卷之六

荒政考

十七

價以糴亦須照歲饑之上下無歲不糴無歲不糴斯新陳互易出入常平唐宋力行此法甚利小民我朝亦倣而行之奈有司不肯著實舉行一切文移虛應故事當穀賤之時不設法增價買糴以致倉中空虛稍有所積一遇饑荒則又受文法之牽制畏上司之稽查而不敢輕發以減價平糴積于無用閉爲灰埃僅僅以一紙教令勸民間之出粟以爲吾救荒之事畢矣爲民上者事須師古計在利民設法買糴令其常盈絕別項之挪移計吏斗之侵尅常糴常糶出陳易新不可不講也十八曰兼義社之倉以待凶荒按朱熹社倉議淳熙八年建寧府崇安縣開糶鄉有社倉一所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夏間給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至十有四年量支息米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

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敘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行之諸路其有富家情愿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有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公私儲蓄實預備久遠之意但夏貸冬收每石收息米二斗愚以爲利息頗重每石息米改作一斗足矣義倉古與社會通行但古行義倉法于田畝正稅外別徵升合以入義倉在廉吏行之則可

鴻苞

卷之六

荒政考

十八

三十五

之極貧如是庶乎水旱有備流亾可免矣然而漏落僞冒重疊等弊不可不嚴查而釐革也十九曰豫救荒之計以省後憂夫當事變未來而豫爲之所則意思整暇易於擘畫及其事變既至而後爲之圖則手足冗迫難以支分蘇軾曰救荒卹患尤當在蚤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熙寧之災傷沈起張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

鴻苞

卷之六

荒政考

十九

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歡呼官
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
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
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
處置之力也趙抃知越州先民之未饑爲書問屬
縣被災有幾鄉民能自食者幾家當廩于官者有
幾人溝防興築可饒民使治之者有幾所庫錢倉
粟可發者有幾何富人出粟之家有幾戶使各書

潘

卷之六

先

手

數目以對得饑民若干粟若干豫爲設法賑濟男
女分日而給使衆無相蹂又爲給粟之所於城市
郊野若干處又告富人無得閉糴又出官粟平價
出糴又饒民修城領工價就食又民取息錢者告
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許爲責償又男女有棄者
收養之又爲病坊處疾疫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
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
抃經營綏輯纖悉畢備皆先事爲計越民賴以不

災古人早見如此如見目今大水大旱大蝗知將
來必饑輒豫爲之計或豫檢踏災荒之田豫查報
被災之戶早申災傷之文早借備賑之粟或豆麥
蹲鴟蒿蕒蕪菁芝麻之類可種則躬勸率百姓廣
種各鄉或豫發官帑銀給委忠實齒德富戶往隣
郡豐熟去處糴米穀雜糧以待平糴或勸誘商賈
客舟運粟以來而許爲存卹護視主糴焉或豫查
境內巨家富戶而結以恩信優以禮貌勸以陰德

潘

卷之六

先

手

悚以利害令其各有顧惜桑梓之情凡此皆豫之
道勝也余城中一貧寡婦見去歲大風水知來歲
必荒手織巾布鞋襪及出室中什物令其兒日日
入市雜易大小豆麥松花蕨粉芝麻之屬磨碎炒
乾雜作爲細粉而積數巨簍至今歲果大饑日取
滾湯攪而啖之終饑荒之月食尚有餘他人多餒
死而獨此婦無恙令官民之志皆如此婦也則何
饑荒之足憂哉奈何有司日惟優游堂上捱歲月

而望遷小民亦惟苟度目前臨饑荒而失措故豫備之道不可不亟畱神也二十日先檢踏之政以免壅閼水旱蝗蝻之後田禾被災矣若非正官親臨逐鄉履畝檢踏災傷而令首領及吏農里老人等往而虛應故事或反需索滋擾則在先之覈災不實而後日之救荒何據乎此隱漏重冒之弊所以紛紛也二十一日時奏荒之疏以急上聞夫天子端居九重安能坐照萬國而無遺卽如境內災

鴻苞

卷六

荒政

圭

傷矣百姓急須告災于有司有司急須申災於撫按撫按急須奏災于朝廷朝廷以萬國爲一體必不坐視而不爲之拯救萬一報遲則上人易以起疑而救災又恐無及此伊誰之咎乎二十二日嚴蔽災之罰以儆欺玩吏好譚時和年豐以釣聲譽而諱言饑荒水旱以損功名故恒有匿災異以不聞甚或飾饑荒爲豐穰唐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

李絳對曰御史欲爲姦諛以說上意耳夫已則竊豐穰之虛名而使百姓受仳離之實禍有人心者忍爲之乎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穀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此乎貶藻南浦尉代宗此一事稱聖矣往年吳郡大水吳中一令悉力祈禱冒雨遍歷各鄉督率修築圩岸堤塘他郡邑潦

鴻苞

卷六

荒政

圭

侵而此邑頗不爲災及御史入其境見田禾茫茫秀實謂令曰人言汝邑獨不災果然不謬令曰以使君所見乃傍官河田易行耳故故得不災其四鄉腹裡低窪去處壞不能救者多矣令安敢冒不災之美名而貽百姓以大患爲令若此一令可哉二十三日修水旱之備以貴豫防夫救災于有事之後不如防災於無事之先田地之高燥者宜有以蓄水以備旱則池塘河蕩不可不濬也田地之

低窪者宜有洩水以備潦則圩岸隄防不可不築也我國家設有水利之官正所以專管講求邇年以來有司皆視為故事漫不經心水旱無備也非一日矣願朝廷特發明詔申飭諸道監司督有司有司督糧塘里役著實修舉修舉者有賞廢墮者有罰分別勤惰以示勸懲有備無患此之謂也二十四日躬祈禱之事以回天意成湯六事自責自為犧牲而甘霖立應唐文皇願移災朕身鴻苞

卷之六

禱者

圭書

以存萬國不忍蝗虫食穀而吞之寧食吾肝肺是歲蝗不為災古帝王尚爾何況有司乎夫天高聽卑英靈胥饗靡敢不孚但天體尊而神理赫其非凡夫假意虛文可以一呼而應亦明矣有司之祈禱者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冠帶騶從而不肯習勞僅發一牒躬一拜了事而已多岐其心二三其德悠悠忽忽念圖在民以此為禱而輒欲回神譴召天和吾知其必不能也持齋素斷嗜欲畏

天怒哀民窮首宿罪悔已愆內辦精誠外厲勤苦易錦繡而素服屏車從而徒跣蒲伏而終朝長跼而百拜暴日而焦枯沐雨而腫濕涉遠道而不辭觸蛟龍而不畏上天加災下民且死吾何惜一身以謝萬姓必感格而後已如是而天心未有不回者也古蝗不入境霖雨隨車豈偶然之故哉二十五日勵勤苦之行以感人心人雖囂頑者亦有良心可感而動吾平日為吏廉仁而祈禱勤苦士民業已見而心憐之即如欲勸士夫之賑濟發大家之蓋藏則不遺隸卒不行符票方巾野服芒屨徒步而遍詣士民之家為之降其顏色溫其言辭優以禮貌風以德義憂戚之意發于面目誠懇之念見于舉動以吾平日之居官兼以此時之誠切士民必感而泣良心既動何物不捨何民不從如是而有忽然漠然絕不愍念官司慷慨舉發者此則豺狼之民良心盡滅不妨痛懲一二以儆衆庶捐

鴻苞

卷之六

禱者

圭書

靡身家我亦何求爲百姓耳能令百姓人人願爲我死而何事不濟余叨賴上青浦令身嘗試而知其必然願良有司之聽之也二十六日廣道途之賑以集流民有如旁郡縣皆饑聞吾救荒有法或流移而來雖非吾部中之赤子然仁者一視之情寧得忍焉而聽其枕籍而死乎熙寧詔曰流民所在州縣每程人給米豆一升余觀宋人擘畫屋舍安集流民曉示流民許令在流寓地方諸般採取

鴻苞

卷之六

荒政

三

三十四

則饑寒可憫防戢而底定之烏可無術哉但獲饑盜爲之大張其威聲稍寬其捶楚待以不死號令于市以令喧傳當自解散二十八日省荒後之畊以給將來大饑之後不惟民食艱乏卽畊種亦苦無本具吾爲省視畊種無食者量濟之無農具者量爲處而給之或勸富戶借食借具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出力畊種以補之或待收成而以糧食償之有司須於畊種之時暫輟政事親歷各鄉補助勸率百姓見上人留意農務有如此自然勤奮境無惰農農無荒業矣省畊省斂古人所行今何可廢也二十九日申開糴之禁以廣通融左傳僖公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隣道也行道有福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開之糴故秦伯伐晉以本境而言則他郡如吳越然以天下而言則一體若手足自多豐熟坐視隣災蓋恐爲外處搬運致本處亦荒

鴻苞

卷之六

荒政

三

三十五

不知吾不恤隣萬一他日吾荒彼亦不救卹我非
惟示人以不廣其于王者一統之義何如也考淳
熙降旨諸路監司不許遏糴今 朝廷宜勅監司
憲臣出榜曉諭不許諸路有司遏糴違制者覺察
申奏夫唇齒相倚首尾相應災變流易緩急有賴
也三十日墾拋荒之田以廓民產分東西南北區
畧設勸農官數員選有身家德行良民爲之正官
親督履畝查勘荒田若干于拋荒戶下卽與裕糧
鴻苞 卷之六 考 王人 考 王人
募個人承領開墾或許原戶歸而復業量其人之
丁力領墾若干給與工本糧食若富民愿自備工
食領墾者亦聽三年免其起科三年之後然後起
科蓋旣免稅糧復給工食招來有法勸諭有條人
誰無恒產之思荒田盡墾國課漸增百姓殷富此
在淮揚蘇松之間多有之向設屯田官員爲此也
而拋荒開墾今尚未盡則亦舉行者之不肯實心
任事也如境內無拋荒田地則督率勸農官一意

每歲省畊無分荒熟力本重農自有司事如近日
建議北方新開水田於北人甚利益蓋北方地勢高
燥故宜種二麥而其間豈無可開種水稻者兼而
行之始議爲難數年以後爲利溥矣奈人情駭于
驟興難於慮始巨室沮撓持議不決殆可深惜凡
此三十條者皆救荒之要策經效之良方余考證
古今間參已見不略不迂頗得肯綮夫余養食者
睹記時事有繫于中蒿目而眎焦吻而譚余則過
鴻苞 卷之六 考 王人 考 王人
矣當事者采而行之天下之福也
附救荒休糧方
黑豆一升 去皮 貫仲 甘草 各一 白茯苓
吳木 縮砂仁 各五 錢
右五味剉碎用水五升同豆熬煎火須文武緊慢
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鷄頭子大
入有蓋磁瓶密封若每嚼一九則恣食百般苗葉
可爲終日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識亦無毒甘甜

與進飯同太平御覽內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搗松柏葉水送下以不饑爲度粥清送尤佳每用栢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過度最善

辟穀休糧方

白麴一觔 黃蠟四兩 白茯苓一觔 去皮

右三味爲細末打糊攤成煎餅先清齋一日飽食一頓七日不饑再食一頓一月不饑若要食物葵菜煎湯服一鍾如無茯苓湯亦可

鴻苞

卷之六

養身考

甲

三

休糧養道方

白麴六觔 香油二觔 蜜二斤 乾薑二兩 火

白薑四兩 甘草二兩 茯苓四兩 黃米三升

右八味爲細末和成一塊切作片蒸一時陰乾爲末先食一飽飯隨後服一匙淨水送下若服至三盞一月不饑若要解藥力煎葵菜湯服之食飯

梁仙方

貫仲一觔用槌槌碎水煮出味去渣量水十碗煎

至六碗再入白朮四兩甘草二兩同豆升煎至水盡爲度晒乾收貯遇饑荒之時將豆兼諸草食之並無草氣可以抵饑且貫仲一味如天行時氣用半觔在水甕中可救一鄉之病

山谷救荒法

黑豆一石貫仲十觔將貫仲細剉與豆相拌斟酌著水慢火煮熟去貫仲將豆連汁晒乾空心日食五七粒後隨意去取百木枝葉生食皆有美味可飽

鴻苞

卷之六

荒政考

甲

唐劉景先救荒仙方

用黑豆五斗淘洗乾淨蒸三遍去皮大麻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開口去殼大麻子卽火麻子四季皆可用先搗豆黃爲細末然後搗麻子仁極細漸漸下荳黃令勻用糯米粥合和作團子如拳頭大入甑內蒸過從晨著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於瓦礪內盛蓋不令風乾前服二團但以不饑爲度不得食一切別物第十頓七日

不饑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三百日不饑
第四頓得三千四百日不饑如更服永不饑也不
論老少男婦俱可服食令人強壯面色無有憔悴
渴即汲井水或研大麻麻子漿飲之若要重喫物
用葵菜子三合碾爲末煎湯冷服

千金麴

蜜二觔 白麴六觔 香油二觔 茯苓四兩
甘草二兩 生薑四兩 去皮 乾薑二兩 炮

鴻苞

卷之六

范政考

聖

右爲細末拌勻搗爲塊甑內蒸熟陰乾爲末每服
一匙冷水調下可得百日不饑其麴以絹袋盛之
可留十年

古今官制沿革

自周六官廢秦設丞相曰相國漢設一丞相以御
史大夫副之後改曰大司徒而東漢因之自晉以
至宋爲尚書門下中書或僕射其佐或叅知政事
或左右丞或侍郎宋至孝宗分左右丞相其佐仍
曰叅知政事元因之置中書省中書令左右丞相
同令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我 太祖高皇帝
監宋元丞相專權誤國革宰相不置而以政事

鴻苞

卷之六

聖

三九六

分屬六曹亦猶漢光武監西漢末王氏世執國政
遂移漢祚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也臺御史臺也閣
館閣文學侍從之臣也翰林學士掌纂修國史撰
著文章侍講讀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叅密勿謀
議號爲內相學士者翰林官之長大學士學士之
長也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文淵東閣
二近改華蓋謹身二殿爲中極建極唐宋間有某
殿學士某閣學士故號閣老古有史官太史太史

鴻龜

卷之六

四

三〇七

令掌修史起居注起居郎掌逐月記事以授國史
今則一以翰林院兼之翰林院古無其名東漢置
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異同又置蘭臺東
觀蘭臺有令史東觀有校書郎著作郎而天下文
籍皆在天祿閣石渠閣延閣廣內秘書之室翰林
院始於唐學士之號始於六朝大學士備顧問文
臣非相也今兼師傅保六曹尚書則是宰相矣山
翰林入內閣遷入密邇近侍益直院直殿直閣皆

鴻龜

卷之六

五

三〇八

之優寵儒臣至矣宜其文學之盛甲於前代也吏
部冢宰戶部司徒禮部宗伯兵部司馬刑部司寇
工部司空準周官謂之六卿并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謂之大九卿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
尚寶司翰林院國子監順天府上林苑謂之小九
卿詹事府春坊輔導 太子之官以翰林院官充
之重 東宮亦重翰林也最尊者太子太保少師
傅保次太子賓客次詹事次春坊詹事詹省也謂
東宮講讀之事皆其所當省察也春坊春東方也
卽東宮之義也洗馬猶云前驅也 太子出則當
直者先騎爲導也洗鮮去聲庶子古者以掌天子
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學與其教令故云庶子國子
監國學教育諸生官列於卿秩重國學也內閣兩
殿中書掌書 制誥翰林院起草中書手書也吏
部總領進退百官謂之太宰我 朝旣不立丞相
吏部之尊無上隱然一相矣古司徒掌土地貢賦

卽掌邦教故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今戶部則專管土地戶口貢賦錢糧矣古有大司農司農卿太府卿掌邦國貢賦百司官吏廩祿今總屬戶部禮部掌邦禮凡朝會燕饗宗廟祭祀冊立婚喪貢舉出使諸大禮無不屬焉兵部掌將校兵器邊隅武備戎政刑部與大理寺並掌刑獄刑部主議辟入罪大理寺主評駁矜疑大理寺卽古廷尉工部掌百工營造及山林川澤陂池之利古有水衡官今

鴻苞

卷之六

果

三〇十

工部屬都水虞衡是也古有將作監將作大匠今總屬工部都察院臺卿御史臺郎總謂臺官今都察院稱內臺按察司稱外臺俱上應執法星故冠服俱用獬廌左都御史古御史大夫副僉都古御史中丞十三道御史其屬也御史大夫秦官漢因之位上卿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以其執法殿中故曰中丞中丞在殿中執法外督部刺史御史周時不過贊書記事之職至秦

漢始爲糾察之官糾彈不法百僚震恐以其爲糾彈憲臣故雖爲臺卿屬而不相控制與他屬官不同在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掌天下圖書史籍不主彈劾彈劾自秦漢始也後漢亦謂之蘭臺掌秘書是猶存周官遺意也至今日則專掌糾彈而秘書文學專屬翰林矣漢時侍御史出巡方國號繡衣直指使者卽今之巡按御史也六部都察院司務檢照諸廳皆六卿之記室也通政司掌傳通

鴻苞

卷之六

果

三〇十

章奏言語古納言之官也漢給事黃門侍郎此侍郎秩卑非今之亞卿也給事中侍從左右關通內外給事於中若大祭祀則從升壇以啗禮皇帝盟手則奉巾以進奉匏爵以贊獻而兼奏事進諫不專掌拾遺補過之職至專掌拾遺補過則有諫議大夫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官今六科給事則專掌諫議矣故今時遂稱給事爲諫議爲言官御史給事並爲言官而秩止七品八品彈劾百僚權重

秩卑此 祖宗之深意也尚寶司掌 朝廷寶璽

卽漢之符璽郎也太常寺古者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漢書曰太常古官書云伯夷秩宗典三禮卽太常欲令國家盛太社稷常存故曰太常與春官宗伯相參古稱奉常亦曰清卿古有太祝協律皆隸焉光祿寺古者掌邦國醪醴膳羞之屬惣大官珍羞良醞掌醴四署之官屬光祿卿漢爲光祿勳太僕寺古者掌國簿大駕監廐車馬周穆王

鴻臚

宋之太

史

三

名官鳳鳥氏爲曆正至顓頊命南正仲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羲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又有馮相氏保章氏竝典天文漢置太史令掌天時星曆歲終奏新曆凡國有祭祀婚喪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掌記奏之張衡字平子爲太史令造渾天儀鑄銅爲之古太史令修國史兼掌天文司馬遷父談竝爲太史令欽天監專掌天文矣唐改爲渾天監又爲渾儀監開元間又改爲太史局宋爲司天監有靈臺郎保章正挈壺正天文院上林苑續漢書曰上林苑中禽獸五軍都督府古樞密院也卽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五代託肺腑其權據宰相上宋專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縉紳大夫爲之至我 朝則專屬武弁矣掌軍政位尊地重而無事權錦衣衛卽古金吾衛秦有中尉掌徵循

鴻臚

宋之太

史

三

京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起居注天子出幸主先導以備出入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復掌京師盜賊又有衛尉衛尉巡宮內金吾巡宮外以擒奸補猾漢光武微時嘗歎曰仕宦當爲執金吾其官之雄壯尊榮至今猶然緹騎今之校尉也宗人府卽古宗正卿六典曰宗正卿之職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漢書曰宗正秦官也掌親屬順天府尹古京兆尹周秦爲內史漢景帝

鴻苞

卷之六

辛

三九

時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時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右馮翊後更名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畿甸居重馭輕故府尹與外郡太守懸絕秩列九卿秦罷侯置守其後始有方伯郡守縣令布政司古之四岳郡守縣令古列侯子男也二千石刺史此二官名不明已久故人以刺史卽爲太守非也今人以刺史卽太守者蓋因見漢唐往往云以某人爲某州刺史故遂以刺史爲二千

石不知刺史乃糾察管轄郡縣之官其云某州刺史者蓋天下幾州遣幾刺史某人刺察某州自其所部之州而言故曰某州刺史非卽二千石也蓋二千石有司刺史監司也其後二千石刺史之名漸以不明隋開皇間罷郡以州統縣而州刺史遂爲太守刺史持節名存職廢矣至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仍用刺史巡察以今觀之刺史持節秉憲巡察郡縣卽今之巡按按察司分巡皆監司也

鴻苞

卷七

五

三九

皆古之刺史也何以明之余嘗細考刺史沿革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監察之名始此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六條大都糾刺二千石不

奉詔書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不卹刑獄
暴怒殺人選署不公苟阿所愛及子弟恃怙榮勢
通行貨賂刺史悉得紕刺之是可見監察御史稱
刺史也漢成帝時何武與翟方進建議以爲刺史
臺官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
州牧位次九卿以紕刺二千石魏以來刺史都督
持節假節梁刺史辭官廟而行皆持節後州刺史
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
鴻苞 卷之六 三

代沿革不同舉其職例皆古之刺史也今人往往
以太守卽刺史余故極論之如此則刺史之官但
授節鉞便稱節度使但稱節度體統便尊於刺史
非有二也而今以二千石卽刺史蓋亦見隋唐間
州刺史卽爲太守故也魏晉時有都督中外諸軍
事假黃鉞得殺二千石以下則今之總督總制軍
門也當時行丞相事尊至矣又唐貞觀中遣大理
卿孫伏伽等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舉刺牧宰以
鴻苞 卷之六 三

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唐
宋中葉以後監司尤多唐之都督也總管也節度
也團練也都統也觀察也都護也觀風俗使也巡
察按察巡撫也黜陟使採訪處置使度支營田使
租庸使兩稅使戶口使皆唐之監司也宋之轉運
使也安撫使也提刑也諸項提舉也制置使也經
略使也招討使招撫使宣諭使撫諭使鎮撫使皆
宋之監司也唐元道州德秀云到官纔五十日諸

鴻苞

卷之六

五

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宋蘇公曰使者四十餘輩
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司馬溫公謂提舉司乃病民
之本源皆病設監司之多也唐雖以知州爲刺史
然必加使持節從三品職同牧尹則名雖太守實
監司也布政司乃唐虞四嶽在元時爲中書行省
蓋外宰相也今則止管錢糧而轄於巡撫巡按位
權輕矣然布政二品與尚書同則古行省之遺意
也按察古糾察官吏差滿回朝今則常住矣按察

司管刑獄都司管軍政與布政司各爲三司都司
權輕以時平不重武也布按二司各道官卽唐諸
道節度使之遺意也古無督學官惟宋置提舉學
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
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崇寧二年置宣和
三年罷今之提學卽此也轉運使在唐宋間監司
之最尊者蓋都督總管等官按察郡縣官吏轉輸
水陸糧餉唐韓滉杜棕杜讓能崔昭緯等皆以宰

鴻苞

卷之六

五

相充使宋太祖時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
歸王府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其重如此今
轉運司則專管鹽政事權甚輕至與郡守伍轄於
二司矣太守牧民有司也歷代沿革去州置郡則
爲郡太守去郡置州則爲州太守州郡轄縣至我
朝乃以郡轄州縣屬州者郡與州皆轄焉後魏
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
督帶開府將軍唐節度使皆稱太守持節等於監

司然一時之變論其常則太守自是有司郡丞今
之同知在邊爲長史掌兵馬別駕今之通判從刺
史行部別乘乘傳車故謂之別駕亦名司馬亦名
治中推官在宋爲司理掌獄訟勸鞠之事經歷知
事照磨檢校則古郡叅軍也縣令稱縣大夫何也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此時縣大而郡
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
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
鴻苞

卷之六

六

衛勳貴重臣今則騎卒也有古賤而今貴者侍郎
給事也蓋古侍郎乃郎官今則亞卿古給事乃執
役之官今則諫議言官也

鴻苞

卷之六

六

鴻苞集卷之六

